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687/01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二七冊目次

史部·別史類

函史上編八十一卷下編二十二卷(三)

〔明〕鄧元錫撰  
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活字本

.....

函史上編八十一卷下編二

十二卷(三)

〔明〕鄧元錫撰

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活字本

函史上編卷之六十四

時郡鄧元錫纂

宋臣列傳

南豐後學曾懋校

宋初諸武力佐命者浚儀石守信遼西王審琦真定高  
懷德太原羅彥環厥次張令鐸洛陽王彥昇皆周宿衛  
以翊戴進官守信以平澤路功加同平章事擊李重進  
贊帝趨楊州克其城移鎮鄆封衛國公懷德以平太原  
功封冀國公餘假節鉞大者進使相而極無裂土者後  
皆釋兵奉朝請守信務聚斂事佛審琦重厚有方畧鎮  
壽春歲租課量入爲出未嘗有誅求令鐸從軍三十年  
冬摧堅陷敵然未嘗妄殺除無稱焉獨彥昇殘忍西人  
犯漢法者召僚屬宴引所犯斷其耳大嚼之佐酒帝以  
其賊韓通終身不授節鉞也他平荆湘以慕容彥釗平  
蜀以王全斌平南漢以潘美可稱者眇矣唯曹潘二武  
惠並使相名上公而曹公以達天德全國庇民稱三代  
之將於近代無匹矣曹武惠彬字國真定靈壽人也  
事周爲閹門使使吳越吳越有贈遺固辭不獲歸以獻  
世宗喜曰嚮使於他邦者多求句爲敵國所輕卿能然  
固重矣卒賜之彬拜賜歸梁以頒宗戚終不受已從世  
宗下瀘州太祖時曲禁旅親用彬公退未嘗一造請也  
一日太祖從求典司酒彬曰官酒也不敢酤而飲之太

祖然其信既卽位改左神武將軍兼樞密承旨伐蜀爲  
都監所擊下安堵如故大帥全斌等暴於蜀彬屢請旋  
師不聽蜀亂彬與劉光義破平之還諸將得唯彬獨  
見褒贈具帝紀中伐太原爲都監進檢校太傅伐江南  
爲都部署方訊蜀殺降時彬前請同非帝目之退頓首  
請益堅及是戒之曰慎毋復殺降如異時彬徐對曰西  
川事臣實執不可具時文案臣不敢押今具存帝立命  
取覽太息曰卿曩堅請罪何也曰臣與全斌等同  
事全斌等獲罪臣獨全庸安之乎故冀分責也帝曰卽  
如是留此案何爲對曰臣初謂陛下必行誅故留之今  
陛下見其無罪坐帝大稱善彬受命成全國不殺功而  
退具大祖紀中師旋閣門進牒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  
四謀不伐如此方合彬總師時帝謂之曰勉之克李  
煜還以卿爲使臣矣出滿美退豫爲賀彬曰未也美問  
故彬謝曰是行仗天威遵廟謨藉諸公同力乃或幸成  
事何功哉當使臣極品乎美素以爲然彬微笑曰太原  
未平耳及還獻俘帝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需  
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加賜焉已  
竟拜樞密使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太平興國中酒坊  
使弭德紹寵觀代彬自鎮州乘傳上急變言彬秉機政

人付士心頗開陰與契丹通語驟甚帝不能無疑出彬  
鎮天平以王顯代使德超以不得秉樞而望詬顯曰我  
言國大事有社稷功止得綬許大官君何功居我上顯  
以聞詔鞠問德超具伏所爲傾彬者狀竄瓊州死誣白  
太宗大悔之遇彬加厚咸平初復樞密使咸平二年疾  
真宗趙駕臨問問欲言彬曰太祖以英武定天下猶經  
營和好問後事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璋皆任將當能  
爲陛下捍邊問孰優對曰璨不如璋卒帝哭之慟贈中  
書令追封潯陽郡王謚武惠配享太祖廟廷彬仁敬在  
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在朝廷未嘗言人過伐  
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  
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下吏有白事必冠而後見  
歸私第常閉閣不妄通賓客五鼓動卽已入禁門待漏  
矣居官及入悉以給宗族無餘積知徐州日吏罪當杖  
逾年乃杖之或問其故彬曰聞其人娶婦日耳杖之則  
姑必日以婦爲不祥疾之當不能自存故緩之然法固  
未嘗屈也嘗曰吾爲將殺人勿矣然未嘗敢以喜怒行  
之所居堂亦壞子弟請修葺彬曰方冬時百蟲方蟄不  
可發木石傷其生克成都獲女婦閉一室中戒左右曰  
將此卿必密衛之事平訪親戚遺還無者禮嫁之仁

有父風在禁衛十年未嘗忤色詞亦以使日宗要  
性剛烈從下江南擊江州下屠之金帛億萬未  
三十年子孫有流丐者衛平楊言瘡人也然善治中  
以精銳物士十軍用命太祖智水戰後他信居近  
武人聞譚摩以爲官有變也不及甲服皇綽袍走倉  
入於味急各顧見覺勞之日吾教水戰耳非他也  
嗚之時傷爲瘡將車田重進不悅學而甘忠人祖在藩  
遺禍及不受使者曰干賜也何不受重進曰我知有  
力不知有王至不受他計乎漢趙郭道玄倫咸竭忠  
力其

諸將收績而朝廷靈棄武憂邊問將於武惠武惠曰  
諸將可召見以爲諸司使而遣武惠頓首曰瑋也少又  
世蒙國恩未有功其敢濫官夫官賞固以待有功也乃  
以閭門祇候知渭州時生十有九年矣至渭馭軍嚴善  
用間周知敵動靜舉措如老將武惠亮請持器不許徒  
知鎮戎軍軍治平土使用騎瑋以爲非中國神也請自  
隴山以東脩古長城塹而軍嚴軍方箭手皆土人習障  
塞蹊蹻曉羌語能寒苦戰輒先驅而未嘗廢於官乃下  
今用騎射給田上勝者與田二頃歲耕獲州出兵護作  
棚以和歲再獲課市一馬馬勝甲然後官籍之益五千  
頃三百人以上國爲一指揮要害處築堡使自營其地  
爲方田環之其部落將校於本軍敘進以習知羌地與  
情不他徙也時繼遷虐國人多怨瑋招來諸羌俾內附

厚給撫於土人無間諸羌多舉屬自歸乃制羌百懷而  
上其首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又次爲副使不及  
百懷爲本族指揮使諸羌懷服開邊壕深率廣丈有五  
尺山險不可墜者因峭絕治之而邊愈久嚴虜入寇瑋  
追擊敗之驅所掠馬牛羊輜重以還軍吏曰馬牛羊易  
得耳其虜軍不若整衆而歸即虜還敢可戰也瑋不答  
行愈益極地利休軍虜來馳襲瑋使入謂之曰遠來  
馳少憩乃決戰已破殲之師還軍吏請故曰此在兵法  
都所謂不乘馬牛羊者利而誘之聽小憩者微疲極而  
取之也虜往侵百里少憩則足愈痺故克之後虜掠西  
諸史止緒 國卷之六十四 五  
羌遺瑋狙擊于石門川大破之自是虜不敢復犯邊咸  
平六年繼遷死子德明求保塞順附瑋上言繼遷擅山  
河之險以終身旅拒使謀臣勇將狼顧而憂邊今國危  
予請願假臣精兵數萬出不意禽滅之復河西爲郡縣  
此萬世一時也失今不擊後更強終且爲國憂而宋守  
和戎爲國是不能用也河西族延家妙等請自拔來歸  
諸將猶豫不敢應瑋即自將入天都山板降者以來德  
明由此遂訪遷東上閭門使涇原路都鈐轄仍知渭州  
瑋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真宗留  
其一密院以其一付本路使使出兵按圖行遷並州國

陳使知秦州秦西南羌喃厮囉宗哥立遵等始大獻方  
物求稱善書瑋言戎德如厥求輒得有易中國心不可  
許也詔不許猶以爲保順節度瑋曰是徃遵也是必且  
爲寇吾謹備之立遵使其舅馬樣丹招熟戶厮敦等馬  
鄉導瑋偵知之以爲厮敦樸可恩信結也召令帳厚撫  
慰解帶帶賜之厮敦果大感自請曰父何欲即欲厮敦  
頭請斷以獻矣瑋撫其背曰吾何欲欲得賞樣丹耳聞  
賞樣丹不時至汝帳汝能爲我取其頭來乎厮敦殊不  
意焉然業不得辭諾之已果殺丹以獻且獻南市地南  
市者秦渭阨塞也瑋立往城之已又城龍竿城以此必  
爭地異時秦渭有警乃知之表厮敦爲順州刺史而二  
城後爲秦渭固其算勝如此於是築方門治坊廂建靜  
戎威遠等十砦浚壕三百八十里皆役屬羌廂兵費不  
及於民無何喃厮囉與立遵連結大入邊聲言某日下  
秦州會食以激瑋瑋按兵不動俟其至逆戰三都谷大  
破之盡夷其族帳而遣間殺立遵自是喃厮囉勢威保  
磧中不敢復出矣天禧末拜簽書密院事與寇萊公準  
善丁謂遂萊公指爲黨謫知萊州即日行以弱卒十餘  
人從焉輟矢服不具也謂敗後觀察使知新興軍改彰  
武節度卒贈侍中謚武穆瑋爲將不如其父寬而整肅

過之平居甚暇豫及行師出入神速不可測直崇慎  
凡兵事必手詔馳問至十數往返瑋善對靡不當機宜  
也其頗從中格者守初議不爲奪渭州有告戍卒十餘  
人叛亡入夏者瑋方對客奕不應軍吏數以請怒叱之  
曰誰之問何也夏間以爲間斬境上瑋治邊嚴天雄卒  
有犯盜者處以常法詰問之瑋笑曰臨陣對敵以決機  
故嚴平居治郡寧當以邊法行乎先是羌殺邊民入羊  
馬贖罪瑋下令羌自相殺從其俗殺邊民論如律自是  
開殺衰中行按邊山東賈同者客瑋所卧外館終宵聞  
然明發邀與俱同問兵集乎曰集矣同出則見甲兵三  
千環列待一不聞人馬聲其整肅如此寶元中王駿爲  
樞密使夏元昊反帝召樞臣問邊備不能對皆見謂不  
愛邊罷駿出知魏州翰學士蘇公儀與駿善出餞之駿  
謂公儀曰駿此行前十年有言之者矣公儀曰日菴乎  
駿曰非也往駿以三司副應因河北曹南院起謫官爲  
定帥適至謂駿曰願少留欲有言駿素慕其人文聞有  
言則殊喜留明日具饌召簡甚食罷屏左右曰君顧骨  
滿面異日不爲兵樞卽邊帥矣後十年西方當有警適  
其時也君講邊備蒐人財待之駿曰何謂也曹曰瑋在  
邠趙德明嘗使人入中國市馬以息微怒欲殺之有子

方十餘歲諫之曰以戰馬資隣國計已失况以貨故殺吾人乎將誰為用璫聞私念之曰此欲用邊人矣欲識之聞往來牙市令誘至後竟不得來遣畫工圖其狀觀之真英物也是憂且在君君必勉之駭忽忘所言今效矣其先識如此王德用鄭管城人至道中父超以邊將受詔與五將軍期伐夏未集虜驟至超持欲不擊德用年十七謂前鋒曰必先之虜知吾孤軍軍前薄者敗矣進奮擊敗之既而曰可歸矣歸師遇險爭必亂乃領兵先絕險而陳下令曰亂行者斬超乘按轡一軍肅然帝從後襲見師整不敢近而退已遷邢洛磁相巡檢邢洛盜出入磁相間歷年不能捕德用以種車載勇士為婦人裝誘致之賊前剽遂畢獲天聖中為侍衛親步軍副都指揮使有求太后內降為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法也敢挾內降于吾軍則亦無用法為矣不可太后固欲與之卒不可太后崩勅有司坐甲德用言故事無為太后累坐甲者又不可帝心是之已閱太后閣得所奏奇之以為可大用拜簽樞尋知樞密院事德用狀貌雄岸面正黑頭以下白皙殊異也中丞孔道輔論其貌類藝祖得士心不宜久典兵罷武寧軍節度使尋有言德用市馬府州者降秩知隨州州置判官家人惶懼德用

舉止自若獨謝客而已及道輔卒德用未之知也客以告曰曩嘗公者久矣問為誰曰孔中丞德用恂然太息曰孔公以其職言事豈雙我者惜也朝廷失一直臣已契丹介西師求地詔德用為三路都部署填之德用集三路士口教閱可用矣契丹謀來覘軍吏請索捕德用曰吾軍整而和規誠得實是不戰而屈人兵也令厥明大閱部署嚴整趨風便疾無一人亂行者已饒鳴旆卷肅然無聲覘者歸以告以謂黑王相公起帥邊軍整暇未易難而和議益決自元昊叛師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為改作德用笑曰何紛紛為兵法不如是也兵但當使士畏法而愛將怯者勇勇者不驕因敵可勝而勝之如是而已久之以使相判鄆州封沂國公改冀國公而老皇祐初以乾元節上壽班庭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復起耶帝聞之喜復以為樞使問邊事德用曰景德中邊兵二十萬皆屯定武不分扼要害故虜得深入又當時賜諸將陳圖人死法緩急不相救故敗願分畫要害地屯守使人自為戰相應變出奇從之時德用入侍宴老矣命之射辭曰臣備位舉止為天下共瞻老不勝弓矢敢辭帝勉之乃手弓再拜發命中釋後位固勉之再發又中三勉之三發三中帝大喜左右驩呼萬

歲賜襲衣金帛君子以為讓也卒贈太尉中書令  
武恭 狄青 字漢卿 汾州西河人少自涅從軍自散直隸  
功至招討副與賊戰常戴銅面具被髮出入常冠軍然  
持重不徼小利党項羌犯塞時新募萬勝軍不習戰戰  
輒北青知賊之易之也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前虜  
望見焚馳之則虎翼軍也以盡殲虜大入邊青戒軍中  
盡捨弓弩執短兵密令開鉦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却  
聲止乃大呼突之纔遇敵未接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  
皆却虜大笑以謂怯易之而軍忽前突虜大北蹂藉死  
虜擊虜追奔虜雍關不行士卒爭欲前厥之青鳴鉦止  
軍虜得去行視之則前阻深澗也將佐悔不擊青曰不  
然奔命之虜忽止而相抵安知其非謀耶軍已勝殘寇  
不足利一陪其計所損多矣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  
廣源川蠻僂智高反據邕州稱天南國連破橫貴藤梧  
等州時中國承平久不習兵宣撫楊畋余靜皆文儒不  
知兵制使孫洸初頗銳行至潭而恭觀望不敢進東南  
大震時青以相藉薦為樞副列兩府矣自請於帝曰臣  
起行伍備位非死綏終無以報國願得羈賊首赴闕下  
帝方憂邊聞青言乃大喜許之用相藉言不置副不設  
孟聽便宜行宴垂拱殿親遣之青既受命有執轡于園

貴近來從軍青疾出延見曰君欲從青行乎此青之所  
求何必請也然智高至小寇而上至遣青憂南方矣從  
青士能擊賊有功則朝廷有厚賞青不敢蔽若往不能  
擊賊或敗衄則軍法重非青所得貸也君親戚交游苟  
欲從皆青之所求何必請乎於是請從者駭愕自却去  
無敢復求從者其所辟皆青素以為可用者也既行  
卒日一舍而止至大都輒休士為常比至潭乃明約束  
申令行止皆成列雖荷紳贏糧持守禦具者皆止齊肅  
知也卒有奪逆旅菜一把者斬以徇於是軍數萬人行  
無聲止郵驛四面皆嚴警雖野宿皆成營柵門皆諸司  
使主之求見者立通也會制使靖言交趾數詣臣言請  
助師宜聽朝議將許之青爭之曰假外夷兵除內寇非  
所聞也且以一智島躡兩廣殆遍不能討而假外夷兵  
其無乃示中國弱耶蠻夷貪得忘義設落亂後何以靖  
之宜母聽而檄靖毋妄通外夷始青以諸將前輕敵擾  
軍未至敕諸將毋動動者斬廣南西鈐轄陳曙以步卒  
八千徼敵潰知邕州蘇緘與賊戰北青至甯將佐官屬  
畢前謁青召曙詰違令卷師狀并將校二十人斬之靖  
失色起拜曰曙失律亦靖罪敢請青起揖曰舍人文臣  
軍旅非所責也惟蘇緘守封疆而失師青且以聞於是

諸將股栗時智高既破廣南帥師命新還守邕矣青以崑崙關隘扼塞也乃下今賓州賦五日糧休士適元宵先夕張燈宴僚佐元夕宴從軍官又明夕驛士先夕樂作與僚佐飲徹旦次至丙夜青忽起如內久之不出數使使勞制使暫主席行酒偶疾須臾飲少選出矣又數使遍勞坐客曰必盡歡至曉客未敢退忽報者馳自外入言夜三鼓元帥已從銳士奪崑崙關趣諸軍會食關外矣初賊諜知青宴樂不為備又是夜風雨守益解而青遂得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比近邕賊逆戰歸仁舖青登高丘以望帥賊銳卒執長鎗前標牌擁之羸者後乃部軍使張玉將步兵居前賈逵將左孫節將右而匿蕃落騎兵於其後誓眾曰不待麾而舉者斬戰既合前軍勢小却孫節以搏賊死山下孫沔等失色賈逵念法先據高者勝不待麾疾趨山登之賊至擁眾下衝擊斷蠻軍為二先鋒王殊死戰於是青手執白旗以麾左右翼大奮蕃落騎兵出賊後急擊之賊標牌軍遇騎馳驟不得施而軍士於馬上縱鐵連枷奮擊賊以大敗追奔五十里智高夜縱火焚城遁於是逵詣青以達令請死青下拊其背曰違令而勝者權也何罪先是青聞賊數以標牌勝又乘高履險我師不能抗乃請

蕃落騎以從或謂蕃落騎不能南水土又南多土坂騎無為也青曰不然蕃部善射能勞苦上下山坂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用之可以一勝且標牌所當也卒以勝明日青整眾入邕州圍獲巨萬悉以畀吏士俘脅從畢慰遣而廣南復平按賊尸有衣金龍衣者又得金龍植其旁眾謂智高已死當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欺朝廷也初智高敗走諸將請夜乘城搗之者青持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於是議者藉藉罪青不急擊脫智高於死然青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其功而計功最多師還拜樞使語曰帝紀及青起國史上編 卷之六十四 三月二十五日尺籍致兩府眾論紛然以為前此未有也及功成眾乃服而深心忌之京師火禁嚴每夜分敕滅燭青家夜禱祠失關白廂吏中夕有火光邏者以為失火走報開封尹尹來救則寂然於是都下謹傳狄府夜有光燭天文士相與言昔朱全忠尋午溝夜有光出屋鄰里謂失火爭往救無有也今豈類此乎會京師水青避水相國寺行止殿上眾以謂巨測頌上書傾之乃以佞相判陳州踰年卒贈中書令謚武襄青事親孝遭父喪雖冠金革而衰絰自若戚黨稱其哀養毋尤焉征南日虜母憂戒家人云使江表而已為人慎密寡言笑其計事少中會

而後發行師嚴紀律與士卒同勞苦既成功推功將佐  
未嘗專賞蔽下故士樂為死始與孫沔破智高計謀行  
師一出青不問也及賊平經制事一委沔泊然如不與  
者沔大歎服青世言古語以凱歌告則耳鼻而巳秦  
師有功則差次其勞全軍加賞無功則以其罪若功受  
罰使上下一心青此行伍自奮實始為韓范所二公所  
知及既貴面舊猶存帝初為傳藥去所對曰臣役有  
今日者淫也願留之令軍伍得自奮韓范公竟青至其  
家拜而廷下入拜其夫人甚恭待子弟以節若禮或得  
狄梁公書像告身卜餘道賦之以為青是謂青端之  
日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贈其人而遣之神其定矣  
客傷人以儒為戲劉多者快士也豪在半柳學組大馬  
日首造易謝上識度如此自青起行伍致位其後有  
邢人郭達治平中亦起士伍累繁樞初駐泊陝西安撫  
由史之編 卷之陸拾四 十四 五月二十七  
陳執中歎以為今名將惟葛懷敏也達進曰懷敏必敗  
執中怒起去居數日懷敏敗執中驚問曰曩謂自知懷  
敏之敗也達曰喜功傲倖徒勇無謀執中歎服之遷真  
定兵馬監鎮鄜延種諤受鬼名山降取綏州夏入寇殺  
將朝論欲棄綏遠曰虜既殺王官又棄綏則見筋已甚  
持詔不下力爭之帝手詔褒焉自是有嚮用意矣夏請  
以皆門安邊二砦易綏田達曰此商於六百里之策也  
誠先交二砦者聽矣乃遣使持祥符中移二砦三十六  
堡圖往受地曰必以長除嶺為界虜貽愕而止慶州之  
敗朝議罪鄆延將白玉達在樞府力申救而免已玉與

虜戰大捷神宗謂達曰卿之力也達為將至軍今偏裨  
人自言所能閱按之故人得自盡後招討安南戰富良  
江虜窮威歸命而我師涉瘴地卒精死與賊隔一水不  
得進坐無功屏廢者十年樞副青擊智高行至邕瘴作  
忽一夕甘泉湧而濟人以為有幸有不幸云  
論曰汴宋以仁厚立國即混一初鷹揚霆擊之畧無聞  
焉亦足明武事之不競矣方德明孺茲時誠聽曹武穆  
書疾馳定之豈憂靈夏哉智高反南方令聽邊帥言致  
交趾助師於為患何極故貴謨也卒之曹困於諂而王  
狄亦為諸正人所繼糾而絀不亦難乎其為將乎宜宋  
由史之編 卷之六十四 十四 三月二十五  
世之終不競也 尹繼倫開封浚儀人初以父任補殿  
直從平嶺表下金陵功最征太原捕虜多已中國有岐  
溝陳家谷之敗契丹氣盛詔李繼隆發鎮定兵護威武  
餉契丹耶律休哥者帥精騎遮擊之繼倫以北面都巡  
檢領兵千餘出行邊休哥若不見也者而過之繼倫恐  
饒道為休哥所奪也乃激使其衆曰寇蔑視我縱之南  
彼勝而反則乘勢驅我北即不勝亦且將釋憾於我我  
豈有遺種哉今彼不我虞我疾卷甲衝放驍之戰而勝  
足樹功即不勝亦不失為忠義鬼就與泯然死驅逐焉  
胡地鬼乎衆咸憤請從於是秣馬夜蓐食令人持短兵

躡虜後潛發至唐州徐河天向曙休哥去大軍四五里而陳矣今會食且載繼隆列方陳于前以待戰而繼倫忽從後疾馳擊斬休哥殊不測方食失箸短兵疾前中其臂創甚得善馬亟跳身遁虜大奔為奪氣弗戒曰毋輕戰當謹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也事聞召見勞賜至道中討李繼遷授靈慶軍馬副都部署病強起受詔卒帝嗟勞贈加等秦翰道定慶人個體有力清和翰規要娶善鑒巨壘為防工一十萬歲以數年而費不煩民卒賜號提加等翰為將好施由士卒同甘苦也繼倫文伯以翰無蓄墓碑文伯以翰無蓄產表辭所領贊不受種世衡字仲平洛陽人少尚氣義昆弟欲打貲畢推與以仲父放蔭補官判鳳州州將王蒙正怙后嫺誣以罪流賓州第世村上一官贖為孟州司馬久之歷鄆州判官西事起上書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廢壘故寬州地也險可城城之左可致河東粟右可固延安北可規夏詔世衡自將逼戎落而軍且戰且城暴露者數月乃得城計以馬處險無泉不可守乃穴地百五十尺乃得石鑿石數重乃得泉泉溢蔭舍曰青澗城可守矣遂內殿崇班知城事嘗之律營田二千頃教民田歲收糴其贏用通商或先貸錢本使流轉息十倍於是易糧錢幣軍需

城守之具不外給而足世衡念地邊戎非習民於射不可今習射即女婦僧道畢射民爭錄役輕重不相得命角射射中者得優處罪疑者射中亦予之始以銀為射之計而漸厚小難中矣由是青澗射為西邊最懷來屬羌擇其豪飲之酒遺以姬女方宴客有以敵情來告者立捐飲所蓋尊盡予之繇是屬羌願為死無定河距青澗一舍而近其北虜所管也數涉河為患恒與熟羌倚角破走之未嘗宣請大師也慶曆中范仲淹經畧環慶以為青澗完可守而屬羌與夏通非世衡將不可奏徙知環州世衡至羌有牛家族者屈強未嘗出謁將憚世衡威名郊迎謁世衡厚遇之約厥明至帳相勞也夕雪深三尺左右阻毋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羌雖雪甚何可失期會耶冒雪往牛家族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至者公乃肯幸臨耶率部落羅拜屬羌為中國用自此始而世衡教土人習孤矢如青澗由是緣邊諸城無環州不增兵益糧而軍振還環慶路都鈴轄以仲淹今築細腰城時病末疾強起將所部往興築城成卒方元昊未臣時野利剛浪唆實為之謀主世衡用死間竟殺之語具戎志中于古上書訟父功下御史驗以其事付史官自是種氏世為西邊將其世孫曰師道字叔從

大儒張載學議役法忤蔡京意入黨籍起知懷德軍忤大閹賁奉祠久之知渭州乘席葦城方賦工而敵至師道陳河濟陰遣偏將出橫嶺聲言援兵至敵駭顧則別將已潛軍其後表擊之敵大敗去卒城而還金南下黼賁驚失措加京畿河北道制置使召勤王時師道方隱居南山豹林谷中起募兵得步騎七千人以行比至洛聞幹離不已頓師城下夫或勸令駐師以觀變師道曰吾兵少小遲回卽形見情露此自盡之道也今敵行前彼不測我衆寡都人知吾來氣自倍豈憂虜哉且君父方急何忍徐徐云乎於是宣言种少保將西兵百萬今至矣遂趨汴水南徑敵營而前金移砦年駟岡避之而師道至都時師道春秋高又世將有威名天下呼爲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延入金卒受盟本李綱及師道彈壓之力也金師退以時宰忌引疾罷奉祠金果分道大入陷太原起師道安撫度守不可復亟疏請辛長安不聽召還道病卒建炎中贈少保謚忠憲方靖康戒嚴時師道弟師中入勤王詔副制置使姚古援三鎮師中渡河言今虜在澤州臣欲由邢相間道出上黨扼之可以得志格不用太原圍急詔由井陘與姚古犄角救之復壽楊榆次軍肅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

留兵就畜牧朝議以爲可擊趣進師師中持不擊則責以逗撓師中太息曰逗撓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名乎進戰死贈少師論曰西鄙用兵諸將校宣力邊鄙者適不過要害營城堡招屬羌內附益備邊而止諸奇畧偉功不概見也乃張元劉滄猶然以守便宜違節度濱於困語具邊事中种世將著信所謀畫然且格於讒嗚呼才之難用久矣自盛宋世憚兵守和戎爲國是積苟安以弱而汴亡茂矣南渡不數年人激國讐岳韓吳劉之倫乃能起沒世不復之氣振百勝鵠張之膚而武乃大競紹興初兀朮蹂明越天子航海韓困之江中岳敗之廣德邀敗之新城其明年金陷陝吳敗之和尚原敗之饒風關四年豫以金寇淮南韓敗之大儀又敗之廬州十年金倍盟南下劉敗之順昌岳敗之京西又大敗之郾城當是時金欲棄汴徙而北陰斬和國憤幾攄也亦足明兵之無常形矣乃天子懦而不英以甘說臨下又闇而多忌而逆檜陰爲虜間入左腹心獲制其命關諸將口折其氣而奪之兵又焚夷斬艾之以快虜忿用使其身圖豈不可哀哉諸具帝紀餘非天下所以存亡故紀不著著之此見南宋將有謨而國不能任將甚哉乎以再覆國

岳鄂王飛字鵬相州湯陰人父世忠前金濟鐵臂財不責

韓斬王世忠字良延安人也飛沈厚寡言好請左氏春

秋生有神力未冠業挽弓三百斤開弩八石強矣學射

於周同同死歲時祭報之應宜撫劉韜募禽劇賊冠軍

謁康王相州補承信郎磁守宗澤大愛之授以陣圖飛

曰陣而戰法也運用之妙存乎心澤大稱歎以為占良

將也康王即位疏請北還汴渡河作士氣坐越職奪官

詣河北招撫使張所求自效所待以國士借補武經郎

招撫司罷歸東京為留守司統制宗守卒杜克代收亂

王善等亡去復為盜以五千萬眾薄汴南薰門飛率所

部八百人前陷陣破之克欲棄汴爭之曰今一舉足即

此地非我有異時復取之非十萬眾不可矣克竟棄汴

守建康彙以建康叛降金飛伐建康進官官統制矣世

忠風骨偉岸目如電家食嗜酒尚氣不可狎以應募

緣赤籍勇壯軍崇寧中伐夏拔銀州夏以重兵宿高平

擊破之夏走間道還夏戰騎將前致師銳甚問焉誰曰

是監軍駙馬兀朮者也躍馬前斬之敵大崩上功為童

貫所扼轉一資方臘反以偏將從王淵擊破之臘據睦

嚴壑為三窟迹得所在絕險挺身入禽臘出功冠軍為

辛興宗所掠賞不行燕山師潰從五十騎抵澤沱逢虜

設奇敗之積功轉武節大夫初王淵見世忠勇歎以為

萬人敵也遣重金交驩及金圍趙州淵守趙世忠走

趙與共難以死士三百雪夜搗金營竟斬將完道康王

如濟州世忠勸進王即位還御營左軍統制苗傅劉正

彥反從張浚討誅之與張浚同力成反正拜檢校少保

武成威德軍節度時宋南所在盜竝起孔彥舟據武陵

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曹成暴漢鄂湖湘十餘郡多

造符讖惑中外為國禱祀而范汝為起闕破建州詔世

忠及張俊招撫俊請與綽領楊沂中及飛俱李成犯洪

州大書索戰飛書狀報驕之已諜知賊急與沂中出

上流絕生米渡出賊後擊之賊大敗追奔至筠州賊背

筠河而軍飛沂中夜銜枚渡筠水登西山厥明以選騎

二百前搏戰賊稍困忽沂中自後山馳下夾擊大破之

賊駭走飛知其烏合也今傳呼不從賊者坐坐不擊也

坐降者八萬人後筠州進復江州於是羣盜畏懼號倭

曰張鐵山本俊所以得此名者飛沂中計而戰力也盜

張用來徵戰飛射書帽之曰吾與若同里聞戰南薰門

鐵爐步者我也我在此能戰則戰不能戰降耳用大駭

曰吾父乃在此乎遂降江西平遠武右軍副統制權荆

湖東路安撫都總管而朝議主招飛上言盜力強則肆

力屈就招是重常在盜也請必勸勦而勝招之易矣  
可下於是飛南至賓行勦吏白糧盡飛曰軍茶陵需餉  
耳故逸謀告之曹成喜自寬飛夜薈食趣度糧未明抵  
太平成大駭走憑陰自固掩擊大破之自桂嶺至于北  
藏諸阻隘盡拔成以十萬衆走蓬頭嶺守之飛部八千  
人鼓而登破之成奔連州飛勅諸部將曰賊散走殄之  
則賜從可憫縱則復爲盜令獨誅其酋而撫其衆勿妄  
殺累天子好上之心荆湖平授武平軍承宣使移軍虔  
隆祐太后奔虔時苦虔盜驚震還泣以告帝密勅飛必  
屠虔飛力爭數四乃得請虔人繪像祠祀之遷神武後  
軍都督制盜李成爲逆豫使挾金破襄唐鄧隨郢信陽  
與湖湘盜合爲難飛上言六郡中原要會心腹之疾也  
討當先帝以問相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遂授飛  
制置使討之復郢隨州斬將成軍襄陽東飛登岸上望  
師曰步兵利險阻騎利平曠成反之必成禽矣命王貴  
以長鎗步卒當其騎命牛臯以騎兵殿其步盜騎卒在  
險不得展應鎗斃其步卒爲臯騎蹂躪盡之成復遁後  
襄陽進復唐鄧州封武昌縣開國子解廬州圍進武昌  
郡侯飛奏襄陽隨郢皆膏腴可田請營田請勅州縣  
流亡賑贍皆報許楊公者夢澤中巨盜也最桀黠

舟湖中爲大輪激水行如飛旁置櫓竿每當之輒碎衆  
數十萬自頃招討未有能得其要領者也盜黨王佐聞  
飛來懼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與敵者碎矣首請降飛表  
授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慰之佐誓死報招賊曉將  
楊欽以來亦表授官遣入湖招諭而潛以銳師進掩之  
降其衆數萬時都督浚在潭得旨還防秋飛詣潭袖小  
圖謁浚浚視之則擒盜方略也浚曰畫之善也昨得命  
且行矣需來歲議之飛曰賊腹心潰可破也都督第少  
留八日必破賊需來歲幾事失矣浚曰何言之易也飛  
曰昔以王師攻水寇故難今以水寇攻水寇易也浚許  
留飛即伐君山木爲巨筏布諸港汊而浮腐木亂葦於  
上流蔽江下遣吏士擇水淺處罵挑之賊乘舟來葦木  
埂塞賊所爲舟輪者礙不行麾擊之賊奔港又爲列大  
筏所拒不得入官軍乘筏後張韋軍敵矢石舉巨木撞盜  
舟舟盡壞公沒水將牛臯疾入水擒斬之盡降其餘衆  
縱老弱歸田籍少壯補軍果八日而盜平捷聞浚太息  
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憑險阻不可攻時言曰欲先我諸  
衆斬黃制置使加檢校少保進封公先是建州盜作寇  
撫使世中以建居閩上游賊沿流下卽七郡皆魚肉  
幸步卒三萬兼水陸進直抵鳳凰山據之晝夜攻

破平之汝爲自焚死世忠令士卒宿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復家室農給牛穀商賈弛征脅從者散遣民感更生祠祀之世忠因奏廣西湖南羣盜多乞衆勝進討許之時曹成衆宿柙郡間世忠師猝至營江濱者數十里盜大驚請降得戰士八萬移長沙盜劉忠據白面山衆數萬營砦相望世忠與對壘日奕棋張飲壁不戰而潛遣人覘賊營軍號得之一夕與別將聯騎穿賊營候者誰何之隨聲以其號應周覽出設伏而還厥明與諸將拔營進賊迎戰戰方合而所遣伏已馳入其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雷動矣賊回顧驚潰中外夾擊厥斬之

明南平授太尉賜帶笏蓋飛世忠各宣力平東南諸巨盜盜平而民始靖詔世忠宣撫淮南東路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勞役夫人梁親織薄爲屋撫流散通商惠工而山陽爲重鎮飛以督浚薦屯襄陽尋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中原嚮應會逆豫分道寇淮西詔飛東飛時疾甚得詔即日行帝聞以爲大將知尊朝命而喜可知也六年相浚督江淮師命世中自楚圍淮陽困之金法城受圍一日舉一烽至是六烽皆舉元末與劉猷以銳師至張俊壁不前世忠勒陣向敵錦衣驍馬立陣前招之或以自危諫世忠曰吾欲致敵也敵

馳至斬大酋二人陷陳中奮戈一躍目拔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字革來搏戰扼其吭禽之詔班師復歸楚淮陽民從歸者以萬計賜號揚武翊運功臣三鎮卽度而岳飛以論將忤督浚見糾飛入覲自歸爲帝言金所以立劉豫者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也願假臣日月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扼潼關以號召五路五路效順豫必棄汴走豫走而後分兵濠滑畧兩河此中興之業也帝大喜拊其背慰賞之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已引入臥內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然卿本撰懷時已入秦檜語甚深浮以甘言相然諾而甘言固疾疾也飛遽鎮疏言寢閣之命願自堅又疏建國本安人心金廢劉豫飛及世忠交疏言廢置之會請乘人心瀕洞復中原皆不報令使來詔諭江南下列鎮議世忠請決戰兵勢最重處請自當請馳入面奏不許飛言金不可信和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金歸河南地各進官金敗盟破三京飛部諸將救光蔡規河東援淮西而自以軍長驅向中原抵汴元末戰大絀欲棄汴世忠敗之淮陽遣將擊之潭城擊之千秋湖皆捷檜力主和趣班師召入朝宴勞授世忠樞密使飛副使奪其兵尋嘆言者論之罷奉祠飛竟獄死而宋陵遲不復

與具帝紀中世忠乃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一驢從二奚童游西湖以自放平時將佐罕或見其面後十餘年卒贈太師孝宗時追封斬王謚忠武配高宗廟廷復飛官改葬錄後謚武穆嘉慶間飛系可以淮西十五應援先後皆以考為節追封鄂王謚忠武飛有至性母疾共湯藥必親毋卒水漿不入口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慕飛願交驂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大將為樂時耶却不受少豪飲帝戒之遂絕不復飲或問天下何時當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馭卒嚴有恩征羣盜所過託宿屋市質明為主人洗掃門宇滌盆盥而後去卒取民縷麻束躬斬以徇今露宿民制門延納無入者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過洪州守供張郊餞之師畢行不見至也問殿卒帥安在曰適雜偏裨中步行去矣守太息而反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妻時時問其家勞賜之死事者哭而有其孤甚且以女妻其子撫循有方盛夏行瘴地無一人疫死者有頒犒均給秋毫不自私善以少擊衆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帝問卿豈有良馬乎對曰臣始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食介而馳初不甚疾

行百里始奮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喘不汗也不幸相繼死今所乘馬日食不過數升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而汗喘已蓋寡取易盈好逞易窮為材也臣安所得焉飛諷帝用才帝大稱善張俊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關一不可調軍食必厭額曰東面民力盡矣好賢禮士談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辭功賞必歸功將士張所死感舊恩其子奏官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平以此得禍世忠忠武出天性義以身殉國中流矢以殫拏括取之無恒容十指僅全其四刀箭藏列膚體如刻畫嘗論論誤國言甚苦涕下或勸少自抑毋取禍世忠曰今畏禍句同他日死寧當於太祖殿下受鐵棒乎及病或問之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位三公今得保首領牖下已泰乃諸君猶哀之耶勅家人曰吾名忠汝曹毋諱忠諱忠是忘忠也平生得賜養悉分畀將士與士同甘苦所賜田輸租於編戶等治軍嚴所過耕夫孺子皆荷耜而觀器仗規畫皆精絕子彥直彥實彥古皆以才見用臨州寇寇情峻以言奪官卒歸開府儀李獻吉言鄂王之死千載銜之然得正而斃矣或曰將在軍君命有不受聞以外將軍不制之與曰惡是何言也不受命而

制命身固將也周亞夫是也非召之還也召之還足奪之將也奪之將非將也奪之將而不受命非將而制命是叛也將以叛伐叛乎何功之可成故曰武穆全人矣得正而斃嗚呼是春秋之美也○吳玠字晉德順軍龍干人也玠沈毅有志節玠深好讀書玠未冠以良家子隸尺籍累功涇原副將玠從同功建炎初金入大慶關玠據清溪嶺逆戰大破之權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玠宣贊舍人金撒離喝長驅入關逆擊之彭原敗之撒離喝大困至懼而泣宣撫浚欲以興元師下關陝而亟師潰于富平蜀中大震金乘勝規蜀劉子羽中史上卷 興卷之六十四 二一八 四月初二日疾走秦集諸將扼興州而玠收散卒保和尚原玠別屯原上為犄角時朝問隔絕人無固志玠兄弟奮以孤力抗難卒困兀術神全至剔其髻以遁表玠鎮西軍節度玠榮州防禦使節制階文知秦州金以玠駐和尚原不得逞用叛將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今游騎出熙河綴玠而撒離喝自商於徑金州趨梁洋時劉子羽守饒風關急甚玠夜疾馳赴之竟以全進檢校少保克利州路階成鳳制置使語其帝紀中先是玠在和尚原達苦餉乏玠度金人必緩入營仙人關於其右築壘守命曰殺金坪山兀術撒離喝率步騎十萬自鐵山鑿崖開道

突而東玠疾馳書抵玠言殺金坪閣遠前散漫後阻隘不可守宜急修第二隘為阻固示必死而引輕騎自七方關倍道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金悉力攻諸將欲退保玠拔刀畫地大呼曰死則死此退者斬於是阻第二隘以駐隊矢迭射疾力戰敵不能奪撒離喝乘高駐馬熟視之明日悉力攻西北樓樓傾仄急以帛為繩挽正之以火攻出酒甕沃之喊而遣將持長刀大斧乘樓左右擊遣卒於四山畢張燎鼓譟賊之金以為伏四起也軍大動玠鼓譟急擊射虜將韓常中左目幾獲乃宵遁又扼之河池西大敗之復秦鳳隴三州是役也金自元帥而下皆携孥與俱謂必克而竟敗於是金人知蜀猝不可得據鳳翔授甲士田為相持計不復謀深入矣玠進檢校少師撫四川節制階成等州玠遷龍武都統制定國軍承宣使熙河蘭廓路安撫使知熙州玠與敵對壘者十年以餉遠勞苦也汰冗員節浮費一專於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漑利復業者數萬家蜀以安和議定授開府儀同三司川陝宣撫節制使使勞問至而玠病卒矣贈少師諡武安命玠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代鎮時金許歸陝西地為和詔樓炤使陝命諸帥分陝守而廢僊人關玠言於

昭曰金難信我軍並移守陝即蜀口虛若敵自南山微  
我而陝右畢直橋蜀我不戰屈矣今宜控蜀口要害焉  
也遲情見事定漸進據可也昭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  
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守陝既而胡世將制置  
四川權宜撫璘謂之請曰金大軍屯河中隔大慶一橋  
耳騎兵疾馳不五日至蜀口而吾軍在陝緩急不可集  
璘家族不足恤如國事何世將本儒吏不習兵然明達  
謂諸將曰本朝廷遣世將撫蜀者襲故事以文臣為制  
將耳兵事一聽吳宣撫所為無何金敗盟撤離喝渡河  
入鳳翔璘在河西疾力戰破之河池而蜀全語具帝紀

中璘恒言虜有四長中國不能難初其也堅忍而甲  
若乃矢也又今能令下以死勝不遠追敗不致  
在勝也今當集諸將所長以分隊其騎兵以備休  
戰制其強忍以備其弱其步兵以備其騎其騎  
乃矢也今當集諸將所長以分隊其騎兵以備休  
生不得起次諸將之法陳列拒其外以長鎗居  
百步則神臂先發七十步鎗併發敵直犯馬甲卒  
第千餘鎗鎗連戰若乃更代每更代敵馬之節如布陳  
騎兩翼敵前陳成而騎退蓋以步卒為陳心以選鋒為  
左右其以馬軍為左右助而拒馬於兩肋間與之為  
無窮更不得暇休謂之疊陳者將始緒緒以爲非更  
能持肅士有謀則力得車戰意無出此會金將

胡蓋習不祝合軍胡家灣前臨嶺後控臘家城以自固  
璘問計將姚仲曰戰山上者勝璘曰善使約戰夜半即  
遣仲及王彥銜枚走坡嶺約登而火舉二將既登嶺四

寂無人聲軍畢上萬炬齊發敵大賊出戰璘以疊陣法  
更休迭戰而輕來駐馬亟麾之金大敗降萬人胡蓋走  
保臘家城就攻之城垂破會驛書詔班師而退明年割  
和尚原并金和議成幕客擬賀未進璘然曰沐兵息  
民誠天下大慶然璘等不能宣國威破虜心甚愧之何  
謂賀乎待罪稱謝可也十二年入覲檢校少師階成岷  
鳳四州經略使時和議方堅而璘治軍經武如敵至不  
懈亮叛盟南拜四川宣撫使寇至璘方疾上僊人  
關填之敗之黃牛堡復秦隴洮三州兼陝西河東招討  
使拔大散關分兵復和尚原金走寶雞遣姚仲取鞏王  
彥屯商虢韋惠逢取熙河仲含鞏攻德順金悉兵赴之  
璘自將督師先壁險且治夾河戰地按諸營斬不用命  
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鳴鼓空壁出突我軍軍得治地  
無不一當百比日暮璘忽傳呼斬戰不力者將人益奮  
轉戰敵大敗會大風雪自拔去遂復德順軍入城市不  
改肆父老擁馬首迎拜者不絕孝宗邸位賜手札委招  
討陝西而史浩建棄三路之議詔班師璘得詔僚屬交  
諫曰將在軍君命有不受今大功垂成何退乎璘仰天  
太息泣下曰璘豈不知此顧主上初即位璘握兵於  
遠既得詔何敢違違詔何所逃罪遂班師金人乘之所

復十三州三軍皆陷寧撫虞允文入覲言之帝太息以爲史浩誤朕也會與四川安撫制置使沈介議不協爲言者所詆求入覲召對便殿入朝德壽宮兩宮問勞之使相屬也拜太傅封新安郡王還鎮宴餞甚寵至渡中條復褒城古壘既而數千畝卒贈太師追封信王玠進潛王玠嚴重務遠畧不求小利御下嚴有恩爲大使兼節常負手間步出軍門與士卒立語故軍民仰壹無告者皆立達蜀人懷親沒祠祀焉璘慷慨喜大節濶畧苛細兄弟守蜀二十年隱然爲方面重璠選將以勞能爲高下不以親故請託撓璠選將以功不以能或問之璠曰兵事非嘗試難知儻以小才進之人萌倖倖宿將之心怠矣皆好學玠讀史錄古名將可師者置左右積久墻牖皆格言故茲成其功名子挺以門功嗣守蜀禮賢下士拊將士有恩而失律不少貸孝宗甚禮厚之挺子璠乃竟叛以誅三世爲將雖世賢亦道家所忌哉

楊存中初名沂中時縣人高宗在磁時從數騎出戰殺百十人王棟高望存中背背赤也意重創急召問曰臣無傷獨擊斃者多耳王挺其背酌大斗曰勞此也

劉之舉自吳門從帥後赴難繼御前右軍統領從擊賊盜功多觀察州逆豫遣子猷等分道入存中從帥世忠與猷遇藕塘賊乘高陴矢雨下存中使別將前後擊而自以精騎衝其中堅賊大敗猷跳身道見謀主李輝以首觸其臂大呼曰遙見將軍猷不可當身死無憾也賊皆遁進殿前都虞候授節無自是存中頗負勳

我不得事勝如里時頗據權能賈貨矣孝宗以其驕宿將也呼即王不名父宗閔王父震及母皆死難不列傳中語于朝具言諡昭顯廟阿○王德通遠軍十萬人執僞忠義大帥以牙欽宗召問馳入府治斬殺十人府治叱獨見一夜以欽宗失指見禽於走王夜久之名震止遷美建炎初以統制擊山東賊寇冠軍及秀州盜賊崇玠沙定用大牛前德笑曰是日不可再命事待捕待牛尾尾懸萬矢齊發諸呼逐之牛奔北反咬盜賊焉遂同川觀察板橋亭州遷與寧承宣使封爵而即侯金自合肥越歷陽游至江德請日虜攻千甲來歸不離及木浮擊之破也後不可固而夜渡來石板州晨迎入入身兀木叩關走之影韓常合山元水軍拓舉劉錡遣人會張俊揚存中合擊之俊後有中欲伏之德曰當鳴鶴何待即上馬奔存中望之望陳口有陣堅請先麾軍渡河前斬將虜大敗進清金節史少保校 魏勝淮南宿遷人多智善騎射金陷宿遷欲自拔南歸因徙山陽亮渝盟有詔募諸路忠勇今自效勝踴躍奮曰此吾立功時也聚年少三百人北渡淮取連水軍布德意不殺攻海州衆驚傳以爲宋水陸兵大至也而勝於外張旗幟舉火爲疑兵進迫城遣人諭告金北狄背盟誓國家寬大又中華正統招諭之因復州權州事徇胸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下之乃蠲租釋罪囚發倉庫犒士分忠義爲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遠近響應旬日間得勝兵數萬部置上其事時守帥以金未發難恐啓釁勝事虛實不可知莫以聞也金來攻設覆逆擊之斬賊多軍益振山東景附沂州民亡虜壁蒼山者數十萬被圍求濟師勝救之合戰金復發師

却入堡勝單騎以大刀賊金望知其為將也亟圍之勝  
馳突擊身被十餘鎗潰圍出馬踏步而入金急攻殆絕  
汲道皆中食乾糲殺牛馬飲其血禱而雨金環山為營  
示必攻勝策其必且乘不備攻海州也則跳身還城守  
金果至戰疾力敗之又七日金遁亮渡淮慮海州睨其  
後也分兵攻之營城北砂港勝登門張樂飲且驛士今  
固壁勿出度金力困突遣士悉險出擊之金却趨城東  
欲過砂堰圍城營勝已前據堰扼之不得進時勝起義  
之日久朝廷未之知也沿淮制置使李寶遣子公佐由  
海道謁敵具知之始以聞授閤門祇候知海州蕪山東  
忠義軍都統時金攻海久不下陽退黎明乘大霧卒薄  
城四攻之勝厲士卒力捍禦久不下乃退為長垣屬之  
城竟亮死乃解方勝起義時無給餉州乏蓄儲獨經畫  
貿易權醕勸糴以佐軍而築城浚隄塞關隘日力也以  
竟全亮死金遁勝益得以其間治軍與歸正人同卧起  
飲食第功能上督府請假官人咸感激歸附日衆遷御  
前前軍統制明年金以衆二十萬來攻環城圍者數重  
勝偃旗仆鼓寂若也虜驚疑數日不敢近已乃植雲梯  
礮石首道攻之既迫城忽鼓鳴旗立矢驟發繼出火  
牛揚金液盡虜不能進而退久之以議和撤海州成

命知楚州金度其守懈也以舟載器甲餽糧自清河入  
勝欲乘未至擊之安撫使寶格不許金軼境率諸軍拒  
諸淮力不敵告急救不至勝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  
當先此得脫者歸報天子死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謚  
忠壯寶削官籍貨寶瓊州勝有武力多計善用大刀能左右射勝望見勝旗賊輒退走勝為和十數單揭其姓名付諸將遇賊輒擊之敵無不敗  
人推轂行載輜重山為營連絡如城壘列車如車  
在外樹之旗以蔽軍容車高陳門砲車中備弩車上  
索子多一矢射敵入發可散百步砲車施砲亦可  
出擊兵兩翼掩擊之捷則拔隊追擊小眾則入中圍  
總利便出擊故士卒不疲追退兩李顯忠者綏德  
軍青澗人也名世輔世為蘇尾九族巡檢父永奇陷金  
心不安為金有子生而立於孱異之則世輔也少長泣  
謂之曰我世宋臣義不為虜用爾必自歸無後矣元木  
獵淮上愛世輔勇親使之與立馬圍場間世輔遣所部  
往深去淮水可涉處欲執之而南會馬傷而止以承宣  
使知同州至郿省其父父命之曰行矣同州入南山渡  
洛渭至近可執金酋徑商號而來此萬世一時也我東  
裝待若矣第得報即舉延安自歸世輔至同州即遣間  
使報狀而以計執金帥撒里喝出赴洛失舟不得渡追  
騎迫則釋撒里喝去而長驅至郿城急遣人告永奇挈



水落糧水竭而林立不動乃知非兵也甚沮已師名驟  
至急擊之金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敵仿洋前中者數四  
疲之日已莫則以香料豆英布地上復則得羊數  
走金逐北馬賊聞言皆就食鞭不前又攻大破之  
嘗與金人對峙度不敵一夕板營去宿於他處生  
羊十餘置前二日於彼上日夕多盜與相持者數  
日乃後營別再遇去久矣蓋多智如此再遇時甲長  
不勝膝疲不過則死矣蓋亦復重之輕易馬甲以皮車牌  
與者人也有臂力每擊破其肉相徒跳其刀陷陣  
而張威名威於人戰酣兩眼俱赤多張聲戰不操它  
其多操自木枱圓而不刃長六尺餘應手擊斃自蜀  
吾技窮矣蜀中法不可用於此乃以意創名機呈陣  
令聞制家聞金散後勢至則鳴金軍分爲數十隊散分  
其文敵而後之倏忽分合如風雨效變於不窮敵貽愕  
百姓避道買物賈倍於市軍行無聲焉

孟珙字季綱 絳人也王父林從岳將軍飛軍東陽因家焉

父宗政權知東陽軍金攻圍急血戰爲守禦敗之進復  
湖陽威振境外好賢樂善出天性賞罰明信稱良將嘉  
定中金犯襄陽珙從父救襄陽望見敵陳中介馬而馳  
者父也急陷陣入拔以歸料敵必且窺樊城請由趙渡  
潛濟河伏以待翼日金果至半渡伏發大殲之金戈騎  
攻東陽珙度其內虛也從間道走其軍破砦十有八盡  
俘其資歸金以宵遁累功承信郎丁父憂制誥司起用  
之辭訖葬趣就職又辭而父故所招唐鄧蔡壯士二萬  
人號忠順軍將不能制則以珙補京西兵馬鈐轄視之  
世分其軍爲三撫輯之而定初平堰于東陽自城屬于

軍凡十有八里由八壘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  
漕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餘頃立十莊三轄建軍民八  
屯遣諸以豐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時給芻粟佐之  
馬益蕃息時金既失河朔僞行省武仙與唐守武天錫  
鄧守移刺瑗謀逆金上入蜀珙欲扼其萌折之也擊天  
陽壘鼓而拔斬之武仙走瑗奪氣請降得縣五鎮二十  
順陽申州相繼下珙因其土課之耕因其民立之長籍  
少壯爲軍棟其才能者分地任之守軍大振時武僊所  
據者九砦其大砦曰石穴巖固甚珙問降將具得其要  
領以爲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而破三砦必先離金

潛遣兵突離金入之金怯險殊不意宋師得至掩殺  
幾盡已連破馬磴少窩諸砦武僊困珙策其必走岵山  
頂以窺軍伏而待僊至伏發大困幾斃乃欲走保商州  
而中老稚咸嗟怨不願行時積雨未霽夜漏下六十  
刻珙召諸將受夕畧曰雪夜擒元濟時也師冒雨登  
石穴分兵攻九砦一時俱破僊易服跳身遁降其衆七  
萬人轉修武即當是時金棄汴不復都南走蔡矣元師  
約攻蔡制閭史嵩之命珙以鄂江陵副都統護諸將赴  
之元將僊盡遣其酋三人來迓珙與射獵割鮮飲焉歡  
然僊盡僊盡大悅之與結約爲兄弟酌馬湏飲約南北

軍無相犯津堰水布虎落為衝進圍蔡金兵自東門出  
戰勢過其歸路穢之河得蔡降卒言知城中饑窘救嚴  
卒防奔突柴潭樵者蔡所築附城巖地蓄水為阻固者  
也外俯汝河潭深洞相傳下有龍不敢近珙行視召將  
士飲諭之曰柴潭高於河五六丈非天造地設可決也  
第上多伏弩弩射遠不射近誠直前決潭注之河洄可  
立待也眾以馬隄堅未易鑿珙曰隄獨其首尾堅耳鑿  
兩翼亦何能為堅眾奮用命而潭決以薪蒿濟師逼土  
門端平元年元日墨氣壓蔡城日無光蓋是時城中絕  
糧者三月矣老弱互食於是鼓萬眾登拔之開西門  
招元帥入金主守緒自經死而金亡金宋世讐而南亡  
於蔡雖入道好還亦珙以機宜制勝有道也已還軍分  
所招中原精銳萬五千人屯襄陽鄧州為防授武功  
郎馬建康都統閻帥高之素留之召赴關宴勞問恢復  
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待事會問和議對曰臣  
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帝悅賜勞甚寵授主管侍  
衛馬軍司公事知黃州增陞浚縣軍實遷民來附者  
日至則為室廬三萬間居之至者如歸因高阜為禱安  
鎮以居軍命節制斬黃光信四郡軍馬以京師覆元攻  
襄陽鄂州門守將委郡去則又金珙將沿江淮衛卒援

襄陽時元兵勢甚盛珙憂旗幟易服色今循環往來以  
敵敵夜列炬照江干者數十里破砦二十四元破舒入  
淮陽降光州合兵攻黃州急珙聞馳赴之軍民聞珙至  
莫不喜曰吾父來矣珙止城樓上不入府寺畫戰守之  
畧斬退還者四十人羣虜破走之於是察傷痍撫孤寡  
勞民所疾苦帝賜金銀以勞將士不私士咸激勸累陞  
密都承旨京西湖北安撫制置使知鄂州詔行收荆襄  
珙謂必得郢州後魏饒通得荆門然後奇兵可出也復  
郢荆門軍明年盡復諸州郡復襄陽上疏言襄樊為東  
南根本今百戰而復之當以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卒十  
萬不可矣與濟帥於敵來之日曷若宿兵豫防為不爭  
之爭乎以襄郢歸順人置資鋒軍謀報元大舉臨江珙  
策陳道施黔以規蜀發湖湘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  
州命弟瑛駐松滋為援元大將窺施變於襄樊隨信  
陽招軍積材隨鄧順陽以造船珙遣張漢英出隨任義  
田官陽焦進中襲分路撓其勢而潛遣兵燒所積船材  
破壞之以寧武軍節度撫四州知夔州進漢東郡侯珙  
得視蜀漢明然太息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  
衛民不無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於是與屯田  
熟隨屬農畝給牛種苗梯歸尾溪口列屯者二十為莊

有百七十萬田十八萬八千頃置屯田方略及所減餉  
餉之數以上於是立賞罰課殿最督諸司奉行元兵入  
三川琪下令主兵官不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  
請還司琪曰棄城也斬以徇宜撫使余玠撫重慶道遇  
玠玠念重慶積粟少以屯田米十萬石餉之遣晉德帥  
馬玠援玠甚德之進檢校少保封漢東郡公兼知江陵  
以太息曰政府未之思耳敵若以兵綴我而下流交急  
則奈何琪往則彼構吾虛不往則誰與捍患是兩失之  
也行視江陵上言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  
州皆當指諸馬急今三德矣即粒米寸兵無從出此  
荆湖之憂一江防上自梯蹄下至壽昌連亘二千里自  
公安至峽灘磧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當防防之即備多  
而力分况尺籍虛又無馬防乎此荆湖之憂二陸抗有  
言荆州國西藩有不虞非直一郡憂當傾國爭之今是  
已朝不能用後果以襄樊失而周亡初琪登江陵城太  
息曰江陵所恃者三海耳自城東古嶺以至三汊平行  
無隔敵鳴鞭即至防可後乎乃修內隘十有一別作十  
隘於外犄角之沮漳水舊自城西入江障而東俾遠城  
北入於漢而三海通焉一隨高下為糧以蓄泄工百七  
十萬而民不知役於是江陵三百里間渺然巨浸矣念

襄陽藩折人士無所歸聚蜀士於公安聚襄士於郢渚  
作公安南陽二書院處之以沒入田廬贍焉時相以琪  
撫重兵居上流又功高難制以術為情防有詔調荆湖  
兵五千成安豐援書春以遠不相及爭不聽繼命分兵  
三千傅安琪曰黃州與壽昌三江口直一水隔耳誠  
則兵可且於暮至何豫道焉乎豫遂增國費徒糜軍不  
聽已優調兵五千赴廣西杉書力爭又不聽既招鎮北  
軍駐襄陽虜行省范用吉密通款以所受告為質琪白  
于朝請許之又不聽拊膺太息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  
殊效今志不伸矣病乞休授檢校少師致仕卒是歲秋  
九月朔隕星于江陵卒之夕大風發屋拔木贈太師封  
荊國公諡忠襄琪忠愛實金石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  
事言人人與聽自效獨徐以片語折衷之謁客遊士老  
校退卒一思意接撫至其建旗鼓臨吏士申令凜然不  
可犯也退焚香掃地隱几坐若蕭然事外者達聲色絕  
滋味好學易六十四卦卦各繫四語為贊命曰誓心  
贊云  
上而宋書讀名將  
論曰宋南渡諸將岳韓上矣次者吳玠于兄弟功著於  
全蜀劉信叔抗虜順昌大敵挫焉斯謂國之衛戩然皆  
困不得展魏宿還不藉寸尺土自奮李青澗傾家族效

忠孟忠襄復累世之讐蜀急奉蜀襄急奉襄功半于域  
中猶擊曳困之嗚呼張魏公非妨賢相也岳武穆一言  
作息軍置監李青澗遠累不用用邵宏淵客之也况秦  
湯韓史之倫乎故將非難用將者難悲夫悲夫夫將何  
能自為用也

由史上編卷之六十四

三定

四四

四四

由史上編卷之六十五

時都鄭元錫纂著

宋忠節傳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宋興承五季臣主末流忠節盡矣藝祖首褒韓通表衛  
融重臣下廉耻之節鞭朴署辱不施諸殿廷於是縉紳  
介冑之士咸奮於名節班班焉在太宗時并州將楊業  
人原以右衛大將軍守大州常以寡擊衆斬契丹將逐  
北邊人尊憚之號曰楊無敵其旗輒走岐溝之敗詔  
班師還塞應雲朔四州民于內地初大將潘美等護之  
業謂美曰今中國氣初折不振敵方鈔不可與爭鋒獨  
引兵出大石路入石碣谷避之爾家遣人約雲朔守以  
其民來會遣強弩列谷口而騎士往援庶其全乎護軍  
王侁素忤之激之曰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不擊何也  
業曰業非避敵愛其死也獨有利不利時今必戰徒多  
殺士卒而功不立故計不為耳今君責業以不死請為  
諸君先將侁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軍強弩  
以待我轉戰至可夾擊不然無種矣進與斜軫遇摩騎  
前斜軫佯敗致之伏起軍潰敗侁晨引兵陳谷口日向  
中使人登托邏臺望之無見也以爲契丹敗走欲進爭  
其功即引兵循交河西淮聞師敗即麾兵却走業且戰  
且行暮果至谷口見乃無人拊膺慟率士卒力戰于

廷玉死馬業手刃數十百人馬傷不能前匿深林中虜  
望見袍影射之墮麾下尚百人業太息曰上遇我厚期  
立尺寸功以報而為姦臣所陷致於此我必死此汝輩  
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從死無一人生還者於是雲應  
寰朔皆復陷為契丹事聞帝痛惜贈太尉仇不誅除名  
子可則延昭皆智勇善戰契丹入寇攻遂城城小無備  
衆危懼延昭集衆登陴守會大雨河水灌城水悉成冰  
堅滑不可上契丹引去延昭忠勇能得士防邊二十年  
契丹稱之呼楊六郎卒河朔人環樞而泣天子嗟悼錄  
其子文并代都部署康保裔善騎射弋飛走命中得以  
廣陰官并代都部署康保裔善騎射弋飛走命中得以  
三十矢引滿射咎鏑相連墜人服其妙契丹入寇邊高  
陽關部署傅潛擁大軍閉營視詔督戰不前別將范廷  
由史編 卷之六十五 五月十八日  
召請戰遣之行廷召求援於保裔保裔以其師赴之約  
詰旦戰而廷召亦怯顧潛遁保裔莫覺也遲明虜圍之  
數重左右勸易甲潰圍出可免也保裔曰臨難無苟免  
死焉贈侍中賞其子孫趙保吉陷靈州知州事裴濟被  
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濟師不至城陷死李順攻夔州  
巡檢秦傳序出索囊市酒肉犒士慰勉之城壞赴火死  
子夷邈峽求父溺死皆錄贈官元昊反驅慶州卒張吉  
使脅降不可反其言死儂智高反趙師旦知康州覘者  
言他州守皆棄城走賊至矣師旦叱曰汝欲吾走乎斬  
以徇賊薄城逆擊敗之賊稍退師旦遣其妻負其子以

逃取州印佩之召監押馬貴部士卒為守召貴食貴不  
能食師旦獨飽食夜嘗卧不安席師旦卧鼾睡自若也  
城破不屈死賊移軍封州封士卒纔百人不任戰又無  
城壁或曰盍避諸守曹觀曰吾守臣也何可避麾都監  
陳暉前逆擊敗觀率鄉共進又敗執不屈死妻劉避賊  
林峒中賊得之亦不屈死閤門祗候王從政及智高戰  
太平場被執罵不屈以沸湯沃之終不屈死先是智高  
未反時邕有白氣出州庭中叅軍孔宗旦曰兵象也盍  
備諸知州陳珙殊不省尋智高破橫州宗旦載其親往  
桂州曰不可以我故累吾親已州破死事平贈師旦光  
由史編 卷之六十五 五月十八日  
祿少卿觀太常少卿妻劉彭城郡君宗旦太子中允而  
從政贈信州刺史錄孫交趾入寇知邕州蘇緘晉江人度  
交人且大入具書于桂帥沈起言之不聽起去劉彝代  
時言之又不聽見讓而蠻果大入陷欽廉州緘召僚吏  
與郡人材武者授方畧固守民以勢不敵驚出走緘悉  
官帑及私藏示之曰吾兵械具蓄積多非乏宜固守何  
走也斬大校潛出者以徇于元馬桂州司戶攜妻子  
之官而寇至緘念人不可以戶曉必且以郡將家出城  
為惑乃獨遣子元旣圍急晝夜悉力攻援不至城陷緘  
猶起傷卒血戰已乃曰吾義不死賊手還州治殺其家

坎之縱火自焚死邕被圍四十二日糧盡衆涸人吸漚  
麻水以濟渴病下利枕藉死訖無叛者事聞贈奉國軍  
節度使諡忠勇進子元殿中丞判邕州方邕圍急時緘  
憤沈起劉彝者始玩忽致寇又不救欲疏列不得榜其  
罪于市事聞起彝坐奪官方臘之亂知剡縣宋旅以忠  
義激士力戰死縉雲尉詹良臣出禦盜被執不屈死知  
休寧鞠嗣復劫之降不屈賊念其有善政也委之去以  
傷重竟死宣和末金渝盟南朝廷未之知也吏侍郎傳  
察以迂勞使至韓城金游騎執以去見幹離不者不拜  
曰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左右露刃梓之  
此東正錄 卷之五十六 四  
地不屈死贈諡忠勇金犯郡城南道都總管張叔夜  
信州永入勤王金退叔夜請勅諸將從邀擊日今河北  
諸鎮出兵扼其歸不報比冬虜復南叔夜將所部三萬  
人千里轉戰至都下請詣襄陽規幸雍帝不答詔將兵  
入城力戰斬將都城陷帝再如金師叔夜於大學前叩  
馬留而吏侍李若水方任其無咎扈至營金逼帝易服  
若水抱持哭罵虜提曳擊之敗而心義之今其下曰必  
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其僕以母春秋高動之若  
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然親老汝歸勿遽言今兄弟  
徐言之可也居旬日金議立異姓若水爭且責數粘沒

噉失信爲負面唾之虜槌之破唇猶嘆血罵不絕死金  
太息曰建國之亡死義者以十數而訪惟李侍郎一叔  
人建炎初贈文獻學士諡忠愍若水洛州曲周人叔  
夜請立太子從民望被執從俱北絕不食至白溝從者  
曰過河矣豐然起仰天大呼不復言扼吭死先是方臘  
反陷杭婺衢越州吏民棄城遁守劉韜矢不去吏民聞  
稍還撫與其守葺壘練兵民始奮賊抵城破之民感戢  
初生祠祀焉童貫與金約夾攻燕韜守真定治城守待  
變虜至發強弩射之虜退縱民樵牧如平時民大安之  
給去真定直定陷民號呼曰使劉資政在不至此於是  
金聞韜名欲得之會以河東割地使使虜軍粘罕使其  
此東正錄 卷之六拾五 五  
僕射韓正館之因爲言國相聞公名久矣今用公欲以  
公代正任盍以家屬行韜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書片紙  
曰主辱臣死付其僕歸報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  
嘆其忠瘞院西廊遍題窓壁以識凡八十日乃斂色如  
生贈資政殿學士諡忠顯給建州崇安人仕重勤學某  
謂不有安爲敗愛人出於誠心不喜妄處時暇逸輒  
記罪或執法從拾至大奸則立斷不顧其難長慮遠識  
料事無遺時雖不得施于子羽事方金圍京師時  
召天下勤王崇陽今李洵率募士赴之或曰他郡軍未  
集盍徐諸潰曰急矣他郡邑未集吾持一信報天子爲  
勤王者倡不可乎前至蔡遇敵死金圍急詔割河北條

磁深三鎮地以和廬陵歐陽珣者以將作監率其僚九人上書言祖宗土地尺寸不可妄與人義獨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也不戰而割地即它日復取之曲不聽顧遣珣詣深州割地珣至深慟哭城下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姦臣所誤今割地吾辦一死來矣君等必忠義徇國母聽也金人怒執送燕焚死天子幸虜營不反太學生徐揆者衛人也帥諸生扣商董門以書抵二酋請還帝虜以馬載揆至軍詰之抗論不屈死議立張邦昌閣門宣贊舍人吳革謀先誅范瓊已復正不克死河南府少尹阮駿率所隸兵護神御罵不絕口死二帝北舊臣無敢候起居者工侍郎臨安滕秀賈使在金間之自為哀辭篆篆碑授其友而郊迎拜伏地號泣齒感動慰諭令易服不可請從舊主俱北不許憂憤死方京師陷時小校半震者戰被執金尚南朝皇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爾當問虜悉耕諸庭柱櫓割之膚垂盡罵不絕口死五臺山僧真寶習武事助兵欽宗召見慰勞之矢以死報戰疾力金酋下令生致之誘勸百方終不顧曰吾法中有回口之罪吾許皇帝以死豈可回也戮之怡然死金園中山知府陳邁得命冒闖入城守京師陷詔割三鎮遣邁弟光祿卿邁前諭旨邁遙語之曰吾

受命守城守死耳何降乎園久困邁呼總管使括城兵禦賊總管辭斬以狗命步將沙振振亦辭固遣之振表入賊還及其家振出帳下卒謀而前曰大敵臨城汝安得殺吾父執而摔裂之身首無餘金入見邁屍曰忠臣也瘞之建炎初贈特進弟適亦北死雲中金攻直定知真定李邁都鈐轄劉翥力戰守久之陷守見執幹離不脇之拜不拜火燎其鬚眉及兩髀不顧命知滄州命被駟左汗憤詆之金槓其口嚙血誓之死節使集左右巷戰已眾稍亡去顧其弟曰我大將可受賊戮乎之孫氏山亭自縊死金園太原朔寧中孫氏被命放所聚舉孫谷力爭而太原陷副都總管王秉賢宗兩太宗御容沉汾死通判劉士英持短兵接戰死太原距汾二百里知汾州張克敵令軍民曰太原陷吾知亡矣然義不負國家與此俱破明吾節諸君自焉謀皆死同對曰願盡死乃益厲其守屢却敵而孫師不寡死士聞言之朝不報金益兵來攻城西北隅陷猶餘衆巷戰金募生致之克敵索朝服焚香南向自裁死家從死者八人金華之後園羅封設祭遙延東學士謚金園太原時隆德守張確州人宜上書言河東天下根本無河東豈直泰不可保將注不可都今急矣潞城不修者百年而兵將俱成邊危甚臣生長西州諳武事願得秦兵十萬人將之得為國捍邊不報而金陷隆德血戰死金園懷州知州霍安國扞禦無遺力陷被執粘罕問不降者誰安國曰我守臣也義不降判林淵防

禦使張彭年都監胡士謬張謀于潛鼎澧停沈淳張行  
中及隊將五人同辭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降皆見  
殺交出一門無時夏人以其問取河外諸城薄震武權  
城事監押朱昭以其家死金圍代州安撫副濟源史抗  
率二子稽哲力戰死代州西巡檢使李翼罵不屈與縣  
令李聳丞王唐臣尉劉子英監酒閭城將官折可並皆  
同死金和涇原渭帥以下皆叛降獨副將郭濟義不屈  
惡之傳以罪下獄脇俱降濟奮呼曰得死所矣叛逆大  
惡天地所不容吾雖死誓不爾貸不屈死贈武翼大夫  
同許死者副將朱友恭河東防秋將王士言時有知隴  
州劉化源者城陷被執不得死驅入河北藺疏果隱民  
間十年乃死其他州郡死封疆者若宗室死義者列帝  
紀宗室傳中建炎初金虜室犯同州判而下皆遁守鄭  
驥曰所謂守臣守死也赴井死贈樞密直學士諡威愍  
諡信玉山人知深陽歲饑民流殍司按籍督賦賦驟  
盡去其籍使若終然之驥曰若令約二程為定數今不  
建康寧清渠道大湖江將破數州中調江浙二十五  
州夫費以百萬驥條析其利病事得緩判慶陽秦隴六  
城壞驥力焉帥言大城然門重地自夏所由控也宜急  
繕自請董管築成爲童貫金復渡河安撫使知鄧州劉  
汲集將吏謂之曰吾受國恩恨未有死所金來吾必死  
之若曹有能與吾俱死者乎皆流涕曰惟命乃下今城

中有武材願從軍者聽留餘自便得敢死士四百人又  
令曰凡官於此欲送家出城者聽寅出午及衆感激如  
期反寇至將兵逆擊之不敵或曰盍去諸汲曰使敵知  
安撫使於此爲國家致死亦可矣疾戰死贈大中大夫  
州州校人州降德州方士外監素得幸即八班自者爲  
不奪止靖康末金攻圍京師詔下言和議已定軍  
日勤王兵汲時以京西轉運副管軍謂州總管高公純  
此直人切劉廷爲之款王師毋動耳安有和議二三  
獨駛千騎赴邵而一帝北矣素服天慶日加有龜圖  
閣九陷韓城制置使知京兆唐重以書別其父曰義不  
苟生以辱吾父父報書健其決及金師迫提舉程迪與  
種氏諸豪謀欲保險俟虜衰微擊之重今迪行營南山  
諸谷中召土豪與守而經制使傅亮言當城守不當奔  
山若自竄金師急迫度勢不敵又請擇選鋒前逆戰而  
今老稚得趨險尚可活十萬人亮又不聽已城破亮叛  
降金重與迪與提刑郭忠孝轉運副桑景詢判官曾渭  
鼎官王向咸死重州彭山人宣和中以諫大夫言  
乞斬以謝天下金犯京師朝議括金帛爲路中書侍郎  
于孝廷請下金帛金帛者死且告格重日北大亂之  
也與卿中抗論落職知州金帛人陝安撫使范致祥  
十五路兵勤王重遣之書言京師危矣今莫若移檄蜀  
侍京師爲根本瓜牙一失根本危矣今莫若移檄蜀  
及川陝四路與合入衛致唐致師而收復炎初以  
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六疏請遷師而收復炎初以  
往致虛勤王之師非不力以將帥無節制而之也

王賢者克京牧或置府秦蜀督師不惟可以禦敵又可  
救郡縣之失誤不報忠孝字立之河有人受學於  
伊州登進十年三十餘年不忍親仕於河有學於  
伊州東排和議請追筆金師金再入請分王疾走太原  
祀其歸金陷淮寧知府向子韶開封人欲聖戰力被執  
不屈死祭酒楊時聞淮寧陷太息曰和卿死矣已而果  
然蓋信其守也金至江上建康晉守杜克督師尚書李  
稅守陳邦光皆迎降通判楊邦又以血大書衣裾曰寧  
為趙氏鬼不為他邦臣金帥遣人說之降以首觸柱礎  
血被面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誘者乎金酋欲降  
之與稅邦光宴堂上立邦又庭中邦又前叱稅邦光嘿  
貴曰天子以若扞虜敵至不能抗拒忍與共宴樂乎何面  
目視息人間也虜以幅紙示邦又曰欲死趣書死字不  
書活字邦又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色動趣引去猶未  
忍害也已復引入邦又不勝憤詈金酋語激遂遇害  
秘則謚忠義邦又字希稷吉水人少時不視非  
禮同舍生託言故舊家召拉與俱實娼館也酒數行娼  
出疾趨還舍解衣焚之金固太原自隰石以北聲息  
流涕自責蓋其守如此不通者累月虜矯制割河西三州界西夏嵐石道安撫  
統制知晉寧徐徽言笑曰三郡在河西即有詔當執奏  
况偽詔耶復三州又并取嵐石等州教戈船卒乘羊皮  
渾脫亂流以掩敵敗之時河東郡縣淪沒遺民思宋侯  
王師徽言陰結汾晉豪數十萬約復故節奏為守長聽

世襲會詔聽王無節制而格婁室自蒲津涉河圖晉寧  
挾降者折可求徇城下招降可求於徽言嫺家也徽言  
登俾嚙讓之可求曰胡大無情徽言攝子矢厲聲曰爾  
於君國無情我於爾何情寧我無情此矢尤無情一發  
中之可求走因縱兵出擊大敗之婁宿子殲焉當是時  
環河東皆為金獨晉寧以孤墉當強敵撫摩疲傷遣沒  
人泗河招亡散將之與廩戰河上大小數十合所俘殺  
過當晉寧收號天險徽言又廣外城東壓河下塹不測  
譙堞雄固命諸將畫隅分守敵至則身帥勁兵往來為  
游援金數攻不得志築長圍守之糧絕援不至又水乏  
絕度不支問道馳書別其兄置妻子室中積薪燔之與  
都監孫昂戰之門所格殺甚眾拔佩刀自刺不殊婁宿  
使所親說令具冠鞍見徽言叱曰朝章所以覲君父者  
也忍以禮犬戎乎汝汙偽官不愧死且為敵人搖吻作  
說客不急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婁宿就見之與語曰今  
二帝北為誰守徽言曰為建炎天子守婁宿曰我兵南  
建炎天子不自保君何自苦為徽言怒曰吾恨不尸汝  
鼠輩見天子報祖宗地下他何知婁宿出金制曰能小  
屈當使汝世帥延安舉陝地有之徽言益怒罵婁宿舉  
戟向之披衽迎刃飲以酒持杯擲之遂遇害  
贈晉州觀察使謚忠

壯徵言：衢州西安人父明九州事嘗寧之戰子先死焉而從孫適亦守死安豐世著忠節。先是東京雷守澤以大名當虜衝檄太谷令郭永與帥杜克漕使張益謙相犄角為守永朝夕謀戰守法甚具。虜河朔居亡何澤卒克代永手畫數策自克他日問之克曰未讀也永面嫚之曰人有志無才好名無定驕蹇自用而得名敗之招也克慙怒以張益謙代守會劉豫舉濟南入寇大名孤無援復趣永同守益謙欲委城遁永曰大名所以蔽梁宋也大名失賊席卷而南當死守待援奈何棄之豫以東平濟南俘狗城下脅降永激撫將士不為動城陷坐城樓不去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受國恩當死報然巢傾卵破汝曹亦何之乎茲命也母懼益謙及轉運裴億降黏罕責之曰城破始降何也眾以永為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拜許幅巾入罵粘罕永死與其家死焉。事詳前大中大夫資政學士永大名元帥人長身秀髯為州司法參軍丹

郡絳解諸邑皆響附命即以安撫使知陝州彥德薨軍實賄濂陰益為備已蓋取其家屬以來曰吾以家殉國爾矣吏民感服復號州授右武大夫同統觀察制置使是時關以東皆下陝獨以孤城扼其衝婁室必欲得陝然後西以其眾十萬分十軍日一軍以攻已合十軍併攻期必拔彥德意氣如平時登城門作樂潛使人縋而出焚其攻具戰且守者踰年大小二百戰金竟不得西而食盡煮豆啖士卒而取汁自飲久亦盡告急于督府督府浚檄都統制曲端以涇原兵赴之端疾彥德各出已上兵不出浚乃自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婁宿奇彥德才遣使者即授河南兵馬元帥勸之降彥德斬其使至是使人呼曰無以前殺使者為負即降者畀前秩如勅彥德曰吾寧為忠義鬼無用汝富貴為也命彥德射之守陉者日傷夷盡而所殺傷金士卒亦相當城陷猶率眾巷戰矢集身如蜚臂中刃不殊戰愈力已而曰吾不甘以身受敵刃赴河死。浚承制贈彰武軍節度使建寧商州羅已烈已遂誅

圓登將守孟城垂破入援被重創僅乃至持彥僊泣曰  
圍久不知公安否今見死不恨矣彥僊擁之卧忽城陷  
速起力戰死金圍徐州知徐州王復拒守力城陷謂粘  
罕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下無預願殺我舍僚吏百往  
粘罕欲降之嬖罵閹門死教授鄭儀巡檢楊彭年從俱  
死先是都虞候趙立督戰中六矢益厲復壯之親酌危  
酒揮涕勞苦之陷城立巷戰奪門出中創死夜半蘇乃  
殺守者潛入城求復屍瘞之出山皆結鄉民為收復計  
金北歸邀擊大破之奪舟船金帛以千計遂復徐州詔  
授翊忠郎權徐州立奏為復立廟加贈謚遇歲時及出  
廟史上編 卷之六十一 四月 十一 歲  
即必率眾泣禱齊人歸心焉會金圍楚州急宣撫使命  
立將所部赴之且戰且行七勝而後達兩頰中流矢不  
能言手麾軍入城既休士乃拔鏃即詔守楚州金來攻  
命撤廩屋於城下然火池而遣壯士持長矛鉤先登者  
投火中虜選十突入搏殺之不能難而去兀術入江將  
北歸以輜重假道立斬使引兵出擊大破之會朝廷分  
鎮以立為徐州連水軍鎮撫仍守楚兀術設南北兩  
屯絕楚餉攻圍之始受圍救麥野生澤產鳧茨採食之  
久亦盡屑榆皮而食承州陷楚益急手詔促張俊劉光  
世赴援終不至獨高郵薛慶至楊州轉戰死金鉅援絕

兵益集立中飛砲死金疑立詐死不敢入而士民固守  
者旬餘城始陷立為人木強不知書忠義出天性善騎  
射不御聲色與士卒均稍給戰輒先登家殘千金以單  
騎入楚言及金必嚙齒怒罵付金人立際未嘗倖賊  
也劉豫遣立故人齎書約降立不發書求以油煎焚市  
中戒士卒即城陷必巷戰及陷眾果如其言自金犯中  
國所過城輒下惟太原堅守知濮州楊粹中及守將杜  
績力戰守而楚稱最烈矣官其孫一人忠烈金陷永  
豐尉陳自仁力戰死圍潭州帥臣向子諲遁經武郎劉  
玠戰疾力死金禁民漢服故真定帥李逸憤詆虜不屈  
死金陷越州中書舍人曾鞏孫志與家屬四十口不屈  
死金破亳州學士蔭孫悟為亳士曹亦不屈與妻孥俱  
死金陷襲慶中丞呂誨孫由誠守襲慶以其家與判官  
趙今佳俱死金陷濰州韓魏公琦孫守濰州力拒敵死  
通判朱廷傑北海丞王允功司理參軍王薦皆從死金  
襲恩州知州陳淳莆田人力拒戰乃及體長子仲剛以身  
蔽死焉金犯采石 健以安撫奉詔援建康謂杜克日  
敵雖眾然渡江者舟不過二十艘艘不過五十人吾伏  
兵葭蘆間俟其濟擊之彼前後不相知比汜濟盡矣克  
不從迎降師遂潰與從子仲敏死焉金犯杭州知錢塘

朱憚曰郡民十萬人出東門我不綴其勢便得脫無噍類矣巷戰兵盡矢竭死邵武縣統制淮寧豪陳享祖以氏兵據淮寧自歸命和淮寧拒金力戰死都鈴轄翟淮與兄興討盜揚進大破之追奔馬蹶死興擊誅進累武功大夫屯伊陽劉豫以王爵啗之興斬使焚書亦竟死而是時耻劉豫之逆不仕及密疏豫虛實聞得禍者有向書即李巨提刑凌唐之倫其起士伍義者太原忠義子佛時妻馬氏皆死於盜作碑銘士易青順昌卒年五十五航海越州守李鄴以城降衛士琦嘗之曰我月給五十猶不肯其主汝享國恩厚願以城降唐求活即罵賊列獄置諸從通問使至雲中亡歸唐獲之問向故亡日恩本朝爾爾即主待汝有恩何故亡日獨恩本朝釋之受刀行南面死建武校朱勳亦亡且先日有向乃其奉使不辱命問閔百死不隕其志義有洪皓司馬朴朱升張邵之倫雖漢蘧武庫夏侯端何加馬洪皓字允饒州番陽人登進士第王黼朱勳皆以其少俊妻之辭為秀州司錄以歲荒悉心力賑以活人人號洪佛子後秀軍縱掠戒毋犯洪佛子家建炎初權徽猷閣待制假禮尚書使金與執政議國書皓欲有所易忤呂頤浩抑遷官之命時盜李成甫就招知泗州命皓撫諭之成以餉餽不繼願就糧建康皓以聞且言此舍垢之時宜給以京口綱運如晉待王敦可也詔給米五萬石頤浩

惡其直達復貶秩至太原留一年不遣至雲中粘罕追使事劉豫皓曰萬里啊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豫忍事之聊留亦死不即豫亦死願死於此粘罕欲殺之旁一酋喏喏歎其忠為力請得流遞冷山流遞者華言編窰也冷山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獨穴居百家虜所名陳王悟室廬帳落也以自雲中往六七日乃達皓留二年廩不至盛夏衣粗布大雪以馬屎燃火煨麪食又并日食也悟室感其義禮之令授其子書居久之悟室將南侵為大言自詡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使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微哂曰兵猶火也自古未聞有四十年用兵不戢者是將自焚何海得乾也悟室怒目劒欲殺之皓曰久分當死但不可使大國有殺行人之名即殺之可投之水以墜淵為名可也悟室慙而止已悟室為兀朮所殺皓幾禍而免方二帝遷五國城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通問問以桃梨栗麪為獻二帝始知帝即位喜極泣及祐陵計至皓朝夕北嚮臨諱日操文以祭舊臣讀之者皆流涕紹興十年因諜者致北中機事藏敵密中以聞十一年又得韋太后書因諜獻帝喜極泣曰朕不知太后安否二十年賴乃得此書即遣使百輩不如此一紙也是時中國諸帥競奮士健聞

習兵虜數觔益憚中國欲為和於是皓復密奏言劉  
錡順昌岳飛朱仙鎮之捷金震恐器魄燕重寶珍器悉  
徙而北欲捐燕以南棄之其時諸將協心分路進討則  
元木可禽汴京可復乃取還師失機會惜也又言李綱  
趙鼎張浚各動異域惜置之散地而胡銓封事此時  
有之金人知中國有人益懼思和矣得六朝御容徽宗  
御書附以獻皓在金十五年金命為翰林學士為中京  
副留守又責授留司判官令校進士雲中皆不屈會金  
主以生太子大赦使人久留者聽還皓及張邵朱弁三  
人在遣中已而悔追之及淮而皓已登舟南矣歸入  
山史上篇 卷之五十五 十八 四月十七日  
見帝問勞備至力求和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雖困雖  
敵志不忘君豈可得捨朕去耶請見慈寧宮召見中人  
前設簾太后曰吾故識洪尚書命撤簾退詣政府相檜  
留金時故識之語連日夜而皓性侃直嘿之曰張魏公  
金人所憚乃不得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  
之華豈示人以無意中原耶檜大慙恨謂其子适曰尊  
公信忠節得上眷然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  
如黃鍾太呂乃可耳乃除徽猷閣直學士權直學士院  
會金人來取趙彬等家屬詔遣之皓曰昔韓起謂環于  
鄭鄭小國猶能引義不與彼示強以嘗試中國從之彼

且謂秦無人檜色變諄諄語曰公無謂秦無人甚憾之也  
已久言王倫郭元邁以身殉國秦不錄後何以使人因  
言室樵寄釐侵之蓋檜在金嘗為粘罕使嘗草檄檄中  
國無知者獨為室樵所見故也檜以為發其隱銜之刺  
骨於是喉侍御史李文効皓不省毋出知饒州明年大  
水中官白謬宣言燮理乖盤洪尚書名聞天下乃不叫  
此災所從致諫官詹大方遂論皓與鏐為刎頸交更相  
推譽罷提舉江州太平觀流鏐嶺表然鏐特從太后在  
金知皓名云然初未識皓也已饒州判李勤附檜謁皓  
作欺世語自譽責濠州團練使安置英州九年始復朝  
奉即徙袁州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  
嗟痛者久之復徵猷閣學士謚忠宣皓久在北困人不  
堪其苦然為金人所敬為詩文爭傳誦梓行比歸乃為  
檜所嫉不死於敵國乃困死於讒天下惜之以為讒人  
之為忤恐慘於戎禍也靖康中主閣郎中林冲之莆田人  
副陳過庭使金不屈過庭卒逼之仕劉豫不屈徙上京  
又不屈置極北沍寒地幽僧寺十餘年益恬之髭髮反  
黑病亟語同難者曰吾老矣持忠入地無所恨恨國讐  
不復耳一慟而絕工部尚書崔縱假禮待即魏行可右  
武大夫郭元邁皆不屈死而皓為烈矣皓三子适遵邁並登傳

卒宏詞科稱三洪紹興未應以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  
父終召對自陳言先臣與漢唐同出疆場仕劉豫以多  
命官兵被謀奉檄贈以節旄擢用其子先臣拒主之  
然以起居舍人累同知密院使時金主雅新立來  
議和竟以節旄上書儀而還適以學問聖至右用  
章以詞科入史館補子學掌誥事恬不附麗之朱弁  
中兄弟為立尸孫森然論者謂忠節之報云  
章 徽州婺源人既冠入大學晁設之見其說詩悅之  
與歸新鄭新鄭介河洛間多故家遺俗弁聞見日廣靖  
康初家碎于賊乃南歸建炎初議遣使通問兩宮而見  
大夫無敢使者弁慨然請以右武大夫副王倫行見止  
考久之及議和當遣人受報書先還虜今弁與倫探籌  
決去留弁慨然曰探籌市道所為耳正使先受書還報  
固當弁請留倫且行弁請曰古使有節以爲信今無節  
印亦節也公還無所事印願見授不幸有意外之辱得  
抱以俱死倫揮涕解授之弁臥起與俱已金迫使事豫  
曰此南歸漸也弁曰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南豫國賊  
胡必事之虜怒絕餼遺困之弁從中反拒驛門以待盡  
虜感動致禮如初久之追換爵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  
中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囚之殺之吾官本朝所命不可  
換也於是遣洪皓書與馬訣明日具酒食召中國被虜  
在雲中素與往來者飲酒半語之曰吾得近郊外某寺  
儻卒然幸座我其間識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

墓足矣虜知弁不可屈不復強始倫還自金帝得弁所  
為徽宗哀辭讀之為灑涕官其家三人顧宰執曰弁還  
當以禁林處之其年日臣等茂林豐草彼雨露於當年  
落口中之舌徒在數馬角之末生魂於將老節上之旄盡  
消雪塞拳龍髯而莫逮淚灑水天倫再使命資金銀  
綾絹賜馬虜諸酋粘沒喝等相繼死弁密疏虛實附使  
報曰時不可失也和議成還召見勞苦者再三弁頓首  
謝且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反梓宮次迎太母甚善然  
時運而往幾動則變願亟思所以應之者帝曰善又以  
虜中所得宣和御集書畫為獻且且述北方所見聞忠  
臣義士朱昭史抗張公輔高景平孫益孫谷五臺僧真  
寶及丁氏晏氏女死節狀以聞帝甚哀寵而秦檜惡其  
以虜情達上僅轉奉議郎直秘閣卒司馬朴字文  
正公從孫范忠宣外孫也以兵侍郎請存趙氏後馬虜  
所挾北去徽宗崩與朱弁在燕哭制服或曰盍請諸朴  
曰臣子聞君父器當致哀何請請而不許庸得已乎服  
斬衰朝夕哭虜亦不問竟不汗虜官卒先是王倫既得  
歸無何復使既定和而兀朮校捷懶背前盟執拘河  
間已迫為平瀾都轉運劫之不從又劫之倫冠而南嚮  
拜哭曰昔先臣文正公以直道相兩朝天下所知臣將  
命被留以欲汗偽職臣敢愛一死辱朝命遂就絃河間

為地震雨雹者三日延郡烏江人克通問使見捷頓不  
拜因祚山嵒明年送劉豫不屈復北徙會寧和義成得  
還升秘閣脩撰左司諫詹大方迎檜意論罷奉和子孝  
曾亦出使歿于金而太常少卿吳安國使不辱得還知  
袁州卒 楊仲震華父成都人權大安軍吳曦叛納四州  
于金四州民不願臣金者棄里宅携老稚順嘉陵江而  
南過大安震仲計口給粟振焉曦聞震仲及教榜史次  
秦名召之震仲謂次秦曰大安蜀西首州也從其招即  
諸郡風靡吾必死之教授非封疆臣且有母行可也因  
屬次秦曰吾即死獨以緝匹纏吾骸歛以小棺賻還都  
由史上 國志之陸 陸十 試武 四月十 仍載  
統郭鵬飛代震仲任趣之行鵬飛宴饒震仲往終飲如  
常暮歸舍燃燭獨坐漏三鼓呼左右具湯比至仰藥死  
矣聞郡為流涕次秦如其言歛真肅寺中獨赴召以石  
灰桐油塗兩目生附子傳之比至目盡腫因臥疾次秦  
母聞次秦召立命家人以計告而免贈震仲 謝太夫人  
而次秦收秩金偏於元而南也東陽李誠之守蘄州大  
憂之曰蘄自南渡來未被兵人不知兵敵長驅若何行  
視城壁增營之殺閭廂禁兵激賞之積錢粟佐軍既滿  
任將遣其孥行而金師暴至謂其僚曰吾以青生任邊  
年七十何求當相與戮力即不濟死之乃選丁壯分城

守募死士迎擊數敗之金益進誠之隨方拒禦若熱於  
兵者已黃州陷金師大集于士名戰死誠之呼其妻曰  
必俱死無辱遂自經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通判秦  
鉅及子浚亦死之密聞修 其同死難者教授阮希甫  
判官趙汝標斬春主簿寧時鳳參軍杜譚監轄嚴剛中  
各贈恤有差荊州陷守臣何大節赴江死入洛師潰蒙  
古寇邛蒲江判沔州高稼為鎮使言蜀以三關為門戶  
五州為藩籬自前帥棄五州坐令敵得因糧之利儻遂  
之則為患益深今當亟思為緩急備者乃荆山嵒八十  
有四募義兵四千人約冠至戍軍守原堡民丁保山若  
而義兵為遊擊徵之庶敵前無所掠中有所畏弗留也  
已北兵由東道入鎮使表稼知洋州稼以洋地平無險  
又無兵請移金州帥司軍千人駐洋州而任其餉給不  
報已沔州破元迫大安而軍益昌大震鎮使復表稼權  
興元制置使檄稼守米倉稼曰今日之事如奕棋其成  
敗所較獨先後着間耳苟以分水三泉米倉為當守敵  
若自宕昌清川以入將執禦之請以興沔利三戎司分  
駐鳳州招關表豪傑相羅絡以守庶敵有懾也鎮使不  
能堅決而益昌復陷稼召遺民保巴山侍御史汪剛中  
護使顧勅稼欲使分其罪削二官宣撫使趙彥呐經理

漢中鎮以直秘閣知沔州時沔既被兵稼始至告于紳  
曰郡當兵難後生聚撫摩矢盡力去之日必垂索入劍  
門乃耳理創殘招集流散民襁負來歸者踵至北兵入  
西和薄階州稼贊彥咉登仙人原督戰捷進三官元  
自鳳州入橋河池至西池谷距沔九十里眾議退保大  
安稼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獨疾走險據之以捍蜀即  
敵有後顧慮入不深若退守內地敵長驅無後矣彥咉  
陽諾之竟退保而稼獨留死沔州進七言贈龍圖稼  
閣學士諡曰忠  
慷慨有大志好推轂人士視財如糞土先死二日子斯  
復侍以時危任重馬憂稼舉田承君五日不汗語語之  
通史上編 卷之八十五 月十九日成  
且曰得死所何憾已竟成其志子斯得奉遺骸葬其  
見補度宗時參大政以  
忠義為留夢稼既死武惠王彬喬孫曹友聞以左驍衛  
炎所抑而罷  
知沔州第萬知重慶蒙古薄青野石友聞曰青野蜀咽  
喉往救敗之解其圍已虜擄大安又敗之明年元太子  
闊端合蕃漢軍五十萬入興元彥咉檄友聞控大安友  
聞爭之曰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憂心不能越沔而入  
蜀又第萬及王宣首尾應援必其血咉大安曠無險  
正敵騎所長况眾寡不敵奈何棄險守平地乎彥咉不  
謂然趣召之友聞不得已行以為寡擊眾非乘夜出奇  
不可遣萬及第友諒引軍上雞冠隘多張旗示堅守而

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往流溪設伏分擊之夜大風雨兩  
軍殊死戰多殺傷元鐵騎四面圍之友聞萬俱死軍盡  
沒元兵長驅入蜀事蜀贈龍圖閣學士萬  
贈去蜀大夫並錄子 和父知西  
和州陳寅知文州劉銳判官賈坤皆以其家死判趙汝  
鄉力戰死鈔教家有法事急時飲家人藥幼子纔六歲  
亦拜受乃卒飲而死甯命妻杜氏自為計杜曰安有生  
同享君祿死不死王事者登高堡仰藥二子若婦俱從  
死一子後至欲自殺為軍士所抱持曰不可使忠臣無  
後絕下城足折死入成都成都將田世顯執制置陳隆  
之令脅漢州降呼固守死參謀王翊以朝服赴井死權  
通史上編 卷之八十五 月二十日  
漢州劉當可判官邵復參軍羅田趙崇啓不屈死知興  
元胡拱辰知維縣羅君文知丹稜馮仲燁知簡州李大  
全知邛州趙晨閣推官趙廣皆守城力戰死陷重慶焦  
士胡天唐負母逃虜殺其母與妻求身代不得罵賊死  
判州絳制呂達力戰死隆慶教授鄭炳孫縑妻女朝服  
自縊死寶祐六年拔吉平隘守將楊禮周德榮死拔長  
寧守將王佑父子死蓬州轉運使施擇善順慶守段元  
鑑死而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縣關皆無慮皆  
陷屠滅矣李希州人救章衡 歷州郡以忤賈似道奪官元圍  
鄂起提湖南荆蕪湖兵滑安撫湖南知潭州以家從帝

至潭元游騎於益陽湘陰諸縣已滿而城中卒不滿三千人乃結峒巒為障繕器械峙芻糧柵江脩壁元兵至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帝以忠義日勉士將死傷相藉人飲血乘城殊死戰來招降者斬以徇以長沙尹穀為參謀穀知城危命妻子從死命弟岳秀出存尹氏祀除夕為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世迂澗事為耶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地下爾已積薪局戶朝服望闕拜取歷官告身焚之即縱火自焚帝走視火熾不可前但於烈焰中遙見穀正冠端笏危坐如平時命酒酹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是夕帝留賓佐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元旦城陷參議楊震赴圍池死帝坐憑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手刃之後及我忠伏地叩頭辭不能固命許之既成命縱火焚其居還載其家人赴火慟哭自刎死幕僚楊震陳億孫類應皆死潭民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鼎明殿太學士諸議楮一正制置司高郵督戰被創死元渡江判池州趙卯麟漢人繕壁聚糧為城守已知不可守召僚友與訣命妻雍出亡雍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

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請為君先卯發笑止之明日散家貲與弟姪婢僕遣之去元簿城晨起書枕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成服同縊從容堂而死昂發始名堂曰從容客問之不答及死始知其取古人從容就義以志也伯顏入城問太守安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惜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李庭芝汴人也其家先十二世同居號李義門汴亡徙廬山制使孟珙察其行署知建始縣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方無事植戈耕敵至戰珙下其法於諸路行之已去舉進士中第珙復辟主幕中機宜文字珙卒棄官扶其柩歸葬咸淳中制置兩淮知楊州州新遭兵火公私蕭然庭芝放民逋鹽二百萬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省車運始平山堂下瞰揚城敵至構望樓其上張弓弩射城中庭芝大築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號武銳軍修學賑饑民德之如父母辟名士列制幕下丞相陸秀夫與焉元圍襄陽急以京湖制置使督師范文虎請似道得無聽節制而失師襄陽陷似道庇文虎奪一官而庭芝顧待罷元圍揚州起制置淮東元入寇所過降附庭芝與指揮使姜才帥所部固守阿木遣使持榜招之降庭芝斬使焚榜元師入臨

安阿木築長圍困之命謝太后為詔諭之降不聽太后復詔之曰此詔卿納款久未報豈未悉吾意欲回國耶今吾與嗣君既降卿尚為誰守者庭芝不容射使者斃一人乃去帝次瓜州舍才夜出兵搗瓜州以迎馬不克及夏貴以淮西降阿木謂諸將曰宋亡而庭芝未下則外助猶多也乃柵揚之東北丁村拒高郵寶應而運粟屬長圍困之驅淮西降兵示城下遣使者持元主詔入諭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俾上已淮曰盱眙諸郡將皆下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將校出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麪藥而食兵有食子而戰者阿木請赦庭芝焚詔罪許之終不下會益王即位福州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行而郡將朱煥以城降阿木追圍之泰州城陷庭芝赴蓮池水淺不得死與姜才俱執俱憤罵不屈阿木猶未忍殺之也朱煥曰楊自用兵來積骸滿野皆庭芝才所為不殺何俟遂遇害元陷襄樊時參知江萬里時去位歸饒州繫芝山後圍為池扁亭曰止水時人莫測也文天祥舉義往詣之問計慨然曰吾觀天時人事殆必變者也以吾從政府後當國亡與亡世道之責在君君必勉之及州陷萬里沉止水死左右及子鎬從死翼日萬里屍獨出浮水上從者

斂葬之贈太師益國公諡文忠元陷臨安學士陳文龍知興化將林華判曹澄孫執以降不屈指其腹曰此節義文章也可相迫乎送杭州不食死文龍與作人相後舉進士第一其母繁福州尼寺中疾甚無醫藥左右泣母曰與吾兒同死何恨亦死從子璫舉兵誅林華復興化而陷與其判張日中竟死恭帝蒙塵太學生江山徐應鑣與子琦崧女元娘皆共焚子女皆願從太學故岳飛宅有飛祠應鑣其酒肉祀飛告之曰天不祐宋社稷為墟應鑣死以報國敢將魂累王作配神主與于英靈永永無致琦亦賦詩以見志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卧應鑣與子女入梯雲樓積書籍約笥四周之縱火自焚僕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見應鑣父子儼然坐立如一偶象走報諸僕壞壁入撲火喊之應鑣與子女怏怏出戶去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諸僕且棺斂殯之西湖僧寺中後十年其同舍生劉汝鈞率儒生五十餘人葬之方家峪私諡曰正節先生先是元圍襄陽者七年張順張貴以民兵應督府募援襄陽血戰死具帝紀圖樊城四年守將牛富張漢英力戰守城陷死統制范天順猶率眾巷戰渴飲血敗赴火死裨將王福從死劉整以瀘州降召參謀許彪孫草降

文不可閉門仰藥死整降引兵襲都統張桂桂及統制  
金文德力戰死曹顯閨門死司馬溫國公光曾孫夢求  
者爲鎮將與妻程望闕拜自經死元入郢都統邊居誼  
不下降者呂文煥往招諭射之幾得血戰死元順流東  
下守臣死封疆者安慶通判夏倚知黃州張德興知饒  
州唐震知臨江鮑兼知無錫縣阮應得知廣德縣王汝  
翼知無錫趙淮知泰州孫虎臣知金壇李成大將死柁  
鼓者都統孟玩吉平楊禮周德蘭帥長王佐順慶段元  
鑑真守將苗再成開守將龐彥海琛守將江彥清獨松  
守將馮驥四安鎮將陳明光元既破臨安宋降而常州  
守姚崇其判陳炤胡應炎統制王安節堅壁守招諭  
百端終不聽烹人油作砲日夜攻不下城陷與其民俱  
屠死在他鎮有湖北提刑張起巖察訪使秀王以舉廣  
西提刑知靜江鄧得遇重慶制置張珪蓬州轉運使施  
擇善閩推官趙廣靜江守將馬堅成將黃文政參議官  
劉子薦潮州守馬發興元判張日中金州判遷鑾與其  
參軍黎州判何克江西都統密佑米立統制洪福荆湖  
徐道隆其以起義死者進士袁天興含山縣尉胡傳心  
陽春主簿潘大向第濠梁主簿大本潘進士文孫藩應  
奎建昌吳材永福林空齋太和鍼工劉士昭吉州王士

敏分寧主介介家僅陳力皆死焉從德祐帝而死死者  
蔡書密院高應松從二土死海上者陸水相秀夫張樞  
密世傑最著見帝紀他自樞密使高桂吏侍郎趙繼翰  
學士劉鼎孫侍讀徐宗仁而下無慮數十百人然不可  
考聞矣後十年而宋臣終不屈殉義者文丞相天祥家  
簽書鉉翁謝提刑枋得之倫 文丞相 吉州廬陵人  
也秀眉長目貌美哲如玉兒時詣鄉學見學宮所祠祀  
鄉先生歐陽文忠修楊忠襄邦又胡忠簡銓皆謚忠歆  
之慨然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策進士時理  
宗在位久老荒政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一揮萬言考  
御史上書 卷之六十七 三拾 四月 官王應麟歎以爲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也上之擢  
第一開慶初元入寇大闢董宋臣用事請遷都天祥以  
節度判官上書乞斬之一人心不報已宋臣復入爲內  
都知以刑部即力論之又不得報賈似道以去要君天祥  
權學士院當制語諷切似道大不懌使臺臣張志立劾  
罷之天祥以言官見詆援錢若水例致仕去年三十七  
矣則挾娼樂縱酒欲以遣壯心而消除年似道敗起湖  
南提刑知贛州元渡江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泣盡散  
家財募士發吉州兵結溪峒壘以赴難或止之曰虜大  
衆薄郊畿且破矣君以烏合卒萬餘赴之此名將羊搏

虎也奚益蓋已諸天祥慷慨歔歔天歎泣下曰知之  
顧國家養士三百年一旦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勤  
王者此吾所大憤也欲以身殉難為天下倡庶忠臣義  
士有聞風而起乎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功濟幾猶及拯  
也遂引發至臨安朝議擢呂師孟為兵尚書封呂文德  
和義郡王欲藉以求成天祥乞斬師孟以繫敵作士氣  
且請分域中為四鎮而建督府統其中抗難語具帝紀  
中陳宜中當國持不聽命鎮平江元帥逼又召入勤王  
天祥曰夕請遷三宮分二王於閩廣又持不聽已請二  
王中一人判歸安繫人望而身假少尹輔之即有急願  
背城借一又不聽當是時元伯顏業已扼皋亭山而軍  
矢宜中獨遣使絡繹求和解伯顏邀宋宰相來見各計  
事乃拜天祥右丞相兼樞密使與左相堅同詣軍天祥  
曰是賂之也辭不受以資政殿學士行天祥說伯顏曰  
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北朝將存焉與國乎抑廢  
其宗社亡之乎若存之宜退兵平江若嘉興然後議歲  
幣與金帛犒師天祥請躬督所議輸軍府北朝不戰而  
全勝善之善者也若欲毀其宗社遷其重器繫虜其人  
民則兩淮兩浙閩廣未下州郡不下千百所利鈍何可  
知即能盡取中國豪傑有心者奮亦何渠能久有之也

伯顏初以危言懼之不為動屬聲曰天祥宋狀元宰相  
所欠惟一死宋亡與亡刀鋸鼎鑊非所懼也伯顏敗密  
謝之曰日已遣程鵬飛詣宋太皇簾前聽處分矣候鵬  
飛至與丞相商之然中忌天祥氣英能集事留不遣居  
數日天祥怒請歸曰我此來為議國事固留我何也伯  
顏好語款之曰君宋大臣今日之事業當與我共庸急  
何為今節伴鵬飛之無何鵬飛還與吳堅買餘慶劉岳  
等奉太皇太后帝降表至軍矣天祥聞大慟斥餘慶等  
賣國責伯顏失信而呂文煥從旁慰解之天祥大罵之  
曰汝叛逆遺孽春秋誅亂賊則汝其首也汝何敢言來  
賊曰昔嘉祥七年不殺以至此何謂逆天祥曰汝呂氏  
愛國厚恩即焚奪援絕死報國可也汝自愛身惜妻子  
破壞家聲至舉族為逆今三尺童子皆罵汝豈獨我哉  
師孟勃然起曰丞相嘗言殺師孟以繫鼓今何鼓可繫  
乎天祥曰汝叔姪賣國免於死自朝廷天刑今聽我言  
以鼓衆氣可振也汝今不過能從吏虜殺我我死為大  
宋忠臣何恨汝遺我多矣我豈懼哉伯顏聞吐舌歎息  
曰男子男子賈餘慶既歸今學士院詔天下州郡畢降  
附天祥所部勤王士放歸田而伯顏欲盡宋宰執遷之  
北無復憂乃陽以太皇命京祈請使令使北請存趙叔

天祥與之俱天祥慶祈請必不可得而已獨奉使詣軍  
前見止從俱北無為也至京口與其客杜沂等十二人  
跳身出江潯沂金山上走真州欲有為真守苗再成閻  
之喜且泣出迎勞曰丞相來事其濟乎問何也再成曰  
今誠以淮西兵趨達康通泰兵趨潯頭高郵寶應淮安  
兵走楊子橋而合攻瓜步瓜步舉則東兵入京口西兵  
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而縛也獨二閻帥不相  
能相枝爭未有定耳今丞相至可合也李庭之天祥大  
稱善即以書遺二閻制遣使四出約結徵合師而是時  
元為及閻言遣一丞相歸南入諸州郡說降淮東帥庭  
芝以丞相無得脫理也信之牒再成殺天祥無遺患再  
成不忍給天祥出城以制司所下書示之閉之外久之  
遣一路分總城下覘天祥所之果復北即殺之而天祥  
乃竟南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不忍殺以兵二十  
人道之之揚州中夜抵城下而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  
甚急乃自揚出江東浮海間關自溫至福州蓋是時虜  
所在克斥楊制司峻防進退咸谷濱死者數矣乃後達  
時益王在閩未舉號天祥至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拜  
右丞相陳宜中復秉國終思之命同都督諸軍馬開府  
南劔行收兵實遠之也江西州縣皆望風響應黃州分

寧武寧起義者皆詣軍受約束福建盜僭號衆誅之賊  
來軍大振狗梅州收梅將跋扈者斬以狗元李恒迹知  
天祥所在欲急撲之賊使無後熾也則引銳師從間道  
猝襲之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獨以母奔循州時端宗  
崩衛王昺繼立駐紮會之厓山乃上表自劾請勤王時  
諸將相忌其各位出已上皆不便其入加少保信國公  
衛王昺詔獎諭令母入詔云方賊氛之止惡鞠旅勤王及  
處口渡遠道不無艱難或敗利逆觀之未能而險阻  
艱難備嘗之已盡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  
天祥移書言天子勿冲宰相遁荒制詔敕皆出諸公口  
奈何不恤國事以海辭相距耶丞相秀夫得書慙太息  
爾已會疫作天祥惟一子與其母又皆死已移軍潮州  
元將張弘範以潮四邊海可襲也汎海突至天祥方飯  
客五坡嶺度不免吞腦子求死顧暴下不死弘範以客  
禮禮之處舟中自從至崖州時張世傑為國守弘範勸  
天祥為書招之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敢人叛父  
母乎書所過丁零洋詩與之其詩有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弘範笑而置之禮加敬而守護  
之益嚴及崖山破弘範謂天祥曰國今亡丞相忠孝盡  
矣今以所事宋者事元豈失為良相哉天祥愴然出涕  
曰國亡不能存死有餘責况敢懷二心逃死乎弘範曰

之即死誰為書者天祥曰商非不亡而夷齊自不  
食周粟漢非不亡而龔君眉義不為莽臣人臣自盡其  
心書不書豈論哉弘範為改容久之踰嶺至南安則為  
告祖禰文為別親反詩遣僕歸致之即絕粒不食欲死  
廬陵正首丘八日風大駛過廬陵不死乃侵食至燕燕  
供張甚或天祥不寢處達旦乃頌繁空宅中虜博羅張  
平章堂倨上坐召見天祥入長揖地坐左右叱之跪天  
祥曰南之揖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何贅跪乎主者曳  
之地不屈仰天言曰興廢天下之所時有也自古帝王  
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為宋丞相國亡義當  
死死耳又何言李羅詰之曰自古人臣有以宗廟社稷  
土地賣與人而後逃者乎天祥曰丞相豈以予前使伯  
顏軍為賣國而後去耶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  
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辭右相之命使軍留不遣而  
賊臣獻國何謂賣國亡矣職當死所不死者以二王在  
浙東老母在廣且豈顧逃乎李羅曰德祐非爾君耶棄  
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國則  
社稷為重君為輕立二王為社稷也從懷愍而北者非  
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為忠義  
何常哉李羅語塞忽厲聲曰晉元宋高皆有所受命二

王立不以命是篡也非正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  
德祐親兄何謂不正登陞于德祐去位之後何謂篡陳  
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官何謂無受命博羅怒曰爾  
立二王竟成何事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  
臣子一日之責豈問事成否哉曰知無成何必為天祥  
曰父母疾雖甚不可為豈有不下藥之理吾心盡而不  
救則命也今天命至此有死而已母多言博羅欲殺之  
元主及大臣皆不可張弘範病篤表奏天祥忠所事願  
釋勿殺以勸忠乃止囚兵馬司者四年暑雨司牆壁壞  
不可居移官籍監後一月復還已而詔求南人有才者  
甚急王積翁薦之天祥曰國亡吾自必死儻緣寬假  
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遽官之非  
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乃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  
為用我積翁請命與宋臣謝昌言等十人俱釋為道士  
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人舉義道吾輩何  
地不果釋久之閩僧言土星犯帝坐甚急疑有變而京  
師得匿名書言某日燒襄城葦率兩翼兵起義丞相可  
無憂於是眾疑以為丞相者天祥也元主召入見不拜  
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天祥為宋宰相宋亡無所願願  
一死已爾元主猶未忍麾使退左右力贊乃報可天祥

爾樂市殊從容南向再拜先是日大風揚沙石晝晦  
中使止之則死矣年四十有七其衣帶中有贊言孔曰  
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  
事爾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南  
北人聞者咸流涕有張毅甫者負骸歸葬吉州其家人  
自惠州昇天祥母夫人柩同日至人以爲忠孝所感云  
大祥自使北營脫京口趨真自真趨揚入浙閩以詩紀  
行事曰指南錄既就執自惠至廣入金陵爲指南後錄  
囚燕山兵馬司獄三年曰吟嘯集蓋宋無詩而天祥獨  
愛唐杜甫所爲詩誦習之凡意欲言者甫先代爲之言  
集爲詩曰集杜詩其揚浙閩所遭顛沛艱難瀕死慘惺  
之狀非人世及見其囚舟中囚燕湫隘底滯感國亡家  
破求死不得亦非人世當見者若諸相從患難險阻中  
忠義士以體氣求應者又無所自見皆具見之詩今讀  
其所爲詩往往發性情止禮義依古和歌漸氣格而上  
因以得其世而見其心感夷齊西山歌寥寥千載不復  
也而和之又從而歌之其歌曰小雅盡廢今出車采薇  
矣戎有中國今人類非矣明王不興今吾誰與歸矣抱  
暮秋以沒世今甚矣吾衰矣又歌曰彼美人兮西山之  
薇矣北方之人兮謂吾是非矣異域長絕今不復歸矣

鳳鳥不至今德之衰矣依漢梁鴻五噫傷宋亡作六噫  
曰颶風起兮海水飛噫文武盡兮火德微噫鷹鷂欲擊  
兮靡所施噫鴻鵠欲舉兮將安歸噫擢歌中流兮任所  
之噫獨抱春秋兮莫我知意海上大野宋旅遂空於舟  
中南向慟哭作哀佳山歌其歌曰長平一坑四十萬秦  
人歡欣趙人怨大風揚沙水不流爲楚者樂爲漢愁兵  
家勝負常不一紛紛干戈何時畢必有天吏將明威不  
嗜殺人能一之厥角稽首百二州正氣掃地山河羞身  
爲大臣義當死城下師盟愧牛耳間關歸國洗日光白  
麻重宣不敢當出師三年勞且苦咫尺長安不得覩非  
無難虎士如林一日不戒爲人擒擄船千艘下天角兩  
維相遭爭奮博古來何代無戰爭未有鋒刃交滄溟遊  
兵日來得日往相持一月爲鵲蚌南人志欲扶崑崙北  
人氣欲黃河吞一朝天昏風雨惡砲火雷飛箭星落誰  
離雄雄勝負分流尸漂血洋水渾昨朝南船崩崖海今  
朝只有北船在昨夜兩邊擣鼓鳴今朝船船軒睡聲北  
軍去家八千里推牛驢酒人人喜惟有孤臣兩淚垂氣  
莫不敢向人啼六龍杳靄知何處大海茫茫隔烟霧我  
欲借劍斬佞臣黃金橫帶爲何人其後囚兵馬司坐臥  
一土室廣八尺濶四尋單扉低小地昏暗夏日雨潦四

瘴浮動床凡為水氣塗泥蒸瀝為也氣年晴蒸熱風道  
四塞陰陰薪爰助虐為日氣火氣日食倉寄頓米米苦  
陳為米氣而他因駢肩雜選汗垢溷穢諸惡氣雜出其  
間居無不病者而天祥居二年自若也或問何道致然  
天祥引孟子善養吾浩然之氣語語之曰浩然者天地  
之正氣也作正氣歌其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  
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  
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  
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  
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  
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  
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  
烈萬古存常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  
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  
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  
得陰房闔鬼火春院閔天黑牛驥同一皂雞棲鳳凰食  
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  
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  
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易有極哲人日  
已遠與刑在夙昔風簾展書讀古道照顏色空坑之敗

妻妾子女皆被執惠陽軍大疫母夫人死後六十日子  
道生亦死已幼子佛生四女皆死二女流落依杜甫七  
歌作六歌又依蔡琰胡笳作十八拍傷焉文多不錄其  
後囚居之日久有異人來訪與之語心忽洞然於生死  
晝夜之故脫然若遺也悟以為天地一金兩陰陽寒暑  
二氣烹煎之人居其中一宛轉兒戲中也又以為天地  
不知老日月交其精而不亡者自存為詩紀之今具存  
集中故臨難泰然規衣帶贊可觀已方天祥知平江時  
遣張全節淮右二子援常州天祥遣其將朱華將屬  
兵一千從麻士龍戰死全不收止五木五米朱華戰死  
也華欲振旅歸全節不許北軍薄廣軍華力戰自  
死全節已全獲不救華卒渡水者視全節全卒皆其  
所殺傷過當而全節惟四人獨得免一人降者不詳  
歐陽全節全出訓命力疏請而立中竟貸之優尹王贈  
官晉江而天祥遺命諸將賞諸將諸將復得  
都公贊吳浚復考部武岡等縣縣官自江而起其來  
後官劉沐監軍潘明哲幹監了敬自江而起其來  
會明年其後降元以咬軍而來說冬綽之軍甫振隨  
清元將年恒兵卒至戰氣方分領部之軍信自州州  
老將也據險力戰走空坑迫至時當坐肩輿後因  
馬語得賞曰姓文勇以天祥也之會石壁寨  
路天祥得逃去知龍泉縣東水新彭震龍參謀蜀張  
沂俱遇害臨刑天祥自辨時賞七日死耳何必然以竟  
死知梅州縲紲自縊死幕中問士英文炳林棟及劉  
冰父子承平黨教夫肅夫兄弟皆被執死羅開禮為虜  
索解不不屈不食八日而死詳見製服哭之京師瀕  
水人從動于補武官文煥以寺丞知江西招諭  
副使率軍都統被執妻姓名為十右房不知其為招諭使  
也得與兵未豐與問天祥奏授江西安撫使劉使  
王擇海入廣漢從五坡嶺之敗奔不意房至輒自願入  
後死擇且劉子侯太府卿泉州府龍溪縣監軍蕭明哲路

於諸貢上例欲皆先登院閣林所舉皆管帶由希補  
當國者不啻天祥獎與之安贊人祥使此許不許  
見止驅市選有言本以成者相金密告以飲進之  
醉游於市選有言本以成者相金密告以飲進之  
謀得不至日真入台溫入閣幾此者屬元脫許之力也  
朝奉朝命還而力由之敗與馬販波難者久年餘  
史潮請議海舟越且山屋山消陰馬天祥被執至五羊  
復而病已無一色尋死以天祥表宣教即禮  
其家國文字所封架閣後官司農卿補杜大  
卿他諸從天祥効忠力可述者有金路分應

謝枋得直信州弋陽人為人豪好直論古今治亂掀  
髯抵几徐霖歎以為如驚鶴摩霄也舉進士對策即極  
攻將相宦官主建康試擬似道政事為問目風刺之進  
兩官謫興國軍以江東招諭使知信州宋亡州破變姓  
名入建寧唐石山寓茶坂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向哭  
人以為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之市中就卜者取  
鹽為活委以錢率謝不受其後人稍識之延至家使  
弟子師遂居閩天下既定元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  
二十人以枋得為稱首辭不起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  
石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姓  
不祥不敢應詔忙兀台義之不強也久之有詔求南朝  
正當好人留夢炎俊薦之江淮行省過之行終不行  
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急得賢欲構枋得為名  
高陽延枋得入城卜過北行初得見天祐僂岸不為禮

與之肯坐不對大祐初甚隱忍久之不能堪乃讓曰封  
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  
杵臼二人皆忠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  
一死於十五年之後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  
龔君實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參政豈足以知此於是  
遂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渡采石後不食茹少蔬  
果積數月困殆既抵燕問謝太后橫所及瀛國所在再  
拜號慟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以進枋得怒抵之地  
曰吾欲死汝乃欲我生耶竟不食死子定之護骸骨歸  
葬信州枋得有世父曰徹明為當陽對縣事元家  
兵至出戰死二子趨伏父屍抱之死

鉉翁眉州人狀奇偉長七尺被服儼雅學有繩尺動止  
必以禮遂於春秋元入臨安丞相吳堅賢餘慶檄天下  
守令以城降兩府各署銜鉉翁時簽書樞密獨不署元  
使怒欲縛之鉉翁口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歸俟命遂  
徑出已及堅奉表為祈請使至燕祈請不得命留燕邸  
已移漁陽聞崖山敗宋下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宋  
三宮北遷至鉉翁率故臣迎謁伏地哭頓首謝奉使無  
狀不能存社稷罪見者歎息自元主而下皆太息高其  
節欲舉官之鉉翁義不屈辭無詭對政館之河間以春  
秋教授間為諸生談宋事及興亡之故輒流涕太息文

天祥女弟繁奚官傾橐中裝贖歸之元成宗即賜號處士放還鄉錫資金幣辭不受又數年以壽終唐珏  
字伯會稽人少孤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為養至元中僧楊璉真伽利宋殯宮金玉云諸陵有王氣必發之為厭勝從之遺骸暴露宋遺民咸悲憤泣下然莫敢收也珏乃盡斥其家產得金為酒食召閭里諸少饗之諸少年素憚珏高舉見輒走匿殊不自意得召飲禮之也前詔事珏泣數行下謂之曰吾與公等皆宋臣宋陵殺暴露至於此願與公等慮之眾許諾乃潛收遺骸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而下皆隨號收貯之  
瘞蘭亭山中上種冬青樹為識乃哀他骸骸雜馬牛骨暴如初璉直伽取置鎮南塔中築馬事訖出金帛犒之謝罷去家益貧汴人袁俊為越治中聞珏事太息以息豫讓不及也為買田宅居之作冬青引哀焉讀者灑泣云其詞曰冬青不凋折而風吹涼積香雪遠送翠蓋  
瘞一聲天地裂其夢中詩曰珠亡忽復見龍睡軒弊寧忘大馬情親洽寒瘦出四山風雨叩神堂一還自發珠宮土雙匣親封三國經只存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天冬青咽玉回走天涯金堆底起暮鴉水到蘭亭轉鳴咽不知與帖落誰家珠鹿玉和又成埃壯竹臨湘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天家一騎捧香來或曰人學生林蓋宋亡杭人鄭思肖終身不北面而坐見北人輒峻謝避之文丞相死有客曰謝翱建寧人去之越之

浦陽依浦陽方鳳與永康吳思齊俱三人莫逆也紹寧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祐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所至獻獻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巖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而歌歌曰龜歸來兮何極龜去兮關水黑化朱鳥今有噉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唯鳳與思齊悲傷之釣臺南有白雲源故方干所居也翱游而樂之曰願即此為葬地作許劌錄已居錢塘病革曰必以骨歸方鳳就許劌之地塋焉鳳字韶卿由太學授客州教授治毛氏詩同郡黃渭柳實皆出其門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有寒疾耳聾不以食故屈志自號全歸子云  
王炎于吉州安成人宋季為國子生文丞相起義勤王炎午上書言願公毀家產供軍餉以倡士購淮卒習戰澤者錯行間以訓士天祥善之留與俱以母老謝去返再批未有死問炎午懼其還回久或乃陳節也慶道當出賴至洪州乃作生祭文於勝途備張之以達其就義其文曰嗚呼丞相可死天戈揮靡科中郊利刃交義不刊可死丞相受命於天而辭於國上而相於名事業可死丞相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丞相元跟子胥脫走丞相自歎死而無憾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而丞相未明丞相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丞相元跟子夫倡義勤王則賴年原申包青義舉事卒無所就而大節可概所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汝月輪時義

安寧閣者當時豈不壯哉而後去師尚不為事或以  
不屈為心而以不死為事耶抑猶主向在而不為事耶  
夫伏橋於塗廟之後投筑於日種之向在而不為事耶  
求再生則二子為不智矣尚欲自為事耶抑猶主向在  
而後去師尚不為事耶抑猶主向在而不為事耶  
欲抗天下之大況趙孤海楚漢人之國今以仁國一夫而  
周無半畝之地存而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  
齊兵是亡楚彼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志  
也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以義而國君大臣固無志  
陵降矣則曰彼有為日思列野以志其言誠為足  
可知現形拘勢禁不以為者十八九惟不列則豈足以  
見志也上陵降後死他改則願目不及則志何自而明  
哉丞相之不為陵不待智者而信奈何慷慨起而回日  
月稍志浩氣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心而不死惟  
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與海之責非有  
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利當自到李存  
伐梁梁帝未友與謂近臣皇南麟日雷吾自到李存  
法彼刀鋸可盡我命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職之  
錄板機明以豈堪在本先期朱友真下乎屈且不免  
但止止編國之大非五  
不屈乎以儒主為生未忍棄卿耶李昇集揚行客之業  
遷其子孫于海陵職其守之至于孫自為匹馬然猶得  
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昇為優  
殺其族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二衣之誓全其宗族未幾  
信伶人景進之計行族獲馬幾歲之隱天如此大以  
祖之過降生天固乃於報施建共曾處治生為安舊  
主正在危疑之際有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為  
豈無李昇之疑或有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為  
情而反為害矣矣午丞相卿之晚進生也前成均之第  
子負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卿亦之忠死不  
效座機入洛之計丞相起矣次野軍時有少年狂子持  
尺礮呼軍門丞相察其幽憤而進之憐其老而退之  
非僕也耶痛惟干職之事既窮遂前一得之思取臥  
後從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盧  
非丞相父母乎趙太師語孟果母曰勿戚戚行書  
蜀蜀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丞相曰丞相行書  
出帝及李太師安太妃于建州太后疾亟謂宰相曰我死  
焚骨送范陽僧寺無使仇為所地也及太妃臨卒亦  
謂帝曰富焚我灰南陽之靈魂魂得及中國使婦人  
國后一虎一生尚春春政而不忍國後仇仇仇仇仇

臣義士乎人七日不設刑能自縊以出從不得償  
馬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也其父牛刀而首立  
義以歸全矣不思忠而名昭忠烈合為一傳矣僅可  
而歸不絕矣不然或何因在或秋暑冬寒猛虎不  
死於鵲毛鷗一簣於泰山而或遇害主憂不勝  
之於君亦當悔仁之由我則德已無幾豈不勝  
口乎嗚呼一節國忠待公而不食度洪吉夫之見中後三  
年竟死於燕於是炎午奉母孝母殺毀甚卿人趙生慰  
年後為文祭之 炎午奉母孝母殺毀甚卿人趙生慰  
之書云創鉅痛深形羸髮變若使夫人之尚在忍見季  
子之如斯炎午持不變竟腐墓終畧  
論曰宋祖宗遇士大夫有禮矣忠信怒然膠維於士心  
洛閣大儒又嚴餓虎失節大小之較甚辨袞袞前代於  
屈大夫陶徵士最隆即初子雲之學王魏之功不貸焉  
故頑廉懦立怯夫勉之務名砥節猶士爭奔走焉何獨  
其性生宜死義於近古獨烈矣乃文丞相則逾化而安  
謝君直節視首陽家則堂道方微箕蓋宋亡有三仁焉  
嗚呼盛哉

上編卷之六十五

由史上編卷之六十六

盱郡鄭元錫纂著

宋道學訓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聖道本天道之道壹何其洋洋優優矣乎拓而放諸至遠至大焉而察約而反諸至邇至小焉而察精而入於無形有象不測莫禦焉而察物無不由也無不有也而孰能達之而不學不明不明不行記有之曰人不學不知道故學也者由教以致乎其道者也蓋道全而天矣目周之隆有文武周公之盛端化本而著我撲滅之教於淪冷至深為百王極威迫小衰而不說學之說多有而學焉者各得道之一察焉以自好智賢愚不肖又各得其性之所近焉過焉不及而不用其中迫仲尼之生距盛世非遠也流風遺訓蓋猶有存者而幽厲傷之歎焉民鮮能久歎焉道不明不行又歎焉蓋道之難全如此况於晚季浸下彌薄得全全天者不復作無禮無學而操術者日離以駁也則道之鬱而不明散而無統分裂而不屬易足異哉宋興五緯集奎天子於戴記中特表章大學中庸二篇時賜儒臣風勵之於道於是天不愛道而濂洛先生之學昌關中翼馬誠為主本敬為嚴率即彝倫日用明物察則為實地知遠之近知微之顯而通幽明之故詣深幾之極洞然於道之大原具言曰

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嗟夫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也大哉道乎至哉學乎孔子曰志於道又曰吾十有五志於學噫可以志學矣蓋宋興至是七十年自江都河汾來又各五百年由孔子而來則既千五百年矣晦久而光鬱極斯昌天之未喪斯文豈人力哉太史公傳儒林歷代史因之至宋史實始標道學明道之所存今悉列其大訓于篇為成學治道術者先焉

周元公惇頤字茂道州管道人人生而清明加汲汲於問學一時儒宿名碩靡不咨扣又時時從高人逸士與居游故為道最先其學精明微密超然獨得於天人性命貞一之統於世泊如也與人語從容和毅洞中其微隱遇事幾應果遂嚴恕時措衷之於理道用舅氏蔭授洪州分寧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得人以為神明改南安司理參軍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刻核欲深文穿之先生力爭不能得出太息曰殺人以媚人吾不忍為也置手板歸收告身委之求罷去達為感動囚得減死移郴及桂陽令治皆有績用薦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南昌人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有天矣余嘗



天人之指要可討也。篇諸所陳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坦  
乎可底于行其旨深其義著其文約其致博故性命之  
原儼然易易通通易也微易通聖人之精蘊於世儒豈  
有常哉其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天道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誠之原也誠道變化各正性命誠則立焉純粹至善  
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勿也性命之源乎聖  
誠而已矣太極誠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萬靜無而動  
有象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不  
不達故誠則無事矣五常百行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  
難焉人道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誠無  
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克  
周不可窮之謂神寂然不動者誠也體感而遂通者  
神也動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一動一誠精故明  
不達神應故妙不達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渾  
天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  
信忠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五辟聖  
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  
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或問曰曷為

天下善而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五中  
而已矣太極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  
惡為猛為隘為疆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  
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  
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止中而止  
矣會師故先覺覺後覺閑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  
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人之生  
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閑過則可賢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神思通用也幾動  
必被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  
微通微不察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  
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易曰君子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聖希大賢希  
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  
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  
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父  
則亦不失於令名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  
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化以義正萬民天道  
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  
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

豈多乎哉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敘且不及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人故禮先而樂後實勝善也名勝耻也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至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愛敬之欲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愛敬之欲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無過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上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就無過之焉知其不能改誘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懼知其不能改又故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不以小人動而無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引而無物則不連神妙焉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今開今其無窮今人心之妙造化無二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

下之情理而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惑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游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平淡樂元德未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秦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而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聲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而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聖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人生而靜之本為無欲則靜虛動直二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公於已者無公於人未有不公已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信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厥彰厥微二匪靈弗瑩剛一善剛惡柔亦如之焉止矣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一本變合顯

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  
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朱子云至下就  
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  
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  
顏子亞聖達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  
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  
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不可得也已道義者身有之  
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而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  
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里乎其聚不亦樂乎 仲

由章聞過今名無窮焉今人不有過喜人規如諱疾而  
忌醫寧滅身其而無悟也噫痛天下勢而已矣勢輕  
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  
不早力不易也加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  
人也何尤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  
况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  
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因文故曰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  
不學也強之不從也教道之文不可廢不知務道德而  
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不憤不啓

不排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為子曰予  
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非言然則聖人  
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  
子也默識如思聖同天不亦深乎默識常公有一聞知  
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聞見小  
為人重矣契八不深矣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  
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  
可得悉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終日對然必懲忿窒慾遷何改過  
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  
哉損益乾之用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  
慎乎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  
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  
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  
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  
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  
已矣不善之動妄也本無而妄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  
矣故無妄次得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勗物深哉 君  
子以道立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遇而銖視軒冕

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  
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故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至  
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通變一天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  
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慮善以動日天以春生萬物  
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  
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  
動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  
賊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二極訟  
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  
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

已矣 春秋止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  
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  
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道德高厚教  
化無窮直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童蒙求  
我我正果行如筮馬筮叩神也則決再三則瀆矣瀆則  
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  
惟時中乎良其背背非見也惟背靜則止止非為也  
惟背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人見人焉不謂焉曰其  
太極圖說世傳以為出於陳搏先生搏傳之穆脩周先

生從受焉圖於易先天諸圖有間圖說於易通亦有間  
而朱文公喜尊信之以為乃通書本原非先生莫能作  
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  
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  
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  
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生而變化無窮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  
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

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  
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黃太史庭堅稱先生短於最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微祿  
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後及於養陋於希世而尚友  
千古又言其叔人品甚高胸次灑灑如光風方提點刑  
獄時臨川王安石見之與語連日夜退而精思至忘寢  
食眉山蘇軾贈之詩有先生全德造化為徒之語詩曰  
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水偶安石軾才高一世

於人無所詘而推先如此可以觀感矣後百餘年洛閩  
學大行大子下太常議所為易名者考功梅觀上議曰  
敦願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  
精察下逮乎洛閩請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  
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敦頤始制曰可封汝南伯從祀孔  
子廟庭

程純公顥

字伯淳

世居中山博野後為河南人太中大夫

珙之子也

大中五傳任子畢以界兄弟之子所得奉以

去疾

生而神明率性會道體道成德裕如也舉進士調

主郭縣簿令以其年少疑於事未習也易之而先生折

疑獄如神

令大驚禮異之有稅官貪怙臂力自詭能殺

人先生至與其事輒宣言人謂其盜官錢新主簿將發

之其勢窮必殺人先生莞然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食

君祿為吏何渠忍為盜誠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

其人默然卒私償所盜而去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

首放光遠近男女晝夜畢聚觀訟共以為神嚴事之先

生至召寺僧語之曰吾問石佛歲首現光也有諸對曰

然曰即復見必告我我有職司不得往當取其首就觀

之自是不復有光郡境水中發卒防塞他邑民倉卒就

役擾甚又盛暑疫癘作死者枕藉先生以什伍部其人

飲食爰舍畢便安而鄆人獨金瓶措注不勞而事集則

不出於幾焉故也當路欲薦之問所欲對曰為士常聞

其所堪不當問所欲調上元簿江寧田膳美而貴豪以

厚價請之存其稅民窮苟目前纖利率聽許已負累焉

深患先生為畫法均之民不擾而稅清始富者為浮議

搗之比法行無或不心服者恨且法上元煩衡苦訟刺

會攝篆不閱月而清江南稻田引江水為陂池以溉盛

夏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請之漕司

計力以調乃聽役不者論擅興先生度以為如是苗稿

久矣立發民塞之而堤成歲以大熟仁宗遺制下勅官

吏三日除服三日之旦府尹率官吏且釋服先生進曰

三日釋服詔也何敢違然必盡今日為差愈若朝而除

之所服止二日於情義彌薄矣尹不從先生曰公自除

之顧非盡今日不敢也一府相視迄無敢除者始至邑

見邑中子持竿道傍黏飛鳥最竿折之教使勿復為

是邑子弟不復畜禽鳥也不嚴令行類如此移澤州晉

城令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日常有規此四字居

無何民服教命有訟不持牒獨造庭下陳所以先生諭

解之兩造立散民有以事造庭者諄諄語以入事父兄

出事長上之道民胥與焉已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力

役相助有無相通患難相恤而姦惡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有無失所行旅出於塗石疾病有養也澤俗故荒井不知學先生立鄉校教其子弟暇輒親詣校課所讀書報為正句讀教者不稱置之簡其秀者教之學民漸以風後十餘年服儒衣冠者彬彬焉聯鄉氏為社舍古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俗以大變河東士齊賦窘迫每官所名買物賈翔踴率數十倍先生前度課所當需者令富豪預儲之比有需亭其價出之富者不失倍息而帶視舊者什之七八詔募粟實邊轉輸苦道遠往就糴患價高擇富民可任者預購粟於邊輸之費以大省加意民隱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部使者至以役曰此錢令自用之補助民非敢私也願勿問無不從者先是民苦差役比直役更告許以規避役不均而里俗相讐怨日深先生於平時豫數知其丁產差次簿正之已按籍命役民不得有辭而休和制河東募義勇於農隙教武事而應者為具文先生以爲古寓兵於農之道也練如法而晉城兵精先生爲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悍子弟以不遵教令爲深恥邑編戶萬家終三年無盜竊若闔閭者罪入極典纔一人秩滿代者至更夜叩門

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必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問何自知之先生曰吾固疑是人惡少之弗輩者耳去之日民哭聲振野以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前次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爲本求賢育材爲先事當辨於早而戒於漸上君追疏唐帝德疏曰臣伏謂君道之大在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趣道之正而其本在君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中善而改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於三代之隆而後已此定志也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古之人居雖起居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而左右前後咸正人與居以成就其德業則謹習也願禮命老成賢儒不勝以職事使日親便坐講道論詛以輔聖德入擇天下賢俊使陪侍從朝夕開陳善道講究治體以廣聰明四海雖靡日入偷薄末俗曉曉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孝之教尚鬱也惟陛下

一心誠意剛健而力行之天下幸甚又陳治法十事聞王路曰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通乎物理二帝三王之盛易嘗不隨時因革追事爲制乎然至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理之所不可易人之所賴以生則前聖後聖未有不同條而共貫者如生民之理有窮則前王之法可改故後世盡其道則大治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修名而顧忘其實此固末世陋儒之見誠不足以進於治矣然儻謂今世人情已異於古先王之迹必不可復於今趣使目前不務高遠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獨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未有不須師友而成其德者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授學今師傳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而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二帝三上未之或改所以脩百度而理萬化也唐存其畧而紀綱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鬱而未興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天生斯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之常產以厚其生經界必正井地必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有口分授田之制今益蕩然富者田連阡陌

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日流離餓殍而莫之恤俸而獵多求食不足而莫爲之制將生齒日繁轉死日蹙制之之道所當漸圖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鄰逐以聯屬統治其民而致其德行齊之禮教故民安於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自然行之則效非有古今之異也庠序學校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者也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舉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脩秀士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別也今驍兵耗國力匱國財極矣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將大貽深患府史胥徒之毒遍天下而目爲公人舉以入官不更其制何以善後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國有三十年之通餘九年之食以制國用無三年之食者則以爲國非其國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豫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一遇年歲凶荒卽盜賊縱橫饑饉滿路如不幸有方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緣當何以處之宜漸從古制務農力本俾公私務於儲蓄豫爲之備米可以幸爲恃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

恒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今京師浮民數  
逾百萬游手游食不可計度其窮歲辛苦孤貧疾病憂  
詐巧偽以求自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宜酌古變  
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振救其困聖人最天理物之  
道在於六府六府之任列之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屬任  
夫是以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也今五官不修六府不  
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林木焚赭斧斤殘傷而川澤漁  
獵之繁暴殄耗竭而侵尋不禁宜脩古虞衡之職付將  
養之以成變通長久之利古冠婚器祭車服用差等  
分別其數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  
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賈之類或踰十  
公禮制不足以檢斂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詐虛  
攘奔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此大亂之道也因先王之  
法講求而損益之凡此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然其特  
止端緒必可施行之驗也云耳如科條度數施為措注  
之道必稽之經制而合施之人情而安惟聖明博擇其  
中又既請近侍方岳州縣官推訪明先王之道德業寬  
簡延為師表者其次經明行脩者延聘致之相與講明  
正學稍久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太學之師次  
以分教天下之學自十室之鄉達於黨序皆脩其庠序

之制三歲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而賓興之豈惟得士  
浸廣將天下風俗可日歸於厚語其學校志中諸獻替  
不飾辭說獨主於格君常為帝言人主常防禾萌之欲  
帝俯身端拱曰當為卿戒之帝嘗嘆人才之難得對曰  
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帝悚然曰朕何敢然命推擇人才  
先生薦數十人以父表第張載及弟頤為稱首曰天節  
官嬪獻奇巧為壽先生言於朝已復言之執政執政曰  
官嬪為之非上意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  
多矣一日帝縱言及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為  
急辭命非所先先生積誠意悟主而容色溫溫帝與語  
必慄慄初召對從容咨訪問所以為御史者對曰以臣  
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何敢不勉使臣掇拾短長以沽  
直名則有所不能帝歎賞以為得御史比再見益親  
將退口頻求對來欲常常見卿一日議論甚久日官報  
午止遽求退至廷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  
蓋謂信如此會王安石益信用先生每見上必為言居  
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安石引為制置條例  
司官與共事先生開誠忠告安石常意動而屈而羣小  
從諂附和揚謬之益自信不疑至以青苗均輸為王政  
行之言者攻之力持益堅於是先生乃上言安危之本

在於人情治亂之幾明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而不信衆志和協即無爲而不成非可以威力取強言語必勝者也今制置條例司駁大臣章疏及劾不奉行官事甚痛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隅而廢公議因小事而失衆心未見其可又言天下之理本諸易簡而行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捨而之於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與治之君固有專任獨決而成事功者矣然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中外情人交謂不可而能有濟者也况於指諸失宜公議沮格二三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此理之所不宜有而智者以不行也設則史記上篇 卷之六十六

今由此事俾小成然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非朝廷之福帝今詰中書言之時安石方怒言者盛氣胥之先生從容進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聽之安石爲愧屈先生稍得間乃爲言管仲霸者之佐耳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務順人心參政以道德佐人主奈何欲爲不順人心之事凡爲此者欲廣上德意助朕公光美耳安石拱手曰此則感賢誠意而是日張御史戰於中書大恠安石意大激於是言者俱得罪而先生獨除西京提刑辭不授曰臣忝竊臺諫臺諫之任繫朝廷紀綱其言是願行之令妄言當賜譴責使不以言之

是非皆進職而去即紀綱廢矣改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叅政召見帝猶拳拳以所著文字爲問先生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乎何有欲去帝留語者久之則以無輕用兵爲言帝爲感動後帝手札暴諸言者罪獨先生無責詞安石遂不附已者亦每言曰大夫雖未知道然忠信人也既至官鎮寧守嚴意多忌以先生自臺中出必慢已不爲已盡力而先生事之甚恭雖榮庫細瑤靡不盡心力事未安必與之詳覆遂言無不從平反重祿前後以十數清州卒法不他役中人程昉任都水丞構恣取諸場兵治二股河先生拒不與請於則史記上篇 卷之六十六

朝命以八百人授之天大寒昉虐使衆怨憤潰歸旦集城門下洶洶門者以告守畏昉欲毋納先生曰逃死自歸弗納必且亂昉有言願請當之乃親往慰納諭歸休三日往復役衆歡呼入而具狀密以聞得不復遣後昉還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乃宣危言勸先生曰清河卒潰程中允實誘之歸見上必自曰同列懼以告先生笑曰彼莽矣無能爲矣昉卒憚服不敢言河決曹村先生方護小吳相去者百里帥急以告則一夕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曰曹村決則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塞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不集公當率禁兵繼

之帥遂以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入城  
省親即走決隄行視諭士卒曰朝廷平日養爾輩為緩  
急用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汝曹當以身捍  
之眾竝感奮時好議論者以為水橫流勢不可復塞徒  
勞人先生命善汨者術細細絕入口以濟達者百一卒  
引大索以濟竝兩岸興築窮晝夜竟數日而合合之日  
有大木自中流下先生謂眾曰脫巨木橫流入口者濟  
天語未卒木橫眾以為至誠所感後橫村下復決久不  
決而數路困擾始頌言先生之為功郊祀需恩先生曰  
吾罪滌矣求監局便養得監洛河竹木務言者以先生  
即史上編 國朝卷之六十六 一二三

恩而良民憚督責業先輸所貸獨違有過獎頑先生科  
其前未輸者輸如令獨不濫而惠澤始均先生在邑常  
權其穀價不使至其貴甚賤會大旱麥且稿教人掘井  
以溉掘一井度不過數工而灌者數畝閭閻賴焉內都  
知王中正奉命閱阡陌所至威供張悅之主吏以請先  
生曰吾邑貧安能是且法外取民法所禁也不聽而中  
正內自却數往來境上不入也朝廷遣使括官地民田  
當浹者凡千頃往往持累世券以自明皆不省諸邑已  
定先生為扶溝力請有旨不加稅聽賣易如私田民被  
追呼久皆請服先生不聽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之寬  
而不知後日且增租奪田將失業無以生為使者力言  
仁恕之德廣其意其人感動舍之去坐鄰邑盜繫縣獄  
而逸罷官邑人聞先生見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數千  
人不能得去之日老稚攀號挽留者不絕而括田官復  
至大憚放曰程中允已去若何恃而不自實而民地俱  
入官蓋一時督責苛峻類如此先是先生以邑多水患  
為經畫溝洫有端甫興工而去太息曰為令之職必使  
境內之民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  
盡以扶溝之地為溝洫必數年乃後成吾不及也為經  
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今後之人知其利庶其有或繼

之者今則已矣吾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遠矣  
夫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廢興係焉不謂命與然知  
其當爲而不爲獨諉之曰命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  
盡心也復以親老求監局得監汝州酒淪屈卑冗而處  
之恪勤曰執事安得不敬神宗崩遺詔至洛先生感先  
帝知念終無以報也涕滂然下聞司馬君實呂晦叔相  
矣曰二公當與元豐大臣同史化與時宜之可也若先  
分黨與必且爲他日之憂蓋遠慮如此元祐初以司馬  
呂薦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先生雖小官天下咸  
以其進退卜世隆汴卒之日無識不識皆流涕門人第

卷之六十六

二五

二五

子各郎所見爲文推稱尊美雖言人人殊至以爲孟子  
而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則如出一口也先生自十五  
六時以大中公命從周元公受學元公口指掌與語遂  
渙然於理性命之體嘗自言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  
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遂厭科舉之業專於道已泛濫  
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得之明於  
庶物察於人倫而克養有道必詣極其所止忠誠貫於  
金石孝弟通於神明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  
制清而中通視其色其接人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  
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淵淵

乎如滄溟之無際而豈第多恕平易知與賢不肖咸  
使其款曲自盡而從容誘掖咸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  
克其量也故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狡僞者獻  
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諸凡望  
其容色聽其言教即放心邪氣不復萌於胸中雖小人  
以趨向之異狃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嘗不  
歎息推服以之爲有道君子也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  
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  
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志苟可行不輕  
懈乎去就義苟可安雖小官不屑去其所知上極堯舜  
三代之治至與天地同流中至於禮樂制度行師戰陣  
之法皆講究其極下至夷狄情狀山川險易防戍斥堠  
控帶之要靡不竟知而自牧之虛則才周萬物不以之  
自多學際三才不以之自滿行貫神明未嘗以之自異  
也其爲政以仁愛爲本悅安強教出於至誠興利除害  
所欲必得治惡以寬處煩而裕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  
君子使必成其美所至愛民如子民愛戴之如父母去  
愈久而民思當新法繁密時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  
事而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爲之沛然雖當倉卒  
不動聲色而事晏然以時定也其時使者欲法而競嚴

卷之六十六

二六

二六

急責辦而待先生率以寬故先生所為科條法度可效而為也至道之而從動之而不求物而物慙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平居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外及遇事則與賤者同起居飲食能堪人所不能堪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所巡行衆皆測其至而至既至則勞來其恩人爭為致力居洛十餘年與弟願講學於家化行鄉黨族大食指衆菽粟不繼而事親養志曲盡其歡心中外幼孤無託者皆小大收養雖久幽之操其堅如石而朝廷中外一物不得所念之如疾痛在已未嘗一息忘雖窮居抑鬱而胸中之氣冲如也其

爲教自致知以至於知止誠意以至於平天下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以至於窮理盡性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循循有序而約之以忠信爲主本至其一天人窮物理包涵廣大經綜微密扣之無窮出之愈新雖去聖人千有餘歲而發其關鍵辨其階序洞其堂奧俾學者曉然循之可從而入也故及門之士皆深造自得無求於外所至士大夫多信從受學未仕者忘饑寒已仕者忘辭祿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強者無拂理原者有立志愈久而莫能去往來過洛者過其門虛往實歸未有不欽推而誠服者也聞中張

子厚視先生本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懇懇如不及始嘗患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以書質公先生先生答之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然一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外也初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其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恍然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知一本乃能化而齊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天不變以普物無心爲其常人一天以順事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外不見已物來而順應

來無川也夫其所將大公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成危故慎心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待而除也朋從謂人之心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有見曰自私執我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病痛透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何得無照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爲其鑒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

物之爲累哉妍雖在彼我何與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  
其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  
也順其無情則是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  
爲非而以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私用智之喜怒  
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認已爲己正夫人之情  
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心莫危第能於怒時遽忘其  
怒不者而觀理之是非一聽之於理凡情用皆然亦可  
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機時先生年  
僅二十有八而邃詣洞解已如此指掌中來其後子厚  
學成德尊頗秘之不多以語人曰學者雖復多聞不務  
德祇益口耳無爲也外生開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  
善其所習自謂至足令必如孔子不憤不啓不排不發  
則師資勢隔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惟當隨  
其資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令各有造而堯舜之  
道庶可及明也子厚唯唯於是關中之學與治人並歷  
數世不衰先生之學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  
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  
漢而下未有臻斯理者也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  
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衆  
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正

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備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  
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  
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  
目滿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而  
不自覺是皆正路之慕蕪聖門之蔽塞開之而後可以  
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  
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太師文彥  
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第願表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  
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迨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  
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  
諸人而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  
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餘年之後得不傳之學  
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開邪說使聖人之  
道煥然復明於世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  
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  
之稱情也哉淳佑初謚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  
先生子三人端懿端憲端本端懿蔡州汝陽簿端懿生  
未滿歲而端重與常兒聰明南發而方厚淳英之氣溢  
然視之詩未三四過已方滿久復不忘坐立必莊不妄  
後雖百誘進之終不復移也生五年而人言溫然心有加許  
好惡既天純公誌其墓曰動靜者陰陽之本元氣交  
運益參差而不齊有生之類雖操者衆而情一者  
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不能長天理然矣吾知言

哉嗚呼可謂以  
天自勵者矣  
第正公頤字正幼高朗有大志年十

四五與純公受學於春陵道既通年十八即伏闕上書  
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民為念願黜世俗之論期非常  
之功其自陳曰臣所學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為  
性賢者反之為賢舜舜用之為堯舜仲尼述之為仲尼  
其道至大其行之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下衰  
學之者眾而得者寡矣古之得此者其道大成不肯苟  
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已  
高自標許如此召對不報已遊太學時安定先生胡  
瑗主教事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先生著論言詩  
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

學果何學與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  
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  
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神發智矣外物  
觸其情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  
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繫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  
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學先明諸心知所往而後  
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不  
貳過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其未至於聖人守  
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

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越乎記誦文辭之  
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蓋一本師說而學主於知性  
盡心胡先生得之則大驚延與論學大稱善即處以學  
職呂希哲原明者正獻公公著于也遊太學與先生隣  
齋說之首事以師禮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眾舉進士  
不第遂不復就試以明道淑人為已任熙寧間累薦不  
起哲宗初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西京留  
守韓絳各疏其行義於朝召赴闕除秘書省郎先生辭  
曰祖宗時布衣被召有故事今臣未得見未敢祇命於  
是得召對稱宣仁太后立以為崇政殿說書於是先

生念以為天子春秋富富豫養成德為宗社生靈計事  
無急於此遂疏經筵三事以上其一言周公之輔成王  
也幼而習之善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  
正人也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以守成而致盛治人  
上富於春秋宜妙選賢德備勸講講讀罷留一人直日  
夜直宿陳說道義令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  
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  
二言古之人君必有師保傅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  
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  
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

焉今上富於春秋奢儉惟所習左右祇懋宮奄宜並選  
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以克服御器用必皆質  
朴奇邪盡屏而令祇應伺皇帝起居動息以語經延  
官有廟祠之戲則隨事箴規違侍養之方則應時諫止  
調護聖躬莫切於此其三言人主處崇高之任持威福  
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  
道畏義鮮不驕肆爲股肱此自古同患也故周公告成  
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懼爲首自古未有不尊賢畏  
相而能成其聖者也臣竊聞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講  
官獨立於禮馬侍乞聽今坐講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  
心且曰若言可行行之如不可行願聽其辭太后嘉納  
故事暑月輟講又疏言前古輔養人主之道必使跬步  
不離正人以薰陶成就非徒涉書史通古今而已也如  
今涉書史通古今而止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內  
侍可克輔導又烏用張官設職精求賢德爲哉今間日  
一講解釋數行爲益已少又自四月至于八月咸以暑  
罷廢非古人旦夕承弼出入起居之意請令講官以六  
參日得上殿問起居從容納誨如初秋卽令講官輪日  
入侍先生每進講必宿齋豫戒冀感動上心而講讀官  
以祿薄例得兼他職差判登聞鼓院先生曰古人以藩

廬喻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於職事紛紛於訟訟待  
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以頰舌感之不已淺乎辭不受  
所論說常於文義外反覆推明務歸於啓沃帝在宮中  
行漱水避蟻聞之因請曰有諸帝曰然先生曰此惻隱  
之心也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一日講罷未退帝偶  
起憑檻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二  
日所講書有帝藩邸嫌石中人以黃覆之講畢以間曰  
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請  
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神考大喪未三年百官以冬至  
表賀先生言節序遷流上慕思彌切請改賀爲慰及除  
器有司請張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器卽吉因事用樂而  
可矣今特設是喜之也非古人不得已除器之意諸以  
德禮匡輔類如此先生謂司馬公言筵中得范淳夫爲  
善也溫公曰淳夫今脩中進用有階矣先生曰非謂然  
也願自度少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開陳是  
非悟主心除侍講其急就君德欲以仁賢衆輔又如此  
時文潞公彥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侍經筵終日儼  
立不小懈帝諭以少休不去而先生入侍容色甚莊或  
問之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善先生曰潞公四朝大  
臣事幼主禮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勸講不敢不自重

也在職累月不請俸吏亦不致詰公規知之伴戶曹時  
給郊廟需恩不為妻求封或問之曰願起草萊被召再  
辭職不獲乃受命領為妻求封乎一時人士歸其門者  
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為已任持正格事議令無貶無  
顧辭久臣滋不悅而翰林學士蘇軾以文章名世好狎  
侮累比生端嚴以為不近人情者偽也疾惡之於是黨  
論起而先生去國差管西京國子監詔具帝紀中以大  
中公曼去官服除除直秘閣乃判西京國子監辭監察  
御史董敦逸糾其疏有怨望輕躁語罷奉祠紹聖中黨  
禍作放歸田尋編管涪州謝良佐曰聞之是行也乃蒞

東坡全集卷之六十六

二十五

子公孫與門人邢恕為之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  
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亦臧氏元符末復  
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欲引疾既而就職尹焞  
不可先生曰上初即位被大恩不如是何以承德意道  
之不行已知之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所欲爾崇寧中  
言者論其因姦黨薦得官雖嘗止非罰而收復過優今  
復著書毀朝政有旨追毀出身文字所在監司學察所  
看書於是先生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  
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大觀二年卒于家年七十  
有五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要於今日用先生

氣已微張目曰道要用便不是言訖而逝先生天賦  
嚴學造純懇自自信中立不倚始甚愛表記中君子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守為學要其非禮勿視聽言  
動則從幼而然以為顏子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  
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  
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  
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成矣其聽箴  
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  
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  
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  
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証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停來  
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和幾誠之於思  
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  
兢自持習與性誠聖賢同歸其脩身行法莊重有體規  
矩準繩肅如也忠誠動於鄉里孝友顯於家庭辭受取  
舍非其道義一介不取與千駟萬鍾弗顧也先生感昭  
巨木架石為之屋計必汚穢太皇太后時富公作  
奏請更之富公遂回未上詔以為忠孝親之不受也  
先生與韓侍國為同年入十道馬如朝在朝早晚侍  
體貌加敬一日韓謂子彬叔曰先生來朝無恙乎黃  
金藥一重二十兩可為先生壽先生謝曰未敢遽言爾試  
從容道吾意彬叔如所誠啓之諸朝遂行韓謝曰  
我不敢言言止謂此大都純公德性冲純模規廣潤正  
節再三過而別

公氣質剛方文辭密察至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扶侍  
中公知漢州投僧舍宿純公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正  
公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正公歎以爲正唯顧不及家  
兄處也與學者語未合純公曰史好商量正公則直謂  
不然純公言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若接引後學隨  
材成就則予不敢多讓正公言兄平生不相疑臨終過  
西郊却相疑不相疑示信也正公任故信以安之臨終  
知薰陶動變之益日遠已故相疑以啓其未信然正公  
自涪陵歸恭而安樂天知命漸於化規入涪對垂沒語  
可觀矣其於易因理明象而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隨  
時變易以從道於春秋以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容顏子  
爲邦之問其旨也其大義數十皎如日星乃易見其微  
辭與義時措時宜者爲知難皆得夫義理之安文質之  
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於  
諸經語孟則發明其微旨使人曉然於入德之要求仁  
之方其傳春秋至隱桓而止中輟乎抑所謂大義數十  
者具見隱桓間可類推乎獨晉意於易易傳成未嘗  
輕示人張閔中請之正公曰自量精力未衰此少進爾  
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比寢疾始  
以授尹焞張繹它諸語領乃門人各記其所見聞云

語爲書正公存時多有之傳以質諸正公正公曰某在  
何必觀也若不得某心所記者置以彼其意臆之耳於  
是焞以爲先生平生深心盡於易求先生之學者求易  
傳足矣它語類毋讀可也然學者擬拾傳誦相道說不  
廢人益薰元朱文公熹始取其家舊藏精善本益訪求  
善本得二十有五篇篇皆因其舊而以所得之歲月先  
後次之曰程氏遺書以正公嘗言語錄惟李願得其意  
不拘言詞無錯編者爲之首次呂與叔東見錄謝顯道  
游定夫蘇李明劉質夫之倫所錄又次焉其諸家割製  
補綴不可勝別者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行其二先  
生所爲經說及文集具校刻而程氏書大完易傳自成  
書與甚世遵用不著春秋傳序精深博大具經籍志中  
遺書本出門人記錄視記者所得淺深爲所錄高下又  
悉文其辭失意也雜以其時方言出之墮而入於俚然  
微言深言質言亦賴以有存今具次如左淳祐初賜諡  
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其道書曰蘇李明嘗以治經爲  
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  
淳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脩省言  
辭便是要立己之誠意若只是脩飾言辭爲心則是爲  
偽也若脩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是乃體當自家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即講習也道之浩浩何處下手  
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  
日乾乾大小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  
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處下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  
也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而中庸  
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  
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為是  
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謂不自得也苟不自得則  
雖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  
雖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李端伯師說○呂氏語曰伯淳謂講  
習以誠體經非空言正叔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  
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  
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  
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天人一也孟子  
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來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  
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掩如此  
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故人道信形而上為道形而  
下為器須著音凡同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渾然一體但得道  
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天地間非獨人為至靈自家  
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天

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有多少不盡分處要在不天地生一世入自足了一  
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所以不能大治先  
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聖賢  
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  
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義理與客氣相交勝  
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  
自然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顧問每常遇  
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程門學者  
在靜時尚且道操存子曰古之人耳之必樂日之於  
事則耳而馳豈有此向子曰古之人耳之必樂日之於  
禮左右起時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  
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  
敬以直內是涵養意敬其直也此可知程門呂正  
叔常患思慮多不能驅除子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左  
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  
定又如虛氣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以水置水中  
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故主一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人以料事為明便驕驕入  
逆詐億不信去也古人見道分明故吾斯之未能  
信王彥霖謂人為善須是他自肯方有所得亦難強

子曰人須是自為善然又不可為如此却都不管也蓋有教焉脩道之謂教豈可不脩呂云維中人之資有因上智之資有以燕友益我而廢者矣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剛柔行中為善失中為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其過不人有自幼而善者有自幼而惡者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故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天命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從心從性孟子之言性善所謂繼之者善也猶水流下也天命皆水也有流至海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劣者有濁之少者清濁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却只是元初水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書水曰洎下禮人曰而盡天曰性故此理天命也程孟以水之下水之性善之喻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忿懣怒也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先生與王介甫論道曰公談道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其則

蠢愚不能如此直入塔中尋相輪辛勤登攀遷迤而上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言然其却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呂云相輪之言直而輪心者不忽忠信之敬也伯淳與吳師理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理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必有益於我也伯淳先生言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其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息則有防心苟不怠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猶是二物相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人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器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仔細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呂與叔東見錄○此聖者自言分毫上認著纖毫見解不得者身即病也莫如存習存習惟是誠敬故周誠足矣醫書言手足疼

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爲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已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大德曰生王德曰仁釋氏曰無生終端處便別學者識得仁體富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須是大其心使開濶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萬物一體生生之謂易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前上篇 禮卷之六十六 四三 物二日得道理小了若能放這箇身子公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大大快活此謂克己復禮知天理底意思誠只是誠此敬只是敬此非是別有一箇誠更有一箇敬天理云者只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而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他原無少欠百爾具備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與馬如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都只是天理合當如此人幾時與得與便是私意蓋善則理當好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意顯之惡則當惡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乎

其間說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爲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錯易有毫髮屬於其間哉只是一箇義之與比以天爲主以人爲比真心真知與常知異嘗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夫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然未嘗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爲不善只是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爲矣這箇道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理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見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不愧屋漏是持養氣象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飲然而餒知其小也又於中發浩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語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不敬不正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徹上徹下語聖人原無二語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卽一歲之運天有五行人有五臟心火也箸音些天地間火氣衆之便須發燥肝木也箸些天地間風氣衆

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臟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爲四體仁  
便是木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  
有一箇去就決斷底道理便是義便是秋底氣象推之  
四端皆然又著箇甚安排得此箇道理凡有血氣之類  
皆然都恁備具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惟  
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所以爲三才天地人本一物  
地亦天也只是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爲上  
地爲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志道懇切固是誠意  
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貫理中自有緩急不容  
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可知 學者須心守此心不可  
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  
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  
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  
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 嘗有人言  
比因學道思慮致心虛者曰人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  
來聖賢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有因學而致心疾者  
所見所期不可不達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  
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  
者此則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  
然持之太甚則是必有事焉而正心也亦須且恁地去

如此者只是德孤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  
名事業甚如閑視世之爲仁義者甚煦煦子子如匹夫  
匹婦之爲諒其自視亦天來大事處以此理會何足論  
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何如仰高鑽堅  
在前在後竭吾才又見其卓爾 人於天理昏者只爲  
嗜欲亂著灼灼然莊子言嗜欲深者天機淺 若非一本  
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良知良能皆無  
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  
誠心且文章雖不中不達矣所守不約汎濫無功 鄭  
戩作縣定民陳氏爲里正既暮有姓陳人乞分居戩立  
答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者旣而察之乞分  
居者非定里正者也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毋不  
能知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  
敬其民如愛赤子何錯認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  
達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  
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故聖人之志  
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賢者惟知義而  
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丁乃以命處義知命之不可求故  
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聖一天樂

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凡學

之雜者只是未有所止內不自足也家藏良金不索外  
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  
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 與叔  
所問今日不應有疑而疑者蓋為昔日亦嘗有雜學今  
日所進又有相似處因遂疑養氣為有助蓋為前日思  
慮紛擾非義理又非事實懲此為病故要得虛靜其極  
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却不是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  
不遺幾時要如死灰所貴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  
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說如槁木  
死灰則於何處有事敬以直內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  
凡事如此大小直截也 君實思慮紛亂有時中  
夜而作達旦不寐謂可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今若  
此幾何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念一  
中字又是為中所縛中有何形象如何念得只是於名  
言中揀得一箇好字來却不如與一串數珠之為愈也  
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思量箇甚只是不與心為  
主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飲酒不可使醉  
不及亂者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可使亂洽浹而  
已可也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此與

敬以直內同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則自然和樂

人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即須泰然處之  
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可益若不會處  
置了放下是無義無命也 讀坐忘論曰是坐馳也  
伯淳在長安倉中閒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  
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  
差則知心越把捉著越不定 看得不一只是心生  
說合天人是為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無間言贊化  
育已是離天人而言之 今日雖信神怪異說者只是  
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理會則有其盡期須只於學  
上理會 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恐人  
之入於禽獸也故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  
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  
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今惟言其  
法至斷例則始見法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  
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故曰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而著  
明 凡立言欲含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天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一則誠也止是誠實此三者  
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然不相干  
言因事發明并意思一時傳了善雖言多其實不盡

天地間無適非道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規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往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毀人倫去四大於道也遠矣問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不安告之而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然要便誠意交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矣 青善之道要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無自辱矣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孔尸自謂不能辭命使學者務本而已○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此下諸人雖紀錯取成編故不復詳別聖人脩己以敬以安人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天帝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有所不為有分毫私不便是王者事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訂頑立心便可上達天德 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

便是廢天職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大圭黃鍾全冲和氣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怠意一生便是自棄 咸九四言貞吉悔亡言貞之不可以心也 百官萬務金鼓百萬之眾飲水曲肱皆樂在其中萬變在人其實無一事 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 凝然不動是聖人 齋戒以神明其德舉傳語不常其德則所勝來復正常其神則所勝同化舉內經語心風人力倍平常將死者識能豫知只是件不著別事雜亂兼無昏氣 人雖睡者其知識各完只人與喚覺使自覺故先覺覺後覺非分我所有以予之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却有至憂不為境轉誠然後能敬未及誠却須敬而後能誠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毫釐大羹鸞刀須用誠相副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 人之知思因神以發怒驚皆是主心不定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 不得以天下萬物挽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把捉得地分定做事直是不得放過 上筵在精誠疑則不應 靜後見天地萬物自然皆有春意觀天地生物氣象 玩心

神明上下同流 復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惟與萬物同流便能與天地同流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佗本不昇惡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而後此顏子真知聖人之道而善形容處 不見其大不大 不學便老而衰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猶古今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去健羨意義之與比 心要在腔子裏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仁道難言故止曰近曰不遠而已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 人當審已如何不必恤浮議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以應卒處事 事往往急便壞了 息止也生也止便生不止則不生 鉛鐵性殊點化爲金則不辨鉛鐵之性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移則不可知爲聖爲狂在念不念爲進退耳 成已須是仁推成已之道以成物便是智 邪說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彝然亦惡亂人之心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制器而不適用奚益哉 愚者指東爲東指西爲西隨所見而已知者知東不必爲東知西不必爲西唯聖人明於定分須以東爲東以西爲西 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焉

難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寒便有處寒之道困便有處困之道道無時不行 識事不可以巧勉天下之悅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說無害麗澤之有互相滋益處 思無邪者誠也 默而識之乃所謂學也惟顏子能之 舍已從人最爲難事已者我之所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學志 正所謂君子所見大小人所見小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一身直慮及天下慮及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 性靜者可以爲學 思慮不坦至苦 風簷便是感應無心而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竹 匹夫匹卒見難而能死有之矣惟情欲之牽妻孥之愛斷而不惑者鮮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間得之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以輕疾 以上通計二語 純公語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詩書只說帝與天切脉取可體仁 觀雞雛曰此可觀仁 尸居却龍見周默却雷聲 勿忘勿助長之閒正當處也 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射法具而不備者無志者也學者如登山平處孰不濶步到峻處便返巡 每學

者進語有契必曰更須勉力 重擔子須硬脊梁漢方  
擔得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口將言  
而囁嚅做甚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須是聽其  
言也屬 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人佗山之石可以攻  
玉又言不哭底孩兒誰也不得 明道先生寫字時甚  
敬曰非欲字好只此耳學 須要就事上學就有所知  
後方能如此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一行  
豈所以名聖人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 堯舜事業自  
免舜視之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或疑伊尹  
出處合於孔子何以不得爲聖之時曰終是任的意思  
在 子路亦百世之師也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孟子  
知言止知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  
下却辨不得 讀舜發於畎畝之中章曰若要熟也須  
從這裏過 學射者互相檢點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  
儀 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却太平後  
其願爲太平之民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  
頃脚踏處便濕舉起云此便是天地升降道理 一日  
見大邊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息之義 伯淳  
嘗談詩他文不曾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  
綴他念過吟哦上下便教人省悟古人所以貴親炙之

也 今人學詩將章句橫在肚裏怎生得脫真道章句  
便將堯舜橫在肚裏也不得 問何如斯可謂之恕心  
先生曰克拓得去爲恕心如何是克拓得去底氣象曰  
天地變化草木蕃見拓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病卧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不可不  
知醫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德也君德天  
德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 毋不  
敬可以對越上帝 天地之正氣恭作肅 祖考來格  
惟至誠爲有感必通 學在誠知誠養 敬勝百邪  
人心不得有所繫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達者氣有限  
也心無遠近 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顏子之  
不善猶有已焉無我則聖人矣顏子之於聖人未達  
一間耳 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出入無時莫知  
其御者人心也老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克己最難故  
曰中庸不可能 動乎血氣者其怒必遷若鑑之照物  
妍媸在彼隨物以應何遷之有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  
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祝聰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  
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讀大玄中首曰中陽氣潛  
萌於黃鍾之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曰藏心於淵美  
厥靈根則曰藏心於淵神不外也太息之曰楊子雲之

學已嘗至此地位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無體義無方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只此是學 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蓋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義也 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克勤小物最難 當大任須是篤實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學要任自得 古人教人只指其非故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已力哉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不可也 識變知化為難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風氣亦自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是此道要在人默而識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由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亦在謹獨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凡人纔學便須知有著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艮止也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曰止知止乎 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禮有理有文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所生儉曰實所出故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奢也寧儉儉近本也 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易畢竟是箇甚又指而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其示入至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得易也此也審也是  
甚物人能於此深思當自得之 在帝左右帝指何厲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是二本也  
言體天地之化已是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  
可對此箇別有天地 只心便是天盡心便知性知天  
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  
道也繼之者善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也  
如此則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  
有處有亦無無處無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神無速亦無至須着如此言者形容之也 天地萬物  
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  
思不知手舞足蹈 自仁祖來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  
以詆訐而去為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其不稱職以去  
為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意苟如是則是尚有私  
意在却不干朝廷事理 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德  
薄無以感動天意以今日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  
青苗且放過又何妨然據今日許大氣艷當時欲以一  
二人勸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塞孟津也據當時事勢  
遂至今日豈不具命 正獻公既薦常秩秩後改節公  
遂之子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因此替好賢之心

公敬納焉王佐伯淳先生晚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  
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性來換了著道即性也  
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  
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  
若少有污壞即當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伸如舊  
者蓋謂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  
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義也謂合當故常簡  
易明白而易行孔子之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  
盡曉故曰子欲無言如顏子則便能默識其他未免疑  
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可謂至明白矣禪也非是未得見蓋實是無別去處說  
理無二故也 先生論克已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  
甚克莫錯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克已復禮乃所以  
為道也克已復禮之為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若  
不克已復禮何以體道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道也實  
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無真無  
假曰只是者為真不是者為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持國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乎曰若有則豈不  
信蓋必有生知者焉吾未之見也凡云為學者皆為此  
以下論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存

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便是至善 持國曰道家有三  
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所謂存三守一先生曰其  
要只在收放心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  
欺有三有為利而欺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  
有類欺者在所察 當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小國介於  
大國奔命不暇然足以自維持數百年後世遂有土崩  
之勢今日堂堂天下只西方一敗朝廷遂震何也蓋古  
者天下之勢正如稻塍各有限隔則卒不能壞今天下  
却似一箇萬頃陂要起卒起不得及要壞亦卒壞不得  
若一壞則洶湧亦遂奈何不得以祖宗德澤仁厚涵養  
百餘年間一時柔了人心雖有豪傑無箇端倪起得便  
只要安靜不宜使搖動雖夷狄亦散兵却闢此中國之  
福也 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疎曠  
前古未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閫外事一一皆從中機  
皆受廟算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 君子任事須成敗  
由己自當生死以之今致其身使禍福生死利害皆由  
人處之是不可也如昨軍興事務繁夥是亦學也但恐  
只了他紛紛底則又何益而從軍者之行必竟為利  
祿為功名由今之舉便使得人一城一國又是甚功名  
君子耻之 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終出於事為浮

氣幾何而不盡 雍置帥內郡養耕外郡禦守 西  
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此厚如此筆力他人  
無緣做得孟子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  
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更而不於此便不仁不孝也  
孟子論王道便實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若 西  
銘則原道祖宗也司馬溫公辭樞副呂申公亦以新  
法論不合罷歸天下歸重熙寧末由公起知河陽乞在  
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溫公在洛人以出處為二  
公優劣先生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諱臣  
不得不退處如後可 溫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  
之或以謂明道明道曰闕甚處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  
莞然曰由自得在將謂從天命之謂性處闕却 其規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堯夫解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  
磨必磨不成須是得從箇粗礦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  
子與小人侵凌則脩者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  
便道理出來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於從  
政乎何有 以上 或謂許大太虛先生謂這裏論甚  
大與小人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入道豈如敬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

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於  
得的不可惡也 忘敬而後無不敬 疑病者事未至  
時先有疑端在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皆心病也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橋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出  
入見林木之佳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  
有一事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即是坐  
馳有忘之心乃思也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  
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不久必萌生矣 見一  
學者忙迫問之曰欲了幾處人事曰其非不欲周旋人  
事曷嘗似賢急迫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  
事以其記事 處事不精皆由養不牢固 較事大小  
且弊為枉尺直尋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  
在心胸為悔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  
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人有小稱意  
事猶喜悅有洽淪肌骨如春和意思何况理義然窮理  
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其悅豈能養心 語  
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問不深徹久將理低看  
了 學者有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雖絕聖棄智有患  
患慮紛亂則是雖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  
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為

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不敢欺不敢慢回  
不愧於屋漏皆敬之事也但如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  
明 涵養吾一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  
只是私心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各各故無浩然之氣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人惡多事世事  
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何誰 要息思慮  
便是不思思慮 學者患心事紛亂不能寧靜此天下  
公病學者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只整齊嚴肅  
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  
但致敬須自此入問 鷄鳴而起莘莘為善若未接物  
如何為善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信而後諫唯能信  
便發得人志 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古人有捐軀隕  
命者若不實見得為如是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  
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  
而已 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掃應對是  
其然必有所以然理入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至  
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只看所以然者如何 冲漠無  
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  
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 忠恕所以公平克德曰  
忠恕其致則公平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盡志

問剛毅木訥何以近仁曰只為輕浮巧利於仁甚遠  
民合而聽之則公公則同同即是天心 解義理若  
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安資深不惟自失兼以誤人  
說書必非古意學者須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有得  
今一日說盡豈不使人薄如漢時下帷講誦猶未必說  
書 古之學者優游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  
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  
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今之學者往  
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  
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  
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脩養至於引年為國至於祁天永命常人至於為聖  
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  
應而已更有甚事 問心有限量否曰人限以形氣不  
通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則知天  
在天為命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只是一箇苟通  
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除  
是性外有物始得 觀他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  
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 涵養須用敬進學  
則在致知 問學何以至有覺悟處曰莫先致思致思

如掘井初有濁水久後稍引得清的出來能致思則日  
明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貴於學矣 問言語  
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  
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問人或倦怠  
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忘生倦得  
人只為氣勝志故多為氣所使如少而勇老而怯少而  
廉老而貪此為氣所使也若志勝氣時便不可易如曾  
子易簣之際氣微可知只志定故雖死生動佗不得蓋  
有一絲毫氣則志猶在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  
不慢可否曰安有外其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  
中來緱氏閒居中某每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  
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聖  
賢無夢只有此朕方形於夢人夢寐間可以卜自家所  
學淺深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音近名八本已  
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為名與為利雖清濁  
不同然其利心則一凡為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  
無意於名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此只言君子患無  
善可稱當汲汲焉善非使人求名也 申申天天此筋  
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  
今人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着此四字不得怠

情放肆時亦看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屬則中央爲  
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  
爲中推此類可見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在盛寒而  
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時  
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禹  
稷時非中矣 今人不曾讀書如未讀詩授以政不達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  
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始是  
讀詩如讀論語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  
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惻隱  
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心但戕賊之以滅  
其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克  
之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學者讀論語將弟子問處  
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若能於論語孟  
子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就甚生氣質 凡看文字如  
七年一世百年之類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 先  
生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年七十二  
較筋骨如盛年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  
耶子學於之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耻 自得者所

守固自信者所行不疑 好勝者減理肆欲者亂常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 德盛者  
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  
痛慘戚而心不動中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心之燥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  
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止其氣莫若  
正其志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喜無所取  
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不深思則不  
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學有無思無慮  
而得者乃深思而得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自以爲  
得者誤矣 古之學者爲已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  
者爲人其終至於器已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  
進也不日進者必日退未有不日進而退者唯聖人  
之道無所進退其所造者極也 見攝生而問長生見  
卜者而問吉凶惑也 科舉之學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或問陰陽不測之謂神子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的  
問 寬問伊川謂永叔何如尹子曰前輩不言人短每  
見人論前輩曰汝輩且學他長處  
論曰至哉元公之於易也以太極二五備神明之容以  
誠神幾妙性情之德而學焉者日乾乾不息於誠積脩

益裕榮初良終疊疊也斯於天人不深際竟諸也與哉  
乃純公清和具體誠敬不離其心以圓神方知易貢者  
日洗其心坦然於日用於帝明陟降左右矣正公弘毅  
天性又淵源所漸者最深疏焉世儒宗言質與可服踐  
即大未化抑恭而安微三大儒將聖不絕德乎純公言  
之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直與天地同體其  
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諒矣

由史上編卷六十六

定本

由史上編卷之六十七

盱郡鄭元錫纂著

宋道學訓

南豐後學曾懋辭校

張明公載學子鳳翔郡人也其无世大梁人少孤無不  
學學兵康定中用兵上書謁范文正公仲淹亟言兵仲  
淹異其氣貌又甚少惜之質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  
事於兵手中庸一編授焉先生乃大感歸讀之洋洋若  
有入也遂翻然志於道已未知所止也求諸釋老者累  
年乃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至京師見程氏二先生二先  
生於先生爲外兄弟之子卑屬也而學詣奧淵先生與  
語道學之要厭服之因渙然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當是時先生業已擁皋反坐京  
邸中說易矣從受易者衆先生謂之曰嚮以與諸君者  
皆亂道今二程至深明易吾不及也可往受焉遂撤皋  
皮輟講人之學益明文潞公以使相判長安先生道  
行以束帛聘延之學宮禮重之命士十矜式焉舉進士  
仕爲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爲先務月吉止酒食召父老  
高年者會縣庭與勸酬爲禮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  
問民所疾苦每鄉長受事至輒諄諄與語令歸諭其里  
閭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之曰某時吾命某告  
若曾某事若豈聞之乎聞則已否則詰責其受命者曰

何漫不傳告也故教命出雖僻壤婦人孺子畢與聞俗  
用丕變熙寧初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用中  
丞呂公著薦召對問治道對曰爲治不法三代終苟道  
也帝方勵精於大有爲說之曰卿宜日與兩府議政矣  
朕且大用卿謝曰臣自外廷赴召未測新政所安願徐  
觀其宜旬月後當有所獻替時王荊公安石執政行新  
法事更張失統爲舉朝所沮短謂之曰新政之更懼不  
能仕願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公誠與人爲善耶天下  
士孰不願佐下風如教王人追琢玉則人亦故有不能  
安石默然已語多不合寢不悅既命校書崇文殿未得

卷之六十七

七

請命按獄浙東程純公顯時官御史裏行爭之曰張載  
經術德義爲人師法近侍以學行論得召對加獎中外  
翕然知陛下崇儒優賢藉藉歎以爲不世遇也今欲究  
觀其學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原關政治  
之大體者而使之安微非朝廷所以待賢之意也安石  
曰淑問如皋陶然且獻囚庸何傷命竟下質疏之也徽  
成還朝會第御史劾與純公並以言得罪乃謁告西歸  
居橫渠遂移疾不復起橫渠至僻陋僅田數百畝供養  
計人不堪其憂而先生約而能足處之裕如終日危坐  
一室左右簡編俯讀仰思有妙契雖中夜必取燭疾書

曰吾學既得諸心乃脩其辭命命辭無失然後斷事斷  
事無失吾乃沛然蓋其學未始須臾息亦未始須臾忘  
也告諸生以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  
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蔽也  
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的以禮爲體以孔孟爲極  
惠近世喪祭無法器僅隆三年期以下恬未有衰麻之  
變祀先之禮用流俗節序祭以褻不嚴於是勉脩古禮  
以爲薄俗倡恭功而下爲製服輕重如儀實始行四時  
之薦曲盡誠潔教童子以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未  
嫁者必使觀於祭祀納酒漿以奉遜弟而就成德嘗曰

卷之六十七

三

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於是關中人士聞者始疑終  
信已一變而至於古也聞人善則喜與學者問質雖勤  
不倦有未能入者未嘗不委曲開曉之行游所至輒訪  
人士可語者丁寧教誨翼之成熙寧九年以相大防薦  
宜還職以備咨訪召知太常禮院先生時已屬疾庶幾  
有過馬力疾至都下公卿聞風爭造然未有深知之者  
每言所欲嘗試者於人弗信也會言者欲講行冠昏舉  
祭之禮以善俗禮官持不可先生力爭之不能得適三  
年郊禮官不致嚴疏正之又不得先生知道之終不行  
也謁告歸中道而疾病抵臨潼沐浴更衣而寢且視之

流矣十八年明日門人在長安者感其哭致贈礎乃市飲  
詔賜錦職贈門人私謚曰誠明先生韓祐中謚明公先  
生氣質剛毅望之儼然與之居久而日親勇於自克人  
未信惟反躬自艾即未喻安行之無悔也聞風者服義  
不敢以其私干之居恒以天下爲念聞皇子生喜之類  
面行道見饑餓輒咨嗟對案不食者終日雖貧不能自  
給而門人無費者輒麤糲而共慨然有志於三代并里  
之法講書經界燦然備具可推行於今嘗曰大都君相  
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加於百姓  
使各得其所謂之王道可乎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  
界不正即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  
之病其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  
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  
復所病者上未之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當  
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  
之賦役退以其私正其經界分宅里立欵法廣儲蓄興  
學校成里俗救災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生之遺法  
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先生所著首曰正蒙窮  
造化幽明出入變化之原究古聖賢智禮成性誠明成  
德之學而踐其實於言教動法畫爲宵得不舍於聯思

之存養語上極乎無形語下研乎形氣語大極於無間  
語小入於無朕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  
廣而推之無不準也其自言曰吾之此書譬之木乎根  
本枝葉悉備克榮之功在人而已書成揭書中乾稱篇  
首尾二章寘左右曰訂頑曰砭愚已命曰東銘西銘其  
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然乃混然中處故天地  
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  
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  
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  
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  
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  
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鈔類不  
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  
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  
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疾庸王汝於成也存吾順事  
沒吾寧也蓋以孝子事親爲仁人事天而仁孝之理盡  
於此東銘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  
乎四肢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

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於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  
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心於心者歸咎爲已戲失  
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  
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反身約禮諸所爲自克者  
其必先諸此矣其正蒙書多不盡錄錄其精深要約者  
于篇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  
牛網縊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  
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  
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縊縊不足謂  
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  
不如是雖有周公之才之美其智不足碩也已  
元氣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  
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  
形與無感無形盡性者一之無二 天地之氣雖聚散  
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  
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  
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  
皆不得已而然也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存神其  
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  
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知虛空即氣則有

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有形有不形  
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  
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  
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  
物以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  
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不悟一陰一陽範  
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  
一途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  
淫矣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  
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及其散也安得滅  
謂之無故氣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聖人仰觀俯  
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語性與天道之  
秘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焉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  
非窮理之學也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風行  
而聲聞具達清之驗歟不行而至通之極歟 兩不立  
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  
靜也聚散也一也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  
在上而下民咨氣一之動志也鳳凰儀志一之動氣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安故日月之形萬  
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運聚散相盪升降相求

綱緼相操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所以屈伸無方  
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雷霆  
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  
盛者也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  
非至德夫則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 景天曰明及爾  
出王吳天曰且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上天之  
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身之也 天之不測謂  
神神而有常謂天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  
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  
過於耳目心思未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  
王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  
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聖人有  
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焉化合  
一不測為神其人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  
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  
諸氣人之化也順乎時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  
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也同流而無不通也所  
謂氣非特蒸鬱聚接於目而後知苟健以動止浩然  
湛然之得言可名之象爾然則象非氣指何為象

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  
趨善以為化此直可為始學道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  
神化可同日語哉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掩人有是  
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  
知化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  
神矣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  
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之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  
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  
而得滋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  
利五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  
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神不可致思存  
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  
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  
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  
以體化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  
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吉之先見順性命則所先皆  
吉也 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性矣  
知神然後能審帝饗親見易然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  
與天道而欲制禮作樂者末矣 性性為能存神物物

鳥能過化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  
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  
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動物本諸大以呼吸爲聚散  
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  
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  
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水  
之才渥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外  
生之說 陽見獨幽雖小異怪也由於疾與妄也共見  
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止也 人之有息乾坤閭  
闢之象也寤形開而志交諸外夢形閉而氣專乎內寤  
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  
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臟之寤容有取焉爾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義命合一  
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  
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乃  
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已於仁孝而已故  
君子誠之爲貴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  
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天良能本五良能顧爲有所喪爾 上達反天理下  
達徇人欲者與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之欲

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有屬厭而已不以  
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累本馬爾 心能盡性人  
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性於人無不  
善擊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  
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  
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利者爲神滯者爲物  
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纖惡  
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思未盡雖善亦亂矣 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器其天君子所性與天地同  
流異行而已焉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  
則物欲行領惡全好其必由學乎 不誠不莊可謂之  
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 未嘗僞且慢故知不免乎僞慢  
者未嘗知其性也 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  
相感而利害生雜之謂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  
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  
爲自取吉其幸也 大目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  
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  
以聞見恃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  
知性知天以此 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

心聞見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啓知之要也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為己力吾不知其智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焉耳體物體道之本也身而體道且為人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小矣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以我觀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弱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耳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用其極也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

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免能免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為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思不勉而至焉者也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况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鳴兩端之教也四者有一焉則於天地不相似無聽感而起妄也感而通所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善未必盡義徒好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達好德如好色好仁為甚矣見惡而內自訟惡不仁而

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充人學之至也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學者捨禮義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如響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而後教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雅黨類難相爲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貨色之欲親長之心達諸天下而後已焉 子而乎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不自見其能也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備然

天以直養萬物代天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無所不伸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大焉利莫大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徒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闇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道故不敢不履其始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毋不害仲之義禮樂不興僑之病歟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老而安死順之至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

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  
身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 言有殺  
動有法畫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瞻有存 不穿踰義也  
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  
困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擠  
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執  
不得反亦理也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  
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三才兩之莫  
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  
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  
陰陽剛柔仁義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 遊  
魂爲變對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爲  
說也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  
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辭無所  
施焉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  
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  
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其明人所錄記書曰  
理窟亦時有至言曰人當平物我合內外以身鑑物便  
偏以天理鑑物則人與己皆物也自不私矣 人物我  
兩盡自由禮入 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即視明聽

聰四體不待拘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 敬傲見  
於視下視者柔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 憂道則  
凡爲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爲道者皆貧 律呂有可求  
之理德性深厚者知之 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而  
不至猶難罪性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  
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請問答曰  
此非唯悟設此語者欲學者常存之不忘庶游心深久  
一日有脫然如大寐得醒者耳巽之訪物怪神姦曰此  
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自見  
知所出則物之有無莫不心喻不待語而後知但守  
之不惑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吾道勝矣  
康節邵先生雍字堯 世燕人也父古賢而隱徙其城已  
徙洛爲洛人先生少以才自雄欲樹功當世於書無不  
讀學專苦北海李之才挺之開之學先生說之從受學  
嚴事之卽旅宿必欄坐必拜也彌刻厲自進蔬素不厭  
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席數年道既通慨然嘆曰昔  
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及四方可乎於是走吳適楚周流  
齊魯梁晉之墟久之還其城廬於百源山已抵洛陽以  
爲是天下之中古賢聖所都四方賢士大夫之所輻輳  
也寔始有定居之志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屨以養其

父母浩然樂也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  
眾先生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清明坦夷不事表  
暴不脩防畛止而不諒通而不汙接人無貴賤親之  
間燕笑終日不取其異於人也故鄉里化之遠近尊之  
士大夫過洛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者病畏寒  
暑當大寒大暑時輒不出常以中春秋乘小車行遊洛  
城中隨意所之士大夫家聽其車聲爭倒屣迎致雖童  
隸亦歡愛尊奉以為我家先生來也至經月不返與人  
言依於孝弟忠信以風諭於道樂道人之善而未曾及  
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  
才者多矣文潞公彥博宮鄭公弼皆以元老碩望至尊  
重在洛見先生尊禮之與倡和游居程淳公見之退輒  
太息以為內聖外王之學也又以為堯夫猶空中樓閣  
先生打乘吟賦詩曰行非是安身自如人教世間和  
塵陋巷一主顏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畢妙多機  
卷天爲詩豪刺借春儘把笑談親俗子德容猶足平知人遠近學者從問經義精深  
浩博應對不窮問與深知論天下事雖究心世務者不  
及也端明殿學士司馬光兄事之而純德篤行具為鄉  
里所嚮慕鄉人至相與語曰母為不善毋使司馬端明  
邵先生知其畏慕如此會新法行監司承風旨為嚴切  
東州縣者苦操切不可為爭欲投劾去先生勉之曰此

賢者盡力之時新法詼嚴第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  
徒投劾何益時州府以吏法故家食貧至月無酒時  
餉客馬薄粥代之好事者載酒以濟其乏年六十始為  
隱者之服曰病且老不復能從事矣熙寧十年夏感微  
疾談笑而逝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諡康節先生  
疾革正叔視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時風  
疾不能答已而聲如絲髮來大答云爾道中道謝上主  
我記只得始希夷先生陳搏得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  
十四卦衡圖方圖象具造化自然生成之妙方外秘之  
為升藥傳承秦漢諸儒未觀也希夷傳之种放放傳之  
穆修修傳之李之才之才念無受者而尤生廬山門之  
百原山以居學堅苦則扣其廬勞苦之曰子可謂篤志  
矣今學何學乎悵然曰簡策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吾視  
子氣貌非局局簡策者如簡策已也如物理何乃從事  
於物理之學久之之才又曰物理之學學矣如性命何  
於是先生再拜願卒為弟子之才先授以陸淳之春秋  
已盡五經大旨乃舉以其易圖授之先生探頤索隱洞  
悟玄解躍如斷輪妙於瓦九洞然於天人上下幽明始  
終之故以為上古聖人皆有易而作用不同世所傳易  
周文王之易也謂之周易夏連山首艮尚歸藏首坤離  
世失傳而意其作用於周易必異作用異而本於伏羲

之圖畫則同也於是衍先天衡圖為一以爲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兩儀者天地也物之大者盡於天地也兩儀  
生四用四用者陰陽剛柔也天地之氣盡於四也四用  
生八體八體者太陽日太陰月少陽星少陰辰少剛石  
少柔土太剛火太柔水也天地之象盡於八也自八而  
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皆一每生二兩兩  
因重之而生於昇以寒暑晝夜風雨露雷盡天地之變  
化以性情形體飛走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耳目鼻口  
巴聲氣味盡萬人之體用以元會運世歲月日時盡天  
地之始終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而  
大中正之道畢具於其中故命其書曰皇極經世皇  
至大也極至中也經至正也世至變也而天人之統紀  
雖然古未有也書十二卷其一之二則總元會運世之  
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也三之四則以會經運列世數與  
歲甲子下紀帝堯至於五代歷年表以見天下離合治  
亂之迹以天之時而驗人也五之六則以運經世列世  
數與歲甲子下紀自堯至於五代書傳所載興廢治亂  
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之事而驗天也自七之上則以陰  
陽剛柔之數窮律呂聲音之數以律呂聲音之數窮動  
植飛走之數易所謂萬物之數也其十一之十二則論

皇極經世之所以爲書曰觀物內外篇終焉夫天地萬  
物以一爲之原原公一而衍之爲萬窮天地之數而復  
歸於一曰爲元曰元者氣之始也其數一元一月爲會  
會者數之交也其數十二十二月爲運運者時之行也  
其數三日六十之數天辰爲世世者變之終也其數四  
三百二十觀一歲之數而一元之數可觀矣以大運而  
觀一元則一元一歲之大者也以一元而觀一歲則一  
歲一元之小者也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  
百二十世歲月日時各有數焉一歲統十二月三百六  
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刻分毫釐絲忽渺沒畢各有數  
皆統於元宗於一終始往來而不窮在大爲消長盈虛  
在人爲治亂興廢皆不能逃乎數而反之近事小物其  
生成顛末吉凶成敗洞晰之如響古未嘗有也而先生  
未始以之自多也嗟焉忘爾也其內篇略曰物之大者  
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  
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  
焉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天生千動者也地生  
於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入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  
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陽一陰交而天之用盡之  
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

地之用盡之矣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少柔爲水少剛爲火太柔爲土太剛爲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風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盡應之矣夫人也者寒暑晝夜無不變風雨露雷無不化性情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曰靈于萬物也不亦宜乎人之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鼻舌萬物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人之至者謂其能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臭口善萬物之味者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物一身觀萬物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上識天時

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千萬年亦可以禮知之也是知道爲天地之本大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人能盡物則謂之昊天人能盡民則謂之聖人昊天能盡物有四府焉春夏秋冬是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盡民亦有四府焉易詩書春秋是也禮樂隆汙於其間矣春爲生物之府夏爲長物之府秋爲收物之府冬爲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有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爲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詩爲收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有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皇帝生霸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

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存焉聖人之事也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霸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爲無有之謂也無爲者非不爲也不固爲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太廣大悉備而不固爲固有者其惟三皇乎聖人有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與二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霸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爲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爲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若已無已有則舉一毛以取與於人猶有貪鄙之心焉而況天下乎能知天下爲天下之天下非已之天下其惟五帝乎聖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其斯之謂與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霸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

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政也者正也正其不正少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弒君耶故知王者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也天下亦以功歸焉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與三皇同理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霸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然猶借夫名焉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無以守業利不以義無以居功五霸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霸霸不足則狄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盡矣猶維持四十二君王室不絕如絛夷狄不敢屠中原者五霸借名之力也是故以力率天下者天下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其斯之謂與是故善化天下者止於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於盡德而已善勸天下者止於盡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於盡力而已以道德功力爲化者乃謂之皇矣

以道德功力為勸者乃謂之王矣以道德功力為率者  
乃謂之霸矣以化教勸率為道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  
勸率為德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為功者乃謂之  
詩矣以化教勸率為力者乃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  
始而始焉天地終而終焉若然則皇帝王霸者聖人之  
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時有消長否泰盡之  
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  
心迹判體與用分心與迹判聖人之事業於是乎備矣  
皇曰正命因而因者也帝曰受命因而革者也王曰改  
命革而因者也霸曰攝命革而革者也而革者一世  
論衡上篇 卷之六十七 二一八  
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  
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  
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  
尼之所以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必  
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  
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  
所以為天地則已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捨動靜  
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也與一動一靜  
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是故仲尼所以能盡三  
才之道者以其行無轍迹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與孔子贊易  
自義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脩春  
秋自桓文而下自義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  
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霸也  
嗚呼時之既往億千萬年時之未來亦億千萬年仲尼  
中間生而為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耶所以重贊  
堯舜至禹曰禹吾無間然矣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  
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不敢比仲尼上贊堯舜禹  
豈不敢比孟子上贊仲尼乎人謂仲尼無土吾偶以為  
不然匹夫以百畝為土大夫以百里為土諸侯以四境  
論衡上篇 卷之六十七 二一七  
為土天子以九州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孟子言自生  
民以來未有知孔子也斯亦未為過矣 昔者孔子語  
堯舜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曰順乎天而應乎人  
斯可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  
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於功矣  
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  
放下一等則入於殺矣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  
豈非出於一塗哉天與人相為表裏天有陰陽人有  
邪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雖其為小人雖庸君在  
上不能無君子難其為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

堯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時非無小人也難其爲小人故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甚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耶時非無君子也難其爲君子故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非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 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無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伊尹行冢宰居責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曰不忠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者乎吁若委寄於匪人三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天下之事去矣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維心亨不亦近之乎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剛健主豫而有應羣疑乃亡能自強故也周公以之是知聖人不能使人無謗能處謗者也周公居總已當重任之地借使避滅親之名豈曰不孝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保嗣君成終始之大孝者乎吁若委寄於匪人七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周公也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不亦近之乎 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機奪

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如是之遠耶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乎心也 仲尼曰鄙事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是知武王雖不逮舜之盡善以其解天下之倒懸則下於舜一等耳桓公雖不逮武之順天應人以其霸諸侯一匡天下則高於狄亦遠矣以武比舜則不能無過比桓則不能無功以桓比狄則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漢氏宜立乎桓武之間矣 日既沒矣月既望矣是不能不希矣非星之希是星難乎其爲光矣漢唐既創業矣呂武既擅權矣臣不能不希矣非臣之希是臣難乎其爲忠矣是知任天下之事易死天下之事難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苟能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如其不

成雖死奚益哉其有正與不正乎與其死於不正孰若生於正與其生於不正孰若死於正在乎忠與智者之一擇焉死固可惜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死何以寒青生固可愛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生何以收功噫能成天下之事而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漢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二人則唐漢之祚移矣豈若虛生虛死者焉夫虛生虛死者譬之蕭艾忠與智者不由矣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人物異也具於由道一也道也者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億千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謂之正道君行臣事臣行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行妻事妻行夫事君子行小人事小人行君子事中國行夷狄事夷狄行中國事謂之邪道三代之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爲道也三代之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爲道也後世慕三代之治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慕三代之亂未有不亂人倫者也三代而下漢唐爲盛其興也未有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未始不由臣道盛

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噫二道對行何治世少而亂世多耶君子少而小人多耶不曰陽一而陰二乎 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霸之世如冬如春溫如也如夏煥如也如秋凄如也如冬冽如也七國冬之餘冽也漢王而不足晉霸而有餘三國霸之雄者也十六國霸之叢者也南五代霸之借乘也北五代霸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霸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萌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霸日未出之星也自帝堯至於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四海之內九州之間或合或離或治或亂或強或羸或唱或隨未始有非世而能一其民俗者豈徒然哉化洽教浹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於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謂之理必窮之而後可知也謂之性必盡之而後可知也謂之命必至之而後可知者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

人無以過之過之者非所以謂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  
為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鑑能不隱萬物之形  
未若水能一萬物之形也水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  
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聖  
人之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  
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  
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八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所  
以能用天下之目為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  
之耳為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為己之  
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為己之心其心無所  
不謂矣夫天下之觀於其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於  
其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於其論也不亦高乎天下  
之謀於其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  
至高其樂至大能為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  
一為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已其外篇門弟子記先生平日語凡二卷先生子伯溫  
取為書附焉曰圖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  
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圖者河圖之數方者  
洛書之文故義文因之而造易為箕叙之而作範天  
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

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  
中也 先天學心法也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  
也 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始次共明亂生於治乎時  
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夫而不垢者也防乎其防邦家  
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剛  
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天地萬物之理  
盡在其中 仁配天地謂之人 春秋者孔子之刑書  
也功過不相掩孫復曰春秋有貶而無褒曰春秋禮法  
廢君臣亂五霸固不及於王不猶愈於狄乎女得不與  
之也治春秋者不近五霸之功過則未可言治春秋春  
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  
於四國者也故四國功之首罪之魁先定五霸之功罪  
而治春秋則大意立矣 楊雄作玄可謂知天地之心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得入者權所以平物之  
輕重聖人行權酌輕重而行之合宜而已故執中無權  
猶執一春秋王道之權衡非王通莫能及此 天下之  
事始過於重猶卒於輕始過於厚猶卒於薄况始以輕  
薄者乎故鮮失之重多失之輕鮮失之厚多失之薄是  
以君子不患乎重常患乎輕不患過厚常患過薄也  
能易地而處則無我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故君慎

慎獨 學在不止故王通曰沒身而已焉 無德者責  
人怨人自滿 醫人能醫之疾不得謂之良醫能醫人之事不得謂之良士能處人之事不得謂之良士也 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  
爲人之所不能爲之事矣 喜失亦不憂若處得在失之先必墮獲矣其極水火動  
靜之用推之物理人情體用利害終始生息無窮之變  
以極微物之致作漁樵問答所謂物理之學也 共畧曰  
漁者釣于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檐息肩坐于盤石之  
上問於漁者曰魚可釣取乎曰然曰釣非餌可乎曰否  
曰非釣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 其利也其害也  
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  
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  
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之  
爲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爲害如是則食之害也  
重而釣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之爲利又安知吾  
終日不得魚不爲害如是則魚之害也輕吾之害也重  
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  
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釣乎大江大海則  
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其利一  
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其害一也子之言體

也獨未知其用爾樵者曰魚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  
必吾之新濟子之魚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子  
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而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  
魚也薪之能濟魚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  
能用薪則雖子之薪即積若丘山獨且奈何哉樵者曰  
願聞其方曰火生於動水生於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  
相息水火用草木體也用生於利體生於害利害見乎  
情體用隱乎性一性一情聖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魚  
微火則皆爲腐臭朽壞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尺  
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於薪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  
何以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八  
無隨待薪然後爲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爲用是故凡有  
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  
曰否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不能  
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  
生於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動水以  
體爲本以用爲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  
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用之  
何如爾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  
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

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爲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于思得而知之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以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耶？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矣。文何思何慮？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爲大，不及子之門幾殆矣。乃析薪烹魚而食之，飲而論易，漁者與樵者遊於伊水之上，喟然嘆曰：熙熙乎萬物之多，未始有雜。吾知遊乎天地之間，萬物皆可以無心致之矣。樵者曰：敢問其方。漁者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者，不我物也。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萬物亦我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樵者問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其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爲本，以體爲末；地以體爲本，以

用爲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惟神與聖能宰乎天地者也。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害喪之患焉。夫名者實之客也，利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足，利盡於有餘。害生於有餘，實喪於不足。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有害生焉。立身者必以名，衆人則以身徇名，故有實喪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故賄與賊一物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微；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故譽與毀一事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華名之所也。言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以不爭處乎其間，雖一貨十倍其利，一歲九遷其官，何害生實？譽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惟有德者能之。人之至親莫如父子，至疏莫如路人，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况非天性者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是知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

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於中途者哉  
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  
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  
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與吾  
交戰欲棄之而不能捨欲取之則未能勝終日而後獲  
幾有沒溺之患矣豈直有身傷之患耶魚與薪異也其  
食而為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內者也十斤力分之外  
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為害而况十斤乎吾之食  
魚亦何以異于之食薪矣樵者嘆曰吾今而後知量力  
動者智天哉樵者問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  
易知其然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  
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於天精魄行於地  
行於天謂之陽行返於地謂之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  
伏者也陰反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知日者月之形也  
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  
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謂鬼而無知吾不信也樵者問  
曰人所謂才有利有害何也曰才有正有不正也才之  
正者利乎人而及其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  
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所不能而能之  
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

之事而歸之正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譬之毒  
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疾愈則速已不已則  
殺人平藥常日而用之可也而重疾非所治也能驅重  
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之所謂良藥乎樵者曰善人  
常少不善人常衆治世常少而亂世常多何也曰物何  
不然譬諸五穀芸之而不苗者有矣苗而不秀秀而不  
實有矣蓬莠不芸而猶生芸之而求其盡不可得也由  
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君子見善則喜之見不  
善則疾之小人見善則疾之見不善則喜之善惡各從  
其類也君子見善則就之見不善則違之小人見善則  
違之見不善則就之君子見義則遷見利則止小人見  
義則止見利則遷遷義則利人遷利則害人利人與害  
人相去一何遠耶家與國一也其興也君子常多而小  
人常鮮其下也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鮮君子多而去之  
者小人也小人多而去之者君子也君子好生小人好  
殺好生則世治好殺則世亂君子好義小人好利治世  
則好義亂世則好利其理一也釣者談已樵者曰吾聞  
古有伏羲今日而觀其面焉再拜謝之及旦而去蓋先  
生晚年頽然其順浩然其歸汪洋浩大淳一不雜粹然  
其安且成於是著無名公傳以自廣其文曰無名公生

於冀方長於冀方老於豫方終於豫方年十歲求學於  
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二矣有已此自  
化年二十求學於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  
三四矣年三十求學於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淳十  
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於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  
淳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學於天地遂盡天地之情  
欲求已之淳無得而去矣其神學功驗以達始而里人  
疑其僻問於鄉人鄉人曰斯人善與人安得謂之僻  
既而鄉人疑其泛問於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  
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於四方之人四方之  
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其  
之古今之人古今之人始終無可與同者又問之天地  
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爲  
無名公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  
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  
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  
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不可得而知不可  
得而名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  
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  
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也故強名之曰太

極大極者其無名之謂乎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假  
爾形骸弄九餘暇閑往閑來或告之以脩福對曰未嘗  
爲不善告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禍如計免  
人須誦福若待求天可量人曰中孚起信寧須禱無妄  
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微醺  
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餘喜微醺未微  
醺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  
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煖夏涼遇有  
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牆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煖餘  
藜羹飽後氣吐胃中克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  
身無甘壞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  
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  
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  
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  
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  
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  
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知負芒刺聞  
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受  
故其詩曰寤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朝  
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

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此其為無名公之行乎

伯溫少傳父學出從司馬呂伯溫公在河陽招司馬公于康淵之康伯溫曰公休除未向君不宜先有所過辭可也康曰伯溫曰奈何伯溫曰和叔便巧即以事要公休公休必無從功之必為異日憂康竟往文果勸作書稱蔡確有定策之功

為他日保家池康恕同年生知又出光門康信之聽馬伯溫及禍後悔不用作溫之言章惇少從康伯溫伯溫之易伯溫處吏部銓既擬官乃往見惇惇太息曰先生之易近於神乎吾恨未能卒業也作溫曰先生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蓋者信也人于此諸世則愛憎思怨可一切忘之矣惇為悚然薦之朝而伯溫補外卒就求興軍鑄錢監時元祐黨禁方嚴作溫見其補禹於咸平見范仲淹仁未昌人君之不顧也扶掖惇惇在位海不卒京師從外臺辟政環慶路計黨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上書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罷宣仁誣謗辭元祐黨綱外君子小人就勞民明兵崇寧間澤元符上書人邪幸籍久之除利路轉運副卒而渡後相趙鼎少錄贈必習備撰

論曰嗚呼天道恢恢豈不大哉雖錄入殊路以言乎逸道則均焉張智禮成性從思勉入然誠明成德矣或曰清虛一大之說壹比於已高曰高而踴則過崇禮其所

尚史編卷之六十七 三完本

以卑也邵學見其大汪洋浩博無涯際與行乎無窮而既安且成或曰曠曠而未嘗流也或訾其溺數曰夫數溺則感通則神夫未之嘗溺也自有生民來通天人之極通其用箕子也夫堯夫也夫洪範惟五行不言用也極明用念用德用威用言用邵云能在地後用在地先

由史上編卷之六十八

肝郡鄧元錫纂著

宋道學述

六南豐後學餘德爵校

劉絢字質河南人結髮事二程先生受學純公語人曰  
 他人敏則敏矣然而未易保也之子之志吾無疑焉以  
 祖蔭為壽安主簿遷潞長子令邑俗故淳古而絢又誠  
 心愛利丁母憂去父老數千人遮道留久之乃得去終  
 其去未嘗咎其人富鄭公歎以為古縣令也元祐初以  
 侍講韓維薦授京兆府教授侍御史王巖叟正言朱光  
 庭言春秋學廢已久絢治春秋深通試太學博士卒於  
 官絢明粹溫恭既開學內日加重無交戰之病故行果  
 而粹氣和而莊跬步不忘學既病謂學者言吾病每眩  
 瞶但正心端坐氣即下而平平居養氣其可忽乎將終  
 啓手足盥漱安然逝絢在程門與人俱有所知惟恐不  
 與人共程學之興絢及李籲端伯力焉正公曰質夫久  
便在此又曰質夫市儈又曰明端伯族氏人元祐中仕  
道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為秘書郎於質夫外兄弟也閤肆開發能自振於流俗  
 正公期其達到與質夫相繼卒正公哭之哀悲傳學之  
 難焉呂與叔祭之文以為與人交洞照其情而終靡有  
 爭於事如控六轡逐曲舞交周折畢如意云 尹焞字  
 明世洛人事正公受學間敬正公曰主一之謂敬問主

一曰無適之謂一自是服膺終身紹聖中應進士舉主  
 試者發策議誅元祐大臣焞讀之慨然曰噫是尚可干  
 祿仕也乎哉不對而出歸以告程子子曰有母在宜未  
 容廢祿仕也焞入白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  
 以祿養程子太愚曰賢哉母也遂卒業伊川最專篤晚  
 年質深粹正公自洛歸曰就見因問不答無不  
到此且更涵養  
是主一也  
毫髮事非  
 主一而何學子及問者正公輒令詣焞開誘之曰我  
 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謝子見正公辭焞送馬  
以從先生見行則學則言則識如服鳥頭外友其服也  
顏色悅懌筋力強盛一日鳥頭力去如之何蓋善自持  
也  
自太學講告來學問充舜之道止於孝者何子曰曾門  
尹焞  
舜之進不止於孝弟而孝弟非充舜不能盡自冬溫夏  
肅皆定晨省以至燕於無聲禮於無形又至於事父孝  
故事天明事畢孝弟事地祭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夫孝  
人豈能盡三子反以告正公善之  
 其後正公沒大觀中  
 御中范致虛言程頤倡為異端而尹焞張釋為之羽翼  
 乞錮勿用而聲聞益盛焞修其學彌篤焞居持養非弔  
 譽問疾不出戶洛人十以事正公者事之靖康初宣撫  
 神師道以德行可備勸講薦起召至度時不可為力謝  
 疾賜號和靖處士而歸金陷洛陽家盡覆遷長安山中  
 劉豫陷京師聞其名遣使者以車駟厚禮召具供張山

中必致之煇夜爲赴水自沈者得亡去匿蜀水山中轉徙闌止于涪曰先師之所嘗讀易也關三畏齋以居紹興中以侍講范仲淹召爲崇政殿說書辭勅有可敦造乃就道會諫官陳公輔詆程學煇後辭曰學程氏者煇也生事之二十年沒守其學又二十年矣仲煇監經筵所敷繹不過其師說使舍所學以言則欺君父也留不進於是大臣顯言煇拒劉豫有不可奪之節其所養可知詔趣行既至召見曰朕渴卿久矣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煇退喜曰聖主也道幾可行乎乃就職每赴講先夕必沐浴更衣几香再拜齋燕室夜定乃就寢或問之曰欲以所言動君父敢不敬乎又曰人君其尊如天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福不入反是安敢不盡誠敬會和議作具疏爭又與秦檜書力爭皆不報乃力疏言臣愚不量分守言及國事不蒙省可識見迂陋已驗于此又年齒已及加之疾病乞檢會累疏賜歸得奉祠尋致仕煇莊敬弘毅不欺暗室直方之行動合矩矱晚益深粹方赴召時祭告伊川墓而後行曰能行所學則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高宗嘗稱之曰觀尹煇所行盡一部論語亦可謂知煇矣疾革督門人問學不厭曰有疑便問病亦不妨蓋淳至如此今年與壽安張緯同學釋

語次輒了解而煇固能守伊川嘗言晚得二士又言擬釋俊尹煇魯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釋字思叔世貧賤行傭于市見縣官傳呼甚寵心慕之問何以得此曰讀書所致爾始發憤讀書學文已見禪師道楷者悅之欲祝髮周恭叔曰何爲舍正教而事胡神指令從程先生游先生悅其賴以族子妻之作座右銘以課學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已出見惡如已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坐隅朝夕視爲警誡謹密如此○謝良佐字上蔡人少博洽見純公扶溝從受學語次舉書史無遺失純公曰賢記憶何多也抑亦可謂玩物喪志矣良佐慙汗浹背面發赤純公曰即此是惻隱之心已謂之曰賢華相從於此獨學某言語耳故學心口不相應蓋行諸請問焉曰且靜坐於是良佐遂時時靜坐習小書然誠篤每理會未深徹其穎有泚也與劔州楊中立俱純公每言楊君會侍容易謝君如水投石然未嘗不稱其賢又之純公語焉飛魚躍曰此子思嚙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

寬已又曰：爲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淵。在於是良佐恍然於何思何慮之體也。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語浩然之氣曰：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純公許之曰：是子展拓得開，可望矣。後卒業正公，所正公問所造曰：天下何思何慮？止公曰：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太早在於是。良佐孜孜於省克，甚力作簿，自記日用言動，禮若非禮，以自繩。其言曰：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患恐懼，且於危階上習之，得善筆愛之，患長愛欲書令壞，乃已。患喜怒日消磨，令盡而內自首大患，乃在矜與正公別一年來，見問所學，對曰：惟求得一矜字，曰何謂也？久之對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此之由。正公語人曰：是子爲切問近思之學者也。良佐患學者以見性爲極，則輕自大而誕故，省克深力如此。正公自涪歸，見學者多事佛，惟良佐與楊中立不變。曰：學者皆流於夷矣。惟楊謝二君長進，雖益平質不啻於素位日用，或問敬曰：於儼若思時見之，問矜持何如？曰：矜持而過則病也。監京西竹場太學博士朱震詣請教，良佐曰：待與賢說一部論語。震私念曰：甚迫暮，何從得款？待說論語乎？已飲之酒，數行理居游語如常。已忽掀髯曰：聽說論語舉子見齊衰見師，見二

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內外一以貫之，由洒掃應對進退，卽上達天道。一部論語盡於此。震大有省。晚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識事，因介紹以弟子禮見。問學，良佐語之曰：游子嘗問某一切外物能放置得下否？其對之曰：實嘗從此上措功來，胡問何也？良佐曰：物無根者易拔，樹木有根故難拔。雖枝條顛落，蓋已復生。人諸欲皆有根，能於欲根淨洗，所從來痛克之，今無所繫，則無事矣。終誠薦如此。初，良佐事純公，扶溝時請歸，蔡應舉公曰：何爲其不就太學試也？對曰：蔡人眇習，載記決科之利也。純公曰：是心不可入。堯舜之道，與夫以子貢之高識，易嘗規規於貨利哉？富貴有命，於豐約間不能無留情，是不信道也。故曰之不受命，志道者少去此心，而後可。良佐留太學試，是歲亦得舉。自是篤信，於得失泰然於勢利泊然。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曰：彼安能陶鑄我哉？我自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搖惑多矣。信得及便養得氣不挫折，舉進士歷仕州縣，建中中召對，除書局後斥爲箴庫以飛語繫詔獄視官。上禁物以記問爲學，目負該博，不遺一字，問甚不厭。後省悟，常侍此事，做話頭，後行看學之士，問謝子曰：太虛無盡心，有止處，得合一曰：此有正只爲月，他若不用何止之志，若夫莫已不用否？曰：

未也當初曾發北口破伊川一句轉了二十年曾往見  
伊川伊川問近學某對曰天下何思可慮伊川曰是則  
是有此理實却太早在此問此語時如何曰是則  
得這箇事終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割得去問如此却何  
故被一句轉却曰了終須有不透處當動若不得他  
故被便轉入釋去也伊川直是備極人說了又却  
道恰好着工夫也問此語移如伊川至今未改道到  
何思何慮地位如何也曰始進時速後來十年過卻如  
夢問何故進曰學焉游酢字定建州建陽人始受學  
到南時分外難開二先生正公謂其德器粹然可適道半年後授以西銘  
讀之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正公歎其能於  
言外得意後明道為扶溝令招使職學事盡得其微言  
故於學與深心到自得誠中形外望之和為成德君子  
也第進士知河清范忠宣判河南甚重之移守潁昌辟  
自隨入政府優除太學博士忠宣罷政酢請外後為監  
察御史出守卒楊時稱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  
遇僚吏有恩其遇下使人樂自盡而無收慢其今也歷  
漢陽舒濠衡四郡民載如父母去愈久見思於門立  
名揚朱光庭字公河南偃師人舉進士調萬年簿最  
時純公主鄆縣簿關中以並稱元祐初以溫公薦召為  
古正言入對首辨大臣忠邪繼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  
習輔聖德諸進退大臣損益政事論奏無虛日宣仁多  
咨納焉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黨論作補外數月復召  
劉丞相摯罷收封麻還落職知亳州有惠政人尸祝之

改潞州隣境饑流民載路勞來安集日為食食之至不  
暇食遂病卒光庭少受學於胡安定已從孫復受春秋  
已又從二先生於洛服行所聞迨次不怠見善如貴育  
惟恐不及見不善如避水火惟恐及之後謁明道於潁  
川退謂人曰光庭於春風中坐二月矣愈益渙然歸坐  
卧一書室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  
要一書仁義之道而中以思無邪無不敬二語榜之意  
表敬一天人貫上下也父喪廬墓側三年事諸父盡道  
御諸弟友家人惇睦無間言為人方正望之可畏而耶  
之謙恭虛已常若不足也常謂釋氏為世教大患高明  
之士既沉溺於性宗中下之材又纏縛於因果故力排  
異端以扶聖道家素裕自奉甚薄仕至朝列猶糲食不  
厭其沒也正公祭之文以為篤字力行至沒齒不渝蒞  
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可質神明貫金石雖尚論  
古人難其比也其信許如此王蘋字信伯福州福清  
人清粹純固平居恂恂儒者與之語常世之務及民俗  
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蓋其達也未嘗微名當世世亦  
罕知之以朱震胡安國尹焞薦召見除秘書省正字為  
帝言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皆從此出欲  
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克是心焉耳而王之學與焉

生異無徒事章句文義爲也每與學者言試耶爲長者  
真之禮學之體究此時此心如何即其理微矣此徹止  
徹下之道楊文靖嘗言同門後來成就無踰信伯者  
張御史戡字天橫渠先生季弟也少莊重不與童兒狎  
長好學舉進士調陝州閩縣簿移知普潤知靈寶渠州  
懷安軍所至誠心愛人養老恤窮皆有法察惡勸善皆  
有籍民有失所者若已之致之殫心力振之熙寧初召  
爲御史裏行每進對未嘗不以堯舜三代爲言以論新  
法知公安未嘗以諫草示人不說人以無罪徙監司竹  
木改知夏縣不數月刑清戢爲實寬裕喜愠不見容色  
上卷之六十八 九  
而於人溫厚有親樂道人善而不及其短清不以所能  
病人和不以外物失已德大容物沛然有餘而自省雖  
小過不憚自訟也在司竹時愛一卒長久之及代見其人盜竊治之無貨事已待之如舊  
事兄極恭順於姻族故舊甚恩橫渠先生語人曰吾弟  
德性之美吾不如也晚講於學而達曰吾弟合矣既而  
卒哭之如不欲生將葬手疏哀詞十二納壙中稱其率  
已仲尼踐脩莊篤於孔門高第弟子無後先云而橫渠  
之門受程學者有呂氏兄弟 呂大鈞字和叔其先汲郡  
人祖太常博士通葬藍田遂爲藍田人父比部郎黃賢  
生六子皆賢大鈞第三子也仕爲三原令以父老嘗官

蜀請代移知巴西父致仕遂移疾不起移官不調以薦  
授官即教授當獻文作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論上之已  
棄去家居講學者數年仲兄官廐翔就視之會詔伐契  
鄰延轉運使以禮命辟之法可辭大鈞以禮際首就之  
爲盡力不遲難疾卒官大鈞純直明亮始與張先生爲  
同年生已聞張先生論學厭服之師焉見正公與語見  
以謂當滯礙而沛然以心誠信之也張先生教人約之  
禮後進生蔽於俗鮮由禮大鈞乃取古禮釋其義除其  
繁而力行之毅然不恤人之非聞已也居諫議喪衰麻  
飲奠比虞祔一裹之於禮已乃推行之冠婚飲酒相見  
上卷之六十八 十  
慶弔之間文節祭可觀又時時爲人講說又與兄大防  
爲鄉約以敦俗一德義相勸二過失相規由是秦人士  
渙然於古禮義可施行於今也張先生歎以爲秦俗之  
化和叔有力焉又歎其勇以爲不可及也先生沒益脩  
明其學期於身親見之既而曰有命乃誤具井田兵制  
選舉之法議小臣宿衛議邊郡世守皆經世遠謨曰如  
有用我執此以往始大鈞博學力行先生語之曰學不  
造約雖勞而艱於進德君後當自悟時大鈞以爲躬行  
久禮義當自熟也晚乃以造約爲先務於子厚趣時求  
中之語沛然始急於行已既乃寬以居養優游乎進之

可樂始嚴於率人既乃追而不牽使樂趨而不厭性  
之所得者肅之心以心之所知者踐之身又久所行不  
二於心所知不二於行也可謂造約矣既得疾命內外  
汛掃齋居湛然客至與宴語如常卒妻柳氏治其喪一  
如其治比部公之喪諸委巷浮圖瑣鄙不經之事一屏  
不用子義山能傳其學人以爲道行於妻子云 兄大  
忠伯 剛毅質直第進士歷實文閣待制知秦州治有  
聲馬洎以進士舉首爲判官頗倨踰時切琢柔其心謂  
之言叢科舉之學今無所用脩身爲己之學可不勉乎  
又時時以臨政治民之道告之洎後有立自以爲得師  
謝良佐時教授州學大忠每過之間論語必正襟容  
倅之子將詣太學欲求見汲公請爲容大忠曰微仲不  
必見不若見大臨第也紹聖中汲公及黨禍乞以所進  
官爲量移正公爾其老而好學理會到底云汲公事具  
帝紀 大臨字與叔少學於張先生先生令東見二先  
生卒業焉大臨故深淳近道而以防檢窮索爲其學也  
淳公語之以識仁且以不須矜矜不須窮索開之大臨  
默識深契豁如也作兄口銘以見意其文曰凡厥有生  
均吾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已與物私爲町畦勝  
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而則初無吝作我

蠹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  
徠勝私室欲昔焉寇讐今則臣僕方其末克寤我室廬  
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  
在我闡執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  
至之莫非吾者顏何人哉晞之則是始大臨於羣書博  
極能文章已持養深醇言如不出口粥粥若無能者賦  
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  
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其克養如此 歸翁張天祐語人  
矣正公曰和叔任道穩當風力甚勁然深潭頗有不  
逮必見其偏矣 以門墜入官遂不復應舉曰某何敢  
拚先人之德元祐中官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范學士  
祖禹薦其脩身好學行如古人可克勸講未及用卒  
蘇軾季明者武功人事橫渠最久後卒業程氏時尹焞  
彥明方業舉造之軾謂之曰子應舉得狀元及第也足  
乎曰何敢望此軾曰子未能狀元及第也學盡是乎焉  
復此外有學也焞不省明後造問之軾茶次舉盃曰即  
此是學焞有省軾今詣程先生受學軾以呂進伯薦召  
爲博士坐上章論國事竄饒州行過汝館彥明所願以  
還謫爲意彥明曰最季明上書時爲國家計耶爲身計  
耶若爲國家計當忻然赴饒州若爲身計則饒州之

行猶為輕與季明渙然季明始學本季明所指擊已危  
幾賴彥明而安故學須友以成也 馬伸字中東平人  
綉冠第崇寧中禁元祐學術程門宿學老生有叛去  
者伸自吏部求官西京法曹銳然往依焉至則因先生  
高弟張繹求受學先生以非其時恐為累辭之伸執贊  
十往愈益恭且曰使伸得聞道即死何憾况未必死乎  
且欲棄官而來先生歎曰能棄官則官無用棄為也見  
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造者三年同僚以飛語中之不  
顧也靖康初以薦得召中丞秦檜高其節也辟為監察  
御史會金陷京師初遷二帝伸議狀請立趙氏復嗣君  
及張邦昌立移書勸推戴書曰閣下服事累朝為宋裔  
臣舊矣比來不寧迫於狂虜  
使當為可忘宗社則其可也閣下豈顧以大義為可  
犯大為可忘宗社則其可也閣下豈顧以大義為可  
死而能聽之者必曰與其虛遜於人而忘趙氏之宗  
不若陽受於已易與反正而分辟也凡今忠臣義士  
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叫牛變獨詩相公之心必出於  
此也古耳今房人既北康王以山皇子在外天下所擊  
國統有歸閣下義當退身勸服發使通問奉章臣迎  
立之然義引存身自以身為國臣閣下防不虞命如此  
賜下忍舍命以待陛下請歸死有司退不虞命如此  
則閣下忠存存國義不苟生明主必能昭察而身名俱  
榮矣今謀不出此房退可久尚當非據假禁閣下路  
流言以謂相公外挾操身之威使人遊說東王風令  
心獨憚勇去未遠因有以待然幸心孤疑知所伏或  
敗之際間不容髮焉伏望然覺轉禍為福於匪期內  
夕之間若包囊既派志慮必異外假事端揭日待期內  
結仇讎令從為難九座在大堂無成理然伸生不為

與版逆司朝請先服死節市明本高宗即位以城陷  
心邦昌得書大懼始定推戴之計 高宗即位以城陷  
不能救主還不能死自劾請寘諸帝慰諭懼殿中侍御  
史撫荆胡廣南還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汪黃  
患以濮迫寇境貶監濮酒稅以樸被就道卒於道紹興  
初追贈諫議大夫伸勇於義在臺所薦達皆清強不撓  
之士晨興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居常  
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畧其元今時何時溝壑  
乃吾死所也又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念即為  
富貴所使吾以妻子為念即為妻子所累是道終不  
可得行也故竟信其志云是時及程門受業稱高第者  
又有楊學士國寶應之侯仲良師聖劉元永安節劉  
之宗禮林大節周孚先之倫先生言應之有英氣偉岸  
而樂善向德論議不苟可望以託吾道仲良安羈旅守  
節不變有欲館之者造焉則壁垂佛像几所積佛書也  
遂謝不復往晚通貫經術洞悉時事胡文定亟稱之安  
節溫然有容遇人無貴賤大小一以誠常引其長而覆  
其所短立之二先生故人子也早孤二先生收養之娶  
以女常自言事明道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已以格物其  
後官晉城服膺焉以循吏稱大節字先不詳其行實而

程先生稱乎先純明可入道大節差魯然所問便罷躬  
行孟敦夫厚始治王氏學特精處一室不蓋拚伊川曰  
孟厚不治一室者何學不在此也今洒掃得潔淨莫更  
快人意然伊川沒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焞  
范絳邵溥弔哭焉蓋程門得人稱最後盛輟相授受雖  
彌熾然稍益濫矣學尹氏者稱呂稽中王時敏邢寬而  
獨楊中立之傳為最昌云楊文靖公時字中南劍州將  
樂人第進士調官不赴杜門學時人莫測也已調徐州  
司法又不赴詣穎昌以書謁程純公從受學純公大說  
之每日楊君最會得容易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令反  
求時處如有覺也歸純公送之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  
友純公卒復事正公於洛日宴見正公瞑目坐偶假寐  
時與游酢侍未命之去不去也正公覺乃曰賢輩尚在  
此乎歸休矣乃退出及門門外雪深者一尺蓋薦謹如  
此其言曰學以聖人為師猶射而立之的也學而不志  
於聖於何為準學而不聞道雖博通古今能文章忠信  
愿慤不為非義猶之乎自棄也又曰人性上不可添一  
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率是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  
是已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  
聖賢作處天地懸隔授慶州司法參軍當疑獄立斷與

郡守爭事守正不回撓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有惠  
政民思浮沉下位望日起四方士不遠千里從之游天  
下稱為龜山先生遠逮夷狄雖高麗國主亦從使者問  
龜山先生安在也會蔡京以張覺言欲引舊德置左右  
冀已亂召為秘書郎蓋是時年已七十有二矣自紹聖  
崇寧來元慙擅國忠賢屏竄死仇無在者京輔貫勳竝  
竭民力逢上窮然為汰奢中國枵然又挂禍四夷將變  
且不測時大憂之以謂義不容坐視為也乃赴召即馳  
書執政言今士大夫不敢盡言天下之事者不過為保  
身計耳不知謀國乃所以謀身天下喪亂而獨能保其  
身生民以來未有也欲以格其心而條諸蠲賦茶鹽撤  
糴市易坑冶諸散事以告一主於寬民入對言今大難  
蓄而將發正君臣交警之時請作宜和會計錄周知天  
下財賦出入之數條祖宗法為綱目元祐熙豐真勿問  
但宜於今者舉行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郡首轉輸募  
邊民為弓箭手使習騎射殺常勝軍之勢言京師無高  
山巨浸為阻固宜亟脩戰守備帝甚嚮納除通英殿說  
書無何金敗盟中外失措時言定亂以武克制變以氣  
勝今當求忠亮直節之賢足彈壓中外者真朝端疎天  
下觀聽而夙夜練軍實明賞罰圖所為敵愾禦侮者當

之若未之以恒懼之形委靡而不振則大事去矣虜深入緣邊州軍獨宜堅壁清野毋與戰遇則以銳兵躡其後而堅城巨鎮以重兵從其前扼之虜可得制也乃大本則在於收人心今免夫之役毒被于海內西城聚斂東南花不害尤甚宿姦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者幾二紀欲致人和必先去此三者而後可金匱都城乞召對爲帝言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叙遷安受而不辭夫外鎮撫四夷內新附百姓此宰相之職也以今日觀之鎮撫之效無具甚矣主辱臣死宜身任其責而皆首鼠竊笑之論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六十八 十七 二五

亡匿苟幾自全身在朝廷家已前遜將陛下何賴雖祖宗來未嘗戮大臣此家法當守亦宜稍正典刑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爲三路總帥虜入寇棄軍乃置不問故梁方平何灌之倫效尤逃遜俾虜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今城守仍奄人是用將後車又覆宜亟罷而賈方平當以軍法追論擢右諫議大夫已虜圍京師太學生伏闕上書論李邦彥等罪乞留李綱神師道軍民從者數萬人執政以鼓亂激帝怒揭榜禁時入言士人伏闕本一時忠憤所激無他腸但得老成有德望爲衆信者爲長貳行自定矣帝曰無以踰制拜國子祭酒金匱城

久不能下乃遣金幣三鎮爲嫌自引去時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也今棄之虜得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使京城無復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立至此啓寇之道也今四方勤王之師畢集厚賜則無名不與則生怨如聞三鎮吏民以死爲朝廷守今若以勤王兵往援之掩其後虜腹背受敵師必有功有功以厚賞之則廟勝之術也或以盟誓爲疑則要盟神不聽孔子前言之矣於是詔出師而議者倚和議特兩端動無輕進時又言虜人所至劫掠磁相殘毀肅王初使議及河而反今挾之以北此叛盟之大者而吾欲專守和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六十八 十八 二五

可乎願無惑浮言竟不用而太原諸郡皆陷時宰請起李邦彥李鄴復位時言邦彥首畫遁逃之策捐金割地以主和誤國李鄴奉使失辭惟虜是畏此國人所同棄也何可復用命得寢於是時具疏王安石首爲邪說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今此之亂實安石爲之具帝紀詔降安石從祀母配祭而治王氏言者免天下然疾時讎視之矣諫官馮澥主王氏疏詆時甚力會以學官紛爭罷祭酒力求去除給事中請益力以微猷閣學士奉祠又懇辭改待制時且去猶再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殿侍規高宗即位召除工侍郎入見除侍講每以老疾

致仕卒年八十時德器夙成持養有道中純粹閑深而  
年八十外坦夷冲淡泊如也羣居嗒然不言而飲人以和此臨  
事不動聲色而制裁裕晏井井也渡江後學者稱焉程  
氏正宗先達陳瓘鄒浩之倫皆尊事之宋十習以去不  
屑就焉高潔見龜山晚以蔡京薦而起若濡染愠之也  
嘗論藉藉胡康侯誌其墓言安國從公游三十年見其  
疏食甘脆若皆可於口而未嘗有所嗜也狐貉縕袍若  
皆適於體而未嘗有所擇也弊廬夏屋若皆託宿然未  
嘗有羨而求安也老之將至沉伏下僚子孫滿前每食  
不飽而未嘗改其樂也公於斯世欲樂不存而援而止  
史記上編 卷之六十八 五月十一日  
之而止者獨何心哉以明道先生之心為心以斯世斯  
民為急裂裳裹足以從之不俟履可也世以不屑去疑  
之淺之乎其為見矣子通字達伯兒時能力學指物即  
為善矯然為必極甘意而後止人謂其發憤指極  
水餅的破而平居言不出口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  
遊太學有聲已棄士從公受學於然年少參  
州人羅  
從彦仲素初名他師有得詣龜山學居三日乃知其舊  
學非也驚汗浹背曰幾枉過此一生時先生語次輒推  
尊程正公則驚田稟糴走伊川受學焉久之歸卒業龜  
山帝終日端坐潛思力行任重詣極確如也里人以其  
清介絕俗目為固而郡人李侗愿中謁以書請學則頌

共非笑之侗若為弗聞也者嚴事焉從彦時時靜坐伺  
退入室亦靜坐從彦食於靜中怒哀樂未發時作  
何氣象以求所謂中者久乃渙然於天下之大本在是  
而天下之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貫融於是也  
而存養日深其言曰學問不仕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  
大理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力此庶幾漸明講  
學始有力又曰學者病在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力  
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未足道也又曰孔門諸  
子群居終日交相磨切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間觀  
感而化者多矣具融液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不然子貢  
史記上編 卷之六十八 二一 二一六  
何以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又曰為學在深潛緘密  
然後氣味深長踐徑不差若繫以理一而不察乎分之  
殊此所以流於疑似亂真而不自知也曰喜怒哀樂未  
發之中乃中庸一篇指要必於心目間實見是理如顏  
子之嘆卓然見其為一物然後擴克而往無所不通於  
諸經語孟各極其趣而深以解義資論說為玩物喪志  
其論治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禮義廉恥為大務於異端  
之學一聞其說則辨之錙銖眇忽之間而知其詖淫邪  
遁之所以然者不可易也少豪好馳騁為任俠既聞學  
默存潛養一不為事物所勝終日危坐而神采精明畧

無類情音吐和緩作止安詳精純之氣達於面目形於  
動靜自然之中有成法焉平居恂恂於事若無可否至  
其酬酢事變則斷以義理有截然不可亂者事親左右  
無違仲兄性剛多忤以誠敬具得其歡心閨門內外夷  
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秩如也與族姻舊故恩意篤  
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爲出賓祭謹  
飭租賦爲鄰里先節衣食以賑助親戚之貧困者與鄉  
人處飲食言笑涸涸終日也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  
大者固未嘗求知於世亦未嘗輕以語人獨安而樂之  
於吹噓之中簞瓢屢空悠然不知老之將至也有來學  
者隨淺深誘掖答問窮晝夜而要於反身自得以求至  
於聖人知沙縣鄧迪言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  
吾輩所及建安朱松深以爲知言松沒于熹從受學卒  
有立則徽國文公也文公言熹從先生遊每一見則  
所聞必益超絕蓋上達不已日新又新如此自程氏兄  
弟見周茂叔指掌於無欲寬靜之體實開洪源龜山得  
之以南而羅豫章李延平抽關啓鑰皆循未發之中爲  
般率至是已五世得徽國而洛學大昌研刮章章而微  
言亦寔寔絕矣

○徽國文公先生字仲晦徽州婺源人也父吏部郎於

官尤溪而公生固徙建陽遂爲建陽人舉進士以左迪  
功郎主泉州同安簿蒞職勸教興學造士苟利於民身  
勤勞不避長吏事倚決焉孝宗在青宮時令聞洽於海  
內比郎位求直言應詔上封事言陛下毓德青宮仁孝  
卓然天下之人傳頌道說既有年于此矣今正宸極萬  
物喁喁向方此端本正始貽哲命之時因時乘勢大有  
爲之會也况祖宗之境土未復宗廟之增耻未雪戎虜  
之姦譖非常生民之困悴已極又國家治亂廟社安危  
之幾所繫於此乎聖躬雖未有失而帝王之學何可以  
不講朝政雖未有闕而脩攘之計何可以不豫利害休  
戚雖不可徧收疏舉而本原之地又焉可不加之意也  
哉臣聞堯舜禹之相授受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而精曰  
一曰執者謂生而知之必學以成之也陛下聖德純茂  
同符古聖然聞之道路毓德之初衡石之程不過諷誦  
文辭吟咏情性而止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  
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疎遠傳聞未知信否然  
私竊以爲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  
滅非所以貫本末而古大中願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  
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說之說少留聖意延訪真儒置諸

左右以備顧問研究擴充務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底  
於至精至一之地而考以六經之文監以歷代之史會  
之於心以應當世天下幸甚惟陛下深留意其中臣聞  
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今日之計惟在  
於脩政事攘夷狄二者非甚隱奧而難知也然計之所  
以不能定者講和之說誤之耳夫金虜於我有不共戴  
天之讎其不可和也明矣知義理之不可而猶爲之則  
利害惑之也而所謂講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夫講和  
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大臣之任責必輕將士  
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必不能竭其心力奔走以赴乎  
上之所欲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退有遷延可已之資  
雖欲勉強自力其氣固已渙然離沮而莫之或振又何  
望乎本根之固守禦之完恢復形勢之可冀哉且彼盜  
有中原歲邀金幣據全盛之勢以制和與不和之命力  
少疲則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動力既足則大舉深入而  
我不能支蓋欲以縱容制和而操術常行於和之外中  
國方且叩首於人以聽其和與不和之決進則失中原  
事機之會退則沮忠臣義士之心汲汲欲和而智慮常  
陷乎和之中無惑乎跋前疐後而進退皆夫也自宣和  
靖康以來首尾四十餘年虜人專恃此以中吾之腹心

縱橫前却無不如意而我墮其術中曾不省悟危國亡  
師如出一轍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庶幾乎而議者猶  
欲以屢試輒敗之餘謀當之其亦不思也哉頃聞容未  
臣總攬群策鑒失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  
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勵風俗使  
吾脩政事攘夷狄之外了無一之可恃然後將相軍民  
遠近中外無不然曉於陛下之志更相啓告更相激勵  
不敢有頃刻懷安之心數年之外志氣日克兵強國富  
於是視吾力之強務觀彼蠶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  
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其與講和請地僥倖於必不  
可成之計相去固萬萬矣惟陛下留意無忽至於四海  
之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  
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各得  
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日所徵召諸臣  
皆天下所信以爲忠臣賢士可以正朝廷正百官正四  
海之具也陛下誠於其大賢大德使替元體圖以亮天  
工小德小賢使居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  
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各舉  
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進退取舍惟公是稽  
則朝廷有人而四方之得失可知郡守得人而屬縣之

治否可察又何患乎庶事之不理生民之不安也哉  
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病民誰則非宰執臺諫之新  
舊賓客者其失勢者陛下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之  
矣尚在勢者實繁有徒根固枝蔓布列有位而陛下  
且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切切然以惠民而興利也  
亦誰與奉宣而致行之哉無惑乎欲以惠民而適增其  
擾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也若夫戰守之機形制之勢  
臣未之嘗學不敢妄有所陳然竊聞之上流督帥物望  
素輕下流戍兵棄淮河不保則長江之險實與虜共斯  
乃古今之所共憂愚智之所同惑安危形勢呼吸仰  
未足以喻其急也願陛下留意無忽帝切政厲精得疏  
大感動即召入對辭不許入對申所學甚悉帝甚憐納  
方赴召時謁延平先生請問然後行已寓書言意向蒙  
推喻二說其一已如次成文惟義利之說尤得未分明  
說而不快今日以次論時事者代之到時則畢即錄呈  
但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平時豈不講究今言欲辭  
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為說乃此身自生在集詩除  
而不之察乎此深可嘆者蓋是時虛心省己如此  
武學博士克樞密院編脩官曾時相主和而魏揆之以  
布衣召為國子錄以論會觀絀公自以兩進絕和議抑  
佞倖之戒皆不用力辭不就會丁內艱歸尋復召以未  
終喪辭於是肯下言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秩昇  
祠太息曰是以退為進也又力辭乾道五年以薦召知

南康軍蓋先生自同安歸家居者二十年矣四辭不得  
命乃赴郡懇惻愛民賑利除害汲汲如不及以厚人倫  
美教化為先務首下教延訪利病令父老教戒子弟選  
子弟入學每五日一詣學為諸生講說郡有賢惠者禮  
以為學官士風翕然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蠲減適歲  
旱殫力荒政諸秋苗夏稅木炭月椿經稅制錢之屬各  
條奏蠲減必得請乃已乞轉運常平兩司發粟賑贖申  
隣路斷港遏懼之禁選官吏授方畧俾分視境內荒歉  
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而上下振給之通商糴分多  
所全活郡濱江舟楫岸者激大風輒覆募飢民築長堤  
南康軍蓋先生自同安歸家居者二十年矣四辭不得  
命乃赴郡懇惻愛民賑利除害汲汲如不及以厚人倫  
美教化為先務首下教延訪利病令父老教戒子弟選  
子弟入學每五日一詣學為諸生講說郡有賢惠者禮  
以為學官士風翕然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蠲減適歲  
旱殫力荒政諸秋苗夏稅木炭月椿經稅制錢之屬各  
條奏蠲減必得請乃已乞轉運常平兩司發粟賑贖申  
隣路斷港遏懼之禁選官吏授方畧俾分視境內荒歉  
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而上下振給之通商糴分多  
所全活郡濱江舟楫岸者激大風輒覆募飢民築長堤  
捍之其姦豪侵細民撓政法者峻懲之不貸郡以寧戢  
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之休暇造馬從諸生徜徉泉  
石間質疑問難誨誘諄至竟日夕不倦人求栗里陶靖  
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間旌顯之風  
教大行明年詔監司郡守條民間利病具疏言臣被恩  
待罪偏壘遭仁聖求言不間踈遠使得輸忠然臣孽病  
獻言者不惟天下國家之大體而毛舉細故以塞責時  
言者不察天下國家之至計而挾撓隱伏以為明是以  
獻言雖多聽納雖廣而實無所益於國也嘗謂天下國  
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減之實

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爲恤民之本又在乎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而已矣夫民之不可不恤不待知者而後能知亦不待明者而後能言也然欲致其憔悴困窮之極與所以致此之由則臣請以所領之郡推之然後及其措置之方夫南康爲郡土地瘠薄水源枯涸人民稀少穀賤農傷自其平居固已爲貧國矣而賦稅偏重比之他處或相倍蓰民間雖復儘力耕種不足以供須別作營求乃能輸賦是以人無固志不肯盡力農畝爲子孫久遠之計幸遇豐年則賤糶禾穀以苟目前之安一有水旱則扶老攜幼流移四出視其田廬無異逆旅之舍出郊四望則荒曠敗屋在處有之郡諸接境江饒等州土田瘠薄亦復類此若不大爲經理深加隱恤雖復時於其間小有縱舍如以杯水救車薪之火其何能濟此遇此歲椎肌瀝髓之禍必愈酷益深不幸有數千里之水旱則橫潰四出有不可如何者此民之憔悴困窮而不可不恤者也夫有田有租爲日久矣今民間特以稅重爲苦者緣二稅之入朝廷盡以供軍而州縣無從贏餘也夫二稅之入物有常限其間又有貼納水脚轉輸之費州縣既不容少有寬減矣而朝廷發下投軍歸正人等又來無紀極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

取於民如納米收耗則自七斗八斗以至於一倍再倍未止也豫借官物則自一年二年以至三年四年未止也此外又有月椿移用諸雜色名額自版曹總所以至漕司上下相承通徇促迫今日追究人吏明日取勘知通官吏無所從出不取之民而將焉往雖明知其一旦發覺違法抵罪而不能顧也夫以罪及其身尚不暇恤何暇於民之恤乎以此觀之則今日民貧賦重所從來可加矣若不計理軍實而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然國家處東南恢復未效所以養兵而固國者常患於不足則兵又豈得而遽減哉況今將帥之選率皆凡流物望素輕苞苴結托以得差遣故到軍之日惟務剋刻剝經營賈販以償債負債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上之奉權貴而求陞擢下之飾子女而快已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軍中急務廢弛殆盡私欲飽滿又可以束裝問塗望他軍之積爲已資矣至於總餽輸之任者亦皆倚幽陰交通賄賂其所程督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貼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於權倖之門者不可數計也若屯田民兵二事尤特爲誕謾小人竊取官職之資而未聞有絲毫尺寸可見之效任事之臣方且迫趣州縣使之急征橫賦

我代邦本以膏潤之其亦悖矣今欲計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爲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託之私務求忠勇沈毅實經行陣曾立勞効之人則可以革輕慢非才之弊其軍之汰卒與凡北來歸正添差任滿之人皆歸之屯田使與民雜耕而漸損其請給其才勇伎藝之人則計其品秩而多與之田田以爲什伍之長罷去諸州招軍之令募諸軍子弟之驍勇者別授以田使隸尺籍令與屯田民兵之法相表裏而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付以重權久其事任徐議其課最增秩而因任之如此十數年而功效不見未之有也乃目前之最急者則願深詔主計將輸之臣於見今椿積金穀縣緡數內歲量撥二三十萬視州郡貧乏者特與免起上供官物三五分而代其輸向後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則上項量撥之數可以漸減州郡免起之數可以漸增庶幾窮民得保生業曠土以次開墾公上之賦可不程督而登矣此臣所謂治軍省賦之法然也至於所謂正心術以立紀綱者則非臣職之所當言然天下之根本源流有在於是雖欲不言而不可得者敢昧死冒言之夫網無綱不能以自張絲無紀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紀綱

一國則有一國之紀綱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天下之紀綱也然紀綱不能以自正必入主之心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公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君心始可得而止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者凡以先後從吏左右維持務使此心無頃刻失正而已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二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瞽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援引擢真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雖陛下所謂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承望其風旨其稍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畏公論者乃畧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而終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巢窟之所在也勢成威立中外靡然使陛下之號令

陟不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者爲獨斷而實此一二入者陰執其柄也蓋非獨壞陛下之綱紀并其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則民安可得而恤財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譽耻又何時而可雪耶臣誠愚闇念自頃進對得竭狂瞽陛下赦而不誅兩蒙收召五赦除擢顧猶畏懦藏縮孰視天下之綱紀廢亂生靈困苦而不能捐生出死一爲陛下言之是陛下不負臣而臣負陛下也天子時稍息縱溺近習又主先入之說頗厭儒讀奏事乃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會陳參政俊卿薦帝不憚右相雄曰士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是適高之也不若因所長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帝曰善命提舉江西茶鹽會浙東大饑相王淮力薦之改浙東卽日先騰書他郡募米問蠲其征過闕召對陳七事而行比至部米已輻輳約僦屬訪民隱至廢寢食行部乘單車簡徒衆所需皆自齋秋毫不及州縣雖窮山遠谷畢造拊存之郡縣官吏憚同裁懦惕若使者常壓其境有解印綬去者諸措畫不遺餘力始帝以儒生不閑世務爲大言厭薄之至是喜曰朱熹政事却可觀相淮贊之曰熹荒政乃行其所學民被實惠進直徽猷閣會知台州唐仲友者墨不

法而於淮同里爲姻家業遷江西提刑矣公至境赴愬者紛然具得其不法狀條劾之淮持章不下疏十上愈力淮不得已下紹興府鞫訊獄具伏則奪其新命以授公公太息曰是所謂蹊田而奪之牛也辭不拜淮大患矣御史鄭內陳賈詆道學假名濟僞軼之遂奏祠而海內尊劄愈益衆久之淮去位相必大力薦除江西提刑促入對乃赴召有要之路者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卽入對毋爲及之矣公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逆探上意爲固諛乎及奏對反復於天理人欲之際甚力帝稱善數四曰久不見卿浙東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勞矣時曾觀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力論之帝曰昇有才對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部侍郎杯栗者自名學而倨驕先數日與論易西銘不合惠之道部吏抱印迫供職以疾請遂疏醜詆之爲欺慢公力請去帝以栗言過適欲易他部兩全之請益力乃罷栗由前提刑之命力請祠去而帝意終向之未踰月復召爲崇政殿說書詔敦促之不赴校廳進封事曰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有重病自心腹達于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起居飲食未至有妨而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已望之而走矣然

天下事當言者不勝其衆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大本與今日急務爲陛下言之蓋天下大本者陛下之心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已夫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而待驗之著於外者先於家人次者左右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若官闈之內端莊肅肅后妃有闈雝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左右陪侍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賄以紊朝政此左右之正也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綱紀得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脩而無阿私之失則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矣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闡明彌諫

諍之職以自規正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而不顧於冢宰之官制以有司之法無纖芥之際瞬息之頃得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居九重之邃而凜然常若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白純粹無少瑕駁而可以爲後世法也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官省事秘臣不得知然不見其形視其影不覩其內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不勝籍籍則陛下之所以脩之身而行之家者恐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淵覲說杆之徒勢焰薰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爲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具有罪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以爲姦有罪不可復用乎今陛下反以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臺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至所謂天下大本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古之聖王所以教世子者必選端方正直博聞道術之士與之

居處而又爲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以嚴之以爲是天下之本不可以不重也今師傅賓客之官既不從置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僚之選號得人而稱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僥倖庸妄之輩得參錯乎其間所謂講讀姑以應文備數未聞具有啓沃箴規之效其左右春坊則直以宦者數輩掌之又何以防其威慢媒狎奇袤雜進之害哉雖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而人心難保氣習易移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亦何可不謹習而豫防之也況以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保養之具尤可不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典東宮除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流皆置正員不爲兼職陛下又以時召見使侍燕遊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所服行而有效與勉慕未能愧悔未免有時從容而啓迪之則聖子神孫有得於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統業垂永久而無窮矣此急務者一也夫以陛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勝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盡撤其私邪

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又有以蔽之一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必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揀選之際常先排擯此等真之度小而後取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可保其決不至於有妨者然後舉而加之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畧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反得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而用之彼其以人臣而竊國柄畏忠言之悟主而廢其姦也故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也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與之共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使天下咸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雖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給如隸卒之爲而已其尤甚者則又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天下至其敗露以去則又引用其黨類而列布於朝亦何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乎願自今擇相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來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

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為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為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思如此而猶不付其人臣不信也夫以陛下之憂勤願治又豈不欲振綱維而美風俗哉然而不然者以明於內然後可以齊夫外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宮省之間禁密之也天下不正之人常尋窟穴盤據於其間則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者妖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科賊污狼藉為暴於外者亦因是不復根治究之名為降官而適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竊料陛下之意非全不悟其為欺也必以為人各有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間顧情稔熟勢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為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朝廷之心姦賊之吏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則亦非輕故也綱紀不振於上故風俗頹靡於下習為輕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收稍咄其情惟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其或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嚼則嚼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

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指為道學名以矯激而衆共排擠之蓋自朝廷以及閭里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又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矣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忍復循行之哉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為陛下嘗言今天下無變雖有仗節死義之士安所用之夫仗節死義之士當其平居誠未有用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以彼其人臨事變而能外死生則在平世必能無慕乎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在平世必能不屑乎詭隨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非謂知後日當有變故而豫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謂此等人才今無所用而惟重爵祿輕名義之人則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而一旦橫發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然後前日損棄流落之人上不識為何狀者始復不幸而著其節天寶之季世是已嚮使明皇早得巡遼果卿之倫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重為仗節死義之舉哉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不至

有此等議論而小人借託聖訓以蓋其姦則足以深沮天下忠義之氣而傷其心吐下亦可及求諸身而亟思以變革之矣臣聞虞允久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可指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納之內帑倘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載簿籍不可稽理者撥還版曹為歲用之需其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而版曹經費不失歲入之數也聽其言誠美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用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消月鑠以奉燕私之費者不知其幾矣曷嘗聞其能用此錢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州縣督趣鞭笞日峻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之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脇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而稅外無名之賦日益繁多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臣聞諸將之求進也先括剋士卒以殖私財自結於陛下之私人然後私人者以其姓名潛達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然後付之軍中使自什伍而上節次保明冊其材武堪任將帥而薦之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誠以為公薦而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

輸錢已若晚唐債帥之所為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所以遴選之者如此則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為何事矣如是而望其助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陛下之心心一正則六事無不正然或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億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亦將為文具而已則所謂大本者又急務中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也今之論者樂因循則曰陛下之年寢高天下亦幸而無事不宜更以多事自擾夫自古天下非難艱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使功成治定一無可為尚當朝兢夕惕而不可以少怠況今天下民貧財匱兵情將驕外有強暴之夷虜內有愁怨之軍民其他難言之患隱於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接近在堂奧之間遠在數千里之外者何可勝數亦安得遽謂無事而遂以逸豫處之乎其思奮厲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忘賴墮之不可以久欲自奮於一擲然不知此害之失已在隆興之初罷兵講和使宴安酖毒之害日甚日長卧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積至于今日綱維解弛蠶藥萌生區區東南尚不勝其可慮又何敢度越意計

思後故驕懣憤耻而為不易為之事乎故臣願陛下以東南之未治為憂而正心克己華尊於正朝廷脩政事以馴致其效所謂善易者不言易而直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掌抵劔間也論者又或以為陛下深於佛老之學有待於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不約自合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之一切行之臣以為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此以性命為真實而彼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真實故雖其寂然不動而民彛物則萬理森然無不畢具於其中至感而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理而無一事之或謬彼以為空虛則徒知寂滅為樂而不知為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有邪正之別是以自吾之說而脩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正心脩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朗徹靈通妙明寂靜者而無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是以程顥嘗開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陛下過聽兒徒誑妄之說以為真於聖人之道有合而以儒者之學為最下至於應務則浮屠之說不能以自行

獨取管商一切功利之說而行之臣竊為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流注於胸中也開學臣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矣其間得望清光不過三數而止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已覺非昔時矣臣之鄙不能別有忠言奇謀以裨聖聽而陛下日新盛德亦未能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憂則臣於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竊冒萬死瀝肺肝以上惟陛下哀憐財赦而擇其中疏入夜漏已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將為四十一 翼謀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深中之除秘閣脩撰竟中沮而帝亦內禪矣光宗即位改知漳州臨漳俗薄陋不隆禮至有父母喪不服喪者首術古今禮律開喻之又採古器葬嫁娶之儀揭示父老令解說訓其子弟俗崇尚釋氏男女聚會佛廬為傳經女不嫁者秘翹馬庵舍以居嚴禁之俗為大變時詣學訓迪諸生一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引之不倦又擇士有行義知廉耻者列學職為諸生倡知學錄趙師處之為入首薦之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總制錢四百萬常病經界不行於民害日滋也乃訪事宜擇人才分

摩諸利病甚悉且悉究方量諸法上之而豪右翕訛稱不便詔需後以子喪請祠除湖南轉運副辭除知靜江府又辭差知潭州又力辭有旨長沙巨屏侍賢爲重乃拜命至鎮老稚攜扶於途次迎迓幾填塞不可行脩武備戢姦吏抑豪民而主於章教興學長沙人士夙向學以益奮鄉郡數百里畢來學至坐不能突誨誘不倦士競鼓舞洞獠擾屬郡以禍福諭降之孝宗崩哀慟不自勝又聞帝以疾不能器中外洶洶益憂懼乞罷會內禪而止寧宗爲嘉王時官僚彭龜年說春秋王柝善問誰氏說頓首曰朱熹說也自是每進講必問熹說如何以對輒稱善而翊善黃裳盛推引以爲天下第一人王以不得見爲恨既卽位從相汝愚請卽召對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辭不許入對言屬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亦猶有可誅者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有忘親之心是心也所以行權而不失正之本也誠能克吾未嘗求位之心以盡吾罪引愚之誠克吾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靖定省之禮日夕怨慕號泣祈哀萬實感發而親心猶未底慈愛

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際不渙然而冰釋臣不信也始入侍奏對懇切帝開懷容納數論盤銘冊書之旨編次成帙進帝悅令點句來他日以請帝曰甚善宮中常讀之其要惟在求放心頓首而對曰幸甚陛下日以求放心爲主本而玩經觀史親近儒臣以輔之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群臣進對賜溫顏反覆究之求政事得失訪民情休戚因以察其人之邪正此治也帝其嚮信會孝宗山陵土淺薄不任葬力言不宜偏信臺史委衣冠之藏於水泉礫之中帝以未居大內名體不世正欲葬故東宮居之又力言今上帝震怒災異數出畿甸萬姓饑餓流離正恐懼脩省之時而興大役咈天人之望且壽皇在嬪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孰然憂苦晨昏侍養不可闕或乞罷葺宮工料回就慈福重華間蒞創寢殿以居又言陛下以世嫡承統承重之服著在禮經而先時倉卒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追復數千年曠屨草莽之禮舉而獲墜臣竊痛之既往之失不可追改惟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循用初器之服願勉循行皆不報會孝宗祔廟議迭毀於顛端不合而韓侂冑寢用事以內批罷宰臣臺官先生念國柄旁落此始也疏力爭侂冑大憾深傾之亦厭

其事事問適內批罷奉祠公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九  
考立朝纔四十日而罷初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  
士中外引領望治公獨以侂冑用事為深憂數以手書  
啓丞相當厚賞酬其勞謹勿使預政有微漸不可忽之  
語又愚方謂其其易制又公既去國丞相逐而中外  
大權遂盡歸侂冑矣事具帝紀中居無何侂冑誣丞相以不  
軌欲誅之舉朝無敢為關說者公自以繫銜侍從義不  
容默則濯泣草疏萬餘言明其冤辭旨痛切諸生迭諫  
以為必賞禍不聽請筮之遇趣之同人乃默然取諫草  
焚之自號遜翁以廟議及山陵自劾乞罷職又以疾乞  
休不許以監察御史沈繼祖章詆誣落職本祠尋致仕  
公既去侂冑勢大張鄙夫憐人迎其意峻偽學之禁而  
正士困辱從遊之士特立不懼者密相從問學次者屏  
伏丘壑依阿異儒者更名他師甚者變易衣冠狎遊市  
肆以自別其未嘗學問知理義也久之有旨守朝奉大  
夫致仕而侂冑怙縱侈溢其坐開邊釁危國見誅極其  
徒黨亦根株斥戮矣公生而夙成始能言父指天示之  
曰天也即問天之上何物父異之授以孝經一閣封退  
其上曰不如是非人也間從群兒戲沙上衆方挑達獨  
端坐以指畫沙就視之八卦也吏部公師事豫章羅

生而偏友當世賢傑為於學及病亟呼而屬之曰籍溪  
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者學有淵源吾  
所敬畏我即死汝必往師之惟其言之為聽原仲胡先  
生憲致中劉公勉之彥冲劉先生子釐也文公既免器  
以告三君子稟學焉時生十有四年矣遂慨然有求道  
之志舉進士聞延平李先生得伊洛正傳慕之不遠數  
百里徒步從受學專精潛默論難輒造微初頗陳說理  
道李先生曰公懸空理會得種種理道而眼面前事不  
理會何也此道無他認巧但就日用間平實處施功為  
的始一意於下學初從僧謙開善者遊有省發故淫於  
宏闊勝大後有見於學脈輒洞晰其非精思實踐而學  
造益深李先生亟稱之日樂善好義鮮魚倫上又曰類  
已自念溫厚和平之氣不勝其猛厲奮起之心也以學  
士黃中德器靜重之昭武謁焉先以書請納拜乃後見  
以南軒張栻得衡山胡氏之學往問焉與深契以為超  
然太極眼底無全牛也已又於東萊呂祖謙切磨最密  
深公於學既有所從受無極太極之理分更漏特精而  
守正公自下而上語為學的以為學莫要於敬義中庸  
語脩道之教必始之戒謹恐懼則持敬之本也大學論  
明德之序必先之格致則精義之端也動靜交養誠明

竝進則又太極陰陽混開互根之妙也又以爲致知不以敬則昏且紛知何自致躬行豈有當哉故敬者聖學成始成終之要作歲以自警其歲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是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備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彰從事於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更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

司戒敢告靈臺其論格物曰盈天地之間皆物也有是物必有是當然之則是上帝所降之衷生民秉之是也近取之身則心之爲物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有則而不可亂也所當格也身之爲物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有親愛賤惡畏敬哀矜之施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有則而不容已也所當格也外而觀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也遠而察乎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所謂降衷秉彝有物有

則者也學之爲道必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自身心性以達於人倫日用由天地鬼神以極於草木鳥獸皆有以見其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而反之於身以踐其實焉此學所以折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也

外可謂厚誣矣故其學以敬義夾持爲省括忠慮未萌乎則知覺不昧事物填委乎即品卽不妄幽探乎無極太極而實不離於日積月累之功太極於參贊位育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迨蓄久而資深用裕而行熟精粗內外豁然貫通而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

飲然不自足而日新不已也晚學成德尊自信於精明的確舉凡天下各以其見爲學者或侈於務博或流於徑約則又擣其巢穴矻其隱微摧陷肅清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惑於他岐於衛道爲尤功其平居終日儼肅如對神明行舒而恭坐端而直日未明輒起深衣幅巾方履拜家廟及先聖退坐一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瞑坐坐而起起而步閑以浩歌迫中夜而寢寢而寤則擁衾危坐而徐起也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壺水之嘗間奉親極孝撫下慈有恩閨庭之內斬如也怡

怡如也。家庭事祀立墓展省齊戒陳設濯滌豆餼蠅蠹其誠敬奉鴈薦俎追慕感慨涕泗交流不自禁少不如儀則終日不樂祭無違禮退乃油然死喪之戚哀戚稱主飲食緣桂各稱其情客至延遇稱家有無盡其權自奉甚約親故雖疏遠必篤於鄉閭雖微賤必恭吉凶慶吊問遺恩禮靡有闕也。其教人規模廣大而料級辨嚴不容凌躐而進。於為已務實辨義利毋自欺謹獨之訓則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於讀書必使規摹於大學以綱紀語孟之精微熟復於論孟以淪洽聖賢之平質而後會歸於中庸以知夫聖學間奧之在於是也。然後令治一經而遂學之虛心易氣章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不敢志乎彼始以熟復繼以精思而又反覆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使意定理明心專慮一而無躁易陵節貪多欲速之患若河海膏澤漸涵浸潤至冰釋理順而後為得也。從學者未喻必委曲告詔問學者未切必從容警戒務學篤則真形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雖疾病支離而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於戊夜脫然沈疴之去體也一日不講則惕然以為憂晚見諸生繳繞於文句章率於訓詁慮道無傳頗時時指示本體使深思自得而知者蓋已

鮮矣。攝衣而來達自川蜀文辭筆翰流溢海外雖夷易亦知慕其道而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也。學禁作屢空晏如與諸生口講切不含有請儉德避難者公曰禍福之來命也安得避問者曰先生於天主德於予之意有之矣如微服過宋之義何公曰熹不曾銳身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諂訕只與朋友講習猶不得當何所為乎有以書諫者答之曰流竄放逐久置度外諸主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必有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先自匆匆若仰人鼻息為舒慘則方寸之間長戚戚矣。比寢疾猶力為學者講太極西銘之旨且言為學之要惟事事著是去非積習久之自心與理一又曰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既疾不能與諸生入問疾丁寧以堅苦問學為勉整衣往就枕而逝訃至及門士與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為位聚哭時禁不避也。公學正識周慨然以繼往開來為已任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經不明而道統之傳因晦也故大肆力於四子六經於凡關天命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基者既窮深微為開闢繆與以詔來者至詔訓旨釋亦皆集眾說沈潛反覆求至當而折衷所著書於易有本義有易學啓蒙詩有集傳大學

中庸有章句有或問論語孟子有集註大極圖通書西  
銘各有解禮編有端屬黃幹書傳有旨屬蔡沈而手訂  
是其典謨所編輯有近思錄有小學有宋朝名臣言行  
錄有伊洛淵源錄小學書最精實可服行其學庸論孟  
則更定數四沒前四日猶改大學誠意章曰是人鬼關  
也其奉奉明道垂世如此下至韓文有考異參同契有  
註而楚辭集註又其晚年所作以寓其愛君憂國雖老  
不忘之心通鑑綱目僅成編每以未及脩補為恨世所  
傳家禮則丁母夫人憂時具草已亡之追公既沒而後  
其書始出也皆未及更計豈惟聽識之難兼哉歲月幾

山史比編

六十八

五十二

一百二十一歲

何時固有不贍矣季子在類次其平生所為詩文尺  
牘曰文公大全集行焉其門人黃幹推尊之以為由  
孔子而後有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孔  
子而後有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歎以為  
集大成云

嘉定中贈中大夫實諡國公諡曰文公配享孔子廟廷

鄧元錫曰自永樂中

成祖章顯宋學為道統繫也微國文公書自

帝王國胄下達閭巷山谷之氓髮而業之竟白首遵用  
誦習之矣弘德來始頗有諍論嗟夫

國家百十年守成式遵遺教於金科玉條並而風氣質  
淳先民言行純師純法伊誰之力也予讀文公大全  
集若行狀年譜歎焉公當宋渡南屹然以身任斯道  
之事切劘君相不見所畏綱紀國論必以其道乃履  
困愈亨處幽如燭諸進退取舍之分介然嗚呼豈宜  
言哉言之立豈不以人哉善乎吳幼清之慕贊之也  
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胸開豁海濶天高豪傑之  
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岳嗚呼成矣

山史比編 卷之六十八 五十二  
由史上編卷之六十八 三定本

二月十一日

南史上編卷之六十九

肝郡鄧元錫纂著

宋儒學傳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蓋宋自藝祖首重儒學官之選今諸州舉經術該博德行端良之士以克博士聶崇義表所著三禮圖上天子嘉說下學士平議頒其圖畫之國子監講堂崇義洛陽人而開封處士王昭素篤學有至行通九經深於易以學士李穆薦召入見便殿講易乾卦問治世養身之術昭素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如寡欲太祖愛日言書於屏凡學士風焉昭素字質厚鄆人爭訟不請官決其虛決之每市物如斤請司之不問家有一雞人多從假借出外問其僕曰外得無有命學昭素者乎對曰有然得出了仁者亦以隱德稱命學士邢昂兼諸王府侍講真宗在潛庵焉既即位昂自陳羸病曹州故鄉乞假歸視田園帝命坐慰勞曰便可權本州即拜工尚書知曹州兼職如故昂召為禮尚書病親臨問則猶以舊講恩也時博平孫奭以九經及第累龍圖閣待制守道自處無詭隨於帝前說經至治亂之際未嘗不為上反覆申繹之也取五經中切治道語彙為編曰經典微言上之畫無逸焉因乞施使坐為勸鑒祥符中奉天書祀汾陰皆陳義顯諫語具帝紀中仁廟即位與直學士馮元為侍講帝或時左右顧及容體不正即拱立不講帝疎然改聽乃卒講朝有大典禮大

故下儒臣議必條往故中正合彞法者東請施行昭有臨淄賈同亦篤學好古天聖初上書請罷觀宮正符瑞之謬又言寇準忠規亮節宜還內地其忠亮於輿略相似可謂曰儒有安丘楊光輔者居馬耆山以五經授徒子安國傳業與元薦之得父子並召光輔講無逸安國講孝經四章帝悅安國因請書無逸於通英閣後屏帝曰朕不欲背聖言命蔡襄書無逸王洙書孝經四章置坐左右焉

馬人字道宗鄆平人生七歲母夫人校之易是夕夢元本紺黃布巨幅之曰書此後當以學聞也父曰兒何樂若不足中敏力於經史故訓師承講貫事切究之出入服褒衣坐習矩步如大賓祭不妄交惟樂交貧賤寒暑無間相友善三人皆貞諒而士皆賢孫家資盛冬無薪燎夜獨市燈酒與主對編簡誦一再酌自溫或達旦不寐舉進士調臨江尉有詔流內銓集吏民經籍補學官元投牒通方經陳大夫尉必王事嘻笑之曰古語生計一經皓首未達也若以爾為通五經耶對曰一以貫之可矣謝扶義疑者與參詰元言簡氣愿俯祈詳明謝為敘評以授國子監從父學提舉文院計待舉殿中丞元講易泰卦元既通經象其言君臣所為物相易成之道以獻帝悅時閣學士符制諸員為編進奏元資淺特置白閣預內朝寵之召燕見說易上上下下經章難以為元說易而不泥言外自餘趣非它經生專一門者比也賜三品服子文正旦當國令子弟從問易而自屏屏之見元溫粹克格乃親從授老子帝欲得肅艾長者侍太子經且元對或問以馬年少不用川陵皆遵度卒權行諭德入勸講仁宗即位元與孫同宣公執紼進師館相提衡諷帝於學已又與孫同國子監進龍圖閣學士同修三朝正史進諫議大夫會

莊懿皇后改附塔故城沮如元教為監諱使坐詳官河陽太學官屬爭詣丞相請留元因請行至即府不作為教民便安之予沂公曾入對言元東朝諸官不宜以備介外號召入為侍即黃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判太常禮院監元自以嘗許勸講宜出入調議不苟默而已獻金華五箴帝手書褒答卒贈戶尚書諡元簡厚恬仕進不沽每各非慶節未嘗過謁府無雜賓雖經生承問終日談便惟謹無戲言情色莊雖喪惟禮出答客入不問家產夜讀書故能多識古今臺品式章程之事而治易及太玄尤精

趙師民字周翰青州臨淄人少能屬文學問博覽進士孫宣公辟為兗州教授年五十以節度推官來京師求調近臣龍籍韓琦等列薦為國子監南講官宗政殿說書進天章閣待講會趙元昊反命韓琦等條上容輔相命將帥簡侍從擇平宰治軍修邊納諫等十五事因臥病請辭韓琦等固執經往往傳經義以悟主意帝力禮里書益夏屬疾帝飛白書賜為和乎字賜之意請外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州帝與詩意行將行會日食上謂言非替史不知天運幸恩意以經義為之是月辛亥亥為水水為正陰其目在丙丙為火火為陽

正陽水火相形陰陽奸陽下侵上之應歟昔宗周之衰王太德十月之交詩以烈上之應慈谷恭宗周之衰微約無所失道而天變警切不可諱中願谷恭宗周之衰之臣自近侍耳目之官擇其忠者與懷德內外百僚及州縣牧宰使下蒙上邪悅正者不學作三選列侍即後領宗正卒師民淳靜剛毅勇力器父不逮蓋有母舅力以養年四十始婚志尚清遠吏治極慈恕患近世官失其作正官名議多不載而經學不乘時有雷聲品并出性孝友所文章率本祖大終喜仁義著帝則蓋三篇與李迪賈同外頗相友善而石延年劉潛師馬蓋是時洛學未興而儒學敦篤業已出唐五季上乃穆脩伯長李之才挺之胡先生又程邵學所自出嗚呼盛矣脩河南人之才清社人也修剛介不與庸俗人伍議事堅明多詆訶讀書不治章句以神明逸放嘗從陳希夷先生博受道也師事之學道已與尹師魯殊為古文第

進士調秦州司法參軍不獲上失官母憂徒跣負父柩合葬焉糊口四方困甚而毫豪有持白金五斤為壽請文者按宇下不顧之才從受學嚴事之脩下急多怒事之愈嚴卒盡得其易傳第進士不調以薦改大理水為緄氏令辟署澤潞判官卒 胡先生瑗字翼秦州如皋人少讀書泰山攻苦食啖家夜不就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兄署千安字即投之澗中曰徒亂人意久之學成以范文正公聘主湖州學一準古成德達材之教科條備具使學士立達有造頑傲者有革也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經轉相授受法嚴而信道正而尊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脩學大者具學校考中召定雅樂自免歸後天子用大臣言建太學京師下湖學取瑗故所造士法焉之式而召瑗為國子直講瑗推誠教育待諸生如已子而漸涵之以禮樂甄別人物諸生中有經術文學氣節及長兵農水利者皆類聚而分處之使相與講習時使前論質從為之折衷當是時自遠來學者房舍不能容儼旁近舍居之歲禮部貢舉所得士十常居四五其高第弟子知名當世列顯仕者甚眾其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飾醇厚和平之氣可望而知也出而仕往往知稽古愛民適於用者



群安立用述古皆儒儒顧泰士知能與縣生法免後  
任里教授常數十百人焉元蔡齊錢易上其著書除  
世士語言動靜多精詳以冠服非古也復請古衣冠  
後世取士專文辭文辭中害道者莫其於此請優古  
選舉石介大善之以爲人也行仁義而不知曉寒之切  
已也人士翁然注仰之述古事安定先生隱居講學  
二十餘年元祐初西都公孫固以道遠薦爲州司  
法以老不任吏辭不赴後固守鄭奉以爲教授述古  
淳靜簡易與人交傾盡久矣固不合意發然去之於書  
無不學而於易中論語最爲深居洛陽程司馬諸公皆  
賓遇之其論易曰道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今學者  
泥章句而不不知易且其日用間由邪惡盛暑造次顛  
沛未嘗廢易易造之談易俗廉衣不兼食不爲俗如也  
而急朋友之難 陳襄 字述古 福州侯官人少孤事繼母  
孝教弟以義方時學方沉溺於詞賦彫琢之文古所謂  
知天盡性之說茫不知其解襄與州人陳烈周希孟趙  
穆三人者倡爲海濱切劘翦削將聞者始皆誹笑而四  
人不爲變益堅既稍信嚮又久從而化稱爲四先生雖  
誣傲者過其門靡不肅也於是四先生之名傳四方衆  
從學者益衆襄主浦城潯縣事邑僻遠多豪族請託  
前後令莫能制襄夙興夜寐訟立決獄久難聽者排  
引繩立正之無宿留每客至令數人環侍私謁者無從  
發邑人知襄之不可以私干也皆屏迹退而民大畏愛  
之因論邑富人出餘積繕學成群邑子弟其中焉講  
說不厭士自遠至者數百人部使者至條邑事便民者  
以上請施行人受其賜遷仙居令仙居故僻陋民不知

學襄作書教之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  
戚相救婚姻死喪隣保相助無惰農業無作非爲無學  
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  
者讓畔班白者無負戴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歲且  
滿屬耆老告之曰吾秋滿且去有子弟亟道來就學者  
老感泣咨歎率子弟翕然從之襄教導諄諄行每過社  
稷及廟學必下學者與起縣西有官圃縱民得耕種其  
中所興建必爲民利其賦課不督責而民樂輸之知常  
州興學如僊居州運渠爲震澤積水所遏不得北入江  
爲常賴數邑農田患襄行視地可渠者步丈尺易民田  
步畝分授而浚之深廣有制不閱月而渠成遂削望亭  
古堰而震澤積水有所泄田不憂旱潦歲以數登治平  
初召還朝閱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十萬度積年逋負  
未償力不足可矜者代之輸老幼攀車遮號不得行知  
河陽富鄭公以使相判府事或諧襄名與學實誘邑子  
資過客弼疑焉人勸襄毀鄉校以糾謗襄不爲動造生  
不少懈當公廉知之太歎服以爲賢薦諸朝爲秘閣校  
理及再相引爲上賓而襄所以告富公者盡仁義也新  
法行以待御史言安石首倡興利而升之絳皆附會得

進是中書大臣相率而言利也乞求道德經術之賢用之不然去王政甚遠章留中遷脩起居注尋直學士院帝訪人才可用者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等三十三人對安石惡之擿書詔小吏罷之陳州疾病妻子環泣求遺言索筆書先聖先師四字而化學省即所居村稱占靈先生烈性介僻篤孝友士行端饒勤薄古禮平居終日不言居親喪毀甚祭追養如生有御童僕如對賓客從學者嘗數百人屢薦召官不起命教授本州在職不受祿問遺亦絕年七十六卒穆醇謹好學讀書志極沐浴進退容止必以禮焉嘉王府侍講官領閣三十年任王邸一紀非公事未嘗謁宰執知越州有惠政元祐初拜國子祭酒講授無間寒暑童子見必朝服延接禮之諸生皆尊其經術服其身教已從楊王荆王請復侍講學諸生請留命以祭酒兼翊善六年請老給事中范祖禹疏穆精力未衰於師範宜稱願毋聽其去不報太學生數千人詣宰相請留亦不報去之曰空國學出汴東門攀慕焉 呂希哲明正獻公公著子也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然教之事事令就規矩甫十歲耶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盛服以見

長者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行步出入惟謹無得至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鄙衛之音未嘗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入於目也正獻公判潁州焦先生子之有強客州守歐陽文忠公所服殺方正正獻公禮致之今諸子從學諸生小過差焦先生端坐召對竟日夕不語諸生惴惴請自改乃小降辭色時希哲年十餘歲矣內則正獻公與申國教訓之嚴外則焦先生訓切之篤故德器備而學以夙成始從胡安定於太學與程正公同館首師事之後遍與當世諸名公游已又好內典從高禪問質也晚從高僧問其道每以爲佛之徒與聖人合或問之曰二程先生所見此高遠可及却謂佛公曰爲見得他太近二先生所關佛者皆佛言自故其學不私一門務畧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造本根守官京師未嘗謁臺諫遇還轉乃一見執政外此無見也少以世契從王荆公安石游王秉政欲用其子雱侍講引希哲先之持不可而止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也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又言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自檢點絲毫不蓋即不嫌於心豈有工夫檢點他人耶晚坐黨禍居東陽十餘年衣食不給處之晏然日讀易一爻默坐澄思

夜名子孫評薦古今得失久之方罷務自省察校量以  
觀所進雖造次顛沛未嘗少動心嘗言十餘年前楚州  
中然心猶覺動數年病困蓋定力如此仙源嘗言與公  
為夫婦六十年未嘗一日面赤自少至老祗席上未嘗  
戲笑云時有興國李朴字先坐言孟后不當廢勤停後  
以薦起累國子祭酒召未至卒自誌墓云以天為心以  
道為體以時為用豈所謂識其大者然不可詳矣  
胡安國字康建州崇安人幼有大志少長入太學於同  
舍生賴昌靳裁之所聞程學遂盡心焉紹聖初蔡京策  
進士主熙豐安國獨推明大學治平之要以折復三代  
為對舉第一京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抑之帝命再讀諦  
聽之稱善宣第三除太學錄學子輕俊有時名者行不  
檢而敗為請者甚衆安國曰錄以行規矩為職才而縱  
不繩直何以端士習乎竟斥之除提舉湖北路學事時  
蔡卞制苛法綱士安國言建學所以成人才非重為法  
也今法今具矣當使學者於法外有所畏不當束於法  
於是本卑門設科成周造士先德行後文藝之意勸誘  
之所至訪人才詢利病禮下其賢士而公刺舉以風之  
始蔡京以同鄉故欲牢籠使為用不得心恨之會舉遺  
逸安國以布衣王繪鄧璋者應於是吏訟言二人者故

相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為請詔也請推治京大喜嘗  
告者命湖南置獄推訊坐除名宣和中稍除提成都路  
學事以親老謁告會更內外艱太息曰嚮所為欲仕者  
為親也今已矣即萬鍾何為遂築室墓旁課耕種自給  
潛於學靖康初除太常少卿起居注至都得寒疾而淵  
聖趣召對坐後殿需之安國入具劄言明君以務學為  
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宜擇大儒明治道本原者虛懷訪  
問稽古正學以深發聖智又言為天下國家必先定為  
不可易之畫君臣固守而力行之故有志必就而功成  
今紀綱大紊風俗下衰大命將汎自非掃除舊迹而一  
更張之將焉雄無忌夷狄肆行不復可得振綱詔大臣  
詢修攘之於畫一具進下臺諫及百官博義擇其可施  
行者定為國論斷而行之帝甚嚮信語日昃乃退時暑  
甚汗洽帝衣而相耿南仲深媚嫉管短之會中丞許翰  
入見帝問曰卿識胡安國未對曰未也然臣知其為人  
自蔡京得志二十年天下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  
遠迹不為所汙者惟安國一人帝喜除中書舍人時中  
書侍郎向臬議分置四郡都總管以抗敵安國言今州  
郡太輕勢不容無通變而一旦以數百州之地分四道  
則權復太重不無尾大不掉之憂但委諸路帥得專軍

旅歲舉案其部內為京師擁蔽足矣東方得君欲自當  
南道於安國故嘗有推挽力而安國會不為之地大患  
之謂人曰山林之士不可用乃今信然會耿南仲傾正  
人吳敏李綱皆罷去吏侍郎馮澥復阿意劾其黨安國  
言陛下聖性寬平無私好惡廣開衆正之路而澥復言  
欲殄黨以議論此蔡京行於崇寧肅制異已而遂  
其跋扈之謀者今何忍更用使國勢離渙乎陛下即位  
數降德音欲追復祖宗之良法善治而澥建言祖宗  
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推隆王氏再規紹述此國論  
所繫可為大懼者也於是南仲澥及衆等訟共擠詆之  
出知通州行次襄陽而虜復薄都下復命召不達建炎  
初以給事中召辭而黃潛善諷給舍彈擊命遂寢久之  
天子益聞安國名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講辭不允既至  
除給事中帝召見慰諭之曰聞卿深於春秋欲資勸講  
手左氏傳付之今點句正音安國對曰春秋乃仲尼手  
筆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奧陛下欲弘濟艱難削平暴亂  
宜潛心聖經為治本原不宜虛廢光陰耽玩文采帝  
曰善除侍讀令專講春秋且命為之傳會除故相朱勝  
非却督江准諸  
軍安國持錄黃不下幼之報前命改侍讀命門下書行  
安國言有旨守者不得其職請去中書司徽駁而莊陸  
下別令門下其失職甚明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而胡  
廷綱其處前朝之變能調護聖躬召赴行在是又不

以龍宜置置非所以通於君父也今勝非失節不問  
而與勝非為到違經訓去逐時家不用相頌浩  
惡石相秦檜并忌之目為黨落職提舉仙都觀侍御史  
江儕左司諫吳表臣給事中程瑀等以論救罷官於是  
安國訪醫衛梁留宿豐城者半歲乃渡江休于衡嶽之  
下為終焉計類然當世之念矣自王安石目春秋為斷  
爛朝報廢不列於學宮崇寧以為禁故家宿學存三傳  
舊本者遂以為春秋不復知有聖人筆削之舊安國少  
好是經沈潛之有年久而有得然未敢自信也已得程  
正公所為傳讀之中精義數十契若符節乃渙然信以  
為聖心從可質也會奉詔為之傳乃本左氏為案見本  
末質公穀斷義探聖志以孟軻氏而下發明精要者七  
家為綱領而微辭與旨一本之正公諸尊君父討亂賊  
關邪說正人心振興扶學中國之旨畢力發明之傳成  
且以進帝大稱喜以謂深得聖人之旨非諸儒所及召  
復侍講命守臣禮遣未行中丞周秘率諫官石公輔力  
詆之進官予祠卒贈左諫議大夫安國自幼於省克甚  
力嘗飲酒過量遂終身不復飲嘗好奕後絕不復奕官  
京師嘗欲置側室已忽念吾親遠養千里外曾是為急  
乎已之亦終身不置姬媵也於先進嘗及程門受學者

且事以師禮從問質罷官荆南時僚屬張宴餞以俟而  
安國於楊中立所留語久不能去鮭菜蕭然引觴清坐  
不覺日之既夕也平居恬靜冲默宴處未嘗有惰容辭  
受取舍雖微必樂於義雖饑寒不可得而衣食之也性  
下急晚更粹溫及年高多病而飭躬謹禮如平日亂離  
造次衣食不給而奉先祀祭之儀秩然晚有三子寅宏  
寧皆世其家學每定省問所業見有矜意曰勿臨深為  
高見少怠頻感曰流光可惜入官與書曰立志以明學  
希文自期待立身以忠信不欺為主本行已以端莊清  
慎身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又謹三尺考求立  
法之意斯可為政不在人後矣治心脩身以飲食男女  
為切要皆本所自教者為訓如此居恒誦君子愛人以  
德之語與人言未嘗降志遜辭苟侵焉然詳六經語孟  
程氏書過而復始迄老病不息也嘗究觀釋氏書後遂  
屏絕曰良知良能人之本心儒者致知窮理使理不迷  
於心如日中天萬象畢見故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釋  
氏雖有了心之說而以理為障於用處不復究竟以為  
聖妄欲援本塞原而殄滅之故且說流通失中莫可致  
詰其應務顛倒錯迷不堪點檢於是作崇正辨條序之  
子宏舉儒釋同處問公奉明道先生語句句是字字  
合然而不同應之問說句句是字字合何謂不同曰蓋

於此辨得詳有召命即置家事不問思所為格上意者  
而具一隻眼之際介知也朱震被召召出處安國曰凡人出  
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可決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歸潔其身而已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雖定夫顯道  
諸丈人行皆不以咨之故渡江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  
國與尹厚為稱首謝良佐語人曰康侯如嚴冬大雪百  
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子寅字明仲安國同產  
多男子故欲不娶安國妻感其異夢疾走視取而子之少  
安國喜曰兒慧也獨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千卷於上  
安國成誦擢進士甲科除校書郎後為翰林學士上  
學中不署諫官即金昭宗立與生寅及張浚起居即言國  
事與莫人於辭和議務實去虛文相顧浩惡其切處  
直語國事奉祠後召為中書舍人諫諸事雲中疏力陳  
知鄧州及殿未州後禮侍郎兼翰林學士文定從  
帝御史辭辭相春也以此相推引人至日為相實情再  
出誤國文定不及見而相以通家子厚遇寅欲半蕭之  
為私人目問二弟何不一通書而寅以春秋懷與大義  
和和諫作書教契好而已寅書辭為切之或問何也  
曰恐其召故示以不可召之端於是論懇懇然其才  
入骨朕言者論寅不丁生母憂不孝罷奉祠致仕從  
與季九書誦州政責授果州團練副使安置新州檜死  
自是後官卒所著書有諸史管見論語詳說云自宋  
末始其往世即道勳相及立論議又以為春秋責實  
者摘古哲所行即道勳相及立論議又以為春秋責實  
弗是也欲播後而存之宏字仲初師事楊時楊時傳  
良卒傳其父業其子不調被召以疾辭楊時傳  
山下二十餘年玩心神明不置夜著書曰呻吟語門人  
其序序此書以為言約義明不置夜著書曰呻吟語門人  
物之分得吾心之微也雖微仁如冷然為萬物之  
克寒天而形於形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而

於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之旨以意儲之以辨傳聞  
得見掌心之言性命之道置諸於死悲夫學進則所  
能日益德進則所獲日損不已而天則所能亡矣  
欲博不欲博守欲約不欲約以反求諸已為要法  
言人不善為至及探視聽言動無息之本可以知性  
察而聽言動不怠之際可以齊情然欲則定定則明  
明則隨所遇而處之富貴乎與天同其通實境乎  
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又可知矣  
妻妾不服飲食不取及得器之足戒意乎智不損其  
所以言者情一而則難遇氣一動則難平流而後遇  
動而後平故也祭而祭於未流難嬰於物而不惑而  
養於未動難凝於物而不悖一榮衰也千冬年之以  
為輕速夏舉之則不勝其重一緒然也感夏舉之以為  
重速冬舉之則不勝其輕夫未非有輕重也情無由正  
暑氣其心非輕重之止也世有緣情立義自以為由正  
大之德者亦若此已矣江河之流非舟不濟舟已  
不復留情於舟溺擊之險非梁不渡梁已不復留情於  
梁人於奉身濟生之物皆如是然天地之間不亦善  
乎生本無可好入所以好生者以得所欲也死本無  
可惡人所以惡死者以失所欲也主求則其欲死體失  
其欲而天地之間惟以欲為事已焉悲夫○學字和寧  
仲蔭前部郎文定傳春秋修纂論詩成出寧字而寧  
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時盧處有蕭楚子荆者貢  
禮部見蔡京逆用遂棄去不仕以春秋教授即人胡給  
一第而止身可殺學不可亂母禍吾春孫高宗時荆門  
朱震子從學荆澤博康正守道以趙昂為召對問易泰  
秋對稱古權詞部員外郎自經建國公出就易與震  
冲兼明善皆時名儒象喜得/奉祠歸者漢上易群其  
說云陳祥以易先大諸國傳周放牧傳後修傳李之  
才之才傳耶雅修以人極國傳周放牧傳後修傳李之  
張載講學以二程充夫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教  
作易通釋頗作易傳數著太和參兩篇此道之所以  
也臣今以解小易傳為宗而和合推載之論上采漢  
具皆下逮有唐及諸儒之言包括異同庶幾遺餘而  
合於衆數加詳論圖書源委承傳如此其必有考也  
孝三持洛陽有郭雍子和父忠孝事正公父易雍傳  
學處陝州長陽山乾道中召不起賜號冲晦  
處士○州命就縣儒閣後更號願正先生

胡勉之致中建州崇安人與同邑胡憲原仲劉子澤  
中友憲文定公群從子于壘忠顯公季子也朱文公以  
父命從三先生稟學焉勉之憲俱以鄉貢入太學時禁  
示祐學術制師生收司連坐法痛繩之人無敢談洛學  
旨勉之憲獨購程氏書藏之深夜相與研篋解紲下帷  
然膏默誦之會誰定天授至京師二人者聞其嘗從程  
先生受易也往師焉久之相與棄錄牒揖諸生浩然歸  
勉之於近郊結草堂以居憲歸故山力田賣藥其學易  
毋相見以其精思力詣者窮旦夜相質是也勉之漸涵  
久踐履融洽平日所聞嘉言善行皆會通焉已用於接  
物恩意益然○家富勉之欲盡其產歸之不受憲危坐  
疑立不安言笑雖舍卒無疾遽儼如也遂並以成德紹  
興中憲以薦召對辭不赴賜進士出身授建州教授不  
就太守魏紅遣諸生入里致詔命且手書開譬乃就以  
其學訓諸生怡怡孜孜也郡人程元翼何有節行憲迎  
致共敬學而學者益與久之求監南嶽廟以歸勉之以  
薦召詣闕時秦檜專國慮勉之起草萊偃侮敢盡言不  
合入對令後省給楮札試之謝病歸杜門教授十餘年  
隨學者材品開誘多成就所居曰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  
生憲居籍溪人號籍溪先生不敢名當世賢士大夫嘗

敬慕與交勉之竟不出而卒檜死憲以秘書郎正字召  
入對而病不能朝疏乞歸卒方忠顯公死美時子璣以  
父任為郎痛國家非常之變執器過禮墓廬者三年事  
繼母呂及兄子羽盡孝友以兄子玘少俊愛之督教甚  
劬既免喪調判興化軍秩滿自引歸屏山是一室危坐  
竟日夜靜重端凝見者服其深遠而子璣虛受樂取見  
州人一善靡不深服緯也來學者隨扣必應中歲失偶  
不復娶曰先人有後矣始得疾甚微即入謁家廟泣別  
母偏以書告訣於堂所來往召玘盡委以家事凡中外  
孤遺人焉之計深遠各舍官業之已彈琴賦詩如平日  
時朱文公熹以學子侍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筆欣然盡  
告之已而曰吾於易得入道之門所謂不遠復者吾三  
字符也居兩日而卒宋詩嗜易淺乏雅興即當代錄工  
畢無詩子璣賞始知求詩於漢魏樂府業漸於高遠文  
公以父命來學衣食成立之及冠作字詞祝焉詞曰本  
晦於根春容睍數人海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  
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於書百世之下猶  
其氣象知顏如愚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陋巷聞然其  
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慚實道雖一省身則三矣  
輔孔門翔翔兩跡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為指南古人不

云乎純亦不已予德不日新則斯予之耻勿謂此耳克  
之益克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於動而思蹟稟乎  
惴惴惟顏曾是畏文公晚歲書門符曰佩韋遵考訓晦  
本謹師傳終深識不忘云  
張九成字子韶其先開封人南渡徙錢塘八歲喪父  
六經通大旨父命客問經義對如響已置卷欲往曰  
若粗末未如二致其不致謂此為紙上語清事出諸矣  
若大驚服十淵源即屏閉閣終日寒折腰累焚金足不  
越戶限此舍生潛穴隙窺之則燦然飲勝危坐對大魚  
若與神明俱也乃更用驚服師尊之從揚中立先生學  
紹興中舉進士遷對上自市躬下至宮闈百官皆陳論  
久無領避帝親擢第一楊先生讀之數以爲言春秋大  
義於天一體曰今之變本於惡氣惡氣萌於惡念不  
義之徒其本根將旁落四溢于天下焉日月薄於  
觸乎地也怪哉惡氣萌於人焉火札瘥故念不可不  
謹帝為尊然帝嘗言易牛穀事孟子謂是心足王朕  
疑之九成曰陛下勿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此  
仁心也帝推以行仁政則華夏變野蠻介助無一不  
在此心也帝曰爾等俊等帝九成曰陛下之心也帝  
成爲帝待即陳一旨云彼能從吾言則與和使權臣  
廷相誘誘之曰公成情世事九成曰九成胡敢異議  
胡廷相可苟安耳帝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不然  
未有枉已而能直人者也於上猶目焉趙鼎黨派間之  
九成曰臣自外議以臣爲禍門黨即臣亦自疑帝問故  
九成曰臣自古朋黨皆畏主知此人獨無畏可及帝以謂  
利生誘朝政編置南安軍帝終念之嘗問張九成曰  
在檢曰恐以昌異議惑衆爲臺臣所論今奉詞制其意  
恐不爲厚下用帝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權死復官  
九成語學者言一心所營皆經綸天下之業耳目乃  
衆之原夢寐即出處之驗當探求自得方諸南安時故  
帥解潛疾垂絕中快快不釋九成往省之曰夫時中  
中懷豈猶不足者乎帝泣曰一生推仗忠義善死勇  
爲國雪耻此心惟天知今爲檢置其真白快然耳

成日無愧此心足矣心即天也人亦無不知者惜曰  
頭人必欲學道者乎乎生手不降彼老日病執書就  
明觀之慎又庭傳上雙跌隱然寶嬰功以中興明道功  
賜太師崇國公贈鄆人高閑抑之篤經學治春秋最  
入太學事楊祭酒受學累秘書省正字以事舉進士者  
知聖道淵原不迷於所嚮從之爲國子司業帝幸太學  
講易泰卦賜三品服與九威厚善帝嘗於其所問  
力成安在泰檜逆其誘引之也出知筠州不赴卒  
張宣公栻字敬夫魏公浚子也幼學時魏公日訓以忠孝  
仁義少長遣從胡仁仲學仁仲告以孔門論仁親切之  
旨栻深思若有得也仁仲喜曰聖門有人矣自是以古  
聖賢自期待作希顏錄以見志孝宗即位魏公開府受  
寄參佐極一時之選而栻以一少年管機宜文字內  
贊密謀外參庶務所綜畫精敏中幾窺諸參佐人以爲  
不及也以軍事入見當是時天子念祖宗繼趾悼中原  
塗炭意懇惻甚栻言陛下此心即天理發見之端願益  
加擴克而親賢稽古以自輔帝大喜退語人曰魏公有  
子矣實始定君臣之契大者具帝紀中已魏公去位幾  
相思退主罷兵議和金人入淮甸廟堂洵栻營魏公  
葬甫畢即疏言吾與金有不共戴天之讐朝廷雖興編  
煮之師而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至誠惻怛之心不屬無  
以格天人上下之心今雖爲羣邪所誤感國召寇其無  
乃天以是開聖心使曉然於和戰守之決無貳心乎願

明詔中外普不言和專內修自強使此心純一貫徹于  
上下不報久之以劉珙薦召爲吏部員外郎時誓約初  
定金國無釁而相允文白遣泛使往宣陵寢爲無端以  
栻主恢復意必與已合數道人致意不答入見言欲復  
中原之地必先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必先得吾  
民之心欲得民心無他不盡其力不竭其財而已矣今  
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而施有先後緩急  
不可以不詳務有名實取舍不可以不審不然臣誠恐  
敵有可圖而吾未有可圖之者也因言敵形彼已之勢  
甚悉帝大稱善以爲聞所未聞語具自是時召對栻感  
非常之遇諸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權倖屏諛諛之意  
皆懇懇爲帝言之時發運使史正志肅奪州縣財賦爲  
羨餘以上供栻以爲言帝曰正志但取之州縣非取之  
民也唐何傷對曰今州郡經兵革之後大都財劫劫爲  
餘而取之異時經用有闕不過巧爲名色取民耳帝矍  
然曰是朝廷以州郡爲名山巧取之也立罷行除左司  
郎兼侍講每進講必自盟於心曰不可視上意所嚮爲  
左右帝嘗言辦事之臣難得對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  
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墜下事  
者未必非此人也帝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也對曰欲

求伏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居不能犯顏敢諫其日安望其伏節死義帝曰善會以知閣門事張書說繁樞密院事疏力爭且詣中書相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輔始至今人籍籍言之豈可令後人言近習執政自相公始乎允文慚不堪而帝不為忤命得寢然亦以間沮衆出知袁州敦尚教化召諸生時語以學問之要為條教以正俗民以事至庭必隨事譬曉之斥異端毀淫祠崇社稷山川先賢祠以風已謝病家居者數年除經畧安撫廣南西路和靜江靜江隸州十有五荒殘多盜賊而徼外夷俗尚讐殺喜侵掠間入塞為暴州兵脆弱不足倚豈管斗入羣蠻中為重地而成兵少曾不能扞禦獨恃左右江峒丁為藩蔽而莫能制其小械至鎮簡州兵汰冗補闕蒐練之增管斗之戍藉州點卒冗健者為効用申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安民輯盜州以寧謐除秘閣脩撰荆湖北轉運副使知江陵劾大吏貪縱猾賊者十四人罪之姦民舍賊者即捕論羣盜屏息已論劾為貴勢抑不報求去罷奉祠忾雖去國孜孜以反身脩德愛民練軍為念屢疏上帝手詔褒答病亟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奸惡公天下之理召學士與語自研於天理人欲之際焉

兢兢卒<sup>年四</sup>帝痛惜贈賻有加禮斌天性坦易表裏洞徹詣理精信道篤聞過徙義無滯吝踐履篤實使人望而敬之其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所謂利非必名位貨財之謂也義者本心所當為而不能自己無所為而為之者也非有所為而為也一有所為而為是利之也亦利而已辨義利者辨諸此文公以為發前哲所未發與孟子道性善養氣同功云 呂成公祖謙<sup>字伯恭</sup>正獻公玄孫尚書右丞好問孫也宋南渡為婺金華人本中原文獻之傳而祖謙從汪應辰胡憲游友<sup>朱熹</sup>朱熹學益精詣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除大學博士召試館職先是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請問目祖謙不請也文典美除國史院編脩實錄院檢討官面對言治道體統必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上所侵而不能以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騷臣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將胡以指麾而伸縮之乎如白臣下權任太重懼不能無私則祖宗之制有給舍以出納有臺諫以救正有侍從以詢訪儻得端亮不倚之人分而處之自可無事恣之慮何必屈至耳

以代其勞哉人之關焉脉絡即少有壅滯必久而生疾  
以陛下之明聖僕從宜無勞於操制然玩而弗慮則聲  
勢浸長趨附漸多其罪過日積內則懼為陛下所譴責  
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議所忿疾而益肆詆排將焉  
害何憚願陛下虛心執要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  
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于小而遺遠大  
之計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  
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立規模以  
禮遜節義成風俗雖所謂遠過前代者也然又治可觀  
而武備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雖在昌熾盛大之  
時此病已見况於積衰之後乎此視前代未備者也臣  
謂於遠過前代者當愛護而扶持視前代未備者宜有  
以激厲振起之耳遷著作郎奉勅彙先宋名流所為詩  
文有宋又鑑成一代之觀書成上之帝大說詔授直秘  
閣舍人陳騤以資淺駁之帝曰館閣職文史祖謙所進  
書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特以寵之即書行以末疾請  
祠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卒年四十五祖謙學以關洛為  
宗而博學宏覽人士歸心焉少下急一日誦孔子躬自  
厚而薄責于人語發深省而忿懣渙然自是從容和緩  
與人語未嘗有疾辭遽色而諄至直懇出由衷加之婉

異使人目心醉而不自知居恒言人患子子小諒畏避  
太甚而善意無人承領遂至飛揚惟篤實深厚視世間  
盜然無非生意乃能導迎淑氣夫善朋而用裕資深  
故能處建安青田之間調劑輔掖而由然不自失也於  
南宋諸儒獨稱深厚矣所講書務於經世成務居家之  
政其可為世程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卓然朱文公  
稱其身備四氣之和心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  
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蓋推重如此日言間  
有念及即銷以覺有疑滯而開豁病至服藥不必預安  
排也學當於愛此良質上致力如儒者當從慈者  
而武備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雖在昌熾盛大之  
時此病已見况於積衰之後乎此視前代未備者也臣  
謂於遠過前代者當愛護而扶持視前代未備者宜有  
以激厲振起之耳遷著作郎奉勅彙先宋名流所為詩  
文有宋又鑑成一代之觀書成上之帝大說詔授直秘  
閣舍人陳騤以資淺駁之帝曰館閣職文史祖謙所進  
書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特以寵之即書行以末疾請  
祠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卒年四十五祖謙學以關洛為  
宗而博學宏覽人士歸心焉少下急一日誦孔子躬自  
厚而薄責于人語發深省而忿懣渙然自是從容和緩  
與人語未嘗有疾辭遽色而諄至直懇出由衷加之婉  
之用為特養氣藏之功而涵義理本以完養思慮致  
恐舊疾易作自涵冰而入於研索自研索而入於執著  
或反焉病耳陶靖節詩書不求其解其淺深不可知要  
是不等枝摘葉也學者拘於條目日用自負其不學  
工不實若實用工則動靜語默日用自負其不學  
悚然不敢安也夫子語危行言信又言出之蓋  
持如此此處之如此乃易直之理非不避就也須專  
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涵蓄方始收拾得上一片全放  
下終期於事念慮自周幾微而芽一一自見想惻惻導  
厚則於事念慮自周幾微而芽一一自見想惻惻導  
海未足為勇惟欲收不可飲之氣伏機安流乃真有力  
特養人則氣漸和氣和則溫醇而望之意有餘  
而無招嘔之患也察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謂論詳  
欽曉之者心喻也移不無起爭身卻之患 剪瓜利  
則侵膚 與陳同甫書云郭詒云云郭詒云云  
浸養東恰適一代詞宗成射洪今所送了事變大小豈  
有定哉 與朱文公書曰此間五六旁近料理諸助已  
有端緒不知其詳如何願上家古不旅和者不封倉  
庭郭之數計於時位頗似侵過恐更須於息必兩序上



者相觀而化也又灼知學者心術隱微之病言中其情  
往往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達者爲條析其故悉如  
其心之所欲言然後振藥之當是時士噤噤嚮風有蔽  
斯決有窒斯通如金在鎔而九淵亦以爲天下之樂莫  
過於此也有終焉之志光宗初除知荆門軍州於南渡  
後爲次邊九淵初不欲以家自隨會邊有警慨然挈家  
往曰吾不敢違難也既至見僚屬如朋友委心遇之  
同官論事俾人各自竭辨利害於前獨拱默以聽候是  
非了然乃從容贊嘆而沛然從之以養其徇公之意比  
事定曾不知初議爲誰之爲也故民如子弟雖賤賤走  
卒至庭亦諭以理義接賓客受懇訟無早暮立達故郡  
境之內官屬之會廉俗之習尚人士行能與猾吏強暴  
皆得之於無事輕罪的人情曉令解釋有人倫之訟既  
剖卽手元訟牒歸之令自毀以厚俗惟怙終不可誨化  
者防異時爲讎復始詳具獄要有訴遭竊竊脫無主名自  
出二姓名捕訊之立伏盡得所盜賊宥使自新因語吏  
曰其所某人尤暴吏莫能知也翼日有訴遭掠者捕  
之卽其人吏大驚以爲神初保伍之制郡以縣爲非急  
務多弛廢不省盜賊得藏匿其間九淵申嚴之奸無所  
藏盜賊屏息荆門素無城壁行視之曰此自古四戰之

場於江漢爲走集今爲近邊城何可得已乃集義勇給  
庸直築子城躬自勸督役者樂赴凡二旬訖工初計費  
緡錢二十萬比成僅費五千緡湖北諸郡卒多逃伍不  
可禁至緩急無可使申捕獲奔竄之令而在伍者加庸  
直善遇之簡閱其技精者輒厚賞由是亡伍者少而兵  
精薦舉僚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  
肖之辨嚴後世有品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此古今  
治亂所分也居久之治化孚洽兩造有不持狀獨自詣  
求決者筭筵不施民相保愛幾至於無訟閭里熙熙吏  
卒各自勉以義耻犯法也歲早每禱輒雨其爲治有出  
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三年冬感微疾接見僚屬論政  
理如平時已宴息靜室庚戌禱雪辛亥雪驟降命具浴  
浴罷易新衣幅巾端坐而卒年五十四郡吏民哭哀甚歸  
葬攀號塞道門人奔哭會葬者千數百人九淵學有契  
於孟子而內獨得於心表裏清明神采昭著其自言曰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纔一警策便與天地相似與學者  
言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  
闕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又嘗言念慮之不正者頃刻  
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  
皆由於心知非則本心自後故其教人惟自令得其本

心又曰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而其於人倫物理事勢中切已自反改過遷善不已也其言曰志於道者當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動容周旋應事接物讀書考古莫不必於是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女無貳女心敢少肆乎又曰優裕寬平即所存多思慮亦正求索太過即所存少思慮亦不正又曰學問不得其綱則爲一君二氏等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爲君此心爲民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者也其門人袁燮言學者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至著謂道爲遠而不知其至近跛望聖賢若千萬里之隔而不知其於我一也故道愈湮鬱先生揭本心昭告之如指迷塗如藥久病俾迷者悟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自得其本心過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既溺斯道統盟不其在茲乎其後吳學士澄以爲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語如震雷驚電雖百齡十年之後如親見聞云子持之能世具事造業非自學以爲之本往往以血氣感時朱陸二先生與呂成公張宣公並起交振而朱陸之交訾頗深始朱於學既有所承傳而陸兄弟崛起學無所從受又南渡後風氣裂而士習果動二先生稟皆剛明所從入異路而氣頗相忤陸目卅角時聞伊川語輒有若傷我謂

人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孟之言不類而紫陽以爲明道語渾淪超邁學之無可依據不如伊川語的確精密能令學者咀嚼陸以爲由萌蘖之生至於枝葉扶疎由原泉混混至於放乎四海爲物不貳故學要於求心或勸之者輒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故其學簡易直截而溫存完養終未若王文中程伯子之深醇篤至也其徒輕俊者悟心自足輒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恣睢以自快爲文公所深詆有今日悟者明日飲紫陽闢大私博而學守繩墨以爲累高自下行遠自邇使學者必循循窮理讀書先知所止而後力行以求至言涉高遠輒斥以躐等於階級若已峻然故其徒陋者日研於詞詁章句而持守多不得力陸以爲是意見議論增廣益贅者爲之也其後陸既先逝朱頗振其短闕其學以扶其說學者尊嚮爭門戶者競詆陸爲異端必闕之而後可以入道則已過矣朱晚年徵詩說於永嘉陳君舉君舉答書言蒙徵詩說年來時與士友言願以雅頌之旨消鑠羣愚而訓詁章句畢付之諸君中間共同二十年無從就正欲以自扣質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他如永康往反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互相訾毗浸失本真蓋刻畫太精反傷易簡

矜持已甚滋涉各驕以此益覺奮不能宣要須請見  
此衷曲耳然要之二先生學各有造其徒亦各往住有  
立入能匡君出乃善治學則立已教以造人要各有新  
長非苟而已也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生而目充有芒感金爲國學自少  
有驅馳四方之志詰問中興五論不報退而耕於野  
躬天時造化之功考古今治華之變以推極皇帝王霸  
之旨而得漢魏晉唐曆數長短之由以爲天人之際  
昭乎其可知也其言曰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  
粗而遺其精流而爲度數則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用  
之其流而忘其源變而爲機權誘誘故進高明獨見  
猶之乎小知自營也雖爲厚守正猶之乎孤學易傾也  
其學自孟子而後獨推王文中子以爲可與權而漢祖唐  
宗因時撫世之舉不純經法者見以爲皆三才所由  
立也故其學不純經法者見以爲皆三才所由  
其合散發其秘藉以明聖人之用豈自言曰新窮義理  
之精設辨折古今之同異思慮較理毫髮以執事  
爲工以涵養爲正低頭拱手以談性命於諸儒誠有愧  
焉至於上詮往古下達斯今風雨雲雷交發而無至  
野虎豹變現而出汲推創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  
智自謂差有一日之長非呂成公所創談數旦夜成  
歎以爲得聖人之妙理焉應務之成能古未嘗有也  
子皮之言曰虎師以聖執教達子從史之如此而朱文  
公斥其不肯抑心下氣於儒義聖學時東觀墨脫墨現  
矩使後生傳聞輕相洪習義利之別不明舜蹠之塗不  
判而觀聽以惑心術益壞爲害非細也亮詩之不遵而  
謂敬之不哀浮熙中京圖視錢塘謂然太息曰楚夫抗  
可灌也此何可都也史名同上書言吳蜀天地之淵  
秦唐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起上其地二百年間  
人物繁盛甲於東南建炎紹興間遂爲大飛驒蹕之  
此髮洩而餘矣陸下拔錢塘已耗之氣川開浙時文  
之士而欲故東南積習脆弱之衆其何以爭中原屈  
其誰也荆襄在春秋時定用之虎見齊晉不龍屈  
晉氏南渡實衡山自後其地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

湖湘計以爲治今誠開墾其地洗滌其人以發舒數百  
年之閉氣而思之可得乎又高目郡許孝宗然  
實動使榜朝堂以厲羣下用特放故事召上殿擢用之  
大臣相與胎悍悍莫知所爲時魯觀方召上欲因以爲  
亮見之亮始知亮與幸相言落落不附下待命上日  
亮嘗審察亮詰堂與幸相言落落不附下待命上日  
上書天子欲授之官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  
基不用川博一言乎漢江歸日落魄從酒爲人言忘者  
困耐後語文移之承以爲不執上變告刑待即何滯逮  
千理皆掠之誣服宗知爲亮也曰亮才大忌之衆  
陷之耳數廉問以得免已後爲酷吏以備嘗必死大  
卿汝諸屬其單辭太息曰天下奇材也國家無罪而  
殺士亮以上干天和辛棄疾羅點力爲援以復免亮宗  
進士亮以君直道難對且言定腐敗陛下以壽星蒞政  
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不在於聖懷者乎  
同安視亮之條所以察糾觀色因此彼者其端甚衆  
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是則孝之大者豈徒一  
月四州爲京邑之美觀已哉時帝不朝重華者久羣臣  
諫愈激而帝不覺得亮對大喜以謂善處人父子之閒  
亦一說也亮知其爲亮也愈益喜日朕不謂知人亮宗聞亦  
喜亮宗上書亮宗之舉  
大喜亮宗判建康府公事未上辛亮志存濟濟重許可明  
白洞達人人可見其肺腑與人言必本於忠君臣父子之  
義雖爲布衣未爲士如恐弗及家僅中產時人寒士衣食  
之久而不衰而平初諡文毅其時建陽有魏撝之元履  
客衛守奇卿以辭希希秦檜意撝故相起爲子分欽命之  
撝釋其請發王安石父子從祀請諸親親程氏兄弟列祀  
典復言大學宜以德行經術爲本教次通習世務移專  
以空言取人皆不報已後論曾豐不當復召不聽因移  
疾且遺書陳俊卿責以不能抹正詔切深爲白州教  
授至國門外撝之次不敵入聞其去乃入歸治一  
室名長齋以涵養進學益求其所未至與人交長善操  
人而避其寸長必汲汲推挽或時其近名是然曰使夫  
其子母以備此爲善之路絕矣病革母視之不巾不見成  
人公至委以遺事而卒年贈直學士  
到清之十子澄臨江人進士調南安丞發運使史正  
志按部督州縣時零賦持不進士調南安丞發運使史正  
諸吏即益知宜書一編簡而易從繁簡合居諸生

與論學臺臺創朱陳道院祠先代節義名臣時耶  
廚傳事清之不肯日吾惟求無負吾民使者惡之  
劫其好與作勞民傷財子嗣歸疾周益公視之日  
澄其澄慮清之氣思已微仰然曰無事

由史上編卷之六十九終

由史上編卷之六十九 肝郡鄧元錫纂著

儒學傳

宋 鄧元錫纂著

蔡元定時建陽人少穎悟強記父發博學深識手周  
通書程遺書張正蒙邵皇極經世書授焉曰此孔孟正  
脈也元定登西山絕頂啖蘆攻苦學焉已往從朱文公  
學文公扣其蘊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與對  
榻講質諸奧義恒至夜分四方來學者令先從質是太  
常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薦不起學索作編管道州  
元定方宿留文公所聞之笑謂學者曰化性起偽烏得  
無罪不辭家就道文公與游從十數人饒別蕭寺坐中  
有太息泣下者而元定咨疑質是濯如雍如也文公謂  
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字通不挫之志兩得之矣眾謂行  
宜緩自愛元定曰獲異於天可逃乎杖屨同子沉行  
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顏色至春陵遠近來學者  
日眾春陵有名士挾才簡教誹笑前脩者亦心服拜謁  
執弟子禮甚恭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  
來何忍拒之誠有禍亦非閉門塞寶所得避也貽書訓  
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自憚  
在道州逾年忽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還造化舊物  
閱三日卒既賁誅贈通功即賜諡文節元定於書無不





常之人稱焉顧不諒哉 黃幹字直福州閩人也父史直  
以行幹少有遠志從清江劉清之游清之曰時學非  
所以處于也今洛學止傳則在朱仲晦矣蓋往學焉即  
以書為容見之幹歸白母即日往時大雪文公適他出  
幹留旅邸孤燈危坐懸榻不設三月比既見者益專文  
公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處甚有益以其子妻之作  
竹林精舍成遺書曰他時直卿可代即講席父再草以  
深衣及所著書授之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矣幹持心  
累加總三年而後歸江監酒庫司湖北來軍事相繼起  
加安慶府知府致政平治折定獄如神念金方構禍安  
慶為江淮通津請于朝築城以備衛城分十二料先自  
築其一計工費已乃委官吏寓公士人分主之度其  
賦役更休通上分學諸密而城成諸還防保伍神乘  
勝巨浸久不解而城壁屹然郡人咸感之制置故學  
幹為參議官不赴有命乃陳金必亡事多故嘗用  
待之又言五關失明斷黃不保而江有危宜急以馬圖  
廷不能用而究黃斷相繼陷如幹言除大堽永不拜焉  
御史李楠所 幹剛介洪毅於師傳存心致知之學身體  
之無遺力而所至求士友共學汲汲如饑渴言必稱先  
師於講切究之當官不違難不憚事撫摩惻然如護肢  
體鋤強暴安貧弱如嗜欲至投機制變與眾絕慮營畫  
守邊備禦籌問外事如宿將嘗試也比歸老終寧且貧  
頽簷敗壁煙火時不繼日蔬食餉客危坐講切徹旦夜

編禮著書不輟堅壯之志終老彌篤雖暮齡猶未嘗  
一音倦也已相宅兆於北山構數椽其間名其泉曰逝  
如斯名其亭曰求得正已莞然曰死便埋我豈不快哉  
卒後數年天子讀禮書惻然文公之學適傳者惟幹政  
贈朝奉郎謚文肅 李燔字敬南康建昌人少有立志  
舉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從文公學公告以曾子弘毅  
語曰致遠以毅而任重貴弘蓋廓之也燔退以弘名齋  
至官日造士以六經關射圖習射曰文武並用古之道  
也改襄陽不調詣文公所卒業學益深公稱之曰他日  
任斯道者燔也學禁嚴益親公卒敦葬事後南康守請  
為鹿書院長燔與黃幹陳宓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  
師迹日講切於學學者雲集燔喜道有明以為雖三公  
九辟不與易也嘗從江西漕帥辟撫洞寇平判潭州真  
德秀為長沙帥事小大咨焉燔嘗言中庸謂素富貴行  
乎富貴正以堅志熱仁不令居養移氣體耳又誦古語  
言分之所止一毫躋攀不上善處者退一步耳故能仕  
止窮通者若素有學者頌共稱與黃直卿比曰黃李云  
時朱門高第弟子有清江張洽元德南劍州廖德明子  
晦溫州葉味道知道昭武李方子公晦浦城詹體仁元  
華漳州陳淳安卿之倫洽深取管子書思之思之又重

思之思之不得鬼神將通之之語爲窮理之要以主一  
名齋士爲松滋尉改袁州司理參軍慮欲訟恩款惻恒  
素校黜者畢自輸其情所至伸冤抑懲猾胥民甚惠之  
江右提刑辟主白鹿洞喜曰是先師之遺也何敢廢招  
學士講切興舉廢墜而汰具不率教者學興卽謝去端  
平初累召不赴除直秘閣奉祠卒德明學有依據其爲  
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活中路無古文公亟稱之味道  
舉禮部第一方禁學對策本伊川說無避知貢舉胡紘  
者見之曰必僞徒也黜之卒棄武夷學益專理宗時爲  
宗學諭輪對述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  
以告末言言宣則力戒文勝則意虛幸陛下體察撥崇  
政殿說書帝問鬼神之理疑伯有事涉於誕也味道對  
曰陰陽二氣之聚散雖天地不能易死而散者常也有  
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變也伯有得罪而死氣不散  
爲妖爲厲使國人上下爲之不寧理固有之于是爲之  
後則鬼有所歸而和寧此至理也時濟邸事久未雪故  
以諷二京師起味道議以爲開邊浸廣應援倍難而科  
配餽餉將日增民不堪命是先搖其本也龐勛黃巢之  
禍且起矣遷著作郎卒帝悼惜出內帑銀帛賙焉當是  
時朱門傳伯成景初徐僞崇甫並負天下望伯成知

州表裏洞達稱人善不啻已出而疾惡無少借且亮慕  
尸諫疏國事甚切朝服拜遣而逝謚忠僑清苦刻厲倫  
輩自以爲不及入勸講剖析理微爲陳閉遇事盡言以  
實謨閣侍制奉祠卒方子故誦純見文公公曰子爲人  
自足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因以果名  
齋平居竟日危坐未嘗傾仄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嘗曰  
吾問學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處有見此心常覺泰然  
不爲物擾耳體仁故穎邁比聞學以存誠慎獨爲主郡  
人真德秀從之游問居官蒞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  
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陳淳初得近思錄讀之志於  
學會文公來守漳從受學公語人曰南來喜得陳淳卒  
有立而慶源輔廣漢卿深於詩精而通秦溪揚復信齋  
精於禮密而邃各著書發明師說行焉當是時爲陸氏  
之學者稱慈谿楊敬仲簡四明袁和叔燦定海沈叔晦  
煥簡舉進士主富陽簿民多賈不說學簡始與學改紹  
興與司理訊行獄敬恭謹使人平得輸其情紹興爲陪  
都臺府開立簡中牛無兩附惟理之從一府史簡帥怒  
命物之簡自其無罪命鞠之簡曰簡曰吏過何能免今實  
無罪而摘他事法之非小也簡大怒罵取告身簡之爭  
愈力文公時爲常平使者力薦之知縣平專意勸導屬  
教大行邑人至以訟爲恥夜無偷竊路不拾遺召爲國  
子博士祭酒季時白和汝愚寬得罪力論救去官從胃  
隱居切北境博誦有流涕片以詩作少監入對帝宗良  
說之往與宗良至福下刻以退帝目送馬繫國史院  
編修求外補知温州能妓婦肅軍以抑豪所窮人之化

行間巷壤雖無念爭民季載如父母遷駕部負外入  
對青臺誌哀順惡逆之情以擇賢任事與平莽莽時  
作藍萊園史實錄官舍大樹米歸者日以千萬計是民  
臨淮水射逐之簡雖曰得土他易得人心在得民  
報之九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忍斷升斗粟  
迎勞之耶斷脫於不得速死非相上帝緩刑之者不  
報請同歸理完不召不至道實謨簡少受父學主富  
簡直學士奉劄請卒贈正奉大夫  
陽簿時陸文安過之問本心文安舉孟子四病語以告  
簡中默哂之曰是兒時所了解者殆塵言無當也數與  
語不契會有鬻扇者訟於庭簡斷遣已理前問如初文  
安曰適所斷者扇訟是知其為是非知其為非即此是  
本心簡忽洞然省此心之清明省此心之無始末省此  
心之無不通則大悟不離房即心即道也遂北面從  
受學文安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自是於舊習脫  
然自信天性寂然本神本明自寂自止自變化無方雖  
萬變交錯而實無所動也動於意而後昏深信孔子心  
之精神是謂聖之語恨不標之為論語首而以為絕四  
之教無意少回我者自始學至成德一也所謂無意非  
窈冥而昏也如日月之照行而非意其言曰毋不敬則  
常清常明儼然若有思而非思又曰為學之門不一帶  
迹者泥惟敬一門無迹可逐不容有泥能養之以敬則  
仁又曰天下之心一也戒謹則善放肆則惡又曰人知  
學進德其處世如享醇醪怡怡融融又曰孔子言忠信

為大道忠實信誠信直心不詐偽耳人皆有之儒者  
求之過深故去道乃遠作我易言天下古今皆我心通二  
無二然頗詆脩學即所悟成見以自信不悅學雖子思  
孟子至斥為小覺大非云變生而專靜乳媪置藥水其  
前輒危坐玩視者竟日夜卧醒然寐不酣寧宗初舉進  
士累官太學正堂蔡作失官久之以司封輪對勸帝存  
此心勤學好問帝曰善好問則明變曰陛下既知如是  
而明則當知反是而暗累秘書監園子於酒放諸生以  
反躬切已忠信篤敬為道本聞者悚然兼崇政殿說書  
禮侍郎忤史彌遠罷奉祠燮初入太學陸九齡時為學  
錄事之而日與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以道義相切磨後  
見文安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  
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辛楊敬仲志其墓曰和叔  
之學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為煥人品高明學造  
深密初與二陸為友已從受學內省未安不苟自恕常  
曰畫觀之妻子夜卜之夢寐二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舉  
進士累太學錄以所躬行者為教養暮誨誘長貳及同  
官咸忌之或勸其姑營職事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  
二乎出知婺源判舒州病不廢學卒周益公必大太息  
曰叔晦子於友予在位不能進叔晦予愧叔晦叔晦不

予愧也追贈直學文是時饒餘十有曹建立之者始

從陸受學于壽深許之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寓書講於

旅宣公已詣南康從朱文公學大悅之實始疑文安語

人曰學貴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起可入也循下學

之則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庶有造乎期於一悟棄百事

以趨之恐未悟之聞狼狽已甚况忽下趨高未有幸而

得之者乎於是窮理益精反躬益力事親孝與弟切磨

如嚴師有姊嫁而卒撫其孤以有成與人交敬而忠心

所不安必求歸於是而後已急人患難盡其力榜其齋

曰無妄嘗娶婦婦不悅姑去之卒無子存草猶書其

痛曰未死一日一日不可自棄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

如平時語其弟廷曰吾病甚而學益進此心瑩然無復

纖翳語記就枕逝 朱陸更相弔深歎惜之 而奉

化舒礪質從張宣公游朱呂講學婺州徒步往謁版床

疏席櫛風沐雨安以為佳趣美景也已悅陸文安學焉

哀變稱其質實不欺無毫髮矯偽楊敬仲稱其道心融

明如熙然陽春云○東南守廣微和叔于也服父制

鳥南進士第一為青田令敬仲勉以必念千里生民之

寄南深心識之授秘書省正字入對言若夫辰不可

至矣且荆湖徽衢州治先教正崇學校以理義淑生心

日夕訪宜民事力行之置常平義倉興水利一土於愛

利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立發解遺吏分賑貧民積單

狎市民失業者由幹之又請給度牒百通以佐費境內

異然提點本路州獄每行部問疾苦薦循吏切奏貪汰

持節江東五年牧養瘼全活不可計以直欲猷聞加

建寧兼攝建轉運判召入見帝曰川久勞於外篤意愛

民每覽章奏備見懇惻用言無逸之責當先知小民疾

苦之難難即逸之念不生乞力守更化來求賢若若不

及之之意崇政殿說書為帝言君德貴剛漢元帝唐

文宗之果斷不斥於斥邪而後而用於逐邪人此其亦也

兼中書舍人休出之與清吏使召清吏辭不赴甫言竟諫

徐清吏論罪久之與清吏使召清吏辭不赴甫言竟諫

引謂言事極亦何心今人勸助然如清吏使宜在朝廷乞

諫習之益旦夜不倦權兵尚書卒諡正肅

論曰予讀尚書咎繇元聖道精微眇約為羣聖宗至矣

乃神禹日夜孜孜於敷奠封禪艱食鮮食之務行何篤也

而都俞相師殷王高宗恭默思道至格帝餐粥疑於神

而典上編 顧卷之六九 十二 六月二日

美乃說書進數學古疊疊於起羞起戎衣裳干戈之訓

如沃心德靡不惇以服也於戲茲非隆古之所為感而

道之符哉至讀朱陸二先生書歎焉夫陸子者求心立

本日然悉於改過遷善可謂要約矣文公宗伊川之教

主敬窮理稽古正學所謂累高自下行遠自邇者也命

相下益矣乃為湖論辨無極往復讀之使人長虛氣而

啓勝心夫道寰宇宙學焉者將已足務舍若虛若無面

與之詰乎無窮其善學也夫其善學也夫子傳二先生

與德秀字景建州浦城人魏了翁華父平浦江人也德秀從朱門唐體仁陸門袁燾游少孤母吳氏力資教之其學嘗以命訊日者燾教以須忘富貴利達之心已遂渙然而了翁有聞於輔廣李燾即朱學循行之而學昌皆第進士嘉定初德秀累起居舍人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燾曰吾徒須亟去使廟堂之上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出焉江東轉運副左遷知泉州徙隆興進安撫湖南知潭州了翁累知漢眉州擢潼川路提刑轉運判所至皆惠洽教流胡援政極詆德秀字景遷備試之事必敗命轉運江東時江東提舉世魯秀講求義政行之以便貧民活甚衆初了翁與上卷之六十四 六月十八日補正

幸貪不職者日起則宣言江東卑傷本輕獨監司好名振聾之太過察言者論之以右文殿修撰知果勝縣租賦自繁驗驗推揭期示令自詣大姓為問里患痛通之海寇日授方里會勦復徧行海濱相害後患備小改政心隆興以母憂歸久之江東提舉待制撫南知潭州作廉仁公勤督屬僚屬以學術治流勸士人思民倉五萬石歲平糶又易設十萬石分十二縣置社倉貸之州立慈幼倉立義軒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田營中老病若死未葬孕未育者各稟贖有差了翁試學士院時韓侂胄謀開邊中外莫敢言了翁言官家紀綱不立國是不定風俗不倫邊備弛廢財耗人乏而道路阻滯謂日有大舉輕試於一節後必悔之不日而道諸人而中輟遠州事歸了翁築室白鶴山下開門授徒蜀人士負笈從者始漸益義理之學如漢州調懷遠除科抑蠲戶婚交許之策是為文論以厚倫止訟俗大改化進知眉州眉俗習法令好行吏短長覽難治了翁禮者考問俊秀入學州堂皆學善俗之事靡不力也擢潼川路提刑遷轉運判官戰吏

嘉祐民亂集初理宗初德秀以禮侍郎召但學士曉了翁以起居郎同召屢進諫言帝虛心開納為史彌遠所格喉言者其澤朱端常梁成大効二人欺世盜名德秀落職表祀了翁奪三官居靖州德秀久居開而聲望愈以直微猷閣後知泉州泉人十譴劾深村百歲老者下扶杖出迎德秀平政理訟自朝至于日晏不遑食德秀瘡痍悉心力行之或勸其自愛德秀曰民困如此即地赤立念無力惠民忍自怠乎從福州治如泉了翁石靖特制安撫潼川路潼落諸控諸邊二千里而武備不飾了翁乃大簡經武防禦之具興學調租久之彌遠卒帝親復社倉初義塚及數月百廢具舉

政德秀以戶尚書召改翰學士參大政了翁以禮尚書召兼侍講纂書樞密院事欲引與共政而忌者頌共排擠之竟沮罷無何皆卒垂沒皆神爽不亂遺表聞德秀大夫諡文忠了翁長身廣額貌玉立立朝僅十翁贈太師諡文靖德秀長身廣額貌玉立立朝僅十月奏疏至數十萬言了翁在朝六閱月前後疏二十餘上皆當世急務蓋宋南相無謨嘉定端平間適金元興廢之會直魏敬德格天之告先憂經遠庶幾乎詳謨語具帝紀中德秀著大學衍義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執此以往了翁著九經要義百卷訂義精密先儒未有也他著論甚富方學禁峻時近世大儒書顯屏絕即學庸語孟亦為世大禁二人者晚出獨慨然以斯文為已任講習服行天下士聞風嚮慕

以名學成德者甚眾其後濂洛關閩四大儒之學顯於

世本二子之力也 始黃文肅幹知寶川金華何伯贊  
資心地用刻若力邑丞以子基從受學告之曰必以真  
師友淵源之誌諸君研微而後受命蓋置於是時伯贊  
義有不符論說而自見者皆言立志貴堅固標點以  
行當死而後已里人王伯豪慕漢諸葛亮之為人也以  
表肅日命已於語居處恭執事敬二言有深省曰長  
嘯去聖道遠遜即詣基受學所質難不昧守成說多新  
意基弗長也往還至十數基終守不變謂之曰治經當  
謹守精刻以需自得不必多起疑端即有之謹之又謹  
可也即守趙汝陽守娶聘主執事不就以爲校史館校  
勘群書以毀說書辭改承務即予祠改不受和質實堅  
苦作教齋歲四時行之以見廟已廟則危坐子第  
白事非未達不見也少孤事伯兄其謹季弟登器撫其  
孤又創田予之收族同恤其恩學者手信者如指諸  
掌于禮事之年八十一墮衣冠危坐卒基諡文定相諡  
文憲廟溪金鳳祥吉再師事相從切切何文定之門文  
定深獎器之當宋李曙國危慨然欲以奇策匡濟焉  
由宋止編 卷之陸十九 上陸 上陸 上陸 上陸 上陸  
在伯贊沮格弗上陸初以功即召釋褐入史館繼  
校而感已不可爲矣宋亡遺落世務築室仁山之麓以  
居神動清言論風旨具可誦法終日儼然至接物則  
盛然和祥明之門相敬如賓生平篤分義有故人子  
半巨繁繁官及分配爲隸子母不知知者垂十年履祥  
傾貨購書年以完當與同學生夜步庭中指謂之曰某  
星入某次其分野當有某變已而果然言次及其弟  
里者乃歷歷言其山川風土物產如拈掌其精博類如  
此以劉恕外紀記司馬氏通鑑以前事不本經對謬不  
可信乃斷自尚書旁采子史損益之作通鑑綱目前編  
其語多與義多所自得視蔡仲默傳加詳世罕或知之  
其語孟大學有考證州人東陽許謙上之朝命刊行謙  
父而所得愈深以爲不可易心求云謙之若有得謙  
亦他實似尹和靖相高明剛正似謝上蔡而履祥兼其  
所長始謙從受學二日履祥激昂之曰士聞學如五外  
在學無以啓發子耶謙聞之惕然精力求進雖寒暑不  
廢居教手省克嚴窮探微與經有疑細不敢忽不致  
幾於先儒之說有未安不敢苟而同也居東陽大華山

來學者遠自幽冀魯晉及荆揚吳越及川蜀錄者  
徐人謙諱道諱悉陳者稱之爲謙者作之爲謙者抑之  
退利者附之放者約之不以科舉之文校人曰此黃  
獨之斯分也東南人侵謙貌加磨日首種相堂香能  
獨飽所大臣交薦章數十上終莫能致半賜諸文憲學  
士吳澄序小者書以爲議論止大極據精神嚴然新安  
尸祝云當是時謙與諸論議大極據精神嚴然新安  
沈貴實貴實授學源胡方平而方平有子曰一桂傳其  
學曰雙湖胡氏最著饒修子宗強受學於南直之  
傳饒雙湖胡氏最著饒修子宗強受學於南直之  
爲最著饒以小戴記孔疏主鄭注說已隘而近世應氏  
集解於雜記於大小記又闕不釋以爲傳經追遠闕於  
作是也集說行於世今表章遵用表章中泰和黃漢  
中景元撰諸易放原發文王序卦之古圖分上下經  
之義謂然雲峰胡炳文仲虎於周易序卦反對洞微  
義謂近微耶  
可謂致精矣

論曰大哉天道乎臺史規摹測候詎不時中然非久而

由宋止編 卷之陸十九 上陸 上陸 上陸 上陸 上陸

十一月十九日

舛則所操持者狹欲盡天靡繇也聖經猶天然學者各  
即其資所近焉學即學焉爲見測之何易臺史何能盡天  
而曆日月步辰象者亦何能舍臺史法故不循沿也記  
曰不出戶知天道說命曰惟學敏遜務時敏子夏曰博  
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嗚呼道在其中矣

宋篤行列傳

戚同文 字伯 宋州楚丘人幼孤五母携鞠之外氏王母  
卒晝夜哭不絕聲不食飲者數日有虞城楊慈者力學  
授徒里舍中哀之許授學課戴記日盡一卷不終歲獨  
五經然妻以女第學成以世亂絕意仕進已慈依將軍

趙直者以居病華以家事託同文同文為葬其三世數  
器直表之厚禮待為築室聚徒學士自遠至者輕千里  
登第踐臺閣者眾矣同文泊如也性純質不侵為然能  
樂聞人善未嘗言人短拯卷恤貧解衣推食不厭所與  
遊宗冀張昉滕知白之倫皆良士卒門人私謚曰正素  
先生長子維立志義介然為曹國公翊善不合拂袖去  
次子綸重太宗真宗為樞密直學士篤古學事兄恭愛  
甚與交游信樂薦引士來謁必詢其志業隨才誘誨嘗  
云歸老後得十年在鄉間亦可快消濟世矣生儉約沒  
家無餘貲子舜臣恂恂恭謹舉措以禮審擇乃後言年  
三十以蔭補官終不忍去親側而仕與其兄舜賓舉  
竝以友愛聞舜臣子師道質厚氣和敦孝友好學不繼  
戚世雖不大顯乎而行應禮義稱世德不絕云宗冀上  
人嘗言其後者昏曉之辨故以星足不出門戶待鄉  
如戚人同文謂之曰子學能謙有侯可字無  
古人為真吾友也不仕乎八十餘卒華州  
華陰人少倜儻不羈已自改篤於學多通郊以西學者  
多宗之為人純誠孝友至當事則勇於有為非其義雖  
甚貴勢視之藐然也然坦中洞然甚仁恕見善人左右  
扶掖立達之少與申顏友顏自言不可一日無侯無可  
或問之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過自不知

與顏易衣而出營衣食均所入以給二家顏病走步千  
里為求醫歸死矣目不瞑人曰其待侯若乎可撫之而  
瞑顏無子不克葬焉衣裘葬之顏嘗有先世數喪未葬  
比死以為憾可力營辦竟葬焉又撫嫁其孤妹嘗自達  
方歸甫至家友人郭衡者詣門言父病亟醫須百千乃  
為治責吾廬而不售傷哉貧也可惻然立解囊中裝與  
之詣京師還鄉人有病於逆旅而憊者可惻然留視療  
之病者瘡貧無車輟已馬載焉徒步歸家無擔石而人  
有急必以之為歸非力能也誠使然也知化成縣巴俗  
尚鬼醫醫而事巫父母疾棄去弗敢視娶婦責財女失  
時不嫁可誨以義理嚴禁戒有病者親至其家為檢視  
醫藥道其妻子視養之勅婚娶必時為裝具式稱家有  
無為限制踰式者罰俗遂丕變調主辛原簿以韓魏公  
薦知涇陽鑿小鄭泉廣灌溉又議復鄭白渠為民利所  
至以勸學新民為已任絃誦聲興晚益翫心天人性命  
之際妙子程純公類狀其行如此司馬池字和  
溫國公光父也少失父貲數十萬悉推與其諸父而目  
力讀書舉禮部赴廷試母計至友人不以聞夜忽心動  
旦入對怔忡不自禁語其友友以毋疾告遂號慟奔歸  
累知耀州徙鳳翔不治期會唯主於便民有違誤輒引

咎不委罪僚吏人稱其長者知諫院辭仁宗太息以爲  
人于進而他獨嗜退爲難能也光五六歲弄胡桃女兄  
欲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兄還問誰  
與脫者光曰自脫耳訶之曰小子何得誑語本溫公誠  
至無妄語父教使然也長子旦亦澹泊無欲與溫公友  
愛大至與人交重然諾喜周人急里有免官貧不能  
自存者月分俸濟之其人無以報願以女爲妾旦驚謝  
亟出妻奩中裝嫁之世篤厚如此 李仲通之字敏丞相  
文定公迪從子也端厚不言笑燕居終日泊然無情客  
與人處和易藹然與言無隱情聞人過未嘗出諸口遇  
物如恐傷之居貧守約裕如也待母疾不肅帶者累月  
居喪毀甚群從內外數百口上愛下信無間言臧獲爲  
所責慚恨自咎者屢日仕爲江都令有古循良風好古  
博學通易詩春秋切磋於程純公方勇厲自進甫三十  
遽卒漢人無賢不肖爲隕涕純公誌其墓以爲如仲通  
之材之美使人假之年親炙於聖人當不後曾閔云  
徐積字仲楚州山陽人從安定胡先生學始見時頭小  
備先生厲聲言頭容直積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  
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潛心力行居一室衣一褐啜粟  
飲水雖先生遺以肉食不受也少失父母使讀孝經涕

下不能止父諱石終身不御石器行遇石避帶踐或問  
之積曰非故也遇之休然動吾心故不忍耳事母孝日  
夕必冠帶定省非大故未嘗去側母所嗜拮据奔走必  
致之上食時率家人於左右爲兒戲或謳歌故母處窮  
巷奉養隆備無斯須不快也年逾壯未娶或勉之積憮  
然曰娶非其人爲母憂非忘嗣續也有待也母終號毀  
幾絕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廬于墓三年苦塊衰經天大  
雪哀號伏墓所呼問安否如平生有甘露降兆域杏枝  
合幹之祥所至設考妣一筵晨昏起居執爨饌食滌器  
如生存中年屏居里巷蓬茅不蔽而晨夫樵父瞻仰如  
神明有爭訟必造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每與學者言  
以治心養氣爲先務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  
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  
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也聞者歛衽有自遠方  
致巨軸求教者大書一正字歸之卒謚節孝先生 孔  
戢字聖四十六代孫也事父母孝居父喪廬墓斷  
一破棺中三年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郡以  
聞賜粟帛復家以薦除守光祿丞戢誠懇惻學多通勳  
止必依禮法聞人善訥訥若已出遇人恂恂如僕隸不  
忍以聲色加也衣食於田桑稍餘以賑振鄉人急而求

者未嘗計有無應之從貸不能償者不問也者盜夜入室發其庫敗避匿恣所取平生未嘗疑人欺人亦不忍欺環所居百餘里頌愛慕有爭訟不聽於有司聽於敗不耻犯有司之刑而以敗不齒為大戮也嘗夜行入山或以毒蛇猛獸恐之敗曰無心則無恐脫屏他昔惟讀周易老子張太玄圖於壁外列方州部家內規其中虛之或問之曰此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耶蓋深造如此徐中行台州臨海人神清氣和慕文定先生之學詣京師從問於福唐劉彝得所授經讀之攻苦探討歸茸小至竟日危坐時人莫測也父死徒跣廬墓躬耕養母葬

內外親父州里無後者十餘喪悼于柄國有逆命讀之輒流涕部使者以遺逸薦郡守以八行薦不應或刺其要名者中行曰人而無竹與禽獸等吾以八行應將孰為無行者乎吾避此名非有要也已別親友盡燬其所為文幅巾藜杖入黃巖委陽山以終子庭筠亦孝友有志行居喪燬既免喪不娶者十年秦檜當國試士以中興歌頌流涕曰今豈歌頌時耶疏未足為中興者五事見者吐舌久之詔舉人五上春官者予岳祠庭筠應之謝不就或勸之曰吾嘗言嶽廟元祿心非之顧學路之耶其學以誠敬為主且夕衣冠儼然無惰容無言不

事緣飾不苟臧否閭人片善必記之貧饑屋以居未嘗感戚遇饑寒推食解衣不靳也既卒命巾車訪舊遊徜徉者屢月歸感微疾端坐瞑而逝其鄉人以其父子皆隱邀不汙稱二徐先生朱文公黨行部拜墓下大書清宋高士二先生之墓表焉孫日升亦以學行稱

其與八鄉上石尊輩遊久不稱准之所有賢人子弟其而讀書精也內行嚴整少許可不安戲笑亦居人學識悟者行不為奇詭而氣貌冲然見者為敬起以母卒不

相識也其州見之符過如布衣時林希綱件不其志古所謂求仁得仁者云持准之南有士三人杜堅高子要為醫無貧富貴賤請教往治瘵與之財

謂不受時宴空至不能自存未嘗有小足之色與人言性命之理人津津然入也什堅忠信篤實遇人至誠疾病人召之坐正衣冠不筮也日得數十錢則止不更筮能詩亦好屬文而征召鄉恂恂恭謹樂人之意未嘗與人校曲

楊庭顯子時明州鄞縣人少精悍不錄錄視天下事無不可為者居常自視無過視人則有過一日自念曰豈其人則有過而吾獨無過殆未之思也思之遂知所過旋又知二三已而紛然乃大恐痛懲力改讀書聽言必自省每見過內訟不置即夢寐中怨艾深切至於感泣久之念慮智識之差毫無自恕嘉言善行不曠耳目書之盈室著之累帙嘗曰如有樵童牧子謂余曰吾誨汝我亦當敬聽之其自克責者類非形

見獨發明以示戒檢身嚴而安所止取善博而知所擇人患忿慍則容物若虛人患吝嗇則捐財若無或歎其不可及庭顯曰昔甚不然吾改之耳嘗夜被盜旦日諭子孫曰婢初告有盜吾心止如此張燈視篋告所亡甚多吾心止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四明士族多躬行有聞本庭顯發之閨門雍雍相養以道義子簡從陸文安受學歸以所聞告庭顯大善之於是盡焚所藏異教之書曰人心至靈迷者謬用又曰動靜語默皆天命也又曰顏回屢空夫子賞之必以所得填塞胷中祇自苦耳今吾樂何可量也嘗行步小跌拱手自心徐起儻然從行者異之曰小跌未必遽傷此心不存自驚擾則反傷耳文安聞之曰所謂顛沛必於是者也 劉宰字平鎮江金壇人赴進士舉詔仕者自署狀非偽學不讀周惇頤程頤等書方得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者何事頭可斷狀不可署也題考功曆失決不復仕端平初屢薦屢召辭不至帝敦說儒學冀一見以直敷文閣召對終不起宰剛直仁恕於鄉置義倉創義役三為粥以食餓者自冬徂夏日食萬餘人薪粟衣續藥餌棺衾之須靡謁不獲也生理素薄既竭家貲力復質管繼之卒鄉人為龍市走送者五十里袂袖屬人如哭私親平生嗜好

惟書雖拙才訓注而多所自得世有漫塘文集語錄行于世江州陳氏陳宜都王叔明後入唐有伯宣者好學有士行遊廬山樂之因家德安子崇為江州長史益置田園擇羣從兄弟掌其事建家塾立家法群子弟教之傳宗時旌門南唐又為立義門免錄至宋初旌十有三世矣長幼七百餘口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席少事長卑事等不畜僕婢供作便上下睦親家畜犬百餘一牢食一大不至羣犬為之不食鄉里率化爭訟稀少開寶初州守張齊具上其事免其家縣太平興國中免雜科後昉弟子魏王家屬歲饑乏食知州唐戩為之言詔歲貸穀粟二千石競卒從弟子旭主家自言今歲受貸粟之半省晉而食可及秋遂止受貸粟之半時歲歉衆貴或勸旭全受而權善價可得也旭曰朝廷以旭家羣從千口幸貸以公粟敢幸因以為利乎至道初天子遣內侍愈齋御書賜之愈還具言其家孝友儉讓近惇古也天子對近臣亟稱之參政張洎言旭宗族十餘世孝謹不替閨門之內肅於公府且為上具言受貸粟事帝益歎異焉時德化復有許氏者亦八世同居亦貧粟雲父自當戊邊日兄未有子不往其家其子可仕行竟不還時栖雲方二歲母改適栖雲初伯母既死伯母如母伯母卒既葬伯母死邊招魂葬之虛墓次終身河牛尹濟城上其事詔優賜衣門栖雲生岳岳生君





湖南父果病見伯虎來驚問故告之父太忌曰天也  
步少更其病快侍歸卒第與坐事繁臨叩語連伯虎并  
建之伯虎對飲逾手掠治無辜廣詞確然不及與與以  
免與事以文學博中○王慎言字不疑河南人東皇子  
七歲而孤任便養鍾愛如也父伯虎母高置小榻  
侍左右承顏色視萬鍾愛如也父伯虎母高置小榻  
所為祿仕者以親也今已矣庸得祿何為去歸各慎言  
性懶志尚清瘦與人交愈久愈敬喜怒未嘗見辭色  
其家人無情容養者約居處倫物紛華玩好毫無入  
講授詞究義理遇意適授琴作雅聲餘無有餘暢周給  
宗族蔭補先猶子而不交孫洛人土無賢不肖推孝致  
疾至如癡神意安定人莫知其際焉○劉庭式字得之  
齊州人微時貧與鄉人約婚未納而登第女失以女  
家貧念不致復言而庭式請如約女家謝請以幼女從  
不可卒娶之生數子而卒器之者不復娶庭式曰吾知  
曰京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何愛而哀乎庭式曰吾知  
與史上編 卷之六十九 三十 二月 一  
喪事而巳他何知若生愛而哀也吾哀亦正  
則凡物衣衾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為妻也軒蓋敷  
下而後終老山絕粒不食日乘乘有紫光步峻坂上  
黃髮故以子妻之張汝明與州人入太學有聲司業  
貧非偶承之恐公女何能勤苦非所以得親也隱差  
轉其女必備婦道然後受母病疽更數醫不效汝明  
轉血調藥傳之而愈執親喪毀既祥有疾無醢草木  
之滋焉病加蘇夢授以方藥而疾進十漸川縣二  
十手未嘗干進擢監察御史劾蔡京諱官汝明辭數  
傳貫穿經史百家有易索張子厄言傳於世  
蓋宋興間巷牋以司股析折已父母疾者有太原則孝  
忠宋興間巷牋以司股析折已父母疾者有太原則孝  
威吉州朱雲孫泰和羅伯壽其父母母暴致祥者成加  
籍居通資州黃德興上高易州慶紫州董道明江陰陳  
思道知濰州東郭曉士梓州何之吉州毛海示  
城李執楚丘侯義徐豐李祥建昌江白齊州王益河南  
李維成濬州元興長因縣中和節州李訪資陽支新  
陽安鄭宗古汝州沈官永嘉仰新和郭義濬州為與  
齡龍果玉珠其判股廣墓兼者渠州成東江陵龐天駟

雙流周善敏頃執常與父子之倫而洪雅毛安與平  
九歲輒負上廬墓如成人其以復讐善孝者河間李麟  
即人曉夢見其代父死非命者有陸渾郭神海海沈  
正會稽蔡定正父嗣使酒途歐人而斃歸而懼正即前  
走屍所斃衣就殿之巡者捕侍自誣服法且怡然死  
定父華依即獄吏傳書資定母更坐典文被繫逮華  
年父華依即獄吏傳書資定母更坐典文被繫逮華  
詰府判請代弗許請效○成行弗許請代弗許請效  
弗許乃為狀若詣府請效○成行弗許請代弗許請效  
問大梅命出華厚棺哀款葬焉史各有傳宣和盜作松  
陽葉海仁奉其父匿山中父猝興起奮勇殺盜賊  
重創不却賊義之以全州部即洪同孫抑避兵平陽盜  
掠平陽刃其母抑身蔽母代受刃毋得釋而父為虜所  
害瑞而東或曰東軍界所得人抑殺母往與死也抑  
哭曰吾可畏吾不棄父手遂冒血刃往得父歸盜據溫  
州拘瑞安周曰成者實海州中子樂侍父舟次不合也  
盜遣人七父于水清代不得遂扼父死焉他日表門庭  
問標名者不可勝數其行應法讓不受旌褒者曰義烏  
韓護  
連舜賓字輔之燕山人舉明經以父疾左右供養十  
年不復仕家故號父卒悲以微卿而殺其子學  
歲出製萬斛平耀之有盜其牛者自哺之急盜窮自  
歸舜賓連遣之曰乃送牛嘗歸之信賜遇盜於應山  
已和其焉連舜賓也曰夫者不可弟言其步注嗣之  
得疾卒○連應山人去縣數十里迎天爭負松還過縣  
縣為罷市後二十年其長老教其子弟者友恭讓必引  
以譬說其荒獨賴以生者追思之不棄生四十二舉進  
士曰成曰庫○查道字湛然休寧人母病思飯羹力全  
以贈路經滑過父友呂翁家翁卒翁女哀事傾囊與  
之歷知遂果號州覽出按部從者摘道旁佳果以獻樹  
錢於樹而去司印中知贛州卒○吳謹字德仁新蔡人  
性敦厚有負錢數十百不能償者念有母也恐重遺其  
夏召而焚其券門生為治田事謹意自疑謝去曰爾  
有言某簿書為欺者敢辭換出生前後所入計簿示之  
一未嘗啓視也盜入宅覓而不言至取其破乃徐曰彼  
惟所故夜正雲被不可得也幸四十官虞部即即謝去  
歸臨溪蔡室家事一語不酬也元祐中召為右都知制誥  
歐否人柳者一語不酬也元祐中召為右都知制誥



老母在未可謂也問姓名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明日浚命取死罪囚曰昨所待刺客也拘於軍前之後物色不復得

上獨行

臣史上編卷之六十九終本三定

臣史上編卷之七十

野郡鄧元錫纂著

宋文學傳

南豐後學曾慈曾校

宋初承五季崩離學士失業於奔走時有撰屬獨傲唐李葉俳偶陋習為之而天下無文太祖時有柳肖愈者號東郊野夫與管城梁周翰直史館高錫館陶范杲相與為古文開著野史成大探六經之旨慕王文中子述作斐然有包括揚孟之心易名曰開字仲塗意以將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由於道也讀詩書撫卷太息曰嗚呼吾以是識先師之大也而亡逸者何多也各取其亡篇補之自號曰補亡先生

人咸非笑之惟范杲作後古什頌焉開喜曰范杲知我天之未器斯文哉天喪斯文則世無范矣其自任如此然於時風氣未開人文無以自著開乎雖用意勤遠而識力不競固不能以有振也太宗時王元之禹偁田錫表聖各以直躬守道為文章言關獻納具臣傳真宗時楊大年億劉子儀均並官翰林以文章齊名人士慕效時號楊劉體而二人耿介不苟台億不草劉婕妤為后制筠不草丁謂復相制投効去語且帝紀中然其文論卑氣弱工麗偶體纖細已甚稱時文終有愧於古

臧人年十二舉神童召試下授秘書省正字益學弟進士遷光祿寺丞賞花曲宴召賦詩坐側上金明池

頌命直集賢院帝親製九絃琴又士表頌者甚衆  
作爲前旨賜緋魚黃真宗初權左正言乞外補請養知  
州景德初知進修銀臺司多封駁判史館給賜府元龜  
奉條分撰篇章詔經億章定者乃用典章制度多所裁  
正爲翰林學士疾在告遣中使挾大樽水視賜詩有別  
予前席待名賢之句適別介家合子欽若與未子與  
之詩陳彭年以文史新進自億名出已右與此而皆健  
亦不爲母疾歸省不待報而行帝親製九絃琴加金帛  
即賜詩告樞密太常少卿分卿西京趙知愈州後復翰林  
卒性耿介尚名節重交游周親友厚禮隨蕭其厚文  
敏捷對各談笑揮毫細書起草一幅數言不加點而  
精麗有矩矱所書書至百九上有四卷諸詩後進片  
許可紀其爲諷諫因以成名者其衆子集當時之述作  
爲筆苑錄數千篇均大名人爲事明達治尚簡嚴三入  
翰林典貢部以策論升降天下士自始始億無子以第  
子爲後坊一子泰卒升盧溪官包拯以爲鈞所知及顯  
奏爲立後坊及產還馬賜禮尚書昇迴宇明達方脩治古  
門人性樂易服消履正報貴勢無所屈朝廷方脩治古  
禮文之事詔令多出迴手作書命無後事得代言體有  
以術命語迴者迴曰自然之分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  
事上編 卷之七  
推安常委命也何逆計未然爲乎卒諡文元德惠著  
事佛醫心釋典禪觀之學億撰八角盤迴文德惠著  
頌於內典九深○崔遵度字堅白淄州人第進士累遷  
太常丞直史館大中祥符初歷左司諫與物無競以不  
言是非於勢利泊如也掌右史十餘歲立解上常退隱  
極問息帝之見之善鼓琴得其深趣所就舍甚潔隘  
小閣手植竹數本朝退默坐其上彈琴濁酌然自得  
嘗著琴堂以爲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節  
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也畫夜者律  
呂之節也刻漏者畫夜之節也節相和受自細至大而  
既成既不能使之即亦不能使之不而氣節矣琴同則  
應既不能使之應亦不能使之不應既而川應而天地  
之交成皆數之自然易足怪焉何則數本於一而於二  
而重之故易大書而成卦及其推也一必於四二必  
於五三必於六氣和而召其應也必於六節亦如之其  
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節亦如之其應也必  
樂易之書也偶三爲六二才之配具焉萬物由之而出  
雖曰六畫其理也止三而已矣琴之畫也偶六而極  
在一者道之所生也在數爲一在律爲黃鍾在音爲宮  
在木爲根在四體爲心琴微由之而生雖曰十三絃

也止三而已矣卦之德方也著之德圓緯也故萬物  
不能逃其象數三其節也絃之德圓緯也故萬物  
不能逃其象數三其節也絃之德圓緯也故萬物  
如琴琴辨其數度性寡合易讀易書云意有疑 迨天聖景  
祐間宋興十餘年銷兵息農人去湯火之自久務於  
又天道如環之運適尚文而天子好文於是時文治興  
尹師魯洙穆伯長修並奮於古文然識力猶未能與於  
斯也至歐陽子始以通經學古上附韓孟會歸於聖人  
而文昌其徒曾鞏王安石和之藉軾轍兄弟宗之天下  
翕然尊嚮爭刮磨於文自嘉祐至於熙豐爲宋文極盛  
歐陽子名修字永吉州廬陵人生四歲而孤敏悟絕人  
母夫人鄭矢節鞠教之比冠修進士第卽絕出倫華舉  
進士試南宮第一調西京推官與孫明復游治經與尹  
師魯洙遊爲古文與梅聖俞堯臣游爲歌詩遂以文章  
擅天下景祐初官館閣校勘范仲淹以忤時宰得罪在  
廷多論救而諫官高若訥默不言修貽書斥責王以爲  
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怒上其書敗夷陵令康定  
初夏元昊反范公起經畧陝西辟爲武成軍節度判官  
脩笑曰吾論范公豈相爲賜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  
辭不就及慶曆初西師久不解契丹後渝盟天下多故  
天子知朝臣不足任而范富韓於西北並奏功召范富  
韓列兩府而脩以太常丞知諫院脩八對必爲上分別

君子小人切切無避顧而勸上力行諸正人之言聲小譬嫉毅然弗顧辭也帝嘉其忠賜五品服領侍中太息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兼起居注不試授知制誥改右止言會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者命脩往視脩還言曰麟州天險不可失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爲孤壘矣蓋五寨行胡虜尚在二三百外五寨廢則夾河皆虜穴河內州縣豈得晏然而已哉不若分兵駐河清寨堡緩急有應而平時得以省轉輸麟得不廢且言忻代嵐岢多襟地廢不田請令民得耕種其中不然且將爲虜有詔從之

山史土綱 卷之七十五 二月二十五日

歲得粟數百萬斛河東賦歛過重民不堪又條十餘事奏罷之會保州兵亂帝念非脩莫能定乃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濱行謂之曰卿勿爲久計朕即召卿今有所欲言之修對曰臣在諫職常竭忠論事今奉使使事有指越職而言罪也不敢乃遂行而保州已平所招脇從者二千人悉分隸諸州矣宣撫使恐後變議欲殺諸州同日誅之脩曰不可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賜從乎且是非朝命也脫一郡有遲迴不從者亂矣事得寢先是呂丞相與范文正相惡指爲黨朋黨之論遂起不復解范富用小人益騰口指爲黨訕之脩恐上

聽惑乃作朋黨論以進曰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禹等二十二人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靈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自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

山史土綱 卷之七十五 五

朋黨之論及昭宗時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  
輩自名清流可投之濁流而唐遂亡夫前世之主能使  
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不為朋莫如漢  
桓靈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亡其  
國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  
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  
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  
國之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  
周用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  
人君者可以鑒矣居無何范富既為姦人所中夫位杜  
韓亦相繼罷政修在河北慨然上書訟言其忠以為四  
人者閑居則更相稱美至為國議事則各執其是廷爭  
而無阿有漢史忠臣不私之節不可以謂黨自陛下於  
千官百辟中選擇而召用之四人者各懇讓數四而後  
受命及開天章召使條政事違回不果待敕促方敢畧  
條數事以上避畏已甚不可謂擅權具帝紀於是讒人益  
共構修為黨能知滁州徙楊州潁州至和初以內艱服  
除入見鬚髮盡白天子惻然問勞者久之命判吏部流  
內銓小人畏修且大用偽為脩請澄汰宦官書傳播之  
宦官恐構之帝而帝終倚眷不衰脩修唐書尋入翰林

學士自滁州之出至是十有二年矣天子遍閱羣玉  
士深又具悉其情偽始復思范富韓之賢時范公已  
歿召富韓真兩府而脩在翰林八年以職在論思知無  
不言樞密使狄青起卒伍致位為軍士所眾附而訛言  
沸騰至謂其居夜有火光身應圖讖人洵河脩以謂青  
心迹不可知而武臣掌機密為浮言所附此禍亂之萌  
也宜出之外藩以待察今青忠孝如一事權去而流議  
漸消則誠節自明若具心不可知去就失宜又何以臨  
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固其常也於是青出判  
陳州賈昌朝以結近倖召為樞密使脩復言昌朝稟性  
回邪執心危險頗知經術而善為陰謀以陷良士自古  
毀譽之言未嘗不竝進而其要在察其所毀譽之人所  
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不問可知其為君子矣君子非  
之小人譽之不問可知其為小人矣今舉朝忠正之士  
無不以昌朝為非者其稱信以為可用不過宦官左右  
之人陛下用昌朝為天下用之乎為左右用之乎夫以  
陛下之明必不與左右而謀柄臣明矣然昌朝善結宦  
官人人喜為稱譽朝一人焉進一言夕一人焉進一言  
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以為當然而用  
之而不加本左右積漸稱譽之力也願速罷還為任以

厭塞人望。仲遂。御史中丞包拯論罷三司使張方平而宋祁代。又論罷祁而拯代。修疏言論人之過疑於訐。逐人使去位。疑於傾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天下之人不得以爲疑者。惟無所利於其間也。今拯併逐二臣而自居其位。此所謂蹊田奪牛。見得而不思其義也。藉無其心。亦所謂整冠納履。嫌疑之地也。何可以不避此而不避。將使姦佞之人得藉口以惑上聽。而後之言事者亦將不爲人所信。而無以自明。况傾人自予。相習成風。爲患尤不小乎。如拯材能資望。別加進用。無所不可。惟三司使爲不可耳。上從之。時河決而胡有李仲昌者。建言欲道商胡入六塔相礪。主其議中外不敢言。而修力爭以爲水性避高。擊下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六塔勢必決。濱河埭德博諸州必被其害。不聽。而河果爲河北患。詔具漕河志。中五年以韓魏公薦擢樞密副使。與曾公亮考天下兵制及三路屯戍多寡地里遠近。爲圖籍以待事。凡邊防缺屯戍當補者畢蒐補。明年參大政。與韓公靖恭吁俞於廟堂之上。尊明道術。清靜寧謐。而嘉祐之治於宋稱獨盛。已協定儲而海內泰然。於磐石之安。英宗即位。驟被病而兩宮隙。修協韓公於太后前。爲危言以動太后。彌縫其釁。端卒以定。皆社

稷功。語具帝紀。中會樞密使關韓公欲以脩進。擬脩陞之。遽往見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三大臣有相位。置何以示天下。韓歎服而止。脩性剛正。疾惡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在兩府。士大夫有干請輒面却。雖臺諫論事亦明白。是非不徇小故。以此得怨。帝既承大統。恩施萬國。群工畢歡洽。而濮安懿王帝所生父也。未加封。修具疏言。出於天性之謂親。因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禮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請上有司議。安懿王及濮國襄國二夫人仙遊。縣君合行典禮。詳處上臺諫。主學士光議。稱皇伯進大國封。修引卷服記。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名。以爲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父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無其據。廷封大國則禮無加所尊者。爵之道下再議於。是御史呂誨等遂詆脩首唱邪議。違經叛禮。忘先帝爲負而脩自以本經據禮。俟百世不惑也。於時臺諫議算大統固正。然未盡衷於禮。又皆時正人衆羣然和之。無間言。而御史蔣之奇議。顧獨與脩合。爲衆所指目之。奇大患之。思所以自解。會脩妻弟薛宗儒有憾於脩。造惟薄不根。甫以騰謗。中丞彭思永聞之。告之奇。奇喜。即上章劾脩。意欲以自明。修自束髮好脩。被汗巖大不堪

銅門請推治時神宗初即位慈以閨門曖昧事傷大臣  
心深護脩詰之奇思永問語所從出辭窮旨坐熱而修  
亦堅請避位以觀文殿大學士知亳州去國矣修自歷  
官至兩府稱堅正而文學爲天下宗王女石以後進生  
從之游素尊嚮之及安石既輔政忌前自用而修議論  
多抵牾熙寧之年六十即懇乞謝事帝優詔不許守青州  
又以不散青苗爲安石所詆致仕去退居潁而卒謚文  
忠修爲兒時於漢東藏書家得韓文於廢書簾中讀而  
愛之請以婦以方舉進士攻詩賦而天下學者競慕用  
楊劉體爲時文置之獨時時自念曰學必至於於是而後  
止後舉進士及第官洛陽乃大肆力於古其學推韓愈  
孟子以達於孔氏著仁義禮樂之實以求合於大道於  
經術不苟焉異論務究先儒之說詳覈其終始以求通  
至不得已而後乃有所論正於天下古今治亂安危之  
統皆曉晰其當然與所爲匡救飭治之方故其爲文根  
極理要撥邪衛正提衡當世張皇大中而深醇溫厚渾  
然天成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相唱和其仁心爲質忠君  
愛士之意溢然言表俾人得其爲心雖窮窮卷盡而雍  
客衍裕含意若未卒也爲宋文冠冕知貢舉所取士率  
以辭義近古爲上第而其時以險怪新異相高尚知名

者皆黜落造謗訕謗騰沸脩恬不爲動語人曰是非久自  
定今未易口舌爭也獨吾所得士爲舉者三人當以  
文名天下則蘇軾轍兄弟及曾鞏也於是天下翕然師  
尊之其立朝好推轂賢士聞士有一言中於道即不遠  
千里求之又以爲國家臣一四海之日久智謀雄偉非  
常之材必有隱於山林屠販至老死而人莫之知者招  
來獎借汲汲如不及天下人信以爲公之求士甚於士  
之求公其負已者則自引以爲過務私覆而成全之於  
故舊則曲爲延譽不以貴賤生死易其心尹洙孫復石  
延年梅聖俞之倫生則薦達沒經紀其家或言之朝官  
其子孫方爲夷陵時年壯未厭學求經史觀之地僻無  
從得則日取架閣中所儲舊書欲要反覆諦閱之見其枉  
直乖錯者甚則仰天太息至泣下誓心言他日遇獄事  
必求得情不敢忽也故所至以吏事稱數歷劇部始至  
三日事即減七八比三月衙齋如僧舍爲開封前尹包  
拯嚴察有治聲所親勵之曰君爲治必放包公矣修曰  
人材性不一不可強當各用其所長強所短而用之勢  
必不逮包公之長吾之所短也吾自有所長吾用吾之  
所長其爲政不求聲名不暴治迹一主於靖民而民翕  
然便安之與後進生言往往及吏事曰文章止於潤身

夷事可及物也。虛懷無說讓善下能受詔與學士宋祁修唐書已有詔令刊削修歎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人所見各不同安能悉如已意一無所刪改故事書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冠其端云某等奉敕撰而於時修官最高當書修曰宋公於我爲前輩於列傳功最深署祁姓名上祁聞之喜曰古文士多不相諱歐公此舉古未嘗有也至修自譏五代史於是非與奪之際甚精其著論必以嗚呼先之曰此亂世之書也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行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謂春秋用意深故爲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於五代梁不絕其

史記上卷 卷之十 十一月八日

爲君而不沒其惡使人知爲君者終不得掩其惡於五代錄唐明宗周世宗則深惜其世而傳著其善以爲勸當是時生人之大倫盡壞其爲致嚴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際而處其權義尤精其家人傳曰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紀同道而傳家人則別之唐太祖莊宗愍帝爲一家廢帝又爲一家周太祖爲一家世宗爲一家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與奪異而別其家者同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別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其感廷臣爭濮王謚曰極而稱本生父曰皇伯爲不經於出帝紀著之於

後晉家人傳又著之出帝紀書封皇伯敬儒爲宋王吸傷出帝父也書皇伯明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禮兄弟之子猶子也出帝於高祖得爲子而不得爲後何也高祖自有子也高祖自有子當立而出帝攘其位後之於是深譚其所生而絕之臣其父而奪之欺天下以爲真高祖子也天性滅矣後晉家人傳論曰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後世間閭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僞也竊取嬰孩襁褓之中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而爲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知有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僞也聖人以人道莫大於繼絕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著之於經曰爲人後者其爲父母服期降其服期而不諱其爲父母其爲說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所共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服可降而天性之親不可絕父母之名終不可得改也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晉高祖以邪律德光爲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嗚呼是豈可以人

史記上卷 卷之十 十一月八日

理責哉其梁家人傳論曰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天下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勒刃於其臂而卒莫之能也可謂虎狼之強矣及其敗也困於一二女子至洞自流腸到若羊豕禍生於父子之間而不之覺則女之爲禍烈也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又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應者然原其本則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豈不信哉其感當世朋黨之禍於六臣替著之深痛其論曰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也真可謂不仁之甚也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附焉以誇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未嘗不流涕也夫以國與人而自誇耀又從而相之此非小人誰能爲也是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舉其朝皆小人其君子安在哉當漢之亡先以朋黨禁錮天下亡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又先以朋黨盡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懦庸不肖傾險之小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諸人者必進

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徧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心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引薦引薦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而不敢稱見善而不敢薦則人主之耳目不復得聞見善人矣善人日遠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倂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不敢爲惟空國無君子然後小人得志而無所不爲則漢唐之季世是也故其國可奪而以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其以朋黨之說去之也嗚呼傳所謂一言可以喪邦者與可不鑒哉可不戒哉其著列傳序之曰春秋無義戰而五代無全臣自開平訖于乾德終始五十有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貳固已難矣於此時而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爲無士矣然其習俗遂

以苟生不去爲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爲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亦不顧其存亡而恬然以苟生爲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爲榮如長樂老所叙者豈不悖哉故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焉曰死節傳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曰死事傳其任不父二代者各以其國繫焉曰梁唐漢晉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繫者曰雜傳以爲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惟五代時可道者何其少也雖曰干戈興學校廢禮義衰而風俗墮壞至於此然意其必有潔身自愛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又以亂世崩離文字殘缺而不著者其僅傳者四五人而已焉作一行傳其伶人傳論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吾所與約爲兄弟者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之所大恨也吾與爾三矢其必勿忘而父之志矣莊宗受而藏之廟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士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其成功可不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

出未有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與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與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故禍患當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也嗚呼豈獨伶人也哉其官者傳論曰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以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作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之說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左右日親而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孤矣勢孤則懼禍之心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不測伏於閭闔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其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始欲與疎遠之臣而圖之緩之則養既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爲之謀矣至其甚則俱傷兩敗卒使衰微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扶其種類盡殺之快天下之心而後已焉故曰深於女禍者此也以爲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而未嘗道其所以然以是爲不可知也故尊而遠之其虧益變流害福以爲與人無以異也則脩吾事而已故本紀所述人君行事

興亡治亂之故至詳而春秋所書日食星變為有司所  
占者則以其官志之備司天之所考曰司天考以為自  
三代而上莫不分土而治及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  
下以為大一統而合之君然自秦漢以來為國短處累  
就愈三代及其亡也又未嘗不分至乃無地以自存蓋  
得其要雖建萬國而治失其道雖一天下而不能以自  
容也唐分天下為十道既其衰也置軍節度為方鎮大  
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  
上而天下之勢遂分唐以之亡豈非其利害之理然與  
錄方鎮軍制與前史互見為職方考以為自唐失其政  
論上篇 國策之七拾 拾八 四月 神宗十  
天下黥髡盜販乘時而哀吳暨南唐姦豪竊據蜀險  
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強富者先亡閩陋荆楚開蠻  
服剝剝弗堪吳越其尤壯牢視人嶺蠻虔劉百年之間  
並起爭雄山川阻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群陰伏日  
月出燭火息故真人出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以為自  
古夷狄於中國有道不必服無道不必不來蓋自因其  
盛衰然也故為國者當置之度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  
際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者不可無慎也作四  
夷附錄終焉所論著往往師春秋之意深切著明而不  
襲其文自韓子著原道闢佛老欲人其人廬其居火其

書而不能以有竹也著本論言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  
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  
入焉故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  
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  
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  
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克於天下於  
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  
二百餘年而佛至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  
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缺脩其廢使  
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  
論上篇 國策之七十 十一 期  
彼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  
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  
而耕之歛之什一差以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  
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  
於邪僻也於是制為姓牢酒醴以養其體笙匏俎豆以  
悅其耳目於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困獵  
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亡而  
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  
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生人之大倫也故凡  
養生喪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節之物采而文焉

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性情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勸誘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沾浸之以漸而入於民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肅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而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墮之奸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器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奸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奸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而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率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之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乎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

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偏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脩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思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脩孔氏之道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脩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狡其中心茫然無以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法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一介之士知禮義而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居嘗與學者言必引之於道著論言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泯盡泯滅而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鳥獸草木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脩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脩之於身者無所不履施之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



進官何得不嚴除請詔三陞審官院詔司流內銓明立  
限官爲定法其門登流外貢舉等科置置於擇人  
其道場齊驛馬一費當節而原本於服約大臣罷除  
使相齊驛馬三費當節而原本於服約大臣罷除  
制誥以兄庫參大砂乃以天章閣待制判太常禮院  
學士故事命如皆餐再妃歸罷賜予告吹告進溫成  
進賢妃如常制不美有書告又不送中書取官告院  
南封進如方愛幸親行冊得告大怒擲于地知許州  
人張參方游出知在州選禮侍郎徙定州言天子從  
本在河北河東而後河非計也西賊幸銳而士寡  
殺魏先陝西河東而後河非計也西賊幸銳而士寡  
又河東天險勢不能深入若河比則自前抵鎮定勢同  
建兩請自今入穀鎮定充乃輪穀甘選將在陝西  
河東有功狀者從鎮定則鎮定重而可北可高枕矣且  
鎮定自先帝來爲一故號令一而兵不分今判而爲  
二平時號令文移既不能相屬一且如有急彼此不相  
高就焉同憂耶請合鎮定爲一路如攻而以治備家人  
領之使除三司使石司諫吳及言和定不以將相大臣  
司使上編 國卷之七十 一四 三月廿七號  
貨公使錢穀千緡中丞極亦言和在益部多游燕出知  
州唐書成遷至丞進工尚書以肅疾請便醫藥入判  
尚書省優爲羣牧使卒爲治成授其子三曰欽三月葬  
棺用維木漆四會三塗即止使六十年足以脂吾骸朽  
衣巾而已母以金銀雜物置家中吾學名家文章僅  
及中人爲吏在良二千石翁仲他賦不得用若等兄弟十  
五株相墳高三尺石翁仲他賦不得用若等兄弟十  
人惟二孺兒未仕官在若等不孤矣昔公者兄余政  
庫也父之學士承旨張方平言和法應得詔吏尚書  
證景文○尹源字子冲第源字自魯河南人並以文學  
外名洙明辨果於有爲源自海不矜飾有節發即遇人  
源傲唐杜牧非言作唐說及致其十篇洙作叙源息成  
又審源原則敦學考績廣源等雜議九篇皆天下大  
計源故有驕將而無驕兵今之失久於制太輕外兵不  
足以應敵內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兵而無驕將唐之所  
失者勢也今之所失者制勢者也洙叙源言及戰國  
歷世燕最弱不能加趙魏趙魏合縱固不能難也國  
勝與并合而國家止以偏師爲備聖王師伐蜀伐吳泰  
然不以兩河爲後顧則趙魏足以制燕之助効也并冠

既平悉天下之銳魯不能操尺寸之地頃以百萬之  
衆駐趙魏而虜得奮力以待戰無他故也魯害一我衆  
不分兵二士至魯而魯以中才將之害三魯害一我衆  
主魯母忌害四重兵外屬根本虛弱敵在魯關說言  
五貴臣監督進退中御害六故制敵在魯關說言  
趙魏燕南之衆益之以山西民牙以守兵足以戰魯  
而分帥之令得專制則勢必萬全就使偏師出外他  
尚奮而本根不搖昔者六國各有千百里師敗於秦  
而後振者衆百戰未及其國其守固也則勝項秦散  
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則新造也今以天下之廣謀其  
國不若千里之固而新造之勢非其固也則勝項秦散  
士大夫玩習謂百世不復用非其甚妄者不談然兵果  
則已備復用其必有迹於斯言其甚妄者不談然兵果  
原亦寧泰以師誼四師成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  
千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盡武罷兵  
計費六百餘億矣平世中戊戌若是後有他警其何以  
復之是十萬師有增而無損也國家募商入粟塞下傾  
登而廣有常給所饒致不遇被抄邊郡則止又歲不常  
固矣上編 國卷之七十 一五 三月初八號  
像將安所出哉是未戰而西垂已困也久遷京時有民  
兵極寒敕御民籍寡少勢不足以備敵誠料京兆西此  
賦即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勝工六上軍資其  
賦果令無它而畜馬者又竭其雄役民幸於既宗崇然  
隸籍農隙講事材武者爲什長隊正盛秋旬常若  
冠至而以內河東之勁兵傳之分其屯專其任堅其  
守御智其形勢而盡罷京師禁旅之煩費庶大元昊反  
知秦州復辟時判州事上奏曰命今者人主所以示信  
天下也果時朝廷降一命令民皆歸視易聽今則不然  
柏夷竊語以爲不久行自更既而信然命今則不然  
不尊羣臣有歡忠謀者陛下始甘聽信後一人沮之則  
意移矣今反汗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信亦頗自詘其  
謀以爲無益此命今影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以  
賜世廉純之柄也今外戚內臣以及士庶求恩澤幸從  
中下謂之內降唐氏政果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權  
威內臣貴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不賢不才者  
當與大臣公議而退之何必某斜封之弊爲內降哉內  
降一曰大臣從之某陛下下綱紀小從沮陛下德意無一



院故趙公... 曾鞏... 十二試作六論... 有酒場主給募... 責民錢如故... 閭野之民... 期勸分得民... 民得從其便... 又貸之種糧... 齊襄洪三州... 召判太常寺... 宗力能動權... 捕盡得其椎... 察居人籍行... 吏按籍當二... 且數倍徙傳...

地無名錢... 以計迹捕縛... 齊其為政務... 者不去則吾... 施行民以便... 襄州有大獄... 論何久焉為... 鎮亭傳皆儲... 資以庫錢責... 主安南軍興... 變什器畢具... 圯詔脩之親... 夫一不以民... 繁數而民不... 約即追呼度... 與期期未盡... 劫縣官約州... 先期咸集民... 治而事有成... 夕視事僅點...

不得去去愈久而民思輩少時與王安石介甫同郡友  
得善安石心服之以爲其文如水有江漢星有斗世無  
有也今賤且死必且爲班楊又銘其母墓以爲宋興且  
百年江之南有名世者出焉蓋推重如此輩先知名亟  
爲之延譽而安石名大起比柄用引以自輔而輩以數忠告忤  
其意帝嘗問王安石何如人輩曰安石文學行誼誠不  
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謂吝對曰安  
石勇於有爲吝於改過帝爲竦然帝與論經費又以節  
用爲理財之要安石大不悅以輩在朝怙舊故面責難  
不能居忍也而小人乘間譏構之故自校書求補外轉  
徙者六州更十數年卒不召一時後進生及弟布等鋒  
山銳進踐華要視之泊如也時知名士往往坐刺譏斥  
逐而輩居官奉法循理精吏事於慮防豫周時有操縱  
終不戾於法故人亦莫之能中傷焉元豐三年安石既  
去位輩徙知滄州過關入見帝勞問久之晉勾當三班  
院數召對稱旨遂以爲史館脩撰典五朝史事故事脩  
國史必衆選文學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付  
一人掌之者輩謝不敢當帝曰此用卿之漸且毋重辭  
會官制行擢中書舍人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  
除吏目日至數十人輩本法意原職守而爲之訓教言

人人殊而衍裕雅重論者以爲有三代之風有詔是正  
史館書籍爲考正其文字辨其訛謬闕其不可考者間  
爲序以通其意時洛學未興並時以文名者洸洋縱恣  
旁薄自惠時雜莊老縱橫家言輩獨發六藝之蘊正百  
家之謬必本於仁義道德而考衷於六經超然遠覽於  
百代之上自尹氏兄弟蘇氏父子借古事引繩墨楊權  
時務爲論策爲書以干當世爲制科館試地然率多議  
論非事實獨輩所爲政事策依古法故引祖宗典制莊  
渾雅重鑒鑒中窾的切事情爲當世所可施行方正學  
以其文如姬孔之徒復生今日矢口所陳皆三代禮樂  
也近名人推挹以爲唐宋七大家之冠先漢鉅工未能  
或過宜與詩書作者並天地無窮云其叙劉向所集次  
新序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  
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敎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  
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  
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  
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  
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  
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及周之末先王之敎化法度既  
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

智家尚其私學者遽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  
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  
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所歸也先王之遺文  
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  
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  
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  
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恠奇可喜之論  
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誣譏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  
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  
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矣如向之  
徒皆不免乎爲異說之所蔽而不知所折衷者也蓋向  
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  
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  
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  
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  
已也韓叙戰國策曰劉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  
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  
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  
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

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謂其不可改者豈將強  
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  
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  
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  
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  
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  
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  
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  
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  
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敢言戰之善而  
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  
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蕞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  
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  
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因時適變爲  
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  
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止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  
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  
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皆  
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必滅其籍哉放而  
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

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其叙列女傳曰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篇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並藏於館閣自唐之亂古書之存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而大家注十五篇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眾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于善惡所以致戒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皆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長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傳保姆之助

詩書圖史之戒玆璜璫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言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而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用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耻而不知反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采芣芣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與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其叙禮閣新儀曰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

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克其立意微其爲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則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義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幽史上編 禮卷之七十一 三十一 四月 出

聖人制作之方乃爲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有以待其有事而以爲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二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爲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爲節至患夫爲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爲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爲耒耜者或不爲宮室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槨豈其智不足爲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爲宮室者不以土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槨者不以

易溝爲不可易也豈好爲相反哉以爲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此制作之方也故玄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後爲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升鼎而後今之衣服不廢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義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本意未嘗異也後世不知其如此或至於不敢爲或爲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闕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爲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焉昔孔子於告朔愛

其禮之有以於一代之典籍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爲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帝欲大用之會居母憂卒定文筆孤失父事繼母甚篤皇皇四方營饘粥之養而四第九妹宦學婚嫁皆其力人有所長獎勵成就如弗及其爲人惇大直方其取舍必度於禮義福州無職田滿園蔬歲直三四千輩曰爲太守奈何與園夫爭小利乎棄不取以荆舒沮抑爲世俗忌嫉而所就卓然卒以名世云

王安石字介臨川人少讀書研精善屬文時歐陽文忠以文章擅天下曾輩囑其文謁之大稱善爲延譽以起登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秩滿法許獻文試館職安石不進也調知鄞縣相彥博薦其恬退命召試不就文忠薦其堪諫官召試以祖母年高辭提江東刑召修起居注辭八九乃受遷知制誥糾在京刑獄以母憂去終英宗之世召不起神宗在穎邸講官韓維呂公著數稱揚之因寤寐其爲人甫即位召入爲翰林學士兼侍講一見語合意已遂柄國創法更制欲抑宋積衰苟安富強然強枝自信以同異爲喜怒以喜怒爲廢置誅賞與大師起大獄斥逐正直引用儉邪卒以禍天下語具帝紀中安石性高潔厭華腴土木形骸至衣垢不澣面垢

不洗聲色臭味若富貴利達視之泊如也入政府機密羹飯食省中無兼味每人有噴言及帝意小不慊輒患曰何處無魚羹飯喫輒引疾卧不起其操行爲天下所衆信爲天下深信以能必行其志其爲文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發其志而約之於法精勁峻整學博識尚維時賢與意見異指者讀其文未嘗不歎衽推先也晚爲天下所指目而其言卒不以相業廢至今存先觀其伯傳學篤志務討論文武周公孔子遺文舊制制明乎當世之用輒不亭而子務不治舉茂才異等得召試武六論不得一觀謂人曰吾於書無不讀必孟子註疏也擢筆出罷歸益私憲於學范文正公守饒州得所爲禮記易論平土書及明室定制善之具狀言謂講論六經精明達理所著書有孟學楊雄風以所爲策二十四篇上之不便明平復錄明堂圖并序與余靖交薦之授任即已召爲太學說書尋管幹太學平門人著書者百千人里人彭溫伯取觀爲御史中丞上其所著書請官其子參魯郡杜齊即朱文公嘉嘗稱之學於經爲多其後輩即人土無不稱之呂南公次儒史具以文爲辭無件第進士守江都則人未之知也魯子固見而與之妻以女第遷天台人見王安石說之魯官從焉調南康簿又棄去於書力學史學魯不暫釋失石薦其文行該備守道安於詔以爲子伯講命下卒南公舉進士不第退築室灌園不復規進取欲著書以褒義貶惡以表芥名參學士陳經出知建昌軍見魯公說之自以魯公外特灌園先生焉幸也元祐初止利取士法羅以可備者述科薦中書舍人會蘇洵明允者眉州眉山少豪不學長目不知書父職方郎序真不問鄉黨遂族皆怪之問故笑不答年二十七忽發憤謝素所往東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舉進士不中舉茂才異等又

不中退而歎曰嗟夫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燔之益閉戶讀書乃大究於五經百家之說涵泳其粹精厚積深蓄絕不為文章者五六年已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著洪範論史論權書衡書數十篇於是攜二子軾轍行游于京師時翰林學士歐陽修以文章名世乃為書自叙其願見之心數十年介所為文見之且言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竊以為洵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目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行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容與簡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洵少不學生二十七年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

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其才則又似夫不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棄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他聖賢人之文而介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皇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言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胃中之言日多不能自制試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不敢以為是也謹獻近所為文若干篇惟執事惟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不偶然也而察之又為書上所善田樞密兄曰天之用與上編 十拾 肆一 三月二十日 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竟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叟不能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賁人可以賁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賁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謂文章雖不識其可以用於世而

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不勞乃其致思於心也若  
或啓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  
幾於道乎千金之十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  
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  
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窮困亂其心而  
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  
山野自分奉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  
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潔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  
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爲董生得聖人之  
經其失也流而爲迂冕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  
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  
未見其人也修得書讀其文大驚曰是荀卿子之文也  
今胡爲來哉亟見之獻其所著書于朝士大夫慕聲爭  
傳之會二子軾轍並舉進士高第一旦父子隱然名動  
京師而蘇氏之文章遂擅天下人以父子俱知名也號  
老蘇別之召試紫微閣不至除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  
脩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食其祿  
與項城令姚闢同修之爲太常因草禮百卷成上之未  
報而卒贈光祿寺丞洵爲文辨博宏偉讀者悚然想見  
其爲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處愈久而愈

可愛聞而叩其所有又愈出而愈無窮洵與人交能急  
其患難死卹養其孤眉山在大地西南數千里外洵又  
晚成而卒以成名歐陽子之力也居常太息曰知我者  
惟吾父與歐陽公 子軾字子瞻年七歲侍母程夫人讀  
漢書至范滂傳慨然請曰兒爲滂夫人儻許我乎母曰  
汝能爲滂吾獨不能爲滂母乎退而曰吾有子矣總角  
入鄉校有自京師來者傳魯人石介所爲慶曆聖德詩  
流觀之軾旁觀輒誦習其辭因問師十一人者何人也  
師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耶則不敢知若猶人  
耳向焉其不可知乎師奇之盡以其人告蓋是時已慨  
然有頽頽當世諸賢哲意矣弱冠與弟轍試禮部歐陽  
文忠知貢舉得其文驚以爲必南豐曾鞏所爲文也鞏  
故從修游恐人億其私寘第二發視之則軾也乃大驚  
曰安所得斯人乎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已以書見修退  
謂梅堯臣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又明年舉賢  
良制科對策言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  
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明有  
所不察而緩急之勢異也是故方其無事雖齊桓之深  
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將死深悲之言  
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至其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

元振之用事柳伉之疎且賤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為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焉此忠臣志士之所深悲天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四海震恐雖有事之失常物之不得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直應故事豈以臣言為真足有感於陛下耶雖然陛下以名求之臣何敢不為是實以應之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為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為志有不勤而道無或遠陛下苟知勤矣則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以情偽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而今也猶以道遠為歎以是知陛下未之勤也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耶抑宴居而無為耶臣皆不可得而知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於不勤者何也竊伏怪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強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奉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夫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

太宗之世天下皆讀誦其言語以為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心誘掖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議論深言而密畫之者何人也越次驟等召而問訊之者又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所聞者比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蓋昔者武王之用大公也其相與答問者百數萬言今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答問亦百餘萬言今管子書是也古之人君所以反復窮究其臣者如此今陛下默然而聽其所為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問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問我也然後受之既受之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政不舉也則引身而求去其引身而求退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非我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之人也陛下又為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是未得御臣之術也如此則聖策所謂闕政尚多和氣尚戾民多逃亡邊陲安而兵不得撤利已浚而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訟未息

於厲丙刑未措於成康又何怪其然乎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以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關政莫大乎此和氣安得而不戾乎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世以爲安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田野固未之盡闢也民安得而聊生乎所謂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之名而無安之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畧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有不通西域者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百年矣議者若以爲絕域異方曾不敢嚮邇而况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中國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非數郡之地果足以吾抗也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也而手足不能以自運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嘗有秦者則舉夏人之道也其次莫如稍徙沿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益募民爲屯田

屯田之兵稍益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沿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將折而歸於我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也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減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精貪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勝計哉今不夫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以其不足恃之故則從而擁之以多兵擁之以多兵而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以資格爲程今縱未能如古可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使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關通而爲職司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

優劣才者常用其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它諸答問意甚悉末復申之言陛下以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繫問之又恐其不能切至也又詔悉意以陳無悼後害臣是以復敢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托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出於其也是其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其也是其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為舉信也然而天下或以為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訖訖乎難入以為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宮也則以為便辟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行於內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時第轍對亦甚切直仁宗得之顧喜甚退太息曰今日為子孫得二宰相除簽書鳳翔府判官太守意軾文人又年少不責以吏事而軾操決穎脫老吏莫能欺英宗欲召為翰林相琦曰軾遠大器也在朝廷當善培養之用之驟未必不累累請召試試復入高等得直史館先是臨川王安石以文學有重名而軾父洵作辨奸論以為刺軾議論又與不相能熙

寧中安石為神宗所倚信召參大政軾遷判官告院會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法下兩制三館議軾上議言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况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政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愚猶以為不足也夫時有否泰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變而法制隨之譬之猶江河既移徙猶強而求復則難為力也昔慶曆嘗立學校矣至今日而空名僅存若將變今之禮為古之俗必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合游士置宜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簡不帥教者屏之於遠方將徒為紛亂若無其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時何異願陛下留意於大者遠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竊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古有之責不可得聞而今之學者耻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視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憚禮義拘束之耳陛下亦安所用之帝得議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語意殊釋然即召見問何以助朕辭謝久之乃曰陛下天縱

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聽言太廣進人太銳耳願鎮以安靜待事物之來然後應帝嫌然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爲安石之黨所讐嫉權開封府推官欲因以多事而輒決斷精敏益著會上元有旨市浙燈軾密疏言陛下以燈火奉兩宮之歡焉孝而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衣食有生之資願追還前命遂得罷於是軾以爲帝終信嚮之也乃發憤上疏論新法諸利害甚具而約之於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語具帝紀中時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言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以專任管仲而興燕噲以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問會廷試進士士阿合爭言祖宗法制爲非是而葉祖洽擢上第乃退自擬答以進曰臣竊見陛下始草舊制以策試多士誠厭詩賦無益之語求山林朴直之論以恢廣聖德也而所試舉人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失而阿諛順旨者又幸據上第臣切伏憂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爲戒祖宗崇尚詞律則詩賦之士曲盡其巧嘉祐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也今士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臣恐

自今以往相師成風無敢復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反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異時詩賦論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擬進士對御策一通投進其策曰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愚禮曰甘受和白受采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雖有皋陶益稷之謀亦無自而入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憂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主人人而督責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主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監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討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爲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而經邦

者也。今陛下但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矣。昔丙吉為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仕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中書政本，忿爭相詰，流傳都邑，以爲口實。則天下何觀焉？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人之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循此理而已。今爲政不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而薪不可破。今陛下使農民舉息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又何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陛下苟誠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乎爲利，則雖厚自解釋而人終不服。且吏受財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今青苗有二分之恩，天下以爲利而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害而陛下以爲仁，天下以爲貪而陛下以爲善。雖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辨以解答千萬人之口，傳會經典作爲文書以曉四方之人，其何以自解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理者，礪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礪。雖五尺之童，知其可取也。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者，誠以爲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慮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必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三年而未已。由此觀之，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其矣。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群臣不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駿馬，冒險夜行，僕夫又從其後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治，足以致刑錯。何施而可以臻此？臣以爲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粟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贄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夫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彈衆言，不過盡逐異議之臣，而更用阿順之人，其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則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

多，勢必至於不敢革。理者，礪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礪。雖五尺之童，知其可取也。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者，誠以爲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慮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必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三年而未已。由此觀之，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其矣。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群臣不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駿馬，冒險夜行，僕夫又從其後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治，足以致刑錯。何施而可以臻此？臣以爲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粟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贄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夫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彈衆言，不過盡逐異議之臣，而更用阿順之人，其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則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

多煩言交攻甚於今日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  
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  
臣誤陛下也其說以爲唐虞之隆刑故無小周之盛時  
群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  
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及三族漢除五  
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有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  
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周之盛爲然哉  
所以誅群飲者非獨群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  
散者耳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  
皆可執而殺之也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  
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與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  
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  
其事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古之欲立非常之功  
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  
求寡過此二人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其才分者也蓋  
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出於  
天性不可學而能也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  
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  
身不敢用魏延我仁宗之在位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  
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

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之大臣不足以與  
於知人之明也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與爲不知人  
與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  
敢用以其人爲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也然未安席  
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  
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  
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  
解體無乃誤社稷與幸陀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  
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  
人之佐若猶未也則又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矣  
聖策曰生民以來其稱全治必曰唐虞成周詩書所稱  
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  
營一代之業者雖未盡善要必有可言者臣以爲此不  
可以勝言也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成其務此豈可言  
哉所可言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  
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  
丕顯哉文王謨丕成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畧如此未  
嘗言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信祖宗之法不足用也今  
天下有心者恣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成一  
代之業者似不如此而陛下持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

矣詩曰譬彼舟流莫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忠蓋惟陛下察之又數論治道以爲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夷狄皆推赤心以待之而不以絲毫僞也使四海之內親如父母信如腹心如此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脈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強者爲敵弱者爲怨如此則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禽獸之畏弋獵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親臣如手足視民如赤于戰兵省刑時使薄斂六者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嗚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今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嘉言以濟暴行爲申商之言者曰人主不可以無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爲莊老之言者曰聖人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不仁其子其可乎以至欲窮兵者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言峻刑者曰吾以禁姦惡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者曰吾以振國威而誅暴亂雖若仁而卒歸於仁嗟夫此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奈何踵而行之書曰惟辟作福

惟辟作威夫所謂作福作威者言威福不可移於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莫若捨已而從衆衆之所是則爲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故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不作威福於是乎違衆而任己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於人於是乎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如此則雖名爲人主之威福其實固左右者之私意也姦人竊吾之威福市之於外權與人主侔此何所不至哉夫興刑以聚財者人臣之利非社稷之福也省費以養財者社稷之福非人臣之利也何則興利以聚財必煩刑以賊民民者國本而興利以賊之國本搖矣然而言利之臣必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望西夏之師費不下數千萬緡議者既受其利矣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苟以此爲儲蓄則不待煩刑賊民而治邊皆有九年之蓄西北二虜望望而不敢近矣而人臣無可賞之功故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爲身謀非爲社稷謀也諸皆痛切帝每誦其奏篇至尚膳忘食大奇之爲安石所諱惡於是諷侍御史謝景溫糾軾爲商賈求利下獄治無所得出判杭州已徙知密州又徙徐州湖州軾既連徙外見時政不便者不敢言獨緣

詩史之義託詩詞以諷語深切而御史平定舒靈河正  
言撫其謝表中語乃蝶孽所爲詩以爲訕謗速御史賦  
雜治欲必置之死中丞張方平學士范鎮上書訟救之  
不報而帝終憐其才用王安禮言及太皇太后命竟貸  
之安置黃州語其帝紀中軾在黃築室東坡以居與田  
父野老相從於山水間泊然於世也帝終眷軾欲召修  
國史而尼久之下手札言軾熟居思咎閏歲滋深人才  
實難不忍終棄移汝州未至汝軾上書自言饑寒奔走  
幸有田在常願得居常州朝奏入夕報可下蓋終念之  
也元祐初諸正人復用乃復召累翰林學士兼侍讀軾  
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必反覆爲帝究言之  
觀有所開悟又以唐宰相陸宣公贊所爲奏議上格君  
心下通以體校正上之冀發其聰明司馬公光故與軾  
厚善及柄用條當今要務所欲行者示之軾欲有調劑  
謂之曰公所行諸事皆上順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  
惟役法未可輕議蓋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培  
歛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  
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因緣爲姦  
此二害輕重亦畧相等矣今以此易彼民未必樂也光  
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行有漸則民不驚

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皇判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  
兵爲長征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免役之法實  
大類此公欲驟變免役而行差役猶盡罷長征而役民  
兵殆未易也光是時銳欲因民心所欲然盡革熙豐之  
政大慰之聞軾言不悅軾又於政事堂公言之以爲役  
法可雇不可差第不當於雇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  
重入爲出不多取自足以利民光色忿然軾曰韓魏  
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  
顧公昔爲軾道其詩豈今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慚謝  
之刑部大理寺列熙寧以來所赦降遷謫法數十條盡  
欲刪去軾爭以爲此先帝深意不當盡改因得存者甚  
多諫官得蔡確游車蓋亭詩意刺譏宣仁怒欲貶確嶺  
南軾密疏以爲朝廷如薄確罪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  
深罪確則太皇仁政爲少累謂宜皇帝降敕有司今詔  
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從中下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  
軾於熙豐至深而事求其是如此蓋正直天性也時黃  
河勢方西而議者欲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  
人不以聞及諸賞罰失當者輒白發之其行呂惠卿范  
子淵等謫辭務本朝廷賞罰命討之意挾摘其情狀以  
振大號及行監司守令誥又往往以奉守先帝約束毋

弛廢訓勵之宣仁太后素知軾甚嚮信嘗召見使殿問之曰卿曩歲何官對曰黃州團練副使今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遽至此軾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太后曰非也軾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愕然曰臣雖無狀不敢以他途自進太后喟然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爾軾大感動哭悲哀太后與天子亦垂涕左右皆感泣已命坐間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會崇政殿說書程頤以大儒入侍性矜莊言動必於禮而軾氣豪有高才好談謔易侮之頗謂其不近人情因遂卻而頤門人因與上書卷之七十六丁詳月二二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遂劾軾館職策問爲謗訕軾請外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事權報私隙詔不問於是軾疏言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爲臺諫所言初不敢深辨蓋以自辨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明詔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不允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撰策問引魯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於衰亂者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上聖大賢之法不免於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苟者明臣子奉行苟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雖文宣之法足以無弊也中間又言六聖相受爲治不同同歸

於仁其所謂媿與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及守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桑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謗及先朝哉然臣聞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於竊斧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今言官論臣交章累數十而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親聖賢之相知遠矣然臣所撰策問定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審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已以裕人也誠不自量欲希慕古之賢者可否相濟蓋如此二聖臨御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無可議者然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媿而神宗精核寔之政漸至隳壞數年之後馭吏之法

漸疎僻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變有不可勝言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策問以諷今宰相臺諫之流欲陛下覽之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責臣朝廷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爲譏諷先朝亦疎而不近矣於是縱言及頃之短至詆爲姦邪而三黨之譴遂起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六年召爲吏尚書以弟轍除尚書右丞改翰林承旨數月復請外知穎州尋徙楊州未閱歲復以禮尚書召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明年太后崩哲宗親政國洵欲變詔內侍劉瑗守復入內給事翰林學士范祖禹具疏諫將上軾見其草太息曰經世之文也附名上不報復自疏言陛下親政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獨先內侍臣恐海內有以窺陛下也不聽乃請外出爲河北路安撫使知定州入辭不得見乃疏言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得以自通大亂之極至於大臣不能以自達在易天地交爲泰其辭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不交爲否其辭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

已具矣可不畏哉陛下爲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群臣接而天下不以爲非者以謂垂簾之際宜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雖不肖僭位讀講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矣常行變不得一見而行况疎遠小臣欲於何自通乎臣聞古聖人之將有爲也必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其前然後能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而動無不成故以小事譬之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棋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傍觀者盡之何則奕者有心於爭而傍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無悔而上下同享太平之利不然雖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後未有不悔者也臣又聞爲政如用藥古人云有病不治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觀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爲惡藥所誤明年當禍作改元紹聖

以本官知英州尋安置惠州復改昌化軍元符初赦還  
卒軾本以文學自奮其吏事精敏絕人明事情利害時  
操縱而以其身任之壹主於利民方在密州時安撫司  
遣三班使領悍卒來捕盜卒暴恣誤殺人畏罪驚潰欲  
爲變民奔訴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卒徐自安則  
使人招之出戮其魁而靖知徐州河決曹村溢用清河  
薄城下城不沈者三版民爭出避水軾曰吾在是水決  
不能爲敗驅復入而親詣武衛營呼卒長勞慰之曰河  
急矣若等雖禁軍幸爲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途  
遶吾僻小人其敢憚乎於是築長堤起戲馬臺屬之城  
軾日夜督視廬城上不入府寺使官吏分堵以守水不  
得敗城卒完以徐州爲南北要地三面被山城三面阻  
水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走梁宋其民皆長大喜剽掠有  
飛揚跋扈之心其地產精鐵而民皆善鍛請於三十六  
冶治各擇其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  
授以刃樂教之擊刺每月集閱試而藏其刃樂於官又  
請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又言祖宗以詩賦取士今  
以經術用人要之皆直以文辭爲進退而所得多吳楚  
閬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東陝西五路自古聖賢豪  
傑之所產也以不能治聲律誦經義而得人常少願特

嘉五路之士開仕進之門如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  
考行察廉以次遷補吏五路監司郡守授之牙職祿以  
今之庸錢課以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用而得薦其才  
者能者則優傑英偉之士漸出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  
取也賴有巨盜朝廷數名捕不能得軾召汝陰尉李直  
方謂之曰若擒此當力請於朝行優賞否亦以不職奏  
允矣直方泣與母訣而後往獲之朝廷以功不應賞格  
賞不下則請以已年勞當轉階爲直方賞償之曰賞不  
信後無以使民爲定州定軍政弛諸衙卒惰不教而驕  
軾先繕營房禁飲博核庫賜爲將校蠶食者畢予之恩  
信大行於是部勒戰法而軍肅有卒史訟其校者軾曰  
此事吾自治之可也聽汝告則上下亂矣立決配於是  
衆大服定人以爲自韓魏公以故相蒞定後無是也其  
在杭大旱饑疫竝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  
復乞賜度僧牒百本以救饑明年春減價糶常平米作  
糜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以治病全活者甚衆杭水泉  
鹹苦居民爲之不蕃唐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人便  
之白居易復浚湖水入運河運河通而淮田以千頃民  
以殷富又廢不治葑積爲田水入無幾漕失利六井亦  
廢軾行湖上周視見葑田如雲而茅山一河專受江湖

鹽橋一河事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版堰為蓄  
洩之限以餘力復六井之舊取救荒餘資募役者取葑  
田積湖中為長堤通往來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  
如畫圖而湖益深廣杭人名之曰蘇公堤浙江潮自海  
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江中與漁浦諸山大牙相  
錯洄湫激射歲欺公私船不可計軾議自江上流石門  
繫漕河自慈浦北折抵小嶺浚古河瀕浮山之險復上  
言三吳之水瀕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故  
順安慶厓以來松江築挽路阨之故三吳多水欲鑿挽  
路為十橋以迅江勢俱不果用人以為恨軾二十年間  
東坡上編 卷之七上 大歷 四月二十四日  
再蒞杭有功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尸祝作生祠祀  
之寓惠日取晉陶潛詩和之以自怡貧不能葬者伏臘  
力為之窆又倡眾為二橋濟涉者惠人愛敬之徙昌化  
昌化非人所居飲食藥物皆不具初僦官室以居不可  
僦民舍又以為強奪民舍逮治之以契券甚明而免則  
買地築室以居而士人爭畚土運甕助之為屋三間人  
不堪其憂輒處之泰然或問之曰吾第以此地士人窮  
若不得第者自處即泰然矣善之乎其自處也赦還將  
居許止於常卜居陽羨月中夜行游聞婦人哭甚哀問  
之曰吾有宅一區傳百年矣子不肖而售故哭問其宅

安在則軾以百五緡所得者也即取屋券對嫗焚之疾  
病敕諸子無哭泣以怛化湛然逝淳熙中高宗讀其文  
大愛之真座右贈太師謚文忠軾天性正直見人善稱  
之不吝口見不善斥之如不及見義勇為不顧利害以  
數困然終不為悔少與弟轍皆師父洵為文章好讀賈  
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讀莊子太息曰吾  
有見於中口不能言今見莊得吾心矣故其論名理也  
類莊生論治體類賈陸其嬉笑怒罵倅然憤然皆成文  
可書其大者馳聘縱逸如行雲流水行於所當行止於  
所不得不止渾淪光怪雄視百代則所自得為多云子  
東坡上編 卷之七上 大歷 四月二十四日  
迨邁過俱能文過字叔黨杭州時過年方十九以  
獨過侍兄晝夜寒暑資生百所須皆備而兄世稱  
其孝為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夷矣  
轍字子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應制舉時仁  
宗春秋高頗倦勤因極言時政闕失於宮禁尤切深考  
官胡宿欲黜之帝曰以直言策士而以直言棄之天下  
其謂何授商州軍事推官時父洵被命脩禮書乞留養  
不之官兄軾登朝政大名准官熙寧初上書言事召對  
延和殿時王安石得政領三司條例司命轍為判官持  
論常抵牾議行青苗爭之語且貨賄志已安石遣使八  
人行四方訪農田水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而不取

言輟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出爲河南推官久之安石去位而輟適自齊州使還上書言陛下卽位來求治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陋甚盛德也不幸左右者之不明治效凌遲至於今日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饑困賊盜滿野疆場未寧軍旅在外府庫空竭邊餉益少於是天啓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踴躍思睹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寥無聞夫旣已知其人之不可用而去之則宜亟思其政之不可行而反之乃猶遲遲而不改隱忍而代受其咎意者以已爲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淺深耶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惡如棄塵垢遷善如救饑渴與民更新罷廢新法行之暮年而民不安居水旱後作賊盜復起財用復竭臣請伏罔上之誅列四事之害以獻一曰青苗之害夫公家之貸與私貸不同私家雖貸錢取利而人情相通非勢有迫令歲不足則取償於來歲米粟不足則取盈於芻蕘鷄豚狗彘皆得具償無歲月之期無給納之費而民出入閭里不廢農作欲取卽取願還卽還故雖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也今官貸青苗責以見錢催隨二稅鄰里保結而後得請一家

不至九家坐待奔走城市靡費百端及其輸納動有違碍一有逋竄均及同保貧富相連要以共弊朝廷雖多方設法以救其失終無益也二曰免役之害夫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聞以錢近世因其有無各聽其便有力而無財者使效其力有財而無力者使輸其財人各致其所贏是以不勞而具今棄其自有之力而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得自效雖無餘錢不得自免於是賣田宅伐桑柘鬻牛羊以供免役而天下始病矣夫錢者官之所爲米粟布帛者民之所生也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故上交易而無不通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惟錢獨貴欲民無貧不可得矣三曰保甲之害三代之民受田於官官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爲兵而無怨自唐以來民自買田以耕而後得食以和庸調輸官而免於爲兵今和庸調變而爲兩稅兩稅之中兵費已具奈何復勒之爲兵乎且民之納錢免役也以爲終身不復爲役也今也旣已免役而於捕盜則用爲戶長里正於巡防則用爲巡兵乎手一人三役民何以堪且其爲巡兵乎乎也止番之期不過旬日坐作進退曾未諳知代者旣至相率而返往來勞弊卒亦何益於兵乎古循良之治

賣劍買牛今也使民棄農具而置兵器終身而不得免其爲患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四曰市易之害議者患百貨輕重制之在民少則貴賣以取贏多則賤買以要利利有所壅商賈難通於是置市易之官以平貴賤有司誠守此議則亦未爲深害今自置市易無物不買無貨不籠杜絕利源不與民共非特制其有無權其輕重而已也於是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專利之名坐失間稅之利國體卑辱海內離心巍巍盛朝何樂爲此况復小民好利類無遠見爭取官債以救目前欺瞞父兄妄引抵當期限既迫離散逃亡爲人上者奈何爲此至於姦民巨賈窺伺間隙或輸積滯不售之貨以易見錢或指殘破無用之屋以賒實貨巧智百出難以具言有司蒙蔽指以爲利泉幣一散汗漫難收官之所藏文具而已朝廷近日特議窮究然既弊之法施行未已買賣百物猶且如故譬如含茹毒藥喉舌破敗胸膈脹滿然且閉口不吐安坐切脈廣求方書其於速愈之術不已疎乎而韓絳呂惠卿深惡之書上不報復留守張方平辟簽書南京判官坐兄軾以詩獄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縉溪縣元祐初召爲右司諫時宣仁太后傅司馬光呂公著革弊事而舊相蔡確韓絳樞密

院副使皆在位窺伺輒力論罷之呂惠卿始諂事王安石作新法以害天下及勢鈞相軋復傾安石爲姦海內所忿嫉輒攻之尤力遷戶部侍郎即輒以其職作元祐會計錄具條國計盈虛贏縮之變以上序之曰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什一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練精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廷之中而綽然有餘及列國款附縣貢相屬於道府庫克實創景內庫大畜金幣爲殄厲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直宗繼之克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后土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開出內藏之積以求舒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復汰加以宗子蕃衍充拓宮邸官吏死積負溢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撥弊之意羣臣陳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

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閑財用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強兵富國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出以助費而國力憊矣今二臣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間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親觀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謹取元豐計會之實折其別有五一日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俾觀覽焉遷翰林學士自轍起冗散見擢不五歲遂拜尚書右丞聞國政尋進門

下侍郎兄軾以吏部尚書召以弟在政府改翰林承旨轍自請願與兄同官侍從得祿納不允然是時司馬呂相繼逝元豐舊人日夜造飛語搖在位在位者休之欲引用其黨平風怨以爲調停轍極論其不可語其帝紀中且言天下民物粗安祖宗法紀具在誠今大臣正已平心惟是之從無生事以要功務安民而靖國則人心自定雖有反覆異心之臣亦將自靖於德矣惟朝廷措注如臣等輩猶知其非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家之失有以籍口者乎如黃河北流正得水住官穿鑿必欲導之使東西夏青唐外皆臣順而熙河將吏覲功造孽則所謂生事要功也熙寧州賣坊場以代衙前民久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矍衆議沸騰等知不可旋又復雇已又復差非所以安民靖國也乞宣諭宰臣以事有失當勿吝改法度未允當務盡善則民心悅而異論消矣會鄧溫伯李清臣蒲宗孟復召用轍爭以爲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蔡共政今連類引萃援茅竝進則否泰之所以分也後竟以三人用而紹述議起如轍言無何溫伯兩國奪職知汝州再謫知袁州已安置雷州移循州元符初予祠崇寧中蔡京當國罷祠居

許州再後大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穎濱遺老不復  
與人接默坐終日者十年卒淳熙中謚文定職為人沈  
靜簡潔自弱冠與兄軾以文章齊名又皆達於世務軾  
為文沛然出之無適不可而轍深思澄蓄汪洋澹泊不  
願人知如其人然秀傑之氣終不可掩歷四朝隨事獻  
規數論斥姦邪與宰相爭可否不為微寵避禍之計故  
出處榮辱多與兄同而兄弟自相師友風雨對牀時形  
倡和故世稱二蘇而友愛最隆當是時蘇氏父子兄弟  
與曾鞏王安石並以文學名世一時文士羣合嚮臻與  
二蘇游者稱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從曾王游者稱

孫少述陳無已王回向兄弟之倫而黃庭堅正直陳無  
已行誼不當以文士目云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舉進士元祐初以校書郎頂  
修神宗寶曆間起知舍人出知宣州改鄂州紹聖初停  
十言實錄多詆訕摘發千餘下前又官獄覈證驗皆  
有據吏聞用鐵籠瓜治河同見戲何所據庭堅曰義官  
北都親見之故云然諸即謂皆抗辭不撓既治州刑  
安置點州移我州密宗即起吏部員外郎召拜不行  
巧即得知太平州至九日罷祠庭堅素與時相起疑  
之有命復除名羈管官州徙永州卒庭堅工詩善行草  
書天下以配軾號蘇軾官自從弟嘗舉以自代以為  
現儒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繼古人又讀宋詩以  
為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救後論部事又以為宋詩一  
之詩意推魯仲連李太白不救後論部事又以為宋詩一  
鬼之詩意推魯仲連李太白不救後論部事又以為宋詩一  
及禮部皆第一元祐中官著作佐郎亦坐修書錄事官  
已而大觀末知州卒為文章溫潤典興其吏履  
奇卓出天成尤精楚詞論集宋以來賦詠為難勝  
旁錄三編○秦觀字少游高郵人少盛氣好見奇談

然綜史傳亦好釋典見蘇軾於徐州作黃樓賦以爲  
有屈宋才介其詩於王安石數以爲善新以鮑淵  
手之不釋也元祐中以軾薦爲秘書省正字兼國史  
修撰紹聖初坐軾黨削秩徙郴州元符初放還至  
州而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飲水至笑之而卒弟觀  
少章觀少儻自文○未字文者楚淮陰人游陳州  
定時爲學嘗愛之也得從文忠詩中出其文法洋  
澹有一唱三歎之味元祐初居三館八年泊如也生  
籍徙官後州元符初召爲太常少卿崇寧爲文忠事  
哀行服安罷黃州未文主明哩不以章句爲奇時效  
謝不取建炎初贈集英殿脩撰○陳中道子無已一  
屢常徐州彭城人少苦學勵志嘗以文謁南豐曾鞏  
奇之鞏受業鞏卒無已賦詩哭之有丘園無起日江漢  
有東流之句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無已其說遠  
絕意進取元祐初以蘇軾傳免孫實薦起家爲太學  
博士言者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詠澤令不起家素貧  
或終日不炊妻于溫見不恤也傳免孫實薦起家爲太學  
觀曰師道非侍刺仰顏色何侯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  
兒俞曰何謂其然吾見之懼不吾見耳觀乃白見之

命知其貧甚懷金欲爲之及觀其容貌聽其議論  
畏終不敢進也太息而去時章惇在樞府柄用亦因觀  
招之無已答書曰所喻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  
在以得此公卿之不下士矣乃特見於今而視於王  
身幸孰甚焉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賢爲臣則不見於王  
后夫拒見所以成禮而其弊以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  
始而爲之防爲士者世守馬師道於公前有貴戚之嫌  
後無平生之妻公雖可見如師道之不可見何哉且公  
命奔逐則失其所以見公何區區之禮也若冒昧去義  
他日成功則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如何哉段乘下澤侯公  
于上東門外未晚也以侍從交薦焉徐州教授授必書  
正字從微廟外未晚也以侍從交薦焉徐州教授授必書  
其詩人皆不愛文外亦謂其其愚以爲孔子而後惟孟軻  
焉雄而深父智足以知阿其於雄幾可以無悔子固  
其所著書破去百家傳注推散飲不全之徑以明聖人  
之道於千載之後可謂道德之要言蓋雄重如此皆半  
世回任健止南頓今云時蜀丹稜唐庚子西有文善持  
論熙寧中爲宗子傳士時有以同異爲喜怒而以

其廣著新同論言通至於聖人其矣宜不容復有異同  
然此之增置如此湯之措置如此文以引公之措置又  
能盡合乎是猶有辭焉曰則不同也若諸子之論性宜  
復繫於時哉而孟子之說如此荀子之說又如  
盡合乎是亦有較焉曰師友有不同也若子夏子游  
子張之徒皆出於同而不可謂之異時皆受道於湯  
無適而不同數十年不得謂之異師友而論學論交如  
白之於反方大小之不相及也此復何哉說者以  
為孔子殲學無所統一使夫子在學者宜不至此然  
曰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其當也則一人之身而有所  
言者日之言有所謂今日之言見於衆口乎先王知聖  
言之不可一也必付於人而後其說而不以同異為誅  
賞公卿大夫之出於斯時者亦人人各補其所聞而不  
以同異為喜愠何者聖門之內父子兄弟相與言而有  
曰物之不可不齊物之情也幸可謂為申商之學則不然  
以謂同心同德者同入所以與離心離德者商人所以  
亡刑賞生殺足以齊天下而不變之口則非所  
以一道德而風俗體古之所謂同心同德者果此謂  
耶吾不惑聞之矣同公之時猶廷之世不為少矣而東  
征之誅書稱十夫予與則同者而不同者衆矣豈皆  
小人豈盡誅之耶夫以周公之權而十人者助之其勢  
足以誅錮羣臣之異已者有餘矣豈所向天下其說  
敢違然近於人情通於物理思於王室而推至公於天  
下焉終不肯為此阿諛焉取幸臣正惡其惡耳取嫌  
同則家道危臣下同則人生孤人上孤而天下之禍可  
勝諸哉古人之所以貴和而賤同者慮諸此又者察言  
以自古人臣之言其者有身謀者不可無也今者  
考其心則有為國計者有為身謀者有必勝之勢彼  
必敗之慮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胸中知其決不  
誤國而後為之若此者獨國計非身謀也張學樂度  
奇則腹目相照而言其既幾有以助其智勇而舒其  
每若此者為身謀非國計也乃為忠忠建開邊之議中  
人主之微以代其權實憲微罪受畏思微動其君諸邊

以希復進劉裕桓溫逆節居兩而力故未肯微因時  
仁之功以陳天下折而不歸於身謀而已以張商  
其焉勝提舉京畿歲平商自嘉祐熙豐間宋文而振而  
儒學大昌周元公再闢渾淪而有易通精與高簡之文  
程純公正公上達天德而有易簡質粹之文派明公邵  
先生各以其所造為深通邃密汪洋博大之文宋南而  
朱文公文倣歐曾呂成公文宗史記而方直深厚明自  
洞達各種其為人則本深而未茂膏沃而光輝篤其實  
而藝者書之猗與尚矣然議者至以為宋學昌而古之  
文亡唯各有其行而故可知也夫易書詩春秋禮樂之  
文百代經之矣洙泗以文學設科其四教首文其自命  
曰我於辭命則不能豈顧薄之哉宋賢等辭章於功利  
痛斥其病道於敦本質得矣而洛蜀立敵至相讐視無  
以迎導淑氣而生其厲擊颺去之心古書兼復深奧以  
訓詁成義稱典矣樂朔稱書以喻民易簡為上子思至  
以為魯委巷人之言而宋賢嗜易樂淺即經典與深者  
疑以偽誤而所為文雜俚近易厭使人無可思而不復  
惜思古之文尚矣高厚如天地難知如陰陽變通如四  
時秩其有理而未易測知故足貴也宋儒句晰章斷而  
經文高簡私與變化不測之文見以為錯簡逸簡為更  
置定本而補其放失古言必稱先王孔好古敏求遜志





諸儒不得聞也然其人果急持論又沿宋風習多足  
詩補理考通鑑地經及擇通鑑答問因學記學指月  
山川下逮於唐所修藝文類聚功學記首人地歲時日月  
之義玉海一書未就其厚薄成之今具存此後有樂平  
馬端臨貴與者公幸和馬廷鸞之子家於多書其編  
題考綜其書其體要其文辭通考凡二十四類二百四  
十八卷天文地理禮樂兵刑財用貢賦官職選舉學校  
經籍郡祀封建戶口征役之屬皆詳述有關於分彙  
列而論其精詳者尤多其體裁多前代所未發者於  
所未發者於索多稱稱稍博矣

論曰語有之洪鍾無細響大川有深源顧不諒哉永叔  
德心弘度將之以直節偉度故穆穆其文衍裕可繹思  
子固宗經正學其出處介然於自試故文典厚有法老  
蘇深久自力長公逸氣大節沛然無所詘賴瀕稍平其  
為文渾逸平暢各依其為人介甫文峻潔簡勁頗傷尺  
幅多矯厲故觀其文而人從可知也觀其人而文亦從  
可知也嗚呼文之難乎人之難乎可以志於本矣

函史上編卷之七十終 三定本

函史上編卷之七十 肝郡邵元錫纂著

元志

南遷後學曾慈爵校

元本編曰蒙古故號韃靼屬北狄也姓奇渥溫氏其先有  
日李端義兒者母阿蘭氏二子而居居夜漢有光也  
照其腹已一乳三子而日李端義兒者狀最奇產而  
後子孫昌衍世為蒙古諸部長居烏桓之北而乃蠻回  
鴈故其接壤段屠韃靼修貢于遼金後乃蠻宋高宗時  
金以其納叛人也怒擊之連年不克乃割西平河以北  
二十七國塞與之盟其國中極大蒙古國易金矣至  
也速該攻答塔兒部大克獲而歸以婦從行還次跌里  
溫盤陀山而子生因名曰誠木真誠木真沈深有大器  
以寬惠御衆衣人以其衣乘人以其馬而諸部附之  
開禧中破乃蠻攻西夏滅國者四十始建九府於平涼  
河之源號成吉思汗然猶役金金主遣衛王乞斤  
往討州受貢乞斤故亦沙撈木真心輕之而衛王乞斤  
木真狀貌魁梧言於金主請降之金主不許而衛王乞斤  
感宋嘉定三年金主乞斤濟止告即位故事金新君立蒙  
古拜受詔使至誠木真前問曰新君為誰伊者曰衛  
王也誠木真據南向大唾曰我謂上皇皇帝天上人乃  
爾者為之耶遂策馬去不拜已遂與金絕而構兵所謂  
元太祖也居無何誠木真拔烏列罕城白登城進攻金  
西京留守宋不胡沙虎率城遁追擊之取西京而分  
兵取雲內統勝武朔豐等州由是東抵平涼南至清  
滄由臨潢涉遼西南以至於析代皆蒙古有矣明年破  
桓桓昌三州又明年出懷柔居庸而軍全兵保居庸  
牙衛入鐵木真乃令可忒濟察等以輕兵綴之而自引  
身左趨紫荊關敗金軍于回紇拔涉乃分遣別將襲  
有南口攻居庸關之出古北口與可忒濟察之軍合進  
進圍中都當是時胡沙虎統金主末濟立昇王拘失鐵  
木真度中都未可以倉卒下也乃遣軍屯中都城北日  
比軍綴之陰分其兵為三命子木赤察合台高福台三  
人者將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耶相懷孟諸節  
涉河抵太原別將將左軍遵海而東破濮州掠遼西而  
身與子拖雷將中軍由中道破雄漢清滄獻景河同  
掠濟南破州郡凡十餘兩河山東數千里民殺戮殆盡  
金主子女散歸產皆席卷去城郭墟為墟大名真定青  
鄆鄧海沃順諸州未下於是蒙古與乃還軍後與北



十遂攻皖關下之虞漢行趨汴金集舉臣廷議咸以  
為蒙古軍行萬里歷二年至此勞苦極矣今京師積  
糧數百萬第堅守令河南州郡皆清野待之可老而  
破也金主不能命令合達河二二人者為行省神戶將  
屯寨鄧州之諸將請自光化前扼江日扼江善從之使  
得渡難敵矣滿阿不惟蒙古師界漢始據馬山而軍  
合近日彼眾三萬而轉更居其一誠相持數日使食  
且盡可擊也滿阿以為信少越軍待之而蒙古軍忽不  
見四遺使不得則已在光化東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  
四日矣於金軍僅隔林而外明曾不聞音響合達滿阿  
乃大驚議保鄧就糧軍欲動而蒙古軍驟至至不戰而  
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而去不遠江更渡北谷地金  
人莫測也述之行省遂乃以提督宣責明年春蒙古主  
自將由河清縣出坡渡河入鄭州遣速不臺攻圍汴而  
拖雷忽引其軍自曹州復趨汴台達滿阿聞之將步騎  
十五萬赴之至鈞州沙河家古軍將騎三千尾之行省  
洋不戰已復自匿去候移營復才驚之軍不得休息飲  
食望鈞州一十五里阻雪不得進忽得金主召入援師  
退而蒙古兩軍乃大集于三峰山三峰山在鄭州西  
關之鐵嶺肉更迭為休息已數日疲極則開鈞州路  
而東上嶺一戰之也  
鐵嶺之走而以生紅夾擊之金大崩潰合達僅免走鈞州  
匿窟室中城破後殺之宣言曰汝家所恃者黃河而金  
與合達耳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不不奈何待已而金  
所遣別將守潼關者果得召入援又果為蒙古所敗而  
盡於是金封荆王守子說可為曹王送家古為質以  
議和不聽悉力晝夜攻不下速不臺乃許和退師是歲  
冬速不臺復圍汴金主出亡走河內北山一山在汴  
舊令攻城邑嘗以矢石相向者居不貸及城後當屠楚  
得地無民馬飲用蒙古主猶未許楚和日汴為大都諸  
奇巧工匠學識富家或在茅蓋殺將一無所獲是時  
也乃許除完顏氏一族外皆原於是避兵居汴者凡  
四十有七人成免楚材又請遣人入城求孔氏後又  
請召名儒梁陟王萬慶緒等使執九經講于東宮  
令大臣子孫與韓仲聖人之道置諸儒館所市燕經籍  
於平陽文治與馬河南新破俘獲軍還者亡者十七  
八有旨居停逃兵及資給者極減其家楚材從容進曰  
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將安之奈何臣一得因連  
死數千百人乎蒙古主悟除禁禁時禁二十餘條

若下楚材奏曰往年民逃亡多幸此故以軍臣故若  
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從之諸城皆降走封邑者皆  
古主言制必用良工守成必資儒臣儒臣之貴非積  
數十年不說於是命諸州郡武備士儒臣等為奴者  
不計主匿弗遣者罪死凡得十四千三百人免為奴者  
四之一久之轉運使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職抵罪主責  
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常用儒臣今若此就為儒  
臣乎楚材對曰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如日月行天有  
國者莫不由何得緣一盜儒使重世常行之道廢不  
用耶主意少解家古主嘗以事譴楚材既自悔命釋之  
楚材不肯游說言曰臣備位公輔臣政所屬陛下初繁  
臣以有非也今釋臣是無罪也臣不足惜獨恐天下有  
以議陛下者為微罪元主召楚材之曰朕知過矣已家古  
責背盟命子闢端將塔海等寇汴利窺蜀成木解及張  
柔等侵江陵窺襄陽漢溫不化也察罕等寇唐鄧侵淮  
又命楚材討之征西賊唐占魯火亦伐之唐於是南降襄  
陽陷果陽德安西陷唐州奪陽平關入成都東執真安  
陽三萬餘里夏夜陸短知楚材憂慮出產良馬富者畜  
馬以萬計俗社金軍勇猛剛烈青目赤髮蒙哥帥師至  
吉思海會大風海水涸遂進師屠其衆獲其前進兵圖  
三分之二而沮是為太宗太宗仁厚簡默服御儉素委  
任楚材無疑武政歸臺閣而齊禮好內發第六百馬乃  
真晚尤甚楚材諫不許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莫勁牙  
鐵為酒所蝕尚如此況人玉腹耶蒙古主乃少減已疾  
篤勝絕第六百不知所為召楚材問楚材曰今任使非  
人賣官鬻爵者衆所因繫非事宜大報與天下更始后  
帝亟行之楚材曰非上命不可頃之窩闊台少蕭后為  
言首肯之故發而朕復主既疾楚材以大一教推之  
不宜收左右皆曰不駢射何以為樂出攻五日望至和  
鐵鋒惟飲林夜翼日乃遂死器置焉乃真氏稱制於和  
林而命亂相楚材短諫不聽以器幸楚材天資英邁正  
色立朝每為百姓家刑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  
汝又欲為百姓家耶楚材每言與一利不若除一害生  
一舉不若成一事人以名為官及卒或語之曰楚材為  
臣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視之惟琴  
阮十餘及古今書盡金石遺文數手卷家無餘財至是  
楚材太師追封唐寧王諡文正越四年太宗長子貴由



合長圖示必取而以輕紅出通泰直與海門瓜分金山  
崇德三遺並出而之威信遠以日時而後下中節制  
以觀其變則未來之變可測而已時而後下中節制  
其畫然以蒙古主分畫業定波淮園鄂州會家尋焉  
合州守王堅拒不得進而死國中內盛而宋帥賈似道  
以諸王今觀堂所立一有仗馬者生其心先人奉事  
背腹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馬已令兒里察行司  
省據其地按察使諸道雖大上素有人望握重兵  
獨不見今世宗海防事乎願許宋和置輟重卒輕騎  
造無示以形勢遣一軍道大行盡和收早帝聖召諸王  
會與以林遣使者諸諸慰慰安集則大發有歸矣庶  
希憲亦以爲言於是太弟許宋和引師還時諸王合丹  
莫哥塔察兒俱會于開平勸進旭烈亦自西成道使來  
勸進惟阿里不哥守和林不至才二心廉希憲力言先  
殺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於  
是忽必烈乃即位于中都乃元中統日蒙古太祖大計於  
官以簡以漸事官爲至重之位三公上掌兵柄則左  
右萬戶而已後稍敗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至  
是命劉秉忠許衡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曰中書省稱  
中書省  
五月一三

於今制事當以義爲主學昌於文統大忠之寄此後  
於蒙古主前力言文統無學術用之必且禍天下主不  
我文深心感之乃授樞密子太師太子太師傳太子  
子太師陽華之寶不攻其海顏則也衛曰禮師傳太子  
子他東西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禮乎不  
能則師自我等也則因相與懷刺入言太子未立不  
宜遽設官乃收授樞密大司農以京東歸宋文統使其子  
賓卿通受誅召廉希憲相希憲字義甫長元以布魯海  
牙子也魁偉有威容召以好經書元主爲太弟時尚少也  
入侍一日誦孟子荀子義仁義保民致王之言諸王  
太弟問其讀孟子以性善仁義保民致王之言諸王  
之太弟大稱善目曰廉孟子自是日親用先是蒙古主  
自郭進得立河內不計以太宗命后守不得自立干  
和命命阿藍答兒發兵以漢北命劉太平霍魯懷以行  
省收關以時津師海自先朝時兵屯六盤有威名太平  
等之復分遣人約成密里密里者青丘台不花同  
舉兵應和林蒙古主命希憲爲陝西四川宣撫使商挺  
爲副使鎮之希憲至既宣召別遣人馳往六盤諭商挺  
盡得太平魯懷與六盤要結狀分調諸軍掩捕而威和  
國大  
五月一三



經於大秋舉爵... 國之與... 以春秋

至元十有七年庚辰春穀荊湖丁中役為奴者放為民都

帥弘範卒弘範字仲時易州定興人父柔事太祖累戰

室王討李壇濟南汝成之曰汝國城勿遊險地居險則

無怠心無怠心則兵必致而主者慮其勝有來犯必赴

不可因以力助之弘範營城西出軍笑諸將謂

不向弘範弘範曰此北征我必以奇兵襲我矣遂築

長壁內伏甲士開東門以待敵夜令士卒凌外壕

入學遇伏皆死柔聞之曰真吾子也佩金虎符守大名

歲大水漂廬舍租稅無從出弘範免之詔詰其專對

曰臣以萬朝廷諸小舍不若儲之大舍也詔多問以行

軍軍戶攻樊夜襲陽慶江無前鋒下臨安進軍國大

將軍李德安古漢事相元帥南伐宋世祖曰汝破安豐

蒙古軍者乞以蒙古信臣為首帥世祖曰汝破安豐

蒙古軍者乞以蒙古信臣為首帥世祖曰汝破安豐

蒙古軍者乞以蒙古信臣為首帥世祖曰汝破安豐

蒙古軍者乞以蒙古信臣為首帥世祖曰汝破安豐

蒙古軍者乞以蒙古信臣為首帥世祖曰汝破安豐

蒙古軍者乞以蒙古信臣為首帥世祖曰汝破安豐

蒙古軍者乞以蒙古信臣為首帥世祖曰汝破安豐

蒙古軍者乞以蒙古信臣為首帥世祖曰汝破安豐

蒙古軍者乞以蒙古信臣為首帥世祖曰汝破安豐

蒙古軍者乞以蒙古信臣為首帥世祖曰汝破安豐

至希憲服其藥能狀而起帝事曰卿得良醫何愈

良醫何愈蓋以疾調而太子連使問疾時阿合馬大

希憲曰臣病無足憂所憂者大憲誤國羣小之是也

病之大者宜開聖意急屏除幸甚成其子曰夫大見義

勇於禍福非所計謂舉慶周召為不可及是日自棄也

口汝讀狄梁公事乎梁公有大節為不肯子所降法

之十一月十九日夜有大星墜正寢旁流光照地

夕年贈太傅封國公諡文正大德間贈太師恒

王伯顏曰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也

十八年春后弘吉刺氏阻右性明敏達事機國家

人明后不樂帝問何也后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此可

再舉故為喜乎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召后視何何

后曰日本宋人貯蓄貽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我何

取之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憂奏令慈回江南

帝不允后退諸將擊日本棄師十餘萬還枯江南戶稅

遺額之加厚諸將擊日本棄師十餘萬還枯江南戶稅

遺額之加厚諸將擊日本棄師十餘萬還枯江南戶稅

遺額之加厚諸將擊日本棄師十餘萬還枯江南戶稅

遺額之加厚諸將擊日本棄師十餘萬還枯江南戶稅

遺額之加厚諸將擊日本棄師十餘萬還枯江南戶稅

遺額之加厚諸將擊日本棄師十餘萬還枯江南戶稅

遺額之加厚諸將擊日本棄師十餘萬還枯江南戶稅

遺額之加厚諸將擊日本棄師十餘萬還枯江南戶稅

澧州益都千戶王君因人心形惡毒轉大銅鑼與高知  
向等同帝知上鄉燬太子制事殺之高知尚逃去者  
身請以帝賜將焚其討亂者傳高知著其  
著臨刑大呼曰王君天下余害今死矣其  
我為書者阿合馬帝猶未察知其奏之詢樞密引  
李璣乃盡得其罪大憲一宋王著殺之乃也命發  
塚剖棺戮屍民衆快籍其家荷橫暴二人及訊之  
忽卒歷事幸教日也受其家錢放何得謂我公政  
相飛曰升魯受否曰公下無在飛曰知果則我常問汝  
矣約之遂伏辜令中書丞丞其黨都省部者七百十  
人罷其黨設官府二百其黨都省部者七百十  
仁愛六月朔日食秋七月朔日食括雲南金冬十二月  
宋少保右丞相文天祥死義燕市書其始海運河志  
是歲詔諸路歲奉需吏一人儒必通吏事吏必知經史  
中書省督史閣於在密院御史臺六部令史中選用  
令史閣於諸路歲奉需吏一人儒必通吏事吏必知經史  
由中書必自備狗請自今御史從本臺選初用漢人十  
但史北編卷之十一 十四 六月二二胡正  
大員今用蒙古人十六 二十年春立后弘吉刺氏初  
員參之為宜爾從之 二十年春立后弘吉刺氏初  
吉刺之族從太祖起其有功立其女為后遂與約女山  
焉后男世尚公主故元世諸后多其族時帝春秋高后  
頗頂春擊日本擊四川溪洞蠻分其地冬破緬甸是歲增  
朝賦春擊日本擊四川溪洞蠻分其地冬破緬甸是歲增  
二十一年秋假道安南攻占城九月燕京地震冬行  
鈔法擊安南宋太皇太后謝朏於燕是歲宋宗室大  
二十三年夏擊安南克之師還將舁冬盧世榮誅合馬  
專政世榮以賄進向權江西茶市合馬平生歷朝亞  
諸言利而帝老好貨欲富國無則其言者桑哥言世榮  
才召與語人悅令與中書議所欲行世榮自謂世榮  
法當賦增而民不擾輸林學士董文用難之曰此錢  
取諸右丞家耶取諸民耶取之右丞家則吾不能知取  
諸民民能無擾乎牧羊者豈兩難其毛主嫌少牧人日  
可得以獸主者悅其多牧羊者豈兩難其毛主嫌少牧人日  
可得乎世榮不能對而持之愈堅石丞相和禮定孫毛何

惟飛皆以議不合罷去而元主安信之以安童為承  
相世榮為丞丞而用世榮所薦史樞密之安童為承  
相世榮為丞丞而用世榮所薦史樞密之安童為承  
之立市船轉運於果杭州給民錢令商販者皆貨官  
其息七民取三立儀治收州仰蒙所請諸鐵器湖之  
其息諸民取三立儀治收州仰蒙所請諸鐵器湖之  
十貫以贖之增酒課二十倍命上折龍興諸路以帶  
列十之五與牧畜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骨酥酪以  
官吏以之賣賣者為之命諸路官慰司其都督領課所  
事左司郎中周成因議事相可否遂以相格効奏杖一  
百鞭之從史中丞亦不刺言世榮不可相格効奏杖一  
百鞭之從史中丞亦不刺言世榮不可相格効奏杖一  
為江西降進屢犯賊界動輒討今竟不撥狂悖尤甚  
殺欲以一歲之期收十年之積老其行不測刻大肆索  
貪能令鈔法之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日賤物今  
協諸路應張數以應脫不早治正應自貶為猶與  
而木病則尸添矣疏請承制以了雜問召天祥與  
世榮上端 卷之十一 十五 六月十七胡正  
世榮與至上都視物之一款服命誅之其肉飼鷹  
獵○屠虎字楊舉卿理臨沂人剛直廉慎治終一節帝  
帝召見語之口聞卿貧甚賜白金二千五百兩  
五百貫既出加賜黃金五十兩雖飛拜受封識藏於家  
以先臣廉故賜臣金五十兩雖飛拜受封識藏於家  
世榮誅起為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陳大祥起十二月  
州寧晉人茂行生也博孫宣慰使卒陳大祥起十二月  
太子與金卒 太子和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從  
科徵稅漕造作和而有徐休戚者多奏罷江西行省  
以歲課美鈔四十七萬兩進太子太子曰朝毛但令汝等  
安百以百姓安國何患不足百姓不安財難多古而  
用諸印之阿合馬殺中丞崔斌太方食投箸起急入  
論救之無及恨之盧世榮言利太子深非之曰財非必  
降安能盡取焉乎一國之誅太子之力也中無子伯必  
以具子見諭之可謂蒙古之誅太子之力也中無子伯必  
御史王輝進承華事各二十篇太子覽之說思曰指諸  
行明帝春秋高多忌恐南學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  
之驚曰此禍我矣夢臣匿其章不上阿合馬之黨答既

阿散等欲發之部事尚文諸曰是欲上意太子下商  
大臣脫事聞禍矣請先入言之幸其謀丞相御史入言  
狀元主大震怒曰汝等與史之通謀內禪獨無邪耶  
相顧首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舉名義則書而為此  
動搖人心予意不解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得奉天  
傷之年四十三轉議欲罷詹事院詹事張力思極  
有慶事輔德義余何能之帝曰吾得無罷 二十三年  
春祭漢人持兵訪江南人材集賢學士程鉅夫請遣使  
按察司並宜參月南北八元王祐納須自今省部  
必參用南人詔鉅夫仍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  
臺事奉詔求賢於江浙書院令 鈞考荆湖錢穀  
皆用古字特命以漢字書之 鈞考荆湖錢穀  
東木小人事職年勤義握算一理算官足矣脫  
忽人奴之奴令史才司閣所進擬官朕取之然終  
街上命為忠職而湖廣行省里海不入朝言果  
木在印多賊賄請考諸道台書侍御史陳天祥  
天祥功果來水貪暴不法諸事時系哥居中用事  
祥中請辭許其究問欲殺之行臺御史申屠致遠  
祥其無罪猶繫獄乃得釋會阿里海牙亦不從  
東木言冬河決諸番入貢 二十四年春擊安南  
其復向書省初置國子監 是役司業律有尚請建  
即以為 鈞考江南學田 給才藝之士 行至正  
夏宗室乃顏反擊平之 阿沙不花者里國王族入宿  
觀禮遣後日帝問諸大臣曰西使何請朕何許以  
遣諸大臣莫能對阿沙不花從傍代對甚悉帝怒  
大臣曰卿等任入之重反不若一童子耶見之命  
都入朝官草多露洗足行帝御大安門望見之命  
日臣不人侍身將何歸帝大悅論者門衛出入者  
自便已命歸四衛紅衣兵衛使掌門無關入者帝  
可用矣及是宗王乃顏叛諸下衛牙皆應之帝問  
安出對曰臣愚以為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  
勢孤矣帝曰汝試為朕行北說諸王曰太子聞

乃顏反耶日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耶曰  
知也日問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否乃顏自歸矣  
為大王與主上抗也幸上明聖知非大王意置不問  
二三大臣不無或大王何不待見上可也馬第全計  
納牙喜許之諸王之謀皆解阿 冬十月朔日食檢數中  
沙不化還報乃親征乃顏平 二十六年春正月地震開會  
書財賄鈞考諸路錢穀 二十六年春正月地震開會  
通河三月朔日食及四月宋攷知信州謝枋得徵至燕  
不食卒冬括馬江南兵起河決汴梁城 二十七年夏  
河北十七郡蝗秋八月日食地大震冬大水 二十八  
年秋桑哥來木誅 桑哥者西僧瞻巴國師弟子也  
喜之虛世禁進用本目力世世獲非欲所 彈太子乃  
止而妻黨栗來木相佐為奸已平事政事和安童日  
力不能回天世用中書錢必虐民病國乞 選賢者不  
而桑哥大恣檢覈中書錢沒得虧欠錢三千餘錠參  
劾與上 桑哥之七 十七  
收攝居實戶以掌錢選錢穀非所專也微服之桑哥怒  
今左右奉其煩遂與郭佑皆引服事聞帝令安童其  
之曰此曹役衛母今他日得以桑哥問誣伏焉解安童不  
敢為與皆棄市籍家元主益以桑哥惡能問翰林臣言  
以承相領尚書省漢唐有之乎皆曰有之問桑哥足任  
否桑哥曰前省官不能為者桑哥皆能之何為不可元  
士悅命桑哥為尚書省丞相兼樞密院事左右丞相  
司倉庫財穀後以桑哥不專置樞密司 之桑哥言  
桑哥殺己責桑哥桑哥不他省欺盜 必多請以參政  
都 二 性鈞考桑哥之治 衛行又與楊與加請收  
宋故宮故知南戶寺與總管府判官宋絮矩與宋宗  
室居江南者實京師天下發然江淮尤甚盜賊並宗  
待果宋木在行省光景以人言湖廣和附時願長吏  
者多午陳地置鐵練連蔓引民以撈掠殺死者甚多  
行省增賦粟宋木怒曰天下國錢糧無不增羨自宋州  
獨無械繫治之當是時天下人無不歸于桑哥相安童  
不能不許請益力得罷父童下 桑哥四世孫也行臺侍



財明諸害並至矣甚哉乎幾夏四月皇漆鐵木耳立故  
至危國故殖貨之爲害烈也  
鐵木耳故太子真金第三子也無所事事至宗室  
諸王有違言玉音帖木兒曰官車晏駕神品不可久居  
天意有違言玉音帖木兒曰官車晏駕神品不可久居  
朝立殿臣當命述所以立皇孫之意顏色俱厲諸王  
皆股栗趨下追尊考曰裕宗皇帝改太子母弘吉刺曰  
皇太后改太后曰昭穆太傅月亦察兒爲太保罷伐  
安南兵六月朔日食宋大參知祈請使家鉉翁陽號處  
士遣還鄉也冬弛江西銀冶課額禁侵擾農桑者太  
傳知樞密院伯顏卒伯顏蒙古人入都部人無不謀害  
將一人者將仰之若神明還朝口未嘗以平宋事稱江  
淮湖廣各立行省密院省官請議之帝以問伯顏伯顏  
已屬疾私目對曰以省院各置官宜外追討淮安王諡  
帝從之置三院以事昭行省平贈太師追封淮安王諡  
忠武文炳中昌左丞文炳字彥明真定藁城人父俊先  
勞得錢禾參日在倉者吾食之在野者又踐之民何以  
續命上下令毋取民子女毋掠民財子作爲奴婢違  
者以軍法論平江趙孟頫入關閩人扶老攜幼來送款  
文炳撫之天威平江府陳休集之功蓋文炳居多帝曰  
文炳吾舊臣忠勤朕素知拜中書左丞已乃願居海北  
文如以江南相定請盡力比邊帝曰不然豈子盜仁朕  
自撫定山以南國祚永地盡託卿便宜處置聞文炳避  
謝不敢當不許賜命虎符爲單即遣文炳求見皇太  
子許之初太子文炳任其重見單即遣文炳求見皇太  
子選內宿衛即日就道至大都更日一至中書樞密不  
署中書案平阿合馬侍寵用事文炳執筆請曰相  
公官左丞當署省案不肯署太子問之曰文炳執筆請  
南曹所知或私問其故文炳曰主上付託正根本重地  
非文移移吾少狗則濟不狗則致禍故不署也北已疾  
請解機務至上都奏曰臣病不足領機務也北高寒筋  
骸舒暢當自食請盡力北邊帝曰不足煩卿樞密事  
重以卿爲食書中書左丞如故辭不許疾篤洗沐卒

平章政事諡忠獻第文用字彥材世祖在潛主文書講  
說帳中器具重征雲南軍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渡  
開唐來淨延泰等渠渠中興西涼甘肅瓜州等州田民  
橫索民財文用折以法憲反諸王之於王上怒召文用使  
在左問之文用曰我天子命吏非汝等當請得與王  
傳辨之王遣傳訊文用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所恨者  
仁慈寬厚如王而甘下毒虐百姓使官吏不計所恨者  
名耳因故舉其不法數十事所之傳驚起曰王王怒召  
文用謝之省府事乃得舉山東吏放散野多暇土文  
用以命使巡行勸農窮幽僻單至入登州見聖廟有方  
以即守爲能作詩未畢之於是到郡或勸政爲勸農使  
者最相安重奏爲工侍郎阿合馬私入吏鷹監奏侍郎  
不給廩食鷹瘦死帝怒促捕治文用入帝見曰文用  
乃乃爲爾治鷹食者耶出爲衛州總管即當要民  
爲兵者十元民單弱不堪役會初得江蘇同知全王財  
道絡繹不絕日役動千八百又用白土者民怨矣又  
里坊排作治不可復役州縣卒自足州民得蘇衛富滑  
江蘇來于京師轉運十五萬石使下其期重運文用曰  
上藉可役者無幾且江淮風水舟不以時至而先爲期  
未通而民已困也乃集旁湖議立驛置民力爲焉  
漕司議通沁水北合流河河以便漕文用曰衛民力最  
下城中浮屠最高者纔與沁水平大雨時行沁水溢  
有十里今復引使來豈惟無衛將大名長官皆繫矣事  
侍宴受代田歸草茨數椽讀書其間怡然止轉體  
向書江淮行省參政行省長官貴賤同列莫敢視  
跪起稟白如小吏文用堂上侃侃論是非忤之有旨  
建佛塔於宋故宮文用非時役民急天大雨雪入山伐木  
者數百人文用曰非時役民急天大雨雪入山伐木  
改奈何格上命文用非時役民急天大雨雪入山伐木  
文用上意耶時用其海東徵斂急文用上意耶時用其  
可實之民力取解陋無用之入邦宜可罷罷得罷拜如史  
中丞文用曰中丞不當里田務當先廉賢才舉胡祇通  
上樞密卿十餘人爲按察徐琰琰切爲行臺中丞持以  
爲妙選遷翰林學士承旨授皇孫敬馬帝命文用每說必附  
以朝廷故事丁喻學士承旨授皇孫敬馬帝命文用每說必  
世文用成宗即位於文用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行  
不時還無以慰元元臣聞人君德北辰若其所而衆星  
拱之不在勤遠也帝怡然奇益厚先帝寶錄歷節德

大夫知制誥文用於祖宗世系功德近咸將附家世

元貞元年未春三月地震夏廣京師賑糶水肆蘭州

河清六月陝西旱饑冬立后二年春詔諸王公

駙馬母親罪官吏奪民田受獻冬贛州盜起

大德元年夏四月朔日食秋河決杞妖星出于奎

二年春罷中外土木役以兩淮間田給蒙古軍秋大

雨河決江浙水彗星見出子孫三年春詔諸王公

秋放江南僧佃戶為編民

皇太子實至僅一見元主即位語之日朕在潛邸誰不

賜生命復入中書阿里溫薩里冬詔官無公田者給俸

父別名萬各放以全馬氏云

省民公田租從輸學上四年春二月朔日食太后私

吉刺氏崩后故太子與宗妃有賢德事世祖甚勤

受獻新西田七十頃者籍為宮中奉后曰江南二十

拒之曰勿累我組夏緬亂命擊緬平章軍國事不忽木

卒不忽木也康里前大人父燕真侍世祖居長從征

燕真日乘輿遠涉危難而殿上殿其安可也世祖請

從憲宗命分兵攻鄂州憲宗崩阿里不哥守守

志燕真潛奉后與世祖會上都世祖大驚之即位燕真

卒未及用不忽木其子力切等使不忽木獨善貞

綱為公輔器世祖嘗欲殺同子力切等使不忽木獨善貞

綱政要數十事以進帝知其言然亦吾子孫之福

也桑哥謂殺楊居寬郭佑不忽木時為刑部嘗力爭之

不得桑哥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此人也

成桑野之諫帝謂之日朕過時桑哥致天下不安今

之無及朕諫切時使從以欲以滿今日之用今和

不忽木日朝廷動輒為居臣右者甚多不次用臣

臣無以進之帝曰然則孰可者曰完澤可完澤居臣

家其忠遠近皆言完澤無不實言又嘗言桑哥必敗

今果如其言乃完澤同書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

世祖不年等出紫微垣入憂之夜召問銷鋒之道不

木曰風雨自天而人傳字待之而風雨不能為之

限地人九轉通之而江河不能為之阻天地所不能

今人所能之以與天地參詩曰敬天之怒言天者人之

父母如父母怒子不敢疾然起敬起孝也三代聖王

克謹天戒終以獲福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九歲

類日蝕地震善用此道天卒悔禍海內又安此前代

鑑也因謂又帝曰朕求言詔以聞帝懷然曰此吾心

命也語語漏蓋四鼓乃罷詔召受命以白璧還之

口他持此以早朕時不忽木也中者無句失相完

澤不得人以忽木年位在下而受特寄慰之有後言

帝即位完澤而辭不忽木已知為世祖所親倚慰

帝曰卿先朝優禮惟朝夕降天恩朕不逮康康先皇

帝付托之里廷議大事多取決而康康河東王

由史不忽木日汝部內小產盡然耶曰惟此數事

忽木日如此則何益於民何謂瑞瑞道之西作佛事

有奴賊主妻扶夫者請被以帝后服求黃犢日官門

之云可得福不忽木日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法

轉之贈魯國 冬擊八百媳婦 五年夏師困于蠻秋擊

金齒八月慧出東井入紫微垣 六年夏六月朔日食

七年春汰冗員遣使巡行察官吏審冤獄懲齒誅戮

平雲南行省左丞劉深請將兵八萬以討之  
山嶺小夷遠絕其言不可信之使來不必動兵  
中丞趙士選率其屬言不當信一人妄言實百萬生靈  
於死地不聽士選獨爭帝色變呵之同知股肱十選  
言力且日以言受罪臣職小令不言他日以不言受  
罪臣何以累帝帝之出命深等將萬衆以行  
元八百平人佐之數十乃達死者又數十人  
外發然而深復勸水上官金三千兩以三千匹順元  
克宋隆濟月紅其象曰官軍徵發汝等將悉剪髮點  
與分道進而深以糧盡道梗乃兵還轉重委素士卒  
傷殆盡事聞帝憐之太息曰董二之言驗矣吾愧之  
士選以功居子少入侍故以二哥呼之御史中丞陳天  
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爲  
不取不足以爲害而劉深上罔下帥兵伐之徑入  
番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法既不能制亂反爲  
今朝廷大發兵省兵餉以從臣竊惑之臣訪征賊里  
畢具言西南諸夷皆重山復嶺深林其穴險處僅  
容一人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時乘險擊攻車雖  
家無所用之或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  
不戰自困且自征伐後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三  
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所費不可勝道今復驅  
苦之人廢農桑之務以赴戰千里不毛之州以事不  
可爲寒心乞早正深罪仍下明詔招諭蠻安輯之使  
而西兩夷馬賊爲害東川芒部及武定威遠普安諸  
皆掠州縣焚劫若反師止捕州境合即素心伴走賊  
乃令軍士人持一盾上不釘侯陣合即素心伴走賊  
之馬遇盾皆仆鼓譟趨之賊敗既久破之畢特川朝隆  
瀾而蠻平讓深罪會赦哈喇哈孫曰微名首孽喪師辱

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誅之○董士選少從父

炳戰金山甚力相伯顏陳龍壯之問誰與成者如

文炳子也事奏功佩金符爲軍總管靜重識大體帝

征乃節軍飛矢及乘輿前士選出拔卒橫擊之肅

趨賊緩急進退失其前鋒帝甚喜之拜江西行省左

州參政士選將親望不取前即縣吏擾良民益急盜

士選曰平者請自行不請兵但率糧吏李廷選元明

二人持文書詣賊寨不百里命擇將校分兵守信地

之至與國去賊寨不百里命擇將校分兵守信地

命得敵則去實于法誅奸民之爲衆索者於是民爭

自效不數日遂擒賊是散歸衆歸軍中獲賊所爲文

書焚之民心益安事平報朝堂平章不忽木方憂盜

受之言召使問之曰董公上功簿耶使者曰某日行

可出言其書但請黜賊吏數人而已不言賊功不忽

水素散其書體而不伐拜江右行御史臺中丞不忽

肅肅然有大臣風士選以忠義自許在廉介治家職

孝弟特篤時言世家有禮法者歸董氏在江西以局

元明善爲賓友世家有禮法者歸董氏在江西以局

皆以文學顯故世稱求賢薦士亦必歸董氏晚好詩

其身終 夏閏五月朔日食秋兩浙饑八月地震裂成

萬八百里壓死者不可計以哈喇平章改事冬詔互

行省官久任者以使選者言行省官久任 十二月

紫微垣 八年春地震 平陽九甚時元主寢疾中宮及

壽為皇太子秋出兄子愛育拔力八達居懷州冬十二

月太子德壽卒 十年春鄭州雨雹 大如鵝子麥食秋

開城地震 藥王宮及官民廬 十一年春正月元主鐵

木耳殂 在位十有二年廟號成宗國語謂曰完顏萬皇

田主者如所繼以京師廣設田租佃民當輸

七兩餘石羅之坊家強龍取今有司籍民戶數驗口

給賑糶直三之一振山是阿合系等勢賣官選

法壞詔求術督丁與何榮祖等驚正之詔士小薛等怨

橫殺民駟馬鑾子台殺殺小罪有司官吏疏號召頃覺

之民聞以公私上出投獄轉受詔皆中禁中書省臣言

命平章何榮祖等更定律令曰古今異宜不從中外十水

出於田田耕水旱不免過省之官無公田小令時所輸租

能言南高民得護持舊書者依例以養食窮民官府不

租賦公額侵民和乞成項賦減半徵其編民初三十餘

恤為移步如懷局佃戶唐取之羅因饑其徒又坐罰不

尼今上取連於懷疾中官師後外政辛臣自勸民勤本守

八都馬辛等樹黨招賄賂已坐罪謫戍數月復召御史

杜牛滿等言伯顏等謫戍道路相謗今復召御史

之人列坐朝堂天下憤歎以為三凶不誅天下無寧

比年災異屢見禍亂將作上失其政民受其殃乞將羣

言章致十上皆不報及是祖行專制以夏五月懷寧王

海山立海山亦太子真金孫成宗兄答剌麻八剌之長

邊累勳功成宗末后月事太子德壽自忌懷寧兄弟諸

之出愛育黎拔力八達與貝母居懷州何太子卒成

宗派疾無子后然懷寧立報前太子安西王阿剌答

父諸王明里帖木兒入朝意欲立安西王成宗弟左右

嗣也御史中丞何瑄亦劫不可阿忽台變色曰制未

降耶公等不畏大特事乎瑄曰死是不義爾切死義

何畏耶瑄曰府庫稱疾不事事日守宿掖門不洗沐為

司有印對府庫稱疾不事事日守宿掖門不洗沐為

阿沙不花豈有可大用者乎不花以母弟東里脫脫

及阿沙不花豈有可大用者乎不花以母弟東里脫脫

來迎以懷寧遠恐內難作復遣使南迎愛育黎拔力八

達于懷州愛育黎拔力八達疑未行其傳李孟曰世祖

有訓支子不嗣今官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外殿下

當急還懷安人心愛育黎拔力八達乃其可還大都

先遣孟越入長揖而前曰病且危之適后使問疾乃絡繹

不經孟從入長揖而前曰病且危之適后使問疾乃絡繹

疑也因得留其外以憂狀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速赴

或以為后派后九重八重在手四衛士一呼聚萬安西

從者如林殿下侍衛寡弱亦手往殆其難也不如速赴

合至圖之阿合華言兄也孟曰羣邪違訓當官急

欲立支庶庶天命人心皆弗與焉上知君臣之美者皆

為殿下用何需乎今安西正位攝太師太子至彼安

肯退下用何需乎今安西正位攝太師太子至彼安

國典上繼 卷之七十一 八月二十日

國典上繼 卷之七十一 八月二十日

國典上繼 卷之七十一 八月二十日

國典上繼 卷之七十一 八月二十日

國典上繼 卷之七十一 八月二十日

國典上繼 卷之七十一 八月二十日

國典上繼 卷之七十一 八月二十日

改當天子親用今鑒與在登孟未見顏色冒大任不可  
辭弗許逃去不知所之內維平私吉刺或言言懷寧  
福薄立不壽又發幼子欲懷寧請位於其第懷寧問大  
下得召康里脫脫命之曰找得懷寧勤勞者十年又  
升居長本神器所賜今太后以星命休咎言欲舍我立  
弟宗民望雖一日亦足重臣擅權專恣恐我他日治其  
罪宗之託我此近日常任事臣擅權專恣恐我他日治其  
西直諸王叛灰由中道林元兒由東道進而遷延不前  
日修短之說出術家我深愛為國家過計有之然貪慾  
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大太子不速來何為立遣門沙  
不花等時變與諸王草臣推戴之意且言第監國獨  
以舊他變臣與諸王草臣推戴之意且言第監國獨  
俄帝自中望日極召吏同散脫脫補述如言海山喜  
即待其母來會于上都海山即位誅安西王阿難答及  
諸王明里帖木兒而定本武宗正位三宮協和河沙不  
弟之力也成后伯岳吾遷東安暴卒追尊考八刺府曰  
順宗母妃私吉曰皇太后是廟前次躋順宗立弟愛育  
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哈刺哈孫兒朵海血秋封禿  
刺越王右丞相哈刺哈孫遷和林左丞相月赤察兒和  
林右丞相初人子定難時忽忽台有勇力人莫之敢近  
為舊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王封禿刺哈孫爭以一  
日之功廢萬世之制不聽禿刺恨為危言傾之與月  
赤察兒並罷為和林行省相而塔刺海馬右丞相塔思  
不花為左丞相哈刺哈孫至鎮遠藏賊輒為盜者一人  
分遣使賑貸奏出鈔帛易牛羊給之近水傳教取魚蟹  
為食命滿都魯傳車相去各一百里九十傳教取魚蟹  
石洞機民又度地置倉庫積粟濟流徙省求古湊波之  
就田數十萬頃為濱海屯田使令部民雜耕其間歲得  
米二十萬北邊大治山東饑議發米川萬石不給米抵  
而禿刺以驕逆賜死

何從得米請得米行 至大元年戊申春兩浙饑夏隴西  
雲南地大震秋築呼鷹臺于鄯州詔中外機務中書  
貴戚毋沮撓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  
餓皮骨食河南山東有食 冬大傳哈刺哈孫卒 哈刺哈  
子者遺使賑貸蜀差悅 冬大傳哈刺哈孫卒 哈刺哈  
納兒氏魯和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  
西西域諸國有功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  
耶德為分邑父費加台從憲宗伐蜀世宗時錄其後命  
哈刺哈孫掌宿衛襲覽答刺罕日是人稱答刺罕不名  
為人威重不言笑善騎射又雅重儒術并太宗正用法  
平允錄冤案活數百人有人請以江蘇獄獄宗正哈刺  
罕日江南新附教令未孚且相去數千里欲遂制其刑  
獄得無冤乎事得遂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  
宗止決獄平去難其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  
非則人不可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  
湖湘富民為家屯廣西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  
沙木復又徙民瘴鄉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  
西丹五子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  
虛列足制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  
後入觀持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  
手談此以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  
以節用愛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  
謂治道必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  
及丁憂婚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  
王匡之天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  
先成社稷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  
盜忠獻十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  
不為暴得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  
封丘復置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  
哥相繼立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  
災歲仍不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  
固不置至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  
不置至是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答思不花為石丞相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

三保以實爲平章保入爲右丞王熊馬參知政事  
大銀鈔復舊行內降貴江南富民石論要二十以  
養士備凶年且質其 三年春徵李孟平章政事同  
知樞密院事 功成宗時主及太子未出閣裕聖太后來  
而主撫北軍孟獨侍太子學成宗難功既去諸者言  
內難勿足時孟帝太子自取主未之信已一日太  
子侍忽威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  
賴大祖弘宗之盛神器有歸成今日毋子兄弟之權  
者李道復之功市今不知在遠思之不自知其變於  
色耳帝即命在所訪之知許山徑山中至召見其變  
臣曰北是朝批命朕立后 刺氏 荆襄陝大水山崩  
所擇賓師也立有是命 四年元  
氏解舍二萬一千區秋詔修勸農令城中都  
主海山殂 在位四年年武宗國語曰世律皇帝武宗明  
諸王孝經親親太廟命有司贖民于女命人司農  
修勸農令然性易嗜酒如內持養不居 七月三  
月 七月三  
致遠更圖反始即位因於酒大射阿沙不花來問曰陛  
下八珍之味不之衡萬金之身不之愛准勸樂是耽肥  
嬾是如是酒肉各伐厥身未有不亡者也陛下雖不自  
愛當知宗社何主大悅曰非卿孰能爲朕 今進酒自  
慶頓首 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命飲是勸之也臣不敢  
奉詔左右皆賀帝得臣角觥伶官沙的等以音繁並牛  
是時指揮使馬謀沙以角觥伶官沙的等以音繁並牛  
草政事命西僧爲翰林等士水古官者李印罕爲大司  
從兼左丞相西僧殿上都番守李望與諸王如爭道拉  
妃下車殿之釋不問而下旨言駁西僧者斷手罰者裁  
舌太子爭之命乃有進流燈水可構宮室者物江浙  
行省驛致之西域賈人佩虎符馳驛名奉求珍異等  
嚴問過者千餘人中書省臣以爲言得中禁物即他省  
臣言近內降與官者幾八百人已除三百未除者猶五  
百餘請自今奏乞者勿與聖臣言御史廉訪司官宜從  
本臺公選不當從諸官請內降州之元士曰然卿等當  
執奏勿與未幾復內降百餘二年省臣言世祖時自中  
書以下諸司官有定員滿諸司類陞秩司多至二三十  
員事不加於舊而官日增請如大德十年員數汰冗濫  
朝廷重書不由月卑冷幹於德約者自人德六年至今

九下三百餘道皆干土田戶口錢穀給選獄訟官  
妨政之事請急奏又今中卻察城大卻建寺及設貴  
近臣營私第甚夥事民困弊廢虛空虛而一賜千動至  
鉅軍省節縮主上常令諸人母待干中書他日有乘  
急志待內降下者曉以來已置 三月皇太子愛育黎拔  
向書省中降追奪者悉復行  
力八達立命百司陞還復舊制寧夏地裂災孽八百娘  
婦秋賜李孟爵泰國公領太學 帝以孟舊學而明戴馬  
而感如遇以國事爲已任 帝賜與重名爵爵太官監  
汰宿衛冗員大遷來封拜繁多釋老二教設官治  
亂政孟言人君之柄在刑賞刑賞不以勸懲何以爲治  
司獄司空太尉古三公何可輕授道士爲出也治  
何川官爲秦罷之免死者奏雪復官職道士爲出也治  
有變化激厲之耳主司卿儒者以此曹宜氣類不合而  
諫祐如此真長者之言在王前惟舉人所長不斥其  
短時水平久風俗未肅車馬上下無節近侍臣恩日求  
請無厭請制從之在此府多所補益而自視前若不  
因 七月二  
及因 七月二  
卿當相終始勿後言繼賜爵親授以印革命學士院降  
制又圖其像故詞臣爲之贊御書秋谷二字識以垂  
之每見坐計移時其字小各鈔十萬令孫作爲治  
第孟辭曰臣衣際渴所望於陛 冬辭營繕詔內降旨  
下者非富貴之誼也念辭不受  
勿行 皇慶元年 春進翰林國史院秩禁左右近習  
乞加官夏六月朔日食雨毛 是歲相李孟力請 二年  
春立后 弘吉 氏 孛出東井夏京師地震詔宋大儒  
張呂 及本朝許衡從祀孔廟河決 陳亮等縣 秋  
京師大旱疫太傅錄軍國重事鐵哥卒 鐵哥加乃氏西  
多司製亦從錄百查兒錄者射免誤中名察院帝怒命  
誅之鐵哥曰殺人當富別入更元主日誤誤坐釋之庚  
人有盜官庫脫罪死者鐵哥曰臣物之其人母病盜養  
厚請貸從之三入中書多識制章典政國大政典畢咨

之平原大水奏言古散野聚民今水災不知嗟嘆不聊  
生詔發賑從幸晉民饑餓已自効帝大憫善澤王  
虎脫朝從者執兵入大明宮勅止之世嗣子惟  
寧遠王存請召還薨贈太師封奉國公謚忠穆  
元年春詔求遺逸初用漢人參知政事得官此漢人不  
者止輪學秋地震人寧震如雷聲響并梁及武人  
詔江南民自實田經臣言浙江江西河南田多  
田自實於官期限并迫富民難入並為奸民不聊生  
拒密副史吳元珪入見言江南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  
田有定畝今經臣者務增多能元元困召李孟平章  
苦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福命遵舊制  
政事 二年春遣使分道行天下問民疾苦黜陟官吏  
始開科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五十六人帝與平章孟  
非一途謀漢唐宋金對舉得人為盛今欲與賢能以科  
舉取之猶勝於多門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可也  
帝然其言夏四月朔日食成紀山移是夜疾風電雹  
言決行之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江西湖廣饑秋大都大雨水  
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江西湖廣饑秋大都大雨水  
贛州盜起劫掠田增稅而肥匪馬力在江西酷尤甚撤民  
贛舍夷墳墓所增順民怨毒入冬十一月彗見  
紫微垣封武宗子和世球為周王鎮雲南免江西浙江  
河南三省自實田租張璪在江浙復以括日迫民有死  
是歲進李孟上柱國韓國公任如三年春禁方春  
畋太史令郭守敬卒冬周王和世球亡之漠北立子碩  
德八剌為皇太子四年春詔郡縣復道義倉夏四月  
不雨蕭拜住稍牽制之中丞亦不罕只撒然以糾正其

罪為已責合內保御史劾其占晉王田及衛軍牧地積  
命郊廟供祀馬受諸王珍玉若他諸巨富帝震怒欲  
命之鐵木迭兒逃匿太后宮梁元只持之急召  
至斤責之元主不遜傷太后心但罷相而罷梁元只  
沙為右丞相阿散復為左丞相嶺北地震五年春  
二月朔日食冬增江南茶稅四千錠已漸增至二萬  
二千八百錠今是以二十萬萬錠為額增至二十八  
萬九千錠即縣嶺山谷之產不能免其半餘空取之  
馬常六年春二月朔日食揚州火城官民死二萬  
山東淮南諸路大水七年春正月朔日食元主愛育  
黎拔力八達殂在位十年廟號仁宗語曰昔我皇  
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太后終身不違相也河內  
迎武宗即位以得為諸武恭順無間八宗為置太子右  
衛率府命右丞相脫虎後御史大夫不里牙哈府事取  
河左蒙古軍萬人隸之太子因命取安西兵給衛士  
御史王約謂政府曰帝衛卒府制有之足矣置右府  
為諸公不思之無道太子累唐唐日唐唐移文于  
里王約謂政府曰帝衛卒府制有之足矣置右府  
西分帥九事太子命往理約不署入言曰太子潛龍  
經王約謂政府曰帝衛卒府制有之足矣置右府  
王熊等與判獄法游毒百姓武宗崩帝未即位欲悉按  
徐之誅其首數人羅尚書省而百司庶務復歸之中書  
召先朝諸政務老臣程鵬飛董士選陳大祥尚文李謙  
程鉅夫等十五人諸閣議政事死即位遇宗廟燕舊不  
各呼大臣親老加恩查大官進膳必分賜貧近有司奏  
大辟每條惻移時念太則創舉難世祖混一疆宇致  
政遼東憲為治中書省臣言祖宗立憲法愚考課黜陟  
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躡等進退至有儲  
受國公丞相職者今春內降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偽  
職棄勿知條法甚矣命自今內降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偽  
職棄勿知條法甚矣命自今內降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偽  
職棄勿知條法甚矣命自今內降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偽  
世公論也於是世祖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初轉中外

才學之士以克命卒孟頫國策孟言人已成周謝四  
方諸賢有材能任教學者請權任主命省至可皆世祖  
注意國學如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後以成其為國家  
用今方儒士有材能任教者勿限資立擢本省臣家  
集今統至元來條章擇老臣明法律者以資民之  
律今頒行諭太府監日并州足可以資民之  
籍非朕命母妄與諸士木等籍戶餘所舉罷曹氏侯  
舊兒是弟五八坐死法今擇情輕者一人杖出之俾養  
父母其先死出見其子者亦杖出之俾養  
日成達十五年以故資息日此輩久勞於外留中官  
不以罪非朕親見何由知命賜錢自令自更良宜公  
平毋令成者便若以負難政要資右通鑑載龍代興亡  
治命集賢院官擇切要者譯寫佳太子併頒諸王  
國京師早問罪災之道學士程矩夫舉湯時桑林事  
以對息口信罪也赤子何罪相臣以星變乞赦  
帝曰此朕之愆卿等其復職思過九可以安百姓者悉  
意行內赦免各略差若有差以聞有品香祐于天大  
雨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為民祈雨何避當是時天大  
勤民重儒學史不絕書史三月太子碩德八刺立皇  
以爲元世祖德守成之主云

太后為太皇太后 冬河南饑詔上章言事者得徑達  
皇后為皇太后 至治元年夏武宗于圖帖木耳還瓊州鐵失領宿衛親  
軍六月朔日食 二年冬立后 烈氏秋鐵木迭兒死于  
位太皇太后 崩九月燕京地震冬十一月朔日食  
平江南康建昌水振之 相張廷平章政事 三年春  
起集賢大學士王約吳元珪韓從益議中書省事吳澄  
翰林直學士罷上都諸路金銀冶行大元通制六月追  
奪鐵木迭兒官爵籍家 仁宗四年日鐵木迭兒遂以太  
帝兒只多其奸必報之以大戶旨召二人至欲政院罪  
以達吉與大臣解鞠之帝兒只日向職中至恨不即斬  
故謝天下果達太后旨故豈有今日引問時駕御史者  
二人證其罪梁兒只垂之日故等諸員屈憲顧受人衆

為是狗彘事耶坐者皆愍俯首而謝木迭兒入宮  
稱旨執二人殺之國門外殺之是日風沙漲冥都人  
首路以目服欲奪梁兒只妻劉與衛士劉弱髮毀容死  
自誓乃免蕭拜住契丹石林氏場梁兒只河西寧夏人  
也左丞張思明責之日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怒  
殺教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子駟馬旋而不  
將奈何鐵木迭兒為魏和駱戰太子加太師即奏委  
平章王殺右丞相高昉微服入京殺殺駱和駱子賀  
賁惡鐵木迭兒貪食居戶甚未嘗與往來又發其受賂狀  
送見大衛之功其乘賜車迎以不敬論死籍家備武  
宗子圖帖睦爾于帝選帝州睚毗之怨畢報帝覺之將  
見疎外相疾不出快快死會太皇太后亦死監祭御史  
皆繼元宋翼言其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少命  
奪官爵籍家 大風拔木 行宮木二十餘株奉元行宮  
正殿災秋八月御史大夫鐵失弒其主于南坡及右丞  
相拜住 御史大夫鐵失才以爲御史大夫領侍衛親軍  
都指揮使已又命領左右阿速衛及鐵木迭兒  
得拜鐵失念與迭兒相結爲父子至深中自危帝在上  
而止懼誅者復陰誘諸僧言不當有大厄非作佛事不  
放無以禳拜住叱之日爾等不過終佛言利金帛爾等  
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校獵不  
前平章亦斤鐵木兒等謀馬逆以鐵木兒所領可速衛兵  
外應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身代恭恭殺寢地獸傷  
仁宗年二十有一歲英宗即位稱曰格登皇帝英宗性  
未即位參謀乞天監坐朝官罪應以格登皇帝之太子  
曰去者天下之公狗私而輕重之非也命如法改政  
院使臣太后命請遷轉朝官太子曰此豈除其特耶先  
帝舊臣亦何宜輕動僕自位後與宗親元宗詳核其賢  
否聞之未晚也既即位鐵木兒以李孟前其政不附  
已說攝之盡收其前後封拜制命降授集賢待講度必  
詩事深中之孟拜命欣然語人曰老臣待罪中書無補  
于國恩寬宥不奪其祿幸甚幸甚報耳適翰學士劉  
唐來慰問即與同入院宣慰使以聞日季孟今日供職  
例賜酒主愕然曰李道復乃肯俯就是賜耶時鉄木迭

兒子八爾告恩待主顧謂曰爾輩世彼不肯為是官人  
定何如由是議不行又惡中不趙世之之歟清廷之  
不詳退謂近待日朕素聞世延忠為先帝所任鐵木  
兒必錄與之亮川也左右皆稱萬歲鐵木迭兒言此  
中外直官得失今上封者或得全前廣聖德乞令臣  
等開見召入奏帝曰言事者直至御前乃得事也  
有禁之惟山民訴訟母上身體木迭兒乃稍繼將享太  
廟命禮官與中書翰林集議其禮儀曰此追遠報本之  
大者毋以族勞對越而有損於是備法駕服衣冕行禮  
至仁宗室廟獻飲流涕左右畢感動自是始以親享  
歲時常嘗詣太廟見太祖世祖遺像皆絲素衣冠如朕  
補綴嗟嘆良久謂臣曰祖宗創大業自當體恤如此朕  
豈敢頃刻忘乎蓋元日少肅明而信佛然果貌貌則以  
當建山佛寺多創史勳音保鎮咬兒哈的迷失等以  
歲時方東作疏極諫怒之平帝政事黑驢作史大夫  
禿禿哈謀為逆尋覺拜乞之半帝指權政久矣猶不覺  
結黨危社稷請拘執行誅元主曰必鞠之彼以人皇太  
子為祥將奈何今立誅果刑戮如此故奸黨畏禍而變  
成洋住者本平黎會孫安童孫也私意端良有且風  
儒士若今道樂利政治亂失得不德議政必以典掌  
由典上編 順卷之二十一 三六 六月二十八日  
直隸英宗在東京聞其賢母之辭曰嫌疑之際若夫  
慎我掌十子宿衛而往來東宮何以事若年不往主  
善之及叩位由太常禮儀院段和平章政事如上京以  
察罕囑兒行宮早盜殺廣之拜任曰此仲若若人皇  
種泰下初登大寶不求民瘼而興大役妨農無乃失  
凡則乎才主悅從之曰親用鐵木迭兒不得相承入見  
不納以憂死選拜住右丞相遂不置左相獨任以政拜  
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重任臣有三畏畏天畏地畏人  
下事大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潔聖德有言佛敎可治  
天下者元主問之拜住曰清淨寂滅以自治可也若  
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元主讀貞觀政要說之謂  
之曰今亦有如唐之微之諫者乎對曰聖訓則水圓  
孟方則水方陛下為太宗納諫之君則必有起諫之  
臣臣等以主上之既拜相導禮老臣一新政務起學士  
約等俾以翰林學士參政趙世延以鐵木迭兒朕甘第  
士吳澄連下獄第恐新舊反坐則亡去而世延因繫第  
再拜住為白其無辜釋之因著令原告世延亡日不  
出則釋待對者以海豐糧視世增增倍江南民夕  
困而京倉充滿矣歲減二十萬石元主遂併鐵木迭

兒所冒准用權免之為定時振立紀綱裁冗弊止僥倖  
如惠兵民輕徭薄斂而天下晏然焉逆臣介思辛與  
於朝○李孟道復鄴州上書人個懷有大志通貫經  
史仁宗若懷州如官山孟為傳而單騎從政節如一  
是答沃乎契而上下益親仁宗亦內難敬事武皇考  
太后端拱成太平之功孟之力也三入中書議政進  
退利害引古證今多歸於當見立才實無貴賤之  
以居一室蕭然如布衣皇夢延祐間每一政之終人必  
曉權勢屢請疾履召請益堅去而卒繼舊半同德明載  
國公諡文忠 九月晉王也孫鐵木兒之于龍居河冬  
誅逆首鐵失及其黨赦也孫鐵木兒裕宗孫晉王其  
倒刺沙偵中朝事知鐵失與拜住知且作逆脫歸已  
鐵失密遣人來告曰康大車有端事成當迎立大王矣  
又客以告倒刺沙王驚起人赴已告發未至帝問  
諸王王按憐不花等奉皇帝命以迎逆即位故天下  
從知上非與故乎於是誅也先鐵木兒完者鎖南赤補  
此史記 順卷之二十一 三七  
等於上命命施邁紐收鐵失赤斤鐵木兒等及  
即誅之殺子孫籍家鎮南者鐵木迭兒子也議遠流  
平章張瑄曰鎮南從逆賊親所公判特領治之即亦伏  
誅詔雪楊朵兒只蕭拜住賀陳等免贈官而天月大服  
追尊考晉王為皇帝顯號安弘吉刺為皇后有司言南  
室中能自拔逆黨者惟買奴請加封以表尊勝 泰定  
元年春召圖帖睦爾於瓊州立后八不立太子 阿速  
夏大風地震秋封圖帖睦爾為懷王徙雲南王王禪焉  
梁王是歲水旱蝗 二年夏革大臣領軍務左塔不花  
言大臣兼領軍務前古所無鐵失以御史大夫也先帖  
木兒以知樞密院事皆領宿衛兵而逆則虎而翼故也  
乞日今軍職勿 河溢汴冬十月倒刺沙罷為御史  
以大臣領從之 年夏畿內河北山東饑禁西僧馳驛西番僧金符

其婦女素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  
用馬八百四十餘匹臺察州即其散問家製金符  
為邊警何人得解步乞更正不報已聞其援民甚禁  
之秋河決陽武千五百餘區 四年夏旱蝗民饑秋通  
漕縣天全道山崩鳳翔與元成都江陵池同日震九月  
朔日食冬十二月蔡公張珪卒 珪字公端淮陽王弘範  
戶部父虎符鎮建康父蔡舉世祖召見珪撫之頓首而  
請曰臣年將軍事重宜弗堪求老成自副帝父祖久歷  
行陳無賴幸以副臣帝嘆曰求老成自副帝父祖久歷  
此可用也厚賜而遣成宗時使川陝問民疾苦孤貧  
還元官黜食吏還南臺侍御史換文昭武宗召尚書省  
擇中丞難其人父宗在信官曰必真中丞者張珪也  
珪言大明殿天子正朝不當以漢許小數失大體移依  
六明殿禮成所御衣金帶賜之進平章政事帝欲以  
伶人為禮尚書珪力諫曰宗伯禮官令伶人為之何以  
示後命削廢時歲木送兒枯太如龍橫恣珪劾之皇太  
后怒與帝如上都方度召珪切責杖之創甚  
與歸京師明日出國門珪于示宿衛左右以久病  
為辭還省帝驚問故泣不敢對後頗聞不憚走使賜  
酒并大司徒謝病歸鐵木迭兒死宗召見易水上謂  
之曰卿世世世臣朕將昇卿以政珪辭遣近臣宴之丞  
相拜仕問相體珪曰莫先格君心莫急於議河災之  
年冬起為集賢大學士會地震風烈初廷臣議河災之  
道珪抗言曰災災當究所以致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  
雨蕭煬買冤死非致珍之端乎死者不可復生而免  
白也拜平章政事卒於仁廟神主太常禮儀使遷左丞  
命得曰太常奉宗祐不謹當待罪而遷可以謝在天之靈  
臺翰林院官條上逆黨未討奸惡未除忠憤未雪御史  
去珪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諸事上  
甚切直不報珪申請又不報珪糾劾禁國公驍暫攝  
主恩客不能達切指深定河間臣卿里中機甚用廷  
令免三路及濟南等郡縣民半租卒帝甚痛惜之

致和元年九月後女宗秋七月寧夏地震元主也孫繼  
木兒殂于上都 元主顯親衛學開 累詔尊世八月  
太子阿速吉八立懷王圖帖睦爾入大都稱帝冬陷上  
都告祭郊廟遷泰定后 弘吉 東安川遣使迎兄周王和  
世琜于漠北殺梁王王禪及相倒刺沙等已巳春正月  
周王和世琜稱帝于和寧陝西大旱餓二月大都立后  
弘吉追尊母 弘吉 烈氏 生母 唐兀 竝為皇后三月遣燕帖木  
兒奉重寶赴和寧和寧遣使立圖帖睦爾為太子河南  
北山東兩浙旱蝗饑秋七月朔日食太白經天八月元  
主和世琜南還次旺忽忽都圖帖睦爾迎入見主暴殂  
圖帖睦爾復立于上都 初武宗在漠北仁宗以安  
有子長日和世琜次口圖帖睦爾約以次致國武宗  
時丞相三寶奴勸立和世琜召康里王不剌哈台以  
脫此此國家大計不可不重換太弟曩躬定大難功在  
宗社居東宮定命久矣未可動也與時者兄弟和姪世  
相及誰敢索乎三寶奴曰今日兄授第且日能保叔以授  
姪乎康里脫脫曰信在我不可命也彼其失信天實鑒  
之天可誣乎三寶奴見莫能奪而仁宗得立遷休中議立  
太子丞相鐵木迭兒欲固寵謀于子又與太后幸臣失  
然明諸諸王於兩宮於是封和世琜為周王與雲南和  
世琜行次延安其臣忽魯魯父武宗舊臣獲口教化等  
謀殺約山世琜乃走金山西北以居仁宗崩太子順  
德八刺立是為英宗英宗時鐵木迭兒懷私固寵復橫  
圖帖睦爾議問之從變州及英宗崩于和寧州封懷王  
居建康已從江陵及泰定帝崩上都皇后遣使詣大  
收自司印章燕鐵木兒者欲察氏武宗鎮朔方備宿衛  
受幸之及是以金書提督院事總環衛事留大都自以



是為元統元年 秋八月立后冬十一月封伯顏秦王是日

秦州山崩地裂 元統二年甲春水旱疫民饑夏四月

朔日食秋八月赦是日京師地震冬鷄鳴山崩 三年

夏其勢誅后暴卒 伯顏立力獨和弟恭孫恭孫王乘

後宗室女日十人有交禮三下還歸省後房克斥

不置議一日安世延宅男女雜坐見坐隅一婦人甚

體貌弱血氣伯顏者幾兒吉壽氏人也世宿衛武

宗尊龍湯飯印兒平章提選軍文宗定難時以河

行省殺參政脫手臺奪其軍以迎封秦王及城破木兒

死伯顏乘政燕鐵木兒子唐其勢為御史大夫悲日

天丁本我家天下伯顏何人位吾上漢與季父句容仲

王答曰謀伏兵東郊郊寧勇士突入宮作亂欲廢元立

王上作明及完者帖木兒等擁衛擒獲之擊斃拒抗不

肯出第答刺海走匿后座下后以衣蔽之左右曳出

之血後后未作類奏后堂所說為逆并執后石呼帝日

陛下改我帝故有憾于燕鐵木兒日汝兄弟 改元至

元主以呈慶慕世祖在位久詔改元統二年仍至元元

年監察御史李好文言年號襲先世之舊古所未聞

且襲其名山不謂其買即襲 冬十二月尊太后為太皇

太后 詔曰皇太后後世所生以至公為心視學大寶

皇太后許有王言皇太后上於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則

係今制封贈明父尊隆父母一等蓋惟恩之去近重而

遠輕今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也乃反輕

矣不從監察御史奏不準事同列上章言嫡母不宜加

號帝太后之怒欲殺言者家瑞保泰不準日此事自

何患不許 二年春追尊生母邁來的為皇后秋八

月朔日食 三年春廣東河南兵起二月朔日

食三月立后 夏五月彗星見秋燕京地震 五年

夏漳州泉州兵起秋八月朔日食大都地震 五年

夏汀州大水 平地水深三尺 六年春伯顏默窩死

伯顏既誅唐其勢當益自恣能科舉計殺張王劉

李趙五姓漢人已無有蓋謀舉以諸衛精卒自衛而天

子係衛領其不嚴以第馬札兒台了脫脫領宿衛偵

帝起居而脫脫防範不嚴士衛士德約束不嚴其必有

變計父以脫脫然其甚焉 天子震怒則吾其必其有

之決於是脫脫來問請於帝自脫脫志家狗屈之帝未

信之及作脫脫心世問請於帝自脫脫志家狗屈之帝未

之信也 脫脫心世問請於帝自脫脫志家狗屈之帝未

之信也 脫脫心世問請於帝自脫脫志家狗屈之帝未

之信也 脫脫心世問請於帝自脫脫志家狗屈之帝未

之信也 脫脫心世問請於帝自脫脫志家狗屈之帝未

之信也 脫脫心世問請於帝自脫脫志家狗屈之帝未

之信也 脫脫心世問請於帝自脫脫志家狗屈之帝未

之信也 脫脫心世問請於帝自脫脫志家狗屈之帝未

之信也 脫脫心世問請於帝自脫脫志家狗屈之帝未

之信也 脫脫心世問請於帝自脫脫志家狗屈之帝未

之信也 脫脫心世問請於帝自脫脫志家狗屈之帝未

之信也 脫脫心世問請於帝自脫脫志家狗屈之帝未

之信也 脫脫心世問請於帝自脫脫志家狗屈之帝未

之信也 脫脫心世問請於帝自脫脫志家狗屈之帝未

之信也 脫脫心世問請於帝自脫脫志家狗屈之帝未

之信也 脫脫心世問請於帝自脫脫志家狗屈之帝未

之信也 脫脫心世問請於帝自脫脫志家狗屈之帝未

之信也 脫脫心世問請於帝自脫脫志家狗屈之帝未





使會盜起河... 論前臺御史... 州由與元... 州治道... 時官備... 此官... 耳... 完... 古... 歐... 十六年春元哈麻雪廷杖

死後 蘇州地震 徐壽輝據漢陽張士誠陷平江

諸路三月我

太祖高皇帝定金陵改集慶路為應天府

是月有雨 冬星隕大名化鳥石張士誠破淮安

花苑之 十七年春正月朔日食秋晝晦

珍據成都 十八年春陳友諒破安慶

遷心... 有肉... 無... 完... 今... 庶... 失... 沙...

班以芻... 三日... 伏... 淮... 人... 也... 選... 長... 出... 帥... 與... 政... 徒... 中... 童... 家... 十月二十七日

太祖高皇帝嘉閣忠烈

韓林兒破濟南路

下... 見... 退... 其... 城... 安... 官... 若... 進... 舟... 一... 伍...

此斗以夾布囊盛之... 可運米二百石... 地功又言... 今山東完... 博濟從不... 濟南敗城... 慰部元帥... 病弱以第... 幾後命守... 不傷而濟... 拜命而益... 轉霄日當... 天是日昂... 該還京師... 拜左丞相... 太不花... 秋蒙陰縣... 十二月朔... 山東地震... 六月朔日... 食... 都楚宮闕大饑疫太白經天 十九年夏山東西河 南北及關中蝗 民大飢京師銀一兩易 陳友諒攻信 州廉訪使伯顏不花 二十年春彗見東方夏五月 朔日食陳友諒賊其主徐壽輝僭號國瑞 二十一年 年夏四月朔日食明玉珍破東川黃河清 二十二 年春二月彗星見明玉珍破雲南夏稱隴蜀王六月 彗出紫微垣盜田豐殺元平章察罕帖木兒命其子 攜廓帖木兒總其兵冬誅田豐 察罕帖木兒女寧沈 氏邑中子弟從者數百人破賊屯沈丘諸林兒將毛 貴總長女標同華三輔震恐謀王阿剌忒勤失里移 書求濟師察罕帖木兒知復陝州得書喜遂提都兵 五千倍道援之賊大敗遂陝西行省若水林兒皆亡

不信... 若買... 察罕... 大行... 自山... 聚北... 之進... 王士... 請行... 我... 東... 平... 王... 王... 三年... 七月... 天討... 勝子... 以克... 勝多... 太平... 上時... 位未... 平得... 傳防... 文之... 下計... 不信... 若買... 察罕... 大行... 自山... 聚北... 之進... 王士... 請行... 我... 東... 平... 王... 王... 三年... 七月... 天討... 勝子... 以克... 勝多... 太平... 上時... 位未... 平得... 傳防... 文之... 下計...



于諸色總管府既又給後還官印章通書召太  
子星復幽之乃遣亮聖攻上却附太子者謂也遂南  
禦撫那也速次良不進呼其眾問之皆以爲字遙  
逆中外同憤疾勒在歸未作道人西連撫那東連遼  
陽諸土軍大振李羅惠之遺孽將姚顏不花統兵  
出擊之至通州三日不能進還時李羅既以兵眾其將  
將出通州三日不能進還時李羅既以兵眾其將  
保安就又失姚顏州府盡折意將變以兵眾其將  
的涉等飲又酒酒人威順王之子和尚受其旨與  
上本謀結勇士圖之命委堅使來告上上之捷字羅  
入行至延春閣進見自象中奮出折之老之沙羅  
李羅家屬北燕亮堅走八思兒尋獲伏誅乃遣使  
由李羅家往冀寧召太子還撫那帖木兒扈至京詔  
以伯撒里爲太師在丞相撫那帖木兒太尉封河  
南王總制諸道軍中外相繼定先是漢那遣使傳皇  
子王賜前山南康訪張道以上尊訪時事頃復書曰  
今燕帖魯魯大河內外長淮南北之境直據中興  
亦所有無幾江右日思薦食上國湘荆楚川蜀淫  
各借藉幸我君有變問下尚石族三王不王不思  
前之於趙冠賈之於漢平京一殘殺有不逞之徒  
印史上新卷之十一 五四

吳四年元二十 夏六月朔日食秋張士誠以

天討死建康冬

大明洪武元年 戊申元至正 春正月我

太祖高皇帝即天位彗星見昂畢三月出昂北  
自學士潘言按晉咸和七年十二月癸亥守昂八年  
七月癸亥入昂占曰胡土北是月石勒死九年八月  
彗又犯昂十一月石虎廢李亨威曰時虎勒時號  
而其禍福常占昂昂不關太微紫宮則昂爲胡星明  
矣胡強弱不關太微紫宮則雖僭稱不得當正統明  
聖祖以正月朔皇帝位復中國天人之統彗見于昂出  
昂北七月而昴亡天人之際淵乎微哉

夏六月元主奔上都

天兵定大都元亡 元主性柔少新沈沈荒政從西番僧  
廣販女子爲淫戲而羣僧變臣出入其中製軍舟長  
百二十尺廣二十尺於海子內往來遊戲紫宮漏精  
巧絕人以官女十六人爲天廣之舞不龍而龍管少  
鼓樂爭琵琶笙笛胡琴每宮中讚佛則拉舞奏樂  
而國事日非大見變異巨占未見其志及天祥考  
中祥祥外起太子大臣爭於內在位三十六年而國  
國史新編卷之十一 五五

仁後一年祖於應昌成  
太祖高皇帝以主順天命避去諡順帝起世祖至元十  
六年己卯至順帝丁未  
論曰三代而上不仁而得國有之矣未或有不仁得  
天下者也有之自秦隋始也猶可言也三代而下夷  
狄軼中國有之矣未或有夷狄帝中國者也有之自  
胡元始也不可言也秦毒天下也以兵元毒天下亦  
以兵秦疆戰元則張彌天之網合圍而獨蒐之甚矣  
秦禍天下也以坑儒元禍天下也以賤儒秦酷法元  
裂冠裳文物而盡毀棄之又甚矣至世祖得姚詒始  
稍以文治輔武畧下江南頗以不殺靖之亦因以得

天然虐政暴賦九娼十儒事胡神而動兵於遠即始  
造已然况季葉乎故莫強於秦莫富於隋莫大於元  
而閭位水德之為禍至烈也閭無中氣水有堅冰豈  
人力也哉微我

皇祖既聖以神一正天地綱復帝王自有之中國人極  
不幾於息乎

一人啓運洪荒再闢萬世賴焉猗與休哉

由史上編卷之七十一

五陸 五月二十二日

由史上編卷之七十二

時郡鄧元錫纂著

元志

南豐後學曾慈辭校

元初風氣質厚世祖立各道勸農使州府事課守令以  
勸農繁山故良吏於時彰彰而嘗與太史劉秉忠論  
守令忠曰州縣耕稼課澁蓋貴之也方定荆湖時許  
揖為湖廣行中書右司郎守荆南荆父老與金帛見  
揖曰汝等為大元民矣今置吏撫汝也用金帛奚為  
揖曰民聚鄉黨自保者以累婦命世為其州長官州人  
既直以民歸遂有澤州澤民之民還歸田廬州人  
於此賊賊戶業主至析歸之民還歸田廬州人  
業素無產者出粟賑為他即伴掠者出財贖之以兵  
者亦摩才幾得為樂土則大落孔子朝訓曰千以兵  
士而書禹志招四方來學者迎儒士李俊八原之師不  
五六年士以近經被選者百二十人在官二十年多惠  
政當是時遂州許維祺者為准安總管府判官屬縣  
境內旱蝗為害維祺與縣令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  
雪深三尺蓋通於神其後乘舟考天下錢穀具奏  
王巨濟仁勇智節刺敵增城州民殺鈔右司郎揖時  
總管有聲矣詰巨濟曰公彼百姓虎牛耶如欲其  
死耶萬錢可也巨濟驚曰公何相去之遠哉去錢盜民  
困為錢歛急起為盜行省督兵捕之不克招之降盜民  
但得許總管來者降矣行省驛召揖揖曰羅拜曰果  
我公也遂省延祐上詔江南人自實日洛八十天璋為  
饒州路總管德民自實無所優清版籍為後法董田事  
者作威福即縣爭賂之說免諸天璋無格求其罪無  
得也歲饑即賑賑後間民賴全活火延燒東門具衣冠  
向火拜火遂熄鳴山有虎為暴移文山神捕獲之以治  
行第一陞廣德府廉訪使使豪民潮海為縣商船以射利  
發卒決去之嶺南無水天璋至始水致事去蜀盜作  
刑於大震拜山南廉訪使人謂公先有盜無行天璋曰  
吾年八十懼弗獲死所改違難乎全則屬風紀清吏治  
州即肅然時穀價翔踊下公勿損價更民於足舟車爭  
集米價起用憲司緝罰緝獲不輸臺以賑饑輸半歸  
汴以賑饑族黨無匪諸辛賦舊尚重諭正獻  
耶律作堅恒州人為清苑尹安肅州苦徐水訴於大司  
農大司農欲奪水故道導作其東則清苑步也徐堅  
手之巨果導之不獨清苑步也



二百餘人氏其死者時其華則起則皆洵不寧獨  
未春晏然○邵伯頗高唐八等崇安縣在崇安別土田  
為耕役以部分常以細民四百配斤十大家之役故貧  
益苦而富寬百額乃取其田糧而分之各視其糧  
多寡以受役田多者受數都之役不可謂田少者無其  
所出無所免賦役遂因四方式之邑有宋道非所鑒  
繞楓樹收累石為田溝悉役而田為常安慶縣得造  
民家逐板引連之至誣捕之與卒結人良  
後句讀行汗田課林穠見勤謹者出以奉賞之急情者  
罰三年間境內豐足後遷封立尹值年饒益起義夫  
單出郊十里之言之言封立縣小民貧已逃竄幸無入  
言謝恩款賦遂他掠而封丘完 卜循吏

方蒙古南屠德安時姚文獻樞以行臺即從於群仔中  
得江漢先生趙復仁者異之釋與語賢儒也執手定交

復以九族盡殘燬不欲生與樞訣求死樞勉譬不聽撲  
與俱卧起存之復伺樞寐熟亡去樞中夜寤急起視失  
之矣遽乘月馳馬走積屍間號之至水際則復已被髮  
徒跣仰天號欲自沉樞手挽之曰徒死何益今家俱盡  
惟君存祖宗百世宗祀在君當自愛徒死無為也於是  
復乃動勉從樞與俱北是時洛閭學未行於中國獨金  
儒張特立問者頗以程易教授未廣也至是復乃以所  
記憶程朱諸經傳注錄出之以傳樞與中書楊惟中大  
好之受其學會樞與行臺長不合棄官去隱蘇門山建  
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者配食日

夕禮焉刻諸經授學者求遺書至八千卷請復講授其  
中復乃原義農堯舜所為繼天立極孔子孟軻所以垂  
世立教周程張朱所發明演繹者標其宗旨揭其條緒  
而學傳本北人知有學則樞得復之力也復為人樂易  
耿介與人父分誼至篤世祖咨伐宋終不答曰宋吾父  
母國也忍伐之乎與學者語每以博溺心末畧本為大  
戒竟不仕而終方樞得伊洛書時廣平賓默讀之心  
大契與許衡曰暮講習忘寢食久之還肥鄉以經術教  
授世祖在潛邸遣使迎致之避不見使者微服往伺得  
之以來問治道首以三綱五常為對已又為言誠意正  
心之學世祖一日三召敬待有加禮不令暫去左右本  
元有天下頗以文治更夷習默及樞之力也默平居未  
嘗出一言方人至論國大事面折廷諍人比之汲黯帝  
嘗言朕求賢三十年得一賓漢卿官昭文館學士卒  
衡仲平懷孟人也幼端慤為兒時塾師授之書輒了義  
問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衡曰如斯而已  
乎少長父母以家貧為郡從事見州縣追呼旁午嘆  
曰民不聊生矣而督責不忍為也遂棄去時中土困於  
戰爭民轉徙無學無師又艱得書籍衡於日者所見尚  
書注疏皆散缺蕭索宿手抄以歸避亂岷山得王鞠

嗣易說讀之兵亂中晝誦夜思不厭也言動質諸經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道渴甚道旁有梨眾爭取啖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曰世亂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覺留魏自是出入經傳泛濫老釋下至醫卜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窺稱師矣居久之還懷姚樞所得程朱書讀之津津入謂從學者曰吾今乃始聞進學序矣取向所得簡帙悉焚之俾無小大皆自小學入從事於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焉進德基本篤信力行以其身先之雖隆冬盛暑踐習不廢也諸生出入視繩尺惟謹由史止編 卷之七 六 五月初八日

與人交肫懇延接莫不惻然動感漸濡善意而去從行誠則嘗觀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師保能明此書他書雖不治可也已移家蘇門依姚樞以居便講習樞被召獨處蘇門山慨然以明道為已任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者之責也凡喪祭嫁娶必徵諸古禮以倡俗從學者彌眾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雜糠粃菜茹食之處之晏然歌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有餘即以分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饋遺毫弗受也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不睨蓋其感如此元祖以姚樞薦召提京兆學時郡

縣始建學衛以其學為教風化大行世祖征南乃還懷比即位召拜國子祭酒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為右丞相欲衛輔之俊召至命議事中書省四年復請歸五年召定朝儀官制時阿合馬擅權寵放橫大臣阿附之衛正色不憚會命其子簽書密院事衛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也無乃不可乎帝曰卿慮阿合馬反耶對曰雖不必反然此固反之道也退論列其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以聞又謝病歸八年以集賢殿大學士召守國子祭酒世祖親擇蒙古第十俾教之衛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太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必且為國用乃受命且請驛召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劉安中等以來致館下為伴請欲夾輔匡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衛待之若成人愛之如已子出入進退嚴之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而張弛之慎其萌孽而防範之課讀暇即習禮習射習投壺書算少者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之儀其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令推之日用未領解則引證譬必通曉而後已嘗曰敬敷五教在寬今學中大體固須嚴密然就中節目必寬蓋人之品不同有

夙成者有可成其大可成其小者難一律強也且不止因其材又常隨其學所至漸進之夫教人與用人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漸摩成就故其教誨煦懇至而初學者尊師敬業日改月化雖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也衛自詣學一不問家事賓客皆謝絕曰學中若應接人事業必妨外人怨謗是已事諸生學業上命也故掌專而教成請還懷名戒之曰文章固發開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非其人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問身之道也十三年詔王恂定曆恂上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且得術領之以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曆成復還懷太子真金請以其子師可為懷孟總管以其祿養之且手書諭之曰公毋以迫不行為愛公身安道有時行矣惟勉自愛衛既歸絕人事居山中課耕自治誠切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家器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持律清端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終不能作佛徒為不孝子汝輩還家盡人道可也自是不復度弟子十八年疾革直家祠祭神奠獻如儀既散家人餽怡怡如也顧語其子曰我平生為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慎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是美遂卒懷人無貴賤少長皆送哭

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者衛所至人樂從之游所去人不忍舍服其教心感誠服終身不敢忘聽其言雖武人悍士無不感悟也或未嘗及門受業獨承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名於世者甚衆翰林承旨王磐豪俯視一世少與可見衛心降之曰先生神明也謚文正衛自見元主蒙知信多所陳奏退削草語多秘世無傳焉惟在中書自置五事以上一日立國規模言有中夏必行洋法乃可久可傳於世之宜舟也反之則亂然其世國俗繁而難一且之從巨樸之謂就亡國之化其勢甚難然其地不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極行有八十政治之功成其言不中書攻本不過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譬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栉之在口不以手已近譬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栉之在口不以手



居嘗言凡稱人善但當據其跡而不必計其他於人過  
惟當原其心而不可泥其迹庶人有勸而能艾菴喪父  
事繼母孝祖喪未葬哀戚不自勝性不苟合不妄交家  
貧一介不苟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門弟子隨材誨掖  
公卿以名高造之輒遜避不見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  
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至元初擢右贊善大夫教國子  
以親老辭徵為集賢學士又力辭世祖歎以為古不召  
之臣卒贈翰林學士諡文靖宋學士濂贊之言其心嶽鎮  
川澄其操玉溫石貞其學寤寐六經挹其深醇今能起  
諸九原為執鞭欣欣焉 吳澄字初撫州崇仁人生有  
異徵五歲日誦千言夜讀書達旦母憂其勞過節膏火  
調適之澄候母寢輒篝燈誦習遂博通經傳宋末舉進  
士不第入山著書元初御史程鉅夫行求賢江南薦之  
起至京以母老辭歸命置所著書於國子監資學者行  
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問經傳與義服之太息曰與  
吳先生言如探淵海不可測也執弟子禮師焉左丞董  
士選延之家饋食必親曰吳先生天下士也年數召不  
起至大中召為國子監丞先是許文正為祭酒教授有  
師法後漸失其舊澄至侵星入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  
之室執經問難者踵至因材質訓誘至夜分雖寒暑不

易也遷司業謝去諸生攀慕有不謁告從之南者所至  
士大夫皆迎請執業比家居四方士不憚數千里負笈  
從學恒千百人英宗初召授翰林學士階太中大夫有  
旨粉黃金為泥書佛經薦冥福命仲序澄以為福田利  
益雖習彼教者且不言况儒臣乎持不進泰定初為經  
筵講官錄成賜宴國史院宴罷即稱疾出城去詔加資  
善大夫賜織金文綺而遣澄身若不勝衣齋居恒危坐  
拱手氣融神邁行廉清不苟所居僅草屋數間程御史  
題之曰草廬學者稱草廬先生所著易春秋盡破傳註  
穿鑿以發其蘊精明簡繁而禮纂言於禮學為尤功作  
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為學之本與為學之序嘉定後  
朱門末學往往滯訓詁言辭溺其心而本原昧昧也澄  
晚歲頗悔其舊學主陸父安以尊德性為之本近王文  
成公深取其言痛深標所編朱子晚年定論中其言曰  
以生人之所以為/以此德性也所謂貴乎聖人之學  
以其能全天之所以與/以此德性也所謂貴乎聖人之學  
馬形質如氣之生舍此而物求於外如司馬文正才短  
諸葛武侯亦不免於行不者習不察見小於訓詁之精  
講論之深如比溪之東雙泉之鏡亦謂諸君乃如此可  
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宋而陸氏後皆乃如此可  
歎也已登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聖學中垂四  
年而始覺其非自今以往一日之內予而亥一月之內  
朔而晦一歲之內予而冬常日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  
運如日月之行不使有須臾之間斷於尊之之其庶  
幾乎當/時休寧有陳樸書翁致力於問學涵濡玩索  
引伸觸類江山人來詣澄受業者常滿遠歸櫟揭復漸



精思自悟為得以前之當不可移易為快自天德定  
仙人物未生以前活而下之凡靈古之幼童之原  
精加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然後由義以來下之  
秋其人倫之端皆樂之太早道帝德神化宜民之妙  
前民之川忠質文與之體與夫世變之由下至  
以力假仁之習皆若身處其間而目擊其易主明  
象因孔子之言以上求文王周公之意其括在上  
作十翼舉要謂春秋主和法考三傳以上求聖志之  
精而淺作禮經後古其辨釋禮要古氏非自家作  
註作翼經罪言蓋專力積久而歷代紛紜家訟久莫  
決者皆水冰凍釋治然各得其所以安吳學士沈太  
著經以爲前無古人而後無今也學士李潤者過江  
將經其家澤湖以君之才學士潤者過江請  
羽然不過筆其義已耳若予則百難萬苦之終乃能  
有見吾澤湖子不教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之教思而  
去新安道訪子堂見問治經之要子文思開教思之  
道澤湖曰當以一事爲例而思徐久自有得即如金  
史而慎思無難發可也蓋以思爲學也夫思有明暗  
室何以爲人而思者上德然者固守一察其作  
尼以爲治抑楚聖父可謂思矣抑勤而遠矣訪諸  
信學作陸文安像贊云儒者曰某學似禪禪者曰  
法無是超然於外矣以矣聖人曰世推好學有遠  
凡不載華陽中製車皮馬在道與銀谷洞中人太  
通執事人以古德爲獻則歌古詩爲歌已施濂手  
太息下漢太師說得而古不傳傳者不傳其宗  
然來羣儒之說與漢四伊各尤不傳傳者不傳其  
遺遺精思之四十一年一旦會心於然有見於聖  
賢之大指也蓋明之陳失之二十年上自王公下  
取謀莫不悵悵然索之而終不可致堅於大澤之濱  
偶獲之豈可以其賤忽之乎濂避席而請曰願遂聞  
乃言曰吾以九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同爲易象以  
言統萬端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書同爲易象以  
君子無異辭夫神之所知者智也知天地萬物一體  
謂仁知天下分殊之謂禮知分殊之謂義禮復而和  
之謂樂故天地萬物一體者足知史之會委也一  
明萬物則萬味之分正家齊明而天下平矣今夫家

國天下二一也一而操十鳥一而操十鳥一而操十鳥  
人則仁也後而視之操十鳥一而操十鳥一而操十鳥  
臣父子長幼之等夷之操十鳥一而操十鳥一而操十鳥  
十鳥一而操十鳥一而操十鳥一而操十鳥一而操十鳥  
愈同禮則愈倫者仁之操十鳥一而操十鳥一而操十鳥  
不禮則愈倫者仁之操十鳥一而操十鳥一而操十鳥  
之所謂天下萬物之操十鳥一而操十鳥一而操十鳥  
獨耳故一而操十鳥一而操十鳥一而操十鳥一而操十鳥  
章句折而附會與操其技葉舍其根本沐瀝而傳朝夕  
頌而不可見而道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賜而傳朝夕  
且其而益益以斯道爲已者著書窮盡矣不怠遺濂書  
言可盡也吾世則家綴於兵寓于窮王馬家番六年卒  
日卒於生一室不食飲臨月縣令遣人以醫來其之去  
日五年八十有入死可矣濂逝後二百年而東越之  
學興  
東字伯生宋丞相名文五世孫也撫州崇仁人  
避地海外母楊氏嗣子祭酒文仲女也文仲家世授春  
秋揚傳其業即口授朱語孟春秋利左中歐蘇文比還  
則盡通諸經大義矣以契父子此吳學士潛遊而學益  
訪深以人臣薦授國子助教濂爲司業有指莊力贊襄  
之遺自免去集亦以病免泰定初以秘書少監侍經筵  
文宗即位以學士入侍其信倚之長以帝之旨占今  
治忽之文告水顧問尤委盡言出未嘗以語人所  
志貢舉學校能海連與濂海氏田禁當切時務各具本  
以此取作致謗終不改又宗廟謝病歸卒集孝友方正  
事親承顏無遠意弟榮卒教有孤孤遺如子入承以  
意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折下下之接引後進雖火  
如散在官未嘗以孤遠有附麗濂以片言辭疑誤出人  
於瀕死不以自終也學以神治而究極本原清源河元  
其文不章苟作詩然有慶曆初神治而究極本原清源河元  
善其得而文友言明善以文自名其若雲集治諸經惟朱子  
所定者耳自漢宋凡儒所當盡心者考之味未博初相  
人送之郊士選曰伯生有職司宜十還不敢後初六



至山東肅政廉訪使有能名杭州楊載仲弘以薦為翰林編修時將遷廣德揭為一代文章之學而後之詩歌孔漢音節宗成唐虞宋末兩得之尤功上文學家南齊州封衍聖公後裔孫也宋南渡孔氏後端友南家對孔子後或言萬者宗子也召朱至封之遂居曲阜首且以親老乞南還世和門守遺教不違親與聖人後也命馬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元既成宋時賦誅寄無窮之思詩月卿亦入發源山中誓不與世接發源注炎和故書從受學九月州安原善不請書學道不取明公世元有天下益又宋遺民遺俗漸而炎和衣冠動作語言禮度猶然宋人也其記不新而人然其有條序猶然宋大儒家法也後牛小子去其遠無從顧往事見炎和成以為前代遺賢而炎和自言亦曰吾古逸民也學者謂焉古逸先主家貧事母至孝年八十有九而炎和卒也哭喪甚哀後食奉水必躬親毋忘其貧及疾有聖冠正身斂手逝○仁英字玉霸州信安人氣貌魁偉金府仁避地河南○氏山訪遺

東禮謝陽卒維頑性疎豁與人交不庭賦而賢師傳貴而不有視之蔑如也然有大度平生不與人少善接引士張之恒過實士以此感附而負之者未嘗不曲直也其有貴游子弟流落數門求見已滿其所見林盡而去侍子○計○日吾哀其困使持往見黎明家人走報誠語不報○老○白區區長物奚恤晚年築小蓬壺以居不復下移○門○客至不下樓想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問事不計恕其文以且土先飲酒不輟○宗○楊字子升台州人官太學主景劄氣不可掩云○宗○楊字子升台州人官太學主景行仕宋官慶元府教授宋亡不復仕楊為學無不通舉進士知平陽以惠利為政丁母憂解官方珍珍台慶溫台慶溫人士不為州則為所禍惟於楊不獨而用亦不得而禍也○欲○浮海去無父老不忍乃掃一室以居胡榮軍深領括蒼以書幣交將薦之○使○者曰快陽出足為天丁重難強顏從來軍後不辭也不然何益先吾父年垂九十不可頃刻去左右恭奉奈何必使之為不忠孝人乎○感○言而止居無何父卒執喪毀欲死又十六年乃卒年七十有九上馬行



馬元匪不任放機性端發好學不為世俗浮華之習事  
親孝親親未華鄰失火人爭為從弟汝舟疾口切  
子為託改而長娶以遺物界之歲餘其妻替耳  
以振賄平易雅格卿人化焉○苦夢得吉安太和  
至心而孤鞠於母懷少長嗜學潛心諸經易先補  
皆辭謝集集列業奉母居馬母好施予遇內外甥族  
之急者意但思因之安母病衣不帶者數月死  
力為裝遣之思以故悅安母病衣不帶者數月死  
官左三年然後反產安母病衣不帶者數月死  
得大綱之走吏稽其物產而甲乙之為義役鄉鄰  
有訟者多就質平○王為福寧人性孝好義父疾甚  
天稱病已年益父壽父病後日適神我日汝子  
孝上帝錫汝十一齡病後日適神我日汝子  
思食瓜時冬月編行求不得避雪而下天災忽從  
能得二瓜摘而歸母渴頓止有鄰田於井而死者  
能者至焚極棄骨中野以避今焉以其地為義冢收  
自○張恭河南信師人為兵部掾以親老辭歸養身  
之其不能斂者員指非為至大中歲大侵蓋出所  
乘賑之有幾斂者一一家家粟乃買田易穀分給  
之民為月朔會佛而為初福事則認所門○郭全遼陽  
人幼喪母哀戚如成人壯失父居廬三載愛弟而墨  
長娶婦求分異全不能也田廬器物畢其薄者奉  
肅古氏以居甘苦無忘○古氏卒全年六十餘哀痛  
瘠廬其妻終喪終孝元劉忠事繼母何亦為孝貨錢  
四第婚娶諸弟化德一門諸人無不為佛子云○  
鐸江梁陽人妻鞠於父事父加父父父父父父  
卒鐸之其哀遺腹生一男鐸告其母及妻妹令其  
護視之遺腹子能食第自施哺與同卧起上年不少  
有疾即夜宿額北辰祈哀請身勿使父父無後其  
至如此母卒盧墓則不歸會歲凶多盜宗族交之  
口不心可今歲因多盜家雖貧安如盜不意宗中有  
生者父器毀二兄繼沒英獨事母甚謹奉二寡嫂其  
奉竟全其養師勞資土為四墳手植松柏廬墓終身  
身○張恭河南信師人為兵部掾以親老辭歸養身

水麓松栢父器過哀事母馬允謹歲凶夫婦采野菜  
食而共育之母有疾躬除糞穢哺飲之書畫以  
駭大厝初盜起江南民盡逃竄恭度母疾不可行  
躬守視不去盜至叩頭乞去母歿居喪盡禮詔旌門  
鎮江有徐鉅者年南冠待父行丹少乘舟失早墮水  
中同行者立岸則不能放鉅投鉤擁出鎮得悅行舟  
以升鉅力德漸水死○欽鮑氏故衣冠士與其子  
處士宗嚴者有行誼弗仕元季盜起士與其子  
出共共伏大壑中寇上執處士反接于樹將殺之  
出哭曰兵老無家何處兒死則宗祀絕矣盜欲殺之  
中憐者持不聽忽大起林水震中類鐵騎踏踏盜  
大馬和顛怖而去乃父子但免○嘗汝道德州濟河人  
執父喪毀事母嚴順母疾其夜不眠側母感其孝以  
金珠甲之日以相報也汝道德州濟河人  
父卒居喪如禮二弟將析居汝道德州濟河人  
第半田無諸孤如子郡士劉顯等貧以日業汝道  
已田田之食其租終身且中其大疫食不飽而愈  
周行問所苦卒以無恙有年者以標積產之又其出  
果多問里秋蝗食稼不能飽悉聚麥焚之謂諸門客  
賦益益好施以用十頃素貧者見之○孫秀實人寧  
人性剛毅有周人急里人有仲者托秀實富家入  
二千錢買不能償亡去數年親思之成疾秀實富家  
存則終不愈則單食而通取秀歸之已近八訪仲和  
之歸今完聚如初諸貨子錢不能償者多折券已責  
大同賞進者亦好施大德中州雲里傷死乞食道給酒  
米炭濟之其藥已疾百冬製小綿襪數百襲衣寒  
者買地為墳肝處死者三原李于敬嫁不能嫁子  
人葬不能葬者五十餘喪焚通券四萬餘貫旌門○  
趙一德隆興人建人元初作人燕為劉留守家奴忠  
幹一日自請主鄭阿蘭其母曰一德夫父母家生  
全三十餘年矣故爾里今父老矣說不幸之至家  
人伏地泣不起阿蘭母于感動為期而之至家  
父兄已泣惟在年已八十餘一德舉二德舉之飲  
而母濯足見其期反可思爾母于力大息其孝裂券  
遺之使歸養將行阿蘭母誅籍家奴歸各逃去一  
德獨者曰主家有親其忍同路人耶惜不去與張錦童  
時貌不相事若獨冒長難曰吾家竟可為疾風勁草

矣分美出盧遺之泣謝曰母年八十餘時放漏恩賜表  
改他真乎終不受

上為行者行義行

論曰昔太史公表六國秦事歎以為世異變成功大也  
傷之矣至蒙古則以北狄適逢世奄胡越於一家有是  
夫有是夫方秦滅學時世儒賢無為秦者元適宋學大  
昌之後北方之學者具誦漢洛閩斤斤為其主道之即  
其國世臣宿將以受學故往往師德兼道介然以終守  
淳固也下逮于黎氓斯何也非易龍戰之會無陽矣而  
稱龍見天地之心耶禮日短至澤冰腹堅而芸生荔挺  
麋角解水泉動也有以耳諸大臣良臣貞忠之臣見前  
志儒學文學卓行孝行獨行此具次其人益以明有天  
道焉

函史上編卷之七十二

函史上編卷之七十三

盱郡鄧元錫纂著

宋南豐後學簡懋爵校

太史公曰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  
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小天下重  
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  
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下隨務光者  
此何以稱焉意儻其無是公乎既而曰余登箕山其上  
蓋有許由冢云意其信也蓋不敢質信質疑之也乃注  
子喜稱述之稱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曰子治天下天  
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字名者實之宿也  
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  
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  
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又稱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  
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  
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君獨  
不欲何也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見  
三者非所以養德也封人曰天生萬民必受之職多男  
子而受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夫聖  
人鶉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  
無道脩德就閒三患莫至身常無殃何辱之有封人去

堯隨之請問封人曰退已又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倪之師曰被衣若伯成子高之倫此何以稱焉夫莊子者隱居放言人也其書大抵皆寓言卮言空語無事實然隆古時風氣淳龐喜怒哀樂虛嘆變熱小恐大怖之習未有以滑其中彼其視人世如游如浮豫曷恬休超邁立而無求也要必有近似者何謂齧缺乃仲尼師表萬世於逸民之倫必稱之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又次避色避言又曰作者七人善歎之也夫繇林漁父之談見於田華者闕矣即論語所稱晨門荷簣長沮桀溺楚狂接輿之倫不一而足斯

通史上編 卷之三

何非事實乎雖孔子歎其果歎其固譏其索身亂倫而下車與之言使子路往見之而避不得與之言其意念何深也蓋道喪世久矣今無如人者蟬蛻汙濁之中冲舉埃塵之表盡人焉而蠅營狗苟溺焉而不止則幾無行矣語所稱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夷齊下惠最著孟子至以爲聖之清聖之和仲雍事見周列國志夷逸夷詭諸之後也隱居不仕輕世肆志或勸之仕笑曰譬諸牛寧服輓以耕於野豈能被文繡入廟而鳥犧乎平不仕朱張字子高荀卿子曰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

名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則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十舉萬變其道一也其窮也俗儒嘆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其窮則獨立仲尼子方是也少連東夷人孔子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息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孔子之所謂逸民也楚狂接輿楚人陸通也佯狂以避世躬耕而食其歌鳳以譏孔子微婉深厚實爲楚釐元楚昭王以幣聘焉接輿笑不應使者不得問而去妻從市歸謂之曰子少而爲義豈老而遺之耶門外之轍何深也接輿曰王遣使聘我妻曰許之乎曰許之矣妻不樂接輿曰富貴人所欲也子獨惡之乎妻曰吾聞士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賤而改行夫子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據義而動樂不啻足矣若受人重祿乘堅食肥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固未許也妻曰君命不從非忠從之改行不如去之乃夫負釜醜妻戴績器變姓名而去其在齊有麥丘野人桓公逐鹿見之下車問父年幾何矣對曰臣年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哉壽之飲野人奉觴再拜曰吾君壽金玉之賤人民是寶臣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手德不孤善言必再野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好學而不惡下問賢者在側諫者得

入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野人秦觴再拜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吾君無使吾君得罪於群臣百姓桓公曰此一言者非大前二言之祝也叟其更之野人潛然而泣曰君然思之此一言者前二言之主也臣聞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以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因左右以謝也君乃赦之昔者夏桀殷受得罪於群臣百姓至今未有爲之謝者桓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於廟問政焉其在魯有周豐黔婁先生榮啓期哀公執贄請見豐豐不可公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敢問何施而得此於民也豐對曰君不察乎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魯請黔婁先生授以政先生不應予之祿不受其沒也魯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墊席藁經袍不表覆以布被用以歛首則足見覆足則首見曾子曰邪引其被而覆之也則歛矣黔婁之妻曰邪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先生以不邪之故至於此生而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謀爲謚妻請謚曰康或曰方亢生

之存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謂康乎其妻曰昔君嘗欲授先生政以爲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斗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先生其天下之淡泊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謚之康不亦宜乎曾子太息曰惟斯人乃有斯婦榮啓期年九十有五矣無子行乎鄰之野鹿裘帶索瑟瑟而歌孔子遊泰山見之問焉曰先生何樂也期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得貴人一樂也人有男女男尊女卑男爲貴吾得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行年既九十有五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待終當何憂孔子曰善哉乎其能自寬也其在楚有漢陰丈人有屠羊說漢陰丈人隱於圃子貢問遊楚反於晉過之丈人方爲圃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畦焉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甚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叩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拙數如沃湯其名爲槔圃者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耳子貢瞞然慙俯而不

能對以告孔子孔子曰夫夫脩渾沌氏之術者也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屠羊說隱於屠楚昭王失國說走從昭王反國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王失國說失屠肆王反國說亦及屠肆又何干焉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功故不敢冒其賞王謂司馬曰說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其爲我延之三旌之位司馬以告屠羊說曰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反屠羊之肆終不受漢興有園公綺里季用里先生夏黃公此所謂四皓者也當

西史上編 卷之七十三

秦之世四人避而入商雒山中待天下之清高祖高此四人召之四人以帝好慢侮人逃匿義不爲漢臣天子愈高之願以不能致爲聖後欲易太子呂后用留侯計以爲上所不能致者天下獨四人命太子爲書卑辭降禮備玉帛安車迎焉四人乃至卒以定太子語具留侯事中文帝時有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張廷尉釋之師事焉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在王生襪結解顧張廷尉爲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退人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襪王生曰吾老且賤自應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天下名臣使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

之皆賢王生而重張廷尉時楚人有司馬季主隱於卜長安東市中大夫宋忠博士賈誼出洗沐相視而歎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筮之中今朝廷公卿士大夫吾則既見之矣試之卜肆中觀焉季主閒坐與弟子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倫於理也二大夫問之芒乎其自失而歸武帝時右掾伯峻陵者京兆人隱於阡山與太史令司馬遷善遷遺書招之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此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臥從容以送餘齒耳終不仕卒於阡山阡人立祠號曰阡君其後宣元間王吉貢禹史著傳後皆爲名臣自有傳此不著先漢末有鄭子真嚴君平之倫嚴君平名遵蜀人也與谷口鄭樸子真皆脩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不詘君平隱成都市以爲卜筮賤業

西史上編 卷之七十二

而可以開導人人有邪正是非之問依著龜為言與人  
子言依於孝與人第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  
勢導之使知趨舍去就之決蓋從者過半日裁閱數人  
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讀老子依老子莊周之指  
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從學已而仕顯名數為朝在位  
賢者言君平之德古德也杜陵李膺素從雄所聞之比  
為益州牧袁謂雄曰吾得嚴君平矣惟曰君備禮見之  
儻可得見乎謹毋言辟薦殆不可得而誦也雄曰諾然  
心不謂然及至蜀欲辟以自佐見之高士莫測也卒不  
敢言辟與事乃歎曰子雲知人君平年九十餘終雄著  
書史上編卷之七十三

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吾先師之所  
畏也聞以德誡人矣未聞德誡於人也時北海龐參者  
遊學長安見王莽殺其子子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  
禍將及人遂掛冠東都城門而去將家屬浮海客遼東  
光武中興還郡樓勞山養志修道所至人懷其德敬  
之如父後有詔徵萌萌出就輿陽迷路東西語使者曰  
朝廷所為微我者以有益於政也今不知面方所在能  
濟時乎趣駕而返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郡徐  
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房  
與子雲處徒各千人君公獨沈隱去儉牛時人為之語  
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性尚  
中和通老易貧無資食或遺之取裁足而反其餘莽大  
司空王邑欲薦之固辭乃止嘗讀易至損益喟然嘆曰  
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男女  
婚嫁畢敕斷家事勿相關曰當如我死也與比海禽慶  
俱遊行五嶽後不知所終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  
光武遣前將軍鄧禹西入關親送之野王反而敗於野  
見之問禽何向舉指曰西矣然此中多虎月臣往即也  
虎亦來即臣大王勿往也帝曰苟有備何患二老曰昔  
湯放桀于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克紂於牧野而大城

於邾邾彼二王者侮非不深也而如此乎其防雖有備庸可忽乎帝悅曰隱者也復召之去莫知所之其後帝既在位求隱逸敦尚名節召太原周黨東海王良王成使者三往乃就道及入見黨伏而不謁良成皆不受官引去博士范升糾以爲大不敬帝曰夫士各有志焉賜帛而遣而除姚巖光于陵少與帝同學相善也帝即位變姓名自隱帝思其賢數物色之不能得後齊國上書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疑爲光帝乃備安車玄纁使聘之三反而後起將至敕北軍給牀褥太官進膳既至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直入卧所撫光腹字呼之曰咄咄千陵獨不可相助爲理耶又卧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而相迫乃爾乎帝曰子後我竟不能下汝耶升興嘆息而去司徒霸遣吏奉書前逐光光不發視謂吏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少差否吏對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吏對曰公聞先生至欲進造迫典司不獲願因旦暮屈語言光笑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否天子徵我三乃來天子不見顧見人臣耶吏求報乃投割與之口授書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吾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嬰領絕吏求益光笑曰君菜乎求益也霸得書

封奏之帝笑曰往奴故態耳帝每引光入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已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諫議大夫不屈耕富春山以終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云顯宗時有扶風梁鴻伯鸞始受業太學家貧尚節介博覽無不通不爲章句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欲女之謝不娶同縣有孟氏女曰光貌寢而黑擇配不嫁年二十父母問其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市作布衣麻屨諸汲作織績之具以行始嫁以裝齋入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聞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請鳴曰吾求褐之人與俱隱今衣繡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爲椎髻著布裙操作而前鴻喜曰真吾配也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編彈琴以自娛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丘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官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遠未央兮噫變姓名曰軍期耀子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已又去適吳作詩曰逝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惓惓兮傷悴志非非兮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

錯直咸先佞今延涎固靡慙今獨建冀異州今尚賢聊  
逍遙今遨嬉續仲尼今周流儻云親分我悅遂命車今  
即浮過季札今延陵求魯連今海陬雖不察今光貌幸  
神靈今與休惟季春今華阜麥舍合時方秀今哀茂時  
逾邁愍芳香今日臭悼吾心今不復長委結今馬究口  
冀冀今余訕嗟恒恒今誰留至吳依大家臯伯通以居  
出為人賃春夕歸妻不敢仰視每食妻舉案齊眉臯伯  
通察而異之曰彼其人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夫也  
乃舍之於家禮敬之鴻潛閉戶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  
伯通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贏博之間不歸卿慎勿令  
國史上編 卷之七十三 十二  
我子持我喪歸也及卒伯通為葬之吳要離家旁曰要  
離烈士伯鸞清高令終古自相近時京兆高恢好老易  
與鴻善隱華陰山中鴻東遊思恢作楚聲懷焉恢亦以  
不仕終其後有平輿廖扶文起鄴人臺佟孝威霸陵韓  
康伯休茂陵矯慎仲彥扶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  
百人父為北地太守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死非命  
憚為吏太息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為名乎遂  
絕志世外專精墳典尤明天文織綿風角推步之術州  
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不對逆知歲荒疫聚  
穀千斛周宗族親姻又歛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後

居先人家側不復入城市太守謁煥先為諸生從扶學  
後臨郡未到先遣吏脩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為從  
事固不肯人號為北郭先生年八十卒於家二十餘隱  
於安山鑿穴為居採藥自給建初中州刺史辟不就  
行部使從事致謁乃往謝刺史執贊見之問之曰孝威  
居身甚苦如之何對曰不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何  
謂苦如明使君奉宣詔書日夕休惕庶事乃為苦耳遂  
去終不見康本京兆著姓常采藥名山賣之口不二價  
者十年有女子從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若豈  
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本欲避名今市中小女  
子知我名何用隱為乃遂入霸陵山中桓帝嘗玄纁安  
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強之康不得已行辭安車自乘  
柴車往晨發至郵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脩橋見康  
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奪其牛康釋駕與之有頃使者  
至乃知徵君也使者欲筭亭長康曰自老子與之亭長  
何罪既即路道亡去以壽終慎好黃老隱遯山谷間因  
穴為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同鄉時融以  
博學名章以廉直稱皆推先慎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  
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  
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

身遠遁亦有理養國人施於為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觀其驗方今明明在上四履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豈有意乎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亦非狐兔燕雀所敢及謀慎不吝年七十餘不娶後忽歸家克期卒慎同郡馬瑤隱沂山以兔置為事所居俗化百姓歸之又後有魯陽樊英通五經善風角河洛七緯推災異輒効隱壺山之陽前後徵辟皆不至順帝策書備玄纁徵之復固辭詔責州郡趣駕上道至京復稱疾不起強與入殿不為禮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富君能貧君何為慢朕也英曰臣受

西漢上編

卷之七

十四

思

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馬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仇讎立其朝猶不肯況得而貴之乎布衣環堵之中晏然自得雖萬乘不與易又何得而賤之臣非義之獲萬鍾不受伸其志雖簞食不厭陛下馬能富臣貧臣哉帝不能屈而重其名高為設壇場具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稱疾篤詔以光祿大夫賜告歸蓋是時世瀾尚名節士皆亢勵守高風習所移所由於古隱德不曜者殊稀矣惟豫章徐穉汝南袁閔陳留申屠蟠汝南周燮周處伏風法直襄陽龐德公猶之古風列云穉字孺子處

貧耕稼自給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歸仁郡太守陳蕃性高簡罕容接惟禮敬穉穉來下特榻坐之去則懸焉舉有道即家拜太原太守不就屢辟公府不至始為大尉黃瓊禮辟不應比瓊卒穉復辟自糧徒步至江夏赴之出隻鷄以所漬絮酒哭祭盡哀去問姓名不答時名士數十人在坐息其為穉也穉茅容以輕騎前追候之及于途為設飯飯之問國家事不答問稼穡答之容還以告或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孺子其夫人乎郭林宗曰不然孺子為人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為季偉飲食此為知季偉之賢故也所為不答國事者其愚

西漢上編

卷之十三

十五

思

不可及耳林宗嘗欲與穉通托所親為客穉不答謂其人道為我謝林宗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何栖栖不遑寧處為乎及林宗有母喪有置生芻一束於廡前而去者眾莫知所謂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白茅純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以蒲輪徵會平上桓帝初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疏薦穉與汝南袁閔京兆韋著彭城姜肱潁川李膺德行純備著於人聽擢登三事必能翼宣威美增光日月以安車玄纁徵皆不至時穉聞著最知名帝問執賢太尉蕃曰閔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

直不鍊而雕者也至於穉穉自江南土薄水淺之鄉而  
角立傑出此固爲无子胤字季登亦篤行不仕太守華  
歆請相見固稱疾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在胤行誼轉  
相約敕不犯焉閔司徒安玄孫少敕身脩節又賀爲彭  
城相閔往省隱名姓却徒從徒行詣之及門累日不得  
通會阿母出見之驚入白其夫人乃密呼人見見已辭  
歸父遣車送稱眩瞢不肯乘復徒步去郡人無知者及  
父卒閔兄弟迎喪縗經扶柩冒霜露行千里貌枯毀足  
血流見者隕涕故知贈贈皆不受累聘召不應以耕學  
爲業已見時險亂而從父逢隗並貴爲三公受之曰先  
公祚流後世子孫不守之以德而競爲奢豈亂世爭權  
其且爲晉三却乎杜門削迹黨事作念母老不忍遠遁  
築土室四周日坐卧其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  
起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見之母去口閔兄  
弟妻子莫得見也黃巾起攻郡縣百姓驚散閔誦讀不  
移賊相約不入其閭鄉人就避難者皆得全於土室終  
焉忠弘皆以節操稱弘耻門族貴勢變姓名徒步千  
里從師不應徵辟終於家時詔玄纁徵安陽魏桓鄉人  
勸之行桓曰夫仕求以行志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  
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

桓慨然嘆曰使桓生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終隱不  
仕申屠蟠家貧爲漆工父喪毀過禮服除不御酒肉十  
餘年每忌旦輒三日不食隱居精於學博貫五經兼明  
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學子居歿以後事託蟠蟠躬  
推轂車歸其卷司隸從事聞而義之爲封傳護送不肯  
受投傳去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焉邕被州  
府辟辭讓蟠以爲體性高妙味道守真不爲燥濕輕重  
語具邕傳中郡召爲主簿不就太尉黃瓊卒葬江夏四  
方名士會葬者七千人見蟠畢推讓南郡一生與酬對  
甚契既別執手曰相見上京非晚矣蟠勃然作色曰始  
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子猶然拘執樂貴之徒耶振  
衣去不復與之言屢舉有道不就時汝南范滂等非許  
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  
文學將與處士倭用蟠獨歎曰昔戲國之世處士橫議  
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兆之  
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有  
黨錮之禍惟蟠超然免於難事解大將軍何進連徵不  
詣進必欲致之使同郡黃忠爲書力勸駕不答董卓廢  
立蟠及荀爽韓融陳紀等十數人並以公車徵卓暴戾  
虐易士莫敢不至惟蟠獨不屈或勸之行免禍笑不應

居無何爽等爲卓所脇迫困於位不者及難會徒都公卿遇兵荒家離散或僅以身免唯燔竟獨全年七十四終于家 變生而欽頤也 折額狀醜駭人母欲棄之父不聽曰聞古聖賢無慮多怪貌何渠知非良乎鬚鬢知讓長專精禮易非聖之書不讀賓問之好不脩耕畝田自給非身所耕漁不食也諸辟舉皆不就安帝時以尚書忠薦與南陽馮良竝徵不起宗族更勸之變曰夫脩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反良亦志行高整非禮弗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儀焉 周總者光祿大夫舉子也少尚玄虛以父任爲郎自免歸父故吏河南召變爲郡將身隆挹禮焉總耻報謝杜門自絕時梁冀方貴倨被徵命者懼莫敢不應總前後三辟竟不屈公車以玄纁徵固辭延熹二年忽開門延賓友談宴秋梁冀誅各總卒 法真南郡太守雄子也學無常師博通內外圖典爲關西大儒弟子自這至者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妄交扶風太守請見真幅巾詣之欲署爲功曹直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愕然加敬不復言同郡田羽薦真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

巨願聖朝就加袞職必能唱清廟之歌來儀之瑞前後四徵終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君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矣共刻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 十九 龐德公居峴山之南生平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與襄陽司馬徽友善徵詣之直德公渡河上先人塚未反微徑入呼德公妻曰速作黍稷徐元直當來就我與公語也妻子出拜已入奔走作黍供須臾德公及元直至與其語不知其孰主孰客也微少德公十歲兄事之瑯琊諸葛亮父事焉至其家輒獨拜牀下德公不爲止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致就見之龐公釋耕壟上妻子耘於前表問之曰公所爲隱居不見者爲全身也士全一身孰與保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得所棲焉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得所息焉夫趣舍亦人之巢穴也各得所棲息而已天下非所保也表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遺之以危我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攜妻子登鹿門山去採藥不反當漢末有漢陰老父陳留父老者不知何許人桓帝幸竟陵過雲夢臨沔百姓咸聚觀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異之使問

焉笑不對溫自下車與之言老父曰我野人耳有語未達敢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撫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之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日逸遊無忌勞人也又何觀焉溫大慙服問姓名不告而去黨禍作外黃令張升去官歸逢友人於陳留道中與班荆而語傷德不建人無援而宦豎日亂相泣也有老父趨而過植杖嘆之曰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綱羅高懸去將何所二人大動欲與語竟去不顧反在三國魏有鉅鹿張鉞子明潁川胡昭仲明隱於雋焦先隱於狂狷游太

幽史上編 卷之七十三

學兼通內外後歸里袁紹前後辟命皆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適常山遷於任魏武爲丞相辟不就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通消復災異者郡累上以孝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毓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何物版謁而可光飾但遺主簿奉書致禮而已青龍中張掖玄川溢寶石負圖珎私歎之以爲異鳥將來之禎語俱災異志正始中戴篤來巢門陰謂門人曰夫戴篤陽鳥而巢於門陽凶祥也乃援琴而歌作詩二篇旬日卒年百有廣川太守王肅賻其家表門昭避地冀州辭

袁紹之命魏武禮辟昭往應自陳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愛盜入境不犯正始中大臣交薦昭天真高潔老而彌篤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末俗公車特徵卒年八中平末白波賊起焦先少與同郡侯武陽避地客揚州取婦夫建安初西還陝復遭亂自竄河渚之間食草飲水無衣履科頭徒跣出見人輒自屏隱處須過乃出不與人語大陽長以爲病狂也哀之給之食疫病人多死無肯瘞者使瘞之童登皆狎易先然行必阡陌不由徑据拾不取樹藝者

幽史上編 卷之七十三

饑不苟食寒不苟衣自作舍如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爲牀布草其上天大寒藝草自溫呻吟獨嘯饑則出爲人傭作取飽而已不取直一日持杖渡淺河衆爭前先溺云未可水忽漲不可渡由是人異之疑其不狂嘉平中太尉賈穆之官過其廬再拜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卿不我答我不中爲卿當去耶先搖首曰無是竟不復語魏大發卒將伐吳有竊問軍行何如不應忽歌曰祝魴祝魴非魚非肉相追逐本謂當殺胖羊更殺殺魴爲隱也後軍果敗議郎河東董經異之欲調與語見之奮髯若爲與有故者謂曰阿先闊耶頗憶共避白波

時否先熟視不言經素知其受武陽恩因復曰念武陽  
不先乃曰報之矣後挑使言不復應年八十九卒時有  
京兆庖果安定石德林其行事頗與先同蓋隱於狂行  
怪也夫然是何可以人理責也後魏晉世亂人習玄虛  
浮誕者蕩已靡靡矣其居墨守寂闇有實詰或處汙居  
辱以自全或逍遙達化以適性殊科並軌有蘇門山人  
玄晏先生之倫 蘇門山人者汲郡共八也曰孫登公  
和生無家於郡北山爲土窟居焉夏編草爲裳冬散髮  
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見者皆勸樂之性無患怒人戲  
投諸水中鞠其怒公出大笑時時遊人間所經後晉

西中上編

卷之七十三

二二

思

製衣具食無所受強之受隨棄之去後棲蘇門山所居  
懸崖百仞叢林茂翳魏文使陳留阮籍往詣之入其室  
有竹實數斛杵臼一具而已籍故豪箕踞相對登不語  
籍陳太古無爲之道三王之德廢其意不應又敘有爲  
之教棲神養氣之術亦不應乃對之長嘯音響寥然終  
不應意盡而反行至半嶺許聞有聲振崖谷聞如鳳鸞  
鳴林谷傳響則登獨嘯也歸著大人先生論以况之嵇  
康往從之游三年問所圖終不答將別康歎息謂曰先  
生竟無言乎登乃言曰子識火乎火生有光而不用其  
光乃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乃才故用光在乎得新

西中上編

卷之七十三

二二

思

所以保其矐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于才多識  
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不能用後及禍作幽憤詩曰  
昔慚柳下今愧孫登云 玄晏先生者皇甫謐士安也  
安定人漢太尉嵩曾孫少貧不學感叔母教乃於學帶  
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沉靜寡慾有高尚之志  
稱玄晏先生以著述爲業至忘寢食後得末疾猶手不  
輟卷或歲其過萬耗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或勸謐  
脩名廣交謐曰貧者士之常賤者迫之實處常得實沒  
齒不憂至道不損至德不益惟無損則至堅惟無益則  
至厚堅故終不能損厚故終不可薄能體堅厚之真而  
立乎損益之外不亦全乎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  
常之官人勸爲飲餞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  
出門食不過鹽菜今作郡而飲餞以酒肉是貴城陽太  
守而賤梁柳也豈古人之道哉舉辟皆不行其後魏黨  
勸令應命謐作釋勸論以通志武帝下詔敦起之以疾  
自疏曰上有明聖之主則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宥之  
主則下有委情之地惟陛下精求環俊無令泥滓久濁  
清流或以士交有禮幣爲煩煩請絕之者謐曰易陳東甯  
禮志玄纁故士三揖而進明就之難也一辭而退明去  
之易也且六禮不備貞女不行况命士乎孔子曰爾愛

其羊我愛其禮竟不仕而終遺誠言存亡天地之定制  
人理之必至也魂無不之故氣屬乎天寄命終盡體窮  
反真故尸藏於地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  
真之理也葬者藏也欲人之勿得見也而大為棺槨贈  
贈備物此何異埋金路隅而揭表其上乎且不見可欲  
千載之後終無休惕焉愛之至也吾氣絕後幅巾時服  
衣以遽降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  
尺廣六尺舉牀就坑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  
齋孝經一卷以無忘聖道俾形骸與后土同體竟與  
元氣合靈不亦善乎卒竟如其言時南安朱冲巨容有  
函史上編 卷之七十三 二四

至行閒靜寡欲力耕自食而勵學不輟補博士不應居  
近夷老鄉鄰有犯報之以德訓以禮誅鄉人本之如君  
路不拾遺居無凶人毒蠱猛獸不犯焉以壽終 董京  
不知何所人與隴西計吏至洛陽日被髮行吟道中夕  
托白社宿焉乞於市得殘綿碎帛結之以自覆與金帛  
佳絹不受也或擠排罵辱之無恙色著作郎孫楚異之  
數就社與語悅之欲載與俱歸不肯上貽書勸令仕無  
為懷道迷邦答之詩曰周道散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  
常汨哀哉乎時不可與乎處無娛我以爲歡清流可飲  
至道可食何爲棲棲使自疲卑躬彼梁魚遂巡倒尾沉

吟不決忽焉失水以我觀之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塵  
亦將闕我攀轡而去已遁去莫知所之人迹其處得  
一石竹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  
素是則昇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  
逝將去此歸我自然之室其二曰孔子不遇感彼麟麟  
乎麟乎胡不遺世而全真 夏統字仲會稽永興人幼  
孤貧事母孝每採杞求食星行夜歸希與世人接或謂  
之曰君節亮質直脫焉郡紀綱與府朝接自當顯榮何  
爲困處山林畢性命海濱已乎統勃然作色曰諸君之  
遇我至此耶使祝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許謀陳謨令  
函史上編 卷之七十三 二五

遭濁代甘與屈生共泥同汗汗隆之間自當耦沮溺以  
耕也豈有辱身降意於州郡乎已矣吾隨吾之所之時  
女巫有國色善幻妙歌舞從兄弟致之爲宴樂召統觀  
之恐不至給以從父病統歸省宴作巫起舞見之驚走  
門閉破藩而出責羣從曰蠅螬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  
桓納齊女仲尼載馳奈何與此妖日夜教縱爲奢淫亂  
男女之節乎遂被髮臥不復言其介如此以母疾行詣  
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以下並遊洛統時在洛  
水舟中曝樂車騎如雲不視也太尉賈克恠之釋徒從  
就問其姓名不應已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問其土地

風俗純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泰伯之義讓嚴  
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克更端語應如響勅之仕不答  
已語次及鄉土風謠祝曰昔先王寓稽山朝會禹國聖  
化猶存百姓感詠作慕歌漢孝女曹娥父墮水不得屍  
娥投水死國人哀其孝作河女歌伍子胥諫吳王忠不  
用見戮投之江國人痛之作小海唱克曰公能歌乎曰  
能於是足以足扣船聲清激大風應時至激水漱天雲雨  
響集諸人相顧謂曰不游各水安見斯人克等躍以文  
武國薄統危坐如故迨然若無見也克等退大忌曰此  
吳兒木人石心後不知所終 張翰 吳人孝善屬  
國史三編 卷之十三  
文任心自適會稽賀循入洛經吳閭門於船中鳴琴翰  
初未之識也就與語悅之循勸其入洛遂同載而去家  
人莫知也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朝權衆  
爭附翰知其不可與輔也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  
膾嘆曰人生適志耳耶富貴何為遂引去著首丘賦以  
見志無何冏敗人服其先識翰既歸從心自適或謂之  
曰卿適一時而可耳獨不為身後名耶翰笑曰使我有  
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栢酒時敦煌汎勝無忌者舉孝廉  
為郎即引去郡太守造之不見禮遺之不受對曰生於  
亂世富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也 以周施宗族

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後公車徵歎曰聖一杜其可開乎  
辭不就卒 郭文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年十  
餘觀石室石出游兼旬忘反父母沒於不娶家道中  
貧所獲苦其石山居無門無壁障猛獸馴狎如人者十餘  
年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惟參蓴菜竹葉水實買以  
自供食有餘輒恤窮困人饋遺其蔬示不逆而已然  
抗令顧屬與葛洪共之其志不與司徒導違人以其  
之不就者置室中而去終不御司徒導遣人以其  
之朝士往觀文頗然其志若無人溫獨問之曰人皆有  
六親而先生棄之何也文曰本行游學自不謂世世  
歸無所耳又問其志思食粗思室性也外生獨無情乎文  
曰思由意生無意故無情問不與葛洪共之也文曰人無  
釣味味遠之言文曰如不與葛洪共之也文曰人無  
在藥人商長短時也文曰不服葛洪之藥七年未嘗出入一  
旦忽逃之臨安山中臨安令迎致之葛洪友臨安令  
自是不復語惟舉手揖中以意意有疾東還山今不樂  
不食二十餘日不復問之曰先生後 張忠中山人未  
可幾日文三舉手揖十有五日後乃終 嘉之亂隱泰山恬靖寡慾脩導養之法冬則緇袍夏則  
帶索端供若尸依崇巖幽谷鑿地為窟室以居弟子從  
之者亦窟居相去六十餘步五日一朝不修經典勸教  
以至道虛無為宗示以形不以言受道者觀形而退食  
用瓦器鑿石為釜左右居人饋衣食不受好事者頗或  
問以水旱之祥不答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符堅遣  
使徵之忠沐浴訖就車曰餘年無幾不可逆世主至長  
安賜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任也以野服入見自陳乞  
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至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

乃沒於西嶽命也夫行及關而死堅遺黃門即中祀焉  
賜謚安道先生○孟陞江夏人具司空宗曾孫少清操  
游孤獨往或時代釣知家人莫知之悉母毀瘠不  
飲酒食肉十餘年簡文輔以命為多不地兄弟悉相  
溫長史以家若為風流溫重之而不降志自若也溫  
躬造焉或謂溫曰孟生高行樸學宜引至大府以中  
味溫數曰孟生高士會稽尚不能屈我何敢望乎西  
之口恒公正知我不仕云爾後兆之人無官者十九  
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終 何琦廬江潯人少孤居陽  
穀事母孜孜色養患甘鮮不贍補郡吏以養及母喪泣  
血杖而後能起殯而火匍匐撫棺哭天為反風服闋慨  
然曰嚮所以出身仕者利微祿展養也今無恃怙復仕  
何為於是恬澹養性耽覽典籍以著作為事終老不衰  
仕史上 卷之十一 二一八 七月二上 成  
不交人事不營產業布褐蔬食豐約與鄉鄰共不為小  
廉人贈遺亦受隨散之屢辟徵不起桓溫嘗登潯山唱  
然歎曰山南有人年八十二卒 翟湯江州潯陽人篤  
行純素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餽贈雖金庾不受也未  
嘉之亂盜聞湯名德相戒無犯數辟徵不就隱縣南山  
中子莊遵父操以弋釣自給長不復獵或問之曰均之  
取魚鳥耳君漁而不獵何也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  
頓舍先節其甚者耳晚節亦不復釣端居簞門飲水澹  
寂而終莊子矯矯子法賜世高行立辟徵不就 郭鵬  
武昌人家貧無業欲墾山為田表題者經歲田無主乃

耕作其中稍將熟有認之者推與之嘗以車出獵道遇  
病者送以車步而歸里鄰歸德歸武昌省墓安西將軍  
庾翼弟造之見纓舟少欲引就所乘船不肯上翼乃俯  
身入其舟坐終日乃去 索襲 字傳 敦煌人游意道術  
不與當世通時獨語觸笑或長歎流涕人從質問嘿不  
應涼敦煌太守陰潛遣焉悅之經日忘反會病卒澹素  
服會哭賻之錢二萬為著文稱其宅不彌畝而忽忘九  
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表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玄同  
蔑以過焉謚曰玄居先生○劉驥之南陽安鄉人尚質  
達失道自得也荆州刺史和仲聞其名生詣之驥之方  
條桑剛上謂之曰使君見杜宜外諸家君冲造其父父  
呼驥之達乃還拂履揚典語持濁酒蔬菜為供冲救  
人代之父曰若代非野人意也冲懷然至召乃反因  
請為長史遣人給往迎贈賂之驥之立升舟緣道以所  
餉給貧窮至州與盡見冲自陳無用箭至後居陽岐  
木食有無與居人共里鄰有昏惡驥之伍家造焉有  
不婚疾日唯劉長史富理我而果然侍中張玄請  
荆州造之方對飲忽起去曰今日正伐木不宜久廢遂徑  
去不顧○楊軻天小人少好長不娶食蔬飲水寡言  
論不交榮門徒莫得語言劉驥之拜太常不起石虎  
以驥之為美女侍之則不飲又使驥之拜太常不起石虎  
之兵不怖也驥之所賜物去不顧又使驥之拜太常不起石虎  
被保寢息其中相川荷鋪造應語驥之曰不答鋪被露  
其形大笑之頃然不驚不怒人以為驥之徒莫測其  
深探也後求去唐以安市溪之陽秦州仍教後不輕秦  
友弟弟子貢以牛為驥之軍所得克遇害時上谷隱人  
孫鳳平公系未皆恬隱自隱鳳平公之九城山水  
隱平郭山慕容曜以安車徵至入見皆不言不拜鳳  
何鳳平有堅以儀禮徵小未至卒時鳳平宋徽宗  
山山中涼太守楊崇實其像閣上出入觀之作頃日焉

枕石臨流何處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  
琴一木翁鬱蔚若堪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珍室邇人遐  
寶勞我心緒注論語及詩頌數言年八十為學不倦  
京長許微為太子傅不取 晉戴逵字安撫郡鉅人少  
博學善屬文性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太宰武陵王晞  
召鼓琴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豈王門伶人哉徒會  
稽剡山性高潔以禮度自將深以放達為非著論曰儒  
家尚譽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以容貌  
相欺至於末偽道家去名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則有  
越檢之行情禮具虧至於本薄夫偽薄非二本之失而  
弊者託二本以自縱也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苟乖  
其本聖賢亦將如之何哉與武陵龔玄之並以備禮徵  
皆不就 子勳顯並隱遯不汙修父業並精文及所專琴  
山兄弟往游居焉勳疾患醫藥不驗給以拒廬多名  
醫藥會勳卒而止已出居吳下士爭為築室聚石供  
水柏林后之無何繁密若自然乃述莊周太古著逍遙  
論中庸莊三篇吳郡守及郡內衣冠要同游野澤與至  
輒往人以此安之宋初徵為散騎常滿直侍元嘉初又  
與宗炳同徵皆不就南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  
宗炳姻姻迎上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潤甚美  
義季至從之游願野服以見不取常度文帝曰吾東  
巡日當宴戴公山以 陶潛字淵明一 大司馬侃  
曾孫武昌太守琰孫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閑靜少言  
壹不慕榮利不營生產未嘗有喜愠之色獨遊於酒讀  
書不求甚解取旨達而已為欣然忘食不解音律素

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有酒輒撫弄而和之曰但識琴中  
趣何勞絃上聲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  
空晏如也著文章以自娛以為任真無所先任直者洞  
然於天豈去此無他為天他無所得先也宅邊有五柳  
樹因以自號著五柳先生傳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  
不堪吏職不數日解去州署主簿不就召為彭澤令念  
得以絃歌為三徑資也赴之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  
其子遺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比力助汝薪  
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妻子  
固請必種粳乃使五十畝種秫二十五畝種粳為秫可  
得酒也一日郡遣督郵行縣至吏白當束帶出見之潛  
咄咄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  
印綬去賦歸去來今辭以見志 其詞曰歸去來兮田園  
形役奚惆悵而獨悲吾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  
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星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  
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  
室有酒盈樽引壺勝以自酌時庭柯以怡顏商酌窻以  
寄欣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東  
扶老以流憩時時而過墟無心而出岫鳥鳴林樾而  
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獨吟盤桓未去吟息交  
而絕遊世與我相遠復得言外為市悅親戚之情話  
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餘以息及有暉事西時或命  
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躊躇而逢丘木欣欣  
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草木之萌生之欣榮  
已矣乎寓形宇內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  
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

杖而耘耕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又賦歸田園居詩以爲虛室餘閒得反自然也頃之微爲著作郎不疑躬灌畦鬻蔬供魚菽之祭或屢緯蕭自給絕州郡謁請平居未嘗有造請唯時至田舍及登廬山觀游而已獨鄰曲要飲雖不識主人亦欣然往既醉而反不吝情去來或載酒殷詣之亦無所辭有饌梁肉者則麾去家醪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或造之輒設酒澆先醉便語客云我醉欲眠卿且去其任真如此妻翟氏與同趣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州郡仰風不能致江州刺史王弘欽遲之造焉稱疾不見語人曰我性不狎世非潔志慕聲敢以王公紆軫爲榮耶以不賢居賢罪孰大焉弘愈愛慕欲識之伺出游今潜故人持酒具於栗里邀之潜至方欣然引酌弘卽赴之相視而笑悠然無忤歡譙窮日弘欲以車載還州潜曰向以脚疾乘藍輿來亦足以至矣今一門生二兒子與之至州言笑賞適後竟不復詣弘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潜愛重九之名出宅邊叢菊中獨坐服菊華方苦無酒而弘適遣白衣人致酒卽就酌醉而陶然茲年薄宦慕下惠不潔去就之迹及宋代晉自以世爲晉臣耻屈身異代屢徵不起時時賦荆卿田子春以見意義熙前所著詩以晉年號爲次

永初後署甲子而已此其大節也其詩冲澹和平懷幽懷和有太羹玄酒之味焉以爲人生歸有道而衣其端也情農自安將歲暮奚翼作勸農秉耒歡然與耕者勸作而平疇遠風良苗懷新自暢也耕種時息斗酒相勞以爲不獲辭此難而無異患干也安之作懷古田舍作九日西疇穫稻悅南村野人素心無他勝樂與昕夕也徙舍就馬詩過門更相呼共飲抗談古昔奇文欣賞也未秋佳日登高賦詩或依遠流班荆以爲心遠地偏中有真意也作移居作游斜川寄意高遠依古聲托言作擬古作雜詩方晉伐秦時左軍羊長史將適秦念古聖賢遺迹事在中都也百代下有懷自擁不獲遊心目不自舒作贈羊長史時汎覽流觀不治章句觀周王傳八駿四極觀山海圖覽玄圃琅玕基山丹木三危青鳥赤水珠樹之篇若親見焉寓神遊八極之思作讀山海經以羲農去久人惜其情營營也欲復真實難魯中叟汲汲禮樂彌縫使其淳殷勤矣而百代之下六籍無一親也欲養真自陶作飲酒八章爲農值年災歲功不可希月日尚悠爲患未已煙火裁通復饑乏冰炭纏已以賴古多此賢自寬也作詠貧士作止酒作有會而作甚乃作乞食晚有病作訓子書

共書曰吾年過五十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物

多忤自量不已必貽俗患... 將辭逆旅之館歸于本宅作自祭文以諧諠終焉... 疾既病以爲

後千有數百年崔學士銳評其詩言陶靖節潔身如稽... 康而安遜保如孫登而平放志如阮生而法六朝無良



曰此不足痛何泣也曰傷本不痛恨毀遺體而悲耳嘗  
行游隣人有認其所著履者麟士曰是卿履耶笑而與  
之既而反已隣人得所失履送前履歸之麟士曰非卿  
履耶笑而受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  
命舉文學士同事縣以麟士應麟士苦無書喜起至都  
尚之深相接重謂子偃曰沈雲禎黃叔度之流也汝必  
師之既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何人希之則足耳少  
多病屏居不與鄉人通養孤兄子義行著鄉曲或勸之  
仕答曰魚鰓歟概天下一契聖人前悟所以行履吉先  
誠未能景行坐忘獨奈何不希企日損隱居餘吳差山

明史文編

卷三十三

三八

從受經者各營屋依止其側時人爲之語曰吳差山中  
有賢士開門教授成城市吳興守張永請入郡麟士聞  
郡後堂卽戴安道故所爲山池也欲觀之往留數日永  
欲請爲功曹麟士笑曰君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以  
文冕乎走有蹈東海耳不受此黥劓也以沈約薦徵爲  
太學博士不就麟士它無營以爲學爲務憑素几鼓琴  
不爲新聲并日而食守操終老年八十耳目聰明以故  
書燬於火從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人以爲寡欲養  
心所致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少有遠志父爲湘  
州守孝緒從義不書官紙出爲父後所繼產百萬終

無所受年十三偏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父誠之曰  
三加彌尊宜自勗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  
谷庶保餘生以免塵累自屏居一室非定省不出戶  
家人罕見其向父喪不眠綿纈卽茹蔬有味輒吐之外  
兄王晏旣貴孝緒避不見嘗食醬而美問之從晏所得  
也遂復醬及晏誅親戚交危之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  
以竟克嘗入鍾山母王忽驟疾病兄弟請召之母曰孝  
緒至性冥通行至矣孝緒果心動而反合藥須得複舊  
傳鍾山有之窮幽險不獲忽鹿鳴前行孝緒迹之就視  
果複也母服之而愈母沒避世絕交游一鹿床環植竹

明史文編

卷三十三

三九

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一見也獨劉歆許兄弟造  
見之許以神交時稱三隱梁兵圍建業樵蘇不宿無以  
爨僮婢樵隣墓以繼火孝緒聞之竟不食中丞任昉欲  
造之不敢干望廬而反太息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屢  
徵命不起筮者張有道欲察其心述布著命卦五爻成  
曰是將爲戚感應之法非嘉遁之兆也季孝曰安知後  
爻不爲六耶果戚之遯有道太息曰此謂肥遯象實應  
德心迹合矣孝緒著高隱傳以自况上自黃炎迄于天  
監分三品曰言行超逸名氏弗傳者上也始終不撓姓  
名可錄者次之掛冠人世栖心塵表者又次之時禁畜

識緯孝緒兼有其書或勸令藏諸孝緒曰昔劉德重淮南秘要適為更生禍社瓊言不如不知用藏之何為或請之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遂焚焉鄱陽王妃孝緒姊也王欲就見鑒垣逃王諸子歲時贈遺却不受晚歲蔬食斷酒卒門人追謚曰文貞先生 劉歊字士平原人宋司空繪子也生而香氣滿室十二讀莊子輒通隨問而答皆有情理人以爲神童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第訂隱居求志登陟必盡幽遐以山水書籍自娛而已表母兄以孝弟稱母意有所須輒先得手自營辦念欲遺世以母老不忍或贈遺不受曰受人者必報人不則有愧於人吾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於人乎比癯疾敕必薄葬獨恐詒母憂勉進湯藥爲言笑臨終謂母曰兩兄祿仕足伸供養兒歸何憾願深割無益之悲年三十二卒親友追謚曰貞節處士許亦有至行風神超遠著穀皮巾披衲衣游林谷中遇者畢以爲神人家苦貧并日而食隆冬無種絮而嘗有豫晏之色於可競之地恒以不競處之見陵者退米始不愧服也臨終執畝手田氣絕即歛歛畢即瘞勿立靈筵勿設繼嗣親友相與刊石刻銘諡玄貞處士焉 庚戌年歲次庚子野人幼時與刊石刻銘諡玄貞處士焉學該綜經史百家而性純夷簡不修產業十畝之山也居半蔬食終年而已嘗遇火用舊穀生於上餘穀爲火集者問之曰恐損

竹乘年完矣無從遺中戰戰兢兢有寄書者延飲得其神之倍說默不語其取之有解人者或謂其爲盜者其重効之說以力事書賢後代之酬事鮮來謝說曰吾於天下無事者耳君何謂焉少所游得慕名蹟交者却弗納深武少與善此即立微爲黃門侍郎不至年七十卒邵梁武帝善處士子受情亦多通有今譽小志不仕自隱鄉里即諸葛稚川之類也後齊武帝元帝好莊老周曆諸不輟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終以儒自爲而詩多彭於孝慧妻死人張孝秀即陵康承先都人馬惲無慮彭不可問矣 陶弘景字明 丹楊秣陵人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習即慨然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爲遠矣神儀明秀身長七尺七寸朗目疎眉廣額聳耳耳孔有十餘毫出外二寸許左股有數十黑子竹七星文齊肅作相列爲諸王侍讀奉朝請形影不外交惟披閱爲務求明中脫朝衣掛神虎門而去止勾曲山曰此華陽洞天也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爲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求元初更築三層樓自處其上弟子處其中賓客處下唯一家僅得至所自處也庭院皆植松每風至聞松聲欣然爲樂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醫術本草皆有著錄又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爲脩道所須非止爲史官也深慕漢張良之爲人云古賢無與焉比

梁武早與之游既仕位恩禮逾焉書問不絕得所遺書然香而後受國有征討大事畢以咨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焉山中宰相弘景得辟穀導引之法隱處四十年年既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時方無疾逝越亡日為告逝詩而卒顏色不變無子從兄子松矯為之後贈太中大夫諡貞白先生弘景常製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藏篋中不示人既逝門人方稍出之及侯景叛方昭陽殿僭號云後魏睦帝起即高邑人有大度不為物長年三十遭父憂繼繼好酒未日世務經心浩少與弟浩為逆交并為司徒奏徵為中郎新在不起州郡通不得已入京至諸浩留數日致平生歡口不徒事告投詔書不懷欲屈之今張目曰桃樹為司以夸所乘驢內窺中冀留之今遂為卿人輸誠者御出關去於知而嘆曰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動之又使其快策變吾何得此驢焉時朝去甚賤今以還當刑治左右得無坐經年送李本驢焉以所乘其為書謝之今不為馬不復書及於沒乃為之憫焉素服受中數息曰崔公死誰復見容者乎李婦翁鍾鹿鹿攀亦時達士相見才嘗傲翁婿之禮情同明好卒無子葬日赴者如市○韋叟字敬遠京兆杜陵人志尚夷然澹於榮利初居宅被召為雍州從事不樂也謝去後徵辟皆不就所居宅枕帶林泉終年讀書蕭然遠意也○有載酒從問者亦為之盡釋明帝時字文護少而聰慧第宅變謂峻宇彫牆臨道通公時字文護少而聰慧第宅變謂峻宇彫牆勸將行之變笑曰昔人不棄舊履惡與同出所志乘舊馬而歸吾操行不逮前然拾舊履亦非所志乘舊馬而歸也○宣帝嘗問立身治國之遺憂對曰傳不云乎儉德之共奢惡之大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憂慮善誘雖辨夫改

堅一介可備者皆接引之少愛文史晚歲刊削惟以體道為事為務平已十卒於家子世充世充器度有孝友大節事周至吏尚書州上足乞骸不納出總管州仲長子光者絳州龍門人無妻子結廬北渚三千年非其力不食其言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或問之曰山林可居乎曰會逢其適也烏知其可文中子歎之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子光之謂矣又謂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過蓋慕重如此而文中子有季弟曰績字無功性簡放棄官不仕沈於酒退耕於東臯自號東臯子愛子光直澹徙與居于光未嘗與交語獨時與對酌甚懼績有田十六頃歲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鵲藝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時讀之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乘牛渡河還家經酒肆留或數日人有邀飲者無貴賤輒往飲之松為刺史自請備禮從問經答曰吾不能談麴粕而棄醇醪嗟自言鳳不憎山栖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絮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豫自誌墓而終而文中子書具載時諸隱士與觀見者有汾亭者釣負琴者夏城牧者之倫亭生鼓琴有舟而釣者過之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朋而釣者太公之節焉溪則仲尼之志焉淵也子擊而鼓而釣者太公之節焉溪則仲尼之志焉淵也子自鼓也琴存而操琴矣文中子拾琴而起將延之釣者操竿而釣而逝○子講學於牛之溪講已述思于松下而語易辭收唱然而歎有負琴者臨溪委其操而

息曰子何歎生曰之師言易者道之蘊也伏義  
畫卦而文王繫彖意不逮伏義氏乎何謂之蘊也  
以對曰未盡也三才其不立乎四時其不行乎百  
物其不生乎自伏羲氏洎道秘而天下之智皆分  
裂元氣作爲圖象同世之語又曷能志之乎太極  
圖本卦數未起先王何處得其本而曰○文中子  
有收攝義後遇收者蓋默然○朱子之謂收者  
獨可矣不有言于誰明道乎○朱子之謂收者  
猶委之他顧索人莫之則也或遺○朱子之謂  
米若爲之終不與人接其履草索細環結促密人  
屢遣人存問神走林草問曰區云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少博學多通獨孤信見而異之曰  
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耳長隱居太白山隋文帝召不

赴密謂人曰後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乃見之唐太宗

召詣京師思邈年既老而視聽不衰欲官之不受顯慶  
中復拜諫議大夫辭還山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  
善孟詵盧照隣等師事之或問醫答曰天有四時五行  
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霜雪張爲虹霓天之常  
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  
焉氣色發爲音聲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神陰用其精天  
人之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爲瘤瘕陷爲癰疽  
奔則喘乏渴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麗  
縮學慧飛流其危疹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

其瘤贅也山崩土陷其癰疽也奔風暴雨其喘乏川潰  
竭涸其焦槁也高醫道之以藥石救之以砭劑聖人和  
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而天有可振  
之災照隣曰人事奈何曰心爲之君君尚恭故欽小詩  
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決爲務  
故欲大詩曰赴赴武夫公侯于城大之謂也行者地象  
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天象  
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問養性之  
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濟故養性必先  
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惰

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

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  
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  
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  
無悔於遠如此則人事畢矣年百歲餘乃終照隣稱其  
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深入不二則今之摩詰其推步  
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閼安期生之儔云則天時有益  
州父老者賣藥城市得錢即以濟貧乏語人曰人一身  
國也心其主也旁列臟腑宰輔也外具九竅百骸羣臣  
也君亂於上則臣下咸病故心病而身不可救也欲身

無病必先正心不使氣索不使思狂不使嗜欲迷惑則  
心無病心無病則其餘臟腑有病不難療而外九竅無  
由受病矣况藥有君臣佐使猶國家任人故治病則君  
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失其序則亂何能救病乎世人  
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邪恣納其病而醫藥不  
能效猶然不自知也悲夫噫孫思邈之言推人於天益  
州父老之言驗身於國可謂善喻矣 司馬承禎者洛  
州溫人也通道術事潘師正傳陶隱居正一法隱天台  
山中睿宗召見中掖問道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  
至於無夫心目所見雖損之然且不能已况勞心術耶

西史三編

卷之七十三

四陸

思

增其智慮哉願無問之矣帝曰理身以無爲可矣如國  
何對曰國猶身也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  
私天下治矣帝嗟歎之曰此廣成之言也固請還山許  
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  
何必天台承禎曰此中仕宦捷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已  
事武后爲拾遺故刺之卒諡貞一先生蓋是時田遊巖  
將母妻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以居自號由東隣高  
宗幸嵩山詣馬問之曰先生佳否對曰臣泉石膏肓烟  
霞痼疾不佳也拜崇文館學士坐與裴炎善放還山崑  
山史崇義入虎丘山以居時騎牛出入屬野召至洛稱

疾歸然遊巖與木之問爲方外交崇義以周興薦擢朝  
散大夫坐興敗免官蓋世衰放於利而真隱益鮮矣玄  
宗時徐州滕人王希夷家貧父母喪爲人牧羊收傭以  
葬入嵩山師事黃頤學養生四十年願卒更居兗州徂  
徠山與劉玄博友善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栢葉雜葷年  
七十餘筋力柔強刺史盧齊卿就問政答曰已不欲  
勿施於人玄宗東巡狩詔州縣敦勸見行在時年九十  
餘令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拜國子博士聽還山敕  
州縣春秋致束帛羊酒存之邢州李元愷博學善律曆  
性恭慎未嘗輕語人宋文貞璟徵時師事之既當國厚  
賄遺將薦之拒不聽洛州刺史元行沖邀問經義畢

西史三編

卷之七十三

四七

思

衣服辭曰性不喜鮮衣懼不稱速答行冲垢蟻與之不  
復已而受歸報以手所治素絲曰義不受非聖之獲年  
八十除卒蒲解人衛大經有高行口無二言武后召固  
辭疾素善魏夏侯乾童聞其母卒成暑步往弔或止之  
曰方夏毋涉遠獨致書可矣答曰書能盡意耶比至直  
乾童他出乃設席行弔禮不訊其家而還大經深于易  
人謂之易聖豫筮死日繫墓自誌如期終華陰吳筠通  
經誼不耐浮沉入嵩山脩道召見大同殿每開陳皆名  
教世務帝大悅懇還山詔爲立道館居之而是時風流

藻雅之士托於隱有孟浩然盧鴻賀知章之倫鴻幽州  
范陽人開元初再徵不至下詔言鴻有泰一之道中庸  
之德鈎深極微確乎自高詔書屢下每用辭託豈朝廷  
之政與生殊趣耶將欲縱心山林往而不反也今城闕  
密通不足為勞有司其齋束帛重宣茲旨想宜飄然鳴  
至謁見不拜通事令人問狀對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  
以忠信事陛下帝悅召見內殿命官不受辭還山李白  
賦詩贈之云陶令辭彭澤鴻入會稽我尋高士傳君  
與古人齊其推許如此秦系字公緒會稽人避亂客皇  
州南安九日山有大松千餘章俗傳東晉時植系結廬  
謝史三編 卷之七十三 四八

其下穴石為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謁  
時存之而系未嘗一至城府也姜公輔以謫官至頗抑  
壹見系輒窮日不能去因築室與相近忘其流落為公  
輔卒喪不能歸系為葬山下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  
為立亭其山號高士峯 張志和者東陽金華人字子  
同父遊蕩清真好道著南華象罔冲虛馬證數篇志和  
未冠擢明經第以策干肅宗肅宗悅之命待詔翰林後  
棄官泛三江浮五湖著玄真子述太易以見意兄鶴齡  
恐其浪迹不反也於會稽米郭筑室居茨以生茅橡桂  
皮節皆存不施斧斤以順適其意嫂躬績織為大布褐

衣之當暑不解十年不易也縣吏呼為梅河夫執畚就  
之役為忤色後閉竹門十年不出浙東觀察使東少遊  
造之坐對終日豁然忘去表所居曰玄真坊門隔流水  
十年無橋少遊為剏造人名之大夫橋顏魯公真卿守  
湖州見其舴艋就請更之志和曰公儻惠浮家泛宅  
得往來若雪間幸也魯公與賓客倡和為漁父詞志和  
詞最美晚年嘗衣豹裘屨履隱素木几酌班螺盃自  
適遊行則擎鳴榔杖以從其垂釣去餌曰意不在漁待  
詔時肅宗賜奴婢各一人配為夫婦命曰漁童樵青竟  
陵時羽校書郎裴脩問之曰君儻然獨處亦嘗有游從  
謝史三編 卷之七十三 四九

往來者乎志和曰吾太虛為宅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  
共處未嘗少別何謂往來性好畫山水酒酣乘興擊鼓  
吹笛或閉目或背面舞筆飛墨應節而成頃之蓬壺隱  
見大水混合觀者貽愕以為神品魯公稱其立性孤邁  
不可得而親疎率誠澹然人莫窺其喜愠視軒裳如草  
芥并嗜慾若泥沙希述乎道丈夫同符于古作者云  
陸龜蒙字魯姑蘇人吳鬱林太守績之後也少高放通  
六經大義尤明春秋好錄讎文字朱黃不去手精皆可  
傳蘇湖刺史張傳辟自隨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  
所論撰雖幽憂疾痛家無十日儲不輟也有田數百畝

苦下惠雨滂故長饑身畚鍤不休置園藝茶顧諸山下  
歲取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為水說七種其一慧山泉三  
虎丘井也助其好者百里為致之膏病酒再暮客至絮  
壺置杯相對不復飲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見不乘  
馬嘗舟遊設蓬席束書卷置茶竈筆牀釣具其中時往  
來人稱為江湖散人乃自作江湖散人傳以見意其傳  
人者散誕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無羈帶者也東顧  
散者外之命曰散人散人從何稱之或笑曰人病子之  
散而予蒙以為號何也散人散人散人散人散人散人散  
雪幾自謂其局也為滿如泉滿如汗土之散封之可  
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瘞幾有用乎其局也損  
退而不散散名之全進而不散散名之守耶惟  
可散即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  
後聖人之穿鑿詭婦人之鬚眉傷利口之晚以高士  
釣獨悲古以寄傲又有孫子隨子云 晚以高士  
召不至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下卒  
先是竟陵有曉羽鴻漸者亦著茶著茶經三篇羽生而  
事不知所自出得諸水濱牧養之少長佈牧牛不使  
學羽數日歲月往矣奈何目不知書鳴咽不自勝亡去  
為伶人太守李齊物異之授以書多通以易自遂得  
寒之漸曰鴻漸千遠其羽可用為儀乃定今氏名遂隱  
九門山已更隱若溪自稱桑苧翁羽貌虎狼不避也聞  
與人處意有所行則去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聞  
者或與行市中誦詩書木非獨不得意哭而反時謂  
之今接輿云微焉太丁文 貞晦先生陳融者廣陵棠  
邑鄉人也無字長不學老不仕遊不出其鄉養克孝譽  
致哀兄弟怡怡於人恂恂於物熙熙地虛而踐則有迹  
器疎而扣則成聲我踐惟實迹不可得而見也我知惟

密聲不可得而聞也知命以怡神樂天以忘憂自寵不  
辱自貴以道由是一鄉之人父義子孝長惠幼敏見乎  
辭氣發乎顏色者不聞忿爭之聲不見傲慢之容蓋循  
其所習而化也東平呂溫過其鄉見其鄉人而異之停  
車周訪而融死既久故老咨嘆溫痛融純德至仁沉落  
不耀也表其墓如此私謚曰貞晦先生○王野公澹靜  
者同州人始遊浮山觀原無室居縫紙為裳架竹為櫓  
巢上覆以草獨止其下豺豹熊象過而馴擾弗害也積  
十歲乃構草堂居之植茶成園躬藝田三十畝以供食  
不畜妻子平居少言說人有問輒盡誠以對或取其茶  
由史上編 卷之七十三 一 月三十一日  
約酬直弗問姓名輒與之後有負者終不言觀原故無  
居人因野人遂成三百家居二十四年卒村人相與鑿  
木為空盛其尸瘞園中後相傳云野人既死發其棺作  
空衣李文公翺知循州改葬之高岡骨故存志其墓曰  
王處士葬於此○ 逸守雲叟 州白馬人唐季亂或  
道亡妻數書招之投之火不顧邀成與李振善振事梁  
貴顯邀邀仕不應問卑山有石松脂淪入地于年化  
為藥能已三尸因能居卑陰冀得之與道士李道殷羅  
氏之友善邀種田隱之費梁日給資殷釣工釣也釣而  
不餌道殷能化石為黃金邀驗之信然終不問也釣而  
使劉誅獲數以珍貨邀之終不受唐明以拾遺郎高甫  
以劉大夫召皆不起賜賜進士年七十四卒歐陽  
修曰越之節高矣邀世不汙於榮利至棄妻子不顧  
非與世相絕而篤愛其身者與然邀好飲酒奕棋時為  
詩章落人間人多寫以繡素用遺贈為寶至或圖寫其



任揖讓可作而躁靜不可作衣冠可詐而形骸不可詐  
言可文而聲音不可不○曠然無爲之謂道也  
之謂德也德生萬物之謂仁仁救安危之謂義義有去  
就之謂禮禮有變通之謂智智有誠實之謂信信有去  
無以自用故受之以仁仁用而萬物生焉物生必有安  
危故受之以義義濟安拔危必有否臧故受之以禮禮  
秉規矩範必有疑滯故受之以智智通則多變故受之  
以信信者成萬物之遂也○爲惡者畏人議必有識者  
爲善者畏人知必有不知者是人不知者謂之大德  
大德者謂之至善至善者謂之至德至德者謂之至道  
是貴惟德是守所  
希夷先生陳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  
生與老子同里年十五學無不通親畧散家產攜一石  
鐺去爲行遊野冠草服行歌坐樂游意於山水亦時遊  
京國間唐明宗召見長揖不拜賜宮女三人不授去入  
武當九室巖棲焉後移居華山周世宗召見禁中問黃  
白事對曰陛下爲海內主當屬意蒼生何當旁及小道  
拜諫議大夫不授還山搏遭五季亂聞累朝革命輒舉  
感者數日一日乘驢遊華陰市中聞宋祖極撫掌大  
笑墮驢下或問之曰天下自此定矣召不至太宗興國  
初召乃至未至上言求一靜室休息至則局戶熟寐  
者月餘乃起服華陽巾草屨垂條以賓禮見延問良久  
會征河東諫無行不聽師果無功已寐御苑百日乃還  
山四年後來言河東可取而北漢平宰相宋琪等從容  
問曰先生得脩養玄默之道儻可以教人乎搏曰憐山

野之人於時無用因用吐納爲養生神仙黃白之術本  
所不解即有之亦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昇天於世  
何益今主上博通今古明治亂之純真有道仁聖之主  
正公等同心輔理之時勤行脩練耽踰於此琪等以其  
語白帝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士大夫詰搏求訓誨  
者搏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又曰得使  
宜事不得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  
便宜蓋處世大要也帝出諸子使視之悅壽王用守建  
儲還山賜宴爲詩以寵行再召不復至命守豆存問時  
手書茶藥物賜馬端拱元年命門人於張超谷鑿石室  
函史北緯 卷之七十三 五五  
曰吾將愁於此明年秋七月以右手支頤坐其中而終  
年百有八歲搏博通經史尤精易精伏羲先天易圖  
造化元本以自全全天邵康節先天圖得之李之才挺  
之之才得之穆伯長脩周元公太極圖蜀山人太極圖  
云皆得之搏則宋學淵源之所自也可謂至深遠矣  
張忠定詠爲布衣時來謁求學道搏曰子性明躁安能  
學道異時嬰世務如家方宴飲樂作忽庖中火起急需  
公救耳种明逸放謁搏作樵子拜謁搏挽之上曰君豈  
樵者後二十年當且爲顯官名天下放曰放願執掃除  
學道無意官祿矣搏笑曰可得逃乎月別謂之曰名者

古本美器造物者之所忌也大地間無完名子必慎之  
放晚節果以矜修敗博於老易最深識者謂其龍德而  
隱云○清州傳霖與史定同學思定顯不復見求之  
忠定無罵曰傳先生天下賢士若何敢斥公霖笑曰別  
子一世伊然若好然馬耶坐定問何來霖曰公將去  
來相顧爾思定曰知之森曰知復何言翌日別而史定  
卒其後放隱於南豹林谷以鳴得召官至工侍郎頗廣  
田宅高居世所議一曰晨興忽取前後章疏燕燕  
焚之恨道士衣名諸生會飲數日卒歸葬終南野工尚  
書○林逋字君 杭州錢塘人少孤學不為章句恬澹好  
古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放遊江湖間已結廬西湖之  
孤山二十年足不入城市常畜兩鶴縱之則高飛入雲  
久復入籠中通常泛小艇出遊客至童子應門延客坐  
開籠放鶴逋乃掉小艇而反蓋常以鶴飛為客至驗薛  
映李及守杭州造其廬必清談竟日真宗賜粟白詔長  
吏歲時存焉嘗自為墓於廬側臨終為詩有茂陵他日  
求遺臺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蓋其澹也卒仁宗嗟悼  
賜諡和靖先生賻粟帛逋善行書喜為詩然不留草或  
問之曰用自快耳豈欲以詩干時名乎不娶無子兄子  
後○魏野字仲 陝人也好學嗜吟咏慕淳古之行不求  
聞達居州之米郊手植竹樹清泉流庭宇環對皆雲山  
景趣幽絕鑒王字素文曰樂天洞前為草堂彈琴其中  
好事者載酒肴之肅詠終日性不喜巾幘無貴賤皆

紗帽白衣以見出則跨白驢禮其廬者清談素厭其  
心恒經宿乃去真宗以大臣亟薦聞野名祀汾陰之歲  
遣中使以手詔招之野自表乞回過聽全愚手詔長吏  
存問中使還言野林居之勝命工圖其居觀之也野詩  
看 時王魏公旦寇萊公準皆天下名德旦從上祀泰  
山幸汾陰準晚亦偕天書進野作詩寄旦云泰嶽汾陰  
今禮畢這回好伴亦松遊旦甚感其言謂準曰自古功  
名蓋世少有全者贈詩云好去上天辭宰相歸來平地  
作神仙後準貶悔不用其言天禧中無疾卒 有子日  
父志賜號青逸處士同時高澤張堯年物者號然三  
友皆通經史百家言聞神似隱終南乃築室豹林谷從  
放居放奇之不敢以弟子處也微授官不起賜號安素  
處士多傳表其經術該通有高世之行可擬世化俗  
詔賜第就除光祿丞不至卒○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  
退而隱於家母卒善琴瑟植竹桐於家忽復生  
後乃合抱文身傳治蜀為營青松山白雲終居之六召  
不應樂山水遊遇與至雖數千里輒盡室往遂浮湘沅  
觀浙江山水遊遇與至雖數千里輒盡室往遂浮湘沅  
就卒妻潘氏名芝賢而不文為之諫曰向觀往古哲士  
賢般施及秦漢樹烈氣挺生英傑卓爾逸世孰謂今  
世亦有其人其人何自雲隱居嘗曰大丈夫處世不偶  
任非其志錄不可苟營營未達非吾非守吾生有海  
實多艱窮亦自周固亦不顧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脫管  
散髮眠雲聽泉有峯千仞有溪數曲廣成遺趾吳興高  
獨疏石通運依林架屋鹿麋同群晝夜遊宿傾月破雲  
彩風竹清意何窮直心自得放言遺慮何何何何  
春感疾閉戶不出期滿往英標水隔行句啞啞摩挲  
流聞人誰無外惜乎材擊鳴呼哀哉○章谷字隱之  
皆人轉運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策隱三篇明用者索  
之法三舉九據始終之變以數寓道之用以累萬一賜

粟帛再命州助教不沈賜疏冲退後土察專生養氣夏  
壽是非一不入其心里人范百祿從扣太玄察後以  
謂日人之所好而不另者善也所從而有餘者德也君  
子能謹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玄道幾矣子與亦如  
古學道○吹笛主者郭人仲祥符中范文正遊終南與  
道人澹淵王鑄道士海有司德實臨海元無遊同精  
於篆隸於易皆善琴鑄戴小者不自新跨白驢  
與嘯傲相社之開開樽鳴琴或醉或歌語未嘗及榮利  
一日相與晏坐主峰之墅暮山紫翠掩映人未覺其  
已高露下蕭林翠清風自發長烟自西南依山而起上拂  
霄漢下蘸水壺中也范公大異之問編人笛者何人也  
然女在水壺中也范公大異之問編人笛者何人也  
曰此一書生也日負每風月夕解標長笛奏曲自娛  
如是者四十年矣范太息生就之其人夫不得見而反  
其後編舉進士中甲科忽遇疾旅死周道士親視藥無  
效飯舍齋其極行哭于道中歸葬之後范位通顯賓客  
備生鍾鼓存庭白髮不更對酒鮮歡遇周道士至涕下  
沾襟曰嗟乎安得如圭峰月下倚高松吹笛子彼吹  
其遠也○杜五即穎昌陽翟人氣韻閑曠言辭精簡縣  
人以兄弟行五呼杜五即初有負郭田五十畝與兄同  
耕迨兄娶子婦度耕不足贍舍之携妻子翳山林而居  
居距邑可一舍而遙賣藥自給飢時不繼淘如也乃  
後子能耕就鄉人丐田三十畝使之耕有餘力又令為  
人傭耕食稍稍足矣鄉人貧以醫術自業者衆生念食  
裁足不當營他利并醫藥棄去子亦甚淳朴不妄言嬉  
間一至縣買鹽酪徑往還行迹可數也一未嘗旁遊所  
居屋幾兩間前空地丈餘為籬門不出門者三十年矣  
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問何年不出門門外一桑榆之曰  
憶十五年前亦嘗納涼其下問嘗日何嘗曰端坐耳問

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嘗有一書前後無題號書中多  
說淨明頗愛之今并書亡矣時盛寒布袍草屨室中枵  
然有餘樂也軫嗟歎而去後軫辟延安幕延安帥沈枯  
方理軍書迨夜半疲極為具論其事括奏然忘其勞云  
○松江漁翁者松江人也掉小舟遊長橋往來時扣舷  
歌人莫測也紹熙中閩人潘裕者過吳江見而異焉  
揖之曰子何先生氣貌非漁翁者也蓋有以語我乎  
裕即不答久之裕邀入舟問何為曰吾原直處處  
遊迹於此二十年矣勿謂請經史百家言後觀釋氏書  
今棄去此以嬉游之任笑曰著志者志於養性也  
志利致道者志於心形俱忘現觀此老漁主可與于出處  
興趣吾去矣裕問其所舍不告故棹去○東槎字季常  
工侍郎希亮子也少使酒好舞輕率時為俠在坡下從  
兩騎挾二矢與樵學士射遊鵲起騎射之不獲槎一發  
得之與樵俱上宅論古今戰敗賦大奇之壯折節  
不遇槎槎宅邀之先黃間岐亭樓為徒拔往來  
山史中妻于如婦皆自得人莫識也見其帽似方屋而  
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乎因謂之方山子槎黃過岐亭  
識之始知為樵云○龔定宇天授治陵人少學佛後  
歸儒氏易於郭義氏外易乃謂之龔一有入師事  
龔義氏之學也定後至江間行正公願講易於洛陽性  
蓋秉其學學焉遂得聞精義而造詣愈淵其後願編管  
治陵實定郭治山有巖於寺師友日游泳其中治人  
名之曰讀書巖巖靖康初以中丞召為尚書召為尚書  
說書將不就高示即位以右丞許衡薦召為尚書行在至維  
揚寓邸舍棄甚適與一中人入鄰觀之食不食與之衣  
不受委金去竟歸之會金寇入復歸蜀愛青城大向之  
勝棲其地蜀人指其地曰譙隱之曰譙夫子有繪像  
祀之者定易學得之程郭授胡憲劉勉之後學不知所  
終世傳其學仙云初程大中八响二先父也守唐漢  
觀之易也秋擬議致問而後者先問曰二君學此乎因  
指朱濟男之窮以問二先生愕然遂避就問之曰三陽  
皆失其耳二先生後然翼日再遇之去莫知所之其後  
棄職入洛間易於正公正公曰易學在蜀屋多隱君子

本上事語之微入蜀備訪之不得已見黃鶴詩有然  
而問典語大有得然不知何語也豈君平之風  
新乎○蘇雲卿廣漢人避地於豫章之東湖結廬居焉  
布褐草屨終歲不易也未嘗有疾病披荆畚礪爲之圃  
藝蔬以爲活因寒暑燥濕爲耘芟灌溉皆有法雖隆暑  
極寒土焦草枯圃未嘗絕蔬夜織屨堅韌過革鳥又不  
二價人爭買之故薪米不乏有餘則以周同急待隣曲  
有恩禮無良賤老穉皆愛敬之號曰蘇翁灌園暇輒閉  
門高卧或危坐竟日時人莫測也少與張魏公浚爲布  
衣交浚既顯不復見求之不得也已頗聞行遊洪州欲  
致之具書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  
自東上編 顧集之七十三 六 四月十號聯  
亞也遁迹湖海有年矣今頗聞其在洪州幸爲我致之  
彼其人高風清節非折簡可屈必親造儻可得致也帥  
漕物色之不能得或曰今獨有灌園蘇翁者意儻是乎  
帥漕乃屏騎從易服爲遊士入園中翁揮鋤不顧二客  
前揖之翁問何來曰遊行耳延入室土鐙竹几地無纖  
塵案上獨西漢書二帙對之神情蕭爽恍然自失也默  
計曰必雲卿矣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洽因扣其鄉里徐  
曰廣漢人客曰廣漢有張德遠者翁常識之乎曰識之  
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彼其人一片誠心真可托第  
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心有餘而才不足耳語次問

今德遠安在二客曰相矣今天下倚重儻可得辦乎翁  
曰此大事恐未易辦二客乃前起致張公書幣雲卿  
昇間隱隱作稷稷聲若自咎失言者請共載不可期詰  
朝上謁且遣使伺之則局戶間然排闥入獨書幣在几  
家具如故而雲卿邈不可復見矣遺詩於案有章將富  
貴泗蘇公之句後不知所終○呂微之仙居人家深山  
芻諸富家易穀值大雪集客閣中分韻賦詩一日蘇  
字苦吟弗就微之寒坐因失笑客詢之曰何笑也微  
之曰偶憶滕王蛺蝶事耳眾知其能詩遂入坐即席賦  
有蛺蝶飛來妙過滕之句坐客嘆服微之賦又  
立就時宋南多故兵革方始微之詩有不如來此倚元  
前一洗江面草木不憂之語坐客大服微之爲上客問姓  
字不答與之語不受曰未嘗受人聘也對船云道人尾  
其後路僻津生載其竹而還雪霽導徑往述之至深芬  
中見草屋一兩間無人呼之米桶中有入聲乃微之妻  
微之因大寒故生其中問翁安否答曰方捕魚溪上至溪  
浦見之隔溪遙謂曰諸公上至舍我待魚當換酒飲諸  
公也少頃携魚與酒至盡歡而歸微之出山問微之乃知其  
姓名居頃之僕往詣去不知所之○南安翁者仁其各  
漳州元忠赴省試過南安日暮見茅茨數椽竹園茂  
密夕陽在地愛之因投宿翁新草屨止談對如士  
人凡索問文籍散亂而之曰病訓子讀書乎日種園爲  
生耳入城市乎口不出十五年失問藏書何爲日偶有  
之因難以他語少焉風雨暴作二子歸揮鋤揖客不  
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談遲明別去至陳留翼日  
見翁倉皇所拘以市中陳高謁監征則已捕送即果失  
當以翁與少子詣庭下懇請口兒雖不能受杖杖之眾  
日受食矣翁身代少子曰八人豈可受杖兒願代長子  
又以罪在已請杖守試命杖翁少子前日大人元係帶  
職正即宣和間累典州即不當杖翁之選日兄妄言  
守詢兒語初在否兒曰見作一束實囊中埋山下遠吏  
贖少子後觀墨街之延上坐謝而釋其子大日訪之盡  
室行莫知所之嗚呼世之豪雄隱人苦吏苛政不得

所隱  
不悲哉

論曰易首乾象龍其本畫初九象潛龍曰龍德而隱亦  
時有適然豈顧終隱耶蓋樂而行矣乃盡漸上九遯五  
嘉上肥志可則可用儀稱焉詩皎皎白駒其人如玉兼  
陵伊人在誰一方於夫考槃寤宿泮泌樂饒今猶可想  
見慕懷之故太上天隱其次地隱其次人隱夫隱豈一  
端而已也今所傳即時若已上尸元然然釋瀾濁而實  
寥廓廉頑立懦其皦然不滓則均焉

由史上編卷之七十三

三定本

六二

五月十八日

由史上編卷之七十四

肝郡鄧元錫纂著

方技傳占夢

南豐侯學曾撰

自堯典命官有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以欽天舜察璿璣  
玉衡曆七政以視天重占象如此至其授禹昆命于元  
龜則重卜之效也商王夢賚良弼而得說于傅巖周王  
卜出田卜以爲非熊非羆非虎非狸得人焉而得呂尚  
於渭濱武克戎商夢協卜襲吉元白魚赤鳥焉命之又  
重夢與卜俱箕陳大範以肅又哲謀聖之五事爲雨暘  
燠寒風之應於五紀占焉其卜五占二雖王從卿士從  
庶民從壹不敢或違兆繇之爲用則重道也武王遵屬  
虐疾周公請命于三王以身代卜之三龜並吉而王瘳  
其後三叔以武庚扇淮夷徐戎商奄叛庶邦冢君越庶  
士御事罔不曰艱大而惟寧王所遺大寶龜是踐王功  
定焉至其作洛既得卜乃經營曰寧王惟卜用克綏斯  
命蓋其重如此周禮春官屬有大卜掌三兆之法一王  
兆二瓦兆三原兆其經卦之體皆百二十其頌皆千有  
二百世無傳其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夏易首艮二曰  
歸藏商易首坤三曰周易首乾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  
十有四即夏商易亦無傳唯周易更義文周孔爲圖象  
繇辭以著教故至今存焉其三夢之法一曰致夢言事

兆無先因自致者二曰騎夢謂異夢非嘗習見者三曰  
咸陟咸言無心之感陟謂神鬼升游所至有見也邦有  
大事若征伐若天變若立君若大封大遷大師若大祭  
祀大喪以八命贊三兆三易三臺之占龜人掌其龜  
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上其龜版卜師掌其兆  
兆用三兆義龜氏掌其焦契以待事占人掌其占乃筮人  
掌三易辨九筮法具易大傳中占夢掌歲時視大地之  
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六夢之別  
也一曰正夢謂心感自夢二曰噩夢謂驚悸而夢三曰  
思夢謂意憶而夢四曰寤夢欲寤未寤而夢五曰喜夢  
古史記上編 卷之七十一 四月二日六曰懼夢則可喜可懼之事且至而夢也季冬聘夢獻  
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於四方贈惡夢焉而眠  
祿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以安宅叙降正歲則  
行事夫龜具天地陰陽四方之體著具天地陰陽六子  
之象無心知寂然而無欲者也以能感通乎天下之故  
周來物而豫知古聖神重焉天神天明人由諸心肅又  
哲謀於何不全以錮於形而昏有欲而蔽夢也者無心  
知思焉而欲惡未有作者也神識寤寐與天地陰陽日  
星恍惚之及交于焉知天地之性神明之德開之為三  
兆占之為三易運之為三夢無間而致一者也其通鬼

神示之感有大祝喪祝甸祝詛祝致其祝有司巫蒞男  
巫女巫降其神語有之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  
攜貳者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  
朗其明能光昭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降之在男  
曰覲在女曰巫是以使制神之虛位次主而為之牲器  
時服是以聖人用之三代之隆重黎之後世掌曆象天  
官其人多聖智占候法迄于今循用世能宣明之者業  
具曆數災祥志中自世之衰邪妄竝作占夢非復古法  
人各以其意為占然本之占夢風角鳥占本天官弭水  
早裁兵有所禱厭勝本司巫大祝皆各得古法之一察  
古史記上編 卷之七十一 四衡加之以方術既聞其義何明之見何法之行正神不  
降雜於淫厲苟貪貨食遂誣神人令此道滅自昔痛之  
矣世史傳方技諸事語妖語怪聖門所不道時並列焉  
今不錄錄其稟獨見之智通神理前知不詭于道術者  
于篇後得鏡觀焉  
史伯者周太史也幽王時鄭桓公為司徒甚得周衆與  
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至多故余懼父焉於何所可  
逃死乎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偶也周南  
有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鮮虞徐蒲西有虞虢  
晉隗霍陽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毋

第支子甥舅則蠻荆戎狄之人也非則頑不可入矣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皆子男之國號鄒為大盍寄帑與賂焉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昔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伯雪叔熊季糾叔熊逃難於濮而季糾是立釐氏將起之禍而不克又其聰明協和天啓之矣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其子孫必且啓土不可偏也昔黎鳥高辛氏火正淳耀敦大于天明地德生禾嘉材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必昌虞夏商周是也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羊姓乎蠻羊蠻矣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姜嬴荆羊實與諸姬代幽東上編 國卷之七十四 四

相于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其後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必弊者也昔夏之衰衰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乃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瘞而藏之吉乃布幣而告之龍亡而瘞在櫝藏之傳及殷周莫敢發也及厲王末發而觀之瘞流于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不憚而譟之化為玄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甃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而女生以不夫而有也懼而棄之時有童謠曰壓狐箕服實亡周國王聞之

命何獨是也者執而戮之有夫婦鬻延器也聞之亡走見小妾所生女棄而夜號則收以奔棄獲人得焉長而豔褒有猷以褒姒入於王王納而嬖之使至於為后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欲避其難必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田將無及也公曰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武王之子應韓不存其在晉距險而陞於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必有德者近也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夫其將微桓公說乃東寄帑與賂號鄭受之而後號鄭皆為鄭明年王室始騷又明年幽王幽東上編 國卷之七十四 五

秋鄭桓公為馬而秦晉齊楚宋代興為霸國一內史過者周大夫也惠王十五年神降于莘王問有諸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之福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故神亦降焉觀其苛虐而昇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隊商之興也橋板於不山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鳴於岐山衰也杜伯

射王於鄆王曰其誰受之對曰比虢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得神是謂貪禍今號荒殆其亡乎王曰吾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牲奉犧牲粢盛王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使太宰忌父往獻內史過從至于號號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號必亡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號公動置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無何晉取號其後襄王使召公過父內史過錫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侯執王早拜不稽首內史歸以告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呂卻亦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長衆使民之道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內外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遠不至而近不和何以守國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臺臺怵惕保任猶懼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何以固國夫執玉卑替其擊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擊無鎮詎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遠及人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

及焉其後晉侯薨子圉立秦納公子重耳晉人殺懷公子金子公死於秦 長弘周大夫也探公占候景王問今諸侯何吉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楚將有之然墜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是歲也楚靈王召蔡靈侯於申執而殺之遂滅蔡後三歲楚人弑靈王平王即位蔡復其國 春秋列國晉最大卜史效最著有史蘇卜偃史趙史墨士文伯辛廖之倫晉獻公伐號滅下陽明年號公敗戎于桑卜偃曰號其亡于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大功是天奪之璽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不可以五稔後五年晉圍上陽獻公聞偃曰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鶉之實實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號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及期晉滅號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挾小鯁也戎夏交梓交梓者交勝也臣懼有口謫民國失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之彼其逞而莫之知也公不聽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卜飲而無般夫驪戎之役汝曰勝而不吉克國得妃吉孰大

焉故宣汝以爵罰汝以無稽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  
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獲二罪焉何以事  
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般抑君亦樂其吉而傅其凶也凶  
之無有傅之何害若其有凶傅之爲廖臣言不信國之  
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晉  
以男戎勝戎而戎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  
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  
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以妲己女  
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  
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  
甫比而逐太子宜臼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鄩人召  
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傅女又增其  
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實云齒牙爲猾跨  
其國而得其君誰云不從從政者不可以不戒旣而驪  
姬生奚齊其甥生卓子史蘇朝告大夫曰亂本樹矣而  
以生男天道也夫吾聞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  
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  
畜其子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色必授之情彼  
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且深亂亂自女戎三代  
皆然已而驪姬果讒殺恭世子逐公子夷吾於秦耳

奔狄獻公蒞嫁伯姬於秦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女  
承筐無貺士刲羊無血歸妹之睽爲震之離亦離之震  
爲雷爲火爲羸敗姬車說其輓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  
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孤姪其從姑六年其遠逃歸  
其國而棄其家明年死於高梁之虛伯姬既歸秦獻公  
薨里克殺奚齊卓子迎公子夷吾於秦立之爲惠公惠  
公背內外之賂殺里克與入誦之曰佞之見佞也器其  
田詐之見詐果器其賂得之而終逢其咎器田不懲  
禍亂其興卜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是以君子  
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  
幽史土編 卷之七十四  
省不倦日考而習戒備畢矣惠公出共世子而改葬之  
臭達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就是人斯而有是  
臭也咸令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今違兮心之  
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  
偃曰其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爲榮也而惡滋章  
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雖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  
政行不可不慎也若冢嗣其赫乎公子重耳其入乎其  
靈兆於民若入必霸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  
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卜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真芮  
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

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惠五年秋晉沙鹿崩卜僇  
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惠六年與秦穆公戰于韓原  
晉師敗績秦獲惠公以歸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  
之占吾不及此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  
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敗德卜見之數史蘇  
是占勿從何益初惠公在梁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使  
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父曰然  
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名女曰姜及惠公反  
國以子圉質於秦女為秦臣女馬惠公嬖子圉自秦亡  
歸立不道秦納公子重耳公子入晉人救懷公于高梁  
冀芮及馬卒如卜史之言文公之入也史董因迎之河  
公曰濟乎董因曰今歲在大梁實沈之星晉所以興也  
君之行歲在大火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走相唐叔  
是困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天之紀何不濟之  
有警史之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其必有晉國是歲  
襄王以叔帶之難出奔鄭文公將勤王卜偃卜之曰吉  
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筮之遇大有之  
睽曰吉公用享于天子戰克而王饗吉就大焉且是卦  
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進公不亦可乎大有去  
睽而復亦其所也文公遂定王于郊王饗醴命餽焉公

還國問於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為易今也雖對曰君以  
為易其難也將至君以為難易其至夫文公既霸而亮  
將殯于曲沃出絳極有聲如牛卜偃從大夫皆拜命之  
曰君命有大事其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遂敗秦  
師于殽 師曠晉樂師子野君子也以樂占晉乎公三  
年冬楚伐鄭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比風  
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方  
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已而果然衛靈公將之晉至  
公濮水之上舍 夜半聞鼓琴聲問左右皆莫之聞召  
師涓問之命援琴而寫之師涓端坐援琴寫之曰吾  
得之矣然而未習也請宿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曰習  
矣夫之晉見平公請奏之公曰諾師涓入奏鼓未終師  
曠撫之曰止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也師曠  
曰是商師之所作也師延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  
紂延自沈於濮故聞此聲必於濮也無聞者國削平公  
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卒聞之師涓卒奏公說之師曠  
曰公室其將卑乎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以耀德於廣  
遠也風物以聽之飾詩以詠之循禮以節之是以遠服  
而邇不遷公君說新聲欲毋衰得乎蓋自是也政在大  
夫 士文伯晉士夫伯瑕也平二十一年三月鄭人鑄

刑書五月火昏見士文伯曰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刑辟焉火而象之不大何為八月丙戌鄭果災明年夏四月日食上文伯以為應在魯衛語具災祥志二十四年楚滅陳平公問於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對曰陳帝顓頊之族也曰幕至于瞽叟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者必百世祀虞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今歲在鶉火以狴臧在析木之津猶將復興陳氏得志於齊而後陳卒亡既兆之矣後五年楚復封陳傳三君田氏代齊而陳亡晉定二十六年宋伐鄭晉趙鞅上救鄭遇水適火使史趙史墨史龜占之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不吉不知其他乃不救鄭明年齊人弑悼公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止之趙孟曰吾卜之矣兵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取犁及鉏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晉頃公十三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史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龍以為

畜故國有秦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願卒聞之對曰昔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而飲食之龍多歸焉以擾龍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秦龍封諸豳川豳夷氏其後也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豳龍氏以事夏后孔甲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祭之既而求之懼而遷于魯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司之一日失職則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低伏鬱湮不育故古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死為貴神以為社稷五祀主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則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獲之獻子曰社稷有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食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為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顓頊氏有子曰啟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烈山氏有子曰柱為社稷后土為社稷田正也自夏以上祀之周秉亦為

稷商以來祀之獻子曰善皆定公元年十二月辛亥朔  
日有食之是夕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將以歌旦占諸  
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  
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譎火勝金故  
弗克至期果然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  
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初畢萬卜仕於  
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  
蕃昌公侯之象也公侯之子孫必得其始其卒也魏果  
得晉其列國魯有梓慎春有卜徒父鄭有裨竈魯襄二  
十年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  
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  
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民耗不饑何  
為既宋鄭果饑昭公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宮戒百官梓  
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禋非祭祥也喪氣  
也其在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蒞事籥人而卒十七年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梓慎曰火出而章必火入而  
伏其居火也久矣其必有火災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  
鄭乎已而果然時叔孫昭子亦深於陰陽之事二十年  
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齊  
將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已甚亂所歸

也夏六月戴桓族華氏向氏作亂出奔陳二十四年  
五日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  
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句將  
積聚也是秋大旱如叔孫之言卜徒父秦大夫也穆公  
將伐晉使筮之兆曰涉河侯車敗徒父曰大吉三敗必  
獲晉君其卦過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  
狐雄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  
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及戰三  
敗晉師于韓獲晉惠公以歸乃鄭裨竈占歲知周王及  
楚子之將死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烏帑  
周楚惡之已而果然占陳災曰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  
而亡陳水屬也火水妃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遂楚  
而達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  
楚克有之天所終也故曰五十二年至戰國力征國  
家幾凌雜細瑣無可紀者漢興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  
孝惠文景之世大定大卜因襲掌故雖父子疇官世掌  
承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高祖時丞相張敖秦時故  
為御史主柱下方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律歷而漢  
家言律歷者本張敖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之  
傳言漢為土德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蒼以應

非是罷之無何黃龍見成紀文帝召臣為博士立主德  
時歷朔制度為更斗曰中元蒼由此自絀至孝武時博  
開藝能之路延百端之學草野一伎之士咸得自効十  
筮射或頗中賞賜至數千萬帝幸雍祠五時獲白麟  
一角而五蹄又得奇木枝旁出輒復合於木天子博謀  
羣臣問何祥謁者終軍給事中上對曰臣聞天命初定  
萬事草創及六合同風九州共賞必待明聖潤色祖業  
傳於無窮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  
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獻享之氣交神  
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復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

通史上帝卷之七十四

六

思

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定制改元夫明闇之徵上亂  
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眾支  
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  
帝要衣裳而蒙化者焉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  
父匈奴名王有率眾求降者皆以重言為中帝嘗使諸  
數家射獲置守宮孟下射之皆不中守宮名待詔東方朔  
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別著布卦而對曰以為龍  
無角謂之地有足跛跛胠胠善緣屋壁是非守宮耶僕  
使射他物連中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前曰朔狂  
幸中耳臣願令朔復射之朔中臣榜百乃覆樹上寄生

令朔射又中然軍本丈士逢帝意實遠暑朔滑稽多謬  
巧非有關國政王事何足算也蓋是時審於陽炎火  
之故有大儒董仲舒夏侯始昌在昭宣則眭孟夏侯勝  
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  
網說時君彰著明信者也具帝紀若災祥志中其彷彿  
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類不免乎億則屢中然其誅  
戮李尋流放京房危言刺譏罪不旋踵以不密失身悲  
夫京帝時有言越萬太守微反刺史懼遣任文公等五  
從事檢行郡界止傳舍嚴風卒至文公等起召諸從  
事曰趣去去當有逆賊即驚驅去諸從事未信也滿  
謂未終劫萬中果有逆賊即驚驅去諸從事未信也滿  
從事天大旱少公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自今  
使人候之毋少不且無妨刺史不聽文公獨買大船自防  
百姓聞頗有買舟者及月旦早益烈文公命其家趣載  
入白刺史心切刺史笑之曰將中天下西北雲大起須臾  
雨驟至滿水涌刺史及十餘人皆溺舍沒數千人文公由  
此占候諸辟司平帝即位稱疾歸玉井泉文公由  
公知世當大亂謀家人曰物百斤環合非日對十迴時  
人莫測也後竟亂起進亡者少能自處惟文公家無小  
大皆能負糧捷步悉得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滅去  
蜀武擔石折文公曰意我當之矣自是日聚子孫設酒  
食後位忽而東止合三嘆之執法秦不敬詔詰問  
曰齊國失火急故禱之後皆上火災果與帝同日汝南  
早稻息而獲善天文適甲能役使鬼神汝南太守鮑昱  
自往問何以致雨昱曰急罷三皆郡明府北出到二  
甲亭兩矣昱從之果雨霽昱皆方正有大部各有傳○  
李印字孟節漢中南鄭人轉士領千軍印棄父業遊太  
學通凡經善河圖洛書角星象外黃人莫之識也縣邑  
署門侯和帝即位分遣使者徵印單行詣州縣縣侯  
風謠使者二人到印位印侯和帝時印侯和帝時印侯  
龍圖期日一不食京師時印侯和帝時印侯和帝時印  
外侯和帝時印侯和帝時印侯和帝時印侯和帝時印

使風向益州分野故知之後二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  
太守領益州吏六百奇其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  
淳憲納妻大下即國皆有慶即亦遣使即進賀將軍  
人終禮德而驕恣虐亡之禍可起使待也願明府一  
王室勿與滿太守因欲遣部不非教請自行許之知  
所在留延以相與至扶風而憲統國自殺支黨悉伏誅  
凡即也交迎若皆免官唯漢中不與焉知後至司空  
數以得失有大臣節為司徒馬援作大匠驢上即  
唐圖大計安社稷功封侯爵受年八十餘  
卒於家門人上黨縣曹制服心三年即子太尉固賢  
死國身帝紀○唐檀祿華人元和中章芝草生太尉  
劉祇祿上之檀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豈宜瑞  
乎祇乃止末寧中南昌有婦人生四子守問檀何祥檀  
曰京師富有兵氣禍發於蕭牆果成閭閻之誅舉官  
除郎中以白虹貫上更宜三事陳其咎微書奏棄官  
去延意中瑯琊盜與太山盜合攻即殺都尉陷其屬縣  
中郎將宗密討之即人趙彥為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  
苦竹山五食之地宜發五部即兵從孤虛虛以討之其  
至彥推道甲教以時進兵卒破賊番屯餘兒以平破毛  
洞中段頡征西羌歸山即志張轉學多通而見之其  
胡東主第 卷之七十四 十九

夕頻軍為羌所圍圍勢重困留軍中三日不得去後謂  
頡曰今之夜東南角無羌宜乘之引出駐百里所還師  
攻之果以全勝頡 蓋東漢主風角占候時日孤虛之應  
從之果以破賊 諸謝夷吾揚由李南段駙許曼輩占時有中而方士左  
慈解奴辜張貂麴聖之倫能隱形出入不由門戶能  
變易物形誑幻人能以丹書符効鬼神使今之為靈響  
則古所謂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也聖王絕之  
矣其深通道術者張平子衡蔡伯喈邕事見帝紀及  
本傳衡南陽西鄂人通五經貫六藝而從容淡靜不交  
接時天下承平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  
兩制賦作二京賦以諷之於儉精思傳會十年乃成奏

多不載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好楊雄太玄以為妙  
極道數使人難論陰陽之事安帝時公車特徵拜郎中  
再遷太史令作渾天儀妙盡璇璣之正後造候風地動  
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樽飾以篆  
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開發機外有  
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  
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  
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  
七龍不動尋其方向乃知震之所在其驗若神自書典  
所記木也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人怪其無驗後  
數日驛書言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順帝時政事漸  
弛權移於下衡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  
天中遭傾覆乘雲高躋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  
夫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夷者達初偽故能一貫  
萬幾靡所疑惑天道幽遠吉凶可見福仁禍暴景響而  
應近世江樊周廣王勝之倫已皆効矣故恭儉畏忌必  
蒙祉祚奢淫惰慢鮮不夷滅前事不忘後世之師也夫  
情勝其性流遞忘反豈惟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何  
能見得思義惡積成蠹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  
聖心倦勤制不專已恩不忍割威與衆共威不可分德

兩京賦作二京賦以諷之於儉精思傳會十年乃成奏

不可共天鑒孔明雖疏不失前後災異示人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願陛下思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初光武喜識故中興後儒者皆學圖讖衡以圖經虛妄非聖人之法乃疏言臣聞聖人明審律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盡於此矣識何為乎皇漢任秦成功至大於時莫或稱識夏侯勝眭孟之倫以道術立名所述著無識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閣定九流亦不錄識成哀之間乃始聞之圖中名三輔諸今及言益州皆起於漢代王莽篡位為世大禍而圖經不載則知圖讖成於平哀之際虛偽之徒以逢莽欲要世資者也永元中清河宋景以曆紀推言水災偽稱洞視玉牒而永建復統曾不能知欺罔較然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皆言立於前有徵於後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切禁絕使朱紫無所眩遷侍中與惺惟風議為宦官側目思周身之事作思玄賦以宣志永和初出為河間相時國王驕暴而國多豪右衡整法度以威嚴為理陰知姦黨姓名一時收禽上下肅然拜尚書卒三說魏有樂安周宣帝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以君狀飲以藥飲宣帝之時黃龍起宣對曰夫故起弱者也禁治人病八月

一日賊除威報至矣賊果破平東平劉楨夢生西穴門中使宣占曰此非國夢非君家事也當自天子作問者曰蛇女子之祥足非蛇所宜故也而果然文帝有暴屍者帝曰吾許卿耳野口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即為吉凶占言未舉而黃門令奏言人相殺者後引我昨夢青龍自地屬天宣對曰當有貴女子死於時帝已遣使賜錢后先聞宣言悔之遣追止無及矣帝問吾夢摩使文昭令成而更愈宣言之遺追止無及矣帝問吾夢陛下事意欲然而太后不聽也時帝欲殺卿思以此太后怒而止遂宣中即屬太史有問夢狗者不也曰君欲得美食有以行果也智脂後又問後夢兒狗宜家欲失火俄火作問三夢狗而占不同何也宣曰狗為車所燒故中夢當夢車折脚狗有既車據必言夢狗失火也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少神穎與隣兒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日月星辰圖象夜候占不寐父母聞之止之常言曰家鷄野鵲然且知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父為琅邪即丘長輅年十五從始讀書論語及易辭義裴然琅邪太守單子春方置酒高會聞之乃之見至輅自請曰府君重名加之推貴輅少膽薄懼精神自失請先飲醇酒三升乃受命子春酌飲之飲畢問今欲與輅徵詣者府君耶抑四坐士耶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語易學微淺未能上引聖道下陳秦漢之事但請論金木水火土之變化鬼神之情狀則如何子春言此最難言卿願易之耶於是唱論天人之病經於陰陽兆於變化少引聖籍多發天

悟子春及衆士論難鋒起各欲窮折之而輅人人剖對沛若有鯨四坐咸傾子春駭以爲未易才也及長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於人無憎愛人憎愛之者不離不聚也每欲以德報怨嘗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以不厚服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務也又言知我者希則我貴安能舍江海浩浩爲激石之清乎誠樂與季主論道不願與漁父同舟故生平孝友謙和終無間然卽臧否之士徐亦自服也然貌不揚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不敬也始從利人郭恩學周易數十日意開發論難踰於師布著占卦言輅奇中又從恩

南史王僧虔傳卷之七十四

二二

思

事問之輅剖析瞭如晏曰君於陰陽斯無雙過鄧術書處方在坐輅汎語不及易輅問之曰君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願請布著爲益當可至三公否又問連夢青蠅數十來集鼻上何也輅曰飛鴉天下賤鳥及在林食棗則懷之好音輅猶人也周公降誘敢不盡愚昔元凱之弔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亨有多福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霆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又鼻者見也天中之山也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輅輕豪皆亡

南史王僧虔傳卷之七十四

二二三

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  
容若稿木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或問平叔  
以才名一代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  
獨清神在廣博而志不務學故多惑其言老莊則巧而  
多華說易義則美而多僞華則道浮僞則神虛得上才  
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獨出故以爲少功之才石  
苞問君鄉里翟文耀者能隱形信乎曰信此陰陽蔽匿  
之數耳術足數成不足爲難夫物不精不爲神數不妙  
不爲術故得數者妙得神者靈昔杜伯乘火氣以流精  
彭生託水變以立形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幽亦  
能顯此物之精也氣化之游魂也人鬼相感數使之然  
耳苞曰君於陰陽之理妙矣則何以不陞輅曰夫陵虛  
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海之魚淵沼之鱗樂其活潑不  
易騰風之翼由性異而不同也僕欲正身以明道直  
已以見義見數而不以爲異知術而不以爲奇夙夜研  
幾華華濫故索隱行怪未暇斯務也苞曰請問其妙輅  
曰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遇合幾微非可言論  
故離婁不能說其目魯般不能言其手非言之難書不  
盡言之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苞乃謝服或請學  
卜及仰觀輅曰占卜非至精不能研其數非至妙不能

觀其道孝經詩論足爲三公庸知是何爲歟學布輅  
曰靈著者二儀之明數陰陽之幽契施之於道則定天  
下之吉凶用之於術則收天下之毫末不易學也自苦  
爲也平原守倪邠與言易謂吾注易向畢矣輅言明府  
勞不世之神經緯大道誠富美之業然輅以爲水火之  
急急於注易水火之難應時之驗易之清濁延於萬代  
胡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乎因即易中大端數事  
發難邠依辭以解而多疑輅曰明者無疑疑則無神竊  
以爲此非注易之符也乃爲言八卦之道又象之精邠  
所解者皆以爲妙所不解皆以爲神請終身不敢論易  
以郡官舍有變怪請爲占輅曰郡名平原有原山而無  
木石含陰不能吐雲含陽不能激風漢末擾擾流血其  
下強魂相感以有聲形昔夏禹文明不恤於黃龍周武  
信時不感於暴風今明府道德高妙正不懼妖自天祐  
之吉無不利願安意以綏百祿邠大善之輅以課卦知  
鬼神變怪以鳥言知前物諸堪輿骨相占亭射覆無不  
奇中鄰里外戶不閉無偷兒然皆不以自名安德令劉  
長仁以輅通鳥言爲誕詰之輅曰天不言故運星精於  
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  
必有浮沉之候通靈者必有官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



及天關已復逆行... 三合癸癸為北方... 歲星移入房太白在心... 天虎若與兵其會也... 鎮天有白氣東行... 從城上出如大車狀... 昌土山有山無林... 以九昔吳用王... 涉八年城衰有數人... 吉處武昌非久居地... 洋占其必敗及知陷... 日天符有吉凶土地... 日石虎當受兵今不... 日荆州受兵江州文... 濟否洋日恨絕猶差... 不亮竟不能決遂病卒

郭璞字景 河東聞喜人好經術博學有奇才納於言而  
詞賦為中興冠少從河東郭公受學得青囊書九卷遂  
洞五行天文地理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京房  
管輅不過也惠懷之際五王作難璞筮之投策而嘆曰  
嗟呼黔黎將盡於異類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友數十  
家行避地江南抵將軍趙固所會固以所乘良馬死意  
不樂謝客璞謂將命者曰吾能活馬見之璞以術立活  
其馬固喜為齋資以行過江為王導所重引參軍事時  
元帝初鎮建業今璞筮遇咸之井璞曰吉東北郡縣有  
武名者當出鐸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并當

沸既而武進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井沸經目及  
帝為晉主又使筮璞又曰吉會稽當出鐘告符已而果  
然璞曰王者之作必有靈符表天人之心今瑞不失類  
出皆以方顧不偉哉若鐸發其響鐘徵其靈是在脩德  
以其實應之遷著作佐郎於是陰陽錯謬而刑獄繁瑣  
疏言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分至啓閉以觀雲物所  
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也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  
粗有占筮得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  
時而為廢水之氣所乘升陽未布隆陰乃積坎為刑獄  
此刑獄殷繁有準濫而然也變坎加離厥象下燭又去  
幽更上編 卷之七十四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日月屬坎為群陰之府所  
以照察幽情佐太陽精明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犯之  
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為法者耳又去秋以  
來沉雨跨年為金家涉火之祥亦刑獄克溢怨嘆之氣  
所致建興四年丞相今史淳于伯刑于市血逆流長標  
伯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此天所以子愛  
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已也皇極之謫事不虛降不然  
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  
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昔木庭生而大戊以降維鳴  
鼎而武丁為宗故寅畏所以衛福怠教所以滋患也易

解之餘曰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臣愚以爲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降陽布惠寄時事以制用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躬綜萬幾勞逾日昃而玄澤未加於羣生聲教未被乎方夏鳴鴈之詠康衢之歌不興不作者何也任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畧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也夫法今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覲覲生官方不審則執政作懲勸不當則善惡混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況刑又禮之糟粕乎惟陛下留神疏上報聞會日有異氣璞自以爲中復疏曰昔宋景言善熒惑退次光武寧風渚沱

結冰蓋天人之符若形景之相應也應之以德則休祥臻酬之以怠則咎徵作臣以顚昧冒陳所見云鬱陽積陰將來必有日月薄蝕之變此月四日日出地六七大精光暗昧而色赤中有異物大如鷄子又有青黑之氣相搏良久乃解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金精之日而有此異殆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有咎譴曾未數旬大眚再見日月告囂見懼詩人無曰天高其嘯不遠臣聞人之多幸國之不幸夫赦豈宜數下哉子產知鑄刑書非善政而作之以救弊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惟陛下恭承

靈譴施沛然之恩頃之還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永昌元年皇孫生璞璞上疏曰有道之君未嘗不以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自居古之令主開納忠諫以弼事違標顯切直以縫其闕至乃聞善言則拜見規誠則懼何者不私其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去春啓事妄推卦理其後月餘日果薄闇去秋諸郡並有異雨洪潦之災歲以無年今賦役繁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耳亂者衆小人遇險共相扇惑難勢無所至厥何可不虞洪範傳曰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溢陰氣積則下伐上此微理潛應已著於事實者也今臣言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書奏帝嘉納以母憂去職王敦起爲記室參軍敦爲逆使竺璞曰無成敦固疑璞與溫嶠瘦亮善又言書則大患命竺壽幾何時璞曰明公起事壽必不久若還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時璞曰命盡今日日中遂遇害始璞嗜酒色不厭于寶誠之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恐不得盡卿乃爲患乎行當知之行經越城遇一人呼其姓名遺以袴褶其人愕不知所因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知之及行刑則其人也數敗贈葬展

太守子驚官臨賀太守璞他術奇詭甚衆以事怪不歸

時有上郡者本匈奴後部人善易占郭璞見而歎曰  
神妙如不見其厄何邪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  
將當受禍然吾亦未見子之能今終也璞曰吾禍在江  
南其業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時月  
南日于勿爲公吏免矣璞曰吾不免公吏子之不能  
免卿將也璞曰此中雖有帝王子終不能復奉二京璞  
璞當與卿謹奉之嗣晉祀者必此人也璞遂之江右  
各有心一璞之不欲在吾朝何異祖公哉可逃其  
志後復徵爲光祿大夫璞謂使省曰非吾死所也及璞  
答曰州下之分今社之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王行  
可乎璞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爲是也臣死後勿紛紜  
持節平北將軍所收璞曰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  
及攻晉陽爲劉琨所敗璞死先奔爲其子分後慎勿紛  
世職事多入人休迫於死生而慧者以其能知所  
其前知而卒莫能逃乎數也則當其知所何如其所  
未知乎故可委者命可信者義也當是時方技爲古  
印中上篇 卷之七十四 二二五  
璞傳有符水禁呪而流失蕩而之怪○辛靈老孫章  
建昌人少言與小人群居見侵辱無愠色邑里目之  
療其父母兄弟亦皆以爲瘋也父嘗使父怒之靈老  
群食之靈見而不驅待食牛去其殘則父怒之靈老  
曰萬物生天地間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父怒  
曰汝言復理靈老曰爲靈老曰此猶父欲得終其性  
牛自犯之門可以不收乎遂令食牛也或竊之心竊欲  
山吏令人各作箸一雙靈老作未輪也或竊之心竊欲  
死靈老曰無得無竊者乎竊者不無有以竊逾急靈  
老曰若爾不以情告我我亦不與者曰首服靈老  
而靈老成當下水市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請益人  
靈老曰此已過足但即分未至耳請自年乃名其船仲  
儒者而病積年矣氣息幾絕靈老以水含之度時愈呂  
倚以皇氏病瘳瘳病十餘年而愈皇氏數尺而生矣  
目冥然有頃謂侍扶夫人起倚曰夫人病瘳年何可  
卒起耶靈老曰試扶之於兩人挾扶果起立少選靈  
老又令扶者去即能自行因遂愈皇氏自以病久瘳  
動靈老番水一器令飲之每取水輒以新水補其虛二  
十餘年水如新高理家有鬼怪能訶叱投擲不見形

器物火燄作坐視厥幼不能絕要靈老治靈老於西  
望其屋謂之曰此若家即理曰是也靈老曰知矣止  
不謂國請至門見符索甚多曰當以正止非奈何  
所救愈多此類然不似軒輊中有頃去是夕怪即絕  
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天象山林者起謝之器物人  
塗路者舉正之周於江淮間其大家曰天地於人物  
一也感不微失其性奈何制服人奴婢乎詔欲享  
有多福可悉光遣之免者甚夥其後長安人奴僕  
受賂道而術亦稍衰○黃泓字始長魏郡人父沈  
善天文秘術泓從父業業術精長弘弘人父沈  
非禮不動永嘉之亂與勃海高瞻避地幽州知王浹  
暴終無成之說指成敗畢效說位左常侍領史官  
石虎攻晉號行遠東漢曰無憂也謂不日自會清宜  
下言盛者人事之言言者天時也何謂走乎以日殷  
司之及慕容儼王位遷從事中郎再期身退益益  
原訪之泓數名而王位遷從事中郎再期身退益益  
侯從語決大事靈臺今許敦言其能諸事慕容評設與  
船北北編 卷之七十四 二二五  
議毀之以待郭彌厚以老婦太息言燕於中與其  
平其吾不及見耳年九十七卒卒後三年而慕容與  
○索統字叔微敦煌人明陰陽善術數占似司中司計  
辟陽即中知中國禍福避世居人京占者如市純曰  
攻乎即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患止不占以占者無  
悔客乃不逆太守陰從從純求占書純曰昔游大冢遇  
一父老長者也何受占安法審淵而後言其事淵命希  
西閣祭酒純辭曰少無山林之志終年奔走矣又少不習  
小申都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奔走矣又少不習  
勤老無史幹漆泥之年不敢開命後以東歸禮之月致  
羊酒年七十 庚季才字叔 新野人幼通易好占玄象  
居器以孝聞梁西臺建累中書郎領太史固辭元帝曰  
漢司馬遷世居是官魏高堂隆亦領之卿何少之乎帝  
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禍起蕭牆李才曰秦將入郭  
陛下宜還都以避其難語且災祥志帝不從而及季才

入隋周王優禮之仍掌太史初荆土覆亡衣冠士多沒  
為俘奴李才散所賜購之周文聞之問有諸季才曰有  
之郢都覆敗君信有罪縉紳何辜誠竊哀之耳問文太  
息曰微君言必逐失民望因詔免梁俘為奴者數千人  
遷麟趾學士稍伯大夫宇文護執以問徵祥對曰項上  
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護沉吟不能決及夷  
滅閭其家書記諸託符命造異端逢之者皆誅死獨季  
才果啓令免政以為忠還大中大隋文相夜召問天  
時人事季才曰天道精微誰可悉察然符兆成矣就以  
八卜縱言不可公能為其煩事乎高祖默然久之曰今  
譬騎虎誠不得下賜綵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  
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閣見國城上俄變紫迎風西行季  
才以為受命符且言周武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  
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  
午為得大數今其期也隋既代周授通直散騎常侍帝  
夜與高頴蘇威二人議還都季才且奏臣仰觀玄象俯  
察圖記必且當還都且漢營此今將八百歲水城固不  
宜人願定遷高祖驚謂頴等曰何神也遂發詔進爵公  
令與其子曾撰垂象地形等志曰天道秘奧推測多途  
不欲令外人干之故令公父子共事書成賜米帛會張

胃玄歷行言日景長季才非之忤意免然猶給半俸有  
祥異令人就訪焉子質有志尚凡災異必指事面陳煬  
伐遼東徵至問克不對曰克然不願陛下親行願蹕臨  
滄命將授指行可也事在速發緩必無功煬不悅師還  
授太史今已復征高麗又問今行何如對猶前煬怒曰  
我自行尚不能克况遣將乎不聽既而楊玄感反煬聞  
之謂質曰卿不許我行當為此耳今玄感成乎質曰天  
下一家未易動也煬曰煬感入斗如何對曰斗楚分玄  
感之封今火色衰謝其必無成十年將往東都質諫宜  
鎮撫關內使百姓歸農三五年需四海少豐然後動帝  
不悅質辭病不從煬怒下獄死時有虛人者西門人  
自鹿山徙居林慮山萊莠凋受業者自遠而至其  
頃逃之山雲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處巖下以爲  
仙可成也太子少司馬而之太翼知太子必不謂所  
親曰吾不知太子爲太子廢坐高宮教人乃釋仁壽  
帝仁壽仁壽宮太翼固山之怨繫長安獄期還之帝  
至宮後疾謂太翼愛我今釋之崩煬即位漢王諱反問  
之答曰何自爲諒果收大翼本姓章仇煬愛之以爲章  
仇四弟二曾與盧同原陽姓盧從僞征遼東太翼言黎  
陽有兵氣後數日而楊玄感反聞煬甚異之原賞賜  
太翼言言天文事甚密秘莫得聞後勳歲卒於維揚  
關朗字子河東解人也妙極占筭并州刺史王虬言之  
魏孝文召見問老易朗導帝仁儉飾之刑政禮樂帝嘉  
歎以爲管樂之器占筭家無是也會孝文崩未及用而  
虬子同州刺史彥師事之授易春秋會天下亂與俱隱

臨汾山彥有憂世之意請於朗曰彥問治亂攝案各以數至苟推其運百歲可知故請筮朗曰占筮道幽多則有惑以百年為斷則何如彥謝曰幸甚於是引者布策遇夫之革喟然曰當今大運不過一再傳後二十四歲而大亂禍始宮掖蕃臣秉政世伏其後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舉也如不以道亦臣主俱屠耳彥曰此其人安出朗曰參代之墟有異氣焉其在并之郊乎彥曰此人不振蒼生何屬朗曰當有二雄舉而中原分曰成乎彼墜我動能無成乎無賢人輔之未可知也請刻其期曰始於甲寅終於庚子天之數也彥問何國先亡朗曰不

臨汾山彥

卷之七

六

四月二十

既沒文不在茲此三才五常之所繫也請推其數朗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引而伸之極於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自初庚子至于今二百八十有四年矣更八十二年丙午而天道周達者當生至甲子而與王者遇遇而用之王道振矣不用則洙泗之教修焉彥曰此其人安出朗曰是在唐晉之郊昔殷後不主而仲尼生周國後不王而斯人生晉天地冥數其符自然厥後何如曰自甲申至甲子百年矣過此未或知也朗曰先生說卦皆持二端何也朗曰何謂二端朗曰興王之國必曰用道必曰輔賢不獨數也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迴則治亂可從易也是以聖人作易欲夫人觀象玩占順時而進知難而退變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此占筮所以重也惟道悠世促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故變而能化者鮮耳功業見乎變何謂無二端乎彥曰周公定鼎郊廓卜世三十十年八百何也朗曰不易之數命之於天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雖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不能有大遷分定故也然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誰能千之大哉人謨天下之所以安也故天下大器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處則危彥頓首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

臨汾山彥

卷之七

六

四月二十



姓書其左曰為賦過勸誡請判最且駭且天真淵而  
謂之可以請晨日卿欲何用道也日弟川岸故二字  
而已最勉從之又以極願易最反有夢難卒天竟以  
為信得之再拜謝夕去及朱泚僞官收長安與逆走傳  
高望全而道茂元朱泚僞官收長安與逆走傳  
下將州出展形及書以示為奉原死走時滿口重地  
道茂日年元盛靖矣已果驗道茂左有二三相生  
茂日人君才著威則上表土表人高乃以鐵以十鈞  
埋其下口後有將難引機者亦失大和中造弄  
之發機鐵而死他諸前知人名位和壽生也  
唐史有言凡推步卜相醫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世亦  
悟之自天豈積習致哉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  
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泥而弗通大方矜已夸眾以神  
誣人故前聖不道也若李淳風諫太宗毋濫誅許胤宗  
不著方劑書嚴譏諫不合乾陵卓然有益于時矣  
唐史有言凡推步卜相醫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世亦  
悟之自天豈積習致哉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  
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泥而弗通大方矜已夸眾以神  
誣人故前聖不道也若李淳風諫太宗毋濫誅許胤宗  
不著方劑書嚴譏諫不合乾陵卓然有益于時矣

士胡瑗作鍾磬授笑之日古樂尚聲聖人以器寓聲今  
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樂其可調乎後人制作皆不效  
無何辭士賜福神海處士家杭州仲淹知杭州禮重  
之問西兵起當何如後漢震龍其歲月問斗牛四星變  
言吳當大疫死者數十萬人後皆如言復高紫不求  
肯世之舉難窮閣漏屋散木糲食不給而樂其自得  
不厭也或勸之者書為笑日古聖賢書已具學者不能  
求吾何為哉晚取所為又書焚之卒故人士後學不能  
欲過之復漢日君以五六月之災來及見也期往  
而後果前逝後十餘年知杭州沈遼移其居日高士坊  
康節先生深於易因易先天圖字衍為數不假卜筮而  
前知諸世運人物隆汙善敗生死修短之數驗小物命  
中然未嘗以自神蓋深通乎道得道而忘術也二程先  
生尊其道而不貴其術正叔曰與堯夫同里巷三十年  
世間事無不問惟未嘗一語及數伯淳聞言甚熟一日  
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畢具合出語康節曰堯夫數  
祇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未然康節撫其背曰大哥  
天聰明也他日正叔問加倍之數伯淳曰都忘之矣蓋  
心無偏繫如此康節謂正叔今歲雷於何所起正叔曰  
知之康節固問正叔曰起處起康節瞿然稱善章淳請  
從受學康節曰以子厚聰明一日可盡今方為世用何  
能及此非二十年林下淨濯胸襟不敢以授蓋內却之  
也大名王豫天悅者以善易自名聞康節為志欲以其  
學受之與語三日獲聞所未聞乃大驚北面從受學天  
悅死數不傳其後乃有盱江廖應淮應淮字學建昌府

城人幼不事章句於天地開闢古今升降家國興廢人物消息銳欲研其所自來自天文地理素難本章律曆卜筮手遁太乙風角鳥占諸方術無不究也去行遊江湖間落魄不偶年三十客京師扣關投匭疏丁大全誤國狀配漢陽軍衙校行歌出國門道傍人嘖嘖壯之遺之錢醉餉監送者抵漢陽遇一道士於漢江濱曰子非盱江廖應淮耶應淮驚曰先生何自知之道士曰宇宙太虛中一塵耳人生其間其爲塵幾何茫茫者既了於吾心此子乎余待子久矣延與語則知爲蜀人杜可久也因具言自康節以先天數授王豫天悅死無傳也高史上編 卷之七十四 四月廿七

以所受書從葬未百年而吳曦叛盜掘其塚得皇極經世體要內外觀象數十篇無名公手澤具存余賄盜得之逆數順知一毫髮莫遁今五十年矣數當受子於是爲禱郡將脫應淮伍籍盡授以塚中書其書由聲音起數應淮神警一問輒了道士指書未到卽先意逆悟道士自以爲不及於是怡神物表索隱環中遊宣歙間十年著玄玄集曆隨星野指南象滋說會聲譜畫前妙旨約十萬言自號溟滓生弋陽余安俗儒受學應淮許諾安裕語次勸令讀中庸應淮瞪目大罵曰俗儒幾辱吾康節拂袖去復之杭僦賀外史臨街樓以居晝市大斜

卜已輒閉樓危坐取一髮按劍自鍛之當火少休則危坐以爲常夜酤酒痛飲飲卽吐吐復飲不爛醉不休一日忽抵掌大呼曰始余謂天非宋天今地非宋地矣語聞賈似道當國潛使人問之應淮曰母多言某年月日地髮徧白浙水西流是其祥也似道未解潛召見與屏人語應淮曰相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畏惡掩耳走應淮亦徑出過殿院曾淵子家索酒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將焚燕雀猶呢喃未已耶已放歌歌曰禽聲兮愀愀草色兮幽幽風燭兮火怒泉殷兮血流屋將焚兮燕呢喃業鼎沸兮婆娑其未休歸去來兮不歸南史上編 卷之七十四 四月廿七

今焉求歌罷哭坐者皆詫恠走應淮殊不顧啼笑而出人皆以爲怪尸執大學生熊希望手謂之曰君端居層樓閣空中戎馬百萬衆人鬼作哭泣聲壬申襄樊西宮車晏駕乙亥長江飛度似道殛死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此噓吸間事耳公留此何爲又謂進士尹應淮曰吾數中甲戌無殿試丙子無科舉奈何已又慟哭曰殺氣又入閭闔間去也於是朝士大夫皆戒門以絕識不識望之却走矣惟國子監簿吳浚進士彭復願從之受易應淮醉卽大詫嘗曰大莫大乎範圍精莫要於曲成若黃口兒可與以語此則人皆邵子也浚

以先天易變陰符經六花陳法欲上之應淮擲其彙於  
地曰誤天下國家者是書也又字呼浚曰允文浚某年  
某月日即刑於其所汝行知之浚不快辭參江間幕以  
去不竟業獨復執弟子禮不衰必是應淮盡道士塚中  
書及所自著數十萬言珍護靳惜若將終身不示人者  
口發例手布籌一舉以授復無何遁去後四年死處州  
郡學中年五十二無子獨携一義女自從及嫁猶然處子也  
淮應未死前三日謂義女曰我死一月後朝王命山姓  
鳥名人來召我及傳立立當過我汝可出所藏書授之  
立當以此致大官汝可得官田若干亟養孝後皆如其  
言所謂山姓鳥名者則崔鵬飛也傳立鄱陽人從彭德  
受學云應淮論後天尊義畫為經姬辭孔繁為傳默文  
言彖象為九師之辭又曰說卦非聖人不能作繁辭上  
下傳類門人所記耳序卦直世儒之陋談其為人尚氣  
使酒難近見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訕笑以為樂即程  
張不免宋太史濂以為生聰明絕人未聞道而驟通乎  
數以卒局於數而不通於道也而道士深遠矣  
元丘處機登州栖霞人隱崑崙山世所稱丘長春者也  
金宋並召俱不赴蒙古太祖自乃蠻使求之即促裝曰  
天使召我當往歷四載始達既見蒙古主大悅賜金設

廬帳甚設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在無  
嗜殺人問治要曰敬天愛民問長生曰清心寡慾於是  
錫虎符副以璽書尊寵之一日雷大震蒙古主問處機  
何震也處機曰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不天故天以威  
震動之如聞境內不孝者多宜明天威以教孝從之蒙  
古主獵東山而踣處機進曰天道好生以春秋數畋非  
宜也主為罷獵時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無所  
逃命處機遣其徒持牒招求之於是為人奴者為免良  
與濱死更生者無慮數萬人嘗為焚惑犯尾禱而火退  
舍為早禱而雨蒙古主禮重之是歲太微池徙而涸北  
口高岸崩處機曰吾與之俱遂卒劉秉忠所臺人幼  
家貧為府令史棄去隱武安山已事天寧照師為掌書  
記名子聰世祖在潛遁召照照與俱入見對稱旨賜今  
名秉忠於書無不讀尤邃易及邵氏經世書於天文地  
理律曆三式手道具精解論天下事如指掌世祖大愛  
之行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曰此可建城郭宮室為都  
會今開平府是也又請定都燕嘗上書數千百言皆治  
天下大經良法有佐命功其占事知來若合符契獨造  
滕密語語秘人莫得聞獨世祖深信嘆之居帝左右猶  
不改僧服官府稱為樞書記至元元年始拜光祿大夫

太保參中書省事賜第為納室既受命以天下為已任  
知無不言燕見輒推薦人物可器使者所甄拔後皆為  
名臣老好學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澹然如平  
昔已無疾端坐而逝贈太傅封趙國公諡文貞有田忠  
人謂儒雅家也 謙秉忠微時召見隱匿送司天  
臺官之帝獵州州側帳殿侍臣良願忠良曰今欲拜  
大將一人取江南汝以為誰忠良曰一人曰曰是  
儒大夫可屬則曰願也自氣三台帝問何祥對曰三  
公其死乎未幾太保秉忠卒海都為邊患遣皇子平  
王乃承安童往征忠良曰不吉不吉者帝不悅而諸  
王皆里吉却皇子承安入海都軍帝召忠良使禱祠求  
心忠良曰無以為也皇子承安未年當還後果還駕歸  
北城其良入告曰昔聖王之執以安童食不彼及也今  
宿衛士口食一瓜龍無飢乎帝怒皆主膳均其食還入  
常承少府為諸王建宅忠良歸其柱什之少府以謝帝  
問之對曰太廟以祀祖宗寧諸王建宅地耶命輟王征  
問東上編 卷之七十四 四六 八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衆無以參其功稱最神王太史繫故剛克自用每至守  
敬所觀其匠制未嘗不心厭服之許平仲衡每語及守  
敬輒以手加額曰天祐我元生此人世豈易得度越千  
古矣

論曰昔孔子嘗言雖百世可知矣因於禮而損益其可  
知也至論國家禎祥妖孽者龜四體之動變其前知必  
歸諸至誠故曰中庸其至矣乎索隱行怪即後世有述  
弗為也以今觀三代占卜依天人類應蓋深於其道非  
謂術乃後世京房郭王於占卜精中發造化秘竅乃皆  
以殺身亦鳥取前知為哉必也李平陵之言本乎經張  
平子之術通乎道管公明之伎妙於神而卒不適於經  
常善夫

臣史編卷之七十四

函史上編卷之七十五

盱郡鄧元錫纂著

方技傳

空南遺集學隱齋校

昔在上古人生淳龐雜處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雖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實始味草木之滋察寒溫平熱之性嘗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以療人疾而本草萌芽黃帝淳德全道臨觀八極哀人之生寒暑盪之於外喜怒攻之於內天昏凶札君民代有乃咨於岐伯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列別藏府端絡經脈會通六合各從其經氣穴所發各有處名谿谷屬骨皆有所起分部逆從各有條理四時陰陽蓋有經紀外內之應皆有表裏於是命俞附雷公桐君之倫察明堂究息脉之極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為之鍼石九刺淺深之法以起之為之五穀湯液醪醴以淪之多識草木性味定三品藥為君臣佐使為炮炙法以療之張舒五陽疏滌五藏使精生形盛骨肉相保而氣平述哉聖神生民之周乎其在成周醫師列於天官堂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死傷者造焉使其屬疾醫瘍醫科分而治之疾醫治疾病醫治瘍業專攻而後精先之食醫以保王備物為養日保其天和俾歛福於平康而苛疾無作經曰不治已病治未

病食醫治未病之道也夫食味祿內養可矣不祿內醫隸醫師制未然之防食穀為主齊既春溫以養也羹以佐食齊既夏熱以化也醬致滋味之和既秋取其平飲養引養也飲不可以過既冬取其清防之至也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何也木曲直作酸酸養肝火炎上作苦苦養心金從革作辛辛養肺水潤下作鹹鹹養腎土四時之冲氣也作甘甘養脾而滑以爲利故滑甘調之五味醫之上務也湯藥之本始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鴈宜麥魚宜菰物性味各有合會其合則宜適不合不宜不適也故會之處方劑之權銖函史上編卷之七十五

衆蓋取諸此也于焉知食醫之保王也上法天和中順歲氣下盡物宜取之者備而用之者慎以是爲衛生之問君子之食恒放焉非放其玉食也放制食之宜爾也疾醫掌萬民之疾病曰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瘡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癰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四時之氣更傷五臟皆謂時疾順其時而慎之其不免於疾者鮮矣不順不慎其免於疾者亦鮮矣故四時之運六子之氣疾醫之所盡慎也於是乎本五穀稻黍稷麥菽以生之致五味醢酒醢醢醢醢以輔之合五藥草木蟲石穀以攻之伐其羸補其不足而炎帝之精傳焉察

五氣五聲五色之盈虛休王以知其劇易而眠生死生  
審陽竅七陰竅二之九竅開閉之變以兩之脉神藏五  
形藏四九藏之動以參之一本必勞岐其瘍醫掌腫瘍  
潰瘍金瘍折瘍之瘍而注以傳其腫劑以剝其潰殺以  
食其惡其五穀五味之毒之致養也亦然夫味穀藥皆  
五氣聲色亦五五行之氣滋為味播為穀散為藥其實  
一體也克為氣發為聲形為色其實一體也一體故投  
其合而和取所勝為攻用所相為養用其精也瘍醫之  
攻養療節也其必由此矣夫人之疾未易知也九竅外  
見有開閉察其變九藏內運有勝復察其動以竅參臟  
衡加以以聆聲眠色察氣也靡不合矣是疾醫之括也  
瘍醫之眠死生也其亦必由此矣夫瘍之有腫若潰也  
營衛之壅淤底滯出自內者也其有金若折也支體之  
觸冒什墜傷自外者也筋骨脉氣肉竅六者其必傷之  
矣或傳其外或淪其內或決其潰或食其惡始發其惡  
而攻之既攻而養之而療之而節之亦瘍醫之括也獸  
醫之療獸病若瘍也其亦必由此矣夫大哉乎醫蓋民物  
之性而全其命也佐王仁育俾無夭札佐王愛養俾無  
疵癘以範圍曲成也大哉乎有攻有養有療有節而一  
生於養也或攻而攻之或養而養之或養而養之或攻

而養之或先攻而後養或先養而後攻之而療而節而  
一王於衛生善夫醫分疾而治之疾造者受藥焉各書  
所以而入於醫師凡醫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  
三又次之十失四為下歲終醫師稽全失而制食焉夫  
疾有易有劇有甚有持且有治有不治矣庸得全乎曰  
不全愈全中為上也科醫書疾所以書易劇甚持書可  
治不可治日入于醫師醫師受之歲終校焉十皆中為  
全餘各稽全失之等為制食之差十失四而下屏毋得  
業醫夫亦庸愈精所業矣故尚禮醫師聖者順天寶民  
納之仁壽之道也而醫本黃岐世所傳黃帝岐伯所咨  
問史之編 醫經卷之十一  
答為素問若靈樞經諸條天五運六氣經行勝復之變  
若人五臟六府經絡支別之脉五色精明枯槁之色因  
為診察攻療平治之法何奧精甚也抑上古守一抱和  
之思慮不及是亦又非君相天下者所得專而起度量  
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為之治其明信有徵亦固非晚  
近世所得而議擬之也其諸戰國先秦和緩越人之倫  
本黃岐承傳之意設為其問答明醫統與抑深於其道  
者為之故自隱其名不著與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與  
黃岐內經與義易神農本草並列于三墳秦滅學不廢  
漢書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於今經

不合又不稱素問則素問固非盡古書也又方伎家秘其術故錯亂其簡今不可得知頗有知其誤者又以意更定而不通於本故逸章錯簡缺句舛差往往而是也善讀者因其可斑可類者求之而繫之大宗存焉其書畧要言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故物主之謂化物極之謂變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用無方之謂聖在天為玄在人為道在地為化道生智玄生神化生五味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東方春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自天主人言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其性為暄其德敷其用為動其化生榮其政舒散其令宣發其變摧拉其音隕落在體為筋在藏為肝在氣為柔在色為蒼在音為角在聲為呼在變動為握在竅為目在味為酸在志為怒言天人一體而怒傷肝悲勝怒風傷肝燥勝風酸傷筋辛勝酸因病機其蟲鱗其畜雞其穀麻麥粳李其臭臊其上應為歲星其性相克而南方夏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主血血生脾心主舌其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其性為暑其德彰顯其用為燥其化蕃茂其政明其令鬱蒸其變銷鑠其音燔炳在體為脈在藏為心在氣為息在色為赤在音為徵在聲

為言在變動為憂在竅為舌在味為苦正志為喜喜傷心恐勝喜熱傷氣寒勝熱苦傷氣鹹勝苦其蟲羽其畜羊其穀黍其果杏其臭焦其上應為災或中央季夏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其在天為濕在地為土其性為兼白虎通曰脾之為言其德為濡其用為化其化為益其政靜謐其令雲雨其變驟注其音淫潰記曰土潤溽其在體為肉在藏為脾在氣為充在色為黃在音為宮在聲為歌在變動為噦在竅為口在味為甘在志為思思傷脾怒勝思濕傷肉風勝濕甘傷肉酸勝甘其蟲倮其畜牛其穀稷其果棗其臭香其

冰電在體為骨在藏為腎在氣為堅在色為黑在音為羽在聲為呻在變動為慄在竅為耳在味為鹹在志為恐恐傷腎思勝恐寒傷血燥勝寒鹹傷血甘勝鹹其蟲介其畜彘其穀菽其果栗其臭腐其上應為辰星肝生於左肺藏於右心部於表腎治於裏脾為之使胃為之部肅肅之上中有父母七節之傍中有小心謂真心神靈之官室是謂五臟五臟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是謂五臟所藏五臟所受肺受之大腸手太陽陽明主之心受之小腸手少陰太陽陽明主之心受之三焦手厥陰少陽治之脾受之胃足太陽陽明主之腎受之

此史以上編 卷之七十五 二月二十二日

膀胱足少陰太陽治之肝受之膽足厥陰少陽治之是謂五臟所受五臟應肝脾肺心肝脾肺代脾肺毛腎脉石是謂五臟之脉五臟所主心主脉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肉腎主骨是謂五臟所主五臟化液心為汗肺為涕肝為淚脾為涎腎為唾是謂五液五精所并精氣并於心則喜并於肺則悲并於肝則憂并於脾則畏并於腎則恐是謂五并相并五臟所惡心惡熱肺惡寒肝惡風脾惡濕腎惡燥是謂五惡五勞所傷久視傷血久卧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是謂五傷五氣所病心為噫肺為欬肝為語脾為吞腎為欠為噦腎為

氣逆為噦為恐大腸小腸為泄下焦溢為水膀胱不利為瘕不約為遺溺膽為怒是謂五病五病所發陰病發於骨陽病發於血陰病發於肉陽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是謂五邪所發邪入於陽則狂邪入於陰則痺痺滿則為顛疾搏陰則為瘖疾陽入之陰則靜陰出之陽則怒是謂五邪所亂五味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鹹入腎甘入脾此謂五入五味所禁辛走氣氣病毋多食辛鹹走血血病毋多食鹹苦走骨骨病毋多食苦甘走肉肉病毋多食甘酸走筋筋病毋多食酸是謂五禁五邪所見春得秋脉夏得冬脉長夏得春脉秋得夏脉冬得長

此史以上編 卷之七十五 八月初三日

夏脉死不治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膽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在胸中兩乳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沒世不殆以為天下則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為天下其宗大危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其華

在面其克在血脉為陽中之太陽通於夏氣肝有氣之本魄之處也其華在毛其克在皮為陽中之太陰通於秋氣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其華在髮其克在骨為陰中之少陰通於冬氣肝者罷極之本魂之居也其華在爪其克在筋為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能化糟粕轉味而入出者也其華在唇四白其克在肌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凡十一藏取決於膽也心之合脉也其榮色也其主腎也肺之合皮也其榮毛也其主心也肝之合筋也其榮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其榮唇也其主肝也腎之合骨也其榮髮也其主脾也人身之陰陽背為陽腹為陰府為陽藏為陰肝心脾肺腎五藏皆為陰經云腎髓骨脉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府皆為陽背為陽陽中之陽心也陽中之陰肺也腹為陰陰中之陰腎也陰中之陽肝也陰中之至陰脾也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故以應天之陰陽也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人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聲天有冬夏人有寒熱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

節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脰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脉地有泉脉人有衛氣地有林木人有寒筋地有麋邑人有腠肉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此人與天地相應者也積陰為天積陰為地陰靜陽躁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寒極生濕濕極生清故清陽為天濁陰為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故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藏清陽實四肢濁陰歸六府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脹此陰陽反作病之逆從也天氣通於肺地氣通於嗇風氣通於肝雷氣通於心谷氣通於脾雨氣通於腎六經為川腸胃為海九竅為水注之氣閉之汗以天地之有名之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水穀之寒熱感則害於六府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膚筋脉故五氣入鼻藏於心肺心肺有病而鼻為之不利也天不足西北故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并於上并於上則上明而下虛故使耳目聰明而手足不便也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并於下并於下則下盛而上虛故其耳目不聰明而手足便也俱感於邪其在上

則右甚在下則左甚此天地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格  
之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於心肺  
上使五色脩明聲音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  
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王故陰陽者  
天地之道也通天者生之本蒼天之氣清淨而光明者  
也故藏德不下常以日為光明天明則日月不明陽氣  
閉塞地氣冒明雲霧不精則白露不下交通不表萬物  
命不施則名木多死惡氣不發也風雨不節則菑藁不  
榮賊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四時不相保與道相失則  
禾央絕滅未央言十及蒼天之氣清淨則志意治順之  
則陽氣固雖有賊邪不能害也故聖人傳精神服天氣  
而通神明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與萬物沈浮  
於生長之門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逆夏氣則  
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  
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沈內閉九竅外壅肌肉懈氣  
解散此謂自傷氣之削也其本伏羲太極天元冊文丹  
天之氣經于牛女戊分自丹天火氣牛女在子癸火氣  
天之氣經于心尾已分自黃天土氣心尾在甲土氣  
天之氣經于危室柳鬼蒼天木氣危室在壬木氣  
之氣經于危室柳鬼蒼天木氣危室在壬木氣  
于亢氏昂畢素天金氣亢氏在乙辰玄天之氣經于張翼

妻胃在天水氣張翼在丙妻為五運所始故甲己之歲  
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  
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是謂五運天十  
配合則為五運甲己年土為化權乙庚年金為化權丙  
辛年水為化權丁壬年木為化權戊癸年火為化權以  
甲為十子之自政先言上運運氣之行自首丁壬以木  
火土金水為序不易也近謂甲與己配合而化土乙與  
庚配而化金其本文王後天圓圖六子之運為六氣厥陰  
厥木巽也少陰君火離也太陰濕土坤也正坤統三女  
居庠之義相火相焉少陽相火寅艮也火所生也陽明  
燥金兌也金所王也太陽寒水乾也坎者水也正乾統  
三男居北之象風木生焉故子午之歲上見少陰熱氣  
主之左太陰右厥陰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左太陽右  
少陽丑未之歲上見太陰濕氣主之左少陰右少陰太  
陰在上則太陽在下左厥陰右陽明與申之歲上見少  
陽相火主之左陽明右太陰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左  
少陰右太陽卯酉之歲上見陽明燥金主之左太陽右  
少陽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左太陰右厥陰辰戌之歲  
上見太陽寒氣主之左厥陰右陽明太陽在上則太陰  
在下左少陽右少陰巳亥之歲上見少陰風木主之左  
少陰右太陽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左陽明右太陰故  
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主歲者紀



是氣運年以勝此謂正歲先天者太過則制已所勝而  
侮所不勝命曰氣淫後天者不及已所不勝則侮而乘  
之已所勝則輕而侮之侮反受邪侮而受邪寒於長也  
命曰氣迫平氣之紀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備化金  
曰審平水曰靜順歲化均病少氣太過之紀木曰發生  
火曰赫曦土曰敦阜金曰堅成水曰流衍氣不及之紀  
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曰卑監金曰從革水曰涸流化  
不齊病多厥陰司天為風化任泉為酸化司氣為蒼化  
間氣為動化少陰司天為熱化在泉為苦化不司氣化  
君不居間氣為灼化太陰司天為濕化在泉為甘化司  
生運居間氣為灼化太陰司天為濕化在泉為甘化司  
氣為熱化間氣為柔化少陽司天為火化在泉為苦化  
司氣為丹化間氣為明化陽明司天為燥化在泉為辛  
化司氣為素化間氣為清化太陽司天為寒化在泉為  
鹹化司氣為玄化間氣為藏化木運臨卯歲火運臨  
午歲土運臨四季巳丑巳未金運臨酉歲水運臨  
子歲所謂歲會氣之平也是曰歲直土運之歲上見  
太陰火運之歲上見少陽少陰金運之歲上見陽明木  
運之歲上見厥陰水運之歲上見太陽天之與會也是  
曰天符應天為天符承歲為歲直三合為治是曰太一  
天符之會王註謂火運之歲上見少陰年辰臨午土運  
之歲上見太陰年辰臨丑未金運之歲上見

陽明年辰臨酉戌午乙酉巳未巳丑卯年一天符為執  
者天會二者歲會三者運會日三合為治也  
法歲直為行令太一天符為貴人伯貴人者君也邪中  
執法者吏也速而危中行令其氣生運曰順化甲子甲午  
者病者有持中貴人者死其氣生運曰順化甲子甲午  
火下生土壬辰壬戌水下水乙丑乙未土上生金辛  
卯辛酉金下生水癸巳癸亥木下生火午運不及司天  
之氣生之助之而後平如氣克運曰天刑寅申庚午庚  
申運太過則愈益過矣氣克運曰天刑寅申庚午庚  
克金戊辰戊戌水下水火辛丑辛未土下生金丁未丁  
未金下克木巳巳巳亥木下克土壬戌壬辰火下生土  
戌之而得平如年運不連生氣曰小逆曰相得則微子  
及天刑之運不連生氣曰小逆曰相得則微子  
壬午壬寅壬申水上生火庚辰庚戌金上生水癸巳  
癸亥土上生土巳卯巳酉土上生金辛巳辛亥水上生木  
如子臨運克氣曰不和曰不相得則甚丙子丙午丙寅  
火下生土巳卯巳酉土上生金辛巳辛亥水上生木  
甲辰甲戌土上克水丁丑丁未木上克土癸巳癸亥  
酉火土上克金乙巳乙亥金上克木如丁巳丁未也  
運同上編一圖卷之十十五十八八月四日歲辰  
四孟曰月支德符春孟月寅庚木壬寅年木運臨之夏  
孟月申金庚申年金運臨之秋孟月戌火癸巳年火運臨之冬  
孟月亥水辛亥年水運臨之太過之運加司地之氣  
曰同天符庚子庚午運同司地燥金壬寅壬申運不及  
之運加司地之氣曰同歲會辛丑辛未運同司地寒水  
癸卯癸酉運同司地濕土甲辰甲戌運同司地燥金  
多巳癸亥運同司地風木甲辰甲戌運同司地燥金  
少巳癸亥運同司地風木甲辰甲戌運同司地燥金  
火得火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  
萬物盡然不可勝竭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水位之下土  
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  
之下火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五運亢則害承迺  
制克制則生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地氣制

已勝天氣制勝已天制色地制形天氣不足地氣隨之地氣不足天氣從之運房其中而常先惡所不勝歸所同和隨運歸從而生其病六氣之勝乘其至也燥之勝也清氣大來風木受邪肝病生焉火之勝也熱氣大來金燥受邪肺病生焉水之勝也寒氣大來火熱受邪心病生焉土之勝也濕氣大來寒水受邪腎病生焉木之勝也風氣大來土濕受邪脾病生焉感於邪而病也其氣而內惡來年之虛則邪甚年木不足外有清邪年之因不遂邪來年之虛則邪甚年火不足外有實邪年土不足外有風邪年金不足外有熱邪年水不足外有濕邪年之虛失時之和亦邪甚年之氣亦與位氣相感感之而病遇月之空亦邪甚年之氣亦與所不勝與內藏相應重感於邪則病危年已不足邪氣大至是一感年已不足天氣之是內氣召邪氣曰重感也德化者氣之祥政令者氣之章變易者復之紀災眚者傷之始氣相得者和不相得者病有勝之氣其必來復復而反病則皆非其位不相得也德化政令災眚不能相加也勝復成衰不能相多也往來小大不能相遇也用舍升降不能相無也各從其動而復之氣之勝也乘危而行不速而至暴虐無德災反及之微者復微甚者復甚所勝者勝至已病病已慍慍而復已萌所復者勝盡而起得位而甚勝有微甚復有小多勝和而和勝虛而虛勝微而微勝其復其各歸不勝而為化故曰不

恒其德則所勝來復政恒其理則所勝同化勝復之動時有常乎氣可必乎曰時有常位而氣無必也初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有勝則復無勝則否復已而勝勝至則復無常數衰乃止耳復已而勝不復則害而傷生所謂勝至報氣屈伏而未發也不以天地異名皆以復氣為法天地之氣勝復之作不形於診以形察脈法曰天地之變無以脈診此之謂也夫人生於地命懸於天天地合命之曰人人生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骨為幹脉為營筋為剛肉為柔皮膚堅而毛髮長穀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氣乃行血氣已和營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成其為人五藏堅固血脉和調肌肉解利皮膚致密營衛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氣以度行六府化穀津液布揚各如其常故能長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大衝脉盛月事時下故有子三七腎氣平均故與牙生而髮始長四七筋骨堅髮長身強體壯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落六七三陽脈衰於上而皆焦髮始白七七任脉虛太衝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壞形而無子也丈夫八歲腎氣衰髮長齒更落十歲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而陰陽和發

能有子好三三八腎氣平均筋骨勁強故與牙生而  
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好五八腎氣衰髮  
墮齒槁好六八陽氣衰竭於上而焦髮頒白七八肝  
氣衰筋不能動精少腎臟衰形體皆極八八則齒髮去  
五藏皆衰筋骨解墮天癸盡矣故鬢白身重行步不正  
而無子五臟者所以參天地副陰陽運四時化五節而  
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  
者也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經脈者所以  
行血氣而營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衛氣者所以溫  
分肉克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  
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肺氣通于鼻肺和則鼻能  
知五臭矣心氣通於舌心和則舌能知五味矣肝氣通  
于目肝和則目能辨五色矣脾氣通于口脾和則口能  
安五穀矣腎氣通于耳腎和則耳能聞五音矣血和則  
經脈流行營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衛氣和則  
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  
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臟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腑化  
穀風痺不作經脈通利肢節得安矣不和為病夫十二  
經脈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  
以起學之所始工之所止也粗之所易上之所難也其

離合出入則粗之所過上之所息也經者徑也常也自  
日徑自各經有是太陽與少陰為表裏少陽與厥陰為  
表裏陽明與太陰為表裏是為足之陰陽手太陽與少  
陰為表裏少陽與心主為表裏陽明與太陰為表裏是  
為手之陰陽肺手太陰之脈起于中焦  
中焦在胃脘之中  
膈上四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  
寸之分  
下下循膈內  
膈內有少陰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  
內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魚  
掌前大指本節後循魚際  
出大指之端  
內側曰其支者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出  
其端  
注大腸手陽明之脈起于大指次指之端  
曰商  
循指上廉出合谷兩骨之間上入兩筋之中  
曰陽循臂  
上廉  
溫溜入肘外廉  
曲上膈外前廉  
肱上肩出髃  
骨之前廉  
肩為肱骨上出於柱骨之會  
上兩肩胛骨  
下入缺盆絡肺下膈  
天樞屬大腸其支者從缺盆上頸  
扶天  
胃類入下齒中還出挾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  
左上挾鼻孔  
結于迎香  
胃足陽明之脈起于鼻交頰中  
鼻音過  
參約太陽之脈下循鼻外  
鼻直也  
還出挾口環唇下交承漿却循頰後下廉出大迎循頰  
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顙  
日神其支者從大  
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  
膈中曰缺盆  
下膈屬胃

絡脾其直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挾臍入氣衝中其支者起于胃口下循腹裏至氣衝中而合以下脾關抵伏免膝上起肉下入膝中挾膝下循胛外廉下循胛下足跗也入中指內間其支者下膝三寸里而別下入中指外間其支者別跗上陽入大指間出其端脾足太陰之脉起于大指之端陽明之交循指內側白肉際過核骨後足跟兩旁起上內踝前廉上踰內腓後交谷出厥陰之前至地機上膝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膈挾咽咽以熱物居喉前長連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手少陰之脉起于心中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其支者從心系上挾咽繫目系其直者復從心系却上肺下出腋腋下循臍內後廉行太陰心主之後下肘內海循臂內後廉通里抵掌後鉞骨之端入掌內廉循小指之內出其端注小腸心系上與肺通入肺膈大葉間由肺系下出折向後與背裏細絡相連臂者隨與臂通蓋五藏系皆起于心而心系通五藏系也小腸手太陽之脉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側腕上出踝中循指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內側兩骨之間上循臍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內側兩骨之間上循臍外後廉行手陽明出肩解繞肩脾交肩脊上循臍

馬肩胛下腋片骨旁肩脾自肩脾入缺盆絡心循咽下膈抵胃下循腹裏至氣衝中而合以下脾關抵伏免膝上起肉下入膝中挾膝下循胛外廉下循胛下足跗也入中指內間其支者別跗上陽入大指間出其端脾足太陰之脉起于大指之端陽明之交循指內側白肉際過核骨後足跟兩旁起上內踝前廉上踰內腓後交谷出厥陰之前至地機上膝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膈挾咽咽以熱物居喉前長連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手少陰之脉起于心中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其支者從心系上挾咽繫目系其直者復從心系却上肺下出腋腋下循臍內後廉通里抵掌後鉞骨之端入掌內廉循小指之內出其端注小腸心系上與肺通入肺膈大葉間由肺系下出折向後與背裏細絡相連臂者隨與臂通蓋五藏系皆起于心而心系通五藏系也小腸手太陽之脉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側腕上出踝中循指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內側兩骨之間上循臍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內側兩骨之間上循臍外後廉行手陽明出肩解繞肩脾交肩脊上循臍



上行循經入心中繫舌本屬目系心出神明之府所舍陽明神去而死獨無餘標手太陽陽經之正指地別于肩解入腋走心繫小腸絡之別曰支正上腕五寸內注少陰別者上走肘終肩髃音足太陽勝經之正別入于膈中其一道下尻五寸別入于肛屬于膀胱散之腎循脊當心入散直者從脊上出于項後屬于太陽絡之別曰飛陽去踝七寸別走少陰足少陰經之正至膈中別走太陽而合上至腎當十四傾出屬帶脉直者繫舌本復出于項合于太陽絡之別曰大鍾當踝後繞跟別走太陽別者并經上走于心包下外貫腰脊手曲上編 經卷之七十五 一節 四月十日厥陰心包經之正別下淵腋三寸入胸中別屬三焦出循喉嚨出耳後合少陽完骨之下絡之別曰內關去腕二寸出兩筋之間循經以上繫于心包絡心系絡之別與心包絡足少陽膽經之正繞臍入毛際合于厥陰別者入季脇間循胸裏屬膽散之上肝貫心以上挾咽出頤頤中散于面繫目系合少陽于外皆絡之別曰光明去踝五寸別走厥陰下絡足跗足厥陰經之正別附至上至毛際合于少陽與別俱行絡之別曰蠡溝去內踝五寸走少陽別者經脛上畢結于莖手少陽焦經之正指天別于顙入缺盆下走三焦散于胸中手之三陰從臑走

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足之陽者陰中之少陽也足之陰者陰中之太陰也手之陽者陽中之太陽也手之陰者陽中之少陰也腰以上為陽腰以下為陰會稽馬蒔曰若十二經其交接續或自藏而府或自府而藏必行其五行所屬本即而後交於別經其起於頭而止於足者必又於足其起於足而止於頭者必交於手其起於手而止於足者必交於頭其起於腋而止於手者必交於手其起於手而止於足者必交於足謂十二經脈之行督脉者起於小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繫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絡循陰器合纂間繞臑後別繞脣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合少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與太陽起於目內眦上額交顙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髃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脊絡腎其男子循莖下至篡與女子等其小腹直上者貫膂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脣上繫兩目之下中央經之言也為陽脉之海其別曰長強挾脊上項散頭上下當肩胛左右別走太陽入貫脊任脉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臍裏上關元至咽喉土嚨循面入目任之言也為婦人主養之本陰脉之海其別曰尾翳下鳩尾散於腹衝脉者起於氣衝並少陰之經俠臍上行至胷中而散其上者出於顏頤滲諸陽灌諸精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於氣衝循陰股內廉入膈中伏行胛骨內下至內踝之後屬而別其下者並

于少陰之經滲三陰其前者伏行出附屬下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其別者與陽明合於宗筋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為之長皆屬於帶脈而絡於督脉衝脉任脉皆起於胞中躡脉者少陰之別起於然骨之後上內踝之上直上循陰股入陰上循胸裏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頰屬目內皆合於太陽皮部以經脉為紀十二經皆然其部中有浮絡皆經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上下同法在陽者主內在陰者主外以滲於內諸經皆然四末者陰陽之會氣之大絡也四街者氣之徑絡也故絡絕則徑通四末解則氣從合相輸如環氣街者胸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胛氣有街故氣在頭者止于腦氣在胸者止于膺與背脊氣在腰者止之背膂與衝脉會于臍左右之動脉氣在脛者止氣街與承山踝上經脉為裏支而橫者為絡絡之別者為孫陰脉榮其藏陽脉榮其府如環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其流溢之氣內溉藏府外濡腠理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當數者為經其不當數者為絡上經脉絡夫五藏者藏精氣而不寫也故滿而不能實六府者傳化物而不藏也故實而不能滿水穀入口則胃實而腸虛食下則腸實而胃虛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濁氣

歸心淫精於脉脉氣流經經氣歸肺肺明百脉輸精於皮毛毛脉合精行氣於府府精神明留於四臟氣歸於權衡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權衡謂中布氣於三陰分布周身飲入于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藏陰陽揆度以為常夫太陰者三陰也其脉貫胃屬脾絡噤故太陰行氣于三陰陽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行氣於三陽藏府各因其經而受氣於陽明行其津液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藏之氣氣口亦太陰也是以五臟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故氣口獨為五臟主五臟六府之所終始也故法取於寸口馬時曰氣口曰大關脈之先受肺口胃者足陽明脾者足太陰是為六府之先受太陰為五臟之本胃脾受水穀為六府之大源而脾為之運傳於肺灑陳於肺肺之氣藉以滋養寸口大乎太陰肺脉之動脾足太陰氣相流通故診氣口之脈而五臟六腑之死生吉凶穀入于胃以傳與肺以可決也論謂胃脾為百脉總穀入于胃以傳與肺臟府受氣其精氣之行于經者為營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在脉中衛在脉外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無端故夫水穀之入于胃也其精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宗氣者真氣也真氣受於天與穀氣并充於身宗氣搏而不行積于胸中命曰氣海行

於上焦出于肺循喉嚨以貫心脉而行呼吸焉呼則出  
吸則入其大教常出入一營氣者水穀之精氣也出  
於中焦必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之於脉以應刻  
數和調於五臟灑陳於六腑乃化而為血以榮四末以  
奉生身貴莫貴於此得獨行于經隧中常營無已衛氣  
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慄疾滑利不能入于脉行於四  
末循分肉皮膚之間熏於膏膜散于胸腹而不休宗氣  
行於上焦營氣出於中焦衛氣出於下焦上焦在胃上  
口竝咽以上貫膈而布胃中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還  
至陽明大上至舌下足陽明中焦亦出胃中出上焦之  
前史止漏 關卷之七十五 一 二 三 九  
後行于陽二十五度行于陰亦二十五度一日一夜五  
十營一周以營五藏之精營周不休五十而後大會于  
手太陰下焦者別迴腸注于膀胱穀氣津液已行營衛  
大通乃化糟粕下于大腸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于  
膀胱行於陰二十五度行於陽二十五度分為晝夜至  
陽而起至陰而止故太陰手太陰主內營太陽足太陽主  
外衛夜半為陰陽為重陰夜半後為陰衰平旦陰盡而  
陽受氣日中為陽陽為重陽日西而陽衰日入陽盡而  
陰受氣夜半而大會萬民皆卧命曰合陰如是無已與  
天地同紀故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此之謂

也難經曰三焦者何稟何生何始何終其治法在何許  
也曰三焦者水穀之道道路氣之終始也上焦在心下  
上膈在胃口上主內而不外其治法在膈中玉堂下一寸  
大分直兩乳間陷者是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  
熟水穀其治法在臍傍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一寸故各別  
三焦其府在氣街按難經言營衛相隨說者因遂以宗  
榮衛同行近會時馬時始悟營衛各有其行而猶以宗  
氣其營則其實也宗氣自主呼吸與營衛為三焦也人  
之生也其氣每在胸中則入會之氣會於膻中也謂之  
宗氣飲食入胃宗氣乃充行於上焦主呼吸而行脉道  
此為一陽營之氣人之所以持為命呼吸絕者外失營氣  
乃宗氣陰精之氣人之所以持為命呼吸絕者外失營氣  
日清者為營行於脉中此一分而為陰也由中焦而生  
吸脉行三寸呼吸終為一息則脉行六寸由一息六寸  
推之一日一夜通計一萬二千五百息則脉行八百一  
十丈乃五十次周於身所謂五十營也界名營者營之  
言運也衛氣乃宗氣陽精之氣太極之分而為陽也由  
下焦而生故口渾者為衛行冬經手少陰肺行陽脉二  
也是名營衛之言也營氣出手太陰肺行陽脉二  
十五度行陰脉二十五度為五十度周於身便會於手  
太陰所謂太陽主內也衛氣出足太陽膀胱行於背至  
十五度行於夜亦二十五度亦五十度周於身復會於  
足太陽所謂太陽主外也三陽各一其行則人有呼吸  
絕而身猶溫衛氣未甚散者不有手足盡冷而氣息未  
絕者可見矣難經又言心者血脈之主血氣為衛  
焉氏正其曰心主血一身之血皆於心肺主氣一身之  
氣資於肺故居膻中而處至尊所謂南宮之上中有父  
母是矣然而特營之所生而營非血之能盡衛特  
標悍之氣氣非衛之所生而營云心者血脈之主氣  
血屬於營氣屬乎衛 夫藏府之在胃腹之內也若匣匱  
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異名而同處域中胃腹者藏府  
之郭也膻中者心主之宮城也胃者大倉也咽喉小腸  
者傳送也五竅者閭里門戶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  
也故五藏六府各有畔界病各有形狀心為之主耳焉

之聽目為之候脾為之相肝為之將脾為之衛腎為之  
主故五藏六府之津液上滲于目華色其榮也是以人  
有德則氣和於目形於色五臟者合神氣魂魄而藏之  
六府者受穀而行之受氣而揚之經脉者受血而營之  
經水者受水而行之水宗者積水也積水者至陰也至  
陰者腎之精也宗精之水不出精持之輔之裹之故不  
出也水之精為志火之精為神水火相感神志俱悲則  
目生水而泣出其十二經之水外眇地之經川大河合  
足太陽膀胱水道通焉于太陽小腸水道出焉海以北  
為陰湖以北為陰中之陰潭以南為陽河以北至漳為  
陽中之陰溪以南至江為陽中之太陽海有東西南北  
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氣海有水穀之海胃者水穀之海  
衝脉者十二經血之海膻中者氣之海腦者髓之海以  
應四海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人有精氣津液血脉一  
氣而六名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上焦  
開發宣通五味熏膚充身澤皮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  
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是謂津穀入氣滿悍澤注于骨骨  
屬屈伸洩澤補髓潤澤皮膚是謂液中焦受氣取汁  
變化而赤是謂血壅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脉諸脉皆  
屬于目諸髓皆屬于腦諸筋皆屬于節諸血皆屬于心

諸氣皆屬于肺人卧血歸於肝肝受血而能視足受血  
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攝卧而風吹之血  
凝於膚者為痺凝於脈者為泣凝於足者為厥飲食飽  
甚汗出於胃驚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汗出於腎  
疾走恐懼汗出於肝搖體勞苦汗出於脾故四時陰陽  
之生疾也皆起於過用厥陰肝之病為裏急為支痛為  
淋洩便難為轉筋為兩脇下痛引小腹為臍左動氣按  
之牢若痛其木鬱病為胃脘當心痛上支兩脇隔咽不  
通飲食不下入山甚則為耳鳴目眩眈眈無所見為暴  
僵仆發無常其候在天昏雲擾風發屋雲不作雨也佛  
之先兆其病有餘則悶督善怒怒則氣逆甚則嘔血癰  
泄眩冒顛疾病不足則氣少善恐如人將捕之甚則胸  
痛引背下脇脹滿脇音怯其中風為脇下痛滿為正邪  
本經自病其傷暑為脇言身熱為實邪從前來南豐  
木生心火實其中濕為脇痛腰痛而逆為虛邪從後來  
則寫其子土其傷飲食勞倦為脅痛體重為微邪從所  
勝來肝木克其傷寒為脇痛酒新寒熱為賊邪從不勝  
來肺金克少陰心病為胸動急為煩心為心痛或掌  
熱為嘔為渴為臍上動氣按之牢若痛其火鬱為病少  
氣為瘧瘍癰腫為脹脹為嘔逆為惡寒為骨痛節動為

注下為溫瘧為腹中暴痛為血溢流注精液少為目赤  
為心熱甚則昏悶暴死為大溫汗濡其發在氣之四其  
候在臍昧炎暑燔焦水減草黃陽極反陰佛之先兆其  
有餘者其脈盛為膚熱為痛浸淫為善笑其虛不足者  
其脈細上欬唾下氣泄為煩心為善悲其邪病傷於暑  
為身熱煩心心痛本經自病其中風為身熱脇痛為虛  
邪從後來肝木生心火其傷飲食勞倦為身熱體重嗜  
臥為寶邪從前來心火生脾土傷於寒為身熱諸妄  
洒淅寒熱為微邪從勝來肺金克木其中濕為身熱小腹痛  
脛寒逆為賊邪從不勝來腎水克火太陰脾之病為否腹  
為脹滿食不消為體重節痛為怠惰嗜卧為四支不  
收常膺有動氣按之牢若痛其土鬱為心腹脹腸鳴數  
後甚則心痛脇腹嘔吐霍亂肚腫身重其發在氣之四  
其候在震雷昏埃驟雨雲浮生滅佛之先兆其病實為  
腹脹二便不利淫濁其病虛為飲食不通曰重強則  
胃寒為白濁冷其邪病得之飲食勞倦為體重節痛為  
正邪本經自病其中風為體重脇下痛為賊邪從不勝  
來木克土傷於暑為體重煩心心痛為虛邪從後來心火  
土虛則傷於寒為體重洒淅寒熱為實邪從前來脾土  
金實則傷於濕為體重足脛寒逆為微邪從所勝來土

水腎陽明肺之病為欬喘為洒淅寒熱為臍右動氣  
按之牢若痛其金鬱為欬逆為心脇痛引小腹不可反  
側為噎乾為面塵色惡金肺其色白其發在氣之五其候在  
清明大涼霧露氣燥三焦土凝林蒼聲悽佛之先兆其  
病實為皮熱氣逆為肩背痛脇注喘喝胸憑仰息汗出  
其病虛為皮寒為呼吸少氣上見欬血下聞病音云  
肺金其音咳其邪病傷於風為洒淅寒熱脇下痛為微邪從所  
正邪本經自病傷於風為洒淅寒熱脇下痛為微邪從所  
勝來肝木傷於暑為洒淅寒熱心痛煩心為賊邪從  
不勝來肺金其傷飲食勞倦為洒淅寒熱體重為虛  
邪從後來脾土傷於濕得洒淅寒熱足脛逆為  
實邪從前來脾土太陽腎之病為厥逆為小腹  
急痛泄如下重為足脛寒為臍下動氣按之牢若痛其  
水鬱為寒客心痛為腰脛痛大關節不利為厥逆痼堅  
腹滿其發在君相二火前後其候在寒凝電雪夏月沉  
陰埃昏玄虛色猶麻散色黑微黃佛之先兆其病實為  
為泄利前後為解亦為脊疼痛為少氣不言為脹脾土  
脾土其色黃其邪病傷於風為洒淅寒熱為微邪從所勝來土  
金實則傷於濕為體重足脛寒逆為微邪從所勝來土

脛冷腸痛為實邪從前來腎水生肝木傷於暑為泄下  
重足脛寒逆身熱為微邪從所勝來腎水克火其傷飲食  
勞倦為泄下重脛冷體重為微邪從不勝來脾土克傷  
於寒為泄下重脛冷洒淅為虛邪從後來肺金生腎水  
上論云天有八風經有五風八風發邪觸五藏邪氣發  
病風從所居之鄉來為實風主生長萬物從其衝若  
前後來為虛邪賊風傷人者也謹候而避之如避矢石  
然止風之來也柔不能勝真氣其中人也淺合而自去  
虛邪之中人也洒淅動形起毫毛發腠裏其中人也深  
不能自去夫人與天地參與日月相應者也月光滿則  
海水西盛月郭空則海水東盛逢年之盛遇月之滿得  
時之和人血氣積肌肉克皮膚緻毛髮堅腠裏密煙垢  
著當是之時雖遇虛邪賊風其入淺不深莫能危之乘  
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和人氣血虛其衛氣去形獨  
居凡肉減皮膚縱毛髮殘腠裏却煙垢落當是之時遇  
賊邪則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東風生於春病在肝俞  
在頸項南風生於夏病在心俞在胸脇西風生於秋病  
在肺俞在肩背北風生於冬病在腎俞在腰股中央為  
土病在脾俞在脊故春氣者病在頭夏氣者病在藏秋  
氣者病在肩背冬氣者病在四肢風者善行而數變者

也藏於皮膚之間內不得通外不得泄腠裏開則滲然  
寒閉則熱而悶陽勝則為熱陰勝則為寒其寒也則衰  
食飲其熱也則消肌肉使人快慄而不能食名曰寒熱  
風氣與陽明入胃循脉而上至目內眥其人肥則風氣  
不得外泄為熱中而目黃人瘦則外泄而寒為寒中而  
泣出風氣與太陽俱行入諸脉俞散於分肉之間與衛  
氣于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憤脹憤念而為痲痺氣凝泣  
而不行為痲痺痺不仁內搏於骨為骨痺搏於筋筋屈不  
得伸為筋痺搏於脉中為血閉偏客於身半內入居榮  
衛榮衛衰則真氣去邪獨留為偏枯偏枯者身偏不用  
而不痛言不變志不亂也其邪氣淺者為偏痛風寒客  
於脉而不去榮衛熱附腐其氣不清其鼻柱壞而色敗  
皮膚瘍潰名曰癰風虛邪之入也深寒與熱搏而久留  
于內寒勝其熱則骨疼肉枯熱勝其寒則爛肉腐肌膚  
內傷骨為骨蝕邪有所結氣歸之衛氣留之不得反為  
腸溜久者數歲乃成以手按之柔有所結氣歸之津液  
留之邪氣中之凝結日益甚連以聚居為昔瘤以手按  
之堅有所結深中骨氣因於骨骨與氣并日益大為骨  
疽有所結中於肉邪留而不去有熱則化而為癰無熱  
為疽故風者百病之長也其變化乃為他病無常方以

春甲乙傷於風為肝風以夏丙丁傷於風為心風以季  
夏戊己傷於邪為脾風以秋庚辛中於邪為肺風以冬  
壬癸中於邪為腎風風中五藏六府之俞為藏府之風  
各入其門戶所中為偏風風氣循風府而上為腦風風  
入係頭為目風凡太陽脈起目內眥上額交飲酒中風  
為漏風入房汗出中風為內風新沐中風為首風風久  
入中為腸風殮世外在腠裏為泄風夫暑雨寒熱不得  
虛邪賊風不能獨傷人虛風邪氣非乘人之虛及新用  
力若飲食汗出亦不能傷人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  
相得乃容其形其中人也無常中于陰則溜于府中于  
陽則溜於經諸陽之會在于面中于面則下陽明中于  
項則下太陽中于頰則下少陽中于膺背兩脇亦各中  
其經中于陰常從臂胛始其邪入于陰經藏氣實邪入  
而不能客則還之於府中風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  
膚閉而為熱常是之時可汗而發也深則為痺不仁腫  
痛當是之時可湯熨及火炙刺而去也弗治病入舍於  
肺曰肺痺發欬上氣弗治肺傳之肝曰肝痺脇痛出於  
當是之時可按若刺而去也弗治肝傳之脾曰脾風發  
痺腹中熱煩心出黃小便黃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而  
已也弗治脾傳之腎曰疝瘕少腹冤熱而痛出白濁

病名曰蠱弗治腎傳之心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瘵當  
此之時猶可灸可藥也弗治滿十日法當死此其傳化  
其卒發者不必傳或其傳化有以次不以次者則憂恐  
悲喜乘之不得以其次也上論人之傷於寒也為病  
熱雖病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死也傷寒一日巨陽  
受之仲景曰太陽脈脫太陽者諸陽之屬也脈連於風  
府故頭項痛腰脊強二日陽明受之以胃經熱同氣相  
陽明受病其脉俠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鼻乾  
不得卧三日少陽受之少陽脉受病少陽主膽其脉循  
脇絡於耳故脅骨痛而耳聾此三陽經絡受病而未入  
於藏也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脉受病太  
陰脉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脉受病少  
陰脉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  
渴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脉受病厥陰脉循陰器而絡  
於肝故煩滿而囊縮其治之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各通  
其藏厥病日衰已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八日陽明  
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  
衰腹減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瀉舌  
乾已而嚏音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  
去病日已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

而已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遺者則熱甚而後食之也病已衰而熱有所藏穀氣相薄則熱相合故熱少愈食肉則復兩感者一日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而煩滿二日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三日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凝不入不知人六日死凡病傷寒先夏至日為病溫後夏至日為病暑病溫病暑當與汗皆出勿止肝熱病小便先黃腹痛多卧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腸滿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死刺足厥陰陽明其逆則頭痛員脈引衝頭也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痛面赤無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氣逆則壬癸死刺手少陰太陽脾熱病者先頭重煩煩心煩青欲嘔身熱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俛仰腹滿泄兩頰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氣逆則甲乙死刺足太陰陽明肺熱病者先泄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熱爭則喘欬痛走胃膈背不得大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刺手太陰陽明出血如大豆立已腎熱病者先腰痛溺後苦渴數飲身熱熱爭則煩痛而強筋脈且瘦足下熱不欲言其逆則項痛員澹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氣逆則戊己

死刺足少陰太陽諸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出也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雖未發見赤色刺之曰治未病熱病從所部起者至期而已其刺之反者三周而已反謂腎病刺心肝病刺脾肺病刺肝者皆是逆則死諸治熱病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寒處身寒而止也人傷於寒傳為熱何也曰寒盛則生熱也熱而煩滿何也陰氣少而陽氣勝故熱而煩滿寒從中生何也陽氣少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從中生人有四支熱逢風寒如炙如火者何也是入者陰氣虛陽氣盛四支者陽兩陽相得而陰虛少水不能滅威火是當肉燦是陽獨治也獨治者不能生長勝而止耳人有身寒湯火不能熱厚衣不能溫然不凍慄何也人腎氣勝太陽氣衰腎脂枯不長則髓不能滿故寒甚至骨也是當變節所以不凍慄者肝一陽也心二陽也腎孤藏也一水不能勝二火故不凍慄也人之肉苛者雖近衣絮猶苛何也營氣虛衛氣實也營氣虛則不仁衛氣虛則不用營衛俱虛則不仁且不用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陰陽交死者死夫汗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

得汗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當能食而不復熱今汗出而得熱不能食是邪勝而精無俾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狂言者失志失志者死人身與志不相得者死上陽寒濕人五藏卒痛何也經脉流行環周不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音音而不行客於脉外則血少客於脉中則氣不通故卒然而痛其痛有卒然而止者或痛甚不休者有痛甚不可按者或按之而痛止者或按之無益者或喘動應手者或心與背相引而痛者或脇肋與小腹相引而痛者或腰痛引陰股者或痛宿昔而成積者或卒然痛死不知人少間復生者或痛而嘔

山史上海

卷之七十五

立

三月十一日

引而痛按之則熱氣至熱氣至則痛止也寒氣客於厥陰之脉厥陰之脉絡陰氣繫於肝寒氣客於脉中則血泣脉急故脇肋與少腹相引痛厥氣客於陰股寒氣上及少腹血泣在下相引故腹痛引陰股寒氣客小腸膜原之間絡血之中血泣不得注於大經血氣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積寒氣客於五藏厥逆上泄陰氣竭陽氣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氣復反則生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寒氣客於小腸小腸不得成聚故後泄熱熱氣留於小腸腸中痛癰熱焦渴則堅乾不得出故痛而閉不通矣上痛癰之始發也先起於毫

山史上海

卷之七十五

四

三月十一日

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外內皆熱則喘而渴故欲冷飲也  
瘧者陰陽之更勝也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其日  
作何也衛氣者晝行於陽夜行於陰邪氣得陽而外出  
得陰而內薄內外相薄是以日作其間日作何也曰其  
氣之舍深內薄於陰陽氣獨發陰邪內著陰與陽爭不  
得出是以間日而作也其日作無常時何也寒舍於營  
至風府腠裏乃發發則邪氣入而病作虛實不同邪中  
異所中於頭項者氣至頭項而病中於背者氣至背而  
病中於腰脊者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氣至手足  
而病不得當風府風無常府衛氣之所發邪氣之所合  
則其府也瘧風寒之氣不常病極則復夫風之與瘧同  
類風堂在瘧有時而休何也風氣留其處故常在瘧氣  
隨經絡沈以內薄故衛氣應乃作也瘧先寒後熱何也  
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故先  
寒後熱曰寒瘧先熱後寒何也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  
故先熱後寒曰溫瘧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冤  
手足熱而欲嘔曰瘧瘧瘧瘧者但熱而不寒也瘧應四  
時其病異形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  
者惡風以夏病者多汗春曰溫瘧得之冬中於風寒氣  
藏骨髓之中至春陽氣大發邪不能自出遇大暑則瘧

肉消腠裏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乃從內出  
之外陽盛則熱熱衰氣復反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素有  
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泄邪舍於分肉  
之間消鍊肌肉不及於陰故但熱而不寒瘧之且發也  
必從四末始也先其時堅束其處令邪氣不得入去氣  
不得出審候之見孫絡盛堅而血者皆取之問病之所  
先發者先刺之先頭痛及頭重者先刺頭項背脊痛者  
先刺項背先腰脊痛者先刺脊中先手臂痛者先刺手  
少陰陽明十指間先足脛痠痛者先刺足陽明十指間  
血風瘧瘧發則汗出惡風刺三陽經背俞之血者瘧不  
渴間日而作刺足太陽渴而間日作刺足少陽溫瘧汗  
不出為五十九刺夫瘧者之寒湯火不能溫及其熱冰  
水不能寒當此之時良工不能止須其自衰乃刺之經  
言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漉漉之汗為其  
病逆未可治也先其未發陰未并陽陽未并陰因而調  
之真氣得安邪氣乃亡論瘧有寒熱何也取謂氣陽  
氣衰於下為寒厥謂足陰氣衰於下為熱厥謂足陽氣  
必起足下何也陽氣起於五足指之表陰脈集於足下  
而聚於足心故陽氣勝則足下熱寒厥必從五指上於  
膝何也陰氣起於五指之裏集於膝下而聚於膝上故

陰氣勝則從五指至膝上其寒其熱不從外從內也寒厥何也前陰者宗筋之所聚太陰陽明之所合也春夏則陽氣多而陰氣少秋冬則陰氣盛而陽氣衰此人者質壯以秋冬奪於所用其精下氣上爭不能復精氣溢下邪氣從而上陽氣衰不能滲營其經絡陰氣獨在故手足為之寒熱厥何也酒入於胃則絡脉滿而經脉虛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者也陰氣虛則陽氣入陽氣入則胃不和胃不和則精氣竭精氣竭則不營其四支此人者必數醉若飽以入房酒氣盛而慄悍聚於脾中不得散腎氣又衰酒氣與穀氣相薄熱盛於中故內熱溺赤陽氣獨勝手足為之熱也厥或令人腹滿或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遠至一日乃知人何也陰氣盛於上則下虛下虛則腹脹滿陽氣盛於上則下氣重上而邪氣逆逆則陽氣亂陽氣亂則不知人也內熱盛則為之虛則補之不成不虛以經取之以穴論法謂三陰三陽皆有厥皆有病能甚者皆有逆各治主病者三陰俱逆不得前後使人手足寒三日死厥逆有膺腫頸痛胃滿腹脹者灸之則瘡石之則狂須其氣并乃可治也厥病狂怒者生於陽陽氣固暴折而難決故善怒治之奪其食食入於陰長氣於陽故奪其食即已也厥逆有足暴

清胃若將裂腸若將以刀切煩而不能食脉大小皆澀溫取足少陰清取足陽明清則補之溫則寫之厥逆有腹脹滿腸鳴胃滿不得息取之下胸二脇肋厥而手動者取背俞內閉不得洩刺足少陰太陽與臍上以長針氣逆則取太陰陽明厥陰甚則取少陰陽明動者之經厥少氣身潔潔也言呼吸也骨癢體重懈惰不能動補足少陰厥短氣息短不屬動作氣索補足少陰去絡血肺之令人欬何也曰非獨肺也五臟六腑皆令人欬皮毛者肺之合皮毛先受邪氣以從其合寒飲食入胃從肺脉上至於肺則肺寒肺寒則內外合邪因而客之為肺欬五臟各以其時感於寒則受病微則為欬甚則為泄為痛乘秋則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邪乘夏則心先受邪乘至陰則脾先受邪乘冬則腎先受邪肺欬者欬而喘息有音甚則唾血心欬者欬則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狀重則咽腫喉痺肝欬者欬則兩脇下痛甚則不可以轉轉則兩脇下滿脾欬者欬則右脇下痛引肩背甚則不可以動動則欬劇腎欬者欬則腰背相引而痛甚則欬涎五藏之欬久乃移於六府脾欬不已胃乃受之欬而嘔嘔甚則長蟲出肝欬不已膽乃受之欬則嘔膽汁肺欬不已大腸受之欬而遺矢心欬不已小腸



止必刺其處勿令復起周痺在血脉之中隨脈以上隨  
脉以下不能左右各當其所痛從上下者先刺其下以  
過之後刺其上以脫之痛從下上者先刺其上以過之  
後刺其下以脫之此痛安生曰風寒濕氣客于分肉  
之間迫切而為沫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而分裂也  
今裂則痛痛則邪歸之邪歸之則熱熱則痛解痛解則  
厥厥則他痺發如是則內不在藏外未發於皮膚獨居分  
肉之間真氣不能周故命曰周痺刺痺者必先切循其  
上下之六經視其虛實以大絡之血結而不通及虛而  
脉陷空者而調之熨而通之其愈堅轉引而行之 五

臟使人痿何也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  
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故肺熱葉焦則  
皮毛虛弱急薄為痿癭癭音壁心氣熱則下脉厥而上  
上則下脉虛虛則生脉痿樞折不挈脛縱而足不任地  
滑云心熱盛則火上升腎脉於腰火上行陰氣厥逆火  
內通陰上格陽下不守也心氣通脉故生脉痿腎氣  
主之故膝膕屈伸不能任用力也肝氣熱則膽泄口苦筋  
膜乾筋膜乾則筋急而攣為筋痿脾氣熱則胃乾而渴  
肌肉不仁為肉痿腎氣熱則腰脊不舉骨枯而髓減為  
骨痿肺者藏之長也心之蓋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  
發肺鳴鳴則肺熱葉焦為痿癭志苦不得氣鬱不悲  
和故喘息有聲

哀太甚則胞絡絕心胞絡胞絡絕則陽氣內動火心下  
崩數洩血大經空虛發為肌痺傳為脉痿思想無窮所  
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為解痿及為白  
淫白淫居處於濕以水為病水有所留肌肉濡漬痺  
而不仁為肉痿肉痿者得之濕遠行勞倦逢大熱而濕  
陽氣內伐內伐則熱舍於腎腎者水藏也水不勝火則  
骨枯而髓虛故足不任身為骨痿邪之中人身半以上  
風中之身半以下濕中之也治痿者獨取陽明陽明者  
主潤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陽明虛則宗筋縱  
帶脉不引故足痿不用各補其榮通其俞調其虛實和

其逆順筋脉肉各以其時受月則病也謂云當云受氣  
其逆順筋脉肉各以其時受月則病也  
乙之新口 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皆水也水  
之始起目窻上微腫如新卧蠶之狀水者金也目下亦  
新居故水在腹其頸脉動時痰陰股間寒足脛腫腹大  
則水成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伏其候也膚  
脹者寒氣客於皮膚之間整整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  
厚按其腹實而不起腹色不變其候也鼓脹者腹脹身  
皆大大與膚脹等色蒼黃腹筋起其候也腸覃者寒氣  
客於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營因有所繫癖而內着  
惡氣乃起瘕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

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  
以時下此其候也石瘕生于胞中寒氣客于子門子門  
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寫不寫衄以留止日以益大狀  
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腸覃石瘕皆主於女子可導而  
下膚脹鼓脹可刺而已先寫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夫  
腎北藏也曰至陰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  
冬脉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其聚水而生  
病何也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生病下  
為臍腫上為喘呼不得卧人勞甚則腎汗出腎汗出逢  
於風內不得入於藏府外不得洩於皮膚客於玄府行  
於皮膚為臍腫玄府者汗空也肺為喘呼為肺逆不得  
卧則標本皆病相輸俱受水氣之所留也人有逆氣不  
得卧而息有音者有不得卧而息無音者有起居如故  
而息有音者有得卧行而喘者有不得卧不能行而喘  
者有不得卧卧而喘者何也不得卧而息有音是陽明  
之逆也足三陽下行今逆而上故息有音陽明者胃脉  
也胃者六府之海氣下行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卧也  
經曰胃不和則卧不安夫起居如故息有音者肺之絡  
脉逆也絡脉不得隨經上下故留經而不行其病人也  
微故起居如故也不得卧卧則喘者水氣之客也水瀦

津液而流腎水藏主津液主卧與喘夜行則喘出於腎  
淫氣病肺有所墮而恐喘出於肝淫氣害脾有所墮而  
恐喘出於肺淫氣傷心渡水跌仆喘出於腎與骨勇者  
氣行則已怯者則着而為病故居處動靜驚恐悲勞皆  
病所生也上水論 脹者焉生營氣循脉衛氣常並脉  
循分肉行陰陽相隨乃得天和五藏更始四時有序五  
穀乃化厥氣在下營衛留止寒氣逆上真邪相攻兩氣  
相搏乃合而為脹五藏六府皆有脹脹有病形營氣逆  
為脉脹衛氣壅膚脹取三里而寫近者一下遠者三下  
無問虛實工在疾寫上脈 腸澼便血身熱則死寒則  
生腸澼下白沫脉沈則生浮則死腸澼下膿血脉懸絕  
則死滑大則生腸澼之屬身不熱脉不懸絕滑大者生  
懸澼者死也上腸 癰疾始生先不榮頭里痛視舉目  
赤甚已而煩心候之于顏取手太陽陽明太陰血變而  
止癰始傳引口啼呼喘悸候之手陽明太陽左強者攻  
其右右強者攻其左血變而止癰疾作先反僵因而奮  
痛候之足太陽陽明太陰手太陽血變而止治癰疾者  
常與之居察其所當取之處病至視之有過者寫之置  
其于瓠壺之中至其發時血獨動灸兩骨二十壯窮  
骨者髀骨也癰疾四肢脉皆脹而縱脉消盡刺之出血

不滿灸挾項太陽灸帶脈于腰相去三寸頰脉搏大滑  
久自己脉小堅急死不治癰脉虛可治實則死嘔多沃  
沫氣下泄不治癰疾發如狂者死狂始生先自悲喜忘  
苦怒善惡得之憂治之取手太陰陽明及足太陰陽明  
血鬱而止狂始發少卧不飢自高賢也自辨智也自尊  
貴也善罵詈日夜不休治之取手陽明太陽太陰舌下  
少陰視絡盛者取之不盛釋之狂言善笑好歌樂妄行  
不休者得之大恐治之取手陽明太陽太陰狂目妄見  
耳妄聞善呼者少氣之所生也治之取手太陰太陽陽  
明足太陰頭兩頰狂者多食善見鬼神善笑得之有所  
大喜治之取足太陰太陽陽明後取手太陰太陽陽明  
狂新發先取曲泉左右動脉及盛者見血有頃已不已  
以法灸骨骹二十壯 大惑者何目亂也五臟六腑之  
精氣皆上注於目為之精精之窠為眼骨之精腎為瞳  
子筋之精肝為黑眼血之精心為絡氣之精為白眼肺  
肌肉之精脾為約束裏膜筋骨血氣之精與脉并為系  
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故邪中於項逢其身之虛其入  
深隨眼系以入於腦入於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  
目系急則目眩以轉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夫目者五臟  
六腑之精也營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故

神勞則精散精散則視岐視岐則見兩物夫瞳子黑眼  
法於陰白眼赤脉法於陽陰陽合傳而精明目者心之  
使也心者神之舍也心有所喜神有所惡卒然相感則  
精氣亂而視誤神移乃復故間者為迷其者為惑善忘  
者何上氣不足下氣有餘腸胃實而心肺虛虛則營衛  
留於下不以時上故善忘人善飢不嗜食何精氣并於  
脾熱氣留於胃胃熱則消穀穀消故善饑胃氣逆上則  
胃飢寒故不嗜食人卧不安者何藏有所傷也精有所  
之寄則安人不得偃卧者何肺者藏之蓋也肺氣盛則  
脉大脉太則不得偃卧病目不得瞑者何肝氣者晝常  
行於陽夜常行於陰陽氣盡則目陰氣盡則寤此人衛  
氣不得入於陰常留於陽留於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  
陽蹻盛不得入於陰而陰氣虛故目不瞑其衛氣留於  
陰不得行於陽則陰氣盛陰氣盛則陰蹻滿不得入於  
陽而陽氣虛故目閉不得視也多卧者何此人者腸胃  
大而皮膚濕分肉不解利則衛氣行遲留於陰也久其  
氣不精故多卧其腸胃小皮膚滑以緩分肉解利衛氣  
之留於陽也久故少瞑也治此奈何先其臟腑誅其小  
過後調其氣盛者為之虛者補之必先明知其形志之  
苦樂定乃取之 人有病脇支滿者病至則先聞腥臊

臭妨於食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時時前後血病  
名而枯得之年少大脫血若濟以入房氣竭肝傷人有  
病脇下消氣逆二三歲不已病名思積不妨於食不可  
灸刺為導引服藥藥不能獨治謂云氣逆息難故名思積  
灸之則火熱內藥氣化為風刺之則酒其氣轉成虛有  
脈積為導引使氣流通又以藥內消於胃乃可治也  
病少腹或上下左右皆有根名伏瘕與下大膿血  
居腸胃之外下則因陰陰上則迫脫此久病后臍上為  
逆難治居臍下為從勿動勿亟奪徐治人有身體髀股  
衝皆腫環臍而痛病名曰伏梁此風根也積氣溢於大  
腸者於育育之原在臍下故環臍而痛不可動動之為  
水溺瀆人有痛頭痛數歲不已此犯大寒內至骨髓髓  
以腦為主腦逆故令頭痛齒亦痛病名曰厥逆齒者骨  
有病口甘者五氣之溢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肥肥者  
今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氣上溢病名脾痺轉為消  
渴治之以蘭除陳氣也消痺脉實大病久可治脉懸小  
堅病久不可治有病舌苦者名膽痺夫肝者中之將也  
取決於膽咽為之使此人者數謀慮不決故膽虛氣上  
溢而口為之苦治之膽募俞膺腹曰募背脊曰俞有瘕者一日數  
十洩此不足也有身熱如炭頸膈如格人迎躁盛喘息  
氣逆此有餘也太陰脈微細如髮此不足也病在太陰

其盛在胃頗在肺病名曰厥死不治難癰疽為生曰  
寒邪客經絡之中則血泣而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  
得反故癰也衛氣壅遏不行寒氣化為熱熱勝則肉腐  
肉腐則為膿膿不寫則爛筋筋爛則傷骨骨傷則髓消  
不消骨空不得泄瀉血枯而虛則筋骨肌肉不相榮經  
脉敗漏薰於五藏藏傷者死癰發於嗌中曰猛疽不寫  
塞咽半日死其化為膿者寫則今豕膏冷食三日而已  
終於頸曰天疽其癰大以赤黑氣之息者宜以鍼開除  
去之氣盛血聚者宜石而寫之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  
液前傷任脉內熏肝肺十餘日死陽氣大發消腦留項  
曰腦爛項痛如刺煩心者死不治發於肩及臑曰疵癰  
狀赤黑急治之四五日還熇之熇令汗出至足不害癰  
發於腋下亦堅者曰米疽治以砭石欲細而長疎砭之  
塗以豕膏六日已癰堅而不潰者為馬刀挾纓急治之  
發於胸曰井疽三四日狀如大豆不早治下入腹七日  
死發於膺曰甘疽色青狀如穀實韮韮苦寒熱急治之  
去其寒熱十歲死死後出膿發於脇曰敗疵敗疵者女  
子之病也炙之發於股脛曰股脛疽狀不世變而癰膿  
搏骨發於尻曰銳疽狀赤堅大皆急治之不治三十日  
死發於股陰曰赤施不急治六十日死在兩股之內不

治十日死發於膝曰痲癰其狀大癰色不變寒熱如堅石勿石石之者死須其柔乃石之發於脛曰兔齧其狀赤發於內踝曰走緩其狀癰也色不變數石其輪而止其寒熱不死發於足上下曰四淫其狀大癰不急治百日死發於足傍曰厲癰狀不大初如小指發急治之去其黑者不消輒益不治百日死發於足指名脫癰狀赤黑死不治不赤黑不死急斬之不則死何謂癰何謂疽曰管衛稽留於經脉之中壅遏不行故大熱熱勝則肉腐為膿外出然不能深陷骨髓不為焦五藏不為傷故命曰癰熱氣淳盛下陷筋脉內連五藏當其離下筋骨肉皆無餘命曰疽癰者其皮薄以澤疽上皮大以堅如牛領之皮此其候也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治于未形愚者遭其已成已成者砭石鉞鋒之所取也逆以爲傷其白眼青黑眼小一逆也內熱而嘔二逆也臍痛渴甚三逆也肩項中不便四逆也音嘶色脫五逆也逆者死胃脘癰診胃脉當沈細沉細者病甚逆者人迎甚盛甚盛則熱聚於胃口而不行故胃脘爲癰人喜怒不遇食飲不節寒溫不時寒汁流於腸中流腸中則蟲寒蟲寒則積聚守於下管人食則蟲上食蟲上食則下管虛下管虛

則邪氣勝之積聚以留留則癰成癰成則下管約其經在管內者即而痛深其癰在管外者即而痛浮癰上皮膚熱微按其癰視氣所行先淺刺其傍稍內益深還而刺之毋過三行察其沉浮以爲淺深已刺必慰令熱入中內日慰使熱邪氣益衰大癰乃潰伍以參禁以除其內情擔無爲乃能行氣後以鹹苦化穀乃下矣諸癰疽之發與節相應者不可治也發於脇者百日死發於陰者三十日死身有五部伏兔一肘二肘三肘四肘五肘六肘七肘八肘九肘十肘在肘腋名鼠瘻發熱之毒氣留於脉不去者中鼠瘻之本在於臍其末上出於頸臍之關浮於脉中不內者發於肉而外爲膿血易去也反其目視之中有赤脈上下貫瞳子見一脈一歲死見二脈半一歲半死見三脈二歲死見四脈二歲半死見五脈三歲死見六脈三歲半死見七脈四歲死見八脈四歲半死見九脈五歲死見十脈五歲半死見十一脈六歲死見十二脈六歲半死見十三脈七歲死見十四脈七歲半死見十五脈八歲死見十六脈八歲半死見十七脈九歲死見十八脈九歲半死見十九脈十歲死見二十脈十歲半死見二十一脈十一歲死見二十二脈十一歲半死見二十三脈十二歲死見二十四脈十二歲半死見二十五脈十三歲死見二十六脈十三歲半死見二十七脈十四歲死見二十八脈十四歲半死見二十九脈十五歲死見三十脈十五歲半死見三十一脈十六歲死見三十二脈十六歲半死見三十三脈十七歲死見三十四脈十七歲半死見三十五脈十八歲死見三十六脈十八歲半死見三十七脈十九歲死見三十八脈十九歲半死見三十九脈二十歲死見四十脈二十歲半死見四十一脈

解不屬凡此十二盛者至而寫之立已厥氣客于心則  
夢見丘山煙火客于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物客于  
肝則夢山林樹木客於脾則夢丘陵大澤壞屋風雨客  
于腎則夢臨淵沒水中客于膀胱則夢遊行各于胃則  
夢飲食客于大腸則夢田野客于小腸則夢聚邑衝衛客  
于膽則夢間訟自刺客于陰氣則夢接內客于項則夢  
斬首客于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窮苑中客  
于股肱則夢禮節拜起客于胞腦則夢洩便凡此十五  
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三陽絕三陰微今人妄夢其  
極至迷凡治病必求其本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陽氣  
者若天有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陽氣內實欲如運  
樞起居若驚神氣乃浮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上云積於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  
乎若壤都汨汨乎不可止故是煩勞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  
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怒也勞傷於筋縱若不容汗出  
偏沮使人偏枯汗出見濕乃生痲痲方味切高粱  
之變足生大丁受如持虛高骨通王補云外濕既侵中  
勞汗當風寒薄為飲微切鬱乃痲王註寒風薄於皮膚  
形如米或如針灸者上黑長壹分餘痲色赤腫痲氣  
內鬱血膿如大酸更俗云痲也皆陽氣內鬱於皮膚中  
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痲

筋為肉之綱脈為血之府肉腠為氣之門氣化薄傳為善畏  
而驚悸筋為肉之綱筋脈為虛留連肉腠筋為肉之綱氣化薄傳為善畏  
及為驚悸筋為肉之綱筋脈為虛留連肉腠筋為肉之綱氣化薄傳為善畏  
汗未盡形筋而氣燥穴俞以閉發為風瘡湯氣者日而  
主外人平旦而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  
氣門乃閉是故暮而收拒無擾筋骨無見霧露反此三  
時形乃因薄陰者藏精而起亟也有脫陽者衛外而為  
固也陰不勝其陽則脉流薄疾并乃狂陽不勝其陰則  
五藏氣爭九竅不通風客淫氣乃精亡邪傷肝也因而  
飽食筋脉橫解腸澀為痔因而大飲則氣逆因而強力  
房腎氣乃傷高骨乃壞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  
乃平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而和之是謂聖  
度故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有逸陰平陽秘精神乃治  
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因於寒錯問因於暑煩則喘噦靜  
則多言體若燔炭汗出而散因於濕首如裹濕熱不攘  
大筋緘短小筋弛長緘短為拘弛長為痿因於氣為腫  
四維相代陽氣乃竭因於露風乃生寒熱春傷於風邪  
氣留連乃為洞泄夏傷於暑秋為痲瘧秋傷於濕上逆  
而欬發為痿厥冬傷於寒春必溫病四時之氣更傷五  
藏陰之所生本於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是故味  
過於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味過於鹹大骨氣勞短心

氣抑味過於甘心氣喘滑色黑腎氣不衡平水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味過於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映水為陰火為陽陽為氣陰為味歸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化生精氣生形味傷形氣傷精精化為氣氣傷於味陰味出下竅陽氣出上竅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脹此陰陽反作病之逆從也味厚者為陰薄為陽之陽氣厚者為陽薄為陽之陰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火食氣氣食火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重寒則熱重熱則寒寒傷形熱傷氣氣傷痛形傷腫故先痛而後腫者氣傷形也先腫而後痛者形傷氣也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寫喜怒傷氣寒暑傷形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脉去形去形故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不同故重陰必陽重陽必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陽道實陰道虛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陽受之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藏入六府則身熱不時卧上為喘呼入五藏則膜滿閉塞下為飧泄久為腸澼故喉主天氣咽主地氣陽受風氣陰受濕氣夫邪

之生也或生於陰或生於陽其生於陽者得之風雨寒暑其生於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風雨之傷人也先客於皮膚傳入於孫脉孫脉滿則傳入於絡脉絡脉滿則輸於經脉血氣與邪并客於分勝之間其脉堅大曰實實者外堅克滿不可按按之則痛寒濕之中人也皮膚不收肌肉堅緊營血泣衛氣去故曰虛虛者聶辟氣不足按之則氣足以溫之故快然而不痛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炅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九氣不逆何病之生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飧泄故氣上喜則氣和志達營衛通利故氣緩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營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恐則精却却則上焦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若則膝裏閉氣不行故氣收炅則膝裏開營衛通汗大泄故氣泄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虛無所定故氣亂勞則喘息汗出外內皆越故氣耗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晉而不行故氣結也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脫營嘗富後貧雖不傷邪五氣留連病有所并名曰失精醫工診之不在藏府不變軀形診之而疑不知病名身體日減氣虛無精痛深無氣洒洒然時驚外耗於衛內奪於營

富大陽滑云富當斬筋絕脉身體復行令澤不息筋傷

他而後行早重傷之故傷敗結留薄歸陽脈積寒累帶

諸陽脉粗工治之亟刺陰陽身體解散四支轉筋男女

離絕竟結愛恐五藏空虚血氣離守消痺什擊偏精痿

厥氣滿發逆在肥貴人則高梁之疾也隔塞閉絕上下

不通則暴憂之病也暴厥而聰塞閉不通內氣暴薄也

五臟不平六腑閉塞之所生也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

胃之所生也清氣在陰濁氣在陽其氣各異陰陽已和

清濁不干則順而治清濁相干亂于胃中是謂大悅故

氣亂于心則煩心密嘿俛首靜伏亂于肺則俛仰喘喝

國史上編 國史卷之十 三月

接手以呼亂于腸胃則為霍亂亂于臂脛則為四厥亂

于頭則為厥逆頭重眩仆夫精明者所以視萬物別審

白黑短長者也以長為短以黑為白則精衰矣五藏者

中之守也聲如從室中言是中氣之濕也言而微終日

乃復言此奪氣也衣被不斂言語善惡不避親疎此神

明亂也倉廩不藏是門戶不要也使水穀不得久藏

要水泉不止是膀胱不藏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神散

而守則生失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背

脊中之府背曲肩隨將壞矣腰者腎之府轉搖不

能腎將憊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則振掉骨將憊

矣得彊則生失彊則死病為病變 欲臨病人觀死生

則色脉合是已金木水火土四時八風不離其常變化

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色以應日脉以應月常求其

要則其要也蓋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脉而通神明脉者

血之府也長則氣治短則氣病數則煩心大則病進上

盛則氣高下盛則氣脹代則氣衰細則氣少濇則心痛

渾渾革至如涌泉病進也華急 綿綿其去如弦絕者死夫

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赤欲如白裏朱不欲如赭白欲

如鶩羽不欲如藍青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

羅裏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炭五色

國史上編 國史卷之十 八月

獨決于明堂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

頰側也蔽者耳門也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于

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下于闕庭王宮在于下極五

藏安於胸中五臟六府各有部視其五色察其浮沉以

知淺深察其澤夭以觀成敗察其散搏以知遠近視色

上下以知病處青為肝赤為心白為肺黃為脾黑為腎

沉濁為內浮澤為外黃赤為熱青黑為痛白為寒故色

見青如草莖者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炁者死赤如衄

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見死者也青如翠羽

者生赤如鷄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

如鳥羽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生於心如以縞裏朱生  
於肺如以縞裏紅生於肝如以縞裏紺生於脾如以縞  
裏枯樓實生於腎如以縞裏紫此五臟所生之外榮也  
真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潤澤以清五官惡得而病乎  
五色各出其部從外部走內部者其病從外走內色從  
內走外者其病從內走外病生於內者先治其陰後治  
其陽反者益甚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  
益甚其色僞以明沉天者為甚不明不羸其病不甚色  
上行者病益甚色下行如雲微散者病立已色將未有  
聚其病散未成也部骨陷者必不免於病矣其色部乘  
襲者雖病甚不死肝病皆赤心病舌卷額赤脾病唇黃  
肺病喘息鼻張腎病顏黑色青黑赤白黃皆端滿有別  
鄉別卿赤者其色大如榆莢在面王為不日其色上銳  
肯空上向下銳下向在左右如法另予色在面王為小  
有為莖痛高為本下為首孤痛癢之屬也又予在於  
面王為勝脫子處之端散為痛癢為聚方為左右各如  
其色赤色出兩額大如母指者病雖小愈必卒死黑色  
出於庭大如母指必不病而卒死凡相五色之奇脈面  
黃目青面黃目赤面黃目白面黃目黑者皆不死面青  
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也  
診病之始五決為紀欲知其始先建其母謂應時所  
王氣

謂五決者五脉也萬物之外六合之內天地之變陰陽  
之應彼春之緩為夏之暑言主彼秋之急為冬之烈言主  
至四變之動脉與之上下春應規夏應矩秋應衡冬應  
權秋脉更弱如矩之上下春應規夏應矩秋應衡冬應  
權秋脉浮毛如衡之上下春應規夏應矩秋應衡冬應  
權四十五日陽氣微上陰氣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  
上陽氣微下陰陽有時與脉為期期而相失知脉所分  
分之有別故知死時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紀從  
陰陽始始之有經從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時為宜補寫  
勿失與天地如一時一之情以知死生持脉有虛靜  
為保春日浮如魚之遊在波夏日在膚泛泛乎其有餘  
謂五決者五脉也萬物之外六合之內天地之變陰陽  
之應彼春之緩為夏之暑言主彼秋之急為冬之烈言主  
秋日下午膚蟄蟲將去冬日在骨蟄蟲周密君子居室故  
曰知內者按而紀之知外者終而始之此六者持脉之  
大法也春脉弦弦者肝也東方木也萬物始生故其氣  
來爽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故曰弦反此者病其氣來  
實而強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謂不及  
病在中太過則令人善怒忽忽眩冒而癲疾其不及則  
令人胃痛引背下兩脇脹滿髮脉鈞鈞者心也南方火  
也萬物盛長故其氣來盛去衰故曰鈞反此者病其氣  
來盛去亦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盛去反盛此  
謂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身熱而痛痛為浸淫其不

及則今人欬唾下為氣泄秋脉毛毛者肺也西方金也  
萬物所終故其氣來經虛以浮來急去散故曰毛反此  
者病其氣來毛而中央堅兩傍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  
氣來毛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今人逆氣而背  
痛慍慍然其不及則今人喘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  
下聞病音冬脉石石者腎也北方水也萬物合藏故其  
氣來沉以搏故曰石反此者病其氣來如彈石此謂太  
過病在外其去如數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今人  
脊脉痛而少氣不欲言其不及則今人心懸如病飢飢  
中清春中痛少腹滿小便變脾脉者土也孤藏以灌四  
傍不得主時脾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藏各十八日寄  
生萬物故上下至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其來如水  
頭足不得主時過則令人四支不舉其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平心脉  
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心平病心脉來喘喘連屬  
其中微曲曰心病死心脉來前曲後句如操帶鉤曰心  
死平肺脉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肺平病肺脉來不  
上不下如循雞羽曰肺病死肺脉來如物之浮如風吹  
毛曰肺死平肝脉來奕奕招招如揭長竿末梢曰肝平  
長而病肝脉來益實而滑如循長竿曰肝病不更死肝

脉來急益勁如新張弓弦曰肝死急平脾脉來和柔相  
麗如雞踐地曰脾平病脾脉來實而盈數如雞舉足曰  
脾病死脾脉來銳堅如鳥之喙如鳥之距鳥喙距如屋  
之漏微動如水之流不曰脾死平腎脉來喘喘累累  
如鈎按之而堅曰腎平病腎脉來如引葛按之益堅曰  
腎病死腎脉來發如奪索辟辟如彈石曰腎死人之常  
氣稟於胃無胃氣者死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  
病但弦無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藏真  
散於肝肝藏筋候之氣也夏胃微鈎曰平鈎多胃少曰  
心病但鈎無胃曰死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藏  
真通於心心藏血脉之氣也長夏胃微奕弱曰平弱多  
胃少曰脾病但代無胃曰死奕弱有石曰冬病弱甚曰  
今病藏真濡於脾脾藏肌肉之氣也秋胃微毛曰平毛  
多胃少曰肺病但毛無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  
曰今病藏真高於肺以行營衛陰陽也冬胃微石曰平  
石多胃少曰腎病但石無胃曰死石而有鈎曰夏病鈎  
甚曰今病藏真下於腎腎藏骨髓之氣也真肝脉至中  
外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如按琴瑟絃也青白不澤毛折  
乃死真心脉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色赤黑不  
澤毛折乃死真肺脉至大而虛如以毛羽中人膚色白

赤不澤毛折乃死真腎脉至搏而絕如指彈石辟辟然  
色黑黃不澤毛折乃死真脾脉至弱而乍數乍疎也黃  
青不澤毛折乃死諸真藏脉見者死不治足陽明者胃  
也胃者五藏之本也藏府各因其經受氣焉藏氣不能  
自致於手太陰必因於胃病甚者胃氣不能與之俱真  
藏之氣獨見故死也診法常以平旦陰氣未動陽氣未  
散飲食未進經脉未盛絡脉調勻氣血未亂故乃可診  
人一呼脉再動一吸脉亦再動呼吸定息脉五動命曰  
平人平人者不病也常以不病調病人醫不病故平息  
以調之必先知經脉然後知病脉按尺寸觀浮沉滑澹  
大小而知病所生難經云八寸者脉之要會也從關至尺是尺內陰之所治從關至寸是寸內陽之所治從關至尺是尺內陰之所治從關至寸是寸內陽之所治  
終一寸九分○按右手手後高骨曰關居尺寸之間似  
有界限而名尺者皆關以下至尺澤穴皆一尺故名尺  
寸者從關以上至魚際一寸故名寸寸者浮於手寸  
沉者按之骨上滑者往來流利而易滿者往來澀澀  
難小者脉細微者脉滑滑者皆陽脉沉澀小者皆  
陰察其臟腑知死生之期陰者主藏陽者主府陽受氣  
于四末陰受氣于五藏終始寸口手太陰脉經脈焉紀  
持其脉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平與不平此人迎  
與諸指左手寸關尺與結喉兩旁一寸五分者同名寸  
與處曰寸關尺左右手可知正結喉旁可診不可持寸  
口主中人迎主外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  
者名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脉口人迎應四時也

俱靜俱動俱往俱來小大齊等若引繩也六經之脉不  
結動也本末之寒溫相守司也形肉血氣相稱也是謂  
平人所謂平人者經脉少氣者脉口人迎俱少不稱尺寸也如是者  
則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寫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  
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如此者弗灸此謂氣人迎一盛  
大寸口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二盛  
二盛病在足太陽三盛而躁病在手太陽陽人迎三  
盛病在足陽明四盛而躁病在手陽明陽人迎四倍  
且大且數名曰陽陽者陽為外格死不治此謂陽者陽  
物從上而下格者拒也拒脉口一盛大人迎一倍病  
六陰於內使不得運於外也脉口一盛大人迎一倍病  
在足厥陰肝一盛而躁在手心主二盛病在足  
少陰腎二盛而躁在手少陰心三盛病在足太陰  
脾三盛而躁在手太陰肺脉口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  
陰溢陰為內關死不治馬註溢者陰脈乘陽即如水  
運於內也覆溢者真藏之脉人不病而死也人迎成則  
為熱虛則為寒寒則為痛痺代則乍甚盛間盛則瀉之  
虛則補之緊痛則取之分肉代則取之血絡且飲藥陷  
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寸口盛則為脹滿寒中  
食不化虛為熱中出糜少氣溺色變緊則痛痺代則  
痛乍止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則先刺而後灸之代則

取血絡而後調之陷下則徒灸之陷下者血脉結於中  
中有著血血寒故宜灸也不盛不虛以經取之脉大以  
弱則以安靜用力無勞也蓋經絡始於諸經而皆以人  
迎口者為陽脉口人迎主外口人迎主內迎人迎大於  
口主內口氣口候陰氣口大於人迎為陽脉故曰氣口  
決之至要並無以寸口為尺及尺寸山脈多內外  
關格之文自難經云然則北政之歲少陰在泉則寸  
口不應厥陰在泉則右不應太陰在泉則左不應南政  
之歲少陰司天則寸口不應厥陰司天則右不應太陰  
司天則左不應諸不應者反其診則見矣不應皆為脉  
沉肺手太陰之脉動則病肺脹滿膨膨而喘咳缺盆中  
痛甚則交兩手而脅此為肺厥是主肺所生病者欬上  
氣喘渴煩心胃滿膈臂內前廉痛厥掌中熱氣盛有餘  
則肩背痛風寒汗出中風小便數而欠氣虛則肩背痛  
寒少氣不足以息溺色變大腸手陽明之脉動則病齒  
痛頸腫是主津液所生病者目黃口乾軀軀喉痺肩前  
膈痛大指次指痛不用氣有餘則當脉所過者熱腫虛  
則寒慄不復胃陽明之脉動則病洒洒振寒善呻數欠  
顏黑病至則惡人與火聞鍾鼓不為動聞木聲則惕然  
而驚心欲動獨閉戶塞牖而處甚則欲登高而歌棄衣  
而走妄言罵詈不避親疏或不食至不食數日貴響腹

脹是為肝厥是主血所生病者明者胃胃者土也故  
陽明主肉脉多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火陽明  
所主而流注於內故邪客之則熱熱甚則火陽明  
所主而流注於內故邪客之則熱熱甚則火陽明  
本也易為五支實則能登高何也四支諸陽之  
淫汗出軀軀口喎唇唇頸腫喉痺大腹水腫膝腫痛  
循脣乳氣街股伏兔肝外廉足跗上皆痛中指不用氣  
盛則身以前皆熱其有餘于胃則消穀善飢溺色黃氣  
不充則身以前皆寒慄胃中寒則腹滿脾足太陰之脉  
動則病舌本強食則嘔胃脘痛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  
快然如衰身體重是主脾所生病者食不下煩心  
下急痛澹泄水閉黃疸不能卧強立股膝內腫厥是  
大指不用心手少陰之脉動則病嗌乾心痛渴而欲飲  
是為脾厥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黃脇痛膈臂內後廉痛  
厥掌中熱痛小腸手太陽之脉動則病嗌痛頰腫不可  
以順肩似拔膈似折是主液所生病者耳聾目黃頰痛  
頸頰肩膈肘臂外後廉痛膀臑足太陽之脉動則病衝  
頭痛目以脫項如拔脊痛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脰如結  
臨如梨是為蹠厥是主筋所生病者痔瘡狂癲疾頭顱  
項痛目黃淚出軀軀項背腰尻脰脚皆痛小指不用  
腎足少陰之脉動則病飢不欲食面如漆紫欬唾則有  
血嗚嗚而喘坐而欲起目眈眈如無所見心如懸若

氣不足則善恐心惕如人將捕之是為骨厥是主腎  
所生病者口熱舌乾咽腫上氣溢乾及痛煩心心痛黃  
疸腸澼脊腹內後廉痛痿厥嗜卧足下熱而痛心主手  
厥陰之脉動則病手心熱臂肘掣急腋腫甚則胃脇支  
滿心中膽脹大動面赤目黃喜笑不休是主脉所生病  
者煩心心痛三焦手少陽之脉動則病耳聾渾渾焯焯  
喉痺是主氣所生病者汗出目銳皆痛煩痛耳後  
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膽足少陽之脉動則  
病口苦善太息心脇痛不能轉側甚則面微有塵體無  
膏澤足外反熱是為陽厥是主骨所生病者頭痛領痛  
目銳皆痛缺盆中腫痛膝下腫馬刀俠癰汗出振寒瘧  
胸脇助脾膝外至脛絕骨外踝前及諸節皆痛小指次  
指不用肝足厥陰之脉動則病腰痛不可以俛仰丈夫  
癰疝婦人少腹腫甚則噎氣面塵脫色是肝所生病者  
胸滿嘔逆飧泄疝孤遺溺閉癰凡此諸病盛則寫之虛  
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咽下則灸之不盛不衰以  
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于人迎虛者寸口小於人迎也手  
太陰脾氣絕則皮毛焦太陰者行氣溫皮毛者也故氣  
不榮則皮毛焦皮毛焦則津液去皮節而爪枯毛折則  
毛先死丙篤丁死火勝金也手少陰心氣絕則脉不通

脉不通則血不流髮色不澤故面黑如漆柴血先死舌  
焦癸死水勝火也足太陰脾氣絕則脉不榮肌肉唇舌  
者肌肉之本也脉不榮則肌肉軟而舌萎人中滿則唇  
反唇反者肉先死甲篤乙死木勝土也足少陰腎氣絕  
則骨枯少陰者伏行而濡骨髓者也故骨不滿則肉不  
能著骨骨肉不相親則肉軟骨先死戊篤己死土勝水  
也足厥陰氣絕則筋絕厥陰者肝脉也肝者筋之合也  
筋聚于陰氣而脈絡于舌本故脉弗榮則筋急筋急則  
引舌與卵筋先死庚篤辛死金勝木也五陰氣俱絕則  
自系轉轉則目運者為志先死死志先死則遠一日半死  
矣六陽氣絕則陰與陽相離離則膝理發泄絕汗乃出  
故旦占夕死夕占旦死太陽之脈小腸其終也戴眼不  
轉仰反折瘰癧白汗乃出則死紀汗謂汗暴出如少  
陽終者脈二耳聾百節皆縱目累視如驚絕系絕系  
一日半死其死也色先青白乃死陽明終者胃其口自  
動作善驚妄言色黃其上下經盛不仁足太陰脾動作  
不仁善忘少陰終者心其面黑齒長而垢腹脹閉上下  
不通手足厥逆心不仁故面黑太陰終者脾腹脹不  
得息善噫善嘔嘔則逆逆則面赤不逆則上下不通不  
通則面黑皮毛焦



之右手當踝而彈之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  
其應疾中手渾渾然者病中手徐徐然者病其應上不  
能至五寸彈之不應者死是以脫肉身不去者死身不  
中部乍疎乍數者死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此三部  
下天部內外人迎寸口相參伍為診法故三部九候  
與九候於針家診脈尤重今針法不以此廢彼亦誤也  
部九候於針家診脈尤重今針法不以此廢彼亦誤也  
滑濡大小而知病所生尺內兩傍則李陽也玉冰註人  
內也兩傍尺之外側也尺外以候腎尺外尺裏以候腹  
李陽近腎於此候中則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高右外以候胃內以  
候脾胃中故以內候之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  
候脾胃中故以內候之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  
胃中肺葉垂於外故以外候之胃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膈  
胃中肺葉垂於外故以外候之胃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膈  
中前以候前謂胸之前後後以候後謂背之後上竟上者  
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尺俱指  
言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脈小  
者尺之皮膚亦減而少氣脈大者尺之皮膚亦貴而起  
脉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脉濇者尺之皮膚亦濇凡此變  
者有微有甚故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善調脈者不待於  
色龐大者陰不足陽有餘為熱中來疾去徐上實下虛  
為厥顛疾來徐去疾上虛下實為惡風有脉俱沈細數  
者少陰厥也沈細數散者寒熱也浮而散者為眩仆諸

浮不躁者皆在陽則為熱病在足有躁者在手  
細而沈者皆在陰則為骨痛其有靜者在足足中數動  
一代之病在陽之脉也洩及便膿血諸過者切之濇者  
陽氣有餘也血滑者陰氣有餘也血陽氣有餘為身熱  
熱汗陰氣有餘為多汗身寒陰陽有則餘無汗而寒推  
而外之內而不外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身  
有熱也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腰足清也推而下之下而  
不上頭項痛也按之至骨脉氣少者腰脊痛而身有痺  
也上診尺營行脉中一日一夜五十營五藏皆受氣四  
持其脉口數其至也五十動不一代者五藏皆受氣四  
動一一代之者一藏無氣三十動一代之者二藏無氣二十  
動一代之者三藏無氣十動一代之者四藏無氣不滿十動  
一代之者五藏無氣于之短期所謂五十動不一代者以  
為常也代則氣衰王叔和脉經云來數而中止不能自  
還因復動曰代似勞而求代之意  
人一呼脉一動一吸脉一動曰少氣人一呼脉三動一  
吸脉三動而躁尺熱曰病溫尺不絕不至曰死乍疎乍  
數曰死寸口脉中手短者曰頭痛寸口脉中手長者曰  
足脛痛寸口脉中手促上擊者肩背痛寸口脉沈而堅  
者病在中寸口脉浮而盛者病在寸寸口脉沈而弱曰  
寒熱及病瘕心腹痛寸口脉沈而搏曰腸下有積腹中

有橫痃痛寸口脉沈而喘曰寒熱<sup>初</sup>或<sup>或</sup>脉盛滑堅曰病  
在外脉小實而堅者病在內脉小弱以濇謂之久病脉  
滑浮而疾謂之新病脉急者曰疝瘕少腹痛脉滑曰風  
脉濇曰痺緩而滑曰熱中盛而緊曰脹脉從陰陽病易  
已脉逆陰陽病難已脉得四時之順曰病無他脉反四  
時及不閉或曰難已病熱而脉靜泄而脉大脫血而脉  
實病在中脉虛病在外脉濇堅者皆難治<sup>此脉証</sup>婦人  
手少陰脉動甚者任子也<sup>掌後陷中當手脉口熱而尺</sup>  
寒秋冬為逆春夏為從治主病者尺熱滿而脉口寒濇  
春夏死秋冬生絡滿經虛灸陰刺陽經滿絡虛刺陰灸  
陽五實死五虛死脉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替此謂  
五實脉細皮寒氣少泄利前後飲食不入此謂五虛時  
有生者何也漿粥入胃泄注止則虛者活身汗後利則  
實者活世其候也何謂重實大熱病氣熱脉滿經絡孫  
絡皆實也滑則從濇則逆何謂重虛大寒病脉虛氣虛  
尺虛也氣虛者言無常凡虛者行步惛然脉虛者不象  
陰也滑則生濇則死寒氣暴上脉滿而實滑則生逆則  
死脉實滿手足寒頭熱春秋則生冬夏死脉浮而濇濇  
而身熱者死其形盡滿脉急大堅尺濇而不應從則生  
逆則死從者手足溫逆者手足寒也故陽病陽脉小者

為逆陰病陰脉大者為逆脉實以堅謂之益甚脉逆四  
時為不可治必察四難而明告之春夏而脉沈濇秋冬  
而脉浮大謂之逆四時行奇恒之法以太陰始<sup>奇恒法</sup>  
口太陰之脉定四時正氣<sup>奇恒法</sup>後度<sup>奇恒法</sup>行所不勝曰逆逆則  
死<sup>木見金脉金見火脉火見水脉水見土脉土見木</sup>行所勝曰從從則活凡治  
病少察其下適其脉觀其志意與其病拘於鬼神者不  
可與言至德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病不許治者  
病必不治治之無功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脉之盛衰  
病之新故乃治之無後其時微其脉與五色俱不奪者  
新病也微其脉與五色俱奪者久病也微其脉小色不  
奪者新病也微其脉不奪其色奪者久病也形氣相得  
謂之可治色澤以浮謂之易已脉弱以消是有胃氣命  
曰易治形氣相失謂之難治色夭不澤謂之難已<sup>天謂</sup>  
脉之大小滑濇浮沉可以指別五藏之象可以類推五  
藏之音可以意識五色微診可以目察能合脉色可以  
萬全<sup>上脉</sup>九針一曰鑱針法天二曰員針法地三曰  
鍤針法人四曰鋒針法時五曰鈹針法音六曰員利針  
法律七曰毫針法星八曰長針法風九曰大針法野一  
者天也天者陽也人五藏應天肺者五藏六府之蓋也  
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陽也故為之鑱針必大其頭而銳

其末今無得深入而陽氣中主熱在頭身長一寸六分  
二者地也人所以應土者肉也故為之負針必當其身  
而員其末今無得傷肉分傷則氣竭長一寸六分三者  
人也人所以成生者血脈也為之鑠針必大其身而  
負其末鋒如黍粟之銳今可以按脈勿陷以致其氣令  
邪氣獨出長二寸半四者時也時者四時八風客於經  
絡之中為留病故為之鋒針必簡其身而鋒其末刃三  
隅今可以寫熱出血而痼病竭長一寸六分五者音也  
五音冬夏之分分於子午陰與陽別寒與熱爭兩氣相  
搏合為癰膿故為之鈹針必令其末如劒鋒可以取大  
膿長四寸廣二分半六者律也律者十二合十二經脈  
虛邪客於經絡為暴痺故為之負利針必令其末如釐且  
負且銳中身微大今可深內以取暴氣長一寸六分七  
者星也人七竅也邪客於經為痛痺舍於經絡故為之  
毫針令尖如蚊蚋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正氣因之邪  
氣俱往出針而養長三寸六分八者風也人之肝脈入  
節也八正之虛風傷人內舍於骨解腰脊節驢裏之間  
為深痺故為之長針必長其身鋒其末可以取深邪達  
痺長七寸九者野也人之節解皮膚之間也淫邪流溢  
於身如風水而溜不能過於機關大節故為之大針令

小大如挺其鋒微員以取人氣長四寸八皮應天肉應  
地勝應人筋應時聲應音陰陽合氣應律齒而目應星  
聞入氣應風九竅三百六十五絡應野一鍼皮二鍼肉  
三鍼脈四鍼筋五鍼骨六鍼調陰陽七鍼益精八鍼除  
風九鍼通竅除三百六十五節邪氣此各有所生也人  
五藏五俞五五二十五俞六府六俞六六三十六俞經  
脈十二絡脈十五凡二十七氣以上下所出為井所溜  
為榮所注為俞所行為經所入為合二十七氣所行皆  
在五俞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五藏有疾也應出十二  
原陽中之少陰肺也其原出於大淵大淵二穴陽中之  
太陽心也其原出於太陵太陵二穴陰中之少陽肝也其  
原出於太衝太衝二穴陰中之主陰脾也其原出於太白  
太白二穴陰中之太陰腎也其原出於太谿太谿二膏之  
原出於鳩尾鳩尾一盲之源出於臍臍一凡此十二  
三陰肺出於少商少商者手大指端內側也為井去脈  
如韭木溜於魚際魚際者手魚也為榮人言注於大淵  
大淵魚後一寸陷者中也為俞行於經渠經渠寸口中  
也動而不居為經入于尺澤尺澤肘中之動脈也為合  
手太陰經也心出於中衝中衝手中指之端也出於中

為井木溜于勞宮勞宮掌中中指本節之內間也為榮注于大陵大陵掌後兩骨之間方下者也為陰行于間使間使之道兩筋之間三寸之中也有過則至無過則止為經入于曲澤曲澤肘內廉下陷者之中也屈而得之為合手少陰也肝出于大敦大敦者足大指之端及三毛之中也為井木于于行間行間足大指間也為榮注于大衝大衝行間上二寸陷者之中也為俞行于中封中封內踝之前一寸半陷者之中使逆則宛使和則通搖足而得之為經入于曲泉曲泉輔骨之下大筋之上也屈膝而得之為合足厥陰也脾出于隱白隱白者足大指之端內側也為井木溜于大敦大都本節之後下陷者之中也為榮注于太白太白腕骨之下也為俞行于商丘商丘內踝之下陷者之中也為經入于陰之陵泉陰之陵泉輔骨之下陷者之中也伸而得之為合足太陰也腎出于湧泉湧泉者足心也為井木溜于然谷然谷然骨之下者也為榮注于大谿大谿內踝之後跟骨之上陷者中也為俞行于復留復留上內踝二寸動而不休為經入于陰谷陰谷輔骨之後大筋之下小筋之上也按之應手屈膝而得之為合足少陰經也勝腕出于至陰至陰者足小指之端也為井金溜于通

谷通谷本節之前外側也為榮注于束骨束骨本節之後陷者中也為俞過于京骨京骨足外側大骨之下為原行於崑崙崑崙在外踝之後跟骨之上為經入于委中委中腓中央為合委而取之足太陽也膽出于竅陰竅陰者足小指次指之端也為井金溜于俠谿俠谿足小指次指之間也為榮注于臨泣臨泣上行一寸半陷者中也為俞過于丘墟丘墟外踝之前下陷者中也為原行陷陽輔陽輔外踝之上輔骨之前及絕骨之端也為經入于陽之陵泉陽之陵泉在膝外陷者中也為合伸而得之足少陽也胃出於厲兌厲兌者足大指內次指之端也為井金溜于內庭內庭次指外間也為榮注于泉谷泉谷者上中指內間上行二寸陷者中也為俞過于衝陽衝陽足附上五寸陷者中也為原搖足而得之行于解谿解谿上衝陽一寸半陷者中也為經入于下陵下陵膝下三寸脗骨外二里也為合復下三里三寸為巨虛上廉復下上廉三寸為巨虛下廉大腸屬上小腸屬下足陽明胃脉也大腸小腸皆屬于胃是足陽明也三焦者上合手少陽出于闕衝關衝者手小指次指之端也為井金溜于液門液門小指次指之間也為榮注于中渚中渚本節之後陷者中也為俞過于陽池

陽池在腕上陷者中為原行於支溝支溝上腕三寸附  
骨之間陷者中為經入于天井天井在肘外大骨上陷  
者中為合屈肘乃得之三焦下陰在于足太指之前少  
陽之後出臑中外廉曰委陽是太陽絡也手少陽經也  
三焦者足少陽太陰一作陽之所將太陽之別也上踝五  
寸別入貫膈腸出于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  
焦實則閉癰虛則遺溺遺溺則補之閉癰則寫之手太  
陽小腸者上合于太陽出于少澤少澤小指之端也為  
井金溜于前谷前谷在手外廉本節前陷者中為榮注  
于後谿後谿者在手外側本節後為俞過于腕骨腕骨  
在手外側腕骨前為原行于陽谷陽谷在銳骨之下陷  
者中為經入于小海小海在肘內大骨之外去端半寸  
陷者中伸臂而得之為合手太陽經也大腸上合手陽  
明出于商陽商陽大指次指之端也為井金溜于本節  
之前二間為榮注于本節之後三間為俞過于合谷合  
谷在大指歧骨之間為原行于陽谿陽谿在兩筋間陷  
者中也為經入于曲池在肘外輔骨陷者中屈臂而得  
之為合手陽明也是謂五藏六府之俞五五二十五俞  
六六三十六俞也春取絡脈諸榮大經分肉之間甚者  
深取之間者淺取之夏取諸俞孫絡肌肉皮膚之上秋

取諸合如春法冬取諸開諸俞之分欲深而留之春者  
木始治肝氣始生肝氣急其風疾經脈常深其氣少不  
能深入故取絡脈分肉間夏者火始治心氣始長脈瘦  
氣弱陽氣留溢熱熏分腠內至公經故取盛經分腠絕  
膚而病去者邪居淺也秋者金肺將收殺金將勝火陽  
氣在合陰氣初勝濕氣及體陰氣未盛未能深入故取  
俞以寫陰邪取合以虛陽邪陽氣始衰故收於合冬者  
水始治腎方閉陽氣衰少陰氣堅盛巨陽伏沈陽脈乃  
去故取井以下陰逆取榮以實陽氣故取井榮也 五  
藏為陰六府為陽筋骨為陰皮膚為陽病在陰之陰者  
刺陰之榮輸病在陽之陽者刺陽之合病在陽之陰者  
刺陰之經病在陰之陽者刺絡脈 用鍼之服法天則  
地合以天光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定乃刺之  
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易  
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月始生則血氣始精  
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  
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天寒無刺天溫無刺月生  
無寫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月生而寫是謂藏虛月滿  
而補血氣揚溢絡有留血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  
相錯真邪不別沈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故天忌



鍼勿置以定其意候呼內鍼氣出鍼入鍼空四塞精無從去方實而疾出鍼氣入鍼出熱不得還閉塞其門邪氣布散精氣乃存動氣候時近氣不失遠氣乃來是謂追之病有在毫毛腠裏者有在皮膚者有在肌肉者有在筋者有在骨者有在髓者是故刺毫毛腠裏無傷皮膚傷則內動肺肺傷則秋病溫瘧刺皮無傷肉肉傷則內動脾脾動則七十二日四季之月病腹脹煩不嗜食刺肉無傷脉脉傷則內動心心動則夏病心痛刺脉無傷筋筋傷則內動肝肝動則春病熱而筋弛刺筋無傷骨骨傷則內動腎腎動則冬病脹腰痛刺骨無傷髓髓傷則腦銷鑠肝酸體解休然不夫矣刺皮無傷肉者病在皮中鍼入皮中引而去之無傷肉也刺肉無傷脉者至肉而去不及脉也刺脉無傷筋者至脉而去不及筋也刺筋無傷骨者至筋而去不及骨也病在脉調之血病在血調之絡病在氣調之衛病在肉調之分肉病在筋調之筋病在骨調之骨脉氣盛而血虛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什血氣俱盛而陰氣多者其血滑刺之則射陽氣畜積久留而不寫者其血黑以濁新飲而液滲于絡未合和于血也故血出而汗不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為腫陰氣積于陽其氣因于絡故刺之血未出而氣先

行故腫陰陽之氣新相得而未和合因而寫之則陰陽俱脫表裏相離故脫色而蒼蒼然刺之血出多色不變而煩惋者刺絡而虛經經虛者陰脫故煩悶陰陽相得而合為痺者此為內溢于經外注于絡如是者陰陽俱有餘雖多出血而弗能虛血脉若盛堅橫以赤上下無常處小者如針大者如筋則而寫之故無失數失數而反各如其度形氣不足病氣有餘是邪勝也急寫之形氣有餘病氣不足急補之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氣俱不足也不可刺刺之則重不足重不足則陰陽俱竭血氣皆盡形氣有餘病氣有餘此陰陽俱有餘也急寫其邪調其虛實故有餘者寫之不足者補之刺不知逆順與邪相搏滿而補之則陰陽四溢腸胃克郭肝肺內瞋陰陽相錯虛而補之則經脉空虛血氣竭枯腸胃僻辟皮膚薄著毛腠夭脆予之死期五藏之氣已絕於內而用鍼者反實其外是謂重竭重竭必死其死也靜五藏之氣已絕於外而用鍼者反實其內是謂逆厥逆厥必死其死也躁故曰用鍼之要在知調陰與陽調陰與陽精氣乃光合形與氣使神內藏故曰上工平氣中工亂脉下工絕氣危生故工不可不慎也夫刺之約者必明知病之可刺與未可刺與其已不可刺也邪之新

來客也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逢而寫之其病  
立已兵法曰無逢行行之氣無擊堂堂之陣判法曰無  
刺熇熇之熱無刺漉漉之汗無刺渾渾之沫刺病與  
脉相逆者故上工刺未生其次刺未成其次刺已衰下  
工刺其方衰與其形之盛者與其病與脉相逆者從腰  
以上手太陰陽明皆主之從腰以下足太陰陽明皆主  
之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病在頭者取之  
足病在腰者取之臆病生於頭者頭重生於手者臂重  
生於足者足重治病者先刺其病所從生者刺肥人者  
秋冬之齊刺瘦人者春夏之齊病痛者陰也痛而以手  
按之不得者陰之陰也深刺之病在上者陽也病在下  
者陰也癢者陽也淺刺之刺熱厥者留針反為寒刺寒  
厥者留針反為熱刺熱厥者二刺陰一刺陽刺寒厥者  
二刺陽一刺陰久病者邪氣入深刺深內而久留之問  
日而復刺之必先調其左右其血脉刺道畢矣肝病  
者取其經厥陰取少陽血取厥陰以治肝氣心肝病者取  
少陰太陽舌下血脾病者取太陰陽明少陰血肺病者  
取太陰足太陽之外厥陰血腎病者取其經少陰太陽  
血處方手太陽獨受陽之濁手太陰獨受陰之清其清  
者上走空竅其濁者下行諸經諸陰皆清足太陰獨受

其濁清者其氣滑濁者其氣濇故刺陰者深而留之刺  
陽者淺而疾之清濁相干者以數調之人迎一盛寫足  
少陽補足厥陰二寫一補日一取之人迎二盛寫足太  
陽補足少陰二寫一補二日一取之人迎三盛寫足陽  
明補足太陰二寫一補日二取之皆切而驗之疎而取  
之上氣和乃止脉口一盛寫足厥陰補足少陽二補一  
寫日一取之脉口二盛寫足少陰補足太陽二補一寫  
二日一取之脉口三盛寫足少陰補足陽明二補一寫  
日二取之皆切而驗之疎而取之上氣和乃止所以日  
二取之者太陽主胃富於穀氣故可日二取之也凡刺  
之道氣調而止寫則益虛脉大如其故而不堅堅如其  
故則病未去也補則益實脉大如其故而益堅若大如  
其故而不堅病未去也故補則實寫則虛不得稽留淫  
泆須針而去故一刺則陽邪出再刺則陰邪出三刺則  
穀氣全穀氣至而止所謂穀氣至者已補而實已寫而  
虛而病愈也陰盛而陽虛先補其陽後寫其陰而和之  
陰虛而陽盛先補其陰後寫其陽而和之凡刺此者以  
指按之脉動而實且疾者疾寫之虛而徐者補之反此  
者病益甚陽明在上手足少陰在下手足腎膺俞中膺背俞中背肩膊虛者取之上手屈而



溺出今人少腹滿刺腸腸內陷為腫刺匡上咽骨中脉  
為漏為盲刺關節中液出為不得屈伸刺有九奪形肉  
奪一也大奪血後二也大汗出後三也大泄後四也新  
產及大血後五也新內勿刺新刺勿內已醉勿刺已刺  
勿醉新怒勿刺已刺勿怒新勞勿刺已刺勿勞已飽勿  
刺已刺勿飽已飢勿刺已刺勿飢已渴勿刺已刺勿渴  
大驚大恐必定其氣乃刺之乘車來者卧而休之如食  
頃乃刺出行來坐而休之如行十里頃乃刺凡刺之真  
必先治神五藏已定方候已備神乃後存養神者必知  
形之肥瘦營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  
粗守形上守神神乎神客在門未觀其疾鳥知其原  
正氣者邪氣客在門邪氣正氣所出刺之微在速遲  
入也知其原謂先知邪正何經之邪  
粗守關上守機機之動不離其空中中之機清靜而  
微其來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機之道者不可掛以髮  
不知機道叩之不發知其往來受與之則粗之關乎妙  
哉工獨有之往者為逆來者為順明知逆順正行無問  
迎而奪之鳥得無虛追而濟之鳥得無實迎之追之以  
意和之針道畢矣凡用針者虛則實之滿則泄之苑陳  
則除之邪勝則虛之大要曰徐而疾則實疾徐而疾  
而徐則虛疾出針而徐按之言實與虛若有若無察後與先若

存若亡為虛為實若得若失虛實之要九針最妙捕寫  
之時以針為之寫曰迎之必持而內之放而出之排陽  
內針邪氣得泄按而引針是謂內溫血不得散氣不得  
出補曰隨之隨之意若望之若行若按如蚊蚋止如留  
如還去如絃絕今左屬右右屬左其氣故止外閉已閉  
中氣乃實必無留血急取誅之補者必然若有得也寫  
者恍然若有失也持針之道堅者為實正指直刺無針  
左右神在秋毫屬意病者審視血脉刺之無殆人有虛  
實五虛勿近五實勿遠至其當發間不容瞬手動若務  
王水云心如鍼耀而勻鍼形光淨靜意觀義觀通之變  
事務一事  
觀之冥冥莫知其形王云不知其形易見其鳥鳥其見  
容誰知其來見其鳥鳥其見  
其稜稜數其稜稜從見其飛不知其誰鳥往來莫知其稜稜  
使伏如橫弩安起如發機速刺虛者須其實陽氣隆至  
去刺實者須其虛陰氣隆至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深淺  
鍼氣隆至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深淺  
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何  
謂形何謂神請言形形乎形目冥冥問其所病索之於  
經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無形何謂神  
請言神神乎神耳不聞目不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  
達口莫能言俱視獨見獨見通若昏冥見之冥冥昭  
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妙用三部九候為之原九鍼

之論不必存上鹹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

菜為克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其毒藥其攻邪也

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寒四時五藏隨病所宜也五味

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鹹味涌泄為陰淡味滲

泄為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寒或堅

以所利行之利調其氣使平也有毒無毒所治為主適

大小為制也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君

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

佐九制之大也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

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故曰近者奇之遠者偶之汗者

不以奇下者不以偶補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

急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薄平氣之道近而奇偶制小

其服也遠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大則數少小則數多多

則九之少則二之奇之不去則偶之偶之不去則反佐

以取之夫氣有高下病有遠近證有中外治有輕重有

緩急故方有小大適其所至也五味入口各有所喜各

有所走各有所病酸喜入肝苦喜入心甘喜入脾辛喜

入肺鹹喜入腎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天

由也王祿曰諸入肝為溫入心為熱入肺為清入腎為

虛寒入脾為至陰各從其本藏之氣不用之增其味

偏勝氣有偏勝則有偏絕故有其氣酸走筋多食酸

令人癢鹹走血多食鹹令人渴辛走氣多食辛令人洞

心苦走骨多食苦令人變嘔甘走肉多食甘令人悅心

酸入于胃其氣澀以收上之兩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即

留于胃中胃中和溫則下注膀胱膀胱之胞薄以懦得

酸則縮澀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癰陰者積筋之所終

也故酸入而走筋鹹入于胃其氣上走中焦注于脈血

與鹹相得則凝凝則胃下汁注之注之則胃中竭竭則

咽路焦故舌本乾而善渴血脈者中焦之道也故鹹入

而走血辛入于胃其氣走上焦上焦者受氣而常諸陽

者也薑韭之氣薰之營衛之氣不時受久留心下故洞

心辛與氣俱行故辛入而與汗俱出苦入于胃五穀之

氣皆不能勝苦若入下脘三焦之道皆閉而不通故變

嘔齒者骨之所終也故苦走骨甘入于胃其氣溺小不

能上至於上焦與穀留于胃中令人柔潤胃柔則緩緩

則蟲動蟲動則令人悅心其氣外通於肉故甘走肉聖

人通天之紀從地之理明金木水火土運行之數寒暑

燥熱風火臨御之化從其類序分其部主別其宗司氣

之勝也微者隨之甚者制之氣之復也和者平之暴者

奪之皆隨勝氣安其屈伏無問其數天氣反時則可依

及勝其主則可犯以平為期上淫於下所勝平之邪淫

於內所勝治之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焉期于午  
必陰司天之紀氣化運行先天熱氣下臨肺氣上從白  
起金用木乃膏病本於肺必抑其運氣資其歲勝折其  
鬱發先取化源無使暴過而生病食歲穀以全真氣食  
間穀以辟虛邪宜鹹以夷之調其上甚則以苦發之以  
酸收之安其下甚則以苦泄之適氣同異而多少之同  
天氣者以寒清化同地氣者以溫熱化用熱遠熱用涼  
遠涼用溫遠溫用寒遠寒食宜同法有假則反此其道  
也反是者病丑未太陰司天之紀氣化運行後天濕氣  
下臨腎氣上從黑起水變陰專其政陽氣退避病本於  
腎必折其鬱氣而取化源益其歲氣無使邪勝食歲穀  
以全其真食間穀以保其精宜以苦燥之溫之甚者發  
之泄之不發不泄則濕氣外溢肉潰皮折血流必贊其  
場火令禦甚寒從氣異同少多其判也同寒者以熱化  
同濕者以燥化異者少之同者多之假者反之反是者  
病寅申少陽司天之紀氣化運行先天火氣下臨肺氣  
上從白起金用火淫所勝革金且耗木乃膏病本於肺  
必抑其運氣贊所不勝折其鬱氣先取化源暴過不生  
苛疾不起歲宜鹹宜辛宜酸滲之泄之瀆之發之同風  
熱者多寒化異風熱者少寒化卯酉陽明司天之紀氣

化運行後天燥氣下臨肝氣上從土乃膏燥淫所勝病  
本于肝食歲穀以安其氣食間穀以去其邪宜鹹宜苦  
宜辛汗之清之散之安其運氣無使受邪折其鬱氣資  
其化源以寒熱輕重少多其制同熱者多大化同清者  
多地化辰戌太陽司天之紀氣化運行先天寒氣下臨  
心氣上從丹起火用寒淫所勝病本於心折其鬱氣先  
資其化源抑其過氣扶其不勝無使過暴而生其疾食  
歲穀以全其真避虛邪以安其正宜苦以燥之溫之適  
氣同異多少制之同寒水者燥熱化異寒濕者燥濕化  
同者多之異者少之已亥厥陰司天之紀氣化運行後  
天熱氣下臨肺氣上從白起金用風淫所勝必折其鬱  
氣資其化源贊其運氣無使邪勝歲宜以辛調上以鹹  
調下畏火之氣無妄犯之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諸寒收  
引皆屬於腎引急諸氣膈鬱皆屬於肺諸濕腫滿皆屬  
於脾諸熱瘡癰皆屬於火諸痛痺瘡皆屬於心諸厥固  
泄皆屬於下謂下焦肝腎氣諸痿喘嘔皆屬於上謂上焦諸禁  
鼓慄如蠶神守皆屬於火諸瘕瘕強皆屬於濕諸逆衝  
上皆屬於熱諸脹腹大皆屬於濕諸躁狂越皆屬於火  
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諸痙有聲鼓之如鼓皆屬於熱諸  
病附腫痠驚駭皆屬於水諸轉筋反戾水液渾濁皆

屬於熱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諸病酸暴注下  
迫皆屬於熱按其寸口人迎以調陰陽切循其經絡之  
凝滯者致氣以溫之血和乃止氣有餘於上者導而下  
之氣不足於上者推而休之其稽留不至者因而迎之  
必明於經脈乃能持之寒與熱爭者導而行之其宛陳  
血不結者刺而取之肝主春足厥陰少陽主治肝苦急  
食甘以緩之心主夏手少陰太陽主治心苦急食酸以  
收之脾主長夏足太陰陽明主治脾苦濕食苦以燥之  
肺主秋手太陰陽明主治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  
腎主冬足少陰太陽主治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病在  
肝愈於夏夏不愈甚於秋秋不死持於冬起於春肝病  
者平旦慧下晡夜半靜肝欲散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  
酸寫之病在心愈於長夏長夏不愈甚於冬冬不死持  
於春起於夏禁熱食熱衣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  
靜心欲更食鹹以與之用鹹補之甘寫之病在脾愈於  
秋秋不愈甚於春春不死持於夏起於長夏禁溫食飽  
食濕地濡衣脾病者日昃慧日出甚下晡靜脾欲緩食  
甘以緩之用甘寫之甘補之病在肺愈於冬冬不愈甚  
於夏夏不死持於長夏起於秋禁寒飲食寒衣肺病者  
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靜肺欲收食酸以收之用酸補之

辛寫之病在腎愈在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  
於秋起於冬禁犯燥埃熱食溫炙衣腎病者夜半慧四  
季甚下晡靜腎欲堅食苦以堅之用苦補之鹹寫之善  
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府其  
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寒者熱之熱者寒之  
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堅者削之客者除之勞者溫之結  
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緩之散者收之損者  
益之逸者行之驚者平之上者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  
之開之發之適事為故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  
觀其事也熱因寒用寒因熱用寒因塞用通因通并必  
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治同其終異可使破積可使  
潰堅可使氣和可使必已病有標本治有逆從必別陰  
陽前後逆從得施標本相移故有其本而求之於標  
有其在本而求之於本有其在本而求之於標有其在  
標而求之於本故治有取標而得者有取本而得者有  
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故知逆與從正行無間知  
標本者萬舉萬當不知標本是謂妄行治反為逆治得  
為從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先  
寒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熱  
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本先病

而後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調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後中滿者治其標先中滿而後煩心者治其本人有客氣有同氣小大便利治其標小大便利治其本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謹察開其以意調之開者并其甚者獨行先小大便利而後生病者治其本也氣調而得者逆之使之逆而從之從而逆之調氣之方必別陰陽定其小外各守其鄉內者內治外者外治微者調之其次平之盛者奪之汗者下之病從內之外者調其內從外之內者治其外從內之外而盛於外者先調其內而後治其外從外之內而盛於內者先治其外而後調其內其本中外不相及則治主病治熱以寒溫而行之治寒以熱涼而行之治溫以清冷而行之治清以溫熱而行之諸寒而熱者取之陰諸熱而寒者取之陽各求其屬也服寒而反熱服熱而反寒則治其主氣消之削之吐之下之補之寫之久新同法發表不達熱攻裏不達寒不發不攻而犯寒犯熱則寒熱內賊其病益甚不達寒則熱至不達寒則寒至無者生之有者甚之本無病必生病故有病乃其病衣服欲適寒溫寒無燠暑無出汗飲食熱無灼灼寒無滄滄寒

溫中通故氣得持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故因其輕而揚之因其重而減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瀉之於內其有邪者瀉形以爲汗其在皮者汗而發之清云一汗也其慄悍者按而收之其實者散而瀉之審其陰陽以別柔剛陽病治陰陰病治陽血實決之氣虛宜掣引之閉戶塞牖繫之病者數問其情以從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能毒者以厚藥不勝毒者以薄藥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不盡行復如法大積大聚其可犯衰其大半而止過者死婦人重身毒之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其病去而瘳何也曰經絡以通血氣以從與衆齊同養之和之靜以待時謹守其氣無使傾移其形迺彰生氣以長故曰無代化無違時必養必和待其來復此之謂也

年長少等也衣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風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不皆病何也人使然也人有陰陽有太陰之人有少陰之人有太陽之人有少陽之人有陰陽和平之人有木形之人有火形之人有土形之人有金形

之人有水形之人其皮膚有厚薄肌肉有堅脆緩急氣有勇怯之所由也醫之治病一病而治各不同何也地固然也東方之域魚鹽之地濱海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鹽使人熱中故其民皆黑色踈理其病癰瘍其治砭石故砭石亦從東方來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其民不衣而褐薦華食而脂肥故邪不能傷病生於內其治宜毒藥故毒藥亦從西方來北方者其地高陵風寒冰冽其民野處而沈食其藏寒生消病其治宜灸熇故灸熇亦從北方來南方者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腐綴理而赤色其病癰痺其治宜微鍼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其民食雜而不勞病多痿厥寒熱其治宜導引按蹻故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於下故右熱而左溫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於上故左寒而右涼是以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故適寒涼者脹句之溫熱者瘡下之則脹已汗之則瘡已西北之氣散而寒之東南之氣收而溫之氣寒氣涼治以寒涼行水漬之氣溫氣熱治以溫熱強其內守必同其氣可使平也其一州之氣崇高則陰氣治之污下則陽氣治之

小者小異大者大異 古之治病惟移精變氣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或不愈何也曰時使然也上古聖人之終下也皆謂虛邪賊風避之有時人居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寒暑居以避暑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故其民日樸其知道者法於陰陽明於術數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行不欲離於世舉不欲觀於俗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以其德全而不危也筋脉和同骨髓堅固氣血皆從病安從來聖人作湯液醪醴以爲備而弗服也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中古機智萌生神志亟奪病至而治治以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十日不已治以草蕪草茅標本已得邪氣乃服今之人不然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憂患緣其內勞苦傷其外虛邪賊風朝夕數至外閉九竅內中五藏骨髓精氣弛壞營泣衛除粗工兇兇以爲可攻不本四時不知日月不審逆從鍼石治其外毒藥攻其內故病未已新病復起所以小病必甚大病者死矣夫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死生之本也聖人行之愚者佩之逆

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  
順為逆是謂內格故曰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  
亂治未亂此之謂也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  
之譬猶渴而穿井闢而鑄錐不亦晚乎

由史上編卷七十五

由史上編卷七十六

肝郡鄧元錫纂著

方技傳

宏南堂藏書

醫緩者秦人也晉景公疾病求醫焉秦伯使醫緩往視  
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所逃  
之其一曰居肅之上肅之下將若我何緩至曰疾不可  
為也在肅之上肅之下矣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  
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乃為禮而歸之無何公薨及  
晉平公疾復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  
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  
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  
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  
之後不容彈矣於是乎有煩手淫聲愔愔心耳乃忘和  
平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  
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非以熾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  
味發為五聲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  
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著淫熱  
疾雨淫腹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感  
蟲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  
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  
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

其大節有舊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蟲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是歲趙孟卒平公薨○扁鵲者渤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常謹遇之出入十餘年長桑君乃呼扁鵲私坐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與扁鵲曰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與扁鵲忽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病盡見五臟藏結以診脈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名扁鵲常晉昭公時趙簡子為政病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迎問之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哉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而言我之帝所甚樂也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亦病若此矣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以為我之帝所甚樂具言其魂所歷遊於是諸大夫以扁鵲言告簡子賜之田四萬畝後扁鵲號太子死扁鵲至號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何國中治禳過衆事也中庶子曰死矣扁鵲曰何病

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厥而死扁鵲曰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扁鵲曰公幸言臣臣齊渤海秦越人也家在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何以言死者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醪鑿石橋引案砭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臟之輸乃割皮解肌決脈結筋撈髓腦樞荒爪纂洧浣腸胃漱滌五臟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已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扁鵲乃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鄰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瀉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而決之者至衆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瞋舌橋而下乃入報號君驗其耳鼻陰良信號君乃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先生乃幸過小國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流涕長潛悲不能自止扁

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厥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經緣中維經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發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臟厥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砭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出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若之何今君

疾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疾使八召扁鵲扁鵲逃去桓侯死惟聖人豫知微能使良醫得為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多而醫之所治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倫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邯鄲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洛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人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世傳難經八十一篇以為越人所著史無其文又難經所解多於經意舛非必越人書

○太倉公齊太倉長淳十意也臨菑人少而喜刀已更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為人治病多驗事孝文帝為太倉長齊中稱其廉平坐罪當刑女子于緹縈詣闕上書請代帝為除肉刑語具刑法志中罷家居詔問故太倉長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字受學幾何歲嘗有所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何病何縣里人也醫藥已其病之狀官何如具悉而對意對曰自臣少時

喜醫藥而醫藥方試之効不驗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  
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  
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  
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  
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等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  
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  
下經五色奇咳術楊慎曰奇咳術奇脈同漢書五行志  
有五色奇脈生奇秘之數奇秘言非  
常術揆度陰陽外變樂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可  
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更事之三年所  
即嘗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  
臣意學之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  
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  
告成弟昌曰此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瘻腫  
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  
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而靜此內  
關之病也呂頤云脈從關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  
時者其主病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素問云肝病於代  
則絡脈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  
脈貴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瘻腫八日  
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者經病病去過入人

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脈未  
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肝與心相去  
五分故曰五日盡及八  
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瘻腫盡泄而死  
熱上則重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  
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齊王中子  
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  
煩慙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忤食飲此言痺  
也即為之作下氣湯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病愈  
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此絡  
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  
身熱脈盛者為重陽重陽者過心主徐廣曰過故煩懣  
音唐也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  
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齊郎中令循病醫皆以為  
厥刺人中臣意診之曰湧血也令人不得前後洩循曰  
不得前後洩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後洩再  
飲大洩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  
時右氣口急右手脈無五臟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  
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臟應故曰湧血中熱  
故湧赤也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  
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

甚已則熱信曰唯往冬時焉王使於楚臣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單車轅來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閭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為之液湯火齊遂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而愈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脉時并陰脉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脉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在太陰脉口而希是水氣也腎主水故知之失治一時即轉而寒熱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脉曰風痺客脾索隱云痺音單脾音交反客或作胞正義曰勝脫也言客脫難於大小波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波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溺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脉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脉法曰沉之而太堅浮之而緊者素問云脉沉而緊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脉大而躁大者勝脫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曹山附病附方臣意診其脉曰肺消痺也加以寒熱即告其入曰符反臣意診其脉曰肺消痺也加以寒熱即告其入曰適其共養此不治法曰後三日當狂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附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附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脉法曰不平不鼓形弊

此五臟病也通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手而代素問云氣湯湯曰代不手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知寒熱者其入尸身尸身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炙鏡石及飲毒藥臣意未診時齊太醫先診附病灸其足少陽脉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作泄注腹中虛又炙其陽脉是壞肝剛絕燥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陽明脉陽明脉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五日盡盡即死矣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臣意診其脉曰風痺客脾索隱云痺音單脾音交反客或作胞正義曰勝脫也言客脫難於大小波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波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溺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脉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脉法曰沉之而太堅浮之而緊者素問云脉沉而緊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脉大而躁大者勝脫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曹山附病附方臣意診其脉曰肺消痺也加以寒熱即告其入曰符反臣意診其脉曰肺消痺也加以寒熱即告其入曰適其共養此不治法曰後三日當狂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附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附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脉法曰不平不鼓形弊

脉脉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者去五  
日死皆爲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  
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中藏者過期不安  
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脉曰風厥胸滿  
卽爲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  
病者臣意切其脉時風氣也心脉濁病法過入其陽易  
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胸滿  
汗出伏地者切其脉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澆水  
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  
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脉臣意診其脉曰病氣疝客於膀  
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  
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  
脉大而實其來難是厥陰之動也脉來難者疝氣之客  
於膀胱也腹所以腫者厥陰之絡結小腹也厥陰有過  
則脉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炙其足厥陰之脉左右各  
一所卽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卽更爲火齊湯飲之  
三日而疝氣散卽愈 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懣  
臣意告曰熱厥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  
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 濟北王召臣意診脉諸女子  
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

王曰是好方多伎能爲所是案法新往年而之民所四  
百七十萬曹偶四八王曰得無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  
重在死法中法當春嘔血死王召視其顏色不變以爲  
不然不責諸候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令  
召之則什於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  
重而毛髮色澤脉不衰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  
齩齒臣意炙其左太陽明脉卽爲苦參湯日嗽三升出  
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卧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  
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葦藹藥一撮  
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脉躁躁者有飲病卽飲以  
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齊丞相舍人奴從  
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卽視  
之告宦者平平好爲胠學臣意所臣意告之曰此傷脾  
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  
平卽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  
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  
外平與倉公立卽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卽召舍人謂  
之曰公奴有病不令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  
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臟傷部而  
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

不知以為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病者胃氣黃黃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病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不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脈上為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卧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客腎痺往四五日君要脇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含五臟急治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教見家京下方石即弄之京倉屬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太陽色乾腎部上及要界以下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眾醫皆以為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

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澹而不屬澹而不屬者其來鄭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知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眾醫皆以為寒熱為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曉瘕曉音曉瘕為病腹大上膚黃羸循之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曉可解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得之於寒濕寒濕氣宛篤不發化為虫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索刺蠱而毛美奉髮索隱曰言循其尺索刺人手而蠱徐廣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之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噎輒復之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當愈時醫秦信問左右閭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迴風可治信笑曰非也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臣意診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後十一日溲血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

陰氣具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  
馬者切之得番陰脉番陰脉入虛裏來肺脉肺脉散者  
固色變所以不中期死者其人嗜黍王朋故過期所以  
沒血者脉法曰病喜養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  
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  
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請意診臣  
意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洩者不可服五石  
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洩亟勿服色將發臃遂  
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有陰  
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  
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  
合色脉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  
應乃可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鏡石  
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  
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  
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愈忿發為疽後百餘日果為  
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必有經紀拙工有  
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候時病甚衆  
醫皆以為厥臣意診脉以為痺根在左右脇下太如覆  
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

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  
其經解不識其病所在 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  
開方開方自以為不病臣意謂之曰君病者風三歲四  
支不能用使人瘡瘡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瘡而未  
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  
之其脉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及肺法  
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脉曰牡  
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慎無為勞力事為勞  
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踰踰要厥寒汗出多即嘔血臣  
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也 病得之內所  
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脉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  
一番一絡者牡疝也臣意所診者皆有籍所以籍之者  
臣意新受師方適成而師死以故籍所診期決死生觀  
所失所得以故至今知之他所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  
衆多又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  
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  
類不可知古聖人為之脉法以起度並立規矩權衡  
案繩墨調陰陽別百病以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  
所問臣意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飲食  
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齊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  
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  
爲非病也是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  
不當醫治脉法曰年二十脉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  
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卧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董謂孫也  
一作董謂也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脉氣當趨也而徐之  
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卽焦以神氣爭而邪氣入  
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當調飲食擇晏日  
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脉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  
貿法不當破炙破炙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  
史記上編 卷之七十六 十六  
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  
爲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  
孫知若學我方也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  
臣意對曰意治病必先切其脉脉敗逆者不治其順  
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  
不能全也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  
對曰臣意不聞師慶善爲方也意少時好方聞唐里公  
孫光善爲古傳方往謁得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  
受書之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方盡矣不爲愛吾已  
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

人臣意曰得見事公悉得禁方盡甚意死不敢妄傳人  
居有間公孫光間處臣意深論方師光喜曰公必爲國  
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及其方  
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中年時嘗欲受其方不肯曰若  
非其人肯與公往見之其人亦老家給富會慶子男殷  
來獻馬因師光奉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  
於殷曰意好數其人聖儒必詳遇之卽爲書以意屬慶  
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問臣意吏民嘗有事意學方  
及畢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學臣意教  
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局期王禹學臣意教以經  
脉高下及絡結當論俞所居又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  
以宜鏡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遣太倉馬長馮信學  
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  
侯家杜信喜脉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脉五診二歲餘  
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脉奇咳四  
時應陰陽而末成除齊王侍醫蓋是時天子仁慈能盡  
下具得意所業而太史公著之史以改詳如此  
東漢張璠仲景者南陽人也舉孝廉官長沙太守深於  
醫建安中聚族二百餘口後六十稔死者三之二而傷  
寒居其七火傷之著傷寒論二十二篇其著金匱玉函

經不傳惟傷寒論十篇文詞與今存文章并句錯不可  
讀具著其要刪書首辨脉白脉有三部尺寸及關春弦  
秋浮冬沉夏洪榮衛流行不失衡餘腎沉心洪肺浮肝  
弦此自經常不失銖分出入升降漏刻周旋水下二刻  
一周循環復于寸口虛實見焉變化相乘陰陽相干風  
則浮虛寒則牢堅沉潛水畜支散急弦動則為痛數則  
熱煩設有不應知變所緣三部不同病各異端太過不  
及邪不空見中必有奸審察表裏知其所含三焦別焉  
脉有陰陽大浮數動滑名陽沉濡弱弦微名陰陽病見  
陽脉者生陽病見陰脉者死陽脉浮大而濡陰脉浮大  
而濡陰脉同等曰緩陰陽偏勝為結陰陽相和為緩脉浮而緊  
曰弦弦者狀如弓弦按之不移緊者脉如轉索無常也  
脉弦而大弦則為臧大則為疝切臧則為寒疝則為  
虛寒虛相轉則為革婦人半產漏下男子亡血失精脉  
翕奄沉曰滑沉為純陰翕為正陽陰陽和合故滑也脉  
有陰結有陽結浮而數能食不大便者為實曰陽結期  
十七日當劇脉沉而遲不能食身體重大便反鞭音硬曰  
陰結期十四日當劇成無已注曰結者氣偏結固於陽  
陰偏陽脉謂陽之氣不和也一云一陽之謂專偏  
陰偏陽脉謂陽之氣不和也一云一陽之謂專偏  
之謂疾脉謂陽之氣不和也一云一陽之謂專偏  
如循長竿曰陰結脉皆如長上肥者陽氣微也浮脉

榮榮如蜘蛛絲者陽氣衰也細脉綿綿如鴻漆之絕者  
亡血也連綿而軟如鴻漆而大而後細為脉來緩時一  
亡血也陽氣有餘而陰氣不足是為亡血脉來緩時一  
止復來曰結脉來數時一止復來者曰促陽盛則促陰  
盛則結皆謂病脉系此有代脉等此促之脉止是  
陽脉浮陰脉弱名曰血虛血虛則筋急脉沉者榮氣微  
也脉浮而汗汗出如流珠者衛氣衰也脉理不營氣微  
者加燒針則血流不行更發熱而躁煩病熱相火而營  
內燥煩陰陽相搏曰動陽動則汗出陰動則發熱形冷  
惡寒者三焦傷也若數脉見于關上下無頭尾如豆大  
厥動搖者曰動也病有瀉泄惡寒而復發熱者何陰脉  
不足陽往從之陽脉不足陰往乘之也寸口脉微名陽  
不足陰氣上乘入陽中則瀉泄惡寒尺脉弱名陰不足  
陽氣下陷入陰中則發熱也病有戰而汗出因得解何  
也曰脉浮而緊按之反芤此人本虛故當戰而汗出以  
脉浮故汗出而解也若脉浮而數按之不芤此人本不  
虛欲自解但汗出不戰也病有不戰不汗而解何也以  
營蒸汗若吐若下若亡血而陰陽自和也傷寒三日脉  
浮數而微病者身涼和此欲解也解以夜半脉浮而解  
者戰然汗出脉數而解者能食脉微而解者大汗出也  
寸口關上尺中三處大小浮沉遲數同等雖寒熱不解

雖劇當愈寸口脉浮為在表沉為在裏數為在府遲為在藏浮則為風緊則為寒風則傷衛寒則傷營衛俱病骨節煩疼當汗也寸口衛氣盛曰高營氣盛曰章高章相搏曰綱脉直急衛氣紡曰機營氣弱曰卑機卑相搏曰損衛氣和曰緩營氣和曰遲遲緩相搏曰沉寸口脉緩而遲緩則陽氣長其色鮮其顏光其聲商毛髮長遲則陰氣盛骨髓生而滿肌肉堅薄鮮鞭陰陽相抱營衛俱行剛柔相搏曰強也脉微者衛氣不行為惡寒數欠脉濡者營氣不足為頭疼寢於言營衛不能相將三焦無所仰而為體痺不仁上焦不歸部為噫而酢吞中焦不歸部不能消穀引食下焦不歸部為遺洩諸微亡陽諸濡亡血諸弱發熱諸緊為寒諸乘寒者為厥鬱胃不仁諸陽浮數為乘肺諸陰遲濡為乘臟脉肥人貴浮瘦人貴沉肥人當沉今反浮瘦人當浮今反沉故貴之寸脉下不至關為陽絕尺脉上不至關為陰絕皆不治脉病人不病名曰行尸人病脉不病名曰內虛內虛者以無穀神雖困不苦其論寸口跌陽脉諸浮沉滑澀大小遲數緩緊諸陰陽之變若病能最悉寸口脉者手太陰肺也肺朝百脈獨為五臟主跌陽脉者是陽明胃脉也胃為水穀海為六府大源故詳之文多不錄其發傷

寒例曰春溫夏熱秋清冬冽者四時之氣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毋犯於寒夫傷於四時之氣豈賴不病哉而傷寒為甚以其為天殺厲之氣也中而即病不即病者寒藏於肌膚春為溫病夏為暑病此非時行之氣春則暖而得大寒夏應熱而大涼秋應涼而大熱冬應寒而大溫非其時有其氣長幼皆病病相似時行之氣也易曰天行欲候知四時之氣為病若時行疫氣當按斗曆而占之歲九月霜降後宜寒向冬大寒至正月雨水後宜解曰雨水以冰雪解而雨水故也驚蟄後氣漸和而暑從霜降後至春分前觸冒霜露體中寒曰傷寒其冬有非時之暖曰冬溫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冬溫復有先後相重沓感有輕重為治不同其立春後無暴寒不冰雪而人有壯熱病者此溫病也脈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者變為溫瘧陽脈浮滑陰脈濡弱者過於風變為風溫陽脈洪數陰脈實大更遇溫熱變為溫毒溫毒為病最重也陽脉濡弱陰脉弦緊者更遇溫氣變為溫疫三月四月陽氣尚弱為暴寒所折熱猶輕五月六月陽氣已盛為寒所折熱則重七月八月陽氣已衰為寒所折病亦微其病寒與溫若若病畧相似而所由不同故治有殊也天有四時十五日為一氣一時六氣

四六二十四氣氣候有應至而不至有未應至而至有至而過者皆成病冬至後一陽氣升一陰氣降夏至後一陽氣下一陰氣上故冬夏二至陰陽合春秋二分陰陽離君子春夏養陽秋冬養陰順天地之剛柔也小入觸冒必嬰暴冷太陽受病一二日發脈尺寸俱浮陽明受病二三日發脈尺寸俱長少陽受病三四日發脈尺寸俱弦法當汗太陰受病四五日發脈尺寸俱沉細少陰受病五六日發脈尺寸俱沉厥陰受病六七日發脈尺寸俱微緩法當下以日為斷論病處方與證合凡三百九十七法百一十二方各主病大小奇偶有制

炮淪咬咀有法水火有制服湯藥寒溫有適盡劑不盡劑有宜他渴欲飲食欲食有節有禁纖悉備具其臟脈傳變為病能若感異氣為他病者又先為增損進退之法以預待之醫不當汗而汗不當下而下又數下致病者又豫為方以救之蓋窮神盡變探賾索隱其所制方療治百世不能易也以遂為方劑宗其言曰夫陰陽虛實之交錯候至微也發汗吐下之相反禍至速也表中風寒當先解表表已解而內不消非大瀉水可下下之則裏虛而邪復表已解而內不消大瀉大實堅有燥糞則下之不宜下而下內虛熱入協熱遂利變不可勝計

經者困篤重者必死夫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陽虛陰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兩感病作治有先後發表攻裏安可誤發虛盛之治相背千里故承氣入胃陽盛以亡桂枝下咽陰盛者斃矣夫智者之舉錯也常審以慎愚者之動作也必果而速安危之變豈可詭哉有味乎其言之也自仲景著方論於度重權衡至精其後隋人巢元方作病源候論孫思邈列千金方翼著粗工害人之禍與太僕令王昶著天元玉策皆出於仲景而東漢史畧不著郭玉諸人

○郭玉者廣漢雒人有孝父漁釣於涪水上號涪翁時乞食人間有疾者下針石輒效弟子程高心知其非常人也勤求之積年乃出鍼經診脈法手授之玉少師事高學焉盡方診六徵之技和帝時為太醫丞治有效帝奇之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各出左右手使玉診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竊伏疑之不知所疾也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自矜技能雖所養盡心力療治之治立愈治貴人時不愈帝令貴人羸服變處即一針而瘥召問故對曰醫之為言意也勝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心可得解口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

臨臣臣以怖懾之心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持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強不能藥石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以恐懼之心加之以四難臣意且不盡何有於病哉此所以不愈也帝曰善老卒於官

○華佗沛國譙人也字之化始遊學徐土通諸經後曉養性之術年百歲猶有壯容精方藥處齊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裁七八穴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先以酒服麻沸散醉無所覺知因剗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裁湔洗除疾穢

南史上卷

卷之七十六

東四

二月十二日

其貨不加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焉之太守果大怒因嘆患性黑血數升而愈有疾者詣他求療佗曰君疾根深常割腹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相及也無爲治之矣利者不堪若必欲除之佗爲割療時愈後十年果死廣陵太守陳登患煩懣面赤不飲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蟲且欲成疽得之食腥物所爲也作湯二升飲之再服吐出蟲三升許蟲頭赤而動身猶魚膽也佗曰病後三暮當復發遇良醫儻可救不然不救也至期疾動佗不在遂死曹操聞佗名召致之令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針隨手而差有李將軍者妻病呼佗視佗曰是傷身胎未去也將軍應聲曰實傷身然胎去矣佗曰脉胎未去也將軍不謂然自餘日復疾更呼佗佗曰脉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今胎已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脾中爲下針并進湯淪之婦果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勢不能自出必使人探之果探得死胎人形可識色黑已佗之絕技皆此類然佗本士人耻以醫見役意常悔業醫曹操得病爲使專視療佗曰此近難濟卽今攻治僅當延歲月無益也又薄其殘狡以去家入就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乞假不及操累書呼之勅郡縣發遣又遷延不至操使人廩之

知稱專疾者詐也乃收付獄訊驗自首服論死他臨刑  
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他亦  
不強索火燒之而精遂不傳初軍吏李火苦歎晝夜不  
寐佗以爲腸離與散兩錢服之即吐膿血二升疾良已  
乃予藥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若不得此藥不差也  
後五六歲有里人知成病者請藥急曰卿今幸健我欲  
死幸先持貫我我差即從華君求藥歸君也成慙而與  
之已更往譙從佗求通佗見收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  
發竟無藥而死當佗時廣陵吳普彭城樊阿從佗學普  
依佗診療多全濟佗語之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  
極耳體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  
樞終不朽也是以古爲導引之法熊經鴟顧引挽腰體  
動諸關節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  
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體中時不快起作一禽之戲  
怡如汗出體以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  
聰明齒完堅阿善針醫恒言背及胸藏間不可針針之  
不可過四分而阿針皆入寸許巨關胸藏乃至五六寸  
許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  
葉青麴散漆葉屑一斗青麴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  
去三虫利五臟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執其言壽百餘歲

漆葉處所而有青麴生豐沛彭城及朝歌間乃不易致  
云  
晉王叔和者高平人也性湛靜多通洞脩養之道纂岐  
伯華佗等書爲脉經叙陰陽內外辨三部九候分人迎  
氣口條陳十二經若三焦五臟六腑之病其曰三部者  
寸關尺也曰九候者寸關尺各有浮中沉也寸應天爲  
上部關應人爲中部尺應地爲下部人手腕後高骨爲  
關從關至魚際得同身寸之一寸故名寸從關至尺澤  
得同身寸之一尺故名尺寸部屬陽實得寸內九分陽  
數九也尺部屬陰實得尺內一寸陰數十也陽出倉入  
以關爲界故名關三部之中六腑之脉常浮肺陽也五  
臟之脉常沉藏陰也胃氣之脉常在沉浮之中胃爲五  
臟之本也輕引手診爲浮候重按之爲沉候不輕不重  
間爲中候其寸部以應上焦心部居上也關部以應中  
焦肝脾居中也尺部以應下焦腎命門居下也左寸心  
與小腸動脉之位心君火也診手少陰太陽經脉右寸  
肺與大腸動脉之位燥金也診手太陰陽明經脉左關  
肝與膽動脉之位風木也診足厥陰少陽經脉右關脾  
與胃動脉之位診足太陰陽明經脉左尺腎與膀胱動  
脉之位寒水也診足少陰太陽經脉右尺命門與三焦

動脈之位相火也診手厥陰少陽經脈以循環之序言  
左尺水生左關木左關水生左寸火左寸火接右尺火  
右尺火生右關土右關土生右寸金右寸金生左尺水  
生生不絕子母之親也以對待之位言左寸火克右寸  
金左關木克右關土左尺水克右尺火左剛右柔夫婦  
之別也令病者端坐初以中指按高骨關部次下寸尺  
二指以九候消息之自素問分人身為三部部各三候  
為九候叔和實始於人迎寸中分三部九候於經文絕  
異而世遵用之莫能廢時有奇中大驗則經所謂陰陽  
之理引而伸之可十可百可千可萬也而妄男子括以  
膚淺之脉訣迷失本旨人便其易讀誦遂使其本書不  
行惜夫○徐熙東海人隱慕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熙飲  
之酒無量數不問久之道士去留一瓢與之曰謹視之  
君子孫當以道術救世矣熙發視則扁鵲鏡經也因精  
心學之子射陽令秋夫彌工術通靈秋夫生道度叔衡  
皆傳其業道度有脚疾不能行宋文帝命乘小輿入殿  
為諸皇子診療畢效仕至蘭陵守道度生文伯有學行  
不欲以醫自名欲罷業張融謂之曰晉王微嵇叔夜並  
學醫因用療濟諸侍中既貴常救人疾卿何不達乎文  
伯乃卒業宋孝武路太后病眾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

石搏小腸也乃為水齊消石湯病即愈宋明宮人患腰  
痛牽心每攻作輒欲絕輒以馬肉瘕文伯曰非也髮癢  
耳以油按之即得物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掛  
門上乾盡果髮也即差末廢帝微行樂遊苑門前逢  
一婦人有娠帝亦能診診之曰女也問文伯文伯曰腹  
有兩子一男一女男青黑形小於女帝暴急欲剖視之  
文伯惻然曰施刀斧恐形變異請針下之乃瀉足太陰  
補手陽明而胎墮果兩子如其言文伯子雄及嗣伯皆  
孝謹善玄言而嗣伯診療尤神直閣將軍房伯玉版立  
石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嗣伯診之曰卿伏熱其須以水  
發之非冬月水工不可得發也需十一月大米雪來請  
治矣伯玉如期至嗣伯令二人挾持之解衣坐石上取  
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其從人哭請  
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閣門敢諫者撻之又盡水百斛伯  
玉始能動已背上彭彭有乳升俄起坐曰熱不可忍乞  
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乃差嘗春月出行遊  
聞簾屋中有老嫗呻吟聲嗣伯曰病重矣更二日不療  
且死乃就視嫗稱體痛痛而偏體有黢黑無數嗣伯曰  
釘疽也煮斗餘湯送令服服訖痛甚跪按床下求死須  
臾所敷處釘皆出長寸許拔去以膏塗瘡口而復雄子

之才僞發稱神董事魏至尚書左僕射亦工醫人患脚  
眼痛甚者衆醫莫能名其疾之才曰蛤精也病得之嘗  
垂脚海水中疾者曰信襲乘舟入海取有之之才爲剖  
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而愈有以骨爲刀靶者中五色  
班斲之才見之咤曰此人瘤也若安所得之吐實云於  
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因用之武成  
酒色過度神恍惚見物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  
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云  
此街內過多太陽虛所致即處方服一劑覺稍遠再服  
還變成五色物更數劑復常自是帝疾作輒騎追至應  
時效欲用爲台司和士開以資格之遷兗州刺史後帝  
病困殆怒罵云浪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勅驛騎追之  
未至祖之才以士開懼國不能難更謹事之得還尚書  
令卒贈司徒而文伯族弟曰塞字成伯家丹陽以俘入  
北魏見獻文獻文聞其善醫也釋之驗其能置病人幕  
中使塞於幕外脉之具得病形及色候被寵遇爲中散  
大夫帝幸縣軺疾甚馳駟召趣塞水路赴行所一日夜  
兼行數百里至診省病立已帝爲設太官珍膳集百官  
坐塞于上席尊寵之曰救朕焉殆也塞好服餌垂八十  
而鬚髮不白力不衰徐世以醫顯則道士授鏡經之力

也故暨貴承傳云○姚僧垣字法吳興武康人幼通洽  
父嬰疾歷年乃學醫父沒能喪仕梁爲太醫正武帝因  
發熱服大黃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無輕用弗從  
已遂爲元帝有心腹病醫皆用平藥僧垣曰脉洪實宜  
大黃從之下宿食而愈入周周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  
還京請診云自股上至臍似三縛莫解兩脚緩縱不自  
持僧垣爲處湯三劑初服臍上縛解再服中縛解三服  
三縛具解而兩脚猶痺變更爲散一劑得屈申僧垣曰  
勿急治終霜降患且自愈已而果然襄樂公賀蘭隆先  
有氣疾加水腫喘息奔急有勸其服決命散者疑未  
能決問僧垣僧垣曰患不與大散相當爲處方服氣即  
通更一劑愈樂平公竇集暴感風而昏不知人醫皆云  
不治僧垣後至曰困矣然不死爲湯劑予之乃小甦時  
永世公叱伏列椿苦積痢燕公于謹問之曰樂平永世  
俱疾病意永世差輕乎對曰樂平雖困終當全永世不  
起矣謹問其期日僧垣與期日皆如言武帝東討至河  
陰暗不能言疑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短縮不得行僧垣  
以爲諸藏俱病不可並療軍中之要在言語先治瘡藥  
進遂得言次療目目愈末及足至華而全復帝喜即除  
華刺史仍隨駕還都不之官帝幸雲陽疾召僧垣至診

內史柳昂私問曰至尊脉何似對曰天子上應天心當非愚所及若凡庶萬無一全而帝崩宣帝在東宮苦心痛僧垣療之愈及即位恩禮彌隆卒年八十五遺誠勿以朝服歛衣衾入棺靈上勿置奠惟香奩日設清水而已僧垣前後鑒效驗不可紀參校所為方徵效者口集驗方十二卷行紀二卷行於世長子承前史有遺父器毀為蜀王秀友秀坐告發府僚魏齊問有樂平王顯野皆推過於秀最引為己事誅魏齊間有樂平王顯野王馬嗣明文昭太后孕夢為日所逐已化為龍繞后胎而悸因遂病醫診之曰是微風入藏也顯曰三部脉非有心疾者當孕孕而生男且當天夢其祥乎已而宣武  
生幼有微疾顯指之輒瘳官至侍御史而嗣明善治癰相楊愔患背癰嗣明練石塗之瘥練石法以鐵黃色不火中燒令赤調淳並口中目下合頻燒至石有薛伯宗蓋取石脂膠研之和醋全腫上無不愈  
者善徙癰患在腰背者輒吃氣封之徙直齋樹上明旦癰消樹起癰如離日漸長二十餘日瘡大膿爛出赤汁斗餘樹為痿而人痊亦猶古祝由之遺乎  
唐許胤宗常州義興人仕陳為新蔡王參軍柳太后病風不能言脉沉欲脫羣醫束手由視胤宗曰是餌湯液無及矣即以黃耆及防風煮湯數十斛置床下氣騰騰如霧熏薄之是夕語更藥之而起八隋歷尚藥奉御武

德初累散騎侍郎時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連染無能療者胤宗每療必愈或勸其著書貽後者胤宗曰醫者意也思慮精乃得之脉候幽微意之所辨口莫能宣也古上醫惟在別脉脉別然後識病病於藥有正相當者用一味直攻其病故力專而愈速今人不善為脉莫識病源以情臆之多其藥以幸功譬獵不知兔廣絡原野冀萬有一獲斯已疎矣令一藥偶得他味相制力何能專宜瘥之難也醫之深趣不可言虛著方劑終無益於世故不為也 ○甄權許州人以母病與弟立言專醫方隋魯州刺史庫狄欽臂苦風手不得引弓射久矣權曰試將方向梁一針可射矣針肩髃一空應時射尼明律年二十餘患心腹鼓脹體羸瘦二年矣立言診之曰腹有蟲是誤食髮為之令服雄苗須臾吐一蛇如人手小指唯無眼燒之猶有髮氣權撰脉經針方明堂人形圖各一卷立言撰本草音義七卷古今錄驗方五十卷開元中三原尉陳藏器撰神農本草拾遺寶應中太僕令王冰註素問作天元玉冊玄珠密語皆明陰陽運氣之事特詳○張文仲洛陽人事武后為尚藥奉御持進蘇良嗣方朝忽傷仆后命文仲脉之曰是憂憤所成脇痛急而然不可救也頃之少蘊問所苦曰脇

痛文仲曰痛及心殆矣俄心痛乃遂死文仲以爲風狀百二十四氣狀八十醫藥大體雖同人性各異冬夏用各有宜不以時則死及之惟頭風與脚氣上氣藥可常御病風人春秋末可洞利自餘須發乃治而以四時輕重消息之撰四時常服及輕重大小諸方十八首行焉文仲與鄉人李虔縱京兆韋慈藏並以醫術顯則天中宗時言者推三人爲稱旨蓋在唐世尚方尚局方無精醫者獨孫思邈通於道論醫理最神語具隱逸事中周顯德中滄州劉翰習醫攝護國軍節度巡官詣闕獻經用方書三十卷論候十卷全體治世集二十卷世宗嘉之命官翰林宋初加鴻臚寺丞乾德初被詔詳定唐本草加檢校戶部郎時沙門洪蘊以醫名工診切每先歲時言人生死多中太祖召見賜紫方袍號廣利大師廬山僧法堅亦以善醫賜紫方袍號廣濟大師右虞世者本朝士好佛遂削髮披緇與晁又元遊甚密者養生必用方證易詳法易用雖不習醫者尋文爲治可無求於鑒太平興國中詔醫官王懷隱等編類經驗方百卷名太平聖惠方云 龐安時蘄州蘄水人少受父業爲醫專局方安時曰是不足爲也棄所予方不治獨取黃帝扁鵲之脉書治之時出新意問其父父不能難爲氣

任俠關鷄走狗蹴踘擊毬諸少年豪縱事無不爲已病贖乃盡屏絕益閉門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畢貫綜之其簡策紛錯遺素朽蠹或先師失其讀若曲士竄其文者悉辨論發揮暢如也乃喟然曰世所謂醫書予見之矣惟扁鵲之言深全而不詳意使後人自求之乎予之術出於此且脉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脉者陰陽相應如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於喉手配覆溢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沉分四溫於傷寒此皆扁鵲畧開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考而知其說者也審而用之順而治之庶夫於是作難經辨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臟之宜秋其職任官其寒熱辨其奇偶以療百病作主對集一卷又以爲張仲景傷寒諸論病處方畢具而又爲增損進退之法豫告之造妙矣然陰陽之變有病證而無方者時有之作補傷寒論藥有後出在古未知今不能辨而嘗試有功者不可得遺也作本草補遺安時爲人治病率十中八九家給富多姬媵不出戶人欲招致之者多陳其所好以順適其意其門如市其誼門求診者則卽舍居之親視其飣粥藥物護其寒暑時其饑飽愛老慈幼必愈而後遣未嘗輕用人之疾嘗試其所不知所治必甚

醫病已持金帛來謝脫然去之不取也又終無德色藥學士庭稱其輕財如糞土樂義耐事如慈母云訂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矣而子不下邀安時神之繯見即連呼不死令家以溫湯溫其腰腹上下拊摩之孕者忽覺腸胃中微痛呻吟而兒生其家大驚喜問故安時曰兒已出胞而右手誤執母腸不能自脫故符藥不能為吾隔腹於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即縮手故遽生也取兒視右手虎口鍼痕乃存其妙如此年五十八而病門人請自脉笑曰吾察之審矣胃氣絕矣屏藥餌不服後數日與客方宴語而逝許希開封人補翰林醫官史上編 卷之七十六 二六 二月二十二日  
學仁宗不豫侍醫數進藥不效希鍼心下包絡間以亟愈賜緋衣銀魚希拜謝已又西嚮拜帝問故對曰扁鵲臣師也臣敢忘乎帝為樂扁鵲廟于城西隅封靈應侯著神應鍼經要訣行于世 錢乙字仲陽上世錢塘人吳越王族屬也王叔納土因家鄞父嗜酒為酒人喜游一旦棄其妻變姓名游海上不顧反一時兩三歲母改適醫呂氏呂氏養為子因業醫曾不知非呂氏子也後其姑病垂沒具告乙家世乙號泣往述父奔走勤瘁五六往得之迎以歸忠養之後七年父壽終器葬具如禮然事呂翁如事父呂沒無嗣為收葬行服嫁其孤女歲時

祭享與親等元豐中長公主女有疾一治之愈會皇子儀國公病瘵癯國醫未能治長公主朝因言錢乙起草野有異能召入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召見褒諭問黃土所以愈疾狀乙對曰土勝水水得平則風自止且諸醫所治垂愈臣適會其愈天子悅其對擢太醫丞賜紫衣金魚以病免哲宗復召直禁中久之辭疾不復起一本有羸疾性簡易嗜酒疾屢作自以意治輒愈最後得疾憊乃嘆曰此謂周痺入藏者死矣吾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伸病末因自制藥日夜飲人莫見其方居亡何左右足繼不能用乃喜曰可矣使所親登東山視苑絲所生篝火燭其下火滅處斫之得茯苓大踰斗因以法嗽之閱月而盡由此雖偏廢而氣骨堅悍如無疾者退居里舍杜門不冠履坐卧一榻上時閱史書雜說意適則使二僕夫輿之出沒間巷間行游人避之不注也病者日造門或扶携或負者累累滿前近自鄰井遠或自數十里皆授之藥愈乃去初長公主女病世利將殆乙方醉諍曰當疹疹而愈謝馬都尉以為不然怒責之不對而退明日疹果出廣親宗子病疹曰此可無藥而愈顧其幼子曰後三日午後且暴麻驚人後三日過午無恙其家悲曰兒幼何疾醫貪利動人如此已忽發痼

急召一治之居三日而愈問何以無疾而知疾也曰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邪知過午而作者心與肝所用時當更也宗室王子病嘔泄醫以藥溫之加喘乙曰病本中熱奈何以剛劑燥之將不得前後洩法當與石膏湯王與醫皆不信謝罷之已不得前後洩趣召之曰固石膏湯證也克飲之而愈有士人患欬而青而光氣許許乙曰此逆候也肝乘肺秋得之可治乃今春也不治矣其家所哀強之藥小愈後召之曰吾藥再瀉肝而少却故小愈然肺乃益虛又唇白法當三日死然安殺者過期今尚能粥期殆五日乎居五日而絕有娠婦得病醫書胎且墮乙曰娠五臟傳養平六旬乃更誠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子母俱全又乳婦因大恐而病病雖愈目張不得瞑乙煮郁李仁酒飲之曰醉則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心則氣結膽以衡不下郁李去結隨酒氣入膽去其結膽下則目能瞑矣如言而効人斬靳守古方乙獨度越縱舍以已意用之而卒與法合人得異藥若持疑事問之必為言所生本末物色名貌退考之皆合所著書有傷寒論指微五卷嬰孺論百篇先是許叔微守仲景法準繩而尺寸之然無所發明麗安時頗出奇應變而終未離於法惟乙深造其間與建為五臟

之方隨時宜所用謂肝為相火有瀉而無補腎為真水有補而無瀉得內經之秘云河間劉跋稱其為行似儒奇節似俠術行而身隱約又類夫有道者云乙嘗謂跋言最學六氣五運夜宿東平王家觀星象察知運氣至餘月不寐今老矣乃其妙不在書肯以三十日暇從我當以相授跋笑謝弗能後遂不復言時隨州有僧智緣善醫每察脉知人貴賤禍福又診父脉知其子吉凶若神學士王珪以為古法無是也疑之問知制誥王安石安石曰有之昔醫和診晉侯疾知良臣將死也則診父知子又何異焉蓋醫道通乎神也王克明字樂平知子又何異焉蓋醫道通乎神也王克明字樂平人徙湖州烏程初生時母乏乳飼之粥餌得脾疾長益甚諸醫不能治克明自讀素難求其法刻意處方藥病乃痊始以術行江淮間入蘓湖診脈有難療者必沈思得其要乃予藥病數證見克明惟用一藥除其本本病已餘病自去亦有不子藥予期自安者又有以病為過在某事不予藥隨本事治之者卒無不驗也魏安行妻患風痿十年不起一鍼而愈胡秉妻病內秘腹脹號呼踰旬矣召視之時秉家有婿會克明診已曰吾愈恭人病使預會以半硫丸碾生薑調乳香下之立起與宴會如平人盧州守王安道患風寒不語克明令熾炭燒

地上瀧以藥置病者其上須更蘇金使黑鹿谷過姑蘇  
病垂死治之旦日愈自此名聞北方張子蓋救海州上  
大疫克明在軍中全活幾萬人官翰林總局勅金紫卒  
時東越有婁居中為小兒鑒視小兒如子詰旦至藥肆  
謀兒已四集叫號滿室房中曲調護之坐良久診視以  
至之先後為序每為人言兒本無疾愛之者害之如下  
利本脾虛傷乳食所致惟苦其乳食以參朮藥溫其  
胃者愈矣而愛之者強食之以為補胃虛不能消化氣  
以重傷參朮弗效增以薑附薑附不已重以金石而兒  
殆矣夫人成壯時日食米二升乃飽一日體中不佳則  
粒米不堪況兒子乎又為紙囊貯藥著其說於上使歸  
勿忘蓋諄至如此其在北張元素劉完素最精張元素  
字紫易州人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長斧大鑿鑿  
其心開竅納書教卷其中自是洞徹醫要河間劉完素  
者嘗遇異人陳先生飲以酒大醉寤而通醫醫入神世  
所稱劉河間者也二人竝稱王而內不相下河間嘗病  
傷寒八日矣頭痛脈緊中逆嘔不食憤不知所為元素  
度其困失次也自往候之河間素氣尚中自負見元素  
入內面壁不顧元素曰主人何待客之卑也試為君診  
何渠無一得乎何面壁不我顧也河間乃出兩手令診

之診已謂曰君脉如此病當如此如此信乎完素曰然  
豈服其藥若某藥乎曰然元素曰如此則君治失矣矣  
某味性寒下降走太陰亡陽汗不出宜病之滋不辨也  
今服某藥效矣完素乃大服用其言遂愈因相得甚驩  
元素治病一不用古方具言曰運氣不齊古今異世以  
古法治新病吾知其不相直也故治病一切自為方而  
其書不傳曰不可以書傳也完素醫精法實撰運氣要  
旨論精要宣明論素問玄機又約內經病幾氣宜十九  
條著原病式而舉二百八十八字以盡醫之變及為習  
醫要論直格書三卷行之金三聘不起賜號高尚先生  
然頗好用涼劑以降心火益腎水為主故困於元素其  
原病式雖與粹微皆依素問所言病機推明之以五臟  
六腑五運六氣統百病病各有分屬蓋六氣為本三陰  
三陽為標又病之氣為本受病之經絡腑臟為標先病  
為本後病為標急則治標緩則治本故氣鬱不散為宣  
劑散之氣留不行為通劑行之不足則補以扶之有餘  
則瀉以逐之氣實而壅為輕劑揚之氣怯而浮為重劑  
鎮之瀉則氣著為滑劑利之滑則氣脫為澀劑收之濕  
氣淫勝為燥劑除之津耗竭枯為濕劑津之風本生熱  
以熱為本風為標也熱甚而生風或熱微風甚即兼治

曰風熱或風微熱甚但治其熱即風消濕本土氣熱實  
生之故夏熱則濕潤秋涼則燥乾故病濕者多自熱而  
濕氣多則以爲兼證曰濕熱與風熱同義又水寒不得  
宜行亦爲濕如附腫體寒而有水者畜熱入裏極深非  
病寒也然已鮮矣燥金肺之本肺藏氣以血液內損氣  
虛而成風則患皺揭風能勝濕熱能耗液故成燥夫風  
熱火皆爲陽寒濕燥同爲陰燥金雖屬秋陰而性於寒  
濕異得風熱火而盛故中寒吐瀉亡液而成燥經云諸  
症枯涸皆屬於燥此也寒者水液清冷穀不化小便清  
曰不澁身涼不渴也而本末不經有見陽熱證而脈遲  
者是也此得諸飲食冷物過多陰勝陽衰冷熱相併而  
陽氣拂鬱不能宣散熱內作不可以爲冷當以成證辨  
之故濕熱吐瀉見陽脈若亡液氣虛能見諸陰脉皆當  
以標本明之論者以爲要旨論原病式作而內經之理  
昭如日月直格書宣明論作而長沙之法約如樞機則  
河間爲尤功云其後宛丘張戴人子和者宗河間而貫  
穿於素難之學者儒門事親書其書以汗吐下三法風  
寒暑濕火燥六門爲醫之關鍵其言曰人身不過表裏  
氣血不過虛實表實者裏必虛裏實者表必虛經實者  
絡必虛絡實者經必虛其常也良上之治病并治其寒

後治其虛亦有獨治其實不治其虛者蓋實者治則平  
平則無所事治也粗工或治其實或治其虛謬工之治  
實實而虛虛庸工之治先補其虛而不敗治其實夫或  
治其實或治其虛故時而中時而不中其中者約矣乃  
其實實而虛虛者誤人之迹常著人得而罪之惟庸工  
補其虛不治其實其誤人也無迹而爲所誤者壹不知  
其由蓋至干淪胥不救而終以爲愛已也其說曰病當  
固其元氣元氣復而病愈聽其言似美施於用則疎夫  
病非人身生而有之也或自外入或由中生皆邪氣也  
邪氣加於身不塞不行不止不流惟速攻乃可去顧攬  
而留之補而助之於爲禍豈不甚哉故予論汗吐下三  
法惟先攻其邪邪去則元氣自復夫天有五氣其邪而  
病也多在上地有六氣其邪而病也多在下人資六味  
其過而病也多在中此發病之源三也所從出者三故  
處之者亦三風寒之邪客於皮膚宿於經絡者可汗而  
出之客於上脫宿於胸膈者可湧而出之寒濕冷熱客  
於下焦者可泄而出之皆治其實也故內經之言補者  
眇矣其言補者辛補肝鹹補心甘補脾酸補肺苦補腎  
所謂補謂其發勝理致津液調血氣以趨於平也其統  
論諸藥則辛甘淡三味爲陽酸苦鹹三味爲陰辛甘主

發散酸苦鹹主湧泄淡滲泄也發散若滲者歸於汗湧者歸於吐泄者歸於下三法焉盡之矣平居食以梁肉輔以果以菜養陽養食則其補也治未病也豈有已病不先攻其過而徒曰補云補云也哉且夫得三法而衆法可兼也引涎瀉涎嚏氣追淚凡上行者皆吐也灸蒸熏漂洗熨針砭導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也催生下乳磨積逐水破經泄氣凡下行者皆下也故三法所以該衆法也而實醫之上務也用而過用而不得其當有之性暴怒而好淫者勿吐左右多龐雜之言者勿吐病者讀醫書非心實解者勿吐病勢熾危老弱氣衰者勿吐東坡先生集卷之七十六 四四 二月二十四日自偏不止亡陽血虛者勿吐吐血嘔血咯血嗽血血崩失天者勿吐諸洞泄寒中者不下傷寒脈浮者不下表裏俱虛者不下五痞心證不下厥而唇青手足冷內寒者不下內熱深者不下小兒慢驚兩目直視魚口氣出者不下十二經敗甚者不下故有不常汗汗則死有不常下下則死有不當吐吐則死故慎所以用之者後兇兇粗工不知察脈原病審其方而殺人此傳者過也豈子和固然哉乃子和之已疾也如脫蓋原察精也有翁年六十苦痿後急而暴狂口鼻覺如蟲行兩手急搔蓋數年不愈脉洪如絙繩戴人曰口爲飛門胃爲貴門口

者胃之上源鼻者足陽明經所絡也足陽明病當發狂煩擾者火化火乘也况肝主謀膽主斷病得之有所苦肝蘊急而膽不能決抑壅不能伸心火盤礴遂乘陽明金故狂胃本土而肝屬木膽屬火火火相燄木氣入於胃法當汗當湯當下乃置煖室中湧而汗者三以調胃承氣湯作三服飲之血水雜下二十行乃已以通聖散調之而安一兒年十三病沙石淋九年矣初因瘡疹餘毒不出作便血服太白散稍止已積熱不退而成淋每發則見鬼神號哭戴人曰諸醫作腎與小腸病者非也靈樞言厥陰肝之經病遺溺癰閉此木爲所抑火來乘之東坡先生集卷之七十六 四五 二月二十五日故熱在胛中下焦爲約結如湯瓶煎煉日久熬成湯酸今夫羊豕之胛吹氣令滿尚不能透豈真有沙石而能漏者耶以此知前人所言服五石而致者未盡矣經曰水鬱則達之先以瓜蒂散越之次以八正散加湯醢等分頓服之其沙石自化而下一婦年三十餘夜夢與鬼交見神堂陰府舟楫橋梁而悸十五年矣竟無孕黃瘦發熱引飲中滿足腫戴人曰此陽火盛於上陰火盛於下見陰府者陰之靈神堂者陽之所升楫橋梁者水之用也兩手寸脉皆沉而伏則痰實爲故也蓋三涌三泄三汗不旬月而無夢一月而有孕一人大便燥澀食飽

則大便艱難結如石目星飛鼻血出江門連廣腸痛極而昏醫投芫花巴豆大戟甘遂然通多則瀉已復燥甚矣遂憚藥待盡戴人診之脉滑實有力以大承氣湯下之繼服神功麻仁丸使食波菰菜猪羊血羹而愈太息曰燥有四種燥於外則皮膚皺揭燥於中則精血枯竭燥於上則口鼻焦燥於下則便溺結今為病陽明燥化也水液寒少故病巴豆獨獨下寒甘遂芫花獨下濕故病以益其此大黃朴硝症也故奉功經曰辛以潤之鹹以與之禮滑以養竅彼非不知下也所以下者非也戴人治病不專於藥石善視五臟之變而時攝之有婦狂患不食作角觥悅之以健食婦備食其旁而婦食隨進有婦聞盜而悸自墜已聞聲輒怖欲死醫以定志寧神藥投之不效戴人曰驚從外入為陽恐自內出為陰此少陰膽病也乃挾之以二女令坐高座上坐定置一枕其前猛擊之病者驚戴人曰我自擊枕耳何驚必危又徐擊之三五次驚少定又以杖擊門久之不復驚或問何也戴人曰經曰驚者平之平者常也常見之不驚矣儒人室置尖物類也且驚者神上越從下擊枕令下視下視則神斂其通變類此 李杲字明之鎮人也少好醫藥時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杲故富於貲捐

千金從之學數年乃盡傳其業家故給富無事嘗獨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命之大夫士憚其尚寒少陰屈非危急之疾不敢謁也北京人王善甫為京兆酒官滿不利目睛突出腹脹如鼓膝而上硬欲裂飲食且不下多服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杲曰病深矣脫勝者津液之府氣化乃出焉今用滲泄之劑而病益甚者是氣不化也啓玄子曰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即欲化得乎以陰劑投之不再服而愈西臺橡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湯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不復見脉沉細小便不禁杲初不知用何藥診之曰此立夏前誤用白虎湯過也白虎湯大寒非行經藥正能寒臟腑不善用故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醫自失曰信今以熱用可乎杲曰病隱於經絡間以熱劑投之陰邪苦之必且起他證非所以救也然則奈何杲曰陽不升則經不行宜用溫藥升陽行經者劇宣之經行而陰木證乃見本證見而病可治也竟如言而愈魏邦彥之妻目翳暴生從下上色綠腫起痛不可忍杲曰翳自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色黃與白雜為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胃合而為病乃瀉腎邪以入陽明之藥為之使而效他日病又作者

三而醫所從來與翳色各異乃曰諸脈皆屬於目脈病則目從之此必經不調而然經不調病未已也已調其經而愈有年十五六病傷寒者目赤若煩渴脈八九至醫欲以承氣湯下之果切脈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言在脉諸數為熱諸遲為寒脉八九至是熱極也然脉之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止傳而為陰亟持薑附來苦以熱因寒用法處之炮附子未熟而病者爪甲變黑用薑附冷飲之頓服八兩汗尋出而愈有婦病寒熱月事不至喘嗽者數年矣暨率以蛤蚧桂附之藥投之果曰不然此病陰為陽所搏溫劑太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已而果然果之設施多類此時以神醫目之果推明內外傷而主於補脾以為脾者五臟之主土平則諸藏平矣其後有病反胃者每食至明日中身皆出不化醫以煖胃藥投之罔效脉甚微而弱有國工視之揆諸醫所藥無遠於病而不效心竊然未有以決也已讀東垣書謂吐有三證氣積寒也上焦吐者從氣中焦從積下焦從寒今脉沉而遲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小便利大便閉此下焦吐也法當通其閉溫其寒乃遂躍然專治下焦散其寒徐以中焦藥和之而愈

朱震享字夢婺州義烏人少治經脩博士業長棄去為

任俠壯聞金華許先生謙得朱子四傳之統盡棄其學學焉而學造為深時許先生病久不瘥而震亨母病脾大憂之乃慨然專於醫蓋是時大觀所定二百九十七方方盛行震亨窮晝夜研習已而悟曰操古方以治今病宜以不合也將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必也素難乎遂東裝出游求他師扣焉走吳出宛陵抵南徐達建業無所遇還武林乃聞其郡人羅太無者先宋寺人也得金劉完素之傳而旁通張從正李杲之說詣馬羅編甚恃其能厭事難事也震亨往謁數往反乃得見北面再拜請受學時震亨已知名浙中太無乃大喜字謂之曰彥脩乃來見我乎舉以劉張李所傳諸書授焉為敷揚其旨而一幽之內經且曰盡棄而舊業而舊所業者非是也震亨遂渙然不逆於心居久之盡其術而歸時許先生耆耄未疾拘攣餘十年矣震亨以其法治之疾頓愈於是羣士乃始知泥大觀方為非是而服震亨之學為有得也震亨即三家之說推廣劑量之畧以為劉張論臟腑氣化有六而濕熱相火三氣致病為最多故為推陳致新瀉火之說以療之然有陰虛火動或陰陽兩虛濕熱本盛者不可用也東垣論飲食勞倦內傷脾胃則胃脘之陽不能升降及心肺之氣喘入中焦立補中益



然一少年秋初病熱口渴而妄語兩額火赤不自禁走  
渴欲自沉醫以大熱治震亨診之味弱而遲告曰此作  
勞後陰證也法宜溫今六腑皆搏手必涼藥所致製附  
子湯以之衆爲吐舌飲已病如失浙東傅氏子病妄語  
時有所見家以爲祟也震亨切其脉曰痰也味虛弦而  
沉數病得之當暑飲酸又大驚其家曰信嘗夏因甚勞  
而渴恣飲梅水數升又數逢驚悸以遂病乃以治痰補  
虛之劑藥之淡旬愈里人陳時叔病脹腹如斗醫用利  
藥而劇震亨診之脉數而溜告曰病得之嗜酒嗜酒血  
傷脾土之陰亦傷胃難受穀不能轉輸故陽上陰下不  
交通而否也陳曰信其以嗜酒前後洩見血者有年遂  
以補血之劑投之愈一老病自來求治震亨診其脉微  
甚爲制人參膏以之目明如異時復矣居數日往視見  
他醫方庭煥礪石問之服之矣震亨大驚曰病得之大  
虛今不救其虛而用礪石迫之殆不及旦乎夜參半氣  
奄奄不屬而死一男子病小便不通醫治以利藥益甚  
震亨診之右手弦滑曰痰病也積痰在肺肺爲上焦勝  
胱爲下焦上焦閉則下焦塞譬諸滴水之器上竅窒下  
竅爲不流乃以藥大吐之病如失一婦病不知人稍蘇  
卽號呼者數四而復昏震亨診之肝弦數而滑曰病得

之忿而強酒詰之則不得於夫每夜輒引滿自酌冀解  
憂而病震亨治以流痰降火之劑加香附散之鬱解而  
愈一女子病不食面壁臥者半載矣醫告術窮震亨診  
之肝弦出左口曰此病在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故氣結  
於脾叩之則許嫁而夫行入廣五年矣謂其父曰是病  
惟怒爲可解蓋怒出於肝而氣激肝木臟也衝其土之  
結庶有散乎令入而掌其面者三責其有外思女子大  
忿患而號號已稍進食震亨曰思氣解矣必得喜達之  
庶不再結乃詐名其夫有書旦夕歸會夫果歸而病已  
一婦人產後有物不止如衣裙諸醫莫解也震亨曰此  
子宮也氣血虛故隨子而下卽飲以黃芪當歸加升麻  
舉之曰三年後再生兒無慮卒如其言一貧婦寡而病  
癩震亨惻然曰是疾世號難治者不守禁故耳是婦貧  
無厚味又無夫儻可療乎自具藥療之投四物湯數百  
服而已震亨遇病施治不膠古方而所療奇中然諸家  
方論靡不通他人斬斬守古方震亨則時操縱取舍其  
中乃卒與古合春秋高狃門人張翼等請者格致餘論  
局方發揮傷寒辨疑本草衍義補遺外科精要諸書皆  
行震亨簡慤貞良剛嚴介特非其友不友非其道不道  
好論古今得失感宋季時事慨然有先天下之憂一日

與門人趙良仁言太極陰陽造化之微與醫道相表裏者如指掌良仁出語人曰先生之鑒此其素論乎一時名公卿多折節下之震亨侃侃直義陳得失無諱語榮利則拂衣起去而豪家大姓肆筵錯水陸為供正襟默坐未嘗一舉者也宋太史漁表其墓以為古弘毅躬行之君子比修元史列其傳儒林中豈以為其人儒也不然醫而儒亦儒也黃帝岐伯古神聖顧不為醫宗耶而何諱醫也是時吳縣有倪維德仲賢者亦業儒通醫藥如神周萬戶子八歲患昏憤不識有饑飽寒暑歷數日乃醒時以土炭自塞其口維德診之曰此慢脾風也脾藏智脾慢則智昏投某劑而瘳劉子止內子病氣厥或哭或歌人以為蛇鬼所附維德曰左右脈俱沉此胃脘中有積也以生熟水導之吐痰涎數升而已林仲實因勞發熱隨日為進退食飲漸減維德曰是謂內傷陽氣不升陰火漸熾溫則進而涼退者是其徵也治以內傷之劑疾如失其取治察天時地宜又參之人事故不失一與彥脩齊名稱東朱西倪云呂復字元磨其先鄭治書周易後以母病攻醫診治無不神有疾者皆回春室心忽忽如風雲山四面受敵曉未嘗交也林左關陽浮而虛色少易之支外為陰皆復曰此脾虛而風也

睡而愈一女夜病者臥面頰赤而身不熱醫以慢驚風治之藥旬不愈復診其脈右關獨滑而數他部大小等而和曰女無病謂之滑中酒豈乳母嗜酒後乳兒而兒病耶非風也詰之果然遂以枳殼芍藥二二服而愈有言病傷寒者身熱人靜脈伏舌無胎而兩關不火語言不亂復曰此血為熱搏氣無可依必於兩關求之未幾果得氣口盛人迎一倍脈動而兩尺俱短而難離復曰得之毒藥動血胎死不得下奔迫上衝非風也喘也乃用生湯倍芍藥歸身服之夜參半果下死胎喘止一人下月後不化肝風脾成發泄非於左者倍目外皆如草滋復曰此肝風脾成發泄非女經閉五月小腹大如孕診之面色青白而赤曰非有異夢則鬼所憑也以此桃仁湯打之血如指五七枚而愈一人偶強中亦血如泉不止因困極肝五七大補湯一劑遂痊有見於人者驚入心疾作奔走不避水火或哭或笑脈上心皆法滑左部遲於右復曰得之驚而風痰溢腫中准心胞絡五臟耳為湧痰一針許徐以驚風丸服之命一人嗜酒善食忽夜而更如脂兩手三部皆洪數而左寸躁躁後曰此三陽病由一水不勝五火移熱於小腸不種則淋以琥珀滑石石膏黃柏之劑服之遂以龍胆辰砂末拌柿餅食之方寸七即愈有患泄瀉年眾月息痢治以苦堅辛燥弗效復診之脈雙弦而浮曰此驚風也肝主驚故虛風曰甚困脾而虛健當平木太過扶土不及泄自止用黃符牛肝和治聚復其少陰脈如刀切手胞門乳而數如其陰中痛痺也小腸已成腔迫於王果以不得前波洩則痛甚用老膏加而風瀉所驚吐血一升許腸痛煩渴諸脈皆客涉海為風瀉所驚吐血一升許腸痛煩渴諸脈左尺不應者獨氣運急遂投小柴胡湯減參加生地半劑法胃氣已平氣湯下之利而愈一人傷寒陰月矣既下四旬時宗筋流入中皆致滑而乳白論曰脈之不風勝痛痛可必復診八中皆致滑而乳白論曰脈之不而胎生惡毒內淫若利內難作今季陽之腫瘰者也瘰疽不得頃時急下之即與雲母膏作左衣以乳香用

陰中痛而血切其脉五升明日再下之而愈婦人病  
之驚痛而血與經水不調也製益榮之劑久納藥  
而痛愈則血與經水不調也製益榮之劑久納藥  
婦人病而愈時有大醫使用所治張劉之學善按摩  
神血室耳如日氣血同出而孕者熱而察脈之失不  
順氣順其氣得隨得通則血行乃乃脈合香而投之  
三日腰痛作日血行而通以硝黃峻逐之下瘀血如  
者十餘枚而愈所以知其病者以六脉弦滑而散按  
氣結滑者血聚實和也故下之持有一女子於上病証  
同而診異斯曰向者脉滑為實邪今其脉虛元氣虧  
不治法當數月死其一真脈脉見陰月死後言如其言  
一入夏月病甚以為為瘵脉細數而實脈細數之月與  
暑也暑傷氣宜虛今不虛而實熱傷血也樂為之月與  
白虎湯宜虛一人胃弱虛滿困為不知人脈診之其陽  
脉浮滑而陰不足曰胃弱虛滿困為不知人脈診之其陽  
脉浮滑而陰不足曰胃弱虛滿困為不知人脈診之其陽  
以升麻黃芪桂枝湯消其積逾月愈其在元末  
由東士編 七十六 五十六 四月二日王

國初有滑壽伯仁其先許襄城人也徙俄與治方脉事  
京口王居中居中授之素難既終卷伯仁即分榮衛  
部位臟腑脉法與夫經絡治論陰陽標本運氣彙萃  
為十二類而讀之理融識卓居中歎其善學自以為  
不如也於是日參張仲景劉守真李明之三家之說  
而一之投所向輒中既又傳鍼法於東平高洞陽得  
其開闢流注方圖補瀉之道又究十二經走會屬絡  
流輸交別之要若陰陽維帶六脉雖皆有繫屬  
而惟任督二經則苞乎腹背而有專穴諸經滿而溢  
者此則受之宜與十二經並診乃取內經骨空諸論

及靈樞本輸篇所述經脈著十四經發揮三卷通考隧  
穴凡六百四十有七而施治功以蓋醫之神秘故所至  
有治驗人有請即祁寒暑雨弗憚無貧富立往報不報  
弗較也以知名吳楚間識不識呼櫻寧生云在儀甯時  
有中丞之內子病艱小波中滿而喘醫投以瞿麥梔苓  
諸滑利劑悶益甚壽診之三部皆弦而濡曰經曰膀胱  
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所謂水出高原  
者也臆中之氣不化則水液不行病因於氣徒行水無  
益也法當治上焦乃製朱雀湯倍以枳桔用長流水煎  
之一飲而洩再飲氣平病已端君寶母年六十餘亦病  
洩閉小腹脹急而渴脉沉而澀曰此病在下焦血分陰  
火盛而水不足法當治血血猶水也血有形氣無形有  
形之疾當以有形法治之服東垣滋腎丸而愈廉使仲  
子之妻任子九月矣病瘳下晝夜五七十起後重下迫  
矣醫率以清暑散滯藥投之痛益甚壽曰法當下眾醫  
以娠難之壽曰素問云有故無殞乃以消滯導氣丸行  
之再服滯去繼以清暑利洩苦堅之劑而愈比足月乃  
產童氏婦年三十每經行三五日前刺下痛如刺寒熱  
交作下黑豆汁因無娠壽診兩尺沈澀欲絕餘部皆濡  
急曰此下焦寒濕邪氣搏於衝任衝為血海任主胞胎

史 27-380

婦人血室也故月事將下邪與血爭而作痛寒氣生濁故下而豆汁法宜治下焦遂以辛散苦溫理血藥為劑合先經期十日服之三月而經調暮而娠馬萬戶妻肥無子多服煖宮藥冀有子久之火甚血上行為衄數升面赤脉燥繫猶以上厥下虛用鎮刺墜之壽曰經云上者下之今血溢上行法當下導奪之何復實之耶即與桃仁承氣湯下之積病去服既濟湯二十劑而瘳客錢塘館郡守第屬縣有不能治之證皆詣馬臨安沈君彰病自汗如雨不少止面赤身熱輿至杭舍客樓盛暑中帷幙周密自言至虛亡陽服木附者數矣診其脉虛而洪數視之舌胎色黃壽曰藥誤矣輕病重治也夫醫必先歲氣無伐天和其可輕用木附犯時令耶又脉虛身熱得之傷暑暑本多汗加剛劑而洪數則汗益甚悉撤慢開牕病者初難之已稍清製參連白虎湯三進而汗止既用冰調天水散服七日而病已後猶瘍疹服防風通聖散乃痊有同縣陳元善病氣每發則自臍下築漸上至心而憑手足清喉中淫淫痒眉本疼目不欲視頭不舉神昏昏欲睡而不寐惡食氣羸年甫壯疳瘕如衰老人勞勞不自持壽診脉沈弦而澁曰是得之憤鬱六氣乘之為肝疝屬在厥陰故當脉所過處皆病乃

取吳茱萸薑桂及治氣引經藥散之每十日一溫利之三月而愈已壽避兵往來鄆越居虞姚間最久有痛傷寒者他醫以為瘕欲進附子壽切其脉兩手皆沈實而滑四末覺微冷以燈燭之徧體皆赤班舌胎黑燥如芒刺身大熱神恍惚多譫妄語病得之表不得解邪氣入裏裏熱極而甚也投附者死矣乃以小柴胡湯益以知母石膏飲之終夕二進次日以大承氣湯下之調兼旬乃安余子元病惡寒股戰甚冷汗淫淫出雖厚本熾火不解壽投以真武湯用附子六枚藥入而病起人恠問之病者曰吾不惡寒即無事矣所以然者脉兩手皆沈微無表裏證此體虛受寒亡陽之極也故皮表氣隧為寒邪所壅陽不得伸而然故血隧熱壅當用硝黃氣隧寒壅當用桂附陰陽之州不同者無形有形之異也有女子暑月中病寒熱自汗有痰臍腹刺痛經滯脉弦數羸甚矣他醫為歸茸桂附丸以溫經壽視之曰此二陽病也素問云二陽之病發心脾女子得之則不月二陽者陽明也陽明為金馬燥化道遭於暑暑火也以火燥燥金則愈燥血者水類金為化原宜月事之滯也夫血得寒則止得溫則行得熱則搏搏則燥今復加燥劑血愈乾而亟耳更以當歸柴胡散火流濕潤燥之劑投之

三五進而經過俞德明嘗病傷寒經汗下而去而背虛  
惡寒脈微如線湯熨不應書以理中湯加橘薑藿附大  
投之外以草撥良姜吳茱萸桂枝諸大辛熱藥為末和糊  
為膏傳其背乾即易疾竟平此尤治法之變者也一人  
患怔忡善忘口淡舌燥多汗四肢更發熱便白淫諸醫  
以內傷不足進茸附壽脈之虛大而數曰此志願已高  
思過度鬱少陽之火為患耳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相  
火固代君火而行也相火一擾則為百病况厥陽乎用  
補中益氣湯殊砂安神丸空心則進坎離丸月餘而愈  
婦孕五月而致痰氣逆惡寒膈不利不嗜食脉浮緊  
形瘦壽曰此上受風寒耳投以辛溫致津液開腠理散  
風寒而已一婦暑月身冷自汗口乾煩燥欲臥泥水中  
脉浮而數沉取之豁然虛散壽曰脉至而從按之不皺  
為陰盛格陽得之飲食生冷坐卧風露中與玄武湯冷  
飲三服而愈一婦病寒疝自臍下上至心脘脹滿攻痛  
而脇疼尤甚嘔吐煩滿不進食兩手脉沉結曰此寒在  
下焦宜亟攻其下為參茸門氣海中脘內外服玄胡索  
官桂胡椒佐以茴香茯苓青皮等而愈 其述素  
問鈔六篇篇各有叙叙曰五臟有位六腑以配陰陽攸  
屬職司攸分具藏象鈔周平身惟經度藥術法馬吉凶

馬其注其寓其審察之具經度鈔日月行天厥候有  
常薄蝕禡珥僣乎常也脉於人有常候焉然伏見之具  
脉候鈔六氣之淫七情之榮是動所生邪在榮衛具病  
能鈔天地能生人不能養人全真導氣人自為養也天  
地弗與焉具攝生鈔干戈甲冑以治亂也禮樂教化以  
治治九醜醜廉粥為人養也攻療宜洩治人疾也具論  
治鈔網綱縕縕迎淵瞻雲吉凶之徵機存乎人具色診  
鈔九鍼法星利人九藏決凝流滯淵乎謁鍼具鍼刺鈔  
陰陽者造化之機與物各有陰陽人云乎哉具陰陽鈔  
標本者根幹之喻也草木得根幹則生意行陰陽札瘥  
知標本則治道明具標本鈔五運六氣天地之紀生物  
芸芸介乎兩間與之同紀用之者人耳具運氣鈔其辭  
不可獨事不可比者具彙萃鈔蓋讀內經鈔屢太息其  
有意乎鈔之也其欲訂內經之錯舛矣探於原深乎餘  
子不父也而櫻寧生每稱江西黃子厚之術為良精一  
富翁世彌年矣治痰旬未效歸讀易天行健得其說曰  
天運轉不息故地於空中不墜乃悟向富翁之病則氣  
不能舉下脫也心為豁然往灼百會穴四十壯而泄止  
論曰子讀素問靈樞論陰陽運氣經絡脉之奧診治之  
法雖不能業未嘗不三復歎以為深於道也曰天人合

夫性道教盡之矣近代宜明原衍譬推步家於天時有所悟而莫竟其昆侖乃取內經詮叙其要刪取史記扁鵲倉公傳比焉刪潤諸史方技醫及旁採者永醫近經而史遺者附焉嗚呼道之難全豈惟醫然哉

由史上編卷之七十六

三定本

六二

二二

由史上編卷之七十七

野郡鄧元錫纂著

貨殖傳

南豐後學曾懋辭校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焉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史記昔者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下至抱關擊柝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辨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諸魚鼈鳥獸菰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死之具靡不皆具有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山林豺獮未祭罝網不入罃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旣已順時取物矣然猶山不糴藥師古曰糴在古槎字槎邪澤不伐天蠹魚麇卵小蟲也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穡足功用如此之備也又使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宴閒工相與議技巧於府肆商相與議服賈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野朝夕從事雖有奇麗紛華非其所習猶戎翟之由於越不相入也然後人因其土宜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而遠近咸足是以欲寡而事節財運

而不爭其爲民上者又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能敬貴義而職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不嚴而治之大畧也及周之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歌雍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嗜慾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七詔反道之行追時好而取世資背實而要名犯害而求利纂弑取國者爲王公鬪奪成家者爲雄桀禮義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土木被文錦犬馬餘肉粟食者登褐不完含菽飲水雖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長雖爲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詐爲奸宄者自足乎其世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教自上興由制法之無限度也禮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牀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纊旌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瑋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

則千里往往山出菴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謹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其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食工不出則乏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瀋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脩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以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况匹夫編戶之

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聞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糴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賤則反賤賤下賤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由史記卷之七十七 四 三月朔四思十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強吳觀其中國號稱霸王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乃治產積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皆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子殺人囚於楚

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遣少子往視之朱公長男堅請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非大人不遣遣少弟是吾不肖也欲自殺其母助為言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遣長男為書一封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行亦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莊生家貧負郭披藜藿到門居其貧長男發書進千金如父言莊生曰可疾去慎勿留即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為信耳故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後復歸勿動有如病不宿誠而朱公長男不如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聞時入見楚王曰某星入某分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也曰每王且赦當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

去耶長男曰未也初為事第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  
生知其意欲復得金曰若自入至收金長男即自入室  
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  
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  
言陶之富人洙公子投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  
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  
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子之故而施惠乎令論  
殺朱公子明日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器歸主陶  
其母及邑人哭盡衰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  
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  
難故重棄財主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  
逐狡兇豈知財所從來必輕棄之無惜吝前日所為欲  
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弟  
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已望其器之來也故范  
蠡三徙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死於陶子贛既  
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發著師古曰多積著焉財於曹  
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焉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  
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  
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  
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白圭周人也當魏

文侯時李悝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  
人取我與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繭出收帛絮與之食  
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  
惡至于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  
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  
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族其自言曰吾治生  
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臏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智  
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  
所守雖欲學吾術吾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  
圭曰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蓋朱公  
善養魚以六畝地為池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  
壯鯉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納池中令水無聲所  
為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至來年二月得鯉魚長尺咫  
者萬五千頭三尺者四萬五千頭二尺者萬頭因其  
性也魯窮人曰倚頓耕常飢桑常寒詣朱公問術朱公  
曰欲速富畜五牂於是適西河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  
年之間畜息不可計其後用鹽鹽起索隱曰鹽音古正  
天雨下池中鹹淡皆均即歐池中鹹水上中一尺許  
以日暴之五六日則成鹽若白絮緣黃河鹽池有八九  
所而鹽池有鳥池出三色鹽池出鹽并一色去泥  
即到鹽池之若至一大則若平石無失其色或曰  
或青黑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儼

以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  
價與之畜畜至用數量馬牛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  
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富婦得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  
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  
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保鄙人  
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耶  
漢興海內爲一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  
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  
歲萬息二十百萬之家郎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  
又開關梁不異遠方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  
由史記上編 卷之七十七  
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從豪傑諸侯種族  
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漢  
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  
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植五穀  
地車重爲邪及秦文孝繼居雍隙徐廣曰 隴蜀之貨  
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北郿戎翟東通三晉多大賈  
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輳並至而會  
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  
沃野地饒厄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僂僂僂  
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衰

斜綰較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  
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  
饒然地亦窮險惟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  
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  
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存天下之中  
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  
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儉纖習事楊平陽陳西  
賈秦程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  
儻伎儻音 倢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  
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羗不均李陽州已統 反叛慈紀反  
由史記上編 卷之七十七  
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標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諺俗  
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橡其間得所欲楊猶言經 營覽遂  
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  
紂淫地餘民俗懷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  
忼慨起則相隨推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爲倡  
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  
鄲亦漳河之閭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鄴衛邯鄲俗  
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  
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  
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

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靡悍少慮有魚鹽巢栗之饒北  
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  
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  
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  
一都會也其俗寬緩澹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  
怯於衆開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  
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孔子遺風俗好儒備於  
禮故其民齷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  
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鳴溝  
以東芒碭以北屬鉅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昔  
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  
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服致其  
蓄藏越楚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北西楚也  
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  
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  
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  
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  
夫吳自閩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  
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者會  
也衡山九江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而楚郢之

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輪  
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  
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重  
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與  
江南同俗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  
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還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  
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  
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  
所多人民謹俗山東食海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  
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  
耕而水耨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  
之患以故昔歲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  
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  
畜地小人衆故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  
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問賈齊趙設智巧仰機  
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北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  
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  
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  
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

敵斬將奪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  
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踴幣任俠并  
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鷲其實皆  
為財用耳今夫道女鄭姬設形容模<sup>音</sup>鳴琴榆長袂躡  
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  
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也戈射漁獵犯晨  
夜冒霜雪馳吭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  
關鷄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  
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  
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  
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  
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  
木百歲求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  
爵邑之人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素封者率歲所息  
錢與列侯封君等則二十萬也而衣食之欲恣所好美  
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驢牛蹄角千足羊澤中千足  
鼃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東燕秦千  
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榮南河濟之間千樹漆齊  
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園萬家之城帶郭千畝  
畝鍾之田若千畝危<sup>危</sup>蒺<sup>蒺</sup>草<sup>草</sup>千畦薑韭此其

人皆與千戶侯等然不窺市井不行異邑然是富給之  
資也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是以無財作  
力少有聞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  
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  
無嚴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  
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百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  
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  
如倚市門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見虜  
遷之蜀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餘財爭與吏  
求近處處諷萌卓氏曰此地陘薄吾聞岷山之下沃野  
下有蹲鴟至死不饑<sup>師古曰芋也</sup>民工作布易買求遠  
遷乃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算傾蜀之民  
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宛孔氏之先梁  
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  
連騎遊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  
其贏得過當愈於織繡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sup>蕭法</sup>  
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邠氏尤甚以鐵冶起富  
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類有拾仰有取貫貸行賈  
偏郡國鄒魯以其故去文學而趨利齊俗賤奴虜而刀  
閹獨愛貴之築<sup>點</sup>奴人之所患唯刀閹收取使之遷<sup>蕭</sup>

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駟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  
起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力孟康曰寧奴自謂寧欲免去  
作式有爵耶無將止焉乃氏  
其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周人既織而師史尤  
其轉穀百數賈卻國無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  
中貧人效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故御史  
能致七千萬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  
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榮陽也民  
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  
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  
取錢買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氏與家人約非  
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掛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  
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惟橋姚已致馬千  
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  
中列侯封君行從軍齎資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  
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有定莫肯與惟無繆氏捐千金貸  
之約收息什倍三月吳楚平一歲中則無繆氏息什倍  
用此富埒關中乃其非有爵邑俸祿弄法犯姦而富盡  
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  
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巨測瘠人以自肥則末哉姦也  
至若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

傾縣下者傾鄉里不可勝數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  
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而武  
帝時有富人卜式者以輸貲至大官卜式者河南人  
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  
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  
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  
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  
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  
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  
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  
何故見寬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  
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  
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  
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  
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  
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眾倉府空其  
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官無以盡贍卜式持二十  
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者籍天子見  
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嘗欲輸其家半助邊者乃賜式  
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天子於是式終長者

召見之以爲郎式不願帝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廩而牧羊歲餘羊肥息帝過見其羊善之問何道使然式曰譬之治民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母令敗羣帝以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臯令將漕最於是天子以式爲朴忠尊顯式以風天下尊官之至御史大夫爵關內侯而天下莫應蓋是時桑弘羊以計算得用事侍中東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太冶皆致生累千金皆爲大農丞領鹽鐵矣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因爲帝質言之帝由是不悅卜式貶秩太子太傅而桑弘羊誅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其以物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歲小旱帝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蓋貨殖傳太史公所叙列當世所以富者中不厭猥鄙欲以見情實史固叙近世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犢牛平陵如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卿爲天下高訾樊嘉五千萬餘皆鉅萬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以爲司市師司市師者漢市令也餘郡國富民兼業顯利以貨賂

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然常循法守業積累愈利漸有所起至於蜀之卓宛齊之刀閒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竊事博塞惡業販脂賣漿汙處馬醫淺方因用成富如曲叔桓發雍樂成張里之徒猶復齒列傷化敗俗則大亂之道也蓋自史記傳貨殖本天時地形物曲人官明百貨之所生殖歎以爲道之符而自然之驗也殖貨者循之得則用裕失則用窘得多饒多得少給少最下者停之而窶窮則慧黠者資其一二算猶之有賸也至于今猶信又文信美加恢奇學士爭誦傳之而史固終非之申王制世法格爲至其爲子長傳且目傳中語以爲進處士而退姦雄吠聲者因用爲重詬卽爲之解者亦惟曰子長陷刑法無財自贖故發憤羨生殖以自傷曰窮厄士之所時有也未有能通知其意者近世趙子常訪實始原本貨殖傳於平準書相表裏以其論漢武時事故離析其篇章激揚其辭隱約其旨意所謂定哀之間則微者也而二書相形因概見其於天子嚮時征伐四夷開邊爲武功加之土木禱祠轉漕車甲之費不可勝計而言利達上欲之臣爭於利末名權浮淫抑并兼實爭民施奪攘刀錐

籠天下之財使本末俱困盜賊滋起也因用以爲傷傳  
稱陶朱公白圭而下卽書中言利事析秋毫之本也言  
鄙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卽書中天子  
欲尊顯卜式風百姓之意也歷舉四方百貨行賈所出  
卽書中置太農諸鹽官盡籠天下之原也言千乘之侯  
尚猶患貧廊廟嚴穴軍伍任俠攻剽女姬游閒吏士等  
皆獨爲財利實深誚當世好貨之俗上行下效無貴賤  
一也至書中所斥不軌逐利之民卽傳中所謂當世千  
里之中賢人之所爲富者也唯然則書中所稱中家以  
上大抵皆破盡糜爛耗矣而慎非其罪則利之爲害烈  
也皆究觀桑弘羊孔僅輩之意爲之言所謂最下者與  
之爭而大史公之旨始昭然勝矇蓋太史公嘗讀孟子  
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  
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  
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言  
深痛如此其平準書贊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  
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故書道唐虞之際詩  
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  
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此旨也夫富者人之情性所不  
學而俱欲者也唐虞工商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

下不召而自來唐非自然而禮書者之其言曰人苟生  
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貪冒之爲安  
若者必危情性之爲安若者必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  
兩得之矣一之於性情則兩失之矣儒者將使人兩得  
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儒墨之分治辨之極  
也禮義之宗情性之所止也古后稷神農之教推務於  
重農而務穀故五材並用歸脩土穀入政農用爰寶稼  
穡文王早服卽康功於田功分田制井使百畝而耕則  
壤成賦使十一而稅關市無征山林川澤聽民以時入  
而無禁當是之時齊民咸出於南畝不失其時務而又  
夫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卷畜仁義  
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其民樸而易使重而少私  
安上而重徙敬時而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  
舍又制之以六時春曰傳耜夏曰穫麥次曰薄芋秋曰  
樹麻冬曰絕菹大雨時至趣芸疾墜力倍於他時故土  
無不食之地國無游惰之民百畝之田率三十畝而人  
足以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蔬蔬  
菜當十石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  
貿易交通之利未在其中故上農夫家食九人次食七  
人下食五人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

下足以畜妻子極愛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而  
有三年之蓄稼如茨梁庾如坻京其崇其比如壙如櫛  
而衣食給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此謂本富本富者衣  
食民之本稼穡民之務是天時之所生也地利之所宜  
也物曲所利人官之所能也非所謂自然之符而道之  
驗也哉而又爲之工商賈以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有  
司者治之夫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  
有輕重則不平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而萬物之滿虛隨  
之衡絕則重於是守之以準平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  
藏藏繼千萬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繼百萬春以  
奉耕夏以奉芸秋以奉收冬以奉藏耒耜器械種饌糧  
食畢取贍焉一主於重農故力本之民家有餘藏人有  
餘食而商賈無所牟大利故本富爲上治之極也周衰  
禮義廢民爭於利末務於商賈左右望而罔市利而力  
本者寡故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  
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夫  
是天下之名都也非有助之耕而益之財也居五諸侯  
之衝跨街衝之路而工商賈之路通荆陽南有桂林之  
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  
穀燔菜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財商賈走焉故

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以  
饒智爭時窮深致遠而利有所并也之謂末富故產豐  
者民衍近市者家富利在多智不在力耕利在商賈不  
在事農於是乎以田農爲拙業富利末而姦生蓋末富  
而姦矣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山石  
以求金銀沒深淵采珠璣設機穽致犀象張網羅求翡  
翠轉蠻貉之物以眩中國徙邛笮之貨以致東海交萬  
里之財大者百萬倍息小者積貯坐列又顯川澤之利  
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尚男不耕耘女不蠶  
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作之苦有什伯之得因其  
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於是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  
侯之富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然後操輕重  
之權擅奇贏之入乘困憊之民轉移取給以日益其私  
於是蚩蚩力本之農流亡無所匍匐而歸之衣牛馬之  
衣食犬彘之食千百爲耦沾體塗足爲之耕其田服其  
穡見稅十五六法暴於疆秦不足以自生然且終未嘗  
有省顧之者也故諺有之曰人不仁殺耕犢旣食力又  
食肉蓋深痛疾之也於是商鞅爲法賤商賈重力田令  
民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  
者舉以爲收孥秦用富實輕諸侯而法暴峻急至于漢

高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帝施大德財耕籍以先之蠲租勸農之詔數下賈誼晁錯之倫論重農貴粟令民得入粟於邊若入粟郡縣蠲罪而免罪君臣咨嗟動色思振窮急可謂至恩然分田制里之法既流決不可復所爲十五而稅一者獨貽豪富有田者之資而止而力耕者不與也蠲租之詔歲下獨蠲豪右有田者之租而止非足勸農也今入粟者蠲爵免罪獨以爲豪富有田者奉而力耕爲之使者爵固不可致罪固不可得免也雖有孝弟力田之科徇千百之一二蓋法賤商賈而商賈已貴富法重力田而力田者已窮困也故三代而上貧富均焉兩漢之初本富存焉六季而下唯末作姦富民安得不窮且盜也故曰姦富爲下然亦安能久有此矣何也世未有有其利而無其害有其聚之而無散者也史所稱以末致用以武一切瘠民以自肥者非布衣有胸脯鹽鐵有卓宛孔刀間之倫其人與致管鉅萬力埒王侯固姦富之雄而亦當世言利者所側目扼腕而求之也用爲口實以嚙上制爲法罟而與之爭蓋至于張湯杜周滅宣義縱尹齊王溫舒之倫用無慮皆糜爛碎矣當是時有司言山東被災民饑乏陛下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而富商大賈蹕財役貧轉穀百

收廢居居邑封若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於是史鑄五銖錢行天下鹽鐵算輶車用權浮淫并乘之徒下至末作賈貸僭諸物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匿不自占占不悉誦伐邊沒入其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買人有市籍者及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又尊顯卜式以風天下天下終莫肯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徧天下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盡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盜賊大起漢幾以危唐德宗之世兩河亂而國用不給用趙贊行借錢之令自長安豪人富商田宅之估與所積金錢粟帛百貨皆借四之一約兵罷償之今京兆尹封樞密檢括督責嚴峻家若被盜人不勝困商爲罷市有自經死者其諸道關津各置吏閱商稅商緡錢十稅二竹木茶漆十稅一公私給與若貿易百物皆約錢爲率而算緡商以大困涇卒亂而天子幸奉天宋神宗之世用相安石收輕重歛散之權制其有無立均輸市易青苗錢法幾得十二之息以富國而張官置吏費不啻折閱民既已大困矣崇寧中蔡京又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致富彊令商人先輸錢于權貨務而請鈔赴產鹽州郡受鹽蓋商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不旬日則

斥舊鈔不復用更新為鈔法法纔行復變而前所輸錢  
所請鈔悉寔不問令更輸商無貨更鈔於是朝齋聚  
十萬鈔為富人夕見屏廢行為流丐中憤寃莫告有趙  
水按緩死者外乾中耗汴宋以亡蓋姦富以商為利孔  
饒智闢時左右望而罔利長國家務財用者乘君上之  
資勢發其孔擅其利而與之爭彼安能如之哉有椅齒  
慶爛而已矣然爭民施奪奸富盡而亂亡從之故利者  
害之府爭者禍之始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豈有  
異哉故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  
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大學之教曰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又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又  
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則爭之為禍烈也  
其論生財之大道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  
之者舒孟子之論為國獨主於制田里薄稅歛雞豚樹  
畜食節而事時言哉言乎可謂本務矣且大富而可求  
也求而得也則仁義附焉而得勢益彰孔子曰雖執鞭  
之士吾亦為之豈顧不願哉然有命焉命逢其運即千  
駟萬鍾猶之拾芥也然且欲違之而不得命逢其膏即  
簞食瓢飲猶之超海也所以得之而未由故曰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旁觀人世不有工姦事甘惡業不差賤行

終身營薄技淺方畢知盡能不急求殖貨者乎豈顧餘  
力讓財哉然終不能積聚蓋藏以素於富實而食不克  
藪藪身不厭綈臬或以敗辱者甚衆斯違何過哉故曰  
人能弘道無如命何又曰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  
中言有命也晏子之言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  
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  
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所謂幅也  
言有義也齊慶封奔魯獻車於季武子澤可以鑑展莊  
叔見之曰車甚罽人必瘁宜其亡也齊人來詰封奔吳  
吳子之朱方聚族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曰大矣  
富淫人乎叔孫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  
天殃之其將聚而殲旃無何慶封誅則不幅利之過也  
漢文時有幸臣通最幸帝使善相人者相之曰法當貪  
餓死帝曰能富通者不在我乎賜之蜀嚴道銅山令得  
自鑄錢而鄧氏錢布天下景帝為太子時心恨通寵自  
結土及館位命案通產悉沒入之長公主更有賜予吏  
輒隨沒入竟不得各一錢餓死人家大貴幸傾主上富  
財蓄銅山宜可為百十世利矣而餓死則命亦何可得  
為也晉散騎常侍石崇者苞子也溫麗善文辭而家富  
於財與外戚王將軍愷者競為侈愷以飴浴釜崇以煨

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帝陰  
斤珊瑚樹高二尺許者予愷意用厭之愷持示崇崇手  
鐵如擊碎之愷患以爲伎已之實弗若也評語譙讓  
之崇笑曰不足爲恨當還卿收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  
者六七株以來舉其一償愷其如愷所操者甚夥富傾  
國如此崇有妾曰綠珠趙王倫嬖人孫秀者奪而存之  
崇作辭寄綠珠怨焉綠珠泣自殺秀恨崇之殺之也趙  
王倫誅賈后秀目崇黨后并逮之崇被收太息曰奴輩  
利吾財爾收者曰誠知財之爲禍胡不早散之崇不能  
答竟以爲哀故傷平富能敵國而力不能庇一妾又以  
卽史北編 卷之七十七 二六 五月拾方外誌

得曰有命道在焉故也故舜傳說師尚父膠鬲非不治  
生也其所以治生者異也詩曰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  
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  
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孔子讀  
而歎之曰於伐檀而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食力者勞  
力人道然也故夫農群聚而州處察四時具悉其用器  
及寒擊草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均和而沃耰之以  
待時雨時雨旣至挾其槍刈耨耨茅蒲襜褕脫衣就功  
盡其四支之敏以旦暮從事農勤於農農道然也工羣  
聚而州處相其良材登其淳制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  
節其用論比其斷制旦暮從事器尚完利以飾其子弟  
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工勤於工工道然也商羣聚而州  
處察其四時觀歲豐凶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  
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共所有易其所無市  
賤鬻貴旦暮從事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此商賈子之  
所治商賈道然也所謂道日用天職不可得曠廢日有  
孜孜日有聲聲以相生相養道固然也御孫之言曰儉  
德之共也奢惡之大也三歲之計一歲之用是曰奢一  
歲之計三歲之用是曰儉奢者富不足儉者窮有餘奢  
者彌不足儉者彌有餘奢者恒不足儉者恒有餘奢者

好廣營故多過儉者能自約故寡禍古之王侯尚猶以  
儉得以奢失況於匹夫編戶之民乎語曰夫好飲酒者  
妻貧子好戈獵者父削刺養一僕日飯三饒歲計之十  
既可亨千兵諺有之曰一日一錢千金十年繩鋸木斷  
水滴石穿言奢之害大也夫禮以坊德則儉刑以坊淫  
則儉命以坊欲則儉儉則知足知足則無貪無競無姦  
欺無矯佞取與也陶匏之器布素之衣我非我食我  
我衣妻子不寒婢僕不餓神不罪而人不罷故人知儉  
則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幽風之詩曰六月食鬱及  
藟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  
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  
夫鬱蓂及珍果也葵及菽嘉蔬也稻食之本飲養陽  
氣也以介眉壽老吾老也乃苴穀之薄者茶葉之者  
樗薪也無者叔而食之無餘羨焉采而薪之靡時厭焉  
安分願也共德之至也又詩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  
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入上執官  
功畫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古役民  
於農隙作室於定中執官功可夫而方乘屋也思捕穀  
也靡時豫怠勤之盡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古德之盛  
也風之本也且夫民之有奢心也生於有妄有妄者期

望也未耕望穫未畱望畬始耕望穫既望畬耕期多  
穫苗期饒畬望則望而亦豈有恒獲矣故曰妄雖其耕  
穫如未耕穫雖其畬畬如未畬畬雖其市利三倍而實  
未嘗一利之也是無妄也易曰不耕穫不畬畬則利有  
攸往其傳曰不耕穫未富也此之謂也夫無嚴處奇士  
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云為足羞有激乎其言之也  
彼好為沾沾之言而身甘沒沒之行不異於凡庸無奇  
也則行不逮言孔門羞之謂不近羞與而何可例賢人  
士君子也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  
又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  
樂所謂長貧賤好語仁義非耶而樂且不憂原憲纓絕  
肘見見孔子而問耻孔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  
患之言曰無財之謂貧學不能行之謂病吾貧也非病  
也而以仕為人教為己為深耻季路衣敝緼袍與衣狐  
貉者立而不耻則耻尚得所也長貧賤何羞焉夫其人  
讀書學道懷獨行君子之德終身空室蓬戶不厭死而  
已乃百世之下弟子頌以為有道仁人慕用之不衰彼  
蓋從所好而然恒處其一於感遇聚散一化而齊之外  
無餘羨中無餘冀素富貴而樂樂行其道素貧賤而安  
安有其節斯孔子所謂樂而好禮者哉彼其視不義之

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軒冕視銖金玉視塵視貨殖何蚊  
蟲足抵乎而猥與絮短長云為足羞也哉噫可以審取  
矣

由史上編卷之七十七三定

由史上編卷之七十八

列女傳

肝郡鄧元錫纂著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乾坤以二氣成男女而命之性夫安所得二哉先王之  
教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  
帥六官蕩天下之陽事后帥六宮釐陰職以教順成俗  
齊天下之陰事則所本者一也當是之時女子生必有  
傅姆自能食能言教之婉婉聽從教之麻枲絲繭織組  
紃紉執女事以其衣服教之觀祭祀納酒漿治簋豆菹  
醢以禮相助奠而約其德於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  
寡於言蓋自其從父時而教固已行矣先嫁三月祖廟  
未毀教於公宮公宮廟宮也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宗室  
宗子之室也教以婦德婦言婦工婦容教成之祭牲用  
魚芼之以蘋藻以成婦順而後禮親成焉雖其既嫁而  
敬不弛於帥傳行必具保傳出入咨焉坊其言動必於  
禮養其德義而風之善必於樂以能順於舅姑和於室  
人用克當於夫無侈心而有守氣以成絲麻布帛之事  
以審守委積蓋藏之積而家用和理則教之為益大也  
其有性情之感閨閣之變又使之託微引義以達其志  
而宣其傷樂官采焉其王宮邦君室又有彤史紀言動  
以昭觀戒此先王之四教四術始於閨門達於邦國盡

天下男女夫婦壹曲成之不遺如此也逮于晚季齊莊姜魯穆夫人紀宋伯姬之倫去先王之世已遠猶能秉禮度義守道成信終死其處而不愆于儀下至石碣婦杞梁妻之倫匹婦庶婦耳當卒倉顛沛之中猶閑於教而周於禮詩書載之春秋錄焉則漸摩深之效也後世學絕道廢自學士大夫黨庠鄉序國學之教既有愧於古而女婦之教益蕩然闕如其女子天衷自盡不貳其行者雖代有敦獎亦獨於值變故節有行明者致隆焉史用著錄蓋闕者甚矣夫婦道無非儀聲不出閨閤雖其愛善適不過秦舅姑相夫子訓子孫甚順以備而止史槩以爲常事細故忽棄而不書乃獨於文辭書史之工著之以廣聞猷異而不知其亂然後知詩之所采織紐裳衣蘋蘩荇藻吁思嘆者爲教深而化焉也嗚呼常道如菽粟布帛然君子道其常則闕行內儀夫焉可得聞哉后妃有內紀詳矣乃大夫庶士之妻勞探前載諸婦德女儀足稱者附正史爲編俾降本治者得考觀焉

○密夫人者密康公之母也有獻三女於密侯者而豔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群人三爲衆女三爲衆王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旅夫衆美物也王而獲

此猶且不堪况而小醜乎爾必獻之康公不獻王戚密○鄧曼者楚武王夫人也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見楚子請濟師楚子辭焉入以告夫人夫人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放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德見莫敖而告以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戒之不及而莫敖帥果覆久之武王荆尸以伐隨將齋入告夫人曰余心蕩夫人退歎曰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知之故臨武事發大命而蕩王心焉王祿盡矣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行卒於櫛木之下○伯姬者魯公之女宋共公夫人也嫁十年而共公卒宋災火及於姬所左右曰夫人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亡夜不可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矣傳未至左右又曰夫人避火伯姬曰傳未至夜不可下堂左右曰如火何伯姬曰吾死矣夫越表而生不若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春秋書宋災伯姬卒葬宋共姬以伯姬之婦道盡矣故傳著其始終乃齊桓好淫樂其夫人曰衛姬諫不聽姬爲不聽音樂齊侯惑而放鄭聲楚莊王好畋其夫人曰樊

姬諫不聽爲不食禽獸之肉楚子感而廢政則二主之霸二姬之力也。楚昭王之母曰伯羸秦女也其夫人齊女曰貞姜其嬪曰越姬皆賢吳之入郢也昭王亡於野闔廬入其宮而班處焉伯羸持刀而逆之曰妾聞天子天下之表公侯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國危夫婦之道人倫之本王教所甚嚴也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失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唯男女之禮失不可復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其何以行令訓民安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吾其死也吳子慙而退舍伯羸與其保阿閑永巷不釋兵者三旬吳退王還國乃復寢王游漸臺貞姜從已出遊留夫人漸臺而水至使使者迎焉忘其符使者至夫人曰王召宮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吾不行也使者曰水至矣還而持符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義不犯約勇不畏死棄約越義而生不如死使者走取符而臺崩貞姜死焉昭王遊附社之臺望雲夢而樂語其二姬曰吾與子生同遊死同歸矣蔡姬許諾越姬不可曰昔先君莊王隱於綠三年而改之以勤政卒霸天下妾以君王將法諸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死乎且君王之取婢子也未嘗約以

死妾不敢聞命楚子曰善而終嬖蔡姬久之楚子救陳病於師越姬聞之曰昔王要妾以死妾非難於死也懼苟死成君之過也然心既許之矣妾聞之信者不自負其心遂自殺王讓位於三弟而薨三弟曰母曰者子必仁乃迎越姬之子章而立之是爲惠王。魯敬姜者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也穆伯死文伯出學而歸其友從而後上堂降階趨行奉劔而正履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結屨之恭絕左右顧無可使結者俯而自結之故能王桓公立於朝有友三人諫者五人曰舉過者三十人故能霸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以執贄而見於窮閭者七十有餘人故能相王室而天下宗周彼其所與遊者皆過已者也故益也今子年少位卑所與遊者畢皆爲之役其不益矣於是文伯乃謝罪擇嚴師賢友而事之引飪而親饋焉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歡之家而主猶績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先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力而用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天子太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者官之政事師尹

維旅救相宣叙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大刑  
日入監九御使絜齋禘郊之粢威而後敢即安諸侯朝  
修天子之業命畫考其國職夕省其刑夜徹百工上無  
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畫講其庶政夕序其  
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畫而講貫夕而  
習後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而下明而動晦  
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紵  
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  
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  
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  
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吾真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  
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  
祀也久之文伯卒敬姜哭之哀弔客至撫其牀而不哭  
曰昔者吾有斯子也以爲習於禮也吾未嘗以就公所  
令其器也朋友大夫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  
是子也必多曠於禮也夫穆伯之喪敬姜畫哭文伯之  
器哀至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敬姜於季康子爲從叔  
祖母如季氏康子迎之朝與語不應從之及寢門與語  
又不應康子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敢請其罪敬姜曰  
主不聞耶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內朝卿大夫而下合

國史一編 卷之七十八

六

心

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職焉夫  
外朝子將業君之官內朝子將庀家之政皆非吾之所  
敢言也故不應也康子曰謹受命康子往見闔門而與  
之言未嘗踰閭康子之母死陳襲衣敬姜曰婦人不飾  
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虞衣何爲陳於斯命徹  
之仲尼曰知禮○臧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  
將使齊母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好窮人以威魯之  
寵臣多怨之其不免也夫必施德而求助焉於是文仲  
自結於大夫國人而後行齊果止文仲欲興兵而襲魯  
文仲遣間使遺公書恐人得其書爲隱書曰飲小器投  
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  
我以同魚冠縷不足帶有餘書至莫測也問於母母泣  
下沾襟曰君之臣見止矣飲小器投諸台言取郭外民  
納之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言趣饗戰鬪之士繕甲兵  
也琴之合甚思之言思妻臧我羊羊有母告妻善養母  
也食我以同魚同魚文錯錯以治鋸鋸治木也是有木  
治繫於獄矣冠縷不足帶有餘言頭亂不得梳饑不得  
食也於是魯侯軍於境爲備焉齊兵聞有備而還免文  
仲而歸之○晉趙衰之妻文公之女也曰趙姬文公之  
爲公子也避居狄趙衰從狄人入其女叔隗李隗於公

國史一編 卷之七十八

七

上二

子公子納李媿以叔媿妻袁生盾焉及反劉復以趙姬妻之生原同屏括矣而趙姬請迎盾母于狄衰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棄舊非義安新而忘故無恩與人勤於厄難富貴而不顧無禮失此三者其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待巾櫛矣詩曰采芣苢非無以下體德音莫達及爾同仇君其迎之衰許諾乃迎叔媿與盾來以叔媿為內子身親下之以盾賢請立以為嫡後使三子下及盾為正卿請於成公曰微君姬氏則臣伏人也何以父此公許之以姬中子屏括為公族大夫○陶妻者陶大夫答子之妻也答子治陶三年陶不治而家富以三借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而歸宗人擊牛醢酒而賀之妻抱兒泣請去姑怒曰何不祥也妻曰妾聞之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而名流於後世今夫子會富務大而不顧其害家而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故藏而遠害大幾不擇食以肥其身亦坐而須死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巷年而答子誅母以老免婦乃以少子養其天年若子謂答子妻為能權也雖違禮求去而終全其身以養其姑後於禮也夫○杞梁之妻齊女也齊莊公襲莒於戰

而死妻迎而哭之哀公使使者弔之妻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於是梁無子內外無五屬之親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既葬曰婦人依於人者也父在依父夫在依夫子在依子吾何依乎故吾見吾節焉遂赴淄水而死○齊命婦者齊大夫晏子御士之妻也晏子山士為御過闕窺見之歸請去夫問何也對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吾從門間窺之其志恂恂然自下也思念深矣今子以八尺之軀身為之御然且擁蓋策馬意洋洋其自足也其何後之有妾請行其夫慙謝深自責如不容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晏子以為能服義也升諸公以為大夫○晉大夫伯宗妻晉女也伯宗退朝而色喜問之曰諸大夫皆以我為知於陽子也專曰實殺不華至言不飾陽子華而不實既禍及之矣子又何喜焉已伯宗飲諸大夫酒而語無能難者畢飲妻泣曰信矣諸大夫之莫子若也然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必戒之且國家多難危可立待盍自結於賢大夫托州犁焉伯宗乃厚畢羊而結之已而有卻氏之禍畢羊以州犁免○叔姬者晉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也羊舌子好直不容於國去而之三冢之邑

三家之邑人共攘羊遺之肉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見容去之三家之室又不容是終無所容也姑受之無逆其善意羊舌子受之曰以食盼若鮒矣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其名曰乾雀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盼與鮒童子也隨大人而冶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如瘞之無何攘羊之事覺都吏至羊舌子曰以晉求容於此不敢無受也受之然受而不敢食瘞之矣發視之肉仔焉而免其後申公死平公命叔向因其室叔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兩卿矣吾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好者必有甚惡三代之亡皆有是物也女何為哉夫惟尤物足以移人叔向懼辭焉公彊之而收生伯石叔姬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其必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後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展子禽之妻魯女也展子卒門人將為之誄妻曰誄夫子之德乎二三子未必知也妾知之乃為之誄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狃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屬兮庶幾遐齡兮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且曰惠兮遂定謚此於魯黔婁之妻竝德矣○衛宗二順

者衛宗子之妻及傳妾也秦滅衛衛宗死妻奔不去而無子獨傳妾有子事女君八年不棄妻欲出居外避讓之傳妾泣請曰妾聞忠臣之事君也無懈孝子之養親患無日也供養固妾之職夫人何勤焉妻固欲外妾退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今夫人欲居外使我居內逆已逆而生不若順而死欲自終泣而守之夫人許留乃止終供養不衰君子以為二順○石碯婦者齊女也齊頃公敗于鞍而免自徐闢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使人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與之石碯○高義母者齊二子之母也有聞死於道吏捕殺者遇二子執訊之兄服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也爭不決言之相相不能決言之王王命召其母問焉母泣而對曰殺少者相問之曰少子人所愛云殺之何也母對曰少者妾子長者夫前妻子也夫且死囑妾曰善視之妾諾之矣今許人以諾而不信殺其兄而活弟是以愛廢公義而欺死者也子雖痛可奈何相入言於王王高其義竝赦之○齊女者傷槐衍之女也景公愛槐慙木其下曰傷者死衍醉而傷槐女造相晏子之門請曰妾聞之明君之蒞國也不損

祿而加刑不以私惠害公法不為六畜傷人民不為野  
草傷禾苗今妾父以社牆故不勝麴蘖之味而傷槐君  
以槐故欲殺之妾恐妨執政之法害明君之義敢自投  
代死晏子惕然言於公而赦之罷守槐之令○母師者  
九子之母也臘日休作者召諸子前謂之曰禮婦人之  
義父死無歸寧然吾父母之諸孤也少歲時之祀禮  
不任治也吾謁汝往監焉許我乎九子曰敬諾乃召諸  
婦前謂之曰禮有三從之義今諸子許我矣雖踰正禮  
願與少子俱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守房閨夕吾反矣  
於是少子僕而往天陰還失早至閭門而止不下魯大  
夫從臺上見而怪之使人觀焉其居處禮節其修召問  
之曰何不下也對曰妾與諸婦期夕入而早不欲其失  
期也夫臘醪而醕而醉飽此人情所宜有反太早恐見  
之故止也大夫以為知禮言於公以為母師○義姑姊  
者魯人也齊攻魯至郊見婦人抱一兒携一兒而走且  
及棄所抱抱所攜執而問之對曰所抱者妾兄子所棄  
者妾子也力不能兩護故棄之齊將曰母之痛子也甚  
於心棄而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已子私愛也兄子公  
義也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濟謂義何忍而棄吾  
也於是齊將使人言於君曰魯未可伐也山澤之婦猶

知行義況士大夫乎請還師師還魯君賜是婦也束帛  
百端號曰義姑姊○田母者齊相田稷子之母也稷子  
受吏之賂金百鎰入遺母母曰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  
有其多若此者也今安所得此以實告母曰吾聞士脩  
身潔行不為苟得非義之獲不計於心不於家今君  
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足矣而沒於賂為人臣不忠  
不忠者不孝非吾子也稷子慚席蓐謁王請就誅王高  
其母之義以公金賜焉金稷子而復其位○王母者齊  
大夫王孫賈之母也淖齒亂齊潘王出走賈失王之處  
母曰汝朝去而不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  
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  
於是潘王及於難賈乃入市中呼市人誅淖齒而歸○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蘇仕衛三年而他娶女宗獨養  
姑不衰奴謂之曰夫子有外好矣何不去也女宗曰吾  
聞婦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禮有七去姑為之首吾  
奴不匡我以禮而使吾為見棄之行非所聞也宋公聞  
之表其閭曰女宗○蔡人之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  
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去乃妾之不幸也  
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彼無大故又  
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孟母者鄒孟子之母也仇

氏有賢德孟子生三歲而有父激公宜之惡母獨與子居始其舍近慕子少嬉戲爲褻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買街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不設姐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可以居子矣稍長就學歸母方織以刀斷機絲焉子驚問故母曰若知恠之乎夫子學以立身問以廣智今未有所至而廢之何以異斯織矣績焉而中道廢之其何以衣夫子乎孟子乃大感往卒業遂成大醫孟子既娶將入室見婦袒而居不悅欲去之母召而責之曰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廣敬也將上堂

出史上編

卷之七十八

十四

二月十二日

齒終不愛於是前妻之中子犯法矣母悲哀欲上書請其罪或謂之曰人不愛母母何自苦如此母曰是其少也孤父使妾爲之繼母母之也爲人母不能庇其子可謂慈乎親其子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無義可自立於世乎董遂上王高甘義子得赦自是五子親附母雍雍焉○漢陳母者棠侯嬰母也二世時天下亂東陽少年殺今長相聚數千人請嬰爲之長已共立爲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甚貴者今暴興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得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王以兵屬項氏後歸漢封棠侯而安

出史上編

卷之七十八

十四

三月十二日

皆材官皆二千石東海號母曰萬石嚴媼延年爲河南  
守有能名然陰鷲治酷烈母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見  
報因流血數里乃大驚卽下車止都亭不肯入府寺延  
年出迎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伏閣下乃見之  
責數之曰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  
全安愚民顧棄刑法多殺人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延年  
頓首服謝罪自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之曰天道神  
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垂老當見壯子被刑戮行矣  
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後歲餘延年誅東海莫  
不賢智其母○京兆尹王章妻泰山鉅平人章爲諸生  
學長安與妻俱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訣而泣妻  
慙呵之曰仲卿今京師尊貴列朝廷誰能踰仲卿者卽  
病困當激昂自起何當效兒女子涕泣相向耶章慄然  
起坐病竟起後爲京兆尹欲上封事言事妻止之曰人  
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兒女子所知  
書上下廷尉妻子女皆被收章小女年可十二夜忽起  
號哭問之曰昔之夜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令入而止必  
一人死也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果然徙妻子合  
浦後赦還以采合浦珠致產數百萬○陳孝婦者淮陽  
人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夫嘗行戍屬之曰我生死未可

幸有老母無他兄弟俱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  
曰諾夫果死不還婦慈愛愈固紡績織紵以爲養不衰  
父母哀其少將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  
妾既諾之矣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  
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父母懼而止卒養其姑二十  
有八年姑八十餘終盡賣其財物田宅而葬之終秦祭  
祀淮陽守以聞詔賜黃金十斤復其家○仁女者長安  
大昌里人也既嫁而夫有瞽矢必報不得劫其父令娶  
女爲中調父呼女命之女余不聽則殺父聽之則殺夫  
殺父不孝殺夫不義陽許諾曰夫日於樓東首卧請開  
牖而待乃還家辟夫他所沐登樓以首卧開牖待夜半  
仇至斷頭持去明視之女也君子謂女殺其身以成仁  
仁夫○翟母者丞相方進後母也方進年十三失父辭  
後母欲西學長安母憐其幼不忍也隨與俱方進出從  
博士受經母織屨給其資用十餘年不怠後方進至丞  
相封侯母尚在供養勤備焉○東漢鮑宣妻桓氏字少  
君渤海人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妻之齋資甚  
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少貧賤非  
所當也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妾侍巾櫛既  
事君子惟命之從於是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

宣共挽鹿車歸里拜姑畢塋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明帝時梁鴻以尚行著妻孟光於鴻齊德語具隱逸者中而太原王霸亦連徵不仕妻輔以成名始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子伯仕為楚相遺其子奉書候之車服時從甚都霸子耕於野聞賓至則投耒來歸見令狐子沮作不能叩視霸感而自慙客去怏怏卧不起妻問何也囁嚅不肯告既乃言曰吾與子伯少善厚今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儀而我兒蓬髮垢足未嘗習於禮也見客而自慙吾無以貽之父子恩深自失妻曰君少脩高節不顧榮祿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其宿昔而慙兒女子為乎霸崛然起笑曰有是哉終隱不復顧○姜詩妻龐氏廣漢人詩事母孝妻事姑尤謹姑好飲江水江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汲以共值風不時還毋渴甚而恙詩責妻遣之妻止旁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自以其意遺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具以告姑慙感聽還恩養愈謹生一子因遠汲溺江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託以行學寬之姑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呼鄰母共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後舍側忽湧甘泉味如江水泉中且出雙鯉以供人以為孝感赤眉經詩里施兵而過之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方歲饑盜遺詩來

肉受而埋之察孝廉明帝為下詔曰大孝人明一聽平拜中郎除江陽令卒官人祠祀之○沛郡周郁妻同郡趙孝女也少以習儀訓聞而郁驕多行無禮既嫁舅謂之曰新婦賢者當以道匡夫矣郁不改行新婦之過也婦拜而受命且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翁以責我我言而不用翁必謂我不奉教罪在我言而用是為子違父而獨從婦言也罪在夫吾何所逃罪遂自殺以悟夫聞者咸哀傷之君子曰趙婦以其死悟夫善矣抑導之善而從亦善也從婦言亦從父也雖無死可也○曹大家扶風班彪女也名昭字惠姬歸曹世叔叔卒敦節行惟濃又博學多通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踵成之數召入宮今皇后及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漢書多古文奇字時始出讀者莫能通詔同郡馬融從受學於帷中授焉鄧太后臨朝政事具以咨度事宜以對大將軍臨以母愛避位太后欲無許昭言其有禮讓宜矜允從之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為素服舉哀遣使者護柩焉昭七女其辭曰邵思蒙先君餘澤賴女師典訓教其弟曹氏四十餘歲矣戰戰兢兢常懼以增父母之羞不敢告勞今男能自謀矣但傷諸女當適人而不新於教不婦禮今疾在沈帶作女誡十章各寫一通授焉昭曰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弄之瓦者明習勞主勤也牀下明卑幼主下人也弄之得瓦明習勞主勤也

君當明祭祀也三者女子之常也謹恭敬先  
人後已有養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是人也晚  
早作勿悔風夜執勢理事不辭易作必戒手跡整  
理是執勤也正色端襟以事夫下清靜自守無戲笑  
聞者厚食以供祖宗是承祀也三者苟失何名可  
地之私義人倫之大節也娶妻如娶德其德生女  
如用猶恐其虎故翁身莫若敬事人莫若順敬其  
知止足也順在寬裕尚恭下也夫婦間多生嫌隙  
之過也事有曲直言有是非非直不能不爭由不  
訟訟乎既施則有忿怒此不尚恭下之過也夫夫  
義以和親恩以好合侮慢不肖謹呵從之何義之  
怒不止楚楚從之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明絕異之謂也幽閑貞靜守節盡行已自勵動靜  
有法是曰婦德婦言非辨口利辭之謂也擇辭而  
直御惡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婦容非顏  
施之謂也盥浣塵穢衣飾鮮潔沐浴以時不好戲笑  
謂婦容婦功非工巧過人之謂也專心蠶績紡  
索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凡此四者為之甚易行  
之其難者婦無二適之文故夫者天也天不可逃夫不  
可離故女憲曰婦德一也婦言二也婦容三也婦功  
四也謂婦夫甘後媚苟親也專心正色秉禮居  
安門戶此可以得夫矣動靜輕脫視聽倫俟入則  
視門戶此可以得夫矣動靜輕脫視聽倫俟入則  
之也舅姑之心莫尚於姑從姑云爾而固宜從姑  
云爾而非猶宜順乎是非分由直非女子之宜也婦人  
之得意於夫猶易姑之愛已也姑之愛已也姑之  
譽已也夫誠否譽毀一曰姑姑之愛已也姑之  
以依義以姑好崇恩以結好使微美章而環潤隱  
粵婦於夫夫上嘉美斯其羊也盡恩之人於嫂則託名  
以自高於姑則因龍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定以  
毀譽布於外耻辱集於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丁之  
累斯乃榮辱之本而爾否之基也諒德之柄順婦之行  
云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斯之謂也昭文第曾書本有

才慧高書 ○樂羊子妻亡其氏羊子嘗於路得遺金以  
歸妻曰妾聞之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  
食奈何拾遺金汚行乎羊子慙捐於野而還已出從師  
受學一歲矣來歸妻跪問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也  
妻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絲出於蠶繭成於機杼累絲而  
寸累寸不已丈疋乃成今而斷斯織也捐成功而稽日  
月將焉用之夫子績學當日知所亡以就于懿德若中  
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還終業七年不反  
妻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終不懈嘗有隣舍雞入園姑  
殺食之妻不食而泣問之曰自傷貧不能供其使食有  
他肉姑慙而棄之後有盜劫其姑索之妻聞操刃出盜  
叱曰釋刃從我生不從殺汝姑妻舉刀自剄死河南太  
守聞之捕殺盜賜繒帛葬焉號曰貞義○漢中陳文炬  
妻同郡李法姊也字穆姜文炬為安眾令卒官時穆姜  
有二男而文炬前妻四子逆穆姜溫仁慈愛衣食資奉  
皆兼倍所生前妻子不變或勸令別居避遠之對曰吾  
方以義導之使自改何避也及前妻亡子與疾困穆姜  
調藥膳必親恩厚勤儉與大感既廖呼三弟告之曰母  
慈仁出天性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  
我曹遇惡則泰甚矣皆自詣南鄭獄陳母德已過狀乞

刑郡守表其母蠲其家後四子皆脩葺為良士穆姜  
病救諸子曰吾弟伯度達士也所論薄葬之義至矣吾  
死必循行毋為後累焉○許升妻呂氏守節吳人也升  
博徒不操行呂躬勤養姑數流涕勸升脩學升不改呂  
父忿疾之呼榮歸欲改嫁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可離  
終不肯升感而自厲遂以學成名郡遭寇榮出走賊拔  
刃追之榮義不辱遂遇害是日疾風暴雨天晦冥賊懼  
殯葬焉○孝女曹娥者上虞人曹盱女也漢安中於  
縣江弄濤溺死不得尸娥年十四沿江哭旬有七日不  
絕聲投江死後五日抱父屍出上浮國人悼痛收瘞焉  
其後健為女子叔先雄父為縣功曹為縣齋檄詣巴郡  
隨水死屍不得雄痛所生子女泣數歲各作囊破珠環  
繫兒與為別乘舟於父墮處慟哭赴水死目夢其弟曰  
後六日當與父尸同出至期果然郡縣表異立碑象形  
祠祀之○沛劉長卿妻同郡桓鸞女也甫生男而夫卒  
妻終不歸寧男十五又夫妻慮不免豫刑刃自誓宗婦  
流涕愍之曰若家未有他意即有可因姑姊妹姊自表何  
自苦如此對曰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經為帝師五更  
而來代不替德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  
祖故自刑翦決之不早明吾心懼無及也沛相表其閭

邑有祀牖焉○皇甫規妻不知何氏女善屬文能書規  
卒妻年盛美姿容董卓聞聘焉駟輶百乘以先奴婢錢  
帛克路妻輕服詣卓門跪自陳矢節幸聽許卓大怒曰  
孤威教行四海獨不能行之一婦人乎劫以兵乃起立  
戟指罵卓曰羌胡汝毒害天下未足欲及我耶我先人  
世有清德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汝非其趨走更  
乎敢行無禮於爾君夫人耶卓大怒引車庭中以其髮  
懸輓上鞭撲交下而覺見者悲哀後人畫圖祠祀之號  
曰禮宗○南陽陰瑜妻潁川荀爽女也名采年十七適  
陰氏產一女而瑜卒慮為家所逼防甚固後同郡郭奕  
舉偶與以采妻之稱病篤召采采至扶載以適郭衛甚  
嚴女至郭則張四燈請奕入共談奕敬憚不敢通既達  
曙敕左右具沐入室掩戶辟侍人浴已以粉書扉上曰  
尸還陰陰字未及成以衣帶自經卒○王女者陳留緱  
氏女也報父讎殺夫氏之黨吏執以告外黃令梁配欲  
論殺之諸生申屠蟠進曰王之節足厲忍辱無耻之子  
孫即不幸當表盧旌墓況在清聽可無加矜乎配感動  
得赦死○姜母者天水姜叙母也建安中馬超作亂殺  
涼刺史韋康時叙為撫夷將軍統兵屯麻下叙姑子楊  
阜故為康從事陰結康客為報仇未有間會妻死請急

辭超歸過歷下候叙母言故涕滂然下激叙與同難叙以母老中未決母叱曰咄伯夷韋仲君遇難一州之耻亦汝之負何憫義山哉汝無顧我無淹事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國義也我不以餘年累汝矣於是叙與阜定計約舉兵度兵發超必出擊叙阜從後閉冀州門超可虜也叙兵發超果出阜與超昂等閉諸門拒之夷其家超攻鹵城叙守不下超乃夜襲歷下無備入之執叙母叙母罵之曰汝背父逆子弑君亂賊天地皆容汝乎汝死何面目視人遂遇害事聞魏公操嘉歎送史館褒錄○趙昂妻異者王氏女也昂為妻道令吳獨留會同郡  
山外志 卷之七十八 二四 三月十七日

合謀起討超歸謂異曰謀知是如月何異厲聲曰雪君父大耻罷元不足為重况一子哉昂曰善遂閉門拒超超殺其子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攻昂昂保祁山圍匝月乃解自冀城之難至于祁山昂九出奇制勝輒來焉○辛憲英者太常羊耽妻魏侍中辛毗女也聰明有才鑒魏國初建五官中郎將丕失愛不得立已為王世子喜不自勝毗入見抱其頸言曰辛君知我喜未毗歸言之憲英歎曰魏其替乎夫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以馬喜其有昌乎弟敞為曹爽參軍太傅懿起家誅爽與司馬魯芝聞難呼敞欲與俱敞謀於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於國家信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非有他志誅曹爽耳明帝臨崩曹爽與太傅並受遺輔政而爽獨專國行之以奢汰此太傅之所為動也豈有他哉曰就乎曰就爽才非太傅偶也敞曰無出可乎曰職守人道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執鞭於人有急而棄諸不祥莫大焉死乎曰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懿誅爽釋官屬不問敞退歎息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後鍾會將征蜀憲英聞之謂從子祐曰士季何故西行祐曰伐蜀憲

英曰士季在事多縱恣非處下持久之節也伐國大事可獨任乎已而會請其子琇爲參軍辭不獲寔英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憂乃逮吾家戒琇曰行矣慎之在家致孝於親在國效忠於君在職思司當官思我無遺父母憂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仁恕全祐嘗以錦被遺憲英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祐母蔡氏亦賢中即將邕女也前母孔氏將作融女生子發而卒蔡歸撫發如已子已發與已子承俱得疾度不能兩全乃專撫視發得濟而承竟死人嗟歎焉○曹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也名令女文叔早死今女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卽復以刀割兩耳常依爽以居及爽誅宗屬盡滅令女叔上書與曹絕昏強迎令女歸時叔爲梁相憐其少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陽許之室以爲信防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又自斷其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血流滿床席舉家驚愕傷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蔭草耳何自苦乃爾且家屬夷滅守此欲誰爲乎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今盛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

吾豈爲乎太傅懿聞而賢之聽乞子字養後焉○徐夫人者丹陽守孫翊妻徐氏也翊以吳宗姓守丹陽丹陽督焉覽承載員賊之次逼妻徐徐乃給之曰須晦日設祭除服乃聽矣時月垂盡覽聽許徐潛使翊所視養厚者隸出結翊將孫高傳娶與圖覽至日祭盡來祭畢除服薰沐於他室張幃帳待事言笑晏晏無戚容覽覩知之不疑也徐潛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出報覽覽入徐出戶拜方下忽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卽戶外殺員乃還衣綬絰素覽負首以祭舉軍駭以爲神吳主聞嘉歎尊異之懼高嬰以爲牙門將○英南陽王和妃張氏太傅恪甥也和以太子廢爲南陽王孫峻既殺諸葛恪賜和死妃自殺以從妾何氏曰如皆從死誰當子孤遂撫育其子皓及諸姬子全焉○武陵習氏丹陽守李衡妻也衡守丹陽和瑯琊王休在鎮數倚法侵削之妻數諫不聽休求從會稽避焉及休立衡懼欲奔魏妻曰叛逃求活亦中國所惡也且何施面目見中國人乎瑯琊素慕名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怨故讎守法吏可詣獄表前失求罪衡從之詔遣還郡加將軍號授兼職○趙母者桐鄉令虞璉妻穎川人也敏達多覽記吳大帝迎入宮禮之大帝欲征公孫淵疏諫止行嘗

嫁女臨行教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爲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爲何況於惡謂無非儀也知婦道矣○孟母者吳孟仁之母也有賢行仁少母遣從南陽平肅學爲作厚褥大被將之或問何也母曰兒幼何德以致客學者或貧無衣被將之庶得與賢者接氣類乎後仁仕爲軍吏不得志貧夜雨屋漏起涕泣謝母母曰第自勉何詎非益父之除鹽池司馬自潔清躬結網捕魚作鮓以遺母母不受曰汝爲漁官而以鮓遺我豈處嫌之道哉仁泣受命本仁卒孝廉名母之教也

晉公昭夫人王氏東海郯人魏中領軍肅之女也年八歲誦詩論尤善禮器服每讀誦目過心通年九歲母疾日扶持衣不解帶以養先意候指動中所適嘗攝家事事諧理祖司徒朗甚愛之年十二司徒薨哀毀篤於性既葬歸晉公事太傅夫婦曲盡道謙恭接下進嬪御以序居父器毀不自勝鐘會以才能見任后言於公曰會見利忘義好生事端寵過必亂不可任也後伐蜀果反晉代魏尊爲皇太后執紡織御浣濯食不參味器服無文飾如異時而敦睦九族言必典禮浸潤之諧不行焉殂葬崇陽陵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廢居金墉衍請絕婚妃號而過於市

行路爲隕涕及劉曜陷洛以妃賜其將喬屬妃杖劍距之竟不屏而死○杜有道妻嚴氏名憲京兆人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有道甫十八而嫠不改適鞠子女以繼室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方卻何鄧勢方盛人危之憲曰司馬太傅虎睡耳何鄧驕懼身不免何能禍人傳君祇身介可娶也卒許玄而何鄧竟敗植仕爲南安太守玄官至御史大夫有各植從兄預刺廣州坐誣逮獄憲作書勉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今辱矣第忍之公是卿坐預果登台司玄前妻子咸年六歲隨繼母來省憲撫之曰千里駒也當遠到以其妹之女妻之其明鑒如此○郭表妻曹氏魯國薛人也歸表爲繼室事舅姑孝紡績克奉養處姑奴咸得其歡心及表官司空子默等竝顯曹深懼戚滿食無重味衣必浣濯祿秩必班散親族家無餘資表元配盛黎陽及表薨議者逢曹意欲無合葬曹曰元配合葬禮也備儀從逆之執應行禮祠祀合葬焉○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黃門郎琰歲能屬文及長弘雅博覽記美容止禮儀法度爲中表儀則既適渾生女亦才淑時有兵家子甚才俊爲子濟所鑒賞欲妻之以請母曰須我見裁之

濟令其人雜作羣小中談自幃中觀之既謂濟曰汝賞識緋衣者子乎濟對曰然母曰之子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婚也後數年果天渾第湛妻郝有操行琰以其貴親重之郝不以賤故諂事之也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皮京妻龍氏西道年十三適京未踰年京卒中無胤嗣外無林功親龍矢不改醮孟貸其嫁時琰力紡績數年間三器具舉州里仰慕守義窮居五十餘年而終○鄭休妻石氏不知何許人有德操歸休休父喪沒孀子沈甫生貧難存或諷使棄之石曰奈何使舅之胤不育乎度家不贍九年

退縊而死曜誅靳氏靳康女美姿容次納之力祈死而免喬晞破介休殺買令渾渾妻宗不偃罵晞死盜李驤破益州殺許別駕延延妻杜守夫死罵驤不辱死杜驤作亂始興太守尹虞討之敗二女爲俘有殊已將妻之二女曰我父良二千石也義不能爲賊婦罵賊死○吳興守虞潭母孫氏富春人適潭父忠恭貞有婦德忠亡年甚少遺孤藐然誓無改節劬養之自潭童幼時卽訓以忠義永嘉末潭爲南康守杜弢亂潭率衆討之母傾資以佐戰士遂以剋捷蕪嶠反潭守吳興假節鉞討之母戒興曰吾聞忠孝不兩立汝當擒生取義勿以吾老爲意盡發其家僮從征貿所服環珞以佐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母謂潭曰王府史遣兒從征汝何爲獨不然潭卽以子楚從事平拜武昌侯太夫人司徒導而下咸就謁年九十五卒成帝遣使弔祭謚曰定○周顗母李氏字紹汝南人少處室顗父安東將軍浚出行獵遇雨就其家止焉紹秀重貴客至也與一婢入厨下烹宰立具十數人之殮而不聞人聲浚怪其無主人而饋豐美覘得大善之歸遣吏詣其父求以爲側室父不可紹秀曰今門戶單薄奈何惜一女子不以事人爲乎儻後得嬖姻貴族庶有振也遂歸浚生顗及高

謨顯謨長官梓母謂之曰我所以屈節為汝家妾者為門戶計也汝等不與我家連姻吾何惜餘年顛尋踞受命由此李氏為著族○皇甫謐母任氏安定朝那人歸皇甫無干謐為後謐年二十不悅學遨蕩一日得瓜果以共任氏曰孝經云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非孝也汝齒則既長矣目不存教心不求道何以慰我心乎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魯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歟何爾怠逸之甚也脩身為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感激就學遂為名儒○宣文君宋氏太常韋逞母也幼喪母明慧父受以周官謂之曰此經周公所制以經紀典誥者也吾家世以傳業今無男可傳以授汝汝必敬受無令此學遂絕宋日諷誦屬世亂研精不輟石虎徙民實山東宋在徙中與夫推鹿車就徙而背負父所授經與之俱至冀州休膠東富人程安壽畫出樵樵夜歸授子經以紡績佐讀逞遂成學奏王堅憫禮樂廢闕博求通周官有師法者問諸博士博士盧壹前對曰學殖久廢禮師法盡矣太常韋逞毋宋世學家傳其父業精周官今年八十視聽無關非此母無足授此經者於是詔就宋氏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設絳紗幔坐其中講業賜號宣文君周

官學復行於世宣文君之力也○王凝之妻謝道韞安西將軍奕女也通毛詩叔父安歎以謂得風雅孫恩亂見執恩以諸謝門高未敢害也外孫劉濤方數歲賊欲刃之道韞曰事關王門何豫他族必若然寧先見殺濤得免自爾居會稽家門蕭然太守劉柳有盛名以通家子請見請問質道韞簪纓素褥坐帳中柳束脩肅冠帶造焉道韞先及家難慷慨流涕徐酬明旨豁然無滯柳退而太息以為目所未見使人形神俱服也時同郡張玄妹適顧氏有言德劉臻妻陳亦聰辨善屬文而沈克之難吳郡守張茂死焉茂妻陸散家財率部曲討克敗之詔表門裏城守荀崧為盜杜曾所圍食盡小女濯年十三率死士踰城突圍出求救卒以完西楊州刺史庸死於寇有女子年十五蠻帥逼納之女於閨室中刃擊賊不中罵賊死此皆志義卓然不愧於烈丈夫者也晉宋間乃復有孟周何劉孟祖段周氏汝南人何無忌母劉征虜將軍之姊也桓玄反劉裕建義討之祖無忌與密謀祖欲散家財以佐軍難其妻謂之曰我從桓公郎一生陷缺卿可先自脫母共陷賊中事成迎卿歸未晚也周曰君父母在而建非常之舉豈婦人所當諫事不成當於奚官中養姑嫜不願歸也祖愴然久

之欲起去周追還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今言之獨欲得資財佐軍耳遂傾資給之將舉事謂其奴曰昨一夢凶甚將除禳願付我赤色綰帛為厭勝奴信之付馬乃潛自縫以與祖得敗千人衣及兵發被服赫然悉周手所出家人莫知也無忌夜於屏風裏撰檄文母劉潛以器覆燭於屏風上窺之見之泣撫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我弟為桓玄所害每衡之恩報汝能如是國雖家耻茲雪矣問本謀知事在裕彌喜曰與其人也事必成已竟討誅玄○竇滔妻蘓氏名蕙字若蘭始平人等屬文符秦時泊刺秦州被譴徙流沙蘇織錦為迴文詩寄馬宛轉循環皆可讀辭其悽惋至八百餘字文多不錄○段豐妻燕王德女號平原公主者也年十四適豐豐以諧死德勒令改適固稱疾不起書裙帶曰死歸段氏自經死○南史蕭矯妻羊字淑禕性至孝居父器哭輒嘔血母患下注淑禕於中夜祈禱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曰我枯桑若也若母無患今泄氣在亥於西南方求白石鎮之愈矣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羊緝有女曰佩任烏程人隨母還舅氏母亡晝夜哭不飲食三日死里號曰女表吳康妻趙氏晉陵人父亡第幼歲饑母老病趙行丐升斗以全嫁康之無何沒家欲更嫁誓

死不取義興蔣為之妻黃氏夫亡不重嫁家逼之欲自殺乃止未與吳翼之母丁氏少喪夫仁愛遭歲饑分衣食給隣里饑者諸有假貸無違厭同里陳穰父母死孤單洪親戚收養之長為管婚娶同里王禮妻徐以歲饑客死為買棺斂葬宋元徽末大雪比室饑餓捐鹽米計口分賦焉長子婦王早寡亦執志終其身○新蔡徐元妻許氏年二十而寡子甄甫三歲父憐改嫁之載以適同縣張君婚之夕自經救而蘇送歸養舅姑盡孝年八十餘乃卒元嘉中表門○會稽三女者會稽陳氏女也陳苦貧家獨有三女無丁男王父母年九十餘羸矣父篤癯母不安其室而嫁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蕩日更至市中賣之以為供鄉里嘉之爭欲娶誓不去已王父母及父相繼卒三女營殯葬居墓側成喪焉君子曰子道盡矣永興縣中里王女年五歲失明而孝年十父死伏尸哭滿蓋以血其少妹娥紙其面目遂明人以為孝感諸經東海里有婦父失明病疾親視相察女移主詩含書焚香夜紡以供父母歲營殯葬親負土成墳宛有父像與女共執殯而所僱女啼痛如虎尾行十里不捨虎毛盡落乃而葬而去詔表其孝吳興縣公孫妻氏生一男小名而二弟並卒兄各有子孫收二從子養育之田宅為娶婦示自與二子寄比隣以居宋表問從孫即范氏拘妻范氏勤苦紡績業示昇一孫雲一孫伏法諸謂子楷簡曰孫越州生姑之婦子也必汝父為母兄弟交親義重宜收之簡往飲華焉衛敬瑜妻王氏北霸城人明睿有忠操年十六喪其夫

父母舅姑憫其少欲嫁之截耳置盤中為誓拒焉於墓  
前手種樹數百株中有栢成連理所居有燕來巢後失  
雄雌孤飛不去王感之以采絲繫燕足為識後歲復來  
前繫絲心故賦詩志感雍刺史為樹間表焉○渤海封  
卓妻劉氏彭城人婚一夕而卓宦京師者歷年伏法死  
劉感見夢知卓死哀泣不自勝嫂喻之不止經旬凶聞  
至遂憤惋死中書令高允頌以為曠代靡儔云○房景  
伯母崔氏清河人通經有明識少授子景伯景光九經  
義並為世名士景伯仕為東清河太守有疑獄常先請  
馬貝丘婦列其子不孝吏請案景伯為悲傷入白母母  
曰民未知禮何足深過汝事我順但呼其母子來令見  
汝事我當自改也乃召其母與對榻共食立其子堂下  
觀景伯供養者旬月悔過求還崔氏曰面慙耳此其心  
末也徐之又二十餘日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  
聽風化大行○鉅鹿魏溥妻房氏燕貴鄉太守湛女也  
幼有烈操年十六歸溥溥疾病謂曰死不足恨恨汝  
少吾母老家貧子幼孤無託耳妻泣曰妾承先人遺訓  
事君子義在偕老今命也姑在堂務子裸裎妾豈以身  
少故感長往之恨乎既將歛房操刀刑左耳投棺中曰  
相期泉壤矣血流滂沱助卷者咸驚詫傷焉姑輟哭撫

之曰婦何為至於此對曰婦年少不幸慮父母未量至  
心欲持此自誓耳時子緝生未十旬鞠室內不出尸終  
身不聽絲竹不預几席既緝生十二年父母存挾與歸  
寧有異議緝聞密以告房潛駕歸家覺而追之竟不顧  
反訓子有母儀緝交名勝則親具酒膳狎非類則屏卧  
不食子悔謝乃舍善訓嚴誨卒以成名年六十五而卒  
緝子悅守濟陰吏民立碑頌德光祿大夫高閭為之文  
原本母德以為識茂行高殘形顯操云○姚婦楊者閩  
人符承祖之母女弟也魏胡太后時承祖寵用事親姻  
爭趨附求自潤楊獨否謂承祖母曰姊有一時之榮不  
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不受曰家世貧服美衣不安  
也與之奴婢曰家無食不能飼也常着弊衣執勞苦承  
祖見之悲其家不振給謂其母曰何令姨若是母語以  
故不信也遣車就迎之不赴強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  
欲殺我由是內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敗其一姨伏法  
而姚氏以貧困特原乃羨其蚤識云○樂部長胡長命  
妻張事姑謹太安中嚴禁酒之今張以姑老病私醢以  
供為有司所糾姑自首已醢張曰姑老抱患婦私醢也  
詔勿問○貞孝女宗者元魏趙郡守李叔胤女范陽盧  
元暉妻也性至孝父卒執喪毀歸盧氏念母不置飲食

為日損以遂羸瘠百方寬慰不能解歸寧乃復初元禮  
卒李矢志不貳事姑孝母卒於洛計至范湯慟而絕經  
宿乃蘇水漿不入口六日力奔器姑慮其力微親送之  
既抵洛攀櫬號踊卒賜號貞孝女宗易其里曰孝德里  
時河東姚氏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志鞠之勝  
少長知其故言及輒流涕年十五母卒哭泣不絕聲亦  
死詔表門○孫神妻陳氏河北人神當戍夏州難其遠  
有孤兄子請代陳不可曰為國征戍雖遠義當行何容  
以孤姪代乎神感其言而往竟死戍喪還陳望而號慟  
死焉○貞女倪者涇州人許嫁為同里彭老生妻居貧  
常春汲為養日出汲老生往逼之女曰君雖見采二門  
多故未親成奈何不稟命父母擅見陵乎苟行非禮不  
如死老生怒刺之女且死歎息曰我所以執義自固者  
以為禮也生何辜與君遇言終而絕有司劾老生罪死  
以女履節沒身號貞女褒焉梁陽張洪神妻劉氏年十七  
沒焉姑老朝夕奉養周於禮兄其少寡欲奪嫁誓不  
許以終陳留董京妻張年十七而寡恐父母奪其志因華  
乘陽史映周妻年十七而寡恐父母奪其志因華映  
哭而殞具見旌任太如孟氏鉅城王澄之母也澄為  
揚州逆黨繫鉅城長史常璩倉卒失計孟勸立登陴  
激厲文武諭逆順人皆奮志卒全城詔樹旌焉梓潼  
太守荀金龍妻劉氏平居人也嘗武時梁入攻園梓潼  
金龍病不能軍劉理嚴具拒敵自餘日分衣城食同勞  
逸有款者立誅人畏其懷之并在城外為粥餵城絕水  
劉向天禱所俄而雨劉命公私出器儲水出布絹衣

服懸之絞取水以濟會救至城全宣武帝嘉之賞其子爵  
為武功人也萬侯配奴反劉岐州安平孫道溫妻趙率  
城戶婦女舉奮士完城○孝女王舜者趙郡人父子春  
與竟完贈安平縣君○孝女王舜者趙郡人父子春  
為從兄長忻所殺舜時甫七歲有二妹榮五歲璠二歲  
寄食親戚家舜撫二妹甚恩既長可適人守不嫁潛謂  
二妹曰父為讎所賊無兄弟可復讎雖女子客得已乎  
吾義不生矣二妹皆垂泣請從長忻方夜坐姊弟持刀  
入殺之告父墓自詣吏請坐孝文帝義之貸焉有女子孫氏天為仇  
所殺子刃之詔封原周韓觀妻于氏洛陽人左輔于茂  
德女也年十四適觀生長鼎盛動遵禮法躬儉約宗黨  
敬之觀從軍死于哀毀骨立哀感行路父以其幼少無  
子將嫁之斷髮自誓養夫弟子世隆為嗣鞠訓之甚劬  
卒以立孀居後絕屬族往來尊卑就省謁者迎送不出  
戶蔬食布衣不聽樂終其身詔表門○隋蘭陵公主者  
隋尚祖第五女也性婉順好讀書高祖愛之年十八為  
河東柳述妻折節脩婦道事舅姑其謹有疾奉湯藥必  
親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賜不果因不悅述幸  
於高祖彌惡之高祖崩煬流述嶺表勅絕婚改嫁主以  
死自誓不朝謁上書請免主號從述徙煬大怒不許主  
曰先帝以妾適柳氏今有罪當從坐不願屈法申恩竟  
不許以憂憤成疾疾革上書言昔共姜誓死著美前經

息婦不言傳芳往詰妾雖負罪竊慕古人人生既不得從  
夫死乞歸骨柳氏燭覽之愈怒葬洪瀆川資送甚薄朝  
野悲傷之而燭女南楊公主適宇文述子士及士及兄  
化及弒煬帝江都化及敗主為竇建德所得問之自陳  
國破家亡不能報聲淚俱下見者隕涕建德敗西歸遇  
士及東都不復見而煬帝誅竇宗室襄城王裕妃柳氏  
華陽王楷妃元氏王幽廢奉事愈謹王死咸守義不復  
嫁云○鄭善果母崔氏清河人年十三賢明有節操適  
榮陽鄭誠誠死難母年甫二十父欲更嫁之母抱善果  
前泣曰婦無再適之義且夫幸有兒棄兒為不慈背夫  
為無禮當割耳翦髮明素心違禮滅慈有死不為也善  
果以父死王事封開封縣公開皇初授沂景二州刺史  
尋為魯郡守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帳後察之開剖斷  
合理則大悅入賜坐共食若行事愆義或妄嗔怒則終  
日不食蒙袂泣善果伏牀下不敢起母方起訓之曰吾  
非怒汝獨內愧汝家門汝先君忠勤清恪未嘗問所私  
身徇國以死亦望汝副其本心汝少而孤吾寡婦有慈  
無威故使汝懼於禮訓其何以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  
童子襲茅土今位方岳不思汝先人而墮於公政內將  
墜失家風以隕世亡爵外將虧天下之法蒙詔戾吾死

之日何面目見汝先人地下乎善果頓首謝請自陳乃  
得罷居恒紡績逮夜分乃寢善果跪請曰秩俸幸克何  
自苦如此答曰夫秩俸天子以報汝先人者也當散贍  
六姻為先惠奈何獨居之乎且絲桑婦人之職也自  
誠卒毋不御脂粉服大練祭祀賓客不陳酒肉端居靜  
室未嘗出閨門內外嫻戚吉凶事厚贈遺而非自手作  
及莊園祿賜所得雖禮遺不入門善果由此克己自勵  
為清吏毋卒漸驕恣不如初故貴有教也○鄭和女河  
南長孫氏婦也和在尚主為上柱國彭城公少與隋  
祖善及入隋見親和子居士為千牛暴不法帝以和故  
特原之女垂泣諫誨其弟終不改不顧養其父母女出  
適而寡躬紡績致甘鮮供具之會有告居士為亂者隋  
祖怒逮和置對語不遜捕居士黨與竟治之女知父且  
不免親調飲食手捧詣大理餉父見獄卒跪進之嗚咽  
動行人及居士誅和賜死女哭絕復蘇布衣蔬食終其  
身隋祖聞而歎曰人有言衰門之女配門之男不虛矣  
熱國夫人洗氏世高涼人為高涼守馬寶妻寶北涼南  
齊也起為將軍守即今不行而洗世為南越長土人服  
之牛歸約本宗弟民禮決詞訟維和成無繼舍馮守和  
符行其政後景反廣和微其臣害州刺史李遷工欲  
作亂遣洗以好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破召  
稱疾歸其聚眾而召藉此必欲質君矣州兵也第無行  
以難其變居數日遷任及遣其弟杜平房將兵通高涼  
洗謂寶曰平房驍將也今浪口入難石勢不能自

軍必虛可破也第君往彼必有虛心宜遣使早解厚禮告之口懼罪未敢出得果參輪賊後果而無備我手州之必矣實從之遷果大喜遣人現沈氏告步德無在伏地不復設雨洪擊大磁之遷止走死於是沈氏長城侯陳先引終而遂歸謂實曰陳都督非常人也得衆心必厚結之父寶卒表以先陳都督非常人也然太建中子僕為陽春守衛尉史歐陽純反召漢至誘與同反僕問使來告曰我家世忠貞今不能惜汝召國大夫僕信都侯隋平陳王廣命陳叔寶遺沈氏石龍太夫人僕信都侯隋平陳王廣命陳叔寶遺沈氏石歸時自永康即夫人當與及國廣州侯中流矢卒沈氏破之詔裴矩巡撫沈氏破甲乘介馬張錦徽發弩以從撫二十餘州詔尹盛高州刺史贈實譙國公冊封國夫人封幕府置官屬給印章聽便宜行省利總管趙訥貪巨僮僚收亂人具上其罪狀訥竟伏去沈氏怒亡厥親代書册使者宣上德而安賜臨來將為湯沐邑卒諡覃孝婦者上郡鍾氏婦也年十六而嫁無何夫死事姑以孝聞數年姑及伯叔相繼死貧無以葬覃紡績傭賃十年葬八喪詔表閭○元務光母盧氏范陽人好讀書造次必於禮十年寡居諸子幼家貧不能就學盧親執經史手授之助以義方務光以漢王諒故坐籍沒刺史上官政見盧氏艷欲汙之盧以死自誓政淫怒以火焚其面不屈死○陸讓母馮氏上黨人仁愛有母儀讓其孽子也為番州刺史以賊罪當刑毋墜垢詣朝堂數讓罪責之嗚咽流涕而親持盂粥食之已上書乞哀詞情淒楚天子哀其以嫡母篤慈也為宥讓褒焉○渭源今裴倫妻河東柳氏女也少服風訓辭舉亂陷渭源

倫遇害柳謂二女子婦曰我家世素風汝父死於義不辱與若等同死能乎女婦泣惟命柳先投井中女及婦繼之並死井中江都之難清河趙元楷妻崔義不辱取刀屏庭樹而立曰殺我自任之如覓死者相迫矣遂遇害○許善心母范氏梁太子舍人孝才女也高陽人少寡鞠善心而教之有高節博學隋祖聞重焉數尚食獻新至必分賜召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公及善心死東都之難范年九十二撫其柩不哭曰吾有子矣因卧不食卒○華陰楊紹宗妻王氏睥而母死賴繼母以生父戍遠沒繼母亦卒王年十五舉二母柩立父象招

國史上編卷之七十九

肝郡鄧元錫纂著

列女傳

南豐後學曾懋辭校

唐襄城公主者文皇帝女也適蕭瑀子銳性孝時動遵禮法帝勅諸公主而焉有司請為營別第樹閣如制主辭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異官則定省闕焉敢即安乎帝悅命即瑀第門列隻戟表焉○東光縣主名楚媛紀王慎女也有至性八歲王有疾主持侍左右不食者累日王哀之給云已愈主察顏色未平終不食王平乃後食適太子司議裴仲將事姑如母嚴夫如賓以微柔睦姊姒以慈惠逮幼賤時戚里競奢靡見主約謂之曰人生在適志獨勤苦何為對曰幼而悅禮今行之不違非適志而何且女婦以恭遜成德以驕縱敗名者何限獨懼弗勤敢憚苦乎夫貴寵固儻來物也武氏專政紀王以非罪徙死主號慟嘔血既免悉柴毀絕膏沐二十年中宗復辟上書訟主冤得雪陪葬昭陵主疾已危慨泣謂子巨寬結獲申吾下見先王瞑矣言訖卒○和政主者肅宗女也母章敬太后生三歲而章敬崩肅宗養焉事妃以孝稱嫁柳潭祿山陷京師姑寧國公主方接居出走主棄三千斤馬載焉與潭徒步日百里以從潭躬薪水主躬爨以養潭兄澄之妻楊貴妃之姊也前貴幸

時主泊如不干及是死撫其子如子玄宗在蜀郭千仞反玄宗御玄英樓論之降不聽下潭擊之主殺子以授潭殊死搏賊獲之肅宗有疾主侍湯藥勤其賜之田以他女弟未有賜固讓不受阿布思之妻沒入隸掖廷帝內宴便衣綠衣為娼戲主進曰布思誠為逆妻有罪不容近至尊誠無罪當念之不可與群倡伍以得免代宗初立疎利病以聞天子鄉納吐蕃犯京師王出亡次商於遇羣盜諭以禍福皆稽顙願為奴代宗以主貧詔諸節度餉億之一無受親紉補裳衣勅諸子不服統綺安馬廐德初吐蕃再入寇主姪子請入省陳備禦策潭止毋往主曰君獨無兄乎見內殿入對良久翌日免乳甕○漢陽主名暢德宗女孫也順宗在青宮主出適入辭涕泣不自勝帝憐之曰兒有不足耶對曰思相離無不足也帝亦泣顧順宗曰真兒子也其後戚里爭為奢主終守儉約常用鐵簪畫壁已出納管入宮文宗問姑所服何法服也今世服侈甚始何代而然主曰妾自貞元時辭官所服皆當時賜衣未嘗改少變元和後數用兵悉以禁藏纖麗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中外相矜狃以成俗若陛下示好惡以風羣下誰敢不敬應帝悅詔宮人視主衣廣狹為製論戚里式焉○岐陽公主憲宗

女也有美質爲帝所鍾愛相德與有壻獨孤郁入翰林  
爲學七帝間知之頗謂宰相曰我嫡女又并矣賢願得  
壻德與壻獨孤牛佳甚朕獨不得邪可求其比以克必  
母予豪貴人居數日間如初相吉甫進曰先司徒祐有  
嫡孫曰琮始冠耳端而文臣嘗爲司徒史習服其家行  
應法可配也立召見琮與語悅之授殿中少監賜服章  
金紫則筮日御延喜樓駐主輪禮悰嬪焉杜故以禮法  
爲名家主歸所承事數十人謙婉怡順奉上撫下日惕  
惕屏息拜起同家人子禮二十餘年人不得以毫髮問  
指謫爲倡騎始降時賜奴婢十百人賜第積棧藻楹賜  
亭館引龍首渠爲沼主私計帝所賜者奴習貴驕終不  
肯降挹請納還許之賜直今自市寒賤可指使者池館  
華飭者斥不御闕毬場課樹藝日杜門悰讀書其間主  
職內事脩工容門庭間如也歲時獻饋吉凶賻助必躬  
親賢聲四溢其後傑出刺澧州迎主之官郡縣聞主至  
擊牛釀酒爲百十人供主至從者不過二十人婢使無  
肉食者道路嘖嘖入州衙不復出未嘗識刺史廳屏星  
姑寢疾主旦夕養不解帶湯藥非親嘗不進比卷葬哭  
泣哀號動行人穆宗以太皇太后故敬主隆特愈謙抑  
車服侍使彌貶損觀謁溫靖外一不及外事諸戚里爲

豪縱不法者始惡其典已也而患中而笑久之皆敬歎  
以爲不可及也惟天子亦時時頌言王德誠警之開成  
中悰自忠武軍入朝主疾方小悰請悰從勸宜少需主  
曰願亟得一朝興慶宮死不恨矣竟薨于道帝輟朝兩  
宮弔問相繼中才婉惜謚莊淑比後宣宗有女曰帝德  
公主適于琮亦勅遵禮法稱賢琮以韋保衡請謫邠州  
主從與行坐相隨琮以全及黃巢陷長安卒與死難云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下邳士族也靈龜出爲哀王後  
而所生父母在妃朝夕奉養之甚謹凡珍膳引獻不先  
嘗後靈龜薨將葬前妃無近族議者欲不舉妃曰逝者  
有知魂營當何託乎備禮合葬之聞者嘉歎自是屏粉  
澤不復御以終○房相國玄齡妻盧氏亡其世相國微  
時嘗疾病喟然歎謂盧曰吾病脫不諱君年少寡居難  
當善事後人嗟泣入帷中剔一目以矢曰所後有他志  
者視此矣相國爲太息泣下者久之已疾瘳比隆貴禮  
敬偕老焉○李德武妻裴氏字淑英戶尚書矩女也婉  
順有容德事父母孝適德武經年而德武以父罪從坐  
徙嶺表矩爲黃門侍郎秦離婚煬帝聽之德武與裴諒  
曰嫵婉甫爾遽此分離其不自還尊君秦留必且改  
嫁卿於此長決矣裴泣對曰妾再醮夫者天也天可

貳乎因操刀欲割耳自誓武奪刀不遂毀容貌不御膏沐日事佛誦佛經累年夫姑姊妹在都邑者歲時命左右省焉父之德武問斷矩欲奪其志斷髮絕粒不可牽而止後十餘年德武還為夫婦如初時曉城公張儉女至孝生三歲輒能省顏色如成人長愈恭順明儉卒一慟而絕詔以事付史官 崔繪妻盧氏鸞臺侍郎獻女也夫早喪執義家欲嫁不許有女兄適工侍郎李忠冲而卒思冲方貴願表求為繼室武后聽之盧出自寶冀穢其血亡走還崔氏斷髮矢不奪思冲以聞武后命為浮丘尼以終 崔玄暉母盧氏博陵安平人有賢操掌戒玄暉曰吾聞姨兄辛玄駁言凡子姓仕宦貧窶不自存此是好消息若貲貨盈衍聚馬輕肥此惡消息也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務財賄奉其親其親不究所從來而悅之令出祿廩乎善矣如不然於盜禦何異更不能忠清不內愧天地乎汝必識之故玄暉所至以清白名母亡哀毀為天官侍郎遷文昌左丞令吏至相慶已與反正死忠母之效也 崔夫人唐氏山南節度館之祖母也姑長孫夫人年高無齒唐事之孝謹旦櫛縱并總拜階下畢即登堂乳其姑以為常姑不粒食者數年康寧如一日後屬疾宣言無以報新婦恩

頤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聞者感切後山南昆弟子孫果殷盛人頌以為唐夫人之遺云 鄭夫人者韓文公愈之兄嫂也榮陽人為昌黎韓會妻愈生甫睟失怙恃鞠而生維嫂念寒而衣念饑而飧劬勞閨閤也愈未脫從兄官秦州兄坐謫遷韶州以卒去故鄉萬里幼孤滿前不能歸鄭拮据誠至竟以喪返葬春秋霜露敬薦享韓氏祖考如夫存遭時艱避地江南零丁孤苦撫其子指愈而泣曰韓氏兩世獨此耳流涕滂若不勝誨導愈勗之成本退之成立為大任嫂之力也及卒愈哭之絕而後蘇服之兼嫂之服甚也自退之始也叔之不為服以遠嫌也睟而亡天嫂腹之成雖嫂也實母也何嫌之有焉無於禮者之禮也而愈有乳母李徐州人始入韓氏乳其子終不忍棄去遂老於韓愈事之如母厚道也夫 柳太君盧氏涿郡人侍御史鎮妻柳宗元子厚母也七歲通毛詩列女傳歸御史事舅姑孝睦嫺族周柳氏之仁孝益開侍御既有列於朝諸伯叔母若姑姊妹若其子雖遠在千里外具迎以來盧承事唯謹尋於已者卑下之卑於已者慈畜之敵已者友愛之各得其惟心歲惡食不足而食其孤有幼者恒充也諸姑有歸者屢饌食為裝齋侍御官與中宗元生四歲

家無書盧親授古賦十四首諷傳之以詩禮圖史及女工授諸女後皆為賢婦侍御將改葬其父母而沒不克葬盧痛之宗元為禮官命之曰汝忘而父所欲襄者大事乎吾家婦也今宜老而不敢自暇則為是故也會宗元以謫謫永州命之曰汝惟不自愛底于罰今將大儆于其後明者不悼往事母往戚戚焉也敬懼而已竟卒永州二女長適博陵崔簡幼歸河東裴氏皆賢孝侍御自鄂如京師有師命罕聞問長女憂慕泣不食慮貽其母憂給以疾告父書至而愈侍御卒幼女謝湯沐撤醢酪既外除猶廢不勝衣比疾病持形立氣以少間歎其母卒無遺言人以為太君教訓所漸云○榮陽縣太君鄭氏比部郎元寬妻拾遺稹母也孝悌夙成習禮學歸元氏敬恭祀事雖隆沍服勒親饋無怠色元鄭皆大族合而姻表滋多中外吉凶之禮有疑義取衷焉以無違於禮比部蚤世子稹積方齟齬家貧無從授業鄭手詩書親授之皆以通經舉高第入官長女適陸氏以賢聞既諸子俱入仕祿秩薄母月給食時給衣皆始自孤弱者次疏賤者由是衣無常主厨無異膳親者悅疏者來蓋其慈也持家二十五年專用訓誡去鞭撻正顏色以訓諸女婦諸女婦桌恪如履米正辭氣以訓諸子孫

諸子孫心愧耻若撻於市也婢僕終歲不聞忿爭聲自童孺以迄成人曾不識槓楚閨門之內熙如太古時蓋漸於化云○柳公綽夫人韓氏相國休曾孫相國臯女也嚴肅儉約為開家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自其啓齒斥綾羅錦繡不御每歸覲不乘金碧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履以隨嘗自粉苦參黃蓮熊膽和為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舍之以資勤苦○李景讓母鄭氏東都人性嚴名早寡諸子皆自訓勅貧治墻得積錢盈缸祝之曰吾聞無妄之獲身之災也天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賜之子則願諸孤成學耳不願此也命掩而築之後景讓宦達班白矣故不弛勤有過猶捶楚出觀察浙西有牙將注意杖之斃一軍憤憤母走出庭上召景讓數責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恣喜怒而妄朴人致死乎豈特上負朝廷使百歲老母含羞入地何面目見汝先人也命左右視其水庭杖之將校皆再拜為請久之乃得釋重府遂安後景讓卒自脩立為名卿○李母者御史畬母也有淵識教子以義方畬為監察御史得廩米繫之三斛而贏一問廩何也吏曰御史米故不繫問車庸錢幾何曰御史車故不請傭錢母怒救歸餘米傭其庸○楊舍妻蕭氏父歷為撫州長史卒於官母

繼殞蕭年十六與弟渭皆韶淑毀瘠載二喪還鄉貧不能給舟傭次宣州戰馬山舟子委樞去蕭結廬水濱與婢穿墳納棺成墳時松栢朝夕臨有馴鳥縞兔芝菌之祥長老為立廬舍歲進梁縑飲之器滿不釋縑人高其行來請昏女曰我力弱今不能北還誠有為我致二樞葬故土者請事之矣於是含以高安尉罷歸請如約納采焉蕭許如約辭其幣含為致喪還葬訖乃釋服歸焉○楊烈婦者項城令李偁妻也其夫中末李希烈襲陳州偁為項城令以城小賊銳欲棄去婦曰君而逃當誰與守死職焉可也偁曰兵少財乏何以守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其積也百姓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幾可濟偁乃召吏民入庭中約死守眾泣許諾得數百人率以乘城婦身自爨以享士必周偁中流矢欲歸卧婦責之曰君不乘城孰為有固心乎死于外猶愈死於賊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流失死引去而城完烈婦之力也先是契丹寇平州鄒保英為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丁乘城守賊平封誠節夫人默啜攻飛狐縣今古玄應妻高能固守虜引去封狗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滑僕節度使許叔冀

表其忠皆補果毅皆敢決不忘國難云○唐初有王肅英者獨孤師仁之乳母也師仁父武都謀歸唐為王世克所殺師仁甫三歲得不死蘭英哀之請得鉗為保養許之時天下喪亂餓死者藉藉蘭英身啖土啜水茹草木自活而行丐令飼師仁竟生之居無何詐為樵採竊仁師間歸歸高祖嘉其義封永壽鄉君○楊安三妻李京兆高陵人舅姑亡三安死子幼家終窶李晝于田夜歸積三年葬舅姑若夫及其家七畧太宗聞而異之賜帛蠲徭命州縣存焉○夏侯孝女者滑州胖城人父為鹽城丞歸畧明貧無以自存女歸邑人劉寂者數年生二女矣念父其請大歸侍其父寂聽之既歸養劬甚事後母以孝聞居五年父沒毀不勝畧被髮徒跣身負土作冢廬其左寒不綿續日一食者三年詔賜粟帛表門後孝女卒其女居母喪如母蓋其感也詔表世孝門太宗時有繹州人衛孝女無忌者方六歲父為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兄弟母改適欲報讎無由也會從父宴客長則時在坐無忌抵以篋校之自詣吏請死巡察使以聞太宗命給驛徙雍州賜田宅命州縣禮嫁之高宗時鄆城有賈女年十五父為族人玄基所殺獨有弟孝女不肯嫁撫育之弟強仁少長孝女教令伺玄基殺之

自詣吏請代詔并免徙洛陽武后時汴女李少失父能  
哀少長母欲嫁之斷髮誓終養及器母號毀幾斃家無  
丈夫自營歛葬具州里欽其孝送葬者至千人葬畢廬  
于墓蓬跣負土成園塋詔表門○鄭義宗妻盧氏范陽  
人涉書史事舅姑恭順得婦道常夜有盜數十持杖鼓  
譟入其家家人屏竄惟姑老在室不能去盧冒白刃立  
姑側擁抱姑不去爲賊所捶擊幾斃姑以全聞既去家  
人問何不懼也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  
義也姑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庸得去乎聞者歎曰歲寒  
然後知松栢之後彫諒矣 樊節婦敬氏蒲州河東人  
樊會仁母也年十五適樊而夫喪事舅姑姊姒以孝順  
聞服除母兄以其盛年將改嫁微諷不可母兄潛許人  
約成矣稱母病召之所營具皆寄之隣家敬還省母乃  
無疾而家具有膳加敬心知爲所給則伴爲不悟也者  
而安之獨私謂其子曰吾誓與汝父同死所不死者徒  
以老母疾汝幼故耳今汝舅欲奪吾志將逼迫當奈何  
會仁號咷泣敬撫之曰吾向爲爲不覺者欲汝舅不我  
虞也聞汝號知吾覺加防焉難爲計矣會仁乃伴睡敬  
抱以潛歸至中路兄追及誓必死乃免後會仁年十八  
擢夫而母卒敬謂所親曰母死子亡吾何以生爲不食

日亦遂死時深州有王女帥者早孤無兄弟許適人  
以娶姊年高無供養不忍嫁晝耕夜織養姊者二十年  
姊卒葬送如禮鄉人服其義爭遣女妻往師焉壽終於  
家○王司功琳妻韋氏士族也知書史識理道諸俗尚  
侈汰華飾之物一不入于室訓二子有法琳卒時尚少  
父強之再適不可不聽音樂處一室每終日一食以爲  
常者女訓行於世○盧懷清妻徐氏淄州人懷清仕爲  
校書郎坐僚塔得罪貶播州徐不得從糲食攻苦斥膏  
師弗御會大赦懷清當還徐往迓而夫死中道二婢奴  
劫污之徐數其罪不敢逼獨切其賢去徐徒步走播州  
足流血竟以夫累還葬汴刺史齊澣高其行頌而詩之  
○賈直言妻者河朔舊族也直言父道冲以待詔得罪  
詔使往煬之直言給使者曰藥死當謝四方神祇父起  
拜直言急取燭自飲曰願代父死使者貽愕走以聞代  
宗聞而憐之規焉直言妻盡足而出復不死乃貸父死  
徙直言嶺南直言以妻少與訣曰吾生死不可期汝少  
可亟嫁無須也董不荅退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  
其上曰非君手不解矣直言在嶺南二十年而反帛如  
故既見乃湯沐髮墮無餘直言後立奇節語具唐事中  
○饒娥者饒州樂平人字瓊真世漁鄱水上娥淵懿靜

專雖小戶未嘗出遊治勤締葛共女事鄉閭敬焉娥父  
漁而醉風卒起不能舟溺死不得屍娥聞父死走水上  
哭三日不食耳鼻皆流血氣絕伏地死明日父屍出龜  
鼉蛟魚浮死者數萬塞川下鄱人悲歎以爲神奇共會  
錢葬之鄱水西琢石立碑表焉 樊彥琛妻魏氏楊州  
人溫惠知音彥琛病且死請從彥琛曰死生常道從死  
非吾志也養諸孤可矣會徐敬業亂陷軍中令鼓箠魏  
引刀斬其指賊以刃擬之魏曰速死吾志也乃遂死有  
符鳳者以罪徙南海爲賊所剽殺妻玉英自沈死趙州  
刺史高叡爲默啜所攻州陷妻秦與俱執默啜以美官  
誘之降獻目秦秦曰賊官何足榮皆瞑目死永泰中奉  
天盜作二女竇氏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六十匿  
巖穴間賊迹得之驅以行臨絕壑數百尺其妹曰吾義  
不受辱投崖死盜方驚駭姊繼之自投盜舍之去官爲  
斂葬詔表門梁宋盜作斬令李瀾諭降賊數千人刺史  
襲擊之以爲功賊大恚執瀾及其弟欲殺之兄弟爭代  
死瀾女李亦請代遂俱死王信妻裴氏見俘罵賊死鄉  
待徵妻薄氏從待徵官江陰爲賊得語其媼使報待徵  
曰若行矣我義不辱當必死於水賊去得其屍水中與  
元濟以用牙將董昌齡守郾城而質其母楊母謂昌齡

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效順是榮母也昌齡乃舉城  
降元濟因楊欲殺之會蔡平而免詔封其平郡太君蔡  
人有李湍者亦自拔歸河陽賊怒縛其妻楊之妻且死  
猶號其夫曰善事烏大夫烏大夫者河南節度使重胤  
也朱克融亂幽州幕韋雍爲賊執將殺之妻大呼願前  
死刑者斷其臂神色晏然俱遇害董昌齡爲招討治無  
狀錄事參軍衛方厚數爭事不得倖死昌齡閉其棺殮  
之方厚妻程自刎詣闕下陳冤事得白封武昌安縣君  
南賊陶亮亮母金不從亂自田而食紡而不終身不食  
逆子之食事聞賜兩丁侍養歲州縣存問終其身劉從  
諫之逆也張谷以客遊佐其幕歌兒李新聲者內愛之  
乘間勸谷爲反正不宜顧一飯恩自汙谷不能決新聲  
縊而谷竟及於難○高愍女者潁川刺史高彥昭女也  
名姝姝建中初河北盜李納質姝姝與其母兄使彥昭  
守濮陽彥昭以城自歸納志將殺之時姝姝方七歲母  
爲之請黑婢以析死許之姝姝不可曰生而辟不如死  
且母兄皆死兒何庸獨生將刑母兄皆拜四方姝姝曰  
我家有忠就誅夷四方神祇應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  
哭再拜就死事聞下太常賜諡褒焉○先是孝女妙法  
者濠州博野人安祿山反被俘徙泗州聞父死欲問道

奔喪念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以行會父葬號踊啓視之既見棺舌舐其塵散髮拂治之結廬墓側手封樹事後母篤孝母卒刺血書母臂墓之已廬墓終身元和中徐州有王孝女者父兄以防秋死吐蕃孝女被髮徒跣服衰抵涇屯丐貸護喪還葬之亦廬墓終身大中時瑕有孝女者父戰死慶州母卒無兄弟即翦髮毀服走慶護喪還母合葬廬墓終身而順陽鄉人楊豐朝出田爲虎噬女香甫十四走前猛虎頸救之父得免皆旌門○謝小娥者洪州人爲歷陽段居貞妻居歲餘居貞與謝父同行賈江東竝爲賊所盜死小娥痛欲赴江自沈救而免乃行丐食至上元夢父及夫告以殺已者名離析其詞爲十字持問內外姻莫能曉隴西李公佐善占得其意曰殺若父者申蘭殺若夫者申春偏訪莫得也至江州得焉則有名塚亡命者也於是小娥詭服爲男子與傭保雜作因託傭蘭家日謹信自効傭保咸愛之雖蘭亦倚信諸蓋藏委焉小娥見父與夫服用物且在乃益信所夢出入者二期欲伺便一日蘭出剽還集羣偷來分贓共醺酒爲樂醉卧不知人小娥閉戶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傭保來捕賊遂禽春言之官得賊千萬得其黨數十皆抵死刺史張錫嘉其烈欲以聞朝

察使不爲請還豫章豫章人高其義爭聘之不許祝髮事浮屠垢衣糲飯終其身○同州軍亂逐節使河中令畢某者匪望仙里中妻實從乃所仇家也夜半仇持刀猝令首必死之實以身蔽捍持賊袂中刀不解令得全王仙芝亂攻汝州郊城尉李廷節執妻崔羨欲污之詎賊死黃巢入長安校書郎殷保晦妻封相殺女孫也匿蘭陵爲賊得而美欲汙之誘劫萬端終不應已杖劍擬之封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竟不辱而死咸通末天子狩寶雞翰林李拯從陷賊死妻盧伏尸哭行瑜逼妻之堅不可臨以兵不屈斷一臂不顧死畢師鐸之亂人掠寶克和廣陵賈周迪妻俱饑甚妻謂迪曰今度不兩全君有親在不可死願見賣以濟君迪不忍妻詣肆求售得數千錢行迪出城門不忍還詣肆妻死矣迪大慟裹其骨歸葬焉○朱延壽有楊行密妻弟也與行密卻謀殺之事覺行密給而召焉延壽妻王勸母行不聽王曰君必行事未可期願日殺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僮僕閤門積薪已而捕騎至王焚府舍曰誓不爲蠻人辱赴火死五代時號州司戶參軍王凝卒於官家貧獨一子尚幼妻李齊人也負遺骸歸過開封止旅舍求宿旅舍主人見其妻捨之

不留宿李頤天已暮不肯去牽其臂出之李仰天長慟曰為婦人臂為人所牽乎不可以臂故汚吾身即引斧斷其臂見者環聚觀皆嗟泣開封尹聞之為咎其主人予善寧封瘞予齋資歸焉○宋魏國公主者太宗皇帝女也幼不好弄長未嘗出閨閣帝嘗發寶藏視諸女今擇取主疑立無取也真宗時歸駙馬都尉李遵勗父適生日主執婦禮謁上壽帝聞錫兼衣寶帶助馬遵勗賢賓客皆一時賢士主親膳饗之嘗有盜入其第有司多所訊捕主恐其冤也請出所逮人而以私錢募告者諷緝之乃果得真盜情得復請貸遵勗守許州得暴疾主聞趣駕馳往視左右白法得報乃後行主不待報從五六人乃遂往帝聞命內侍督諸縣邏兵衛馬遵勗卒哀麻未嘗去身服除燕禁中帝親為簪花辭曰未亡人誓不復御此矣竟不受晚有目疾仁宗親挾醫視疾為舐目主謝避則泣曰先帝伯仲十四人今獨大主存奈何嬰斯疾乎流涕不自勝左右皆感泣疾革帝召諸子問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病故徵賞耶戒毋得有言主善筆札喜圖史能為歌詩善女工嘗誡諸子以忠靖自敕無恃吾以速禍遇他妾子思厚如已子晚畧明端居隱几由若也遺本柩中無多藏以時服歛如駙馬沒時卒○

臨汝侯惟和夫人馮宗婦也孝謹柔明動不踰禮侯卒以未亡自處菲衣蔬食居處肅敬雖家人亦罕見其面云○薛夫人者大參知蘓易簡母也以賢德聞太宗召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之曰母何用教子成今器齒頓首曰妾無所教也幼惟約之禮法敦之詩書帝太息曰真孟母也○馮夫人秦國公陳省華妻也教家嚴子丞相堯叟文惠公堯佐節度使堯咨也皆舉建士高等堯咨守河南還馮夫人問曰汝與名藩豈有異政乎堯咨慙謝無有夫人意不悅一日縱言州孔道過客畧堯咨射無不讓堯咨能者馮夫人大怒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仁政教化而專一技自名豈汝父之訓耶杖擊之金魚墮焉○韓國夫人鄭歐陽文忠公脩母也為贈崇國公妻崇公舉進士歷泗綿二州推官卒生脩甫四歲貧自力於衣食用勗脩於學授之書嘗大雪夜以荻檢地爐寒灰畫字教之書居恒泣告脩曰而父為吏廉而好施與俸入雖薄嘗不使有餘曰母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錢之積一瓏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守耶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舅姑然而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有成然而知汝父之將有後也吾始歸汝父免於喪踰年矣歲時祭祀

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問御酒肉又必泣曰昔吾嘗不足而今稍有餘何及於養也婦嘗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其後常然至終身未嘗不然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夜秉燭視門要屢廢書而歎問之曰何歎曰死獄也吾求其生而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矧求而可得乎以其求而得而傷夫求而不得者爲可哀也回顧乳母抱汝立於旁指而言曰術者謂我歲在戌當死使其言信吾不及見兒之立也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率用是以是知汝父之將有後也於

附史北編 卷之二十九 十九

是脩感奮力於學方貧賤時治家儉後脩舉進士稍顯矣常不使過之曰儉薄所以爲患難也既而修以直諫貶夷陵則言笑自若曰吾家故貧賤吾處之素矣汝必安之脩卒以忠正文學爲名賢相母之教也累越國太夫人卒○張待制益之妻魯氏參政宗道女也其女弟爲申國呂王獻公夫人女更配其子則榮公希哲也魯夫人甚愛女而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於禮每飲食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既歸呂往視之見令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河南兩程先生母侯太原蓋

幼慧悟諸女事不學而能七歲時女師教以古詩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不復出房閨母有風厥疾每作不知人涕泣扶持常連夕不寐既歸大中公事舅姑孝德容之威內外親戚咸敬愛大中公甚禮之而謙順自牧卽小事必稟而後行大中公有從弟幼而孤存視之如子其治家不嚴而整不喜答朴僕婢視小戚獲如兒女諸子加呵護必誠之曰貴賤殊人一也汝如是大時能作如是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有小商未還妻死幼子始三歲抱食之家族人悅則別歸飼焉父歸請以獻夫人曰本俟汝歸非欲之也竟不受好爲樂解濟貧者大中有所怒必爲寬解惟諸子有過不爲覆常曰子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曾不知也生大男不育惟二先生存愛慈甚而不弛於勤教生數歲行踏家人走前扶抱夫人呵之曰汝徐行寧至踏乎飲食必置之坐側食絮羹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故二先生平生於飲食本服無所擇無惡言詈人教使然也人與爭忿雖直不右曰患不能屈不患不能伸稍長常使從賢師友游雖貧欲延客輒喜爲治具其教女必授曹大家女戒常教家人曰見他人善當如已善必共成之視他人物當如已物必愛護之鄰里

姥皆懷其恩意焉之用雖勞不怨大中公罷廬陵尉赴  
調弟亦解官寓歷陽家口衆乏食夫人經營轉易平以  
濟大中歸問知之太息曰良轉運之才也安貧約服用  
儉素見紛華漢如也有知人之鑒勸二子學時已逆知  
其遠就其識慮高遠大中公嘗自謂不如官廨有恠家  
人謹曰物弄扇夫人曰熱耳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此有  
槌與之後家人不敢復言怪怪以遂息性好學然不爲  
詞章曰非婦女事也平生詩不過二三篇皆婉正得性  
情之正云○种母洛陽种逸人放母也性樂道薄滋味  
諸子皆干進不說也獨放沈默好學說之與俱隱終南  
山史記上卷 卷之十一 四月上 上 上  
豹林谷中放授徒以養結草爲廬僅蔽風雨晏如也放  
後以薦被徵入告母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  
隱矣焉用文爲今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入  
山矣放稱疾不起母盡取其筆硯焚棄之與澤人避地  
者居焉太宗詔賜放緡錢令養母勿奪其志命有司歲  
時存焉○蕙明允洵妻程氏眉山入好讀書識大義明  
允少豪不悅學中歲發憤思自力念無以爲生程曰君  
爵務學我不以治生累君也罄服御之治饌飽而明  
允得爲意於學二子軾轍幼親教之戒之曰汝讀書多  
效鬼曹輩欲以書自名而已嘗夜讀東漢范滂傳軾慨

然起跪請曰兒願爲滂夫人許我乎夫人喜曰汝能爲  
滂吾不能爲滂母乎後二子皆忠直敢諫爭母教然也  
夫人善轉移治生資饒給則歎曰積之且將惡子孫姻  
孤窮者悉嫁娶振業之人有急調焉其沒也家無一年  
之儲○司馬公沂妻李陝夏縣人也年二十八而家遺  
二男一女幼一子及女尋天父母欲奪其志雖尊章亦  
遣焉誓不可惡衣蔬食執勤苦自守姑李老病卧一榻  
扶然後起哺然後食太君左右執養無小失其意比終  
沒不懈子里舉進士迎之官念母老成疾慈柔勤儉中  
外尊仰無間言○清河郡君張氏尚書存女溫國司馬  
公光妻也和柔敦實自始嫁至瞑目未嘗有忿厲之容  
亦未嘗有矯妄之言有非意侵加默受之不辨退亦不  
復以寘懷也上承舅姑旁接姊妹下撫甥姪咸悅而安  
焉御婢妾寬而知其勞苦卹之嘗夜濯足婢誤以沸湯  
沃之足爲爛病月餘方已僅一批其頰而止故其歿也  
自族姻至於厮養無親疎大小咸哭之極哀平居謹於  
財不妄用自奉甚約及用以調親戚未嘗吝也公爲小  
官時夕遇盜詩中衣盡亡天向寒無纈絮頗嘆惋郡君  
笑曰但願身安衣可復有公爲之釋然其卒也誌其要  
曰婦人無外事有善不出閨門叙而存於家使子孫女

婦式焉○臨江軍判官王益妻吳氏撫州金溪人好學強記而恂恂自下於事未嘗有所專臨江生七十長二人元配徐出也愛之甚於子二十卒遇其妻婦與諸婦處內外疎戚甚恩有詭訕置之未或藏怒也自奉養未嘗擇衣食而人以窮來歸者分衣食急之嫁三從孤女如已女待長子之母族如已族方困時朝廷召其子安石官之至數十不起或曰盍強諸曰士固有志吾何可強之也及安石知制誥法得封其親勅勿言已安石有歸志以不足於養為憂夫人曰義苟當去吾豈有不安哉其志行如此○萬壽縣君徐氏靜海人天章閣待制史記上編 卷之七十九 二二二 四十九施昌言妻也七歲器其母哀甚欲自投水火為父兄抱持而止事繼母以孝聞歸施氏事姑謹紉縫烹飪必飭蚤暮寒暑飲食必時姑亡毀得疾踰年而後能起教五男一女不以愛故弛其勞遇外內婚媾宗族有禮而逮妾媵僕婢甚恩既卒咸悲哀思之歐陽脩曰生而善可稱未若歿而遺思之深也可謂賢矣○曾子固妻陳氏光祿少卿宗恪女也祥符人蚤卒子固祭之文曰歸我之昔明年始笄言無疵悔動應衡規親疎悅慕稚艾嗟咨事姑之禮左右無違服難體順惟日孜孜詣我屬人又篤以私有犯不校有勞不施人隆已約乃以為宜

本有聲譽雖無光輝紛綸世務偏於孝疑子陳得失效恭著龜及其既退婉婉其儀不矜以色不伐以辭幽閒深懿度量誰窺吾貧口衆智不能資脫粟藜藿具無鹽醯人不堪憂子獨怡怡綰綜雖愛不偏以慈訓誨惟謹白宜幼時我扶我翼共處窮羈鋤荒補漏細大無遺將逝之夕逆知其期言論自若精神不衰徧召至人告以長歸嗚呼哀哉父失賢女姑亡孝婦子喪嚴師吾矜益友時歲雖往悲酸則新禪月之終莫此一寫○劉母者忠定公安世母也賢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其母曰朝廷不以兒為不肖使待罪諫職儻受命須明目張膽任言責脫臆忤者禍矣恐且為母憂上方以孝治天下以母老請可免也母曰不然諫官為天子耳目天下事得且言汝父平生願為之不得也汝得之當捐身報國恩正使得罪流放固其誼也何憚焉誠得罪無問地遠近吾誓從汝行不憚矣本忠定正色立朝濱九折不悔母教然也○高陽郡君齊氏祁州蒲陰人侍請學士王洙妻也讀書有節行始自哀早孤誓不嫁養母者有年學士失足配諸子幼聞其賢從母兄求之曰是必能母吾子於是時母喪服闋矣歸王氏字諸子甚恩恭儉有體蘭閨欣戚無異言學士卒即舉事屬子婦齋居

素服終其身爲詩高潔曠遠非女婦所逮然未嘗一以視人及終乃得其所爲詩五十四篇及遺令一篇令中敕薄葬言死生之故甚晰諸子致哀如母云時豐本關景仁妻周氏言循禮行誦典動皆應儀矩有詩七百篇南豐曾鞏稱其靜而正柔而不屈約於言而謹於禮李校書述妻子氏亦博覽有洞識仁孝慈恕子孫從受學成名云○曹女者尚書郎脩古女也脩古知閔興化軍卒官僚更餼民錢三十萬致之曰以供定女曰父奉身約而廉今亡矣葬之豐儉獨酌家有無治具而受私遺焉非父志也告其母母爲僚吏曰卽營葬有具請以嫁公女以爲齊女曰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父沒用於器且不敢而曰爲嫁禮不亂常禮乎以室中而受門外之私遺不亂常位乎卒不受君子曰知禮○張魏公浚母夫人計氏贈太師君悅妻綿州廣漢人也方正有儀法太師官華州蚤卒時年二十五父母欲嫁之誓不許浚能言卽令誦父所爲文能記事卽告以父言行無頃刻令去左右故浚雖幼視必端行必直坐不歇言不謬教使然也甫冠與計偕入國學母送之拊其背泣曰門戶寒賴爾成立當朝夕以爾父之業爲念條勗戒詔數十端書之策授焉浚貴所爲有不當必憂色示成晚謫

永州彗星見西方念已故都相位蒙主恩而時相檜誤國禍天下日甚欲力論時事悟主意又念母年高言之必致禍恐母不能堪內憂之體爲之瘠母怪問以實對母不應惟誦其父紹聖初對方正策之辭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遂決書上寢封州母送之曰行矣汝以忠直得禍何愧惟勉讀聖人書無以家爲念其賢正如此○楊秘閣萬里妻羅氏廬陵人性仁恕清儉好讀書居常以魯敬姜言行爲省括萬里轉運江東子爲帥尊重矣采椽士階如田舍處之怡然每寒月黎明卽起詣廚下躬作粥名臧獲女使偏食之曰天甚寒須使其腹中有火氣乃堪役使耳其子聞之曰是賤事夫人老而親之無乃爲逆施乎夫人怒曰若言如此其必不遠矣賤物貴我勞人自逸天道所不右也守吳迎就養時年八十餘於郡圃中種苧躬紡績不懈遷五羊得月俸以奉母母稱疾盡出之曰吾福薄乃得此果致疾宜悉散之平居服飾無華麗生四子三女舉自乳曰饑人之子哺其子吾不忍爲也君子曰楊秘閣父子之介也匪獨其性生也成諸婦道母儀者多也○戚母周氏進士戚如圭母也婺州金華人生七歲喪父屬睦寇亂母攜孺林藪間以全亂定喪其母於是祖

母老矣家人懼傷其意徹几筵而周與伯姊食必參見者為涕下已而祖母沒無所歸有弟入劉氏為贅婿依焉事劉媪卑身祇救媪愛之擇同里戚生歸焉戚生悍學自力姑高夫人臨諸婦甚嚴無當意者始盛饋則說之行止召與俱時不樂小大側足旁睨不敢前差其鮮伺顏色時共之高夫人未嘗不為之舉箸也已高患風痺母與俱卧起扶持終其身其後戚生卒四子一女皆幼為生難母攻苦食淡佚諸子於學孝經論語率口授米鹽薪芻之問不至干其耳就外傳反面必課所與居游為兢兢勤女事其力諸子日晨省已僕僕管涓問理蠶事夜分誦習勸欲寢壁後機杼聲札札未絕也絲入衣不足又縷絮緝絕仿其闕天暑汗浹背不休諸子勸少憩則曰吾職也其敢廢乎性慈祥雖呼指僕婢如恐傷之歲時祭享雖甚病必自力供具晚歲如圭舉進士次子遊太學閭里相慶而母泊如也讀書通大義嘗讀上蔡語錄謂諸子曰既不為祿利又不求人知可以語學矣呂成公祖謙曰門內之治女美婦德母道三而有一焉足稱矣况其兼乎戚夫人有焉吳母者進士賀母也教子有義方賀與賓客語間旁及人短母聞之怒客退皆之百所親解之曰臧否士之常當有何過而答

之若是母太息曰吾聞愛其女者必取三俊白圭之士妻之誠全之也今獨產一子當使知禮讓而出言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自救為各人○宋初周渭妻莫氏名荃荃城人劉鋹時政繁賦重民不安其生渭率鄉人六百踰嶺將避地會盜起道絕復還恭則廬舍燼矣乃脫身北走不暇與妻訣二子幼妻少父母欲嫁之荃不可親鍼績確春給朝夕二子長畢為婚娶不知渭聞問渭不知荃存亡者二十有六年雍熙中渭為廣南諸州轉運副始遣人來得之乃得完○劉妻者廉靖先生劉愚妻也姓徐氏龍游人未笄有志操姑子富母欲以字之徐泣曰願得有志行者事之獨為富人妻不願也時愚通經學隱居教授請聘之乃許既歸愚結廬城南以居顏垣敗壁蓬蒿蕭然時者書以自適徐機杼佐之裕如也一日愚懷白金數銖以歸徐怒曰妾以君為賢願歸君今安所得金乎愚出書則諸生所具束脩也乃受之後愚為安鄉令卒士友私謚曰廉靖君妻之助也○包總妻崔氏合肥人孝肅公拯子婦也總早亡惟一穉兒存拯夫婦意崔不能守使左右嘗之崔蓬垢涕泣出堂下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執澣滌共養幸矣其敢汙家聲乎生為包氏鬼誓無他也後稚

兒亦率母自荊州來挾與歸欲嫁之曰器夫守子子死執守崔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義不二也况舅沒姑老其何忍去母怒曰死寧死此不獨歸矣崔曰母遠來義不當使母獨還然至荊州儻以不義見迫必絕於尺組之下面以屍還包氏遂偕母歸母見其終不變也卒歸之包氏以節終○張行婆者淮州昌樂人父爲虎翼軍校生七歲繼母潛使僧鬻之給其父云亡之矣父哭之失明而行流寓泗州士族爲媵故在也後二十年與父遇於主家之門識之抱而哭遂辭主與父歸主故愛其恪勤聽焉既歸父欲逐繼母行婆曰兒非母不得入貴人家兒歸而母逐其安乎父乃止後父卒事繼母益謹母老不能行負之行已嫁爲里人王祐妻祐卒遺一男二女幼行婆誓不再適鞠之成婚嫁畢謂子曰吾素樂浮屠法欲出家今其時也吾不復爲爾母矣遂去爲比丘尼間自淮之四省其故主家主館之一室日一食讀佛書與女僕語專誨以忠勤有不受詔之輒拜謝不校也遇煩辱事輒以身先之女僕幼者爲棉沐紉縫視之如已女至猶犬畢以時飼之行婆去猶犬爲悲鳴不食君子以爲忠孝廉讓雖古之烈女何加焉○朱娥者越上虞東閭女也母早卒鞠于祖母里惡少頗與其祖

母競持刀來刺之舉家驚走娥時甫十歲獨號呼前擁持手挽顏衣大呼曰殺我母殺媼媼得脫走娥竟死會稽今重皆斃惡少爲立像曹娥廟中○張烈女者江夏民婦也里惡少持刀逼與亂不可被刺不殊猶能走號呼其隣人而死而分寧彭女從父入山行伐薪父爲虎啞女拔刀斫虎等父還詔皆賜粟帛今州縣歲時存焉開封博徒有婦朱貧賣巾屨簪珥以給夫夫日與俠少博不省也屢勸諫不聽已犯法徙武昌父母念不可與長也欲奪而嫁之婦不可夫濱行一夕自經死王則久貝州澤州學究女有殊色劫致欲妻之日唾罵求死不得以必擇曰禮聘乃許則歸之請期焉及期涕泣登輿已自經輿中靖康之難新鄭張晉卿妻丁爲金將所得挾之鞍投地下者數四罵賊死建炎初汝州王氏二婦爲金掠置舟中自沈漢江死和州徐閨中女爲維揚潰軍所得欲汙之罵投江死金道三吳吳人吳永年妻及姊自沉死陷明州貢士鄭尊爲虜得罵不屈躍水死妻董哭從死盜剽滕縣女董美不屈死盜掠臨淮臨淮王宣邀妻避不可曰婦不出閨閨遇賊死盜掠方城范孝純妻師正言驥子也罵賊死曰吾不辱吾父正言方直敢言有大節故女云臨江貢士歐陽希文妻廖身

蔽姑逃之以身死龍泉李生妻樂不辱赴水死時世訛  
乏食盜掠人以食滁州丁國賓為盜掠將烹之妻泣曰  
夫族亡且盡獨夫存請代賊釋夫而就烹樂平王妻妻  
趙亦身就死脫裘盜掠南劍州小常村有婦不受汚就  
死所死處迹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削去復見  
獲以他土迹愈明盜寇儀真將作監主簿馬元穎妻榮  
與姑及二女出逃難姑素羸孱扶掖不忍去為賊得欲  
汚之不可殺其女劫之不可罵賊死紹興盜作南雄李  
科妻謝真陽吳琪妻譚皆不屈死臨川余端友妻陳為  
盜得汙之不可與眾婦並幽一室中他婦以金帛賄得  
釋陳慷慨歎曰久幽賊中誰則明之何面目復登涂氏  
堂乎罵賊死蕪湖詹氏女父授經里中老而貧女事之  
謹遇盜陽自屈免其父免其兄一躍入水死陳公緒妻  
劉海州朐山人紹興末余犯山東公緒揭其家南徙妻  
劉適歸寧不得偕獨留北緯蒲自給音問絕不通十餘  
年或勸之改適不可曰不二夫公緒亦不他娶曰吾妻  
不吾負也子庚年稍長思念涕泣傾家結豪俠往來淮  
甸間求得之卒以全○張女者羅江人也母楊寡居有  
操行親黨有婚會母赴之與女偕典庫雍乙從乙先歸  
罷會楊氏還則乙死庫中莫知殺者主名言之官提刑

張文鏡忍人也憶楊與乙亂懼人知殺之以滅口下吏  
苛劾之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逮女訊詞不更乃掘地  
為坎縛母子其中旁列熾火間以水沃之垂絕者屢矣  
終不承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痛將死矣願一見母  
而死既見謂母曰母清潔表天日奈何受此汚辱必毋  
自汙吾今死將訴冤於天言訖絕於是石泉地大震者  
三日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震勘官李志寧乃震恐夕  
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寐若有猿墜其前驚寤呼吏卒索  
之無有也默自念豈殺人者袁姓乎忽門卒報張氏饋  
食人袁大進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曰吾憐之久  
矣頃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殺之楊乃免時女  
死幾數日郡榜所居曰孝感坊○陳堂前石漢州縣縣  
王氏女也操行為鄉人所式頌呼曰堂前堂前者里俗  
尊母之稱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歲餘卒堂前奉舅姑  
孝幹家有法家日裕舅姑安之時小姑尚幼堂前鞠教  
之及笄厚簪資遣馬舅姑沒小姑求分財盡室中所有  
遺焉未幾小姑所得財為其夫所盡又買田治屋撫其  
甥教之甥卒又撫教其子他親屬貧不能存者教養婚  
嫁至三四十人里故家其氏貧質其女酒家堂前贖歸  
焉子孫遵遺訓五世同居以孝友儒業著乾道中表門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貧事姑孝盜焚剽里舍遠近逃  
避姑篤疾不能去候守視姑側終不去盜挺之仆幾絕  
賊退蘇見道旁一篋啟之金珠也族婦以爲已物攘之  
分其一謝侯侯辭曰非我有不願也後夫與姑俱亡子  
幼父母欲更嫁終不可竟貧餒終身焉○林女永春人  
笄未婚紹定中寇犯永春女入山避猝遇寇度不得脫  
紿之曰有金帛埋於家盍同取之甫入門大呼曰吾欲  
死於家耳不辱也遂遇害三日歟如生○董八婢鄞人  
虎銜其太母女手拽虎尾以身代虎釋其太母銜女去  
守閨祠祀之○曾氏婦晏者汀州寧化人夫死不嫁紹  
定間寇破寧化將樂令今土豪各爲誓結約以拒賊晏  
首助兵給糧多殺獲賊結集來攻諸誓不能禦晏獨依  
黃牛山傍自爲砦以居一日賊遣人來索婦女金帛晏  
悉召其田丁諭之曰汝曹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在我  
汝等必用命奮擊之不勝殺我降未晚也傾輸資攜之  
衆感奮晏自執桴鼓使諸婢鳴金作其氣賊復退敗鄉  
鄰人挈家依焉有不能自給者晏悉以家糧飲之於是  
聚衆日廣與其豪析黃牛山爲五砦選少壯練訓之有  
急互犄角相援賊數攻弗克所活老稚數萬計知南劍  
州陳韓遺金帛獎之名其砦曰萬安晏悉散給其下又

分五砦人詔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承信即○開慶初  
元稹陷岳陽巴陵韓女甫十八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尸  
於練裙帶中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  
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祗席完漢上有王  
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元陷撫州臨  
川王婦榮嫁才數月與夫約不辱已被執軍帥欲汙之  
紿之曰夫在不忍也乞歸之而後可帥以金帛與其夫  
遣之并與一矢却後兵已即之婦度夫去遠罵賊死德  
祐中元兵入浙東臨海王婦執舅姑夫皆死迫納之婦  
號慟欲自殺不得乃陽謂帥曰吾舅姑與夫死而不爲  
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君焉用之願得爲之哀期而  
聽命許之帥還行至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嚙指出血書  
山石南望哭投崖死血漬入石化爲石天陰雨墳起如  
始書元至正中郡守爲立祠嶺上易名清風嶺元破永  
新譚婦抱嬰兒隨舅姑走縣學文廟中匿虜至殺其舅  
姑執婦欲汚之不可臨以刃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  
又死於汝吾從吾舅姑死耳豈顧生哉遂遇害血漬於  
穴廟兩楹間八觀爲婦與嬰兒狀久而宛然若寫影在  
地見者神悚髮立凜如有生氣也或磨以沙石終不滅  
燬以熾炭狀益顯如新景定中盜破淮甯具中孚妻王

自沈死元阿木破銀樹堪得運使趙淮使詣揚州招制  
置使李庭芝降淮伴許諾至城下大呼曰李制使男兒  
死卽死耳毋降也阿木怒殺之棄其尸江濱淮安停軍  
中並解其衣裝賂校請購尸得之焚骨置缶中操小舟  
赴急流仰天慟抱與俱沈死○招諭使謝枋得妻李氏  
饒州安仁人明慧通女訓事舅姑素祭皆式禮宋亡枋  
得起兵安仁敗亡之閩武萬戶者以枋得豪恐後且扇  
變必得之捕其家李攜二子匿貴溪山中採草木食之  
已信兵蹤迹至下今日所不獲李氏者屠而墟李聞之  
曰豈可以我故累人乎出就俘明年徙繫建康或指李  
言曰是明當沒入李聞之撫二女泣曰吾豈可再辱解  
衣裙帶自縊死枋得母桂氏賢自枋得遭播婦與孫幽  
遠方處之泰然人問之曰義當然也何恃人莫太息  
賢之○福建招撫使劉全子倡義抗元死有司執其妻  
林勒反狀林叱曰林劉二族世以忠義報國何謂反事  
不成大也豈顧辱哉汝知去歲有血書壁義不降而死  
者乎是吾兄也吾死且求治汝於地下何以生焉遂遇  
害兄謂林空齋也乃郝節娥嘉興人出娼族不染乞爲  
良不得母與少年期因叢祠具酒逼之挽捽與食飲嘔  
歲滿地歸陽渴求飲赴水死而毛惜惜者耻事畔臣不

屈死嗚呼謂天性不貞哉○宋進士朱甲妻卽氏湖州  
安吉人朱官浙東卒卽護喪還至玉山世亂道梗留居  
之豪柳強委禽不許夜棄裝裹柩去柳邀之道中以死  
拒得免抵家養姑謹姑病禱天封股肉進啖而愈姑卒  
以毀聞元大德中表門時東平鄭氏大寧杜氏並寡  
守志封贈療姑病並見旌○麗水二賢母者林侑妻周  
侑子鄉貢士江婦徐也周知書奉道法夫卒奉姑謹供  
饋非手所治弗以進徐養周亦如之宋季亂徐生子定  
老甫六月元兵至江負之竄澤中寇追射江棄兒走死  
周婦姑避地東山聞變扶媵人間行往迹之又遇盜時  
周既老矣盜麾之去而迫徐東行姑婦相持哭曰願同  
歸九泉不相離苟生也周事神諱默禱神而寢忽目眩  
若見有負裝囊行者急持戟趨攷之得脫去自弱灌莽  
中盜去行失道過澤畔則先所棄兒乃在弗怖弗啼也  
媵急呼曰兒在矣兒在矣亟援以去兵退迹江尸得焉  
而家燬僦舍以居瓦鏐敗惟婦姑相爲命時徐年甫三  
十耳或說其再適則指兒泣曰林氏數十世惟姑及此  
兒吾何忍棄之天未降割林氏兒豈成異日持酒酹林  
氏先塚姑之慶也吾之願也卽死瞑矣兒幼多病母太  
母日夜保護之稍長自刻爲於學鄉先生潘架閣鵠奇

之欲女馬問二女長辭曰林生微而貧次女曰惟命遂  
妻之荆釵練裳提甕出汲忘其家之富盛也泰二母孝  
徐晚嬰末疾不能行潘書夜扶掖疾革割股肉雜淳糜  
以進後定老舉元延祐進士為秘書丞追贈父母如其  
官則前所棄兒也子孫多舉進士至大官徐壽六十有  
三卒後一年周乃卒年八十有一○朱母戚氏者義烏  
朱震亨母也婺州金華人蚤寡宋季亂家單甚艱勤懃  
悴事舅姑無怠遇諸子恩而嚴訓之於義方子幼常戲  
取人一雞卵母怒曰是而所當取耶答曰還之震亨長  
遭從許文懿公游脫簪珥資之學無倦遇娣姒和視娣  
姒子如己子理家政井井稍益裕而父貞孝先生紹貧  
且病迎就養烹藥進食睫不交者三月病乃薨留十年  
乃卒不以喪葬為昆弟貲悉庀之母兄死育其三孤朱  
羣從女貧不能行者畢撫嫁俗貧家產子多輒溺之  
不舉母以倫理訓飭以粟帛飲之賴以生者甚眾御臧  
獲嚴而有恩終老不忍去後年八十又三壽矣子頌白  
前侍諸孫林立內外嫻戚集為壽母言必書史秩然文  
聞者歎息敬慕之又七年猶康寧不衰旦起盥櫛呼子  
孫前曰吾氣覺益微其逝也夫就枕寐迨日晡卒○苦  
減古麻里氏康里國王族婦也元太祖拔康里母新寡

有二子曰曲律牙牙幼而國飯無俸欲歸朝念無以自  
達一夕有數駝重負突入營驢不去旦繫與營外候有  
求者歸之如是十餘日終無求者乃矜視其所負皆重  
寶也驚曰殆天欲資我東耶遂載二子越數國馳詣上  
都具以獻元主命有司治邸舍具廩餼居焉居二年謁  
帝欲歸國帝曰昔何來今去何也急豈有不足耶對曰  
昔以國亂無主歸陛下賴陛下威德國稍定欲歸守墳  
墓耳妾二子幼留事陛下元主喜立召二子入宿衛禮  
遣之後十二年復來則二子從憲宗伐蜀矣至和寧聞  
憲宗崩諸將還而二子獨後以為憂過古廟禱焉若相  
有神語好好者而不知其解問國人通漢語者知焉吉  
祥語乃還舍則二子至矣遂留居焉曲律無子牙牙後  
封康國王母以福壽終孫阿沙不花後為右丞相封順  
寧王其繼室別哥倫氏有至行王薨寡居三十年未嘗  
妄言笑身不華綵詔旌門與元配並封順寧王夫人○  
崔烈婦者周木忽妻也從夫忽官平陽金拔城下今官  
屬妻子匿者死自首者出之時木忽以使事在上黨崔  
節抱幼子頑自言將使軍吏書其臂出之崔氏曰婦  
人臂使人執而書乎辱也乎吏金請書之紙吏曰軍令  
也不敢今崔自袖懸筆書出焉既出將帖命追之伏

土窖中三日乃得免。未幾，術忽卒。崔年二十九，誓不更嫁。斥麗飾服，布素以資產。遺親舊，放遺僕婢，躬紡績自食。有權貴求娶，自毀面絕之。治家教子，具有法。後四十年乃卒。○郭三妻楊，東平須城人。三從軍，襄陽楊留事舅姑，以孝聞。夫死，成母欲奪嫁之，不許。久之，夫構還舅，念婦年少，改適不欲。令壯子鯨處地下，求里人亡女，骨合瘞之。楊悲憤，不食，自經。死，與夫合葬焉。山陰令李如忠妻馮名淑，安字靜君，大名世家女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卒，繼娶馮尋卒，馮引刀斷髮，誓不他尋。遺腹生子曰伏蒙古，族在北者，聞如忠歿，有遺貲，相率求山陰，取其貲及子任，以去。馮蕭然獨與旅櫬，留朝夕哭，憐里不忍聞。久之，鬻木屑，夫喪，載山攜子廬墓側。時年甫二十，有二羸形，苦節為女師。自給，父母來視，勸更適，破頭流血，不肯聽。居二十年，竟護喪還汶上葬焉。○翟榮妻段氏，隆興人。與子乞養，子為子卒。段年二十六，養舅姑，孝舅姑沒，榮諸父汝利賴其田宅，逐之曰：「疾去。」汝子假子也，何得有吾家產？段曰：「產非所計，但再醮死不為也。」退入窠，引針刺面，墨漬之，終不貳時。寡矢，雖者與和吳氏以刺面成紀，謝思明妻趙以髮髮曹子英妻尤以嚙指並著節得旌。李女者，建寧浦城人，父無

子，母卒，毀不茹葷，三年治女工，供祭祀，奉父母，其旨畢具。父嘗以許邑人鄭全未嫁，邵武豪陳良強委命焉。女斷髮求死，卒歸全。事舅姑有道，全沒，悲哀不食，數日死。武用妻蘓，真定人，用疾，刲股肉以進，疾愈。生子德政而卒。夫兄利其資，逼嫁之不聽。未幾，夫兄死，家惟三弱孫。蘇取育之，德政長，事蘇孝，有異感，事聞詔，表門復家。齊關妻劉河南人，關應募為千夫，長戰死，澤潞間劉貧，無依，不再適。勢家強婚之，劉給之曰：「吾三月三日有心願，償畢從汝矣。」是日詣天寧寺浮圖，絕縊。叩天歎歔，自墮死。秦母者，晉陵秦閨，夫繼室柴也。閨夫娶柴甫生子而卒，病且死，以前妻子為託。家日落，柴辛苦績紡，撫二子為恩。遭就學，督教之，至正中，晉寧盜作，前妻子為賊得，在賊中官執之，論死。柴引已子詣官，請願以代。次子亦前請曰：「從賊者我，非何可加兄？瀕死，不易言吏疑。」次子非柴，出訊他囚，知之乃太息曰：「嗟，夫婦不忘夫命信也。」子赴死，成母志。仁也。上其事，免之。旌門復徭。惠士玄妻王氏，大都人。夫病篤，執王手以妾所生子為囑。而卒，王遷居廬墓側，以妻子置左右，飲食煦嫗之。終喪，子復死，親戚攜酒饌祭墓，上方行酒，王自經樹上死。同鄉贊隱妻王亦自經從死焉。吳教授世昌妻丘氏

陽穀人成重失父佐諸兄奉母以孝聞世以明經為  
浙江舉首委禽焉既歸奉舅姑和先後畢中炬燹無餘  
節夫有姊出適舉所齎資予之吳同慶三百指立主家  
政洪纖費皆所自出視羣從之子已子也日聚家塾中  
經羞服如一人教授官寧海侍姑往舅獨留寧海有  
水鮮可珍先寄舅而奉姑姑沒毀骨立歲大儉道殣相  
望縮衣食以振族嫻人尤以為難晚教子讀懸燈坐不  
分不休元季亂避地深山中得疾卒○張文孫妻賴  
名道慈子婦陳名道真古田人也賴歸張生于一清而  
夫卒年甫二十九元李亂家毀於兵殊困人諷之改適  
則泣曰張自浮光遷閩不絕者一綫何忍去之一清長  
娶婦廖生子矣而廖卒陳來繼室事姑孝而遇廖所  
子特恩姑晚有末疾陳扶挾臥起者十餘年子以寧幼  
賴健記陳夜宿火四鼓輒起藝燈呼兒獨坐其傍相之  
以寧嗜讀或忘食親七飯之舉進士為翰學士累贈王  
母母皆清河郡夫人 樞密斷事楊伯瑞妻王台州黃  
巖人斷事死國事王年二十有七生子甫兩月力護卷  
還葬屏鉛華不御權貴人強委禽焉走斷事墓自剄不  
殊從母奪刀抱持之以歸旦復斷髮竟以全 耶律文  
正妻韓開封人元行省左丞渙女也嫁六閏月而夫歿

無血屬乃還依父母以居會母第敏卒與敏妻賈約母  
再醮同心事父母孝愛飾備無何賈卒哭之極不食者  
三日養父母撫賈工子如賈存 姜義姑者蘭溪姜澤  
姑也字道直姜以貧雄於鄉澤生三年而父卒又三年  
夫母貪賴者挾賂隸為姦利內外蠹蝕之時道真已嫁  
為余華楊氏婦矣撫澤頂泣曰嗟夫姜氏之不絕僅此  
耳脫貪賴者圖所為厥口則奈何挾以歸鞠之稍長俾  
從鄉先生學卒立之復先人墓田於是澤事姑如母終  
其身立宗人子後焉 大名王德政妻郭少孤事母張  
孝豪家納聘張不許而德政年四十餘貌古陋以學行  
教授里中張貧不能教二子欲納德政為贅婿使教之  
宗黨交諫郭氏順母志許焉既婚與德政相敬如賓教  
二子有立德政卒郭方二十餘矢無再醮以終麗水葉  
珂妻馮年二十一勵節行事尋璋盡禮撫二子有立都  
水監朱虎妻茅坐事家簿錄豪家欲妻之茅以女子三  
人裾相連結晝夜倚抱哭形貌銷毀竟不屈託永明尼  
寺以居憂憤卒紹興俞新之妻聞人氏夫歿斷髮誓不  
貳事姑孝姑病風失明聞人手滌溷穢時時舐其目  
為復明姑卒與子親負土終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慘惻  
鄉人為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 袁氏三節者涇

陽袁天祐之王母母及妻也天祐王父及父皆死成王  
母楊母焦皆守義天祐亦從軍死妻焦尤少亦守義以  
終澤州三節者張興祖其王母若母也興祖卒或諷  
王改嫁婦泣曰妾王母母並以貞操聞妾而有此志是  
忘夫而辱先人也忘夫不義辱先人不孝不孝不義有  
死不為也葬居三十年奉舅姑生事死葬無違禮具得  
旌霍氏二節者鄭人霍耀卿顯卿兄弟妻也耀卿卒妻  
尹守義不改適顯卿繼卒妻楊矢與奴俱修婦道事姑  
二十餘年而邠州任氏乾州田氏皆一家三婦以節孝  
見褒內黃趙美妻王夫死不改適舅欲以族子與繼婚  
堅不聽迫之自經死甄城丁從信妻李年二十勞父母  
迫嫁之走詣夫家不欲自縊不得還入室更新衣自經  
死瑞州李馬兒女寡勢家欲奪之詣夫墓哭自經死  
具表門 趙孝婦者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  
織得美食必持以獻姑自啖麤糲念姑老卒不諱無從  
得棺斂鬻其子富家得百緡買棺易治之會隣居火風  
烈焚且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里不可移乃  
撫膺慟呼天籲反風風忽變棺得不燬人以爲孝感云  
朱女妙淨者山陰人幼哭父器明母矢不再嫁字之  
家貧歲凶母子相依爲命節孝凜如也士人王士貴重

其行以禮聘娶焉○白孝婦太原人夫慕釋象家去焉  
憫不顧父母之養白年二十留養姑不去服勤織絰供  
姑九十餘卒竭力營葬祀之終其身○江文鑄妻范氏  
奉化人婚之夕未合而夫暴死范曰我則既入門矣  
入江門則江婦豈復有行哉撫諸子如子終不還○戶  
主事趙野妻柳蘊城人許婚而野卒柳哭盡哀誓不嫁  
父兄欲奪志不可寢疾不飲藥而卒冠州趙女許爲李  
氏婦而夫死不嫁養父母父母沒負土爲墳以孝稱其  
他終身不嫁養母者宣城葛妙真若吳氏三女子具得  
旌○天曆初兵掠河南洛陽趙彬妻朱被執逼與亂不  
可兵怒提曳楚辱之度不免給之曰舍後井旁有瘞金  
當發以遺汝信之踵之行抱三歲女赴井死偃師王氏  
女被兵執投澗死龍溪陳竭才妻蔡氏自沈死龍泉湯  
輝妻張氏刺刃死湯二女以父母見殺觸刃死順寧地  
震臺叔齡屋壞壓不能興會火作叔齡母前救不得欲  
就焚叔齡呼妻曰吾不可得出當亟救吾母劉謂夫殊  
曰汝兄死吾無用復生自投火中死○天台三節者杜  
思綱妻陶宗媛及女弟宗婉若弟秘書監陶誼妻王也  
初思綱娶沈生三女及子勤而死陶爲繼室生一女而  
思綱卒宗媛不再適奉姑謹視前室子如所生長育婚

嫁之矣元季亂台燬於盜宗媛護姑匿不忍去焉盜兵所繫舉之行不聽刺刃于頸深入二寸餘不見血而死是日宗婉歸周本亦死方急時誼妻抱子長出走已力竭謂侍母曰兒存吾不死矣赴南隣杜氏井死當是時歛人羅宣明散家貲募兵保鄉井專盡捐奩中資相之盜犯歛宣明謂妻曰我素負殺賊名盜必屠我家汝從行母留蔣曰婦人在軍中氣不揚妾有兄弟在香山若可守也灑泣別無何歛城陷賊聞宣明妻孥在香山悉力攻蔣炮炙行鵬命蒼頭媵具醉飽以二子屬蒼頭曰我誓不受辱死決矣不可使羅氏無後汝護二兒還主翁言訖出遇賊岩崖上赴崖下死焉長子及蒼頭媵皆遇害寇退將從子志道從積屍中綠崖下見貞婦如生傍有衣篋類有物宰宰動必視之幼子也抱以歸○謝烈婦莆婺蘭溪與履妻也金華人年十三適履勤禮執誼非其志不行履貧常客游謝太舅姑舉賓祭必共盜破睦州謝謂履曰盜得睦必東竄妾衰瘦如柴旦暮盜且至吾不能挈諸幼遠遁決矣及今買舟東下儻免乎履資窘難於行曰勿恐有履在謝志曰不避蓋歸我母家母家有深池卽有急有死所可無辱也已履出城南謝丁寧語如初履未反蘭溪兵潰東奔者不絕難再號

謝裹糧扶幼女出走騰以小兒從厥明力憊甚手牽女行且泣曰汝父不得復見矣吾與若死而死耳身不可失也避入金華山中媵棄小兒道上逃去已亦幟偏山谷呼嘯擄女婦謝度不免力捫蘿上抱女下投崖死履歸求之浹日始得屍母與女相向貌如生宋景濂傳之曰戊戌之變濂女弟嬖亦秉節沉淵死胡仲申翰曰嶸人商淵妻張賈誠妻宋亦溺死猶皆曰儒家有所聞至姜女董婦皆甲巷氓女婦耳亦死其張氏家僅編伍業牧圉一旦聞難妻死二女從死幼未笄亦死而天台狄恒妻徐被盜執給賊取水飲自沉死吳氏婦以梅塘水絮且深沉焉後數日得屍難盛暑如生新昌史周如祗女不屈死是時台浙諸婦卓犖見紀載如此者則文獻在金華故也孔子曰足則吾能徵之矣謂文獻可簡哉○鄭宜人羅氏名好安信州弋陽人幼誦烈女傳甚習二十歸同里鄭璫璫家世同恬百餘口羅執婦道無間言璫以功擢給山州判官羅得封已信州陷羅度犬陽近必不免取所佩刀淬銛之兵至自劉死漳州萬戶府知事闕文興妻王建康人從文興於漳盜攻漳文興戰疾力死之王被執給賊收夫骸請從積柴負夫屍燔馬火既烈即自投火中賊陷長樂柯婦陳被執罵賊死

父卧病見女至呼不應駭之已有自賊中歸者言此狀乃知非人也明日屍逆流上夫昇歸歛焉房山陷房山王士明妻李與其女俱死李婦劉遇賊饑烹其夫請代得烹死元末亂官軍復嚴州而縱掠咸平俞士淵妻童身翼姑抱護之不去諸惡卒之去罵不屈刃斷其左臂愈不屈斷其右臂如初羣惡乃破其面而去乃遂死始童事姑孝姑難事寡恩童順事不拂卒死其難君子以爲難高郵有張女以艷聞匿複室中賊得其父母劫致之女不得已出拜賊賊喜呼其父母爲丈人媼授資焉以女行女辭去度稍遠赴水死盜陷浦城執徐嗣源欲殺之女請代舍之以女行徐題詩桂林橋赴水死松陽周婦毛罵賊死汴梁丁尚賢妻李以其家並死儒士李讓女順兒自經死紹興吳守正妻冉抱幼女自沉死張士誠陷諸暨王琪妻蔡避兵長寧山賊猝至遣楮鎮方沸蹈其中死破杭州黃仲起妻朱與其女俱死妾馮從死仰起弟婦蔡抱幼子與乳母湯自經死博興焦士廉妻王被盜執給曰家墓田有藏金可取之王至墓所哭曰得死所矣與妾杜皆死紹興兵變德清稅務提領張正蒙與妻韓並縊死女池奴年十七聞之泣投崖死龍泉李說妻何亦死溧水袁女少失父獨與母嚴居家

極貧母病癱臥床者數年矣女奉養周盡至正中兵燹其里鄰婦呼避火女曰我有母何可避入室抱其母燔死山陰徐允讓妻潘賊至夫代舅得死潘和盜請得焚夫尸火熾赴火死陳淑真富州陳壁女也壁儒者避亂之隆興陳友諒寇隆興淑真取琴坐牖下彈之曲終泣然曰吾絕絃於斯乎父母恠問之淑真曰城陷必辱不如死也明日隆興陷溺東湖水中水淺不能死賊抽矢脇之不聽中矢死同郡李宗願妻夏亦儒家女賊至赴井死劉氏二女一嫁樓自經死婢鄭奴從死陷茶陵于同祖妻曹與夫訣自劉死妾李驚抱持之不殊旦追夕竟死真寧李弘益妻申念不欲以身故爲弘益累先事死弘益再娶安而卒安薰沐從死河東亂監察御史張訥妻劉盡發貲給家人若干婦死焉官慰副使李羅妻高麗人聞夫死積薪塞戶外自焚死大同張思考妻爲猶尚兵所執不屈死婦劉伏姑屍罵不絕而死狀元張棟妻王遇害赴井死姑哭之慟隨俱死宗王黑間女遇難自縊死進士安志道妻劉罵賊斷舌死大都陷詳定使程徐妻金抱子女沒井死有趙媼者與其婦溫高徐謀決死趙自經諸婦四人諸孫男女六人衆妾三人各並死徐孫妻岳及母王二女一子赴火死永平王宗仁

諍妻攜一女赴水死賊陷太原行省參政王時妻安與  
妾李赴井死太原人王履謙妻齊與一妻二女二孫女  
避亂岩谷中賊至投崖死大寧陷帥鐵木兒不花之妻  
也先忽都與妻玉蓮罵賊死賊犯陵州州人呂彥能集  
家人謀所如往有姊發居泣曰吾罷夫二十年又不幸  
無子今往何之吾死已天出赴井死妻劉曰妾為君家  
婦二十八年茲不幸亂離若可往妾不負君無往矣亦  
死二女二孫女及子婦王皆從死盜寇濟南濟南劉公  
翼妻蕭解條自經死趙洗妻許氏集賢大學士有壬之  
從兄女也紅巾陷遼陽洙為儒學提舉避亂匿資善寺  
以叱賊死許未之知也賊耳言誘之不可刃劫之不可  
已知其夫死什地哭罵曰吾母死于賊吾女兄亦死賊  
今吾夫又死焉吾得報汝當醢汝忍從汝乎罵不絕口  
死至元中渤海劉平者戍東陽攜家行至沙河夜車宿  
河傍有虎至銜平去妻胡亟起追及之持虎足呼車中  
兒急取刀殺虎虎死扶平還至車死至大中建德王女  
父出耘遇豹豹搏之女聞父號呼聲走趨救以父所耘  
鋤擊豹腦殺之父得生餘杭姚女虎啣母女逐驅之竟  
全母建寧方寧妻官夫為虎所得奮擊虎全夫骸而歸  
俱得旌當元時夫亡守志貞白不改適得旌者燕人張

買奴妻王馮翊王義妻盧雒陽劉澤妻解樂平楊三妻  
張其夫死從死者趙四李君進妻王湖州同耶律忽都  
知不花妻移刺氏大寧爾妻趙濱州也高妻李汴人孟  
志剛妻朱鈞州曹德妻侯雷州朱克彬妻周無慮百十  
人其夫沒守志養舅姑盡孝終哭喪事盡禮者翼人宋  
仲榮妻梁懷人孟妻何新建鄭妻丁渤海李妻劉氏之  
倫史具有傳嗚呼胡元以此狄主中國民藝大泯亂而  
史紀節行特著胡俗子收父妾弟于兄妻不惡脫脫尼  
雅吉刺氏字世安妻王只魯花真妻蒙古其以死自全  
謂貞不性生哉 論曰予述列女傳蓋屢廢書流涕焉  
傳自劉中壘由有周而來迄近代由卿大夫內子邦君  
室逮匹婦庶女由正史所紀載旁及于百子集略具壹  
考衷於有道仁人而上下數千百年若此其寥寡也詎  
無關文能無逸事吁噫夫人耳目之所際者恒狹而幽  
隱莫耀者無盡也可不哀與抑聞之君子修於昭昭者  
人得而知之而書之脩於冥冥者鬼神得而知之而贊  
之彼其操行皦然不欺其志意將天神天明鑒焉書不  
書何有嗚呼可自信也矣

由史上編卷之八十

盱郡鄧元錫纂著

物性志

南豐後學曾懋爵校

自乾坤以一氣兩體四序五運命之性而有萬之物生焉物生芸芸得氣以形各正性命可象可名莫不各一物兩體四德五官具體而凝成故物之含靈者時息含生者恃液恃息者本乎天者也以呼吸為出入而有聚必散神去則機息恃液者本乎地者也以升降為顯藏而有榮必枯本瘁則枝彫本天乎神臟形腑經脈孫絡各其會處有秩有由而含靈者壹不能自知本地矣猗儺無知矣而根莖華實枝葉對生自下載上有沛沛一本其生之類也斯誰為為之也胎生乎精構合而胎凝胎縕腎精腦髓以生臟腑以成骨幹而脈營筋剛而肉柔百體具而胎乃反主既生而乳汁流飲之油油穀氣滋之血氣乃行夫母也能內任畜之已爾嫗乳之已爾腹之顧傷之已爾初無知無為也卵生乎如彈一丸天體內全清陽濁陰白外黃中雌伏之隨陽光而轉在嫗煥溫溫無何毛羽形體具而子生焉子生而神智全昭昭乎一曲水生者能水陸生者食陸草木生者茹草若木而足也又何知何為也樹藝以樹乎穀有粒而藝穀以粒木有實而樹木以實粒種而後為是穀實樹而

復生是木枝葉華幹性味香色無變滋瀆也又何可知何得為也故通大下一氣焉已爾一氣生生焉一氣者二體者也厥陰肅肅厥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本天者天為之生本地者地為之成混合而凝二氣動盪鼓之以雷霆是鼓孰鼓潤之以風雨是潤孰潤日月引繩於上而寒暑應候於下是行孰行若或使之若或為之莫見其形莫與其能而六合之間洪纖高下之男之女焉性始且成也之男孰生乾為之生之女孰成坤為之成氣各有稟形顯以成分陰分陽為其情乾始畢始匪男伊始厥知大始坤成畢成匪女獨成物作之成有專氣有專能陽主陰輔為其情消息盈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始有所乎萌終有所乎歸始給相反乎無端而莫得其所為何始非始是始孰始令如而人者物藝而始之待之始者無已歟乎為之始者不甚費乎而乾之知大始者易也天神天明大德嘉生風雨露雷勃益克盈一氣中噓畢茅斯萌譬之簧一鼓而萬響隨和參難也何成非成是成就成今如而人者物刻而雕之待之成者不已繁乎作之成者不已病乎而坤之作成物者簡也地載神氣翕張奮興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寂無所造物自造南條成

譬之治一鼓而萬型成奚煩也嘗壹觀大化乎雷一震而嘉生澤澤啓蟄趨趨一藏而畢坯戶歸宅也風一條雨一潤而陵若載榮一烈以淒而萬竅怒號萬有毀折也日北近極而暑節豐斗見而神農咸昌南遠極寒而物收歛成嗇也近取之日方旦而天下有目者與華蓓而俱張日既夕而天下有目者與群動而俱合以寂也其知何易其能何簡其爲物不二而其物生者不測也蓋一而神矣不測者神神爲無方不二者易其生者其無體者也故萬象一象也萬形一形也既生且形并井綸綸大塗小石蒼筤翟韋馬牛羊雞雉狗鼠各有物有則有宜有類也此物之精也命之性也川流孰化天地之所以爲大也爰厥有初造化始端萬彙紛綸民生其間如標枝然木石與俱鹿豕與群而誰與自珍故曰盈天地之間惟萬物也者盈也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蒙者曹也物之稱也物稱不可以不養故需于飲食而得養以生聖人者作教之鮮食教之粒食教之佃漁以食火化以食命之曰包羲包羲者庖犧也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而天爛然文俯觀法於地而地秩其理中觀於鳥獸之文下觀於五土之宜而文理一也天地也近取諸身而人一天也遠取諸物而物一人也

以六通四闢於天地之撰神明之德渙然於理性命之大原而河中有龍馬背負天地五十有五之圖啟呈焉於是始作八卦以通其德類其情而天地萬物之撰畢綸綸樂樂於其中故乾健坤順震動巽入坎陷離麗止兌說而天下之性情盡於此乾天行坤地勢震洊雷其隨風水洊至明兩作兼山艮麗渚兌而天下之大象盡於此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而天下遠求近取之物又畢盡於此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像天下之物而天下之物畢於此乎像也故易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有萬形氣之像也窮理盡性主命之總也當是之時有龍瑞而以龍紀官龍鱗蟲之長羽毛鱗介之所宗也逮于黃帝順天地之紀以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即用水火財賄正百物之名而命之由是風雨時若人無疵癘虎豹不妄噬鷙鳥不妄搏有草生于庭倭人入則指之命之曰屈軼鳳凰巢于阿閣麒麟遊于苑囿麟木精麟仁獸鳳火精鳳神鳥也於是帝使伶倫者制十二箏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因之造十二律而黃鍾之宮爲律本少皞氏設鳳鳥氏之官爲歷正以司

天玄鳥氏司分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故司分伯  
趙氏司至伯趙鵬也以夏至鳴冬至止故司至青氏  
司啓青鳥倉庚也以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啓丹鳥氏司  
閉丹鳥鷺雉也以立秋來立春去故司閉祝鳩氏司徒  
睢鳩氏司馬鳩鳩氏司空爽鳩氏司寇鷓鴣氏司事五  
鳩鳩氏者也官具以鳥名重鳥也唐堯之盛命羲仲宅  
暘谷殷春命羲叔宅南交正夏命和仲宅昧谷殷秋命  
和叔宅幽都正冬曆象日月星辰平秩東作南訛西成  
易朔而於鳥獸之孽尾希草毛毳毼毛畢具察以敬授  
人時已舉舜而敷治焉舜命禹治水禹敷土冀高山大  
川刊滌封濬四隩宅而地平天成冀土曰壤充桑土既  
蠶是降丘宅土青土曰墳海濱廣斥徐土赤埴墳草木  
漸包揚土塗泥草天木喬荆雲土夢作又豫土惟壤厥  
下土墳壚梁土青黎雍土黃壤田上上一主於敷土敷  
土治土也土平乃坤中乃平陰陽和焉風雨交焉百穀  
草木生焉興焉故敷土也方禹南濟江時有黃龍來負  
舟舟傾仄舟中人皆懼與仰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  
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懼視龍猶蟬蛻龍像首  
低尾而逝天乃錫禹神龜負一至九之數列之背於  
洛水出焉所謂洛書也禹感而敘九疇九疇者九類也

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是九類也當  
是時禹身治水益掌火后稷播有相之道誕降嘉種稷  
稷稷芑荏菹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寰實實秀實堅  
實好實穎實栗而人民從育焉命益作虞以若予上下  
草木鳥獸朱虎能羆以能擾服是獸得名也則命之佐  
焉虞山澤之官主鳥獸若之者順之也曰予上下草木  
鳥獸冥上下草木鳥獸爲一體也迨於九功叙九敘歌  
命夔象鳳聲作簡韶箭韶九成而鳥獸跄跄鳳凰來儀  
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則太和之德播於率土感靈動  
之盡也比舜禪禹禹請枚卜以從帝以昆命元龜龜筮  
協從信焉著龜神物紹天靈取衷焉爾也禹既受命實  
以侍若天得天統孔子所稱夏時者也其小正書於鴈  
雉鳥鼠鷹鴈柳杏桃李緹縞之物咸察施時若之政故  
德格于皇天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罔不寧暨鳥獸魚  
鼈咸若又收九牧所貢之金鑄爲九鼎象九州山澤之  
百物而物爲之備使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而作時  
訓貽後嗣以禽荒爲大戒其後太康以逸豫滅德敗遊  
無度十旬弗反焉有窮后羿所距遂以失國而羿恃其  
射也棄民事不修而好畋寒浞者伯明氏之謏子弟也  
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淫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化

壯獸不得安其處德用大機羿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死于窮門泥因羿室生澆及豷凶德不厭爲夏后帝少康所誅夏德既衰湯懋厥德以時畋有司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降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入吾網湯咨嗟而嘆之曰唯然物盡矣乃解其三面獨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被及於禽獸從而歸者數十國其後造攻牧宮載自毫表正萬邦惟禹之舊服是續以克受夏命迨天不饗殷虞鹿在牧蜚鴻滿野受爲酒池肉林爲沛澤汗池居禽獸爲長夜之飲而商亡蓋天命之不僭如此周起西羌古公亶父居豳爲大戎所逼不可居于岐下胥宇焉其詩曰周原膴膴其甘如飴言地肥美雖董烈蔡茶苦菜亦甘如飴然可宅也於是乎疆理宣厥啓闢其荒穢而都焉皇矣美之其詩曰作之屏之其苗其翳脩之乎之其灌其柵啓之辟之其櫜其楮櫜之剔之其櫜其柵木立死曰菑自蔽焉翳作梓者屏去之也叢生曰灌衛生曰柵脩平者治之使疎密得宜也櫜河柳柵櫜也啓辟言芟除槃山桑與柘皆美材可爲干幹櫜之翦去其繁冗也始屏除已死之菑翳次平治龐雜之灌

樹又及於櫜櫜之小材槃柘之良木皆啓而辟之櫜而剔焉以至於柞械拔行道兌昆夷遠遜而王迹肇基其詩曰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王王季蓋其盛也於是天眷西顧曰此爾宅而太王之季子歷其勤王家生子昌有聖德格天爲文王文王小心翼翼以昭事上帝帝集厥命爰作之合洽陽渭浹倪天妹而大妣配焉美德義以廣宣內教關雎葛覃卷耳作焉其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哀窈窕思賢淑樂得之以配君子故以關雎興雎鳩王雎也雎而有別生有定偶而不亂偶常並遊而不狎故以比其曰參差荇菜左右流之采之芣之言順流而取之又取而擇之已熟而薦之薦婦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其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黃鳥黃鸝也春和鳴而葛生追思之故以興其二章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漉爲絺爲綌服之無斁葛成莫莫矣旣成而刈之又漉而煮之苦功而絺成沽功而綌成親執其勞服之汗之澣之無數焉勤女功也卷耳后妃之志也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傷馬虺隤傷馬玄黃傷馬瘠僕痛即采采卷耳頃筐不盈馬思念深矣於是乎業隆於宗周而化起於閨門

其內政貫魚以宮人寵無嫉妬之心而子孫衆多膠木  
感焉螽斯頌焉麟趾應焉木下曲曰樛木樛而葛藟繫  
之荒之縈之以爲逮下比宜福也螽斯一生而九十九  
子以爲子孫衆多比福也麟之趾不妄解角端有肉不  
妄觸其定闕有昭不妄闕以爲公子信厚比福之福也  
其召南首鵲巢采蘋采蘋鵲巢夫人之德也采蘋樂不  
失職也采蘋其化也其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  
于歸百兩御之鵲性彊而不淫知風之自而作巢鳩鳩  
不自爲巢於鵲巢居之以乳子朝自上而下暮自下而  
上有均一之德故以國君積行累功致爵位爲鵲比夫  
人起家有一德來居之爲鳩鳩比詩曰于以采蘋于沼  
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箋曰薦蘋菹也夫人執蘋豆  
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故以爲不失職又詩曰  
于以采蘋南澗之瀕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蘋之言賓也  
藻之言滌也婦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焉二章曰于以  
采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  
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蘋藻薄物也澗潦汙地也筐筥  
錡釜陋器也季女卿大夫內子少女也乃煩而不厭久  
不懈循其序而有常積其敬而益厚美以爲有齋敬  
之心焉是夫人之化也於是乎小星感之何彼穠矣駟

虞應焉其詩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離王姬之  
車其二章曰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穠盛貌華莫穠於桃李亦莫穠於郁李故以比夫王姬  
下嫁車服不繫其夫下土后一等貴重矣而終執婦道  
成肅離之德肅肅敬也雖離和也能敬以和於何不行  
故先王往矣麟定之公子何穠之王姬猶之振振焉猶  
之肅離焉是文王之化也駟虞化成也南國純被文王  
之化人倫正朝廷治仁及於庶類草木茂盛禽獸繁殖  
葭茁於下蓬生於上犯獲於前縱殪於後故歎之言一  
發而五者天子以備官爲節王所向一發而中臣下從  
之五犯皆中故以爲備官記稱大順四靈爲畜風首二  
南麟趾駟虞終焉太和洽矣故麟趾爲闕離之應駟虞  
爲鵲巢之應迨于文王之末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德化  
大行於是乎作靈臺靈囿靈沼以育物作辟離以宣化  
其詩曰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  
靈沼於羽魚躍慶北鹿伏言安其處不驚也濯濯肥澤  
貌駟駟潔白貌於歎辭羽滿也言王道行於囿行於沼  
物各得所太和洽而教化可興辟離成焉其後成王之  
世周公成文武之德作周禮以六官經官而覆載生成  
之德各正具備其天官冢宰以九職任萬民曰三農生

九穀三農原隰及平土各有農任地九穀黍稷稻粱麻  
麥菽苽蕡也曰園圃毓草木園圃樊圃爲圃草木茱茹  
果蓏也曰虞衡作山澤之材虞衡山澤官曰教牧養蕃  
鳥獸教牧善水草地也此其凡也其地官司徒以土會  
之漢班五土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  
宜阜物毛物狐貉屬阜物柞栗屬穀堅固者二曰川澤  
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珍鱗物魚屬膏物藥物也  
蓮芡屬有藥甲者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  
穀物羽物翟雉屬核物李梅屬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  
物其植物宜莢物介物龜屬莢物棘屬五曰原隰其  
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無羽毛鱗介曰保叢物  
叢生之物也於是以上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  
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  
任土事而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以樹藝作村阜  
蕃焉其屬曰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之共祭祀之牲牷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政令問師任農以耕事貢九  
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飾材事貢器物任牧以  
畜事貢鳥獸任衡以山事貢山物任虞以澤事貢澤物  
所謂職也又爲之禁門民無職事者出夫布庶民不畜  
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椹不蠶者不帛不

績者不衰以趣民於職事其山虞掌山林之政今物爲  
之蕃界曰屬部分其七之人民守焉設禁令禁之仲冬  
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各  
以其時斬之則堅濡調今萬民時斬材非時而竊才者  
有誅林衡掌林麓之禁今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  
之川衡掌巡川衡之禁命平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  
澤虞掌國澤之政今爲之原禁使其地之人守焉大田  
獵則虞衡各萊其田之野以屬禽而諸角齒羽葛炭茶  
畢設官其圉人又掌園遊之獸牧百獸祭祀絜純賓客  
共其生獸死獸之物獸不可家畜獵不可非時於國焉  
由史上海 訓令 伍月初書錄  
養之共之其備也夫乃夏官之屬職方氏掌天下之地  
圖辨其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乃辨九州之國高山曰鎮大川百十里潏潏曰澤澤旁  
沮洳宜草木曰藪水行曰川水瀦之資灌溉曰浸皆主  
於阜六畜藝五穀繁鳥獸同其貫利焉九州惟豫并首  
宜六穰六畜具也穀宜五種五穀具也隊利漆絲枲并  
利布帛荆揚畜宜鳥獸穀宜稻同而揚金錫竹箭荆丹  
銀齒革其利也青州畜宜雞狗穀宜稻麥充畜宜六穰  
穀宜四種利皆蒲魚雍畜宜牛馬穀宜黍稷其利玉石  
幽畜宜四穰穀宜三種其利魚鹽其畜宜牛羊穀宜黍

穆其利松栢州各以其所有為貢其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主於為田除害其記曰古者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傍車止則百姓田獵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其於馬尤重校人掌王馬之政頒良馬而養乘之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掌駕說之頒巫馬掌養疾馬而來治之牧師掌牧地皆有屬禁伯史二篇 禮卷之八 上 四 月 廿 五 日 亥 時

而頒之孟春焚牧中畝通淫庾人時飼秣以阜馬節駕乘以佚特馬三歲乘習之曰教駢二歲蹄齧繫治之曰攻駒圉師春除薜蠹廐冬寒藉馬以薜春溫隰除之殺牲繫之坊疫也春草長始牧夏熟為廐以庇馬清之曰序馬冬馬成獻焉其芻牧圉人掌之其大者具軍制中其春官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則又其本也於是乎經制大備而睦頌聲興表先世房中樂關雎葛覃卷耳為風始曰二南用之朝廷邦國以移風而王朝賓師友燕兄弟合

群下勞使臣各次其燕饗樂歌曰小雅而小雅首鹿鳴鹿鳴燕師友也鹿群聚則分背而食得美草欲食則鳴相召呦呦然思食於中也故以興常棣燕兄弟也其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常棣棣也鄂萼通言花萼之光明韡韡然花於萼附喻兄弟一體也其三章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脊令離渠也水鳥在原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首尾相應兄弟一體其急難之相應似之感之也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其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鳥求友聲人求友生斯物感良能神理之自然不感神也哉故歌以暢之當是之時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於是乎萬物咸多能備禮可告功神明而魚麗詠焉由庚崇丘由儀笙焉其詩曰魚麗于罍鰭鱉魚麗于罍鰭鱉于罍鰭鱉蓋鮮黃魴音鱸玄鰭白鰭赤也鰭鱉小魴鱸中鰭鯉大也又鰭長魴方鱸圓也又鰭鯉一偃一俯鰭魴鯉性浮鰭鱸性沉也夫鰭鰭婦之笱耳其用功最寡而魚自至取之而魚沉浮小大美惡與形色之異畢具有而物之衆多可知也其詩曰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

旨矣維其借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多患其不嘉奇患其不備有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備有而能時故全也其笙詩有聲無詞乃其義序具之曰由庚樂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樂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樂萬物之生各得宜也而南山有臺之詩樂得賢之盛舉南山之有臺有桑有杞有栲有枸北山之有萊有楊有李有杞有桡興焉言無不具有與魚麗同義其會朝有樂其祭訖受釐陳戒亦有樂上原天命下陳祖德以格王正事曰大雅及化之成行葦賦焉鳧鷖應焉鴛鴦思焉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夫蕭詩集上編 卷之八十 十五 四月初 蕭蕭醜芳也至微末而勿之踐履者以方甲而苞方盛象而體葉方生柔澤泥泥然何忍躡也故勿之有傷焉不仁及草木乎故以為厚之至也首章兄弟第三章燕饗四章賓射燕射故以為養老乞言鳧鷖守成也太平君子持盈守成而神祇祖考安樂之涇大川沙水旁渚汜也水中高地水會曰涇山當水路絕水勢如門曰壺壺水鳥善沒鷖鷖也善浮其滅沒不可羈不妄飛集今自涇而泌沙而渚渚而潒潒而疊流益狹勢益高而鳧鷖在焉其安而樂之故以為神祇祖考安樂之比詩曰鳧鷖在飛舉之羅之言于飛則不飛不舉羅也二章曰鳧鷖在

梁哉其左翼言捷其鳴於左以右翼掩之而宿安之矣則不掩群不射宿不乘其不備也故以為交萬物有道當是之時百姓太和萬物咸若召康公從成王游於卷阿之上王樂之作歌公序繼歌而鳳凰適至故其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奉養蕃離離嘴嘴鳳非梧桐不棲蕃蕃華萼盛也離離嘴嘴和也嗚呼虞歌敷天周雅雅性虞歌喜起周詠詠多士虞鳳凰來儀周鳳凰離嘴嘴故泰和在皇虞成周宇宙間也而王業本於農周自始祖后稷以農官服事虞夏至不虛失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公劉遷豳務農重穀修后稷之教幽不化之思敬篤淳於隆古未遠故俗莫美於豳周公作豳七月訓王以王業之艱難其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三之日建寅月于耜夏小正正月農緯厥耒是也四之日建卯月舉趾言民畢出舍于田舉趾而事耕田畯田官餉田曰饁言同婦子者少者畢出于田老者率婦子往餉之而治田早用力齊可知也故田官至而喜焉又曰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穰音六禾麻叔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場圃築場于圃也春夏物生則治場為圃種菜茹秋成矣則築圃為場舉禾稼納焉

露積之禾稼穀連藁結之名先總藁結而納之防霖雨  
妨穫後去藁結而收之俾穀不濕腐穫道然也先種後  
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穆將言稼同先自八穀檢校之其  
幽雅甫田則上樂田畯息民之樂下歌大田報焉以燕  
饗隸小雅其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  
農人自古有年倬明大貌甫大也美也十千謂一成田  
上地之穀入陳舊粟也言幽公歲取萬畝之入爲公賦  
儲蓄之及積久有餘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焉  
補助蓋自昔有年故陳陳相因如此又曰今適南畝或  
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耘除草耔壅本  
也居稷之漢一畝三畝廣尺深尺而播種於其中苗葉  
以上耨穰草因隤其上附苗根穰盡草平則根深而能  
風與旱薿薿茂盛貌髦士農氏之秀爲士者言昔既有  
年今適南畝農人方耘方耔黍稷又已茂盛是將復有  
年故進髦士而勞之勞之者勸之也又詩曰曾孫來止  
以其婦子饁音音彼南畝山峻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  
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目幽公  
來止親徇畝畝勸耕也掠取曰攘不曰取曰攘者以田  
官而下取田夫之食嘗之其必畏惡而不敢獻矣故攘  
之攘左右不一攘攘而嘗嘗否不一嘗見喜之甚取之

疾上下相親之甚也幽俗莫美於饁幽風匪三舉之當  
是之時禾既易治易治且竟畝如一當終善且多不怒  
言喜克敏勞其敏有功勸之也末章稼如茨梁矣吏如  
坻京矣求千斯倉求萬斯倉往所儲者倉所載者箱不  
給矣是君上之慶也而幽公不自有也曰農夫之慶蜡  
而思之析田祖報介福焉於戲風稱滌場用酒羔羊曰  
躋公堂萬壽無疆雅稱納稼黍稷稻粱曰農夫慶萬壽  
無疆蓋上下交相親一體而交相祝一詞也楚茨信南  
山善矣郁郁乎文甫田大田則忠之屬也善之善者也  
其大田曰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  
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時若種言擇種戒言  
豫事月令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  
是也至孟春土長冒櫛陳根可拔用覃然之利耜從耕  
之而穀生生盡條直且茂大其力耕其若曾孫也民則  
何心以君之心爲心大順也夫又詩曰既方既皂既堅  
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蠹賊音音害我田穉田穉  
有神秉畀炎火方謂享甲成實曰阜實堅曰堅碩美曰  
好稂童梁莠似苗草方阜堅好而無稂莠非擇種善人  
力專陰陽和風雨時不能乃蟲災禾穉者非人力所及  
祈田祖付炎火燔焉其於田其無遺心力也夫又詩曰

有淪淪淪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  
此有不斂穉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雲始興  
日淪淪淪淪鬱鬱祁祁徐也雲欲盛威則多雨雨欲徐  
徐則入土穉束乘把滯遺秉也不盡取舉以與矜寡其  
馬嗚呼天澤先之公也不必先已地利公於物也不必  
在已斯天下為公哉非甚盛德其孰能與於此其曲頌  
載芟春籍田祁社稷樂良耜秋報樂也以祭報隸頌其  
詩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  
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嗷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  
有畧其耜倣戰南畝播厥百穀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王  
家長伯長子亞仲叔旅子弟也疆有餘力者禮以疆予  
任民以左右之者其轉移執事者也言耕疾力趣時又  
詩曰芟芟良耜倣戰南畝播厥百穀實由斯活或來瞻  
女載筐及筥其饁伊黍其粒伊紉其縛斯趙以薅茶麥  
茶麥朽止黍稷茂止言耘疾力也又詩曰實由斯活驛  
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由綿綿其鹿實謂種子由舍  
活生也驛驛生不絕貌達出土如射也苗厭然特出曰  
傑綿綿詳密庶耘也言耕耘其力而苗盛於是收穫之  
而穡事成焉百禮洽焉其詩曰穫之桎桎積之栗栗其  
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美有

年也又詩曰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禘為酒焉  
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必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  
胡考之寧黍稷之芬曰鈔椒况鈔香烈也胡考曰神黍  
稷國大寶故鈔之香曰邦家之光亦神大賜故椒之馨  
曰胡考之寧蓋教民美報焉載芟曰匪且有且匪今斯  
今振古如斯良耜曰殺時犂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  
古之人且此振自似續嗣續也言今是之祈也匪今過  
然振古已然以有且有今也神其許我乎今是之報也  
匪今始然古之人實然今以似以續也神其予我乎故  
風雅頌具主曲曲具主重農於戲是化成之本也天道  
也周之盛德也周衰而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背叛  
而民殘厲王好利滋虐失國流于錡宣王慎微盡下內  
脩外攘盡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役會諸侯于  
東都具詩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攻堅同齊龐龐威貌又詩曰駕彼四牡四牡奔奔赤  
金馬會同有繹言會朝盛也又詩曰四黃既駕兩騂不  
倚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四黃龍馬純也禮周人黃馬蕃  
鬣言吉事所尚不倚言稱不失馳美御如破美射善之  
也非善之善也又詩曰蕭蕭馬鳴聞無聞也悠悠旆旌  
見無見也流示諸禽艷諸利而徒御曾不驚也三驅獲

前禽畢舉以公諸衆而大庖曾不盈也是之子之于征  
也有聞而無聲也靜一之至也允矣君子展也其大成  
也善之善者也賢者識其大美焉不賢者識其小賦吉  
月其詩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  
彼大阜從其群醜伯馬祖田而禱之又詩曰瞻彼中原  
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發  
彼小狔殪此大兕則畢自盡以奉其上也王始卽位悼  
牧人失職興復之其後牧事成而牛羊衆多其詩曰誰  
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三百維群  
在羣者不可數也黃牛黑唇曰犉九十其犉非犉者尚  
出史上編 卷之八十 二一 五月廿三日  
多也蓋言富也曰爾羊來斯其角濺濺羊狼而善觸濺  
濺和不觸也曰爾牛來思其耳濕濕牛病則耳燥濕濕  
潤不病也曰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言降阿飲  
泉寢息訛動具得所性也曰爾牧來思何筴何笠或負  
其餼言牧人持雨具齋餼糧從之順其性也曰三十維  
物爾牲則具物色也齊其色而別之爲物三十則色無  
不備而用無不周也曰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  
矜兢兢強貌騫崩羣斃也六畜死皆敗羣羊爲甚故不  
騫明美焉曰廐之以肱畢來既升言羊馴擾從人意不  
假鞭策獨以肱麾之使來則畢來升則既升也其後王

經安富而德急白駒作而賢隱黃鳥賦而民哀河水飛  
隼賦而讒興鶴鳴規焉而曾莫念聞也故功潰於有成  
而雅道窮至于幽王嬖褒姒任人婦無公事休其蠶  
織人有土田而有之有人民而奪之詩人刺焉曰天降  
畀亂滅我立王降此蠹賊稼穡卒痒當是之時政煩賦  
亂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詩人以古務農重穀  
燕饗惠下之道風焉其詩曰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  
何爲我藝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若曰夫斯楚楚者  
茨也棘也薄言抽之荒久矣是我嘗藝黍若稷者也黍  
與與而稷翼翼者也倉盈庾億於是乎出饗祀安侑於  
是乎生皇饗報慶於是乎在乃今楚茨若斯哉蓋傷之  
也當是之時王沉湎于酒而萬物失性詩人思前王時  
在鎬飲酒樂豈之盛咸焉其詩曰魚在在藻有頍其首  
魚在在藻有華其尾言王者德至淵泉則藻茂而魚肥  
故以魚大頍首若長華尾爲得其性其末章曰魚在在  
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言魚據於藻依於蒲  
樂於藻安於蒲王者俯身以順萬物魚之所樂王亦樂  
焉魚之所安王亦安焉追賦之傷時之失其性也瓠葉  
傷棄禮也兎首斯酢不以燕而燕餐亡若華傷時艱也  
其詩曰牂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牂羊

牡羊墳首大首也羊瘠則首大鬣無魚則水靜三星在  
馬云苟得食而足可冀飽哉而百物彫耗可知也至何  
草不黃何人不將何人不競則視人如草芥然用之禽  
獸之不如故其詩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  
夕不暇又詩曰有芄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  
道又曰哀我征夫獨為匪人此何人哉由庚崇丘物由  
道而各得其極又何世也噫吁嗟傷哉曰知我如此不  
如無生民不樂生王誰與久有此矣故雅音殫而周東  
迨於春秋列國力政人民愁苦物用彫耗免爰歎其百  
惟谷雅悲其嘆乾而衛懿公至以好鶴亡其國國處于  
漕齊桓城楚立而封衛文公徙焉台建國而得其時制  
衛人美之定之方中作焉其詩曰樹之榛栗倚桐梓柰  
爰伐琴瑟言初作室時宮中所樹六木皆以備異時禮  
樂之用其早計如此又曰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  
駕稅于桑土言春時雨既降農桑務急命主駕者侵星  
而往勸勞之其勤儉如此其早計也其儉勤也其懼思  
也其塞淵也故以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終焉  
騶牝多而畜富左傳所謂季年羣車三百乘是已當是  
之時魯僖公亦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  
農重穀牧于坰而富魯人尊之季文子請命于周史克

頌馬其首章曰駟駒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  
皇有騶有黃其二章曰有騶有駟有駟有駟三章曰有  
騶有駟有騶有騶四章曰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騶  
腹幹肥張貌騶馬白跨曰騶黃白曰皇純黑曰騶黃騶  
曰黃蒼白雜曰騶黃白雜曰駟赤身黑鬣曰騶黑身白  
鬣曰雜陰白雜曰駟形白雜曰駟毫在肝而白曰騶二  
目白如魚曰魚魚今環眼馬馬之最下者蓋具夫騶黃  
之純色侵至於騶駟之間色以及於騶駟之不純騶魚  
之下材猶兼養焉美無不具也而歸之思無疆無期無  
數無邪焉心官思思無疆無期無數無邪斯察則也明  
而處物也審而馬斯臧斯才斯作斯徂焉善頌也夫先  
師孔子祖述憲章持載覆轡於川流敦化之德合而賦  
不得位沮焉而不施其畜何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  
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  
於其封也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其為養與祭不得已  
而釣弋則釣而不網弋不射宿詩詠黃鳥止于丘隅歎  
之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見山梁雌雉  
色舉翔集又歎之曰時哉時哉美雉之得其性也子路  
共之為三嗅而作嗚呼聖人在上蠕動獲咸若焉聖人

在下狗馬被蓋惟鳥使之必親之仁之周也鈞取自至  
不絕流而網弋取中飛不乘宿而射義之盡也止樂其  
得止時樂其得時仁智一體之盡也措諸用則魯其東  
周而歷聘莫遇以卒老於行也歎之曰鳳鳥不至河不  
出圖吾已矣夫傷明王不作聖王之瑞不復見而身之  
既老也因魯史以作春秋文成而麟至叔孫氏之車士  
曰子鉏商新於野獲焉荷以歸叔孫氏見麇而一角也  
以爲不祥棄之郊有以告者曰麇一角何也仲尼亟就  
觀之曰麟也反袂拭面涕沾襟曰吾道窮矣乃歌曰唐  
虞之世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重  
傷王瑞至而見獲也故絕筆於獲麟自是聖王不作諸  
侯放恣糜爛其民而用之獨孟軻氏申明王之制欲制  
之田里教之樹畜家五母雞二母彘俾老者毋失肉數  
毋不入澇池斧斤時入山林俾魚鼈材木不勝用而百  
畝之田勿奪其時俾民以無飢井井矣而世莫之用呂  
不韋相秦集賓客作呂覽具古時訓之文先王對時育  
物之政可施用而始皇惡之廢徙死於蜀始皇自以用  
水德王務刻深毋仁恩棄月今不用也浮江至湘山逢  
大風使刑徒伐湘山樹楮其山又墮山堙谷爲直道作  
阿房宮驪山發北山石爲柳寫蜀地材輸之入海求仙

藥者還言爲大蛟魚所苦則射蛟夢與海神戰不勝今  
入海者齋捕大魚具以往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  
物莫得其命矣驚恐矣迨于後世山林川澤虞衡繁毓  
長養之政不復見其設官獨主於利征漢文皇帝之世  
務農重穀躬耕籍爲天下先春和賑貸詔念草木群生  
皆有以自樂而黃龍見成紀海內丞丞富焉漢武興師  
百萬歷年三紀以爭於不毛民困敝物彫耗而獲一角  
獸以燎命之曰麟改元曰元狩以自裒宣帝加意民治  
重循吏民安其田里亡歎息愁怨之心而哀夏桀桀探  
殼弋射飛鳥畢有禁鳳凰黃龍見焉因用改元然相霸  
大計吏治之日京兆尹敞舍有鸛雀飛止丞相府議上  
奏天報神雀會知從敞舍來乃止則所謂五鳳神雀亦  
何可盡信也章帝之世平徭薄賦深元元之愛者胎養  
之今蕃輔克諧羣后德讓郡國所上符瑞合圖書文者  
以百千數詔鳳凰黃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亦其幾  
哉後益稀濶遼絕乃魏晉匈奴漢若五代之季龍見于  
井鳳或數集多者九雛至或以蒼麟駕車則皆用鱗介  
羽毛之孽爲上瑞而不由其本也孔子曰龍以爲畜故  
魚鮪不淦鳳以爲畜故鳥不獮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  
以爲畜故人情不失王者好壞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竭

水搏魚則蛟龍不出剖胎殺夭則麒麟不來填路塞谷則神龜不出動不以道靜不以理則妖孽數起風雨不時暴風水旱並興人民夭死五穀不滋六畜不蕃韓子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楊子曰龍以不見為神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於天不潛於淵而或見於井中是失職也鳳以覽德輝而下為瑞而出於庸君謬政危亡大亂之際亦焉在其為瑞也文中子推言之曰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五典教五禮庸五服章五刑措恩被於動植鳥鵲之巢可以俯而窺也故四靈臻焉楊子傷之曰螭虎桓桓鷹隼振振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言致之非其道也在後之儒乃至以詩書禮易春秋所稱焉非瑞以其所見者惑其所不見者於夏蟲何異則四靈為畜雖皆來儀之盛古何稱焉禮中庸篇者窮理盡性至於命之括也其言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替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夫性者生之質也物不各有性乎性不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乎不飛走潛躍大喬洪纖異體乎斯於何量之

曰是性之命也君子不謂性也乃中庸之篇首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天命者性性者也不二不測者也萬物之一原也率性者率天命之性為性並生並育而不害不悖者也萬物之彞則也脩道者本天之命因物之性生之育之持載而覆燾之使自得之者也可以為天地人物極曰教也故盡性者至命者也教之所以立也學者得以學而至之故曰教言貴教也其言曰今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大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牛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龜鼃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蓋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不自生其生物也以地地不自生其生物也以山川山以作之川以止之土中以播之是天地之大德也性之命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又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語天命也其引詩焉飛戾天魚躍于淵以為君子之道之所察語率性也又從而歎之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誦修進

之教也又曰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  
盡性者本中和以位育以高明覆物以博厚載物以悠  
久成物由肫肫淵淵以持載覆熏物至德也夫故不能  
盡其性而云能盡人物之性者未矣不能盡人物之性  
而云能盡其性者亦非所聞也禮家記孔子若曾子下  
命之性器具其記孔子時曾子之言曰本命令性之  
命形於一之謂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之謂性於道之謂  
性之謂死故公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其必  
有終矣此性之命也其記子夏之問孔子曰商聞太易  
之生人者禽獸昆蟲也或奇或偶或飛或行各有以生  
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三三  
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生日數十故入十月而生八九  
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十有一辰十月而生八  
馬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十有一辰十月而生八  
而生九五十四四時主時主承故承四月而生五九  
月而生五九  
四十五五主音音主後故後五月而生四九三三六  
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一十七七主星星主  
月而化也其餘則各從其類矣鳥為卵生主于陰而鳥  
不陽魚遊于水鳥飛于雲故冬雀入大水為雉也雉食  
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蟬游不飲不食介鱗夏食冬蟄食  
春者入窠而卵生咀噉者九竅而胎生四足無羽無翼  
戴角者上齒無角者無齒而胎生四足無羽無翼  
其類也盡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故至陰主北至陽主  
其類也盡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故至陰主北至陽主  
是也此命之性也子夏又問曰商聞山書曰東西為緯  
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利丘陵為財谷為馬牛  
蛤龜珠玉為寶是故食水者華而能寒食土者肥而  
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哺食草者善走而食食者  
者有絲而蟻食肉者勇而悍食穀者智而巧食氣  
道靜明而壽此乾坤之性而不害其所主之謂仁若  
聖子退子貢進曰商之言微則微矣然人治世非  
待之也孔子曰然然各有其知能故本令篇幾曾子曰  
精而多變時難先氏言豈子貢之徒所記云

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  
方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  
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故內景火木外景金水內景土  
氣者施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陰陽之氣各止  
其所則靜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  
勝則散為雨露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之專氣為電陰  
之專氣為霧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介鱗之蟲陰氣之  
所生唯人為偶受天地之中以生也陰陽之精也陽之  
精曰神陰之精曰靈神者品物之本也聖人慎守日月  
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律居陰而治陽曆  
居陽而治陰明不容髮立五禮以為民極制五衰以別  
親疏和五聲以導民氣合五味以調民情正五色之味  
成五穀之實序五牲之先後貴賤此謂品物之本品物  
之本乎一氣二體而五常者也水火土金木之氣行於  
天曰五運水火木金土之質產於地曰五材其質在地  
其精在天故於天為五星其精在天其散在地故於地  
為山川為鱗羽毛介草木之物五味五聲五臭五色  
五方乎洋洋也命之曰五行東方七宿形如龍有心有  
角有吭有尾曰蒼龍蟲之鱗者屬焉故春其蟲鱗南方  
七宿形如鳥柳焉鳥注七星為頸焉負官龍張為喙翼





馬隨之卓的額以為上而馬嘴其後負的額可知注  
子日濟之以月題蓋月題額上當顧如月者是也易展  
於馬也為的額額在上二陰在毛及白毛上謂之的白也  
二陰也其準上有旋毛及白毛上謂之的白也  
非的也為善馬陽在下馬聲上謂之的白也  
界足為作足是象動於下馬足力左不如右強前右足  
白也各略訓開前左足白曰蹄蹄言閉也後足白曰  
驥驥訓騰後左足白曰蹄蹄言閉也後足白曰  
仲一足屈一足若懸然作訓動史稱驥馬蹄有肉紋行  
則先自弄其四足是作足也九驥白者性必躁而好動  
秦好征伐國務於車馬故先言我驥馬蹄有肉紋行  
卑代驥孔驥馬富也夫詩曰來我驥馬蹄有肉紋行  
驥驥詩曰驥驥其馬黃白曰皇驥白曰驥驥曰驥驥  
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戎事齊力田獵足也易大畜  
九三良馬逐三驥名健其應上陽居畜也  
非馬不行馬良而逐故以象畜之而易乘馬班如中二  
四兩着之馬分布不前義又下馬馬班人與馬與處故  
家也而極馬壯明夷夷著之馬壯則健行明夷二馬  
壯則去之速而免於傷損之故馬壯則健行明夷二馬  
通史上編卷之八十 三十一 二月十一日

兩雅牛父曰特亦曰牝牛子曰牝牛食草也又後出  
之曰胎也馬牛通語其牝牡不相逐不可制曰牝牛結陣  
以却虎牛羣遇虎則環其首外觸虎之猛不能制易  
坤為牛牛羣遇虎則環其首外觸虎之猛不能制易  
順德華堅可用女匠志圖平象之易重牛之華黃山色重  
者示角之補施施木於牛角以易其觸時所謂福也  
者也初必最下微象童牛山居上得止畜物之任  
牛乘也又與牛牛羣謂用牛以駕律書車牛易曰服  
地之數起年牛牛者新牛種也牛曰百牲牛而耕占  
冉耕字伯牛古制字犁也犁牛也百牲牛而耕占  
咄也禮曰郊用騂牛亦用犢黃也犢黃牛也  
故用之禮告召牛年而耕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  
之若皮并素積月朔月半報巡焉帝牛不吉以為犧牛  
帝牛必在三月三月報巡焉帝牛不吉以為犧牛  
牛角握實客之牛角尺餘聚言角未出如牛角狀  
手可握尺取長而牛角尺餘聚言角未出如牛角狀  
大夫和而毛牛尚耳牛壯則耳潤澤於和牛以耳祭  
通史上編卷之八十 三十一 二月十一日

羊羊系外說草中內剛也曲而費也羊不羣而必類類德宜施於朝廷故卿費用馬多曰羣  
羊悔亡羊性很好則當其前幸之則不進後伊前可隨  
之則行傳曰使免幸二羊荷荷而隨之不能隨其  
後則之則百羊一牧可也便鳥獲獲而後曳牛之尾  
尾絕而不從條若指之桑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  
周上海言貴順也詩無羊篇言牧之之法甚具上文  
亦解而已矣詩羊牛下米先羊後牛者羊性畏人晚出  
早歸歸常先於羊易曰抵羊觸藩羣其角大壯體以兌  
羊象九三重剛不中又動以壯抵象其角大壯之象  
於抵抵觸而角羣四前二陰象藩犬不羸矣五柔中不  
壯固象羣羊於易忽不覺其自羣則有觸乎詩羔裘如  
膏日出有曜日出言聽朝則有曜故見其如膏詩曰羔  
羊之皮素絲五純純以英言節也羔羊之羣素絲五  
絛素絛而固以造言儉也羔羊之羣素絲五絛華又  
絛又補筆以縫之言儉之至故存以為前倫正直也  
諸舅諸父用許諸舅用壯者皆食禮義親而禮數相  
禮意重而禮厚言各有稱也記曰羔豚而祭百官皆  
由史而祭不似有節蓋言也字說曰美從羊羊大則  
美羊而美也美成矣有死之消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  
為美斯惡矣故美必惡也羊多羣羣善羣故羣羊內  
羣曰羊冷毛而羣羣大赤腹而羣羣於又羣羣從目  
從省省羣毛聚也解者○羣也亦名羣名羣羣  
水畜性趨下行俯其首又喜卑羣能水也亦名羣一陰  
生於午至亥而六陰備故亥象羣子貢之晉過衛有讀  
史者曰晉師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豕四吻  
皆白曰孩孩從豕從亥亥者水洊至為習坎豕水畜又  
應於水故在物從豕在氣從亥也兩豕生三豕二師  
一特謂曰豚豕生子常多故其少者之名易坎為豕  
以前後皆汗濁而中得豚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濁也詩曰有豕白蹄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又蹄之蹄者天將雨則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定兩妻諸妻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得豕則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下豕利求子時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去之則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易曰信及豚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豚行不羣足高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

謹敬之至故以爲羣行之客○狗也叩氣犬以守也  
亦名犬從狗有懸視狗食不索非田犬不有搏食苟食  
而巳故從狗有懸視狗食不索非田犬不有搏食苟食  
狗也叩氣犬以守也亦名犬從狗有懸視狗食不索非  
長喙短尾獸也詩無感我寢無使也犬爾雅  
絕有力虎也今令虛○大令令綴綴聲二車虛重環  
有割鈴以令之環以制之重鑄又貴制之環犬曰美  
凡肉宜炮大宜羹大良者不食不索和狎易使習陸  
絕無自吳人俗羣放又思家自發犬曰黃耳戲語之曰家  
乃無書以竹箭繫項下貯而遣之犬所走徑抵家得狀  
遂後以爲常宋太宗本朝大受之常在側帝嘗大受  
不食死至作詩紀其事曰白鵲亦風君勿書勸若書  
此德浮俗可謂至性矣○鷄司時之畜無冬無夏感晨  
寅氣則於此時鳴易爲雞鳴下畫系上二畫則鷄  
以善伏之身中陰天氣重焉之內與氣同其感也詩  
云風雨凄凄鷄鳴嗃嗃風雨瀟瀟鷄鳴喈喈和者自  
雞鳴不已言風雨凄凄其嗃嗃和者自若也風雨瀟瀟  
而鷄鳴不已言風雨凄凄其嗃嗃和者自若也風雨瀟  
而鷄鳴不已言風雨凄凄其嗃嗃和者自若也風雨瀟  
然而鷄鳴不已言風雨凄凄其嗃嗃和者自若也風雨瀟  
同鷄鳴人夜漏未盡則鳴旦以謂百官象其知時也禮  
鷄初鳴而衣冠時鷄鳴而朝孟陽朝昌孟子鷄鳴而起  
鷄人所視以作時者也或曰鷄陽精日海鷄以類感  
而鳴鷄或乙內夜鳴或及時不鳴則家慶也曰鷄一  
晨爲家之索鷄曰鷄音注長也鷄肥則曰鷄一  
言之上信而過故以爲鷄音注長也鷄肥則曰鷄一  
鳥乎子以腹無極施之以水澤之目無改觀耳無改聽  
乎之至也轉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鷄鳴冠者  
文也鳴者武也敵在前敢聞者勇也見食也告者  
仁也凡此失時者信也敵在前敢聞者勇也見食也告者  
從來者近也令有異鳥焉立于庭羽毛五色具食之  
又以其時而鳴不令曰祥鳥乎奈何乎日淪而食之  
越鷄小鷄大鷄鷄又太鷄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鷄鷄能之鷄鷄德非有異也而才小大故也鷄鷄  
自鷄王時有之乃養之至如木鷄德之全也無敵矣  
○舒鷄鷄也鷄之舒鷄舒鷄舒鷄舒鷄舒鷄舒鷄舒鷄  
青鷄方自然有列故舒鷄舒鷄舒鷄舒鷄舒鷄舒鷄舒鷄  
凡曰舒鷄舒鷄舒鷄舒鷄舒鷄舒鷄舒鷄舒鷄舒鷄舒鷄



魚曰鮒曰鰭曰鯢曰鯢鯢能飛越山澤能化龍爾雅  
王無大小脊旁各三有六鱗上有小黑點文龍八  
十一鱗具九之數鯢三十六鱗具六之數鯢之  
用也一種通身紅如金曰金鯢一種尾如蛇之  
兩岐曰金鯢魚宋高宗養之池中其水銀其下者或時  
金胡昌而玩以爲樂呼之曰玄鯢首戴星夜北嚮而拱  
斗則自然之禮從禮也一名鯢本草作鯢角鯢細有花  
文諸勝皆准鯢脂甘首家忌食之○鯢目十一首赤黃  
貫睛俗呼赤眼鯢九鯢之而鯢鯢以鯢好獨行如危  
行然故從專標致見網鯢遊動則死所謂得解若  
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也况鯢公居東理推曰鯢魚圖  
鮒魚方況公道以圓內義以方外焉○鯢一名鯢編里  
也鯢鯢項間腹形方而扁故從方從編與鯢等美里  
語曰鯢鯢項間腹形方而扁故從方從編與鯢等美里  
宜也○嘉魚鯢質鯢鯢食乳泉出內穴釋者曰內穴  
在漢中沔南泉自下上出者曰乳穴向正有兩穴也泉  
以上山爲甘南主生養萬物故曰穴魚美詩曰其食  
必河之鮒其娶其娶必齊之姜其食必河之鯢  
其娶妻必宋之子以鮒鯢魚美等姜子貴族重之也  
然屬厥而巳何美焉兄衛門之樂無求詩南有嘉魚  
曰然然單單言嘉魚欲逸則單之使入曰然然然然言  
嘉魚伏則則之使出也求賢之道上施之如厚上施  
之如油其無遺賢矣○鮒色黑而壯大背隆好旅行  
少沫如星以相即名鯢以相附名鯢曰井谷射鮒少  
牢鯢食曰魚用鮒十有五而組月十五日而盈也蓋美  
附也朱震亨云諸魚皆屬火惟鯢屬土故能入陽男有  
調胃實腸之功不可不食諸肝及沙糖食子不宜與猪肉  
同食○鯢似鯢而大鯢紅詩其魚動鯢孔叢子曰吾釣  
垂一釣之餌鯢過而不顧更以豚之半禮則吞之其人  
如此○鯢類白魚性好腥○鯢黃鯢世爲池沼畜魚  
一名鯢頭魚身大類骨正黃有力非他魚也  
克魚挂曰鮒曰鯢曰青魚之屬鯢鯢鯢鯢鯢鯢鯢鯢  
魚大兩雅鯢次鯢冠篇○鯢大頭鯢鯢鯢鯢鯢鯢鯢  
白口小鯢雅以鯢爲鯢鯢非也鯢鯢鯢鯢鯢鯢鯢鯢  
鯢而鯢自一種與又少爲魚之不美者鯢者曰鯢鯢甘  
鯢而鯢自一種與又少爲魚之不美者鯢者曰鯢鯢甘  
之矣○青魚古作鮒俗名烏鯢形似鯢青魚色食螺蚌雜

魚頭中沈蒸令氣通暴乾可其無鱗魚有涎冰自濡者  
作器騰滴汁目中治目昏鯢以性無鱗黃質黑文生水庫  
曰鯢曰鮒曰鯢曰鮒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  
鯢音秋今泥鯢以鯢而鯢首尖銳色黃黑有紫黑滑難  
握與他魚爲北壯壯子所謂鯢與魚游一名鯢謂習汗  
泥也○鯢鯢無鱗甲似鯢而腹大有雄無雌以影漫體  
而生子子附鯢鯢而生故名○鯢鯢魚鯢鯢兩目上  
身有紫點滑而名其乘陽氣時至者曰鯢曰鯢曰鯢  
黃曰鯢曰鯢曰鯢曰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  
月時至魚最先至者次者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  
質黑草皮厚肉緊桃花水至而鯢肥○鯢鯢鯢鯢鯢  
有和如基子初出水能飛而鯢肥○鯢鯢鯢鯢鯢鯢  
南人憂而食之爲名爲鯢○鯢刀魚腹皆似刀山海經  
玉山北望月區若水出焉中多鯢魚與石首魚皆以二  
月入山北望月區若水出焉中多鯢魚與石首魚皆以二  
如鯢鯢或曰石首魚順時而往還○鯢鯢鯢鯢鯢鯢  
首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  
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  
呼爲黃魚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  
在領下大者不過七八尺故從尋名鯢肉白而體軟人  
春獻王鮒月令季春薦鮒于寢廟祭不必記而記鮒鮒  
鮒之先至者也大者王鮒小者鯢鮒鮒鮒鮒鮒鮒鮒鮒  
鮒鮒鮒鮒鮒鮒鮒鮒鮒鮒鮒鮒鮒鮒鮒鮒鮒鮒鮒鮒鮒鮒  
唯如木而弱可知也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  
上出於河見河水而目眩望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  
馬門結而終無暴鯢鮒鮒鮒鮒鮒鮒鮒鮒鮒鮒鮒鮒鮒  
以鮒至而名味鮮美今制四月八日鯢鯢鯢鯢鯢鯢  
開鮒運河小具黃快船百十數貯清油鯢鯢鯢鯢鯢  
官集漁網同鮒上網之得則與油中疾牽繞星行以  
鮒爲進  
御須百官重之如此後旬朔絕不復見矣時初之尤者  
補虛勞精養痾瘕宜物鯢鯢有特前世未之有耶  
鯢巨口細鱗以七八月出吳江晉張翰在洛爲齊王  
問將見秋風起思吳中菰其小魚曰王餘曰鯢曰鮒  
果草羹鯢魚鮒命駕歸





漸于磐磐湖渚中石之安平者衆連之安故飲和樂  
衍衍然平高曰陸鳴水鳥陸非所步鳴趾連不能握攸  
才棲于橫平之柯時虛鳥上高曰陸陸上故三歲  
不學上亦漸陸胡安定以鳥當作遠是也附杜九達謂  
之達雖所止而飛于雲空升羽毛可爲儀表故尚之  
易上雖惟乾六爻象龍下位惟漸六爻象鴻旁通其時  
揚蓋車之也婚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明皆用鴻  
婚之夕親迎奠鴈鴈順陰陽往來不再偶也不用死鴈  
生而後德具也禮人夫婦以鴈取知時又飛雁有行列  
詩曰鳴鴈在鳴鴈鳴鴈曰始旦士如婦妾追來水泮又昏以  
馬明鳥北方有白鴈以鴻而小色白秋深乃鴈來來刺霜  
降河北謂之霜言善杜甫詩秋風白鴈來來含鴈曰  
鴈鴈愛力過風形似鴈力勝鴈肥鴈星心鴈乃鴈高一種  
鴈鴈長頸綠色形似鴈力勝鴈肥鴈星心鴈乃鴈高一種  
鴈鴈今種好鴈當霜候飛鳴來似好鴈乎其高索者  
禽曰鴈鴈水鳥脚青黑喙特隆高二尺餘喙長四寸夜  
下易鳴鴈在陰性好陰故謂其羽爲陰羽詩曰鳴鴈  
九臯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也有外坎至九臯深達鴈  
在中爲仙鳥壽千歲以極其游占書多言能備酒鴈一  
率千里禮有正鴈傳曰遠舉雁中中之爲萬故射侯  
棲鴈其中告勝鳥爾雅鴈曰古云鴈不日浴而白則鴈  
即鴈也音轉耳又曰鴈鳴咩咩人以通龍鴈爲壽皆  
目鴈漢昭帝時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而歌名黃鵠則鴈  
外無鴈也○昆蟲似鴈黃曰孝鳥曰鳥萬數目睛皆黑  
鳥全體黑不分羽其睛也鳥始生母哺之六十日至子  
長則母處而不分別其睛也鳥李獻吉曰弘治丙子侍朝  
每鐘鼓鳴則鳥鴈以車數飛翔集龍養退問諸長老  
曰朝也朝朝帝帝如此正位問不復來嘉靖中復  
來唐詩云朝飛集龍殿則其來久矣故鳥靈鳥也史漢  
元帝末光元年日無光長安無鳥說者言日中有鳥曰  
無光則鳥不見鳥小見則飛鳥皆隱非然也鳥日暮則  
宿月無光亦棲定莊子曰鳥鴈孺孺少欲也世云鴈交  
頸而感鳥傳誕而孕俗占鳥飛翔重大將兩季經援中  
契曰德至鳥獸馴白鳥下鳥鳥所說鶯斯也多羣鴈食  
法言曰鴈類之眞甚於鶯斯亦鴈夫權食而已矣又有









好舉羣攀援花茂木而居焉欲飲則自高或大木景  
疊相援正飲畢復上好引其臂行氣故多壽色多青白  
玄黃而黑猿猴大鹿皆然於山見黃猿忽自樹墜毛  
一黑猿投從之號鳴不已人往來過之不須則子嬰  
垂趨取之投之果不食號鳴不已後致其母之皮於前  
又得下峽者取猿猴之腹而食之○猿猴之腹數百里  
不可得身中而食之○猿猴之腹數百里不可得身中  
浴山潤中應為手按之水中仰視不轉瞬子往死  
水中羣聚猿猴之腹數百里不可得身中  
獨憑望終不至食猿猴之腹數百里不可得身中  
之而狙者以老猴至乃發機竟得之每食猿猴之腹  
為鹿中畜之碎惡消百病○柳子作增上孫武曰惡者王  
孫善者孫王孫猴也其存曰猿類仁讓孝慈若相愛食  
相先行有列飲有序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不以孫猴  
實未熟相與謀之既熟呼群聚而食山之小草  
小必環而行逐其植猴勃呼聚而食山之小草  
相並嚼行無列飲無序有難則推其柔弱者不以孫猴  
由史止竭 卷之八 三十三

狡者曰狐曰兔狐兔醜曰狸曰貉皆善伏藏  
可以合類故從狐省謂曰狐兔正首仁也易未  
狐沈清濡其尾狐尾大濡則不能齊里語曰狐沈清  
無如尾何沙其水合時狐沈清濡其尾水黑而狐  
上行夕能沙其水合時狐沈清濡其尾水黑而狐  
狐未幾而沙其水合時狐沈清濡其尾水黑而狐  
有狐之狐謂之是以無成謂之狐沈清濡其尾水黑而狐  
狐以之狐謂之是以無成謂之狐沈清濡其尾水黑而狐  
狐惟腹下毛純白集以爲裘傳曰天下無狐之狐  
其白之裘又曰良裘非一狐之裘也○狐之狐  
缺視月而孕五月而生子謂之兔說文無兔字以兔  
爲兔以生自口出而後免也故字通人產乳曰分  
欣天開而免在辰說者云月中有兔天下之兔望馬以  
感氣而生八月望深山大林中免自十爲羣延首月影  
中月明則一羣免多暗則少然免自有其神不專視  
參繁肉反瘠不美凡野獸有羣唯兔是低皆毛兔善走  
由史止竭 卷之八 三十三



犀無文螺犀紋旋辟犀紋細結犀紋大而勻有山犀有水犀水犀皮有珠甲山犀無之水犀千歲者頂上角有一白縷直上微角端名通天犀以能出氣通天也夜中昏夜有光赫然可破水霧露之夜置中庭不需得三寸以上刻爲魚鱗以入水水自開三尺冒溫蟾以熱犀照水怪蛟龍盡死犀專食百毒草及木有刺棘者故能殺鈎吻蝮月蛇蠱等毒○兕一細青色重千斤皮堅厚可制鎗或曰兕即犀特角文犀細或斑白分明曰班犀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兕善抵觸酒陽物也發人剛戾似之先王制兕爵爲酒戒周官函人犀甲七屬兕甲六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橐駝外國奇畜以橐囊負荷而名昔有兩峰如鞍足三節色蒼褐貨物至千斤日行三百里冬毛澤溫厚暖於狐貉夏退毛蓋以避熱人欲載輶屈足受之所載未盡量終不起自敦煌往不國流沙千里跑地中無水時有伏流駝知之遇其處輒停不進以足踏地掘之得得水又青沙北夏有熱風傷行旅風特至駝先引項鳴鼻口埋沙中人見之則以繩繞蔽口面也其患具河腹不沾地即是漏明者曰明駝能千里漢書有橐駝今西域中作駝駝一角謂師古曰善上肉鞍隆高若封土俗呼封牛○鷹象犀

綱史上編一 卷之八十 大 四 四月二十五

一名神羊一名麒麟主東北荒中見人謂則觸不直者謂人論則昨不止者古法字作獬從水象其平從鷹去明鷹之所去法之所照也楚文王好服犀冠漢以爲去惡曰往後忠文冠食鵝夏宿水澤冬宿松柏○角端以牛角在鼻上曰角萬八千甲通謂四夷語止○角端以牛變似牛蒼色每角一足立則巖巖書所謂變髮齊慄也其立不倚也生東海寧波之山出入水必以風兩音如雷不常見故以爲木石之怪○猩猩二足無毛人面豕身出交趾聲似小兒啼能言常攀竹書者殺人欲取之者買美酒石許作相連殷置山中是猩元能知誘苟姓名及其祖先大罵口是其孫某子曰某盲心大毒誘我出絕去已不能舍則復來務稍自相勸曰毋多飲染指於酒而豈之躍展而試之又去去後來如初既則相與連臂號立同號醉蹠履舞而什則以惑之也淮海子云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以能知誘者姓名相誘爲知往不知避禍爲不知來故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佛佛人面紅赤舌長唇大口被髮行走亦能作人言如鳥聲反踵無膝脰而所以大者長夫許力千鈞荷人喜而笑則上唇覆額上唇目移時而後食之人凶惡節節實臂上待見執而咬唇閉目即抽手從竹筒中出響其







室無入掃故虫竹千室一種蟬音柘生川澤沙中及人家牆壁下似鼠婦而大大者寸餘一名過街言逢平日則遊街形扁如蠶土牆無甲有蟬子輩宿於俗禪者后見一蟬行蟲不知名可寸許朱文黑章委蛇行或觸之團結如明珠無縫縫有介介如石就視之朱文各五具五行十千象心爲休然豁然一說蟲具太極全埋如此日周旋几案間仲華數出山瞻念之微明僧安在云一燕大鵬之衝結以爲數跡無孔也鑽以爲數珠而擊傷哉○蟬衣書中夢以蒸濕生蠶衣書令人不迷帶之醒迷○蟬衣書中夢以蒸濕生蠶衣書令人不迷身有粉視之○錄名曰與荆楚俗七月曝經書及衣衆古天子賜諸侯蒹葭蘭者藏衣書中秘書藏書皆以辟蠹芸香草○蟬蚱蜢小正十二月玄駒貫注玄駒蟬也貫從陽氣走地中莊子道在蟬蟬通作蟬記曰蟬可時術之一養之官與衆處之一種之食與衆蓄之一罪無礙與衆戮之故蟬蟬有若臣也蟬苦暑力不身弱不依有行列隊伍故以爲之兼弱之智詩鵲鳴于屋將雨蟬出而墜土成米謂之有高人曰蟬蟬傳曰得時則蟬行失時則鵲起蟬行逐遲有斥鴳其蟲而不逮言難進也有黃蟬赤蟬黑蟬大者曰馬蟬其蟲田史土編 卷之八十八 上 七月 六月 十月 正

忘其形子曰螻蛄螬上者入藥曰桑螵蛸○螬音灌蟪  
姑也趨小而短不能覆背飛不遠又穴土而居曰土司  
夜則求食夏小正三月蟄即鳴附雅螬蛄勞蛸而夏鳴  
廉陰之蟲至秋則死莊子曰螬蛄不知春秋風土記曰  
螬蛄鳴初寒蟄蛸冬能蟄云螬蛄與知春秋風土記曰  
自聊○初寒蟄蛸腹下有火獨卓及蟄竹根所化俗笑  
焚小火也月令季夏腐草為螢不言此不擾為腐草也  
西北螢大者如粟秋陰雨夜飛有光詩曰熠燿宵行熠  
耀卑濕處有螢如  
蠶尾動人者是也**有羽足不應候者曰蛺蝶曰蜻蛉**  
**飛蛾**蛺蝶列子曰鳥足之限為蜻蛉其葉為胡蝶  
分二已蝶一向葉故字從葉省蝶粉謂有顏以芳華飛  
集花間翩翩相逐若適若過者在周夢為胡蝶栩栩然也  
不知其何物也俄而覺見遂遽然悟則人精神汗液皆變  
開闔不自知以極物之化轉物之化者也春芳平青  
盡行綠呈望次草木以綠目因夕視之有魚六七月肯  
折裂為蝶其大堪產卵於柑橘柳工見蟲食其極葉隨  
其色青綠其色泥久去而為蝶亦白野里諸蜂蝶有  
蝠者或黑或青名鳳子一曰鳳車而唐滕王書蛺蝶有  
四種  
江夏班人海眼村裏來菜花子之自以有珠彩故繪之  
江蜻蛉四翼展軒輊如蝶書取蚊法食遇兩集水上款  
狀龍尾端亭平直故從亭或作蜩亦直也淮南子螬蛄  
有青赤黃三種翅青而大名曰蜻蛉小而黃者曰胡蝶  
小而赤者曰赤辛日律謝亦半蜻蛉漢和導卒之服以  
為此○飛蛾好拂燈一名慕火符了曰不安其味昧而  
樂其明猶文城夫暗起燈而死**有羽有足有義者曰蜂**  
也螞蟥所化與蟬同北注  
**螫人者曰黃蜂胡蜂噉人者蚊擾人者蠅**蜂古作露從  
蜂聲螫螫乘腹也謂毒在尾班穎如蜂螫人故名蜂一  
名萬象形言蜂類最多助以萬計故借為萬億之漸加  
虫為螫傳蜂螫有毒而蜜蜂為良蜜蜂以蜂而小工作  
蜜蜜甘飴也蜜蜂小微黃春秋分群以千百教中人者  
在于羣蜂辨之從前往一蜂先飛覓止泊處人以木桶  
容數斛才塗蜜其中招之先飛者聞蜜香來停則衆群  
悉至居之早晚有兩衙應朝王者在聚峰為旋蟻如信  
誅罰徵令紀嚴有君臣之義王所居疊積如臺曰蜂臺  
羣蜂宿其上不敢歸生有大蜂則復分如分到無蜂無  
得蜂宿其上不敢歸生有大蜂則復分如分到無蜂無

赤食真青若負金澹蠟色正蒼而大俗呼麻蠟蒼蠟  
駐壯青蠟聲清聒聒聲皆在翼青蠟善託其巢點白  
黑母玉不免又點黑焉白集視上引甲汁斯須白駭  
寸蒼蠟善亂聲故詩以蒼蠟刺譏又曰罪鵲則鳴才蠟  
之聲皆逐具喜媛惡寒過水輒側翅遠引又一種小者  
行集几案散差間爲害比青蒼二種差殊多爲擾  
善怒者悲之杜甫詩况乃秋後轉多  
蠟是也蠟值水溺死置灰中即活  
其蟲賊苗者食心  
曰蠟食葉曰蠟食節曰賊食根曰蠹食花曰蜚蠊其  
難知也詩詰曰禾始發有蠹生苗心中如蠶絲細少  
蠟其心使不生穗發言假貨無厭也亦名蠟以替皮苗  
其卷之如結苗心不得出而瘳所謂百膿也起也於從  
牙言如鉤兵矣苗根易得曰臣安祿茲謂貪食本壤中食  
根者無常茲謂煩賊突易食米不蠶無德虫食本壤中食  
作試爭茲謂不時蟲食節蔽惡生蠹蟲食心說文曰史  
冥冥犯法以生蠟乞貨則生蠟至肩反民財則生蠹而  
雲芝朱草極拒鍾其美與蠟皆蠹中鍾其惡雖不同而  
紫王者之政一也詩曰去其螟蟘及其蟊賊無害我而  
釋子說曰蠟食苗葉無傷於實以可貨從貨誤矣其害  
苗特甚者曰蠟以首腹皆有千等齒名一主刺一主  
能躍能飛生信宿即飛或曰魚卵所化春風遺子如粟  
埋泥中明年水及故室皆化而爲魚詩曰絮維魚矣實  
維泥手以陰陽和而魚必多也遇旱乾水縮不及故岸  
則其子爲日所暴生飛蝗春秋恒五年秋螽文公三自  
秋而至于宋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其也詩曰田祖有  
神秉畀烈人唐姚崇遣使捕蝗引壯爲證以虫赴火夜  
中談火火邊掘坑且焚日盛今田家亦燒松光迷間除  
害稼蟲其違法也蜚蠊小能飛春秋有蜚書俗名蠟  
蠹似蚊生草中好以清旦集稻上令稻花又氣臭惡能  
壞稻使不蕃遇其傷牛馬蟲曰蠹江蘇間有大木黃長  
西風雨驟死其傷牛馬蟲曰蠹江蘇間有大木黃長  
馬血至頓仆有蜚豆狀如蜜蜂黃黑色一種小者名虎  
巨大如蠟夏秋間片鳥氣甚饒大小成集牛馬尾至  
重而不掉說苑曰蠹稼什挂其無羽有足螫人者曰蠹  
收蠹失牛言小能制大也  
曰蠹曰蠹蛆蠹尾爲蠹短尾爲蠹左傳爲蠹尾以令於國  
莊子智惜在蠹蠹之尾是也人爲蠹螫者以蠹牛涎塗  
之以半夏藥之瘡立止蠹尾曲而捷女子飯髮鬢修短

蛭水蛆南方溪澗中多有之長寸餘色黑夏不變為蟲  
蜚人○蛭亦呼馬蜚能傳著牛馬股間其血甚毒  
入肉中粘者若之患難者用以吮惡血謂為蛭針楚惠  
土食塞道而得蛭吞之腹疾不能食終不罪膳夫而蛭  
能去積熱血并久  
其蟻行蟲與甲蟲相嬗變曰蚰蜒  
曰蝸牛蟻行化而飛曰白蟻曰蜚蚰蜒一名蚰蜒南方  
而足長二寸大如釵股背黃黑行處有白涎書屋壁  
悉成銀色有尤者書籍上為破損能引蟻蚰以白涎  
畫地繞蟻蚰蚰規之則不敢復動蚰亦長之與人髮指  
油香入人耳及諸竅中淮南子云昌陽去蚤蠹而人弗  
得為其來於腐所去之害小所來之患大也已見為蝸  
牛似小螺背有肉負殼行驚則縮身入殼中頭有兩角  
故名牛常夜出殼升高而作死蟻之瞻詩蝸蟻不齒殼  
聯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粘是也農家言夏  
初螺出殼產子田田而水至漂殼去不能自還西北有  
蛭與蚰化生者又為蝸牛深山石壁絕巖雲霧中有  
大螺殼生石中說者以為石即舊日之土螺耳即水中  
之物為鴻荒初判未變為剛之驗夫一氣大包震蕩無  
間史上編 卷之八十 十八 四月十二日  
垠海宇變動日勃川堙一介物之微能至今存乎此暑  
濕所化蝸牛之大者耳蝸牛乃區中蜚小者故戴晉人  
說梁王以問於蝸之左角者曰蠻氏右角曰觸氏以法  
區內大小之見一姓蚰類蝸牛二童蚰輸四角一種  
緣桑螺似蝸牛而小兩後好緣桑葉而名○白蟻蠹木  
作室如木不以時若木未燥而作柱或柱礎去地不  
高則白蟻生其中穴食之以泥為房詰曲而上食梁棟  
至盡所謂蠹蟻什柱也或入筍食木書入塚中食棺骸  
性最惡其化而有翅曰飛曰翼曰飛蟻遇天熱濕草  
出飛不能高無何脫翼藉藉在地墜而死魯宣十五年  
冬蟻生劉歆曰此蠹也方  
其四足無毛者曰蠹龜屬四  
足而毛者曰鼠屬蠹蟻墓亦作蛙長足喜鳴善躍接百  
武士歸鳥者也其鳴聲哇哇故曰蛙其大腹青者鳴  
甚壯曰鼃月令四月蟻蟻鳴考工記以鼃鳴者蠹也陽  
通數種皆有黃文者曰金線龜生田中背青有斑文者  
曰田鼃生溪澗高索處身有紫斑如綉錦者曰石輪春  
風暖則羣出散子曰風冷龜受交則曳尾於水際岸上  
纏綴如索曰見黑點漸深至春水暖鳴蹠之而予生古



之性仁焉義焉禮智若信焉無論全即其偏不全而偏之全者獨至也莫不具天地之氣血氣焉心知焉自愛自貴好生而怛死焉無論通其塞不通而寒之通者獨靈也枯於形則物之相物我之自我即蠕行跂動乎有之通於理則何我非物何物非我欲自異焉而不可得也其樂生好群者其並有並行者也教化者也其別宜分類者其不害不悖者也川流者也是天之命也物之性也聖人之所以教也蓋動物本天天動乎上羣動得陽氣之多而親上之謂天產

史記上編卷之八十三 定本

史記上編卷之八十一

肝郡鄭元錫纂著

物性志下

宏聖德學懋懋爵校

其地產本山川高崧嶠巍堂防屢屢陸珠規反大號小迴禽獸居焉百材興焉灘澹澹汴沱谿谷溝澮小湧大沛音危鼉蛟龍魚鼈生之百貨興焉田馬土中土中皆平土也郊野牧原隰平陸山夷水畜阡陌沃人此宅隩國此井牧而百里六畜以蕃以毓也其嘉生曰九穀九穀者稷黍稻秫麻大小菽大小麥也洪範曰土爰稼穡種曰稼穡稼穡天地之大德也稼穡而後土可材故言土必穀又穀具五行之性若味也穀紉為之五折之焉九又衍之可十可百曰百穀也穀土之宜眎高下高而陽者宜且麥下而陰者宜黍稻平宜稷粟三農生之六宗府之王者重焉稻東方穀禮稻口嘉蔬米粒和霜設稻人之官掌稼下地詩十月發稻月令冬天子以大尊稻今稷稻是也稻稷有稷有秫稷炊以飯秫糯稻也稷酒三月種稻四月種稷稷通得稻涂之名論語食夫稻稻稷為稻稷月令秫稻必齊則秫也能旱而名稷以田中易久更三時而名糯以粘粟而名一種和比稷差小能水旱便最早亦早熟有稷秋先熟者炊之不粘飯多易消江南呼稷為晚和為占厥有此種稷宗廟其耐旱遺使者求其種三萬計供其社法分給江淮兩澤澤司今擇民田高老藝焉謂占稻稷稷四種中又各有名色世眾皆作甘皆利五藏京肌麥亦東方穀最良麥之食谷最良故董子曰春秋於它不書無麥禾則書重麥禾也月令仲秋勸民種麥麥司農曰稻人麥夷其禾即於下麥若夷其麥於下



壬入學以菜贊釋菜于先師重疏山澹泊明志者其必  
有味於蔬乎乃蔬變生有可食者曰蔬木有實曰果  
其類固不可殫知輝記矣核曰果無核曰蔬生曰果  
其生曰蔬在木蔬之屬葵  
葵之也推葵必待露凝語曰葵露不結葵收必待霜降  
葵性向日左傳葵猶能衛其足以葵心隨日旋所轉  
低覆其根似知也曹植曰若葵之傾葵之傾  
之回光向之者誠以葵心之於道也葵之於道也  
葵長入藥葵  
葵根也上體莖也皆可食葵根有美莖有惡莖水之  
者不以葵惡時并棄其美莖之有道也引先上歸曹  
公公使觀之方閉門將人種葵諸葛亮所止令軍士  
相馬以繞出甲可生突示謂可食食久居滋長冬有根  
可割而食也三蜀冬菜  
冬菜松名有根莖菜北種者於年  
江陵人呼諸葛木  
子南種菜然則物於地異也  
芥能食之芥能散之  
芥似菘有毛有青芥  
芥如消梨者謂上品菘蔬菘子皆入藥芥子黑  
蕪菁子紫赤菘子黃赤菘大諸菜菘既甜脆芥亦酸  
美急菘章曰菘黃芽菜  
黃芽菜菘中多水雪以菘蔬而和  
青菜菘冬曰菘  
中神赤根菜  
赤根菜菘有根光澤出西域如陵國頗說為坡  
品南人多食魚鮓薯蕷  
薯蕷山一名玉延春蔓生圓徑二  
水稻食之為冷薯蕷  
薯蕷山一名玉延春蔓生圓徑二  
以爲糧食之屬一梓大如臂白者粉細紫者長味甘脆  
美一種似薯蕷而大名帶薯蕷與薯蕷異子皆可食  
亦山芋土芋  
土芋說曰大葉根實駭人故名芋猶芋一  
人食之芋正孫云嶺山之沃野下有芋鴉至死不  
藥被誰子芋豆飯羹芋乾言五穀不登但為下  
澤生芋而已表安焉除芋大半芋諸芋姓輸子為瓜田

其自冬徂夏有白菜二種根大者曰蓮花  
冬種春日暖抽嫩心開花黃如金所中蒼蓮  
心為菜茹甚美其旁心結子作油蒼蓮  
菜茹香可苜蓿  
苜蓿味甘淡陝西甚多飼牛  
苗川中產苜蓿  
苜蓿味甘淡陝西甚多飼牛  
苦菜苦蕒  
苦蕒俗呼黃麥詩書采芣  
冬夏常入藥苦蕒  
苦蕒俗呼黃麥詩書采芣  
見而名有紅白紫三色兩兩葉赤莖入藥易失方五  
莖陸陸何曰苦蕒一六兒也入菜茹易失方五  
莖陸陸何曰苦蕒一六兒也入菜茹易失方五  
銀商陸亦澤草葉如牛舌坐亦赤莖根如蕪菁有長  
人形者有商陸子未熟前為杜鵑鳴之低故稱食呼  
以史記商陸之八十一  
字說曰商陸茄  
茄落蘇有紫白萱  
萱丹棘服之志  
眩草除醫茄  
茄落蘇有紫白萱  
萱丹棘服之志  
之皆花名宜男風土記云懷妊婦人佩其花則生男  
性警多別良身常食之戶庭急晏元公謂鹿蔥花中  
有鹿址又與萱異開花亦不並時薺菜  
薺菜蔓生花白極  
之即活中而黃曰金盞花亦可食  
解肝毒毒張華云魏武帝張華詩至尺許應食是米也  
辛菜有薑紫菜  
紫菜其隔年者名曰紫菜論語不撤薑食諸侯燕食  
如三十一物終薑往記曰器什疾飲酒食肉必有薑水  
之滋焉薑往之謂也春秋運平紫蘇  
紫蘇桂紫蘇  
有動種水岸傍生葉圓如魚鱗大葉而香甚生石間石  
山蘇生水岸傍生葉圓如魚鱗大葉而香甚生石間石  
皆可入藥紫蘇  
紫蘇桂紫蘇  
子油紫蘇  
紫蘇桂紫蘇  
銷帛紫蘇  
紫蘇桂紫蘇

也。截種字猶用之，藏不用遂。羊蹄菜苦寒詩言采實  
長使猗猗其枝，甚楚葉弱生，平星而薺蒿。蕭艾也。葉白入淫有節疾，君淫恣曾是不如。

蕭蒿以牲腸間氣，合黍稷燒之，蕭氣達於齒，至收瀉曰蕭。物而香能上達，故以牙諸侯賴蒿。平詩食野之草，茹生香可食。

青蒿蘇詩食野之杏蒿蒿葉中明有一兩味莖黃此便青番蒿紫米盛於南蒿游物生至枯一於聚氣芬香於菁高蒿高香大可食詩采紫是也詩春日遲桑未生用生蔓蒿蔓水生澤中香脆可羹魚詩言刈其沾多汁不薄無味適其美也蘿蒿茂亦曰角蒿生澤中江中陵地之良者善養物居之仁者善養士文以為材比詩蓼參者我匪我伊蒿蓼參者我匪我伊蒿蓋行役者京父母之可步望見我之蓼參然迫而採之則

藹蒿上編國卷之四茵陳苗經冬不死出陳芸和萬其神目昏華如此二葉二月榮芸古秘閣藏書菰菜夏感冬枯莖菜東風菜生澤中寒翹搖菜辛平益人繁蔓梗作蔓斷之有絲而中空名草似穀可食能養人者曰蘭草生前雞腸半味酸平

餘糧田中附蒴草蓬草子作稀稗稗稗名茨子可飯地稗稗謂皇守田依裨熟時搗取炊之似梁米又可醃酒漢武帝令與農種之莊子云道在耕釋言比於穀粒細而不精道亦在焉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勝佛蓋釋穠遇水爭急下熟而五穀則有暇不熟時以下熟方之穠釋不如也

糧粱梁連機云禾秀穗穗而熟然今呼宿田翁兩種實日詩稱不稼不芳去其煨臄及其蟲樹加以為靈無

是亦未而已何至與芳並稱乎本華有狼尾草實如  
黍亂苗考則金狗尾草也香仲孫他馬不遇狼芳  
疏實曰瓜瓜制字象其實也類蔓之類至多俗皆  
密箭任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  
五色子母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  
傳急瓜時也八月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  
本者常小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  
日中田有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  
至此瓜主也種瓜其上有明百姓親睦和與司井共之  
禮有讓時義有灌瓜傳占遺成者瓜瓜瓜瓜瓜瓜  
代記天子樹瓜不飲之種也瓜瓜瓜瓜瓜瓜瓜瓜  
性少延神醫故曰不飲之種也瓜瓜瓜瓜瓜瓜瓜  
中以餅餅餅餅餅餅餅餅餅餅餅餅餅餅餅餅餅  
君奔之巾以給中裂之不折之乃極斷而巾覆焉  
也諸亦中裂不巾覆士竟之不中裂也大夫系之  
食人豈之不橫斷又曰瓜祭上環西瓜有紅白黃  
食人豈之不橫斷又曰瓜祭上環西瓜有紅白黃  
耳子數種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  
學圖和流日世稱金王征西域得之洪皓自燕中攜  
物又其生其利於夏小止適合後因西名雲云然與  
王瓜生半澤曰野子如彈先生青熟赤月令玉瓜王瓜  
大如棗皮黃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  
肉白根入藥胡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  
者如結為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  
入苦瓜無時黃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  
藥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  
者如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  
王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瓜  
絲冬瓜大如斗而長皮厚初生青綠冬白如粉粉  
食之甘瓠要類首尾類要微氣中白膚史謂瓠為  
之甘瓠要類首尾類要微氣中白膚史謂瓠為  
與之况詩楠櫟類要微氣中白膚史謂瓠為  
日苦瓠不材於人明甘瓠則瓠苦瓠長而瘦上曰瓠  
日苦瓠不材於人明甘瓠則瓠苦瓠長而瘦上曰瓠

慈濟有深涉記時也宛有柄者曰壺盧壺無柄者詩七  
慈濟有深涉記時也宛有柄者曰壺盧壺無柄者詩七  
要之可汲水謂之要無柄者曰壺盧壺無柄者詩七  
失船一壺千金司馬遷曰壺盧壺無柄者詩七  
為貴春秋傳曰壺盧壺無柄者詩七  
土種之及生擇四本每兩本相連處冬以竹刮去其  
併封之俟其活除去一德又復取此兩本相併復去  
一德和而法蓋四本同發一德則一斗之種變為一石  
其菌類無華葉而生者芝無根而生一歲三華楚  
秀禮芝食所加無差相芝菌菌菌菌菌菌菌菌菌  
山采芝食之自聖曰神芝菌菌菌菌菌菌菌菌菌  
草生芝五色五味養生家稱芝之延年益壽小則芝  
芝夜視有光特之甚滑燒之不熱帶之避兵朝菌生  
土上明生者云生芝可如其六七七月間濕熱氣蒸  
如生山中多其生芝可如其六七七月間濕熱氣蒸  
人無影者有每般人以夏秋間生芝可如其六七七月  
香北風香車香車香車香車香車香車香車香車  
香北風香車香車香車香車香車香車香車香車  
木耳桑根上者佳石耳亦名石芝生高山石崖上  
次之除木俱有耳石耳亦名石芝生高山石崖上  
甘平久食遠疏月苗生其上可羹其水草曰蘋大  
延年不饑遠疏月苗生其上可羹其水草曰蘋大  
小萍之無根而浮也五月花色白曰白蘋可蒸為菜  
月間萍萍九葉言枝葉分五為五葉萍萍萍萍萍  
且家語楚王波江得萍實則與物奇備小萍有六  
若自源淮然故從源一萍葉如鴿鴿葉如鴿鴿葉  
天一種萍太如銀散葉如蓮蓬曰聚藻隨波而行藻  
條暢被水上有自然之文故象服象之文畫於稅為  
以歐火魚藻言魚生在水藻傳以依蒲藻藻藻藻  
婦人將嫁成之祭用魚毛之以蘋藻藻藻藻藻藻  
左傳曰苟有明信蒲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  
鈞金之器漢行行之水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  
可為於鬼神可為於王公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  
水藻而大如黑髮生深海中闊廣山嶺阻荇藻藻  
人雖病饑者以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藻  
蜀頌高低浮水上花六出出水藻色今充茂湖中  
覆頌高低浮水上花六出出水藻色今充茂湖中

酒席本草以為藥草誤也詩參差荇菜三指參為藥  
相差為差左石流之音求之無方差之言導得為藥  
昨在津飲酒時可見西之酒而誤詩洋水手而謂其  
三月至八月並細如銀股名絲草可生食作粥止美與  
鱸魚為江南時珍九月十月新產硬十一月前在泥中  
露出名猪草其葉如荇菜二三月作菜可食又燒食  
苦流山東海濱蘆葦同種加豆之實水草有片落泥  
滿時咸沸蘆葦言其片洋宮一章采片二章采落三  
章采落皆洋水所有蓋始入學以釋菜于先師故即水  
中三品草薦之學圖雜疏曰文貞好食片世以馬齒  
也又馬齒俗謂胡片不可食惟子育美可調飲舒所多  
有之故斬蛇體皆作片香土人名為水白芷或曰新之  
為片也 其生水中可食者曰荷 芙蓉一名水  
引泥中若曰落根常偶生曰藕色白中有七數葉綠  
引而十如竹行粉故文從藕生應月月生一節每節  
計一葉一華葉亦偶生相連曰蓮蓮葉曰荷葉荷葉  
荷也與華偶生出水上亭亭如繖華未開曰荷苞已開  
曰芙蓉秀異者至百葉房大者至百子得日乃開最  
午後復合即華時有實華事已則房見房成則實現房  
初黃綠玄葉始生微赤成而綠葉亦綠中房房而皮青  
肉白子為的的中有青長二分如鉤為意意而生兩芽  
一以菱荷一成滿荷又生一芽為華則蓮華實於蓮中  
具足也華初著子首在下久之房倒垂首更在上焉種  
云藕藏於水其自處卑其所處汗而潔白若中荷空  
馬不偶生於水此可以偶物矣若華皆無枝附生於泥  
既挺立又會而屬焉此可以連物矣若藕根以直不  
藕之有所偶段莖以出不如藕之有所加假幸以生不  
加蓮之有所連此可謂退矣人諸物者終於此物者  
終於彼物者或折之加物者不可謂惟容退藏於無  
用而可用可見者本馬馬可謂容矣合衆美以不知為  
問曰荷也周元公愛之以為花之君子離騷曰製芙蓉  
以魚不食其葉芙蓉以馬及房皆入藥葉可累物此齊民  
要之朱棠藕蓮子葉及房皆入藥葉可累物此齊民  
問得教傳人食 芙蓉有喙若鵝鴈頭然又名鴈喙

米圓白如珠可濟饑入藥 菱 菱葉覆被水上似荷實  
曰蓮花之屬有葉如箭 菱 菱葉覆被水上似荷實  
月傳移傳曰荷花日舒夜斂花實合宵花正向日  
菱花背日陰陽之別也周自蓮人加蓮之實菱葉果  
菱葉取之木果脯取之陸所謂水陸之品也再言之  
者所及之楚屈到香菱死獨其子以薦子達而道是  
沃草實以是為好今而名色紅嫩而茨菰為根苗則  
莖十二實歲有 木 有實可食曰梅 百果中梅最先隆  
際暗香疏影與雪霞而尤優於香有青梅如豆食  
有消梅入口即消有鶴頂梅花紅如鶴頂有脫梅有綠  
有梅紅梅詩曰標梅李梅梅九氣而華實亦不故以多  
為之候夏小正正月梅杏他桃則華詩終南何有下  
有梅梅入北成杏今終南有之村實或為馬則日美養材  
也五月黃梅為豆實實糧食之選有乾梅梅也蓮人八  
證謂桃梅有乾梅而八也商書若作和菱兩惟鹽梅左  
傳火火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  
皮飯上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梅  
之為北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以梅枝接桃樹生者杏桃以桃枝接梅樹生者杏桃  
人樂而仁者殺入南推翼曰五果為五設之鮮不供  
若多桃之仁者殺入南推翼曰五果為五設之鮮不供  
於手秋莫先於桃冬莫先於李從子木多子者亦方  
於果五時寢寐用以為薦 李 從子木多子者亦方  
李即今李李與李同熟而厚而乾與核雖有駁亦李  
有水有休李李實繁行其下者據竊食不整冠此李  
下可休也 李 李實繁行其下者據竊食不整冠此李  
天李胭脂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李  
根密則陰相扇子細小味芳詩何彼穠矣華之桃李  
華盛時血中有麻有麥有李言麻以末之麥以食之又  
言李馬皆血中李接桃而本強者其實毛海接杏而本  
造化之權也 桃 四年後以刀割其皮乃活不則死更  
上八年叫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  
桃密桃灰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桃

棠棣 楊其華花或赤或白曰子六月中熟大如李可食生  
名獨括所謂偏其反而者也凡華先香後開惟此花  
老開後合腔個曰角子有時而反然反者以爲適棠  
棣有時而反然反者以爲適棠棣有反者以爲適棠  
詩山行芭棣牌雅云苞掛取反合義兄弟婚姻反而終合  
常棣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詩彼爾雅何維常之華  
花曰鄂萼通萼帶花之光明鮮然言兄弟親如華萼  
輝榮相親也棣仁也棣義也陸佃曰志在鵲鴝事自常  
棣周公也志在春秋 梨 含消梨如五升器大入口則消  
行在孝經孔子也 梨 有大梨味酸有哀家梨今南  
有宣州梨北有秋白梨 梨 有大利也性流利下行 梨  
白鐵之絲喜蟄梨盤處不可食收踏去之今人於木  
上作油紙黃櫨梓類和膚慢多毛有香相有標子 奈  
似梨色黃櫨梓類和膚慢多毛有香相有標子 奈  
十五黃或七實張披有白奈酒泉亦奈西力多奈家馬  
膺多者數十斛張載詩與江南蔗液三巴黃其並稱故  
古稱果珍李奈也本草奈苦多食令人肺壅林擒食  
豈古稱甘美者今運變種失與抑士各有宜也 林擒  
果上 卷之八十一 十三 三月十一日



其政其聚香下達後時感大山陳詩貽我佳觀周有  
椒其馨雖難懷椒情而要之九歌與桂酒分椒漿猶芳  
椒以成室重之文矣漢世皇官以椒塗壁椒房取  
生于曼延亦尚其溫制楚俗正月一日拜正訖率以椒  
搗椒自隨以椒能入秦椒椒生同有刺子辛辣如  
椒椒自蜀椒胡椒皆入藥椒椒人海椒椒品寄度  
桂江南木冬夏常青凡木葉一有惟桂三奇南桂生交  
桂桂南之冬榮又雜中椒與菌桂又嬌南桂以紹黃桂  
桂生南海桂膠皮薄色黃少脂所謂官桂也其生桂陽  
桂為燕多脂桂膠皮薄色黃少脂所謂官桂也其生桂陽  
食桂者味辛以蜜清苦者茶巴山味有兩人合抱者草  
木中樹氣最先味清苦中傷永二三四月後露條出青  
香光合膏者被宿刺者三日成者黃半為茶晚取為  
茗陽崖陰林葉者上綠者次珠之產者上者大葉卷  
上葉大者之乳泉上江水水井水下最宜清行餘德  
由東上編 卷之八 一 七月 二 三月 三 二月 四 一月  
之人若熱渴煩悶肢節不暢四五吸與甘露止渴消痰  
茶氣毛文錫有茶諸茶宗顏有茶刺或或或或或或或  
一日之利暫伴瘡氣侵終身之累斯大亦極矣人性  
有醋嗜茶成癖者有絕不飲飲極終直不寐者則稟性  
各異 天道恢恢豈不大哉嘗觀之藥詎不至精至變至  
神也與哉人之生與物並育茲生相養相生裁非其類  
養其類以有生食味被色聽聲備器以厚生兼之矣而  
日用飲食不著不察終莫能自知孔子曰人莫不飲食  
也鮮能知味也蓋歎之也其含血載氣失平焉而疾其  
神臟五形臟六失平焉而又疾天以風熱暑燥濕寒御  
五氣有過有不及為六淫中之而又疾地以東南西北  
中行五運其方居有應有鬱有邪中之而又疾衝加之

以喜怒憂思悲恐驚欲動情動勃底壅內自傷又甚  
疾此其疾於草木百物判其不相及也不相與也而百  
草百穀百木之根莖花實羽毛齒草水火土石各因天  
因地用人官而成能生殺異時原隔異地天喬異齊各  
性其性味其味形其形於人非相須以生非相待以成  
而莫不有理焉有性焉有合焉有寒熱溫涼平之氣焉  
有酸苦辛鹹甘淡之味焉有升降浮沉厚薄之質焉有  
宣通補瀉收鎮燥濕之能焉有相須相使相畏相喜相  
忌相反之情焉膏不可得親聖人者作焉之當其味察  
其氣跡其質因其能知人精之食氣也形之食味也味  
之傷形也氣之傷精也聚百藥而材之制而用之俾味  
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而疾從已焉其製之方或  
合或離或偶或奇或單或複小大緩急以其時而措之  
經曰大方君一臣三佐九其用二一其用二一其用二一  
少小方君一臣二佐三其用二一其用二一其用二一  
邪一心肺在上而迫下則宜下而迫下則宜下而迫下  
治上制以緩下則宜下而迫下則宜下而迫下則宜下  
之如鉅蜜甘草其性則上而迫下則宜下而迫下則宜下  
力緩而功緩五用氣味薄之藥補上至下則其力已衰  
性平而功緩五用氣味薄之藥補上至下則其力已衰  
至一急方補下治下制以急緩慢則滋道而力微法有  
人事宜急則散之三焦湯散湯易散而功速下而  
藥上涌下泄奪其病之勢五用藥氣味厚者功速下而  
力不衰 汗者不可一物治一病二君一臣二君一臣二  
有二一古單方獨一物治一病二君一臣二君一臣二

其效奇合於陽 下者不可以偶違者偶之宜謂肝腎  
之病其法二一兩味配兩方相合如麻黃桂枝湯之  
類二君二臣四君三臣六皆偶合於陰 奇之不則  
偶之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 奇之不去則  
如乃反佐同病氣以取之其法二一三方相合 宜可以  
去壅為宣劑以散之 宣謂吐之汗之達之發之 通可  
以去滯為通劑以行之 通謂行也 經則利小便便通則利  
利人補可以去弱為補劑以扶之 形氣虛弱 洩可以  
去四為瀉劑以逐之 有餘則瀉 輕可以  
以揚之 如邪勝氣盛 重可以去怯為重劑以鎮之 怯則  
守驚悸滑可以去著 音為滑劑以利之 音則氣如  
可以去脫為瀉劑以收之 音則氣脫如泄瀉 燥可以去  
津耗五 蓋七方十劑用而病從已焉是故天  
有六氣此有六診過則成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天若  
豫生禦寒禦熱之藥以待之治寒以熱治熱以寒寒因  
寒用熱因熱用而疾已風淫末疾雨淫腹疾天若豫生  
祛風行濕之藥以御之風善行數變開之表之積水疾  
為既寫而調之或調而寫之而疾已晦淫惑疾明淫心  
疾天若豫儲治惑治心之藥之填之時陰勝陽勝以時  
其補時其瀉而歸之於鎮使心無所着神無所詘精有  
所之寄而安夫六診者天也六疾者人也因百藥之性

味而時治之人一天也若驅而去若滌而除若解而散  
邪賊去而神明與居噫何神也地有五方此有地應戾  
辟而成災方以北多風多寒是祛風禦寒之物方以南  
多毒多瘴是解毒主瘴之物江湖多氣多濕多寒溫不  
足破氣禦濕治寒溫之物原氣多風風生邪濕氣多  
濕濕生痺足理風主痺之物山巖叢多毒水鬱蒸多瘴  
野多蟲沙多狐足主毒治痢治蠱救狐之物夫應之所  
生者地也為應所中者人也因百藥之性味而時用之  
人一天也天生物以衛人人窮急以致物若儲而待若  
蓄而取若寇盜至而重門擊柝方矢戈矛有抗有禦也  
嘻何神也人有血焉氣焉脈有手少陰心太陽小腸焉  
有手太陰肺陽明大腸焉有手厥陰心主少陽三焦焉  
有足少陰腎太陽膀胱焉足太陽脾陽明胃焉足厥陰  
肝少陽膽焉天也人七情內傷怒傷肝悲勝怒喜傷心  
恐勝喜思傷脾怒勝思憂傷肺喜勝憂恐傷腎思勝恐  
人也因百藥之性味而司之氣而氣治焉血而血治焉  
或專一經或兼諸經或引經入經或治喜或治怒或治  
憂思悲恐也者導而行若翼而至散其淫鬱以其底滯  
補其不足損其有餘如取如攜如藉資交濟也何非天  
也嘻又何神也且是百藥之材君也臣也佐也使也何

貴賤之有焉時而君時而臣又時而佐使也百藥之能  
宜通也補泄也能燥濕輕重滑瀉也何主用之有焉時  
而主時而不主時而用時而不用時而兼時而不兼時  
而用之得則立效不得而禍立至也斯誰為焉之誰使  
使之也采百藥而材之或水或火或泡或漬或燒或炙  
聚百藥而用之或丸而緩或散而散或湯而湯方其丸  
之散之湯之也即口辨淄澠者不能得其味目察毫末  
者不能鑑其物心冥辨智者壹莫知其所以辨也而是  
百藥也性各枯壯性之所安味各走其味之所之氣各  
會其氣之所通用各效其用之所能莫或使之莫或為  
之速非有疾至非有行而綸綸井井繩繩若也嘻又何  
神之盡也其天人內外一體渾其合者則為物不貳焉  
故也其陰陽表裏脈絡參其精者則其生不測焉故也  
一而精不二而神循物之理而理之循物之性而盡之  
循物理性之命而至之融天人合內外渾陰陽表裏而  
調之養之治之平之以長有天命則教之至也乃若諸  
草皆藥識諸草而時用皆為藥今草澤藥初生其中有  
草澤醫知其所能治旋採而旋投之其奇中大駭視國  
工較著固非可殫知殫記則不測之盡也嗚呼知醫藥  
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世所傳神農本經稱藥上百

神農本草經卷之八十一 四月二十九日

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中藥百二十種為臣主養  
性以應人下藥百二十五種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  
三百六十五種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數於素問所  
稱君臣佐使異而言各有倫唐本草上藥中藥下藥水藥石藥  
其中非曰本草者本神農嘗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而  
名雖羽毛鱗介金木土石錯而不勝草之用也上藥者  
養命右穀曰黃梁曰胡麻曰粳米曰陳廩米曰粟米曰  
大麥小麥要之人待水穀以生稻黍稷麥米皆化榮化  
衛皆養命入藥者其尤著者耳粟味甘性平主中  
虛虛弱胃弱內傷脾虛泄瀉及諸虛弱等症  
氣寒大者與胡麻同功主五臟氣風寒濕痺將升未  
髮良○梗米甘平微寒入乎少陰去陰虛主氣止煩  
渴止洩功莫及與熱雞頭相合作粥食良○陳廩米  
酸溫主下氣除煩渴調胃止泄蒸作餅和封毒腫  
○粟米鹹微寒主養腎去脾胃中熱陳者味苦難化  
主消渴利小便止痢○小麥甘性涼去皮膚熱用別  
小麥主除煩止燥渴咽乾暴淋浮者止益汗治大人小  
兒主蒸肌熱婦人等熱○大麥味甘性涼主消渴除熱水  
清麥生芽為蘗性微寒主消食破積結冷氣治心腹  
脹滿催生亦利上焦諸症治產後積結多食消脂  
菜部冬葵子甘寒主五臟六腑寒熱瘰癧五癰小  
便不利者水吞三五粒服丹石蘆根根平下氣消痰甘  
末漬者水吞三五粒服丹石蘆根根平下氣消痰甘  
入宜○黃芩為之使根功同蘆根根平下氣消痰甘  
藥主欬嗽肺癰毒主渴飲汁主消渴治肺癰吐血  
血子治喘嗽下氣消食水瀉服吐尿後有推橋倒壁之  
功○石研塗消下氣消食水瀉服吐尿後有推橋倒壁之  
多辛少也忌與地黃何自烏同食 蕪菁甘溫利五臟  
食根主消癰瘰癧其蘆利腸胃辛溫安中除積邪  
手風腫下主明目 芥辛溫利五臟  
手風腫下主明目



經地黃不分生熟後分用熟則補腎生則涼胃中有  
瘕者恐泥腸量汁妙用淮南子曰地黃屬腎甘草生肉  
今地黃生肌又方云忌鐵以鐵器煎令人  
腎消而地黃藥牛養羊芣承藏不知其審天門冬麥門  
冬天門冬兩雅髦頭棘春藤蔓大女釵股高丈余葉尖  
細疎滑有逆刺太冬生山谷肥地葉青似草根  
有鬚作連珠形實圓碧如珠三四月採根陰乾渴潤攪  
去心用山海經條谷山草多芍藥葉冬蔓冬麥門冬也  
州靈運山居賦曰冬山並稱而味性天門冬苦甘平氣  
味厚陽中之食入平太陰保肺氣通腎氣去逆喘  
急促急治肺熱肺痿生形此藥細血止消渴去果濕  
偏痺殺三蟲去尸寒而能補苦以洩滯而耳以調元  
氣人體虛而熱加用之甚多若禁服喘促和參者用之  
強酒日三服去癥瘕積聚風痰癰狂瘧痺貝母垣本地  
黃酒之使服青生魚麥門冬甘微苦平微寒陽中  
微陰也入手太陰經經安下脈強陰益精馮師曰伏火治  
心肺熱主心腹結氣胃傷羸瘦短氣口乾燥肺虛勞客  
熱肺痿生腫與五味子人參同用為生脉之劑身地黃  
麻仁阿膠同用潤經血後肺通心地黃  
車前為之使惡款冬苦劉畏木耳苦參 甘草 麥門冬  
大苦藟  
御製上篇 調經之八一 二下 肆月初肆日

對根甜少膏蒼木葉無枝根小苦多膏二三八九月  
採根暴去蘆陳壁土效用水苦甘溫味厚氣薄陰中  
陽也入肝陽明太陰經生津液脾胃消穀進食宜服  
主風寒濕痺死肌痙瘓利水道除濕上皮膚止食胃下  
膝在氣主氣在血主血又無汗則發有汗則止與黃  
耆同功佐黃芩安胎君積實消痞蒼米米泔浸一宿  
洗淨二日去粗皮用半斤煎取汁一斗分作三服  
眩頭痛除氣散山嵐瘴氣消痞瘳氣塊治上中下  
本散不分蒼白近世多貴白木而平蒼木不知古方  
胃散之類蒼木為要之藥白木補性多蒼木治性多  
若補中焦除濕力小於白木寬中發汗功過之鹽水炒  
生可服山精以其性陰陽之性氣黃耆獨能索止根長  
也防風地榆等之性陰陽之性氣黃耆獨能索止根長  
日陰陰乾系細皮微黃曰老者佳生曬漢中者良耳  
微溫入平少陽經手足太陰經補中焦生血補腎三焦命  
門元氣溫分肉實腠理於藥中此羊肉補大虛損五  
勞癆瘵虛熱者非陰分相火之火也治虛勞盜汗消  
渴腹痛泄瀉風濕血崩帶下產前產後一切病主諸症  
湯藥上編 卷之八 一六 四月廿七日  
火敗唐排膿止痛治大風癰疾五痔瘻小兒百病黃  
耆外行表中補脾胃下治傷寒尺脈不至是上中下焦  
者也惡風甲白鮮皮畏風 兎絲生藍草川澤田野中浮  
赤如金詩爰采唐矣是也九月採實水浸淘去沙土酒  
浸一宿暴乾再浸再暴蒸過乘熱將為末焙乾用辛甘  
平益氣力添精補髓強陰堅筋骨宜久服續經傷治虛  
寒腰痛膝冷玉土中寒皆自出鈎有餘滴界交連精小  
兒熱瀉取莖葉按浴之痘瘡癰疽取子及莖葉煎湯  
清洗著莖葉松栢為之仲畏龍齒兩端皆家方聖女龍  
絲注四名一物然免絲非松龍齒自蔓生松上黃  
耆如帶與更絲味異唐藥府云兎絲以無情隨風任傾  
倒誰使女蘿枝而來益母草節間詩中谷有荷葉是也  
紫抱則為二物明矣 益母草節間詩中谷有荷葉是也  
甘辛微溫主明目益精行血養血宜久服除浮腫下  
療血逆大熱頭痛心煩下腫癰瘡瘰癧瘰癧中獨令  
小兒疳病困垂死者食之女子因熱病胎前產後血  
熱以少許煖水和之絞取汁頓服產後作青小產後血  
暈心氣絕研絞汁服婦人牛膝生苗草高二三八葉  
乳痛成癰與末調塗自若

節如牛膝於節上生花作穗秋結實二八月採根去  
蘆對碎酒浸一日焙乾用春夏用藥和冬用根長大  
前若生單據歸州者良苦甘平補中續絕壯陽益  
精活血生血除濕中痛及腰脊痛宜久服主寒濕痺  
治四肢拘攣氣血虛火熱後心腹脹痛如孕婦人失  
婦人月水不通氣血虛火熱後心腹脹痛如孕婦人失  
下疳腫痛之疾不可不先治之先治之先治之先治之  
結腹前腫痛之疾不可不先治之先治之先治之先治之  
傳之竹木刺入肉中痛重九開華藥可如白前忌牛肉  
其菊 花 莖葉入肉中痛重九開華藥可如白前忌牛肉  
胃明目養口血宜久服主目眩脫淚出皮膚死肌惡風  
一升入酒浸七日日三服下腫重死取菊葉一握搗汁  
之使入酒浸七日日三服下腫重死取菊葉一握搗汁  
北入里水煎服五服取主頭眩令頭不白漢南陽縣  
甘香居人仰水飲者多壽 遠志 採根黃長尺苗青四月  
苦澀利九竅今耳目聰明強志倍力益精壯陽宜久服  
主逆傷中補不足除邪氣止驚悸主夢邪去心下膈  
氣名小草功同得茯苓冬葵子龍骨 五味子 莖葉  
良殺天雞附子毒藥珍味黎盧續地 五 味子 莖葉  
根生莖端具五色皮肉具五味出高麗者上多肉其  
陰乾捷碎用氣酒外厚除中微陽入手太陰足少陰  
瘧氣不足足強陰益精止渴生津主效逆上氣勞傷  
力涌出雲月與乾薑同用治肺寒逆又火火咳以則蓋  
火氣盛藥用寒涼恐相逆宜酸酸之朱靈亭云屬水  
有木與金能收肺氣使水藏多食致虛熱 肉從容 皮有  
收補藥也從容根長尺餘三月採根以泥穿陰乾酒浸  
清下刷去浮半劈破長尺餘三月採根以泥穿陰乾酒浸  
河西陝西西羌首良其味鹹微溫補中養氣強陰益  
清暖腰膝宜久服主五勞七傷除莖中寒熱治婦人  
藏癰及血崩帶 莖葉 生山谷中其根長表白裏青莖  
下用動火 莖葉 生山谷中其根長表白裏青莖

斤主山谷苗幹則稜稜兩兩相背兩邊有刺花紅白  
國根赤黃色七八月採酒浸用鮮薑新皮黃鼓蒸藥苦  
辛發溫調血脈益氣力補不足主傷寒腰痛關節痠痛  
給小便止泄精婦人乳癰產前產後一切病金瘡血痢  
折跌續筋骨地黃 金櫻子 糞生有刺四月開白  
為之使惡雷丸 月採酸豨莶平康脾洩下利止小便利  
耳去方留皮熬成稀膏用燒酒服功不可盡述須熱飲  
採不則令人利朱云屬土而有落蘭子生川谷道傍高  
令與水導經絡以通暢為和平落蘭子二三尺七月花  
八月實九月十月採實家插之辟蛇苦微寒主消食  
宜又服主熱風寒濕痺身諸諸腫中水氣腫脹瘰癧  
和諸赤血不散變成腫脹搗生汁一升 痰藜子 道傍布  
服打撲損折瘀血並單服刺實為之使 痰藜子 道傍布  
地蔓生細葉子三角刺人易拔千葉詩增有茨是也  
七八月採實暴乾又一種曰痰藜生同川沙苑微地綠  
葉細蔓綿生上七月花九月實作葉採用日微微  
葉紫苦辛溫微寒長肌肉止渴瀝滯弱血治風明目  
主頭痛欬逆傷肺肺痿主惡血成癥結聚聚喉痺乳難  
身腫風痺並少用風痺者煮葉作浴白癰風取白子生搗  
唐史一編 藥考 一 元 五 十 物 北 魏  
馬末酒調服年深鼻塞口合飯煮濃 膚子 鴨舌草生  
汁灌鼻中瘰癧肉自去烏頭為之使 膚子 鴨舌草生  
薄地叢生七月花八九月採實陰乾苦寒補中益氣  
強陰宜久服耳目聰明主膀胱熱利小便作湯浴去皮  
膚中熱氣洗亦去白痢解熱毒瘡 決明子 苗高二三尺根  
鳩汁生洩瀉赤白痢解熱毒瘡 決明子 苗高二三尺根  
合秋生苗花杜詩着葉滿枝罕羽蓋開花無數黃金莢  
十月十日採子陰乾藏苦甘平微寒益精輕身宜久服  
生者盲目淫膚赤白膜赤痛淚出治肝毒熱取作菜食  
貼心止鼻洪日取一匙按令淨空心吞之百日芽夜  
光竹枕勝黑豆治頭痛明 漏蘆 生山谷苦節有坐莢花  
日著實為之使惡天麻 漏蘆 黃生莢端子作房七八  
日後黑黑於麥草大七月採莖苗暴乾八月採根陰乾  
苦鹹寒足陽明本經藥輕身益氣耳目聰明宜久服通  
小腸止遺溺泄精尿血腸風痔瘡 天名 精荊蕀生平  
乳齊下乳汁主皮膚瘡惡瘡瘡疔 天名 精荊蕀生平  
菰而小南人呼地菰氣如蘭名蟾蜍藥實如其名蝦蟇  
藍五月採耳寒宜久服主毒血血瘡欲死下血止血利  
小便希金 丹麥 生山谷苗高尺許幹乃稜葉生相對有  
瘡折傷 丹麥 生山谷苗高尺許幹乃稜葉生相對有

瘡腫毒又主形瘦氣急婦人陰中腫痛天行熱以豈計  
炒辛散衝熱有功小兒疳氣酒浸炒小兒耳後月蝕  
爲末傳治病用吳更凌一宿去羹同木香蜜丸如梧  
太空腹下二十九日再服神效久服泄用一兩生薑  
四兩慢火炒令盡乾去黃并爲木空心茶調二錢小兒  
食土和好土濃煮刀波之暴乾與服荷葉湯之  
至菊巴豆花玄參肉苁冬月烏龍膽草宿根黃白下  
頭解花豆毒惡猪肉忌冷水竹筴花竹筴鑲形青碧色  
尺餘四月生葉則華似小竹枝花竹筴鑲形青碧色  
一二月採根陰乾苦澁寒氣味厚沉也治肝膽  
氣黃疸下焦濕熱泄下痢去腸中小蟲殺毒驚癇  
邪氣酒浸則上行治兩目赤腫睛脈赤內高起癰不  
可忍佐柴胡眼疾必用之藥又治腫口瘡小兒疳癰  
客忤疳氣空腹勿再與之令人溺防葵生川谷每莖二  
不禁貫衆爲之使惡防葵地黃防葵生川谷每莖二  
中移一輪坐端開白花結實根沉水三月三日生與  
州者陽平苦熱益氣強志堅筋滑除腎邪宜久服生  
疳積腸泄勝脫熱結弱不下欬逆溫瘧疳藍實其莖  
瘧疾疳積邪疳疳走小股支滿腫脹口乾  
藥上編 卷之八 二二 伍月廿九日  
採用若主寒瘧骨髓明耳目調五藏六府利關節  
益心力宜久服其葉汁與百藥毒金瘡而悶了瘡腫毒  
遊風熱腫天行熱狂心煩燥悶熱頭痛吐血鼻衄赤  
眼生後血暈小兒吐乳丹熱无瘡治瘡癰用葉一斤  
水二日一服諸虫傷入症蜚取汁一碗入雞黃膏青  
投汁中點患處細服其汁神異青豆燒灰膏藥於瘡  
不差者久止灸瘡血令不中風朱云 景天生川谷苗葉  
藍藥水而可水能分敗血歸經絡 景天作葉上坐柳  
脆弱湖紅至碎花四月四日七月七日採苗葉陰乾  
酸平輕身明目神主大熱火瘡身熱煩燥惡氣諸毒  
毒金瘡惡毒丹腫浴小兒去煩熱風疹苗陳部五  
生搗碎小兒赤遊丹毒花主女人漏下赤白  
七月採苗葉八角者陰乾苦辛平寒陰中微陽入足  
太陽經行滯氣化癰利腸益水輕身宜久服主風濕寒  
熱甲氣無結毒直小便不利解傷寒與乾頭腦痛仲  
景治通身黃主之陽黃用苗葉乾于大黃湯陰黃用  
苗葉附 蘭氣潤肺宜久服能去久積陳腐之氣除胸中  
子湯 蘭氣潤肺宜久服能去久積陳腐之氣除胸中  
瘧癰利水消蠱毒辟不祥治消杜若 杜若生下濕地九  
渴腫痺內經云消諸痺治之以蘭杜若 杜若生下濕地九

有短細根相附肉黃白皮蠟褐色二八月採根暴乾米  
淋浸去赤汁用辛溫益陽道久服通經神記功筋骨  
麻肉長精神明耳目主心腹冷氣不能食喉脾風冷  
寧皮史夫盧勞老人失溺忌此誤忌食牛乳牛肉  
春生山客根家大形如枯骨由重者良辛苦溫味厚於  
氣陰中陽也調諸氣散肺中滯氣行肝氣和胃氣為  
腸後志不夢魘辟毒疫鬼并腹中氣不轉運止霍亂吐  
馬嘔逆反胃安胎健脾胃及療麻腫青霧露火瘡大  
腸和黃連治痢得生薑橘皮治中下焦氣結滯得續斷  
治心腹積年冷氣疰瘕疝痛九腫心口女人血氣刺痛  
旋花生平澤根似鋤名筋根莖生葉映而長花白夏秋  
八月採根日中花并溫益乳去百肝黑根  
辛土腹中寒邪利小便久服不勝輕身 石龍芻生山  
地莖圓長直叢生多節俗名龍鬚草苗可為蒲五七月  
採莖八九月採根暴乾九節多龍鬚者佳若微寒補虛羸  
令耳目聰明宜久服主心腹邪氣小便下石生高山  
利淋閉風濕脚症惡毒瘰癧瘰癧瘰癧瘰癧瘰癧瘰癧  
葉葉冬夏不凋莖節莖石處即生根鬚蔓延絡上正  
月六七日採莖葉暴乾生石上者良苦微寒養腎堅筋  
骨利關節強腰膝久服輕身明目駐顏主腰腿痛風熱  
死凡口乾舌焦唇腫不消除邪氣又服汁去蛇毒心悶  
刀斧諸毒喉痺不通木槲欲絕取二兩水升煎一盞  
細雪即通背痺取莖葉搗汁和蜜或酒飲數升杜仲也  
貝母苗蒲 營實 百果入出六出或赤或白者良  
莖葉同功冬取根夏取莖葉陰乾微火炙利關節氣  
宜久服主癰疽惡瘡結肉跌筋敗瘡熱氣陰蝕又治頭  
禿發根止洩痢 蛇床子 生苗高二三尺枝上有花  
癰痛五臟客熱 床子 白結司一窠子黃楊如黍性溫  
五月採實陰乾按去皮取仁微炒根莖二州者味苦  
辛甘平小毒陰中下氣利關節久服輕身駐顏治腰膝  
疼四肢頑痺濕毒大風身痒生疥煎湯浴主婦人陰  
腫痛男子陰痿濕癢產後陰下成漏袋盛子蒸熨之惡  
狂丹巴補骨脂 微紫實實而黑九月採酒浸一宿東  
流水浸二日夜蒸從巳至申暴乾用苦辛大溫漆青益  
氣生五勞七傷風虛冷痺四肢疼痛骨隨傷陽衰腎冷精  
流腰痛膝寒囊濕小便利及 青箱子 生平谷道傍苗  
人血氣衰墜胎惡甘草忌羊肉

禁輿陽道耳目聰明不燃久服色潤澤去頭風除風濕  
痺瘰癧悸恍惚虛損吸吸弱腰中重痼疾尤良四時障  
月建方向保陰乾微以川苦流溫輕身為氣令人耐  
寒暑久服益脾主吐血衄血血痢崩中赤白尿濁火灼  
陰要藥作末和油塗之生髮炎署東柳與栢皮十火灼  
疔瘡大風眉髮脫茶川葉九蒸九暴搗末蜜九月三日服  
夜一服熟水下五十九粒百日前生男子及小兒蟲病  
大腹下黑血如茶脚色或腫無如嫩色者又葉乾為  
末與黃連同煎為汁服壯陽又桂松脂於具木部六月  
鳥之使畏菊花生羊蹄諸石及近麴松脂採色用者布  
白茅氈底加沙茅上布松脂其上蒸以桑薪湯滅即漆  
熱水候松脂盡入釜中出之投冷水既凝又蒸如此三  
遍白如玉用若甘溫安惡風頸痛急腎頭痛白牙齦瘡  
渴及風痺牙痛喉之少許蠶自出貼諸腫血生肌止痛切  
風穀齒牙痛服之少許蠶自出貼諸腫血生肌止痛切  
如粟粒服方寸匕日三服溫疫除惡肉多取草搗爛用  
酒浸七日取膏治脚氣風痺不能行及名毒瘡並及  
風濕骨節松節溫主百可久風濕虛脚軟筋疼痛丹溪  
云妙佳治筋骨間病燥血中之濕淫酒服松根白皮苦  
溫補勞益氣主辟殺不饑松花上黃粉拂作湯點之或  
蜜丸作餅輕身療病松樹皮綠木名艾菊和諸香燒之  
煙團聚青茯苓皮黑皮白無前葉花實作塊如著在土  
白可受

古松久為人斬伐者二八月四面丈餘地內掘取之苓  
不附根其犯相紅虛者為茯神中有赤筋損目去之陰  
乾用日淡平入手太陰足太陽少陽經赤者入足太陰  
手少陽少陰調經胃伐腎邪陰肺火心氣力保神守中  
久服安竟養則主胸膈逆氣變悲驚而恐悸心下結富  
寒熱煩滿欬逆口赤舌乾利小便水腫淋結隔中痰癖  
疾痰壅痰利數甘助陽除濕行水之聖藥白補赤利  
暖養情神補勞乏字辟不嗜寐風眩虛汗勞口乾止  
驚悸志怒驚癇吞忘治心上急痛堅滯人虛而小腸不  
利加之之惡白敏畏牡蛎也榆琥珀松脂論入地千年  
雄黃秦升龜甲忌醋酸物琥珀所化燒之作松理  
中有一似蜂以千磨然可拾芥者真甘平安至臟定現  
魄緩精思和鬼康主利便通五淋明目慶醫止心  
破瘻結瘀血產後血暈止血生肌治金瘡朱云琥珀  
小便以露照土脾能運化肺氣下陷故有功若血少而

人使不利用之反致燥急又云伏生於身處發  
生坎坎坎生於陰成於陽故皆治榮女心水西發  
益肝堅筋助陽氣紫紅取仁食乾中平寧心志  
不得時時實多睡也生用茶果薑冬不調服虛不  
寒而燥熱竹葉黃藥木高舉大葉薑冬不調服虛不  
湯調服惡竹葉黃藥木高舉大葉薑冬不調服虛不  
宜之陽也足少陰經藥足人陽引得藥安魂不  
此特不足渴勝脫熱諸疾厥陽中結補腎堅腎  
清小便降相火之功蒸芳朱云履金而有水與火走  
陰痛虛火出小腸虛弱治黃疸腸痔止洩利女子  
下赤白帶傷陰虛男子莖上諸病治淋濁木傳之舌  
少許研勻拌必上有涎即吐惡乾漆 楮實 皮一種  
去皮取實蒸乾用甘草益氣補虛勞助腰膝克加膚  
治此北編 卷之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標妊漏血不止產後餘疾下乳汁實 檢皮檢其不部二  
明「輕身通神他木寄主不可服 檢皮檢其不部二  
1月以通水直除肺氣消腫毒全諸瘡人服其小兒  
睡實花辛金諸瘡毒花主小兒瘡小兒便不利陽熱小兒  
白赤瘡瘡皮三醋和塗之蟲小兒瘡小兒便不利陽熱小兒  
痛中自乾者如蜂房孔堅黑若鐵石者生 乾漆漆其木部  
辛鹹溫主絕傷中經筋急治血氣心去結瘰癧女子瘰  
耐主生風寒濕痺五緩六急消痰血結瘰癧女子瘰  
云腐命而有水身少性急能補用去積積去後補性  
內行生漆去長毒半夏為之使畏錫子及忌油脂畏蟹  
方具佐事中 雙荆實 枝牛藥花作穗淺紅紫黃白花下  
不青葉秋結實明黑乾虛八九月採若辛甘微寒傷中  
之除太陽經邪頭痛腦鳴目淚出若太陽頭痛 壯并實  
初發除目睛內痛去白更惡烏頭石骨 壯并實  
華摩動作科藥疎瘦花紅作穗實黃細八九月採乾  
苦上燒水其草飲之去心悶煩熱頭眩目眩隔間用  
決次吐平失音小兒心驚驚癇止消渴除痰虛癆用  
助送防風為之使惡石膏 益智子 生損外州小長夾  
八寸無葉花伴德生上子皮白仁黑細者佳去皮用  
辛溫入手足太陰經足少陰經益氣安神補不皮用  
入受寒邪主嘔噦攝涎唾夜多小便者 二十四枚碎  
煎服 辛夷 木高數丈初開白花落不實經一土  
結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  
溫中解利九竅宜久射人肺令咳淨去心去心用辛  
風頭頭痛面野向腫引齒通鼻生髮去白木蘭  
蟲芳藥為之使惡石脂畏通鼻生髮去白木蘭  
桂而部州與桂同桂有二首級文皮有縱橫文香木  
二月採陰乾若寒聽耳明目主皮膚大熱 丁香 木高丈  
去而然赤蛇 酒城惡風癩疾陰下疳濕 丁香 木高丈



入肝益筋生血治**枇杷葉**火炙布拭去毛用苦平主勞  
久咳并**覆盆子**生平澤草甘平微熱益氣輕身主腎  
陰痿女子**山查子**佳其酸平消食竹結氣健胃小兒枕  
食之有子**沙糖**甘寒主心脾大腸熱和中助脾益汗  
入少糖服沙糖酒下元多食損齒發瘕生蛇蟲甘  
生濕濕生火也鯽魚同食成癩**其草部中藥曰瑣**  
陽刺油炙用可代菰若其鹹補陰氣益**當歸**以氣血各  
得所師而名藥結者用之不燥者根黑黃大葉名馬尾當  
歸細葉名盤頭當歸採根陰乾面浸用肉厚不枯者良  
主蜀中者勝甘辛溫陽中發陰入手少陰經及太陰厥  
陰經主欬逆上氣溫中寒濕皮膚中癢婦人血下絕子  
諸惡瘡瘍金瘡止痛腹瀉瘰癧痛并則漏婦人產後衛  
急男子補虛以取立效之藥頭止血上行身和血和中  
尾破血下行同馬尾在參者能離血在大黃牽牛能破  
血而挂附則熱從消黃則寒畏葛蒲滿海藻惡物也

六月二十八日

藥芽作藥莖三枝五葉高者七八夏開花有紅白紫  
種秋採根根亦小五種淮南者勝苦酸微寒有小  
毒凡萬病居陰中陽也入手厥大陰經益氣順血抑肝  
緩中扶陽利陰補而助延血主邪氣腹痛除血痺破堅  
積寒熱疝利勝脫大小腸通月水消癰腫下痢腹中  
痛散用後重生生用白補赤瀉赤者利小便下氣白者止  
痛加肉桂酒浸或炙白木同川則補脾川芎同用  
馮肝與參木同用則氣產後不可便用中寒雷伐生  
冷氣也血虛寒者用冬減藥芍避中寒雷伐生  
惡小餅長硝石**骨碎補**以治折傷奇效而名俗名胡  
引根或條上有黃毛及短葉其之其六葉尚青綠色  
黃點背青白色紫亦點入藥去毛用苦溫主五勞大  
極破血止血療骨中毒氣風血疼痛傷**女參**生川谷莖  
折骨碎搗不煮黃米粥和之裹傷傷**女參**青紫花青  
碧子黑有白花莖方大紫赤者有細毛有節者根尖  
主青白乾紫黑新者潤嫩一根可生五枚暴乾用勿  
犯銅苦鹹微寒足少陰腎經藥治益精主腹中寒熱  
積聚治暴中風傷寒身熱支滿狂邪忽忽才知人溫



磨伴熱瘡惡腫爭者下血亦堪  
知母 消積導從南切根  
肺癆腎水渴腎中火益氣主消渴熱中除邪氣肢體浮  
腫口木治有汗骨蒸虛勞煩熱治傷風久癰虛人口乾  
者倍用治溪毒時射工夏月出行飲入水先服屑少許  
投上貝母子黃白色如聚貝故名根有河連累相若採  
製結氣詩言采其根主傷寒煩熱淋瀝印氣痼疾喉痺  
引難金瘡治風痊除腹中結與連翹同土垠下癰痿產  
難及胞衣不出取七枚作末酒調下人畜惡瘧燒灰油  
誤膏有左勝患瘡如人面試諸藥無效至貝母瘡乃聚  
眉開口因以小竹筒毀其口灌之或痂愈地骨皮去骨  
厚杜白微烏之使畏秦花礬石反烏頭  
皮苦甚陰也入足少陽經手少陽經筋骨疼痛陰利大  
小腸主九內邪氣熱中火益氣主消渴熱中除邪氣肢體浮  
腫口木治有汗骨蒸虛勞煩熱治傷風久癰虛人口乾  
者倍用治溪毒時射工夏月出行飲入水先服屑少許  
投上貝母子黃白色如聚貝故名根有河連累相若採  
製結氣詩言采其根主傷寒煩熱淋瀝印氣痼疾喉痺  
引難金瘡治風痊除腹中結與連翹同土垠下癰痿產  
難及胞衣不出取七枚作末酒調下人畜惡瘧燒灰油  
誤膏有左勝患瘡如人面試諸藥無效至貝母瘡乃聚  
眉開口因以小竹筒毀其口灌之或痂愈地骨皮去骨  
厚杜白微烏之使畏秦花礬石反烏頭

紫苑 生山谷布地生苗葉深綠陰乾斷續水浸一宿  
然涼血解毒 百部 薇溫生林根根乾炒酒浸用日苦  
龍連志畏茵陳 百部 薇溫生林根根乾炒酒浸用日苦  
久嗽同生薑白蠟各按汁合煎又單用搗汁煎款冬花蜜汁  
出花傳咸種其華盛春輝既潤目殊以堅冰為膏填吸  
霜雪以自清材花才開者陰乾用甘溫潤心肺洗肝  
明目治痰治肺痿肺癰心虛驚悸主欬逆上氣善喘喉  
痺驚癲寒熱非氣久欬取花於無風處焙乾燒用筆管  
吸其嫩滿口嚥之杏仁為之使得紫苑黃良德硝白前採  
石玄參貝母辛夷槐黃黃芩黃蘗黃連青柏白前採  
瓜乾其辛微溫保肺氣主胸膈逆氣欬嗽佐使川之王  
中呼吸欲絕不得臥作水鴨整以溫藥相佐使川之王  
瓜根 凡瓜部根與子兩用苦寒益氣愈醫主消渴內痔  
五血止小便數不禁子潤小腸肺痿吐血腸風馬血赤  
白痢妙用治蠱毒下乳汁黃疸腹脹脚汁六台杯服有  
黃水隨小便 菰根 具穀部耳大寒主腰胃 芋根 具草部  
出未比更 菰根 具穀部耳大寒主腰胃 芋根 具草部



**耐老增年通神生風邪氣**女人月閉不通產後惡露  
血崩多年痢腹中冷痛汗出而喘按防葵畏寒黃桔梗  
生山谷根如小指大黃白色苗莖高尺餘葉長闊相對  
嫩時可煮食夏開花紫碧色子八月採果去頭及  
兩畔附枝米泔洗一宿焙乾用辛苦溫味厚氣輕陽  
中陰有小毒上胸脇痛如刀刺嘔逆喘鳴幽咽驚恐  
悸氣消痰涎治鼻衄喉咽痛及喉痺胸膈氣滯肺癰  
熱奔促嗽逆傳杜壅遏志療恙怒得石膏傷寒能救  
諸藥不下河名舟楫如大黃峻下用之畏白芨龍眼  
高之分又能開提和血氣血外中甲之畏白芨龍眼  
**稀蒼草**春生苗葉似芥而狹高二三尺夏採葉暴乾  
三四月多則令人唾蜀人以五月五六月六九月九日  
採葉淨洗蒸乾酒與蜜水九蒸九暴仍熬竭為末蜜  
丸如梧子大空心溫酒或米飲下一二三十丸  
多服益元氣平中風偏痺骨間疼腰膝無力**華澄茄**生  
州實似梧子而大八九月採去柄及皺皮酒浸用辛  
下氣消食暖胃氣脹心腹冷瀉霍亂吐瀉腎虧膀胱冷  
治皮使君子以郭使君用療小兒疳積效而名生交廣于  
膚風使君子五稜殼青仁白七月採用耳溫主小兒五  
疳史上編藥卷之八十一七十一和發李  
庭小便白濁京三棱霜降後採根去皮鬚火炮用重者  
殺盡瘰癧腐疥性苦平陰中之陽治左癱癲瘋  
結塊婦人血脈不調心腹滿痛勿用蓬菪木雞卵下似  
惡而破血中之氣損真氣虛者勿用蓬菪木雞卵下似  
月探削去蟲皮蒸熟暴乾水煎服或用得酒良否辛溫  
主心膈痛中惡症炸鬼氣霍亂冷氣飲食不消酒研成  
又療婦人血氣痛破疹痼漏月經消瘀血治積聚諸氣  
為婦人要禁黑屬而破氣中之而入氣藥能從諸香  
**木通**本草通草亦曰蒲脫木南雅翼曰活茺正二月採  
木枝陰乾去皮用辛甘平也勝脾胃寒熱利九竅  
通脉溫節治五淋利小便然閉導小腸積熱治脾疸欲  
眠心煩咳耳聾鼻塞主去惡蟲散癰腫腫結不消及金  
瘡惡瘡喉痹鼠疫蠱毒痿折髀粉患肉女他閉催生  
墮胎乳利竅行小水其花上粉主諸蠱毒瘡痔疾  
取脂納瞿麥子似麥故名立秋後合子采收係陰乾用  
桑中藥考若辛寒陽中微陰主關格諸淋澀小便不  
通決癰排膿明目去翳破胎墮子下閉血養腎氣逐脂  
脫邪泄竹木入肉不出為不水服方寸匕或煮汁飲  
之義草牡丹為連翹生山谷下濕地葉青苗欲莖赤烏  
之使惡燥始三四尺許花黃實似蓮作房翹出

苦誠寒主瘰癧氣散結氣腫腫癰瘰癧堅氣腹中上下  
 下十二水腫碎百邪鬼魅治氣突急滿瘰癧氣下墜  
 痛核腫治領下瘰癧如海李取一斤洗淨酒漬乾  
 飯之及煮大含之布似粗以繩索貫黑也朱靛可  
 補消熱下反甘草昆布海藻鰓兩粗綸似綸組似組  
 鹹寒主十二種水腫及顏面腫者升麻乾苔海中苔  
 之凡海中菜皆資療和氣下丹石乾苔寒生痔瘡  
 及胃亂嘔吐不止煮汁服又腹悶冷水研如泥飲  
 之下一切丹石殺諸毒多食令人癯黃少血色內水  
 孔中澤蘭三月採前陰乾若其辛微通九竅州城  
 彭蠡澤蘭表而氣白風餘疾腹水腫身同四肢浮腫  
 骨節中腫金瘡癰腫土乳婦血大青二四月採莖葉陰  
 明治產前後百病防已馬之使大青乾苔寒生痔瘡  
 痔熱疾頭前大機莽范美二八月採根暴乾用甘寒肝  
 口瘡及金石藥毒莽范美二八月採根暴乾用甘寒肝  
 百藥毒殺蟲毒蛇咬咬熱狂溫疾取敗醬根紫也作陳  
 偏寒或生汁服之苦毒箭封丁毒敗醬敗豆黃氣散  
 名八月採根陰乾若鹹平微寒入足氣陰經子厥陰經  
 主星然火瘡亦氣邪瘰癧痔馬裝熱氣除癰腫結熱風  
 碎破多年瘰癧能化膿馬水催生落胎及牛蒡子實似  
 產後諸病止疳疳仲景用治腹癰下膿牛蒡子實似  
 核而揭外殼如栗核小多刺服過之則粘惹不可脫呼  
 鼠黏子根作菜茹益人飲後林下煎拌蒸即冬採根蒸  
 暴乾辛苦平東垣云甘溫主明目補中潤肺散氣通汁  
 二經利腰膝療毒腫瘡癰喉痺風熱痰壅咽膈不利牙  
 疼向目浮腫及皮膚風恨生搗汁和酒服療傷寒寒熱  
 汗出中風面腫病根及葉入鹽炙許封熱毒同枝瘡不  
 小畏風夏月取汁作浴去皮膚習智如蟲行風用不毒  
 風毒取子投酒中浸二日曬乾習智如蟲行風用不毒  
 浮腫取子合半生半熟炸木熟酒調一錢服瘡疹將  
 出炊子一錢然炸為末煎疥二錢水煎七分溫服瘡疹  
 疹已出更服水炒皮膚風熱過身應疹取子白藥九片  
 與浮萍等分為末薄荷湯調一錢日二服白藥九片  
 馬洗切辛暴乾辛溫主金瘡生肌治喉中熱生瘰癧消  
 腫毒辟熱毒諸瘡瘰癧不敷取生根爛棉攤貼無則用  
 塗之其木部中藥桃仁陰乾湯浸去皮尖研如泥  
 陽也入手足厥陰經主瘀血血閉血結血燥瘰癧邪氣  
 殺小蟲通潤大便秘平暴擊血通月水痛若以破瘰癧

汁煮熱大焙乾收用辛苦溫味厚氣薄陰中陽也主奇  
殺逐水除痰癖治心痛殺三蟲伏尸寸白治後重  
藥至極下分如瀉氣通海中至高之氣祛庫脈脚氣  
衝心取大者一箇為末童便煎汁溫酒半盞調服  
**茱萸** 其味部九十十月採實於乾枝核用鐵銼平微入  
豬鬃秘精止小便利緩腰膝久服輕身強力明目長年  
主心下邪氣寒熱逐寒濕痺去三蟲療耳鳴治女人月  
水不定老人尿不計核能滑精**厚朴** 去毛蘘皮生薑汁  
炙實鳥之中惡結梗防風防已厚朴去毛蘘皮生薑汁  
以川肉厚紫色多潤者佳梓州龍州者勝苦辛溫中  
毒也溫中益氣消痰去三蟲厚腸胃主中風傷寒頭痛傷  
熱驚悸氣血痺死痢去三蟲上冷氣瘰癧胃中痞逆  
嘔吐酸水洩利淋瀝消宿食破積而治皮膚諸疥散結  
之神藥與枳實大黃同用能泄實滯與橘皮蒼朮同用  
能降濁滿夢解利藥同用則治傷寒頭眩與池利藥同  
用則厚腸胃裝用苦則泄用溫則補也丹溪云厚朴屬  
土有火熾而能散瀉胃中之實平胃散佐以蒼朮正  
上焦之濕平胃土不使太過侮其平而已今習以為  
滋補脾胃虛弱人腹脹服脫元氣乾苗為之使惡澤  
史上編 卷之八十一  
**蕤核** 林質去核殼陰乾甘溫主心腹邪結氣  
不消石明目赤痛偏淚出目腫背癢眼風痒  
實貝木部十二月採實用根採無時苦寒陰中之陽有  
小毒主溫疾傷寒大熱煩狂殺三蟲去腐利小便水  
道入心主上下部腹痛心暴痛東行若煮汁煎服洗  
蛇蠱皮治遊風熱毒風疹惡瘡疥癬禿瘻并煎湯洗  
**訶梨勒** 子青黃色皮肉相著六棱黑色肉厚者良木熟  
用苦鹹氣急喜降主冷氣心腹脹滿胸膈結乳逆氣滯  
痰因煩下食開胃助腸止久痢氣痢霍亂吐瀉又治肺  
氣因火傷極鬱遏脹滿喘急咳嗽苦故有收斂降  
火之功氣實者宜之氣虛者少用痰嗽苦故不收斂降  
三枚**椰子皮** 採張皮似半平止血止鼻衄吐逆  
殊脂椰子皮 霍亂煮汁飲中肉益氣去風大暖酒  
大豆汁洗用之辛微溫下一切氣健脾胃開胃主冷熱氣  
攻心腹大腸壅塞痔瘡脂心並以鹽湯同煎入味藥  
良棧欄子 燒灰存性用湯腸止瀉痢腸中帶下  
下腸風白棘 養血皮苦澀平止鼻衄吐血破瘀滲漏  
赤白痢白棘 棘木鈎直二種直者入疏藥鈎者入導藥

服或竹根煮汁亦可俗除久癖竹辟妖氣人家有山  
 蛇薈尾石開戶諸禱祈不效旦夜於庭落中爆竹或  
 十竿至曉寂然朱云內經曰竹瀝甘性緩能除陰毒有  
 大熱者治產後胎前諸病及金瘡口紫血虛自汗消渴  
 尿多皆可服用或以天竺黃諸竹內生如黃土者竹  
 大寒宜疑誤失音鎮心明目去諸風桑白皮用東  
 風天芎藭許痰壅失音鎮心明目去諸風桑白皮用東  
 熱療金瘡止血滋養五臟小兒刀刺去上癰皮取其裏白  
 不可用出土上者初採以鉤刀剝去上癰皮取其裏白  
 名切焙乾其皮中青涎有力勿刮去惡氣及銅甘辛溫  
 入手太陰經補虛益氣主九勞六極羸瘦中脉絕為  
 脈氣有餘喘嗽唾血虛勞客熱痰止渴去肺中水氣  
 浮腫腹滿利小便去寸白唐安金壽制腹用竹線繞至  
 後採以熱錫血塗之以全桑葉以夏秋再生者為上霜  
 治蛇蟻蜈蚣咬傷桑枝條細剉水煎濃汁飲之通風  
 痺脚氣風氣疔瘡脾嗽口乾利小便輕身聰目及皮中  
 白汁主小兒口瘡及口舌上生瘡身及皮中白汁主  
 燥痛頂更止血止更剉白皮裹之今汁入藥中并主傳  
 生髮髮落髮落桑葉耳名桑黃有黃熟陳二者有金色  
 田中上編 卷之八 五五 十月二十日  
 者皆可碎切用甘有毒黑者主女子漏下赤白汁血  
 癰瘡聚陰瘡陰寒熱無子黃熟陳白者止久洩益  
 氣色色者治辟飲積聚腹痛金瘡毒瘰癧乾附未蜜和  
 元服上消渴治金石發熱久服不饑取黑者一斤和科  
 斗子一斤瀉盛封閉桃脂所如泥板化為黑泥乳中即  
 如漆又取二枚仰桃脂所如泥板化為黑泥乳中即  
 生血續斷挂心合歡杯葉上皮用十平安五錢利心志  
 麻子月之使合歡杯葉上皮用十平安五錢利心志  
 令人歡樂無憂補陰下持功久服輕身明目朱云合歡  
 屬土而有水金補陰故也又及煎膏消腫壯筋骨  
 長肌肉禁秦皮二八月採皮陰乾皮有白點取皮清水  
 可洗衣垢秦皮二八月採皮陰乾皮有白點取皮清水  
 精婦人帶下小兒癰瘡白頭上青色者真苦寒秦皮少  
 洗寒氣除然目中青脂白膜肝中白輕才主風赤濕痺洗  
 風淚不止身熱作渴浴盡水煎澄清點蜜蒙花二三月  
 游赤眼極效大戟食之無忌吳茱萸更蜜蒙花二三月  
 乾酒浸一宿乾拌蜜調蒸暴乾甘平微寒主青盲痛即  
 腎赤澀多淚淚消口中赤腫小兒越痘及疳氣取眼粉  
 華具木部苦寒主風水黃疸面熱黑痢赤澀瘡金瘡紫  
 止血北長瘡良藥主出疥瘡瘡前水洗實主潰瘡瘡



通即開破傷風身強如屍防風等分  
 同馬末醋調貼上畏附子生乾薑  
 夢梓角實扁小立夏後採實暴乾試者不用曹州者勝  
 酒炊用辛苦寒主癰瘰癧聚結氣飲食寒熱破堅逐勝  
 脫熱邪通利水道除過身浮腫肺氣咳喘促痰飲  
 又於肺癰喘不得卧朱云葶藶性急善逐水走泄廢用  
 人法虛者連之愉旋覆花金蒲草生平晉面長一尺  
 皮為之使惡濕蠶花細花黃似小桐葉採其乾  
 乾鹹甘冷有小毒治頭目風明目消胸上痰結唾令膠  
 漆又主結氣脇上滿驚悸除水利大腸去五藏寒熱  
 傷寒汗下後心下痞堅噎氣不除亦走散之藥  
 病人忌者宜少服和土漏藥主傷金瘡止血  
 前切之除充實重者勝苦甘大寒有毒主大腹痞癰  
 非面目浮腫留飲宿食破癰堅積聚利水殺道水結胸  
 中非也冷與氣直透心結處朱反甘草大戟澤漆根  
 水攻決為川爪蒂惡之使惡逐志反甘草大戟澤漆根  
 肉黃白秋冬採陰乾苦甘寒陰中微陽主蠱毒十二水  
 腹滿急痛積聚癰疽中風皮膚疼痛吐逆善治癰血利  
 大小腸通月水墜胎又治頸癰腫小豆為之使反甘草  
 畏菖蒲苦草鼠屎苦日澤漆三月二七月七採陰乾苦  
 辛微寒有毒主皮膚熱大腹水氣四肢面目  
 浮腫丈夫陰私不足小豆為之使惡著顏  
 苦辛寒有毒主傷寒溫瘧下十二水破積聚人堅癰  
 疥為瘰癧胃留癖飲食痞邪氣利水首痰飲欬逆  
 花陰乾用微熬不可近眼辛苦溫主外腫上氣喉鳴喘  
 中腫短氣主毒鬼疔癰疽腫消胸中痰喜唾水腫  
 五水有膿皮膚及腰痛久服令人虛殺蟲思  
 毒根癰亦瘡可毒魚決明為之使反甘草  
 赤花白辛根白者入藥赤者甚毒但貼外腫不可服  
 八九月採根辛乾辛辛酸療胸中邪氣前腫水腫  
 經痺喉痺癰瘰癧物為蠱毒熱水腫墜胎癰熱如石不作  
 膿隔生壯醋蒸之燥即易取軟臨度一切熱毒腫火和  
 鹽隔生壯醋蒸之燥即易取軟臨度一切熱毒腫火和  
 再易忌大肉牽牛蔓生花紅碧實外有白皮葉作穗穗  
 者炒用苦辛寒屬火去走有毒主下氣療脚滿水腫除  
 風毒利大小便落胎以藥引之則入氣以血藥引之  
 則入血馬元氣非病形與證俱者勿用不脹消不大  
 便秘者勿用韋康甫云病濕勝暴氣不得施化致大小  
 便不通者宜用然濕病根在下焦血分中不可用辛熱  
 藥馮上焦太陰之氣人飲食勞倦皆血受病以此藥易

調預知子實作房每房六枚班揭色光潤取雙仁者  
服時去皮研服其寒主取盡門更知之到入鹽煎重之採  
無時去皮研服其寒主取盡門更知之到入鹽煎重之採  
帝治天行惡寒傳一切蛇傷交黎盧採根陰乾去冬  
去冬毒瘡逆流痢腸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  
去先服瘡逆流痢腸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  
瘡暗風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  
溫水下半錢黃連為之使反細辛芍藥苦參大黃  
射干葉依味如鳥翅一名烏翼排多類三口三日採根  
痺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  
邪逆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  
威陰服氣因勞食水三寸與生薑同山豆根廣西前  
重含口中和咽喉痛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  
水研之蛇含瘡瘡瘡瘡瘡瘡瘡瘡瘡瘡瘡瘡瘡瘡  
白斂片蒸乾苦甘平寒主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  
黑目赤小兒驚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  
滑刀箭瘡治小兒驚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  
白及瘡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  
風兒擊排緩不收除白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  
紫石英為之使浸杏仁慈定羊蹄菜瘡癰癰癰癰  
陰餘濕瘡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  
泄生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  
孔陰乾苦試寒主鼠瘡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  
主白下赤花者主赤下瘡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  
寄奴六七月採苗子根通用溫雞冠子癰癰癰癰  
婦人崩主鐵血生後除血止痛下癰癰癰癰癰癰  
中帶下馬兜鈴聚而名七八月採根男婦子取向  
瓜上逆痰結喘促血痔瘡甘蕉癰癰癰癰癰癰癰  
以藥於瓶中燒藥病處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  
小兒赤遊楊梅之毒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  
消渴金石發熱燥熱發汗服焦油用竹筒揀皮中如取  
漆法取之治暗風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癰  
作暈同飲倒者得吐差盧根似小者男乾用甘

**其末蜜漿水調服**

**其木部下藥蜀椒**  
採實焙乾辛溫  
太熱有毒口閉

者殺入温中下氣除六腑寒冷吐腸療汗縮小便開  
脹理通血脈堅齒髮明目久服頭不白輕身延年上邪  
氣欬逆腹令胃節皮膚毛肌度惡痺痛傷寒濕瘧大風汗  
不出心腹冷氣痛除蟲去毒散見在諸毒並魚蛇毒十日  
勿食肉微飲出汗取紅主背散用之能了名眼目赤淚行水  
食祿曰治水蠱朱云概有下連之能子右獸目戶漆不  
行欲道服椒久則火自水中起無不被其毒者治盜汗  
消目以炒抵為粉細末用半錢匕以上生豬上唇貼焉一  
合臨睡時即添酒湯洗茲痛醋煎含有人平冷冷氣  
入陰囊腫滿日夜疼悶抹淨椒以帛裹之包裏厚牛干  
熟氣過日再易差杏仁胡椒主下氣温中去寒發止霍  
亂心腹冷氣及冬餅辛辣快膈殺一切魚肉巴豆一二馬  
脂華壽喜食者傷脾胃肺氣積久而大傷又貴野房生青然黃去心皮熬今黃色別搗如膏和左  
形用半溫有大母蕩滌臟腑開道閉利水殺道文十  
月閉上陽塞溫瘡寒熱破癰疽聚結聚堅積帶飲痔瘻大  
口水脹殺膜臘蟲去惡肉排膿出腫除鬼毒盡生初物  
良也與班貓蛇虺毒此斬關奪門之功為水穀道路之  
南若急用去皮心膜油生用老以治微消室腐積妙刃  
去令紫黑研川宋云去胃中寒積無寒積者勿明箭鐵  
入骨不可拔取微熨蟻蛸同所塗傷處須臾痛定微有  
涎得極確不可忍更微動前錄後之主速以此生肌膚  
傳之兼治背脊人吞一粒即死鼠食之二年重三片  
羌花鳥之使惡藥皂莢本高大形如猪牙長四寸長尺  
草畏大黃黃連二寸者良圓厚便直皮薄多肉  
者佳味陰乾用辛鹹温有毒引厥陰經病九竅通關神  
主風痺宛肌邪氣風頭痛液出血殺蜂螫勞雲膝腰腿脚破  
聖藏墮胎可作沐浴洒中風昏迷迷途吊貼一切腫毒止  
痛烏足刺蝥疳已潰處米醋煎嫩新濃傅丹奇效  
一人患大風惡疾用和一斤九蒸丸兩研為末食上膳  
煎大黃調一錢七服一句髮眉冉烏相根有苦黃湿  
生而愈又鐵汁并皂角則日久破碎碎烏相根有毒主暴  
冰凝結積聚大便不通用此水方寸許破水煎取小半  
匙服之立通兼能取水解蛇毒子靈瀉可染髮令黑  
雷丸主殺三蟲逐氣胃中熱不利女子作磨膏除小









知其狀取冠雉肉平利五藏消渴煮汁飲白湯膏主耳  
血滴口中中**鴨**辛聲淮之毛主射工水毒主小兒驚癇  
又燒灰**鴨**白鴨肉補虛除熱和臟腑利水道疳水浮腫  
主噎**鴨**取鴨和米作豆末煮極熱作粥食發尿在藥  
是鮮結縛散蓄熱熱毒利為末水調服**鴈**方主風癰狗  
然腫毒瘡雞子白傳又傳細鱗咬**鴈**急偏抽氣  
不通久服**烏鴉**臘月毛施泥燕虎為**雄鵲**燒作灰以石  
益氣輕身**烏鴉**灰治咳嗽骨蒸多汗者**燕尿**土星毒鬼疰  
雄淋汁飲主石淋消結熱榮多汗者**燕尿**土星毒鬼疰  
燒之瘡癰狂走及毒他瘡良**燕尿**逐不祥用氣  
破下瘡利小便室與尿**鵠**鵠肉臘月者良其平反氣  
同作湯浴小兒治驚邪**鵠**鵠肉臘月者良其平反氣  
食或為**雀**肉大溫壯陽益氣緩腰膝冬月者良雄雞足  
軟飲服**雀**食卵酸溫主下氣男子陰痿能令強壯多精  
鸚主耳聾塗凍疥立差頭血主背脊痠痛兩頭尖名  
白丁香五月取研如粉煎甘草湯沒一宿乾此藥名  
痛牛弩肉赤白腹和男育生男如薄淫點之即消室癰  
痛立潰女子帶下漏不刺蜜和丸服除久積癰疔瘡而  
冤伏**鵠**鵠主溫主野葛毒金瘡溫瘡久積癰疔瘡而  
梁**鵠**鵠死者合毛熬酒飲不可與并同食**鵠**鵠及青  
粗狀北極 鵠鵠之公一 七三 八月初九日  
魚骨鯢噎**鵠**鵠眼睛和乳汁研安三注目**啄木鳥**主痔  
眼及煮汁以灰**鵠**鵠眼睛中三日見碧膏中物**啄木鳥**主痔  
灰和服汁齒疳疔瘡燒灰內齒**毛蟲**蝟牛主青牛存黃  
孔中莊南子曰啄木愈齲**毛蟲**蝟牛主青牛存黃  
眼如血腫鳴吼又如照水人主癰水永之何其吐喝道  
之壁才中門乾用大者如雞子輕虛而香者佳摩手甲  
土透甲黃者真若平涼有小毒主驚癇寒熱熱感任藥  
余引逐鬼交小兒百病諸病熱口噪不開中風失音久  
服定魂理人今人不忘小兒初生二三日取一大豆大縛  
研和燕蛋以湯煎令乾之一日盡去為邪辟惡人參  
之使燕蛋骨地黃龍膽常山畏牛膝乾漆輕松肉土  
消肉安中益氣養脾胃消水腫齒主小兒牛癰牛角畏  
苦濕海下閉如血疼痛女人帶下血崩不止尖燒灰  
存性水腫服膳若大寒除心暖寒滑利口焦燥益目精  
弱主水腫腹脹以**阿膠**以阿膠熬以北井水煎溫味薄氣  
銅器煎新者服之**阿膠**膠火燉用甘草平微溫味薄氣  
厚陽也入平大陰經多少除厥陰經主心勝內筋勞損  
酒如紫其腹腰痛四肢酸疼小腹痛止痢養神氣益  
肺金定喘肺虛極指故垂膿血又治女子下血血**馬**  
產胎不安久服輕身益氣著瀉之使長大黃**馬**

產後血腫心煩悶燒灰消末酒服治食壹不通  
肉中益氣安心和緩中治噎膈及大風汗出勞傷  
冷開胃肥健時疾初愈人不可食脛骨治牙齒疎落  
瓶羊角勿中暈渴中有毒蟲若微寒安心益氣驅身  
青盲變赤蠱止雲霞驚悸及蟲厚吐血婦人室女諸  
小兒驚癇燒之辟惡氣去蛇毒茅蒜為之使百羊肝主  
青有膽點眼中小赤障白膜風淚及解頭瘡水服蓋  
兒羊癩寒熱野豬黃野豬三歲止血中有黃癰癰及  
以一匙和酒一盞日三服狐陰莖癰卵腫在狐龜之  
時常頭癰免頭骨臘月者良頭眩痛熱疾皮毛及頭  
之碎邪免頭骨臘月者良頭眩痛熱疾皮毛及頭  
氣血不下腦髓塗凍瘡肉補中益氣骨甘溫主風症  
氣妊娠忌食不可同食雜肉食狸骨甘溫主風症  
戶淫躍如針刺心腹痛走無常處頭骨尤良灸骨和  
香雄黃為丸治痔久崩瘕惡瘡真燒灰上末然風瘡  
熱期癩肝其寒微熱有毒主鬼疰尸勞傳禁者火炙  
度者癩肝末方寸已日再服又九蟲毒却魚鱗止火  
服肉瘡氣溫病及牛馬時行病又治虎骨頭及  
水氣眼諸膽主明目尿主魚膽瘡疥之虎骨頭及  
者主驚悸惡瘡鼠瘻疥癬骨臂脫虎骨急不得屈伸走  
毒止痛酒浸服者脛骨良風從虎故宜治風虎至有  
故主腰膝骨痛主狗咬瘡面赤瘡瓜辟惡果膽主小兒  
疥癩驚癇研水服瓜并脂骨豹肉安石藏補絕傷輕身  
毛有之擊小兒臂上辟惡鬼豹肉益氣宜久服耐寒暑  
脂膏髮勃熊脂名熊白十一月取背脊上膏用其微寒主  
塗著主熊脂風痺不仁筋急五藏中積聚寒熱癰  
瘡頭瘍白禿而好飽宜久服又云有痼疾不可食  
苦且主脂氣盛熱憂多黃瘦小兒驚癇五疳殺蟲治  
瘡塗久象牙平諸鐵及撲物刺入肉割取舊牙梳屑  
佳小也通生煎服膽主目疾和乳滴目中和水犀角  
水塗瘡腫附龍小橫骨作灰酒服令人能冷水犀角  
者置懷中良久取出熨則易碎磨服取角尖苦酸鹹  
安心神下煩驚鎮肝明目入眼輕身主百毒蠱毒作  
瘴氣殺鈎吻鴛羽蛇毒解山瘴溪毒除邪惡驅蠱毒  
瘴湯發頭痛煩悶大熱發狂中風失音小兒風熱驚風





下便毒... 石龍子... 身棄餘入藥者髮髮... 勞復九服之或浸汁服治...

人尿... 芳已者於木曰華在草曰華... 榮首蘭... 紫河車... 草木之英有...

有深紅淺紅有紫有白亮彩可觀黃荊葵荊葵  
者特異五色千葉者佳吳人呼繁露荊葵  
錢大色粉紅有紫文縷一名瑞紫陳風曰夾竹桃  
遇雨如妝言小而可愛也今呼錦蜀葵  
**素馨**茉莉片從西國來茉莉叢生夏開白色安石榴  
來自安石園因名又各海榴附萼皆重紅間有黃者或  
夏用鮮藥可交單葉者亦黃白淺紫紅四種實具果如  
朱董椒月令五月木筆葉言應陰而華一名舜詩類如  
人以補離花有紫有粉紅有白有大紅寸葉者棹作堂  
飲代若可治風惟茗今人不睡不夢公一睡與爾  
其葉夜落金錢花紅似錢無金鳳一名鳳仙有紅白紫  
微觸之即碎製俗玉蝴蝶花紫蝴蝶花六月菊  
呼急生子治產難  
**旋復花**紫薇有紅紫淡紅白數種正朱色者最佳葉  
色中有黃匙一花謝他益以次弟開六月開至七八月  
覽百日日紅折其枝蓋者枝復生並雖秋冬交必花乃已  
田中止編卷之二  
蓮具水草山礬一名海桐樹花碎白而香柑橘花花清香梔子花  
色白名玉簪以花所得名而香剪秋羅色正紅美於剪春羅盛  
秋葵秋海棠鷄冠高者似蓼矮者勝有紅有白有  
舒耗額雞冠故木犀部芙蓉一名木蓮花似小芙蓉  
以名子入藥紅最貴最先開有二醉花一日開九三換色亦名耐英  
八尺能正久不凋翠老先芭蕉皮相裏果如扇江  
以南皆有惟閩廣川蜀生花蔓如倒垂房莖有十數層  
屬齒作瓣漸大剛花出瓣中極繁盛紅者如火曰紅蕉  
白者如銀口水蕉類象下曰牙蕉而福州美人蕉最佳  
歷冬春在湖常叶朱花如旗實有奇有黃食之甘美入  
藥亦可菊月令季秋九月後方菊有黃華季秋土土  
續布菊黃華土氣之所成也李秋草小皆成非榮華  
時言有田宅無有也周書曰菊不黃花上小採穠是應  
土之驗古以為茹菽離騷云餐秋菊之落英品最多前

人譜之凡三十餘種有長丈許者有大如碗者有黃山  
作異色者其葉皆各色剪絨各色西施者有  
茶花物開蠟梅寒水仙貴重堂水仙獨單枝  
花出葉上最佳花開時香氣沁人肺腑  
者蘭桂外有月桂長花繁香古天子大路側  
之矣  
草以香者者  
騷經曰朝華晡之小蘭夕夕微之猶芳言旦起升山  
來木則華太陽天慶也夕入洲澤永宿春太陰  
喻說人雖欲困已自受其性終可變易也射于  
春苗高二三尺葉似掌蓋而淡排列如鳥羽名鳥羽花  
以六月開如萱草而小上有紅點九點與茶葉並  
子日射于莖長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草以色者  
有鐵蕉有鳳尾蕉能耐火以葉為真將有翠雲草  
之色翠葉可愛左為草小五色似綵名綵其草屬可  
宜與利海棠並栽為草鵲綵鳥故字從鵲  
績為衣者葛  
葛蔓生山谷間長可二十步治為衣衣車  
以葛王后親織女工之正葛為女功餘事也蓋知林  
之艱難可以為主矣知女工之勤勞可以為王矣詩  
之詩之葛水所盛危也然則澤而生之亦以自固  
婦人外戚九族皆之不如又曰葛生蒙楚藋蔓于野  
今小族取葛葛能庇其本根外戚皆之葛生如三月  
掌葛掌以時散絲織之材于山農以草貢之材于農  
貢貢以時註草蹟北人種以線為索綯索綯地  
不可田者植之一科數十莖冬墾其根春生米白青背  
如筋者莖之細以績絲而可結布吉貝一名木綿花  
布歲三四收根入藥而可結布吉貝一名木綿花  
黃楊州島夷服註以為桑吉貝屬則虛時有之桑  
林動政本書匹婦之貢惟絹與線非葛則貢不麻  
始傳其種入中國種於陝西平州郡多以土地不宜

為解後開廣首知其利多種之至我  
朝其種遍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不食富或賴焉其  
利視絲帛百倍視絲帛夫綢緞也人為之而編若甲  
虎視之夫天所須也詩曰采芣苢采芣苢而得賢  
夫須匹夫所須也詩曰采芣苢采芣苢而得賢  
也小不遺毫末大不棄桑楊柳言其悉也蠶絲桑野  
夫黃冠草笠而主並以禦暑雨者皆語茅蒲縹緲  
集  
草之屬可用染者藍  
藍汁榨為澱染青荀子青  
出於藍而青於藍藍似蓼味不辛不虐澱作碧色  
實入藥夏小正五月落澤藍染傳俗別也澱謂業生者  
雨後即拔別裁之月今仲夏月則藍以染今方繼長  
增高則生指生氣故禁之又是月則藍以染今方繼長  
灰物遇之則死則藍燒灰宜為蓄馬與泰法乘灰於道  
者亦同意蓋藍草中實有禁故字從藍漢楊震常種藍  
自紫起故藍草中實有禁故字從藍漢楊震常種藍  
賦則馬木藍圓徑二尺子硬二三月開白花者大者至  
寸厚三寸分出南極子硬二三月開白花者大者至  
根止北極  
七出黃赤赤七稜者入藥經霜取之作藥字從木  
之流也漢千畝危苗此其人與千戶侯等俗云即西  
舊金或曰非也舊草貌上林賦有藍草與紫古字  
舊金或曰非也舊草貌上林賦有藍草與紫古字  
藍草種藍一畝已敵收田一畝而後馬後世未作之  
咸也齊公好服之一國為服用管仲言謂左右呂  
書齊紫敗絮也而賈十倍故孔子惡其奢朱茹應  
一名地血以能治血又染亦亦而名齊人謂之茜古  
弁服總裳士韞頤合常為之染以草莖因名說文茅蒐  
染韋一入其絲詩絲絲有與左傳蘇韋之附注是也東  
門之彈茹應在又綳衣茹應婦人服也抑雅曰綳衣茹  
茹之染女服也綳衣茹應婦人服也抑雅曰綳衣茹  
而非麻茹應言色而非素蘇方木  
明甘為吉服也根入藥蘇方木  
花作燕支何氏山使戎婦女無顏色深澤開布于然  
歌曰失其閭氏山使戎婦女無顏色深澤開布于然  
地春生苗夏有花作燕支何氏山使戎婦女無顏色深澤開布于然  
實花生時口乘涼取黃色料春水淘去黃土更清







姓以遠方之職貢以格突封陳求諸故府得馬按夏書  
仲尼獨以遠方之貢為驗皆長尺有咫者為諸國與矢獻  
上黨織為牛管結器又居以爲或謂其文婦買諸否  
日事中有木土之叙否曰樁平仲木以山排階起汾陽  
山中自有格謂其俗也樁官南外皆大梓高百餘  
尺行從官制其皮覆舍又堪 櫨木 其木有汁可  
聚而者泰水高二三丈葉如椿皮白心黃六七寸以斧  
水滴而下鐵刀氏可其利泰梓 周家泰梓之証至二  
十有五衛徙居楚立樹之榛栗椅桐梓杏後漢樊重欲  
作器先梓梓泰貨 可繩可覆屋者并開 櫨木 數大  
而圖如車輪聚於木杪下有皮曰櫨中櫨裏之每皮一  
區為一節六七月開黃白花結實作房如魚狀子黑色  
皮二句一割旋復生作繩人主彌千歲不凋孫權擊黃  
祖祖櫨兩家街保汴口以并閣太繼擊石為句齊高帝  
時櫨樓皮為馬具晉令夷民守櫨皮者復其身唐書河  
南史主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  
白州有木若羽伐其木為車 女貞一名萬年木  
郭可香郁也似開皮亦可索冬 歲晏不凋實入藥  
蠟樹似冬青可鳥 柏木高數仞葉可染皂花淡青色秋  
蠟聚遠望如梅花取生外白焚之穀葉有調曰櫨無曰  
可為櫨中細核揮油可燈櫨入藥 櫨櫨櫨櫨櫨櫨櫨櫨  
之詩園所有木不同而具下皆設則易生故也太戊之  
祥有櫨成以櫨德而木枯論櫨曰櫨櫨生而速長故以爲  
肌不能剛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  
以爲軸江南人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  
爲冠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  
爲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  
爲狀如紫而黑理華四照其名曰櫨櫨櫨櫨櫨櫨櫨櫨  
其四方異木豫章生七歲乃可 歲久而大者至數  
漢以名即江以右諸郡有之多中空可 櫨櫨櫨櫨櫨櫨  
甘枝葉益庭勢其汁名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  
瘡刀傷立愈漢上林有 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  
章觀西京賦有 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

名櫨城出夫是草木之蔬也疏也疏也果也藥劑也若其可  
材而用也無血氣心知不自愛自責不悅生恒化抑均  
之有天地之性焉乘時以生得土以成以長以榮各有  
性有臭有味有色民以資生其不害不悖而理也曰理  
其立有竝行以生也曰性其敦化川流舉理性焉命之  
曰命聖人備物致用本理性命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曰  
教蓋植物本地地真於下植物得陰氣之多而親地之  
謂地產乃木庵曰符婁 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櫨  
櫨相蔽曰弱枝相磨曰櫨句如羽曰句下句曰抖上句  
曰喬木無枝曰枯木族生曰灌槐棘醜喬桑柳醜條椒  
櫨醜棗桃李醜核櫨形相似乎 山澤之人朝夕與從  
事不能別其倫名相亂者雖 於博依之君子不能同  
其物且也貉踰汶則死鸛鴒不踰濟而巢區宇之內土  
壤少殊物生隨異而 分之以華夷限之以山海其魁  
詭倣怪之變胡可勝紀一氣堯植孰測端倪古所無者  
何知今非初產今狎見者烏知後之不變滅也日新富  
有又胡可勝窮莊生之言曰生有所乎萌成有所乎歸  
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得其所涯種有幾得水則爲鰲  
自其得水土之際爲鰲蟻之衣 生於陵屯爲陵鰲車  
草陵鰲得鬱樓則爲鳥足 鳥足之根爲蟬蟪其葉爲

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天下其狀若脫羽  
其名為鵲撥十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  
為斯彌斯彌為食醢順輅生乎食醢黃輅生乎九猷  
替芮生乎腐蠶羊奚比乎不筭竹生青寧青寧生  
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  
於機彼其因衆人耳目之所見以極視聽之所不接用  
逞其荒唐談謫之見有之而物變化無端固不可測如  
此也子思子不云乎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  
不二則其生物不測蓋一而神矣張明公言之曰天地  
包載萬物於內其生其成陰陽二端而已生有先後之  
謂天庠生小大高下相竝而相形之謂天秩天之生物  
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  
行又曰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  
各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也邵子曰  
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日月星辰交  
而天之體盡之矣太柔為水太剛為火少柔為土少剛  
為石水土火土交而地之體盡之矣日為暑月為寒星  
為晝辰為夜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水為雨火  
為風土為露石為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暑  
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

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兩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  
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  
之矣本一氣也生則為陽成則為陰故有一此有二有  
二此有四有三此有六有四此有八八者四而已矣太  
者三而已矣二者一而已故語其始則天分而地地分  
而萬物而道不可分也語其終則萬物歸地地歸天  
歸道是以君子貴道也陽交於陰而生蹄角之類剛交  
於柔而生根莖之類陰交於陽而生羽翼之類柔交於  
剛而生枝幹之類天交於地地交於天故有羽而走者  
有足而騰者草中有木木中有草各以其類推之草伏  
之獸虎豹毛如草之莖羽棲之鳥鷹鸞羽如木之葉飛  
之類喜風而敏于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于走下木者  
星之子故果實象星禽蟲之卵果穀類也穀之類多子  
蟲之類亦然蠶之類今歲蛾而子來歲則子而蠶燕菁  
之類今歲枿而苗來歲則苗而實鷹雕之類食生而雞  
鳧之類不專食生虎豹之類食生而貓犬之類食生又  
食穀走之類睫上接下飛之類睫下接上類使然也木  
枝葉陰也華實陽也枝葉輒而莖幹堅剛柔之等也陸  
中之物水中必具各有陰陽寒熱之性焉大較陸為陽  
中之陰水為陰中之陽水之族陰為主陽次之陸之類

陽為主陰次之陸多走水多飛者其交也是故巨陸  
者必細于水巨于水者必細于陸飛之走雞兔是也走  
之飛龍馬是也在水而鱗鬣飛之類也龜獺走之類也  
水之花鹽硝是也水之木珊瑚是也風類水類大小相  
反在水者不暎在風者暎故水族出水則死風類入水  
則死然有出入之者龜蟹鰲鳧之類是也動物自首生  
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有一日之  
物有一月之物有一時之物有一歲之物有十歲之物  
至於百千萬歲皆有之天地是已天地亦物也動者體  
橫植者體縱人宜橫而反縱者也飛者有翺走者有趾  
人兩手翺也兩足趾也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之  
而又食飛走也體必交而後生故陽與剛交而生心肺  
陰與柔交而生肝膽柔與陰交而生腎膀胱剛與柔交  
而生脾胃天以氣為質以神為神地以質為質以氣為  
神人兼萬物而為萬物之靈者神也禽獸之聲以其類  
各得其一聲而不能通通之者人也故暑寒晝夜無不  
變風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飛走草木無不  
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臭  
口善萬物之味靈于萬物不謂至貴矣乎天地與其貴  
而不自貴悖天地之性不祥莫大焉嗚呼聖古穴居而

野處搏生而咀華與物相伍物與之為敵而人也者保  
也爪牙齒角為毒槩不足以勝禽獸而禽獸傷人民生  
貼焉聖者作構木為巢教民居之以避其害未知稼穡  
茹草飲水食樹木之實未有火化飲禽獸羸蚘之血茹  
其毛燧人氏作觀星辰而察五行知空有火而麗木則  
明於是鑄木取火教民以烹飪常是之時草木暢茂禽  
獸繁殖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帝太昊既書易而神  
明之德通取諸離作網罟以漁田而鮮食有所養犧牲  
以充庖爰命之曰庖犧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  
土可墾發以耕而粒食以富也黃帝正名百物選百脩  
百穀為常珍元妃西陵氏育蠶治絲繭供衣服衣裳始  
焉而文治此開也迨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穀  
土未登堯憂之以命舜舜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  
禽獸逃匿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放之菹險阻遠而  
後禽獸之害人者消禹謨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嶽  
泰庶鮮食決九州距四海濞猷濬距川暨稷播泰庶艱  
食鮮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故書稽古首唐虞以為平  
地成天俾人民禽獸各得其所為萬世極也其後暴君  
代作壞宮室以為汚池棄田以為園囿園囿汚池沛澤  
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厚賦歛以實鹿臺益廣沙丘臺

苑收狗馬野獸蜚鳥奇物克其中天下又大亂周公相  
武王誅紂伐奄滅助惡之國散鹿臺之材發鉅橋之粟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而天下大悅周禮秋官之屬有雍  
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于國稼者春今為阱獲溝瀆  
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獲禁山之為苑澤之沉者注  
張冥氏掌設張弧為阱獲其攻猛獸也以靈鼓馘之  
注祭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須謂下也庶氏掌除  
毒蟲穴氏掌攻螫獸是氏掌攻猛鳥以時獻其羽翮柞  
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刊陽木而火之冬月至剝  
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  
掌其政今雍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  
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  
之掌凡殺草之政今若族氏掌獲天鳥之巢以方書十  
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  
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亦夷氏掌諸牆屋  
之狸蟲蠹氏掌去蠹以牡鞠灰洒之以其煙被之則水  
蟲無聲壹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馘之以焚石投  
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犛牛貫象齒而洩之則其神死  
淵為陵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以救日之方與救月之  
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其除鳥

獸之害備豫至於此夫天有生有殺時有殞籙燭變  
人天刑天殺我非其類以養其類豈顧間哉而終王於  
竝生自世之衰王制墮壞上干天地之和下竭山川之  
精中墮四時之順目欲極色舉天下之物以窮之於色  
耳欲極聲舉天下之物以窮之於聲口欲極味舉天下  
之物以窮之味鼻欲極臭舉天下之物以厭吾之鼻  
心欲極侈肆紛華舉以其天下之物可材可用者苟焉  
焉琴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鈞餌網罟皆  
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洛置罟之知多則獸亂  
於澤矣知惜於蠶蠶之尾而蠕行蛟動飛羽伏鱗舉無  
以幸其生非徒搏噬之也又從而暴殄之安以為當然  
曰天生物以養人也孔季彥嘆之曰萬物之生各稟天  
地之性人徒以其智得從食焉非天為人而生物也如  
物為人而生則蚊蚋食人蚯蚓食土豈天故為蚊蚋生  
人蚯蚓生地乎為何謂天之厚人而安之為當然也儒  
愈東之役天下治船文中子歎之曰林麓盡矣帝省其  
山其何辭以對知隋之必亡於是佛者陳五戒以殺為  
之首陳十業亦殺為之首其法曰見殺不食聞殺不食  
其說者曰凡厥有生必愛戀其生當被烹執前見乃故  
乞生無由旁見其類猶戀戀不得抱苦受辱後入門錢何  
其痛也今人或為湯火所傷或為刀誤傷此荒悖之  
醫主物財不慮而殘之食焉傷焉者殺焉餘

造脂聚炭燒蚌蝦者殺百餘乃得一飽或遠致異品鯢魚  
俗括不怪良可憐也化書曰禽獸之於人也何異有  
巢穴之居焉有夫婦之配焉有父子之性焉有死生之  
智焉鳥不仁也惟禽獸之性也時有若臣禮也羊跪乳  
究其道而於殘之且夫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  
非義也以所食之與封豕封豨之殘不巳羽毛雖無  
言必欲我食之與封豕封豨之殘不巳羽毛雖無  
不此吁直疑自古無君子維其教已徧克之且至養  
老輔病之禮廢而禽獸逼人而固有激乎其言之也  
黃勉率韓寓江北見金狄入寇民居先鋒鎗於手不  
異著成說記言吾儒雖不言成殺然殺必以時用必以  
其而後世有嬰孩至於成人咸視於肉食誠逆天道滅  
慘人不可以其說類釋式而不之思也近儒如憲作  
直者論言雲之想遇設置首合達口嗚呼行矣無微  
人設董者曰吾所備者數而角義而翼者耳何謂備人  
雲之推曰子弗聞昔者羽山之熊與丘之豕牛衣之虎  
乎以具先固人也先乎豕牛之野豕牛之虎與羽山之  
沐以中平之馴雉茂中之鸚鵡賈人之秦古鳥之教者  
形則然矣而心人謂之非耶今之豕牛而角義而翼者  
豕牛知不有若人者在也設置者懼遂列單折牙終身不  
能孟軻氏語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  
四肢之於安逸豈不謂性哉而以爲有命君子不謂性  
故禮所以約性也約性之盡乃能盡性能盡性乃能盡  
人物之性而參贊之功成嗚呼天道也夫亦君道也夫  
史以是終焉

函史上編卷八十一

易六爻體天地之撰範九疇蓋經世  
民諸應天撫世弘道覺民之業宜彰  
乃其天經地義民彝物曲有倫春可  
革者則有之天官之分九野  
官之列九品也是三極本  
故首天官次方域次人官天官莫大於  
紀之災祥以驗之而天人之際大備故次  
數次災祥方域莫大於土田土田生德之本也  
田而後有貢賦漕河通焉故次土田次貢賦  
泗人官莫大於封建封建政之根也封建廢而任官  
任官有統而後九德服在位也乃學校其本已故次  
封建次任官次學校有學校而後有經籍經籍者天  
文地理人事之紀也禮理天地之序樂宣天地之和  
而後人道成焉故次經籍次禮儀次樂律嗟乎利誠  
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長國家而務貨  
賄乃其來久矣於是乎小刑明刑大刑制兵故次貨  
賄次刑法兵制殿焉春秋謹嚴莫謹於華夷之辨矣  
故次邊防次夷狄異教爲常道裂也自道術始也當  
防乎其防故受之以異教終焉易二象以盡意噫五

行以成務書不盡言史何敢當焉然三而九又九而大備而天下之故亦畧具矣

顯等懸象徵表爲國故紫宮二十八舍三百二十中外官於王朝邦國官府下逮人民畜產頽仰較若一也而二曜五緯八風雲氣時從權焉故王事臧嘉儆忒逆從之際於天象若景綱斯已嚴矣明主司天人之契謹察眊焉兢兢釐天官書第一

天以河山條紀峻胡越之介裨海環之而諸夏方域真焉皇皇禹功殫之于封濬分畫蓋其理也故羣生康毓功濟于來今迨世多變縱分衛裂首體不屬而生民糜爛耗矣帝者統寰宇爲一慎封守爲兢兢條方域志第二

元后法天御極三公論道弼化原而無職司六卿分職庶寮承序百辟宣德輻運而天地官斯人紀所立哉自教之衰釋道而議政主德罔弼而守牧之政紀闕如也又遷代已數人官曠焉述人官考地三天以一氣攝三統五行於四時消息祿斂示聖者之度故時令於王事爲最重孔子語焉邦曰行夏之時贊易曰後天而奉天時故上德一天中奉天畏天上智不能遠紀紀以民正下者恃天以亡後儒徂兵志

賞罰之權臚經常之令辟矣夫晝宵亦何可得違也述時令記第四

天道至恢恢矣由欽若曆象而來世紹邊明即星官曆師能按部推驗不爽於軌度則天行有常聖者創法而人之聰明能紹天也然昆侖玄眇豈巧曆能盡獨時有推明故堯命羲和以欽天迨舜受終即察璣衡以齊天詎顯守法哉總之以隨天推候爲本述曆志第五

天合日月星辰海山嶽瀆人羣鳥獸以成天曆則人乎合頭臚肢體五臟十二腑毛髮骨理而成人故五事僭理而六氣類應猶現氣於肺腑之變而絡脉所注隨病也倣忽者殃彼拘而鑒者惑已乃即占候爽而訛應非類至何言之不察哉故知類應者爲知微述災祥考第六

天以丘陵川澤阜百物而土中稼穡作生人之衆諸彊理裁成導利均布繫王人是賴故君之言宗也生德之大宗也田不井不均居不里不輯即有生鮮遂矣帝者體天弘覆立元元之命其惟井野乎然非久長人之官不任次土田志第七

王后身三統六事九正之重脩和理叙而天時地宜

人官物曲之利興焉其則墮定賦任土作貢因民任力卽自代不與易也然損上益下而益損下益上而損剝安附地夫思居德斯理亂所萌哉司計者覽詳於貢賦登耗舒促之變宜可爲懷然懼矣述賦役舊第八

河之爲中國患舊矣濫溢懷襄帝用震傲得禹而九州寧乃後卒橫放莫底也夫黃河於川江導諸夏同功而河爲中國陽性勁又而北水泉少而河身隴隘雨水時行半天下之洪濤都焉其潰決固當乃江於天下爲右陰水泉所從出者多夢澤巨而三江力涸

之濟濊灑焉其險而不爲敗亦其性哉今河益南徒獨全淮受其委而鑿齊魯之墟以運漕議者顧以爲天數神力不可治謬其本矣作漕河志第九

王者法星土方域之文紀畫國分野庸勲建親而天下康若宗幹輔府事依焉則自然之符也附枝大而心披柯葉彫而本瘁亦曲防過矣今大藩坐擁無功之奉而材不效諸用支藥稍疎則司國計者腹天下膏血以贍之而日盼盼患不給也蓋交病甚矣作封建志第十

自唐虞登庸若采之訪翁受敷施惟九德爰陟至申

命特命交讓之風穆然而黜陟幽明之典不替也故辨官才惟德推官能惟讓考官治惟庸乃後世以浮言程士以資格限官以案牘譽毀課績也悲夫夫設官而不知所任亦無爲設官矣述任官考第十一

昔王之敷學也綏帝降之猷定民命之衷今無危乎天地之性故學者學也所以興德勸行陳藝而漸之道也校者教也主化俗而導民今教不列而學士溺於浮文悲大夫設學而不之所以爲教則無爲貴學矣述學校志第十二

六經之爲天下治也尚矣易象作而三極之道畢具

唐虞之化典謨紀之夏殷周之盛德流風詩書續備焉故易以宗命書以制典禮以教中詩樂以導和春秋以定變觀全經而知夫大道之恢恢諸子百家史傳作而華繁寡實矣乃其初亦詎非出於六官之流裔也哉剔源疏疏俾嚮道者有所統述經籍記第十三

自聖王本天經地義民行以制禮禮理而安安則樂樂則天而樂從生焉故禮體也體神人百物萬事之極而節文且適之者也樂者樂也樂繇乎道也禮由中制樂以和行中和者性命之精鬼神之會天地民

物之統也故聖王上之夫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仲尼之所志歷千載而不效於用悲夫治源譜流伴言禮樂者有所統述禮儀志第十四

昔王本天地太和而作樂以斟酌調適令反之乎性故樂也者樂也樂得其理也理大理而後和理也者節也故樂以節樂後之人以侈爲樂咎生於不知樂之情而遂欲不反也必不合矣夫樂本於黃鍾之宮聲以宣之律以節之呂以助之而候氣諧聲其準也和平以爲極述樂律考第十五

天立君以生民非賡民以生諸古今富民富國之變表見土田貢賦中者蓋畧具矣國家承百王之末而兼受其經一切之政咸用乃鹽鐵茶馬之賦遂爲課稅經此亦何得簡哉通變節適稱時追俗而無虞於其本固爲理之大權也語曰原大則饒基削而什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述財賄考第十六

昔者哲王隆德敦禮政有紀而後糾之刑故刑者成也法天之震懼慘栗主於成物又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慎焉迺棄德禮不務釋政而任律又釋律而任例夫例者苟一時之權而破名析律者也述刑法

志第十七

天以陽生萬物肅之以陰地產五材金用不廢故兵者聖人所以昭德保治禁暴亂爲生民計也好之者殃故兵制周則國全隙則輔缺與農合則交利分則交病乃重內其本哉秦而下興壞治亂之數端恒起於兵故制兵制國所甚謹也述兵制考第十八

天以兩戒定胡粵之限崇山峻谿王公因用設險以無虞中國蓋安不忘危備以無患也乃本務篤在故內修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述邊防書第十九乾坤以兼覆並載爲大德而華戎中外之限一何其有截耶大哉聖人之馭戎也舍逆取順治以不治有

驅逐而無窮蒐後世守文之士致金縢子女以爲表調矣彼已將帥席主威揚中國怒毒天下而不恤烏謂天德哉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非之也故曰億述四夷考第二十

隆古元哲通天地神明之德而別宜分類幽明死生鬼神之故爛然乃禮導樂和因物之精而納之極也夫是以庇痛不興而誕悖不作迨德衰而二氏者標神理性命以自詡末流益譎妄爲神姦故攻之者難則所據者安與也然世教滋病作異教考志焉明隆慶辛未古盱郡後學鄧元錫撰

星史下編卷之一

肝邱元錫著

天官書 索隱曰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

天官書諸經緯然其因之故主天官書之志

中志劉向張衡蔡邕之書因之故主天官書之志

子志劉向張衡蔡邕之書因之故主天官書之志

附錄馬史記文頗詳逸者雜錄正史諸傳志

中宮天極星首中宮三才萬事生於中也元命苞云

與天文志云坎正北方也北極不於坎於艮也萬物

之次為曆元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

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

也索隱曰句音鈞曲也星體以後句四星名四輔張

也索隱曰北極星為輔臣之位主參贊萬幾小而明吉

大明及若角以道環之匡衡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

失也暗則官不理環之匡衡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

直而明則天子將兵開則兵起晉志曰東垣下五星

約言吳王應電曰垣匡衡星官伯所掌八舍宿衛周

星勾陳八星皆在紫宮中北極北星為細星最尊者

也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最尊者

曰太乙之坐身三星主五曜無子也勾陳後宮也入

星正妃餘四星女御之象也勾陳口中一星曰天皇

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授政也大帝上九

星曰華蓋覆大帝之坐者蓋下九星曰紅蓋之坊也

氏最氏之言王之友臣於前列直斗口二星隨北端  
允若見若不曰陰德索隱曰劉氏直音如字隨音他  
作觀謂星形尖邪或曰天一正義曰天一星明而  
也陰德二黃星或曰天一正義曰天一星明而  
人主吉凶者大在天一南近大帝之神主風雨饑瘠  
尚書西二星曰陰德主周急扶掖王德莫大焉宮門  
左內二星曰大理主平刑斷獄門外六星曰天休主  
寢舍燕息西南角外二星曰內廚主王后膳飲東北  
星外六星曰天廚主王盛饌周禮天官冢宰北  
紫宮左三星曰天棓右五星曰天棓楊慎云棓音後  
六星絕牽抵營室曰閣道索隱曰漢天河也晉志曰閣道  
飛道也從紫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  
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  
西開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  
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為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鄉分  
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晉志  
斗三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魁  
星為璇璣約三星為斗衡又第一星曰天樞二曰天  
衡三曰天權四曰權五曰玉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官  
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  
六曰司祿漢書作五司司祿八曰司災晉志曰文昌  
斗南家宰領百司者星明吉太陰守一星在相西大  
將大臣之象主武備王應電曰西北四星曰勢王者  
臨御臣下之象不欲明則官者在斗魁中貴人之  
象勢臣下之象不欲明則官者在斗魁中貴人之  
象勢臣下之象不欲明則官者在斗魁中貴人之  
象勢臣下之象不欲明則官者在斗魁中貴人之

能音曰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漢書符作三  
霜天行暴今晉志曰三台六星起文昌列宿大微夏  
曰天柱三公之位也上開德宣中近文昌二星曰  
上台司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二星曰下台  
為司祿文三台為天階太一曜以上下故曰泰階中  
法平罪輔星明近輔臣親疆斥小疏物孟平曰在此  
之官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一外為盾天鋒  
也斗外遠也  
實則因多虛則開出晉志曰貫索九星主法禁半口  
空則更元漢志曰天紀九星在貫索東九卿主理中  
訟天一槍培方盾動搖角大兵起步天歌云中元北  
星在其中大帝之坐第二珠第三之宮庶子居第一  
一太當一門路左樞人樞夾南門兩面皆衛一十五  
上宰少尉對少宰上輔次少輔上衛少衛次上  
承後陰德門裏兩黃紫尚書以次其立五女史柱史  
前數陰德門裏兩黃紫尚書以次其立五女史柱史  
各一戶御女四星五天柱大星在星陰德門內陳五  
內座後門是華蓋并紅十六星紅作柄象蓋金形五  
上連通九箇星名曰傳舍如連丁垣外左右各六珠  
右是內座方天廚階前八星名曰八穀屏丁五箇天  
宿天林之星在星陰德門內星名曰八穀屏丁五箇天  
月形若陳分明八個星文昌之下曰三公太尊只向  
三公明天牢六星太尊邊大陽之守四勢前一星  
相太陽更行三小星西邊是玄玄一星間天  
王德電曰中垣紫微象天子宮前朝後市太微三朝也  
下垣天市也王國中為王宮前朝後市太微三朝也  
東宮蒼龍房心重明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

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晉志曰心天辰星明大  
心三能大星天下星太子後星庶子房為府曰天  
駟志曰房四星間有三道日月五星所從出入也  
表中間為天衢亦名天關黃道之所經也南明曰  
環具南四星曰天衢亦名天關黃道之所經也南明曰  
天衢則水只力曰天衢為天馬主車駕其陰右驂旁  
道則水只力曰天衢為天馬主車駕其陰右驂旁  
有兩星曰杓勝次左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驕又  
主開閉杓勝次左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驕又  
小星曰鈞鈴房之鈴鈞鈴天之鈴鈞鈴以開防神府  
司心鈞鈴房之鈴鈞鈴天之鈴鈞鈴以開防神府  
淫而謹內也九命包曰鈞鈴星以開防神府  
距鈞以備非也常也動北一星曰牽晉志曰東北  
星出及疎拆者地動北一星曰牽晉志曰東北  
十二星曰旗正義曰左旗九星在河鼓左右旗九星  
梁不運動搖則其起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  
市樓市中星眾者實其虛則耗晉志曰天市垣二十  
垣主蕃衛主聚眾一曰天市垣中星眾者實其虛則耗  
本此市垣中星眾者實其虛則耗晉志曰天市垣二十  
居肆諸星中星眾者實其虛則耗晉志曰天市垣二十  
臣星除之為從市易者帝坐一星在天市中星西  
天庭也九星則天子吉威今帝坐一星在天市中星西  
壁內治主立市王后吉威今帝坐一星在天市中星西  
東北主同陰陽明大輔臣候之此候一星在帝坐  
官北四星帝生西南土土之候之此候一星在帝坐  
非其常四星帝生西南土土之候之此候一星在帝坐  
也宗人四星在宗正東錄親親族之貴人有序則星  
如詩文而明助則天子親親有親客星守之貴人  
此謂天市垣史記每世故錄之蒼龍六星歌云  
下門內左星是車肆兩角宗四宗人宗星一星  
依門內左星是車肆兩角宗四宗人宗星一星

常光明四簡微茫官者星以少兩星名列四斗計帝  
前依其大斗是五星計是四垣北便尺實索星李口  
橫者七公天紀恰似七、形數者分明多兩星記  
北三星名女林生還依纖文旁三元之星無相侵  
升其金以次別有五行吟 房南眾星曰騎官 晉志  
官二一七星在氏南天子宿衛東端一星騎官 晉志  
車南三星騎官也陳車三星在騎官東北車騎 晉志  
卒其二在房心南主為 左角李右角 晉志  
前從官二星在積卒北 左角李右角 晉志  
氏云左角為天田 陽為太陽道右 晉志  
為太陰道晉志曰星明大下 太平 晉志  
移徙 大角天王帝廷 晉志曰角二星為天關其間天  
則憂大角天王帝廷 晉志曰角二星為天關其間天  
天棟為天王座正經紀中北三星曰帝座王應電曰  
南蒼龍之首萬物化生芒 也角若象主王正月新  
始周天子所以開四門也 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  
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政曰攝提  
格 元命包云攝提言能提斗杓以授於下也 正  
占不微明則三公橫然客星入之象紀入帝座 晉志  
曰角日攝提間攝提為以夾擁帝坐 亢為 晉志  
廟主張奏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 宋均曰 晉志  
四星天十外朝總攝天下章奏聽 晉志  
廟堂通塞之候曰疏明星明大輔相納忠 晉志  
南上星曰折威主折殺折威東南二星 晉志  
囚正義曰天之外門占明則民老貢 晉志  
外兵至 氏為天根主疫 晉志  
亢下繫於氏若木之有根晉志曰 晉志  
解之房宋均曰三月物雖生而日在奎行毒氣故 晉志  
疾尾為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 宋均云 晉志  
相承則後 叙而多子不然則不金火守之後宮 晉志  
起若明暗不常 婦乘亂妾勝 失序少子孫 晉志  
為五尾南上占吉凶傳說一星在星宿 晉志  
一星在尾後河中主雲夢王應電 晉志

萬物為天根本故象之後妃叙明於此者詞續無  
窮之意太子居嗣亦曰東宮主問安 晉志  
箕為教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守房心王者惡  
之也 晉志曰晉四星曰天鵝亦曰天津主入風刺德  
五穀熟君無諍問疏暗則憂正義曰亦后妃之府 晉志  
曉日箕水帝以婦者又設器尾受之以箕章婦道  
也又主口舌骨肉護之所生也五星聚尾箕有內亂  
胃始色荒也 步天歌云角兩星南北正有音中有  
平道上天田總是黑主兩相連別有一鳥名進野平  
雙雙橫 庫樓上庫樓十星屈曲明樓中柱有十五  
星三三相著如四形 中四星別名衛南門樓外兩  
星橫 九四星恰似等 狀大角一星直上明所  
九子元下橫大 左右攝提星三三相似如 晉志  
威下左頓頓星兩 晉志  
色若頓頓直下存 晉志  
黑一星世人識 晉志  
列三星 晉志  
宿中入 晉志  
南宮朱鳥權衡 重太微垣 晉志  
輝欽 衡太微三光之廷 宋均曰 晉志  
警欽 衡太微三光之廷 宋均曰 晉志  
為天庭列宿受符諸神考節之地 匡衡十二星藩臣  
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漢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

星諸侯正義曰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北天子之宮  
星間為瑞次帝之坐十二星在翼軫北天子之宮  
上相第三星次相第四星次將第五星上將第六星  
第一星為右執法御次大夫象也第二星上將門西  
星次將第四星次相第五星次將第五星上將門西  
之東左掖門右掖門次相第五星次將第五星上將門西  
中華門次相北東太陽門次將北東太陽門次將北東  
上將北東太陽門次將北東太陽門次將北東太陽門  
門也其星並欲光明潤澤若枯槁則各以其位受殃  
若動搖則禍命以干主○冒志曰東西兩星有光及動  
搖諸侯有陰謀誅法移刑罰急西○外二星曰明  
堂明堂西三星曰靈臺上○有物察符瑞候災變者  
左執法東北一星曰靈臺上○有物察符瑞候災變者  
日二公內坐朝會之所三公曰九卿內坐朝會之所  
萬事也九卿西五星曰內諸侯入觀天子之國者中  
五星帝師帝友三公博士太其內五星五帝坐晉志  
史也諸侯南二星曰天樽其內五星五帝坐晉志  
帝坐在太微中含攝紐之神四帝位東方蒼帝  
威靈仰南方赤帝赤帝怒西方白帝白帝怒北方黑  
帝時光紀也天子動得天度止得地符從容中道則  
五帝坐光明不明人上當求賢輔政不然則勢衰五  
帝坐北一星曰太子太子北一星曰太師太師北一  
星曰太宰太宰北一星曰太傅太傅北一星曰太保  
廷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郎位一星曰太僕太  
中散議議郎即中之職也主司馬馬不具后妃  
華臣誅明大及之入之幸焉為亂正我曰太僕  
其大小均傍一大星將位也晉志云郎將位北  
耀光潤帝陳七星如畢狀在月五星順入軌道司  
帝北皆天子宿衛虎賁之士  
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  
之中坐成形羣下從謀也晉灼曰中坐犯帝坐也東  
康衡金火尤甚廷審兩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志  
入也  
日少微四星第一星處土第二星處土第三星處土第四  
夫少微南四星曰長垣主胡夷果城隋他果反宋

均云隋謂班下也春秋合誠圖云少微處士位占以  
明大黃潤賢士舉不明友星月九星北門處士憂  
宰相易王應電曰北門西有兩星接三百皆大臣象  
長垣設險守國者鄭曉曰三垣天市天子巡狩之宮  
明堂位也太微天子布政之宮朝位也紫微為宮  
天市處臨之太微天子布政之宮朝位也紫微為宮  
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於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命於  
朝而出任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有分司諸  
侯即兩各守其土安其人民以承天子也○步天歌  
云上元太微宮昭昭列象布蒼穹端門只是門之中  
左右執法門西東門首卑末一謂者以少即是中  
公三黑九卿公背傍于黑諸侯卿後行四門西主  
軒屏五帝內坐於中正幸臣大并從后鳥列帝後  
從市定即將虎賁居左右常陳即居其後常陳七  
星不相誤即位陳東一十五兩面宮垣十星布左右  
執法是其數宮外兩堂布政宮三箇臺臺候雲雨少  
歲四星西南兩長垣雙星對無災權軒轅軒轅黃  
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晉志曰十  
星黃帝  
少神一曰東陵一曰權星南大星女主次北一星夫  
人象也其次諸星皆次妃之屬女主南一小星又  
也左一星少民后也右一星大民太后宗也軒轅  
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五星守酒旗則天  
大醉軒轅南三星曰天相西四星曰權位權國火之  
權也權比四星曰內平罪之官天相土佐后禮事  
內宰之職也正義曰十七星王雷雨之利後宮之象  
也陰陽入氣聚為雷電和為雨怒為風亂為霧凝為  
霜散為露聚散氣立為虹蜺離為符瑞分焉地理  
二十四星主陰陽和遇故以進后之宮月五星守犯  
後宮爭競移徙則國人流徙王應電曰月五星守犯  
者如衡占東井為水事鄭樵云日月五星其西曲星曰  
鉞晉志曰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天之亭候  
鉞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則井星出  
而端利鉞一星井井之前主同考淫而斬之占牛  
明明與井齊或搖動則天子用或於大臣月宿牛  
風鉞北北河南南河晉志曰北河南河各三星東來  
雨鉞北北河南南河井南河為越門北河為胡門占







一日清廟一日玄宮主土功星明國昌小不明鬼神  
不享離宮天子之別主隱藏休息之所蓋屋主營  
造工師之事土工吏其屬也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  
圖書之秘府星明王者道術多君子失色小不  
同王者好武經上不用圖書隱動則有土功  
騰蛇二十二星在管室比大蛇也主水蟲  
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卑騎消野曰王  
良在奎九星河中天子奉車官其四星曰天駟旁  
一星王良也亦曰梁為天橋主風雨水及或占車  
騎良若移在良則馬後是車馬也閭道六星王良  
前四星曰絕漢抵管室者也附路一星在閭道南東  
壁北十星曰天駟主清令五星逐漏馳騁也傳舍九  
星近紫宮車蓋亦抵河為賓客館客星守之滿胡  
有彗使不明胡紅也傳舍南河中五星曰道父御官  
也一曰司馬一曰伯樂馬官星亡馬大旁有八星絕  
貴其四星中九星如鈞口鈞星直地動旁有八星絕  
漢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動入涉水晉志曰天津  
其四方正義曰天潢元命包曰漢主河渠所以雙神  
而動水杓曰四星在危南正義曰杓曰星主軍糧占  
暴不杓曰四星在危南正義曰杓曰星主軍糧占  
春糧絕也曰星在南主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  
正義曰匏瓜五星在離珠北占明大光潤南斗為廟  
歲熱不則瓜果之實登客星守魚鹽貴南斗為廟  
晉志曰南斗六星天南一星水相太宰之位也進賢  
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庭也亦為壽命之期紫十四  
星在南斗南有星守之白衣會水農丈人一星在  
南斗南有星守之白衣會水農丈人一星在  
於斗西盛明星守之和平爵祿行苦角動搖天下愁兵  
起從都日月五星進入天斗流湯其北建星建星者  
李犯之兵起星小暗牽相廢死  
旗也正義曰建星六星在斗北臨黃天之中開斗  
鐵鎗也上二星旗附也占動搖則人勞月暈之蛟龍  
見馬疾月五星犯守大臣相澤亦為關梁不通及

大水也晉志曰天弁九星在斗星市官知市珍東  
南四星曰天弁國主鮮卑鳥桓火守夷安狗西北二  
星曰天鵠牽牛為犧牲正義曰牽牛六星天之開梁  
主候時一曰紫微占明大關梁通不通天下死移  
入漢中天下乃亂也晉志曰天田九星在斗南并田  
之衆農夫人在馬驪驪星在斗南并田之衆農夫  
九星在斗南并田之衆農夫人在馬驪驪星在斗南  
池也九星在斗南并田之衆農夫人在馬驪驪星在  
右左右將正義曰河鼓三星在斗北天鼓九星在  
比右星右將軍占明大將軍將軍其有左星左將軍  
左旁天鼓之旗也似正宜而明色黃光澤將吉不然  
兵變星怒也旗間四星曰天鼓鼓杓也前近河鼓若  
亂相陵也旗間四星曰天鼓鼓杓也前近河鼓若  
浮鼓相直星不娶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晉志  
明也漏刻失時娶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晉志  
珠四星在須女比女子之藏府也正義曰織女三星  
函池下編 卷之十一  
天女也主藏絲帛珍寶占王者至孝必神明則三  
星俱明不然則暗而微天下女工廢明則理大星終  
而角布踊賞不見兵起○步天歌云斗六星其狀以  
比斗魁上建星三相對天弁建星三九斗下國安  
十四星雖然名隨貴索形天鵲建星雙星並蓋四  
前八星近河鼓農家大人斗下天鵲建星雙星並  
年八星近河鼓農家大人斗下天鵲建星雙星並  
一斗牛下九星是天田田下三三九斗下直連  
三河鼓鼓上三星號織女左星右星九星河鼓兩  
畔左邊明更有四星名天桴河鼓直下如連珠羅  
三馬牛東后漸臺四星似口形筆道東足連五丁  
道漸臺在何許欲得見時近織女○女四星如其主  
嫁娶十二諸國在斗雙馬門代越國向東論東西周  
一皆北輪楚之國雙馬門代越國向東論東西周  
天黃星細區分五箇離珠女上星敗瓜珠上飯瓜生  
橫四箇箕仲天津上七箇仲扶箱星○虛上下各

一如連珠命祿危非虛上呈虛色之下天泣望天  
 雙雙下壘城天聖園十三星收白四星城上橫白  
 西三星南瑜明○危三星不直舊先知危上五里號  
 九星入丁三四并形人上十鳥號中一府上天狗  
 星斜虛梁十箇天錢梁上黃泉前南星能蓋屋身著  
 星下頭六箇雷電形星壁陳次十二星十二頭大  
 似升陳下分布利林車四十五冬三馬野軍西四星  
 多難論子細壁歷看區分三粒黃个名鉄一類與  
 珠北落門東八點九箇十四西一宿八綱是帶傍  
 天黑土公史騰死室上二十二壁兩星下頭是露  
 天所十箇黃鉄鑽土星羽林傍上北宮凡宿察日月  
 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  
 宿二十八六三四十二而各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  
 天張子丁未歲一歲衰故歲歷一辰不右日月所交  
 之冲也宋天文志曰歲星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於  
 色青比參左肩小於太白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於

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者罰  
 見歲星歲星羸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  
 伐人其趨舍而前曰羸退舍曰縮羸其國有兵不復  
 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  
 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在寅歲  
 攝提格李巡云萬物承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  
 陽起曰攝提格格起也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  
 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  
 失次有應見柳石氏同其氏在建星發歲早水晚旱  
 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  
 日得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

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  
 用昏單闕歲起曰單闕單闕止也歲陰在卯星居  
 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  
 有應見張其歲大水其氏在虛危執徐歲平巡云  
 徐執徐徐也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  
 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早早  
 晚水胃昂大荒駱歲大出霍然落落荒大也歲  
 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昂晨出曰躡踵熊  
 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參初在敦祥歲  
 萬物咸壯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昂早晨  
 出曰開明炎災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  
 次有應見房歲早早晚水其氏在房治歲李巡云陽  
 和治合也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參晨  
 出曰長例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在注  
 星七涖灘歲李巡云涖灘物吐秀傾速歲陰在申星居  
 未以七月與東井與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  
 有應見牽牛其氏在鬼太作鄂歲李云作鄂物歲陰  
 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為長王作作  
 有芒國其昌穀熟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  
 昌有女喪民疾其氏在危亢闕茂歲孫炎云萬物皆

閏歲也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  
睢白也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眾七氏在太切在大淵獻歲於深謂蓋歲之於外也歲陰在  
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  
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  
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初在星角九太困敦  
歲孫炎云因敦記也言萬物切明此於黃米之下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  
一月與氏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  
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昂在天宗大之亦奮若歲  
李巡云昂陽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  
出曰天皓黥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其在心  
在參女虛危其石太初歷不同者各錄所候見也當若不屈居之又左右搖  
未當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中庚吉色欲其角動乍小乍大其色數變人主有憂  
明光潤澤其角動乍小乍大其色數變人主有憂  
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梧長四尺末兌進  
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退而西北三月生  
天機長四丈末兌京多云天機為兵赤地千里枯骨騰籍退而西南三  
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  
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國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  
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

赤黃而沈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  
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大白關其野有破軍歲星  
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為清廟歲星  
廟也祭剛氣以處熒惑晉灼曰熒惑當以十月入氣  
一歲而周天宋子又志曰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  
惑色比心大星大小類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  
於五常禮也五事視也禮虛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  
見熒惑熒惑失行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  
熒惑為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天官占曰為天子理官  
伯或為重兒歌語嬉戲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  
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大半亡地因與俱  
出入國絕祀居之殃旋至雖大當小索隱曰久而至  
當小反大索隱曰言其南為丈夫北為女子喪宋均  
惑守與星南天夫若角動繞環之及午前午後左  
右殃益大與他星關光相逮為害不相逮不害正義  
謂光華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  
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  
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其出  
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  
行東西兩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  
熒惑從大白軍憂離之軍却出大白陰有分軍行其

陽有偏將戰常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

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為明堂熒惑廟也謹候

此天官占一夢惑色怒之行厥物已戰凶有聞軍鈞

亂臣必有大人人欺吏欺王曆斗之會以定填

星之位晉灼曰帝以甲辰之元始建斗星鎮宿二

於左肩小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戌已而帝主德女主象

也鄭氏曰填諸如鎮土以鎮靜為歲填一宿會之

其所居幽吉未當居而居若已云而復還還居之其

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若已居之又東西

行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

福厚易福薄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

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

天洪適曰填行遲每始一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

一舍其下之國可以重致天下禮德義刑盡失而填

星乃為之動搖為王不寧其縮有車不復填星其

色黃光芒音曰黃鐘宮其失次下二三宿曰歲有主

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厥其歲

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為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

星也木星與土合為內亂飢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

而更事火為旱金為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

殺熟金在北歲偏無星經云金在南方正北名曰

或年或有火與水合為燁音灼曰火入水曰與金合為

鏐為器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為憂王孽卿云

水土合則成鏐鏐治沃則火與火與則土之子燁

金成鏐鏐金鏐則王無子無子無子無子無子無子

也大飢戰敗為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稼而

擁闕正義曰擁於拱有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

入得地金為疾為內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

內有兵與器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器並起君子受小

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奄有四

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小

小事亦小蚩出者為羸羸者為客晚出者為縮縮者

為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為合相凌為闕七

寸以內必之矣五星色白圓為羸早赤圓則中不平

為兵青圓為憂水黑圓為疾多死黃圓則吉赤角犯

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

則水意行窮兵之所終句多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

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

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

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填星在

東壁故在營室察日行以位太白處云官占西方扶

韓詩傳云太白晨出東方為啓明昏見西方為長庚  
其宋天文志曰太白色白比狼星而大於狼星  
西方秋司兵日庚辛主殺五常義也五事言也主人  
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太白失行以其  
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東方伏  
行十一舍百三十日而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  
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  
國君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  
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  
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  
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  
營室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

星史下篇

卷之一

二二

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為百歲二百二十  
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大率歲一周天上元古其始  
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  
上極而反東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庫近  
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剛其始出而行疾率日  
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且  
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庫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  
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  
入于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  
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為東入東

為北方出西為西入西為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  
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  
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晉志曰日行九百九十九里則  
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  
高用兵深吉淺凶庫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  
方北金居其北日高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  
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日縮侯王有憂用兵  
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敗  
戰動搖躁躁國以靜靜順用所指吉反之皆凶  
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罷黑角有憂  
有水事青園小角憂有水事黃園和角有土事有年  
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又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  
夷索隱曰夷其丁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  
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其下國有憂帥有糧食兵革遭  
人用之卒雖眾將為人處其出西入行外國敗其出  
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園黃澤可為好事其園大赤  
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  
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  
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  
得也索隱曰實謂星所合行勝色度者勝色

星史下篇

卷之一

二二

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留桑  
榆間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疾其對國  
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像金木星合光其  
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鬪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在  
昏而出陰陰兵疆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  
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疆  
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  
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勝北方出卯  
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西北北勝南方出西  
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  
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  
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為月蝕晚為天矢及  
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為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為  
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畫  
見而經天是謂爭明疆國弱小國疆女主昌凡為疏  
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  
正管星觀星官星明星大彗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  
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察曰辰之會以治辰星之  
位元命包曰水生物布其紀故辰星理四時宋均曰辰星正四時之法得與北辰同名宋中興天文志辰曰星色黑比奎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曰壬癸大星大於歲星

於五常智也五事聽也人主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木  
氣則罰見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  
出郊奎胃東五舍為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與  
鬼柳東七舍為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  
舍為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  
為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為月蝕晚為彗  
星及天大其時宜效不效為失道兵在外不戰一時  
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當效而出也  
色白為旱黃為五穀孰赤為兵黑為水出東方大而  
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  
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  
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  
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  
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  
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其出太白  
為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  
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為格野雖有兵不  
戰失其時而出為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  
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  
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

上出破軍將客勝白角似破軍下出客下地

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關大戰客勝

免過太白免辰星之別名疑當作危間可函劔小戰客勝危居太

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

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黑角水

青行窮兵之所終危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機安周星

細爽能星鈎星命各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

之文變而不善矣危五色青圖憂白圖喪赤圖中不

平黑圖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

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

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

入于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間地動

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熱冬黃而不

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

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

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辰星廟壘夷星也

上作本史記下凡五星歲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

占熒惑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違道則占填緩則不見

急則過舍逆則占太白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

辰星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占鄭氏曰水火金

問曰五府之精光也水行最速潤下必決金行

世如流泉故金水附日載一周天火三月而改木一

歲而影土傳之不遷故火二歲木三歲土二十八

歲而周天木星八十三歲與日合者七十六歲火七十八

歲而周天木星八十三歲與日合者七十六歲火七十八

歲而周天木星八十三歲與日合者七十六歲火七十八

歲而周天木星八十三歲與日合者七十六歲火七十八

歲而周天木星八十三歲與日合者七十六歲火七十八

歲而周天木星八十三歲與日合者七十六歲火七十八

歲而周天木星八十三歲與日合者七十六歲火七十八

歲而周天木星八十三歲與日合者七十六歲火七十八

歲而周天木星八十三歲與日合者七十六歲火七十八

歲而周天木星八十三歲與日合者七十六歲火七十八

歲而周天木星八十三歲與日合者七十六歲火七十八

歲而周天木星八十三歲與日合者七十六歲火七十八

歲而周天木星八十三歲與日合者七十六歲火七十八

歲而周天木星八十三歲與日合者七十六歲火七十八

歲而周天木星八十三歲與日合者七十六歲火七十八

歲而周天木星八十三歲與日合者七十六歲火七十八

歲而周天木星八十三歲與日合者七十六歲火七十八

丈大而白類太白 獄漢星

漢書作威星 孟康曰青中表下有二星縱橫

之精 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

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

不利 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 地維咸光

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

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

孟康曰星有三焉其上出亦填星之同其

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 如星非星如雲

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 蚩尤之旗

孟康曰星之精也 春秋 類彗而後曲象旗主征伐枉逆

主惑亂所見主大兵他若天培本類星末銳長四五

星其下維 西卷之一 二九

丈出東西北方主兵爭天攬出西北如劍或如鈞長

四五丈主大兵為讒為饑天鋒象矛天下縱橫或曰

皆見於月旁以五寅日見各以其物為占長三尺至

五尺期百日效長丈期一歲三丈三十五丈五年遠

不過九年期遠殃疾深近者淺也 容星五周伯老

子王蓬絮溫星與國皇而五也周伯大而黃煌煌然

見國有兵喪饑饉流亡老子明大純白出為饑為凶

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見則其國兵起有白衣會

溫星色白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皆主兵此五星錯

出乎五緯之間無期行無度各以其所在之野占

者 流星者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

大曰奔東西橫行亦曰流長或二三丈皎然光竟天

大者使大小者使小聲隆隆者怒象也行疾者期速

行緩者期遲大而無光者事遠衆小而光者貴人之

事也大而光人貴而衆乍明乍滅者事敗也 天精

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于有道之

常昭云精謂清朗漢書作曜正義曰狀如半月

國大而中空生于晦朔助月為明見則居德明聖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上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

發其下 天豹狀如大奔星

孟康曰星有星旁有短彗下有如狗形太白之

精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

昭氏下維 西卷之一 三十

其下圍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

將 格澤星如炎火之形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

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揚雄云害星經作客與獲

合 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龍

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

長庚如一匹布著天見者兵起星墜至地則石也河

濟間時有之 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漢亦金之散

氣其本曰水 自古曆五緯皆順軌無逆行至其石

歷五星法惟獨熒惑有逆行太白時有之故古人

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軌日不食朔月不食望此

其正也歷者正行也自周襄王紀不修亂臣賊子師  
旅數起四夷交侵故月與歲歲未日之變時有并石  
見其常然因以為紀已遠若正行然追漢而五歷無  
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常盛大而變色而日月薄蝕  
行南北有時豈古歷疎反逆行不較察而然與抑王  
德休明五緯綱應之軌道與將七政之軌固與世俱  
變而莫之能反也撫茲可栗栗懼矣易曰懸象著  
明莫大乎日月日大明太陽之精八君之表月夜明  
太陰之精王后象也故天主日配以月日南北東西  
之行成陰陽寒暑之節萬聖同啓萬古一象攝五行  
於四時而時惠辰從也日陽主德主生養月陰主刑  
主陰事王德盛胡不牽於欲日楊晶光月順其行爲  
五運紀綱是謂大常王德不修政紀有缺謫見於天  
日爲之食后教不修內政弗理謫見於天月爲之食  
政治變於下日月應於上必然之効也日有中道月  
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一曰光道依北極以爲行光  
道化至于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  
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  
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牽牛南遠極故  
晷長立八寸之表而晷景長丈二尺一寸四分春分

日在婁秋分日在角去極中故晷中立八尺之表而  
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  
短之制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  
勝故爲溫爲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  
爲涼爲寒也冬至日南極晷長極則氣至無慙陽南  
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極則氣至無伏陰  
北不極則寒爲害晷進尺二寸則陽侵陰而月食退  
尺二寸則陽弱不勝陰而日食晷長爲潦短爲旱奢  
爲扶蘇林曰景形奢人也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疏君子不足姦  
人有餘月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  
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從  
青道冬立秋秋分月從白道西立冬冬至從黑道北  
立夏夏至從赤道南此其九行也春分月上弦在東  
井望於角下弦在牽牛秋分月上弦在牽牛望於婁  
下弦於東井於此日如繩衡往來流通而相應也日  
從黃東道行一日一夜行不盡天一度三百六十五  
日而周天月斜帶黃道行十三日有奇遲至日行十  
二度而強則漸疾已循黃道表行十三日有奇疾至  
日行十四度盡而強復漸遲蓋二十七日有奇陰陽  
一終而周天朔月並日不避黃道行魄掩日爲日食

望於日對衝當日闇虛日光不及照為月食掩闇有  
表裏淺深故食有南北多少清天文志曰至德之時  
日如連璧若臣有道  
則日合王字若亮天正則日備五色有聖人聖日再  
中君有德日有黃芒若福昌多黃輝日有二慧一年  
再凡日行不可指而知也以二至二分之星為候冬  
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氏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  
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  
益疾其熱然也故日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  
中則遲若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月行  
中消安寧和平若先節度而行行陰間多水陰事外  
北三尺陰星又北三尺太陰大水兵行陽間驕恣陽  
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索隱曰中道為星之中間  
有四表曰房南為角天門十月為四月十一月為五  
陽間北為陰間  
月十二月為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索隱曰謂月  
行入四輔  
門若十月犯之當為來年也犯四輔輔誅索隱曰  
四輔房以輔行南比河以陰陽言水旱兵喪  
四星也房以輔行南比河以陰陽言水旱兵喪正南  
比河以陰陽言水旱兵喪  
河陰水行南河陽則早索隱曰東比陽口五星犯於地  
東比地事天位也  
東比地事天位也索隱曰東比陽口五星犯於地  
東比地事天位也  
地事也巽在東南為風其星軫故月去中道移而東  
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兌正西為雨雨少陰之  
位也月去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書曰星有好風

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行  
也星傳曰月入畢則  
月南入牽牛南戒民疾疫月北  
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月蝕歲星其宿  
地饑若亡榮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疆國以  
戰敗辰星也女索隱曰辰星入月見月也  
大角正義曰大角一主命者惡之心則為內賊亂也  
列星其宿地憂索隱曰謂月蝕二十八宿  
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滅詩傳曰月食非常  
也比之日食則不滅矣謂之小變可也謂之正行非  
也日食陰侵陽臣掩君之象也有亡國有死君有大  
水王者亟脩德以禳之陰在下故曰陰侵陽  
四益出甲乙四海之外不占晉灼曰海外遠  
江淮海岱也戊巳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  
恒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鄭脫曰日月行  
之道如循環兩環  
之度為字生於陰二十八天尾為計月于星運  
謂四餘隋志曰日蝕色有軍軍破無軍喪侯王君無  
德臣聚國日亦無光上則急下不順生口書昏行  
人無影有國失政日書昏為鳥羣鳴曰中鳥見日中  
黑子年三十一臣廢其主日關下有叛城數日俱出  
若關天下兵起大影九游氣下天日月失色皆風  
雨之候若天氣清靜無沙氣而日月不明乃為大色  
凡占兩軍相當必謹審日月暈氣知其所起留止暈  
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近勝遠疾勝遲火

小厚勝薄長勝短抱勝背多勝少有勝無實勝虛  
久勝亟密勝疎澤勝枯重背大破重抱為和親抱多  
親者益多背多天下不和分離相去背於內者離於  
內背於外者離於外也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  
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後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為主  
位以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晉志曰  
國有喜形直上微起在日上為戴戴者德也青赤  
氣抱日上小如冠為冠冠者赤氣小如冠者下為  
青赤氣小而圓交日左右為紅青氣如小半暈狀  
在日上為資皆得地有喜也青赤氣如小半暈狀  
為戰青赤氣圓而小在日左右為戰有半日有一  
為戰在日西戰勝在日東東戰勝南日亦如  
之無軍而理為理又曰旁如半環向日抱片日  
為背抱者順氣也背者逆氣也片氣而抱外向

為破特反城青赤氣如帶在日四旁為瑞青赤氣長  
而立日旁為直日旁有一直敵在旁欲自立從自所  
殺將氣形三角在日四方為提青赤氣提在日上  
下為格日下有黃氣三重若掩曰承福人主吉喜且  
得地青白氣如履在下者曰履日一花一背為破  
走戰順抱擊者勝日兩花一背紅貫花至日順紅  
擊者勝日兩花一背紅貫花至日順紅  
者勝日重抱內有瑞順抱擊者勝日軍內有欲反  
者日重抱左右二瑞小白虹貫抱擊者勝日軍  
黃白潤者亦外青天子有喜不戰敵降軍  
罷色青黃將喜赤將兵爭白將有喪黑將死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  
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  
者勝自燕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二河之郊氣正赤  
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

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下往往而  
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或曰日端反前卑而後高  
者疾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却其氣平者其行徐前  
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  
來卑而循車轍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  
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二十餘里見氣  
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  
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達者當  
戰青白其前低者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  
立垣杼雲鍾杼軸如鐵勿與戰雲搏兩端杓杓

雲如繩者居前巨天淮云其半半天其翬者類關  
旗漢書曰望音同結反故鉤雲句喲諸此雲見以  
五色合占而澤搏密崔豹古今注云黃赤與出尤戰  
於帝上有化鶴之象故因作華蓋京兆  
候云視四方有雲五色見其下賢人隱其見動人  
及有占疑誤兵必起合關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  
凡敵在東日出候之在南日中候之在西日八候之  
在北夜半候之內志曰日旁雲氣人主象天子氣也  
其下若天子巡其國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恒帶  
殺氣森森然或如華蓋或如象衣象衣無手正西或  
龍如馬或如龍或如華蓋或如象衣象衣無手正西或  
龍如猛獸如火燒白如粉沸如火光夜照人白而  
赤氣或如山林竹木或如黑如門上樓或上黑  
下赤似黑旌或如張弩或如埃塵頭銳而平本大而



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祿陽氣故曰初歲正月  
且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曰  
四始謂冬至臘明而漢魏鮮集臘明止月旦庚八風  
日正月旦立春也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而方有兵西北戌殺為  
孟康曰戌殺胡小雨此上兩字趣兵索隱曰趣音  
豆也為成也趣兵促謂風從西  
北來則殺成而又有小趣兵促謂風從西  
百則其國兵趣起也北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  
也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  
對課多者為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為麥  
食至日昧為稷昧至餽為黍舖至下哺為菽下哺至  
日入為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當其時澤而

多實無雲有風日常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常  
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  
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  
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  
是日光明聰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  
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兩率日食一  
升至七升而極孟康曰月一日雨民有一升之食三  
日雨民有二升之食如比至七日  
過之不占焉其環城千里內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  
月占水旱孟康曰月一其為天下候竟正月  
日雨正月水其為天下候竟正月正歲曰  
宿日風雲有變占其國并太歲所月所離列宿日風  
在則知其歲豐凶水旱饑饉也

雲謹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土穰水毀木饑火  
早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歲風從西方  
若旦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孟康曰先火至三日  
重適均冬至日陽氣不則土重炭動鹿角解蘭根出泉出  
炭楊慎曰泉出澤躍水泉動累以知日至決要昇景歲星所在  
五穀逢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總之天文經星常宿  
中外官常明者百有一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  
二千五百微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在野象物在朝  
象官在人象神而斗為之柄斗七星布於四方各七  
為二十八舍萬物咸繫命焉其伏見早晚邪正存亡  
考九入下篇  
虛實廣歷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闕食孛彗飛  
流以至日月薄食暈適背瑤抱珥虹蜺迅雷祲風怪  
雲變氣皆陰陽之精本在地而上發於天政失於此  
側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是以明君觀之  
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至自然  
之符也夫二十八舍十二次主十有二州斗秉兼之  
所從來久矣故十二次之分尾箕析木燕尾斗牽牛  
星紀吳也須女虛危玄枵壽也營室東壁姬管衛也  
奎婁降畢魯也胃昂畢大梁趙也甯鎬參伐實沈晉  
也東井與鬼鶉首秦也柳七星張鶉火周也翼轸鶉

尾楚也角亢壽星耶也房心大火宋也故秦之疆也  
侯在太白占於狼狐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  
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  
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  
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  
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  
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  
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後中國兵出伐胡粵  
主太白而胡貉數入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  
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爲客主人晉五胡之亂專  
論史下編 卷之一  
候昴而三垣莫應故華夷天之大辨也唐一行志之  
曰天下山河之象則存乎兩戒矣北戒自三危積石  
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  
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穢貊朝鮮是謂  
北紀胡門胡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  
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栢自上洛  
南逾江漢携武常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  
甌閩中是謂南紀越門越門所以限蠻夷也河源自  
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  
而冬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表裏是

謂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  
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  
淮瀆相表裏是謂南河於天象則弘農分陝爲兩河  
之會五服諸侯在焉自陝以西爲秦涼北紀山河之  
曲爲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爲巴蜀皆負險之地用武  
之國也自陝而東三川中嶽爲成周西距外方大伾  
北至濟南至淮東達于鉅野爲宋鄭陳蔡自河內抵  
濟水之陽爲邢衛自漢東濱淮水之陰爲申隨皆四  
戰之地用文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之北爲荆趙  
南紀之東至南河之南爲荆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  
爲三齊夾石碣石爲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爲鄒  
魯南涉江淮爲吳越皆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  
河源循塞垣北東及海爲戎狄自江源循嶺徼南東  
及海爲蠻越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  
可知矣於易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於天稷之下  
進及井鉞間得坤維之氣陰始達於地上而雲漢上  
升始交於列宿七緯之氣此通矣東井據百川上流  
故鶉首爲秦蜀得兩戒山河之首雲漢達坤維右而  
漸升居列宿上觜鐃參伐皆直天關表而在河陰故  
實沈爲晉星魏分其下流得大梁距河稍遠涉陰亦

深故其分野自漳濱卻負恒山居北紀衆山之東北  
外接髦頭地皆河外陰國也是趙分也十月陰氣進  
踰乾維始上達于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間升氣悉究  
與紫宮內規接故自南正至于西正得雲漢升氣爲  
山河上流自北正達于東正得雲漢降氣爲山河下  
流娒訾在雲漢卅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分野當中州  
河濟之間於國爲衛且王良閣道由紫垣經漢抵營  
室則上帝之離宮也內接成周河內皆豕韋之分十  
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退及艮維始下按於地至  
斗建間復與列舍通於易爲天地始交泰象也是星  
紀之終也故星紀得雲下漢流百川歸焉析木爲雲  
漢末派九河極焉其分野自商河下流窮南紀之曲  
東南負海爲星紀爲吳越揚州自北河末派窮北紀  
之曲東北負海爲析木爲燕幽州負海者雲漢之陰  
象也夫降婁玄枵與山河首尾相遠鄰顓頊之墟故  
爲中州負海之國爲齊魯青徐其地當南河之北北  
河之口至於東海而界之以岱宗自鶉首踰河戒東  
曰鶉火得重離正位爲三河爲周軒轅之抵在焉其  
分野自河華之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以  
爲天地之中寒燠之所均也自析木紀天漢而南進

及大辰曰大火升陽之氣究天市都焉而雲漢潛沈  
於東正之中爲宋分豫州故易雷出地曰豫龍出泉  
曰解房心舍也其分野自鉅野岱宗而至陳留北  
負河濟南及淮和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漸升  
宅於龍角曰壽星爲天關於易以陽決陰夫象  
也爲鄭分其分野在商亳西南淮水之陰北連太室  
之東達陽城之際亦畢維也升陽踰天關行純乾之  
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內列太微爲天庭爲楚分司  
州其分野自商河以負海亦純陽地也夫雲漢自坤  
抵艮爲地紀北斗自乾携巽爲天綱其分野與帝中  
相直皆五帝墟帝車謂北宮咸池也究咸池之政而  
在乾維內者降婁也爲少昊之墟叶北宮之政而  
在乾維外者娒訾也爲顓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  
在巽維內者壽星也爲太昊之墟得四海之中  
在巽維外者鶉尾也爲烈山氏之墟楚  
承太階之政者軒轅也爲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  
之微氣其神治于季月水火得天地之草氣其神治  
于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若微者沈潛而  
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所居矣斗杓爲外  
廷陽精之所布也斗魁爲會府陽精之所復也杓以

治外故鵠尾為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蝦蟇為  
中州四戰之國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為負海之  
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為四戰之國曰天門亦起歌  
漢起自東方箕尾則遂乃分焉曰天門亦起歌  
命左開篇載片鳴河鼓北經龜宿其畢次終斗魁  
瓜和人星杆斗造騰精陰下良府路間道平登此  
井水位入吾勝水位過了東南游經河何何何  
七星南畔天河沒降事玄枵以負東海神主於岱宗  
歲星位焉星紀鵠尾以負南海神主於衡山熒惑位  
焉鶉首實沈以負西海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大梁  
析木以負北海神主於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  
星豕韋為中州神主於嵩丘鎮星位焉是雲漢始終  
為十二次上下以氣應也彼有取爾也近儒謂斗牛  
女虛以北方宿而屬揚青奎婁胃昂畢以西方宿而  
屬冀疑分野之說而不迹其原然武王克商歲在鶉  
火伶州鳩曰我有周之野也則鶉火周也柳星晉文  
得位歲在實沈董固曰實沈之次晉人無居故子產  
亦曰參為晉星實沈為參神是實沈晉也裨竈以歲  
淫于玄枵而知楚子之將死曰歲棄其次而旅于明  
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鳥帑者鶉尾是鶉首楚  
也彗星見大火梓慎曰宋大辰之墟鄭必融之墟皆

火房也則大火宋也心房此其來久矣故五星聚東井  
而漢王入關彗掃之而符秦滅四星集牛女而晉元  
王吳四星聚甯豳而齊祖王魏景星見箕尾而慕容  
德復燕此其彰著影響卓犖者也命之主祀而神格  
占之候氣而事驗豈謂誣哉近代言星土者或以州  
或以郡或以國世代降疆裂合廢置不同因章以異  
亦安可得專矣  
國朝應運肇基歲自鳥帑旅于龍首是歲實平偽漢丁  
未改元歲在星紀焉吳分壬午靖難歲在析木焉燕  
分左云土土福德所在其應如響至  
聖祖創都應天  
文祖宅大比平實當星紀斗牛之次於天地人三統之  
正適合豈可謂非天哉豈可謂非天哉  
太史公曰漢司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  
星辰及至五家三代正義曰五家黃帝高陽尚辛紹  
而明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  
地則有陽陰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  
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  
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  
合事應其文圖籍祿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

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  
雖言不著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五百年中變五百  
載一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鳥  
國者必責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傳故  
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陪星此天之五官坐  
位也鳥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闕彼有常水火金木填  
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  
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  
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  
政其次修教其次修禋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

函史下編卷之一 終三定本

函史下編卷之二

盱郡鄧元錫纂著

方域志

南豐縣學官懋爵校

昔黃帝方制天下畫野分州得方百里之國萬區北  
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艾西至于流沙在張掖東至  
于蟠木山海中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爰及帝嚳創制  
九州荒理萬國於時洪水未抑滔天襄陵橫流于土  
中天下固未平也唐堯禪舜咨岳命禹禹平水土獨  
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封十有二山濬川外  
薄四海咸建五長錫玄圭告功既優焉九州任土作  
貢作禹貢且書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  
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  
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  
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及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灘沮會同桑土既  
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絳厥木惟條厥田  
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  
文浮于濟漂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畧淮淄其  
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上下舛賦中上厥貢鹽  
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松栝怪石萊夷作牧厥篚麋  
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又蒙羽

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墳墳草木漸包厥  
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雉陽  
孤洞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縞浮于淮  
四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右三江既  
入震澤底定徐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  
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璚  
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  
柚錫貢汾于江海達于淮泗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  
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  
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  
品杔幹栝柏礪砥砢丹惟箇幹栝三邦底貢厥名包  
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  
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  
河滎波既豬導滄澤被孟諸厥土惟壤下上墳壚厥  
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飾紵厥篚織纁錫  
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  
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  
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磬簫簴孤狸織  
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  
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

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  
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不叙厥土惟黃壤厥田上下厥  
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  
會于渭汭織皮貴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九州攸同  
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荒服  
聲教訖于四海於戲皇皇乎神禹之爲天下烈也有  
此冀方而東漸于海西導弱水流沙導黑水南也浮  
西極積石旋中國鑿龍門播比河而九也導岷嶓滙  
江漢而一也滎河過洛淮經渭緯也恢恢乎統寰寓  
史下編 卷之二  
以爲家於是乎賦土咸征則三壤成賦六府脩五行  
又而九疇攸叙也故不平其爲也即不成其爲天帝  
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允賴時乃功豈不  
諒哉當是之時諸侯會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後相  
并兼至商存者僅三千餘國亦九州分統周既代殷  
監二代而損益析禹貢徐梁二州合之雍分冀州爲  
幽并成王之世四征弗庭六服既辟罔不承德周禮  
職方掌天下之地圖辨其邦國都鄙夷蠻閩貉戎狄  
之數要以周知其利害雍王畿故重焉其書曰九州  
之國東南曰揚州其山曰會稽數曰具區川曰三江

浸曰五湖其利金錫竹箭民二男五女畜宜鳥獸穀  
 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曰衡數曰雲夢川曰江漢浸  
 曰潁其利丹銀齒革民一男二女畜及穀宜同楊  
 州河南曰豫州其山曰華數曰圃田川曰滎雒  
 浸曰波濤其利漆絲枲民二男三女畜宜  
 六擾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曰沂數曰孟諸川  
 曰淮泗浸曰沂沐其利蒲魚民二男二女畜宜  
 雞狗穀宜稻麥河東曰兖州其山曰岱數曰泰墜川  
 曰河洧浸曰廬維其利蒲魚民二男三女畜宜  
 六擾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曰嶽數曰弦蒲  
 川曰涇汭浸曰洛渭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  
 畜宜牛馬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曰醫無閭數  
 曰獫狁其利河洧其浸菑時其利魚鹽民一男  
 三女畜宜四擾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曰霍數  
 曰楊紆其利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民五男三女  
 畜宜牛羊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曰恒山數曰昭  
 餘祁其利庫池嘔夷其澤淶易其利布帛  
 民二男三女畜宜五擾穀宜五種而分天下以爲九  
 畿中方千里爲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其外曰  
 甸服又外曰男服又外曰采服又外曰衛服又其外

曰蠻服夷服鎮服藩服皆五百里爲之限以周知天  
 下而邦國大小相維制其職各以其所能不強其不  
 及制其苛各以其所有不強其所無其用歸於任人  
 民府萬物使同於貫利而已是王道也秦并天下不  
 立尺土之封制天下爲郡縣盡滅前聖之遺迹爲寰  
 宇一大變而郡縣遂爲天下治亘終古不變漢興都  
 關中爲京師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已大難制乃稍  
 增置郡二十有六又立以爲諸侯王國崇恩德行簡  
 易以填撫海內文景柔之俗以大康至武帝攘卻胡  
 越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郡兼徐梁幽并  
 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置十三部刺史統焉  
 左馮翊右扶風重京師爲三輔之地  
 一河東縣二十四太原秦置有鹽官在晉陽  
 并州縣二十一上黨秦置有鹽官在晉陽  
 所石井四關縣一四河內屬司隸縣十八河南  
 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淮陽屬司隸縣十二東  
 郡秦道屬兖州縣二十二陳留武帝時置屬兖州  
 縣十七潁川秦置屬豫州縣二十汝南屬兖州  
 縣二十七南陽秦置屬荆州縣十八江夏華容  
 置高帝更屬臨江後改屬荆州縣十八江夏華容  
 爲吳水邊郡入江故名縣十二九江自廬江通  
 帝時以封南陽郡縣五山陽景帝時別爲國  
 陽分爲九屬揚州縣三濟陰屬兖州景帝時別爲國  
 後故屬兖州縣二十三沛郡秦故泗水郡屬  
 國宣帝時爲定陶國屬縣九沛郡秦故泗水郡屬  
 豫州縣二十七魏郡屬冀州縣十八鉅鹿秦屬



戎狄上氣力脩習戰備以射獵為先頗不耻寇盜詩  
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蓋其風也自  
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攘之置四  
郡以通西域其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  
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為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  
民相親是以其俗穀糴常錢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  
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巴蜀廣漢本  
南夷秦并為郡土地肥美有江沃野山林竹木疏  
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僊僅西賈邛笮馬旄牛漢書曰  
旄牛出西南夷  
作才各反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

洪柔弱編院景武間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及  
司馬相如游臣京師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好文  
刺譏貴慕權勢其後有王褒嚴遵楊雄之倫武都地  
雜氏羌及犍為牂柯越雋亦武帝所開置也俗畧與  
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  
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吳季子觀  
於樂而太息之曰此謂夏聲夏大也是周之舊也  
魏地盡河內河東甯鵠參之分野也河內本分殷畿  
內為三國風詩邶鄘衛是也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  
之下鄘詩曰在浚之郊鄘詩曰亦流于淇而鄘詩送

我淇上衛詩瞻彼淇澳具風吳公子歎為美哉淵乎  
者也其後俗剛強多爭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河東  
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詩風唐魏之國也魏在晉南  
河曲詩曰彼汾一曲其民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  
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  
慮有陶唐氏之遺焉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漢雜  
陽河南周公營焉十中追平王東徙都焉初與宗周  
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後宗周滅  
而河內界晉故地益小周人之失巧偽趨利貴財賤  
義高富下貧惠為商賈不好仕宦周公誌之矣韓地

用亢氏之分本詩風陳鄭之國鄭今河南新鄭也右  
維左拂漆洧食焉上陘而險民山居谷汲男女亟聚  
會而俗淫陳地天文壽星之次古太昊之墟潁川南  
陽則夏禹之國也夏尚忠其敝鄙朴及周封舜後媽  
滿於陳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故俗婦人尊貴好史  
巫及秦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俗夸奢上  
氣力好商賈漁獵賊匿難制御宛西通武關東受江  
淮亦一都會也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之餘  
烈高仕宦好文法韓延壽為太守先之以敬讓貴霸  
繼之教化大行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南陽商好買召

父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君子之德風信矣趙地昂畢之分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亂餘風丈夫相聚游戲慷慨悲歌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倡優女子彈絃跕躑跕古曰踮及躑與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邯鄲比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地土黃俗雜大率猜急高氣勢輕焉姦太原上黨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娶送死奢靡漢興號爲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爲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計告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憚怯好氣爲姦利不事農商自金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郡盜賊常爲它州劇而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韓楚之徒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於鴈門同俗於天文別屬燕燕地尾箕分野周召公所封渤海之間一都會也燕稱王十世而太子丹恨秦養勇士冀報秦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不改故愚悍少慮輕薄無威然亦有所長敢於急人上谷至遼東地庶民稀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漁鹽糞粟之饒比際烏丸夫餘東賈真番之利玄菟樂浪武帝時置施于

朝鮮濊貉句驪諸蠻其民尚禮義田蠶織作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由民飲食以蓬豆蓋東夷天性柔順而箕子封朝鮮篤行被之可貴哉仁賢之化也齊地虛危之分其地本古爽鳩季師古曰前崩師古曰前薄姑之國太公封之以其地負海屬少五穀而人民寡勸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輳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故其俗彌侈織水統綺繡純麗之物以冠帶衣履天下奉奢朋黨言與行繆急之則離散緩之放縱而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中具五民膏粱之師古曰下分東至東海南自泗水至于淮有周公伯禽之教化洙泗之瀕其民涉渡幼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師古曰斷斷分迨孔子閱王道衰闕脩六經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衆受業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耻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陬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因以儉嗇愛財趨商賈好皆毀多巧偽器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奸學終愈於他俗宋房心分璧詩風曹國也昔堯作游成陽舞漁雷澤湯止亳故民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

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沛楚之失急疾顯已地  
薄民貧而山陽好為姦盜衛地營室東壁之分本顯  
項之虛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  
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剛武上  
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為威宣帝時解延  
壽為東郡太守崇禮義尊諫爭而東郡號善為吏則  
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娶送死過度而野王好  
氣任俠有濮上風楚地翼軫之分桎也有江漢川澤  
山林之饒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  
蔬贏蛤食物常足故俗品麻媮生亡積聚飲食還給  
不憂凍餒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  
泆枝柱柱言意相節不順從巴蜀同汝南之別皆  
急疾有氣勢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亦一都會也吳地斗分古勾吳之國春秋時閭廬好  
勇抗衡於上國故民好劔輕死而易發壽春合肥受  
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  
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董董物之  
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南地卑濕丈夫多文辭  
其失巧而少信粵地婁女之分蒼梧南海皆近海多  
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漆中國往賈者多取富

焉番禺其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  
南北方千里武帝畧以為增耳珠厓郡男子耕農種  
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  
麋麋兵矛盾刀段木弓弩竹矢或骨為鏃自初為郡  
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率數歲壹反元帝時遂  
罷棄之西漢書敘述大較云爾王莽之篡多更變郡  
國號名然尋復其初光武中興患官多費役煩乃併  
省郡國十縣道侯四百餘所其後亦為十三州部司  
隸治河南豫治譙兗治昌邑徐治郟青治臨淄涼治  
隴并治晉陽冀治鄆幽治薊揚治歷陽益治雒荆治  
漢壽交治廣信漸後加置郡國四履之盛幾與前漢  
比及三國分裂魏氏據中原有州十二郡國六十八  
有天下參之二邊吳蜀界設兵屯防蜀全制巴漢置  
益梁二州而白帝為重鎮吳據江南盡海置交廣荆  
郢楊五州荆郢要馬晉武平吳分天下為十九州部  
冠帶之司盡秦漢之土及永嘉南渡畫江自守宋齊  
梁因之至陳而七字陞盛威矣當是時氏羌胡羯交  
亂于土中隋代周而天下始大定唐興高祖改郡為  
州改太守為刺史又擇形便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  
下初定諸權制州郡頗繁貞觀初始命併省分天下

爲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  
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西九曰劔南十  
曰嶺南其後北殄突厥西平高昌又西抵大漠南盡  
林州東而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萬六千九百一  
十八里爲唐極盛開元中分山南爲東西道增置黔  
中及京畿都畿置十五採訪使檢察如漢刺史之職  
關內道肅古雍州之域其名山曰太白九峻吳岐梁  
華嶽在焉其大川涇渭灃產焉府二京隴爲州二十  
有七同同節龍三節以平慶郡方丹定三三十有  
五而置大都護府於雲中安北燕然填焉實重帝畿  
分古豫充青徐之域爲河南道其名山三嶠少室砥  
柱蒙嶧嵩高泰岳在焉其大川伊洛爲府一南州二  
十九汝陝號滑鄭穎許陳蔡小宋毫徐泗濠縣百九  
十有六於洛陽建東都而陝登克建都督府者三填  
焉分古冀州之域爲河東其名山雷首介霍五臺其  
大川汾沁丹潞爲府二河爲州十有九晉并慈  
憲石沂代雲朔爲縣百有一十而即晉陽建北都即  
古鴈門雲中馬邑上黨建都督府者四填焉分古幽  
冀二州境爲河北道其山林慮白鹿封龍井野碣石  
恒岳在焉其川漳淇呼陀爲州二十九衛貞潭邢洛

惠鎮鎮源熱地景德安易爲縣百七十四於魏郡常  
幽深莫莫平陽補前營  
山范陽建府分督已征高麗即置安東都護府統焉  
分古荆梁二州之境爲山南道其山嶠蒙熊耳銅梁  
巫荆峴其川巴漢涇涓爲府二江陵爲州三十二夔  
夔陵則忠治萬計隋郭均房復郭金洋  
利屬興成又扶集聖巴達通開關果渠爲縣百六十五  
一於雲安益昌置督府鎮焉古雍梁二州之境爲隴  
右道其名山秦嶺隴城鳥鼠同穴西傾朱圉積石合  
黎崆峒三危其川洮水弱水羌水休屠之澤河湟出  
焉爲州十九秦成渭鄠郿臨河武晉洮岷爲縣六十  
天水隴西西平狄道武威敦煌晉昌交河各設都督  
府平賀魯設安西都護平高昌設北庭都護府鎮焉  
分古楊州之域爲淮南道其山濤天柱羅塗八公其  
川滁肥巢湖爲州十二揚楚滁和壽爲縣五十五  
於廣陵壽春安陸建都督府其中分古揚州之南境  
爲江州道其山茅蔣天目會起稽四明括蒼縉雲金華  
大庾武夷匡廬衡嶽在焉其川湘贛沅澧浙江洞庭  
彭蠡太湖在焉爲州五十一潤昇常蘇杭睦越明  
潭宣歙池洪江鄂岳饒虔處信正潭澤清衡縣二百四  
衡未道撫所縣底錦旆敘夷而中費南  
十七於會稽豫章長沙黔中盧溪各置都督府鎮焉  
分古梁州之地爲劔南道其山峨眉山青城鶴鳴岷山

其川涪雒西漢江濱出焉為府一咸陽州三十有七  
益蜀漢嘉眉中蘭資雅黎茂翼維茂松當悉為  
靜柘恭保興霸梓潼綿緱合福普渝陵榮昌瀘  
縣百有六十於越舊洪源通化南溪交州遂寧應靈  
各設都督府而詳柯吐蕃設保寧詳設府鎮焉分古  
楊州之南境為嶺南道其山黃嶺靈洲其川桂鬱為  
州七十有三廣韶循南康龍南封南容初羅神高  
蒙嚴宜廉龍田環桂梧賀湯芝濟賓潯潯留貴樂東  
思古容容白順欽欽林靈靈萬廉義陸陸愛驩長武  
武安為縣三百一十四於南海瓊山邕州始安普  
寧日南各設都督府於交趾郡置安南都護府填焉  
他羈縻州不在是唐制以府州分土州冠郡郡獨為  
州別名後增置州不名郡採訪使京畿治四京都畿  
治東京關內以京官遙隸河南治陳留河東治蒲門  
北治魏隴右治西平山南東治襄陽山南西治漢中  
劔南治蜀淮南治廣陵江南東治吳江南西治豫章  
黔中治黔嶺南治南海又於邊竟置節度經畧使制  
之地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都護  
南北如前漢之盛東不盡玄菟樂浪而則過之其後  
范陽盜起而河西隴右陷于吐蕃已藩鎮無慮皆擅  
土自制天子不能禁因其欲然畀之節鉞而瓜裂輻  
分施于五代固其勢然也宋興仍五代周之制即江

開封府為都曰東京皇居焉隸縣十有六命河南府  
為西京而山陵爰都祥符中建應天府為南京應天者  
故宋州也為封國之所自起慶曆中以真宗嘗蹕大名  
制契丹於幽薊為重鎮建以為北京分天下為十五路  
已又增三路曰京東曰京西曰河北曰河東曰陝西曰  
淮南曰江南曰江西南曰荆湖南曰荆湖北曰兩浙  
曰福建曰益州曰梓州曰利州曰廣南東曰廣南西皆  
稱路而分畫多因唐舊地東南皆至于海西盡巴夔北  
際山東西六千四百八十里南北萬有一千六百二  
十里而盧龍山前後十六州自石敬瑭以賂契丹迄盛  
宋不能取夏人割有靈夏古雍冀西偏沒焉禹迹亦  
大屈矣

京畿路府一開封縣十六  
京東路府一開封縣十六  
京西路府一開封縣十六  
京南路府一開封縣十六  
京北路府一開封縣十六  
京東路府一開封縣十六  
京西路府一開封縣十六  
京南路府一開封縣十六  
京北路府一開封縣十六

安漢會六州又改通達軍馬軍州兩所路分更西已  
復合二口平江鎮江州十一口於明常溫台  
處衙最秀南渡後分爲三府二口安州嘉興三  
曰安吉餘嚴軍一日江陰淮南東路十口  
楚海泰泗濬與通軍二口高郵連水南度又分  
九軍四口西路府一日壽春州七日臨新和舒光  
黃軍二口六安無爲南渡分府曰安軍增安豐懷  
遠已復罷江東路府一日江寧州七日宣江池  
信太平軍二口南廣德南渡後分府二口建康寧國  
州軍亦頗增改爲江西路州六口洪慶吉永撫軍  
四口與國南安臨江建寧南渡後分府二口  
歸州北靖軍二口荆陽道南渡後分府二口  
軍且一桂陽南渡後增茶陽州南渡後分府二口  
漳汀軍三口邵武興化南渡後分府二口益州  
路府二口成州十口二口眉彭彭漢嘉州路府二  
日潼川遂寧州九口果齊昌以舊合州路府二  
懷安長寧廣安監一日富順利州路府二口與元州  
通史下編卷之二  
九口利洋開蜀文興運政巴關一日初門南渡後增  
府一陸慶同慶州日金河龍階西仁恩增軍日大安  
天水藥州路府三日重慶成導紹慶州十日發黔施  
忠萬開達治恭珍軍三日雲安梁山南平監一日火  
寧一有日廣部德慶英德廣南西路州二十有五  
南渡後增府日德慶英德廣南西路州二十有五  
桂邑以象昭梧藤興潯物貴宜寅懷化高雷欽  
日青江慶遠乃安日數郡墟退土僻但羈縻不絕而  
已熙寧開熙河廓湟鄯宣和攻契丹復雲中乃非久  
而陷至金南犯二帝北而中華大淪喪矣已宋南不  
復振於是蒙古起沙漠麟金滅宋而混一土宇四履  
之遠於古無並則振古一大變也大都虞夏殷周之  
隆冀雍并爲帝王所迭都究豫青徐梁區爲五服而

其時荆揚乃在五服之表春秋賓之翼者冀也言地  
險固亂冀可安務冀可預荒冀可復曰冀也西爲并  
井也并者地左右山河俗尚武可并兼也北爲幽燕  
云者朔易太陰之地負幽嚮明可南向制天下也  
謂地被山帶河稱陸海四雍塞爲固也豫爲土中豫  
者豫也陰陽所會風雨所交入稟中和之氣以王帝  
茂豫也故冀雍豫帝王重之充以水徐以立揚言民  
也正東曰青少青少陰色也大都天地氣化其開也  
有漸其終也有時始西北次東北又次東南故堯舜  
禹貢未聞闕越荆蠻徐戎見威殷周古奄句已隘而  
萬世爲治首乃後雍州西境薄流沙之西荊州南境  
覆五領之南諸所置郡縣益遼廓馳騁於禹迹職方  
而財賦文物畢發于東南其交豫中土及并管河曲  
之地自分畫封井城邑溝塗之法壞無慮莽然荒穢  
不治甚且爲戎狄區蓋奄與世易久矣  
明興我  
太祖高皇帝起淮甸取金陵東南負海直星紀之背以  
宅都於是汛掃寰宇盡復五帝三王盛漢全唐所自  
有之舊東盡遼左西至嘉峪南覆海表北抵沙漠而  
文皇帝始建藩于燕已入

正大統於是東北負海當析木之精觀明而建

今京師而留都亦宿府部寺百司其中分天下為十有

三省大都數十百里若數百里而縣數百里若千里

而州而郡星列基置屬于省司以達于

天子而衛所視形便錯置于其中疆理會同延袤于四

海縱一萬九百里衡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而北不

盡朔方東不盡玄菟樂浪南不盡南交洪武三年

上令儒士魏俊民等編天下州郡地理形勢降附始末

為書書成名

大明志授俊民等官六年今天下州府縣繪山川險

易為圖以上十六年詔天下都司上衛所城池關

津亭墩倉庫水陸道路及山川圖以來二十七年脩

寰宇通衢書主驛途道里之故景泰中詔脩寰宇通

志閣學士循陳為總裁欲準宋祝穆方輿勝覽為書

葉侍郎成曰此趙宋偏安之書直為四六設庸腫之

何為必欲紀

昭八一統之盛宜取其關軍國資勸戒於治紀可列者

為主而城池人民戶口之數要咸具庶其益乎循不

聽姍笑之曰此豈造黃冊所耶葉議遂格書成名

大明一統志而文莊意終遠矣嘉靖初

天子方勵精中興宣光之烈而大學士專欲佐

上知輿圖廣輪之盛若諸所為撫御安攘之畧也乃述

輿地圖各為叙紀於首以獻而四方阨塞政俗善

敗之故其具或云精出上疏言臣惟隆古帝王講求

政務親與其臣面相可否而猶懼其未也乃陳地圖

焉於是乎九州地域廣輪之數民情土俗之宜如指

掌而後可措諸行蓋其豫也我

太祖高皇帝奮起民間人之情偽實備嘗之地之險易

實偏歷之

成祖文皇帝亦與有間關之勞故當時延訪儒臣皆出

其胷中之實見以斟酌損益百代之制以能百六十

年如一日也

列相聖承莫不具有述聖之資而視

祖宗之實周游民間者則有間矣是以延訪之典或作

或輟以故有一統之名而迄不見一統之盛治臣謹

法周禮職方氏取兩京十三省四夷約而為圖者

十六稍加叙次義兼詳畧而冠以總圖共為圖十有

七要以別五服等華夷審方官人任土作貢戡農兵

謹封守輿地利修人材糾建勸教于以見

皇上光昭丕業克應天心者惟是好生一念庶天下百

司於通知所嚮而不虛假其志云

上溫吉報俞圖留中覽觀焉後羅文恭洪先準元人朱

思本輿地圖計里畫方之法廣圖為數十縱衡長短

遠近差次有形實可據歷十數寒暑而後成其叙曰

大明麗天聲教無外毫軼古今可以觀德作輿地總圖

一內畿外邦域民建守小大相承動無遺法作兩直

隸十三布政司圖十六王公設險安不忘危夷大夏

防嚴在疆圉作九邊圖十一山谷藏疾時作弗靖地

兇窺伏功在刊滌作洮河松潘度鎮麻陽諸邊圖五

臺口既治宜房載歌沉王負新聲策畢効作黃河圖

輿地總圖

三水陸縈紆漕卒歲疲儲峙孔艱 國用攸賴作漕

河圖三四海會同溟渤逐輸髣髴往踪用備不虞作

海運圖二四夷來王在事不試治之極也作朝鮮朔

漠安南西域圖四終焉凡沿革附麗統馭更互難以

旁綴者各為副六十八山川城邑名大交鉅書不盡

言以省文二十有四括焉正誤補遺是在觀者又曰

觀天下圖雖雖極詳盡而疎密失準遠近錯謬蓋百

篇而一也此比付朱思本計里畫方之法而形實可據

譬之一人一身也身雖大而其表裏之理一也此其

機也先之畫方是已而胡莊肅公松官浙轄時增表

所遺諸凡唐虞以下大都會若春秋而降會盟征伐

之所與其名山山川險隘悉為標列益稱精密焉其

山據地自黃堯分畫蓋定而上下數千年明主良

弼所以綱紀經營於中者無不數千百變矣聖之大

懷廣輿則天之所授也其分合并省連總離析失得成

毀混一偏安則奕之變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君

子寬輿地版章而思申書廣因巡警壺標之奇焉威

金穀財帛而思制節盈縮而思量損益之道焉則形勝

既塞而思提提控御計謀遠猷之誅焉防 鄭端簡曉

乎後乎子孫臣庶黎民尚亦有利也夫 本桂學士所為輿地叙者為地理述兼有其質文其

書曰北直隸古冀州地漳上谷漁陽

京師即金元舊都也負重山面平陸地饒魚鹽穀馬果

蔬之利而轉果南之粟賦百官實邊天險地利甲乙

于關中汴洛江左不及也真定北至于永平昔為內

郡乃今居庸紫荆山海關俱喜峯古北黃花鎮俱口于

府東並稱險阨故薊州府保定重兵屯焉廣平順

德大名實山東西要膂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山東

轉漕

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國初江南糧運

猶通河間真定保定之間多達兵鳩處降胡其中性

獷難馴東安霸州武清府屬市東野曠人稀姦宄伏

匿頗基腹心之患迨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

而姦人竄其中有司病之若乃田野不闢而賦徭日

繁中貴戚曉之家膏腴坐享驛傳不節水陸騷騷

京畿自順天府視漢京兆與支郡而八屬州十七縣百有一十五

順天府北爲幽州置牧馬已復爲冀州封召公奭尤  
戰于涿鹿之野其地也周封免後於劉封召公奭尤  
燕燕昭王嘗於易水東南築黃金臺招士因名金臺  
秦爲上谷漁陽二郡地漢初爲燕國又分置涿郡已  
改爲幽州高齊廢郡後漢罷郡立幽州治薊三國隸  
魏晉爲范陽郡北齊置東北道行臺後周改置燕及  
范陽二郡兼立總管其地於幽州唐改幽州爲盧  
元改范陽置安祿山以其地反迄唐世不復徙唐武  
龍節度石晉沒於契丹遼爲南京爲幽都府宣和改  
燕山府尋入金稱燕京號中都爲大興府元爲京師  
中都國初改北平府未樂初爲京師左環於海

石隄大行北隄承庸南隄石隄在明諸天府之國乃  
天儲之爲 國家萬世不拔之業云 領州五縣二十七  
二 寄治大興 宛平 屬縣良鄉 固安 永清  
東安 香河 通州 三河 武清 寶坻 薊  
縣 昌平州 順義 容雲 懷柔 涿州 房山  
○霸州 文安 保定 大城 薊州 玉田 豐  
潤 遵化 永平 府 孤竹國周顯幽州春秋時爲印  
平谷 肥子二國地戰國時屬趙秦爲遼西右北平二郡地  
漢末爲公孫度所據魏改盧龍郡北燕置平州及樂  
浪郡隋唐改平州五代隋唐金元改平州 遼路 國朝  
改永平府 秦長城在府治盧龍縣北山如游龍所謂  
盧龍塞也四塞險固爲東國雄邦俗尚悍習戎馬人  
尚節義務農領州一縣 府治盧龍 屬遷江  
撫州 昌黎 真定府 古號州春秋鮮虞之地戰  
國時爲燕 秦屬鉅鹿郡漢初  
爲恒山郡避文帝諱改常山亦屬 秦國後屬常山  
郡唐爲恒州尋復郡元和中改鎮州又爲成德軍  
度屬河北道宋 真定路安撫使爲重鎮元爲真定  
路明德寧 國朝爲真定府 府治阻滯人皆尚 山左

國史下編 卷之二







德州府屬自海運廢遂以其西境為餽運通衢南燕  
邳徐俱屬北汴天津歲被於河患諸築塞疏濬舟  
車牽挽之役勤勞無休期運而兗州水潦為虐疾苦  
滋甚矣矧京儲邊餉外王祿是供六郡徵輸斯為  
急青州濟南之間號多鑛賊公私蓋交病之若遼陽  
遼白為區域地本膏腴舊皆郡縣民用安土設俗以  
東生齒稍稀惟遷徙謫戍之人歸焉登萊僻在  
膠水三面距海利在魚鹽績農田亦足自贍然本  
海運故道開諸往蹟則平度州府屬萊州有南北新  
河水出高密縣至膠州分流為南北新河自膠州  
入新河西行二百四十里即至萊之海參崴入北  
海以其自膠萊故又名膠萊元時蓋嘗治開故蹟  
北河以避進東海道數千里之險考萊嘗治開故蹟  
自北河至海止八十里以達安東州東南境則避開洋  
之險宜亦有可講者分道四府六州十有五縣八十  
九濟南道領府一濟南府貢青州之域春秋戰  
國下漢韓信襲齊軍於此其地也秦屬齊郡漢初  
屬齊國文帝分置濟南國景帝改濟南郡東漢以  
俱治東平晉移治歷城宋齊梁陳州或為濟南郡或  
為典義郡隋置濟南府元改路國朝改濟南府東有  
瑯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險北有  
渤海之地俗多雜作士不厚達多大河今類沖  
陽章丘之高唐邑都平古鄒國禹城漢魏阿都山秦  
安州漢奉高宋奉符東魏齊宗在焉秦縣春秋夾  
谷地孔子相魯會齊於此所治古平原郡唐顏真  
卿所為效死者也北枕高唐西隔泇水介山東西  
之間為午衝武定州舊屬安州以漢唐人為誌

今名濱州漢十乘郡地濱於海故名濱州四縣二十  
六府治歷城屬章丘縣平度州長山  
新城齊河齊東濟陽禹城臨邑長清  
肥城平度平度縣泰安州陽信海豐  
樂陵商河平原武定州利津蒲臺沾化海右  
道領府三青州府古東夷氏之國成王滅蒲姑  
縣也秦置齊郡漢置北海郡晉為北海安二國之  
地宋末陷於石魏前燕慕容德都焉唐為青州東  
北海郡為平盧軍宋為鎮海軍慶曆中置青州東  
路安撫使元為益都府國初改青州府屬東萊  
海四府之饒用武之國土好經術合力古屬縣安  
固負海之饒用武之國土好經術合力古屬縣安  
古萊山萊縣古屬中書省青州古萊山萊縣  
馬汶濰沂沐皆名川領州一縣一府一縣一府  
萊州府古對華國唐虞曰嶧夷春秋年一國戰國  
登州府古對華國唐虞曰嶧夷春秋年一國戰國  
宿留東萊望海平蓬萊英邁山其地也清平州  
廢唐平州治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屬京師路元屬益都國初屬萊州後併登州府  
城名不夜亭曰朝陽為山海關四西海惟西南  
一路接萊州置商倭都司領州一縣七府治蓬萊  
縣文萊州府古萊夷地春秋齊侯遷於此東萊郡  
隋唐為萊州或為東萊郡宋因之置防州為初陞  
府屬山其東離平阻其西神山距其南海枕其  
北負海瀉之即俗名漢膠西即墨縣即墨水  
邑縣有密水故名漢膠西即墨縣即墨水即墨  
屬所築秦始皇前其地領州二縣方府治掖縣  
屬平度州高密即墨東萊道領府二兗州府  
禹貢徐豫兗三州之域周為魯國秦薛地漢為魯  
國及泰山山陽郡東漢為任城國兼兗州晉為魯  
國比後改任城郡隋唐兗州武寧郡後陞泰寧軍宋  
宣和後改慶府元為兗州府治濟寧路國初陞兗州





馬西河國後魏置汾州治蒲州後移治西河後齊置  
南朔州後周改介州唐改汾州汾州西河即河  
東道金置汾州軍節度元太行路介休介休而  
名介子推所死之處領縣二介休介休平遙  
悉州又改隸州唐置遼州以遼陽山而名改其  
領縣也領縣二險西古雍州為周王畿山河四塞  
神臯奧區形勝甲于天下秦漢盛唐都焉然平涼固  
原屬州一帶豐草平野畜牧蕃滋而外乏屏蔽頃年  
胡騎頗已侵入鞏昌鳳翔延慶間原野蕭條矣  
然士馬精勁終稱雄劇馬寧夏跨有賀蘭山黃河之  
險別為一區水數自足虜難馳驟故為衛差易然自  
移鎮榆林延綏而來河套遠是盡為虜有烽火達  
內郡矣其甘肅涼州以西左番右達處勢孤危而  
土魯番在肅州西北洮岷西寧錯入於番族番要在  
撫輯西安會府生理殷繁塞餉番祿十居七八閭閻  
疾苦與他郡畧相當若漢中之襟喉巴蜀潼關安府  
東之保障全陝稱重地而所在盤力以供邊奉宗室  
平涼尤甚閭閻愁苦焉分道六府八州二十一縣  
九十四關內道西安府 高祖雍州之域周王克  
東寺在長安界中曰宗周平王東遷以賜秦并天  
下置為八漢改京兆尹右馬右扶風為三輔晉魏  
周隋以至於唐皆都焉唐末為依國軍五代改奉元  
軍宋仍京兆府屬未與軍元改安西路又改奉元  
國初為西安府左綴由右隴蜀右田沃壤名陝海陸  
南環之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所謂金城千

里天府之國也今西安治長安西北五十里曰咸陽  
秦孝公所築以山水皆陽故名咸陽古驪山國山王  
國馬漢為新豐高陵秦縣漢為左輔池柳縣夏有  
出王名縣右輔地也藍田秦縣王次馬者藍田  
與王名縣右輔地也藍田秦縣王次馬者藍田  
州之域也漢為上洛後周取商州為商州商州  
同州漢左輔地西魏取商州為商州商州  
蒲州地也漢為上洛後周取商州為商州商州  
少梁地也漢為上洛後周取商州為商州商州  
南故皆以華在華陰縣南十里商州  
長安西北名商州南有洛陽商州  
萬封馬京所載商州南有洛陽商州  
為國今猶陶穴秦漢三輔之地云  
他州縣無慮皆秦漢三輔之地云  
縣治長安 商州 富平 乾州 醴泉 永壽 白  
水 武功 郿州 同官 富平 乾州 醴泉 永壽 白  
武化 三水 關西道領府二鳳翔府 周岐雍地  
山與兵車北開吳山巨其西南襟帶環合一大都  
會也雄傳差寸長安實論他郡漢屬右扶風三國魏  
平秦郡東岐州唐為岐州或為扶風郡後改鳳  
翔節度屬關內道宋屬秦鳳路開岐秦雍九水皆  
會於郡界為三秦之一方田肥美物產饒上谷如大  
牙五丈原如長蛇險阻之也岐山縣西北十五里  
為岐山山南數里為寶雞秦時倉倉秦文公獲石鷄  
之異漢人記之故名大散關在西南入蜀道也  
關蓋在岐山始隴岐山岐山得名也吳山在東  
七十里彌西嶺周岐方稱岐山峯離立如扶地傾  
州一縣七 府治鳳翔 鳳翔 鳳翔 扶風  
鄠州 鄠州 鄠州 鄠州 鄠州 鄠州 鄠州 鄠州  
會盟壇在城西北五里岐嶺山高際天間道宮在  
治高平晉治臨邛州隋為安定郡安定郡在

活

五、







奉國軍置海制豈司世元府置路國朝改  
明州府定為寧波府東漸巨海西通太湖山  
府治鄞縣屬地人惟五方俗類不同領縣  
興府古會稽禹會諸侯其地計功焉而名相傳  
秋於越入吳是也後服於楚秦置會稽郡其  
為東揚州隋為越州唐因之武會稽郡宋為  
度及江南送五吳越東都宋為越州南宋為  
興府元改路國朝復紹興府海寧江嘉興  
今文涉郡會三虞餘姚上虞會稽新昌  
諸山故名領縣八府治山陰縣屬  
春秋越秦郡中漢東甌內徙以其地為回浦  
唐置海州改台州以天台名山為臨海即後  
治如豐登德化軍宋台州屬浙東路元移  
朝乃台州府天台赤城之間雙閣雲漢中  
多之詳觀川澤台沃有海陸之饒撰錄後  
前史下編 卷之二

府治臨海屬黃巖金華府春秋越西界  
天台大德居寧海會三吳置東  
郡大代梁置金華郡謂金星與發女爭半故各陳置  
紹州隋廢置婺州唐為婺州東即五代為武勝  
宋婺州保寧軍隸浙東路元為婺州路國朝為  
華府其地多名山地廣力完為江南劇郡宋  
學與直隸國初名賢碩儒佐命皆產焉今煩  
領縣八府治金華屬義烏東陽義烏今煩  
武義湯縣衢州府越姑蔑之地秦立大縣屬  
浦江信安即宋仍衢州府兩浙東路元改衢州府  
國朝改龍游府定衢州府為江浙間處之所轄  
故三衢山多山瘠地熱煩縣五府治溫處道  
治西安屬龍游常山江山開化溫處道領  
府溫州府亦越地奉開關中漢初為東甌後  
東嘉州後廢以縣屬括州上九為置溫州以其地恒  
煥名改未嘉瑞安府元改溫州路國朝改府  
控山帶海為浙東極處器用廣而航船俗淳頑半

南五府治未嘉瑞處州府亦東甌地  
安南平陽縣屬處州府同溫州府  
州治括蒼縣改括州唐以括州治麗水天寶初改  
雲南後廢宋屬兩浙東路國朝為處州府  
峻壁間有鎮溪龍田必有龍領縣十府治麗水  
屬青田縉雲松陽慶元龍泉慶元  
雲和宣江西古揚州地富吳越楚閩  
之交險阻既分形勢目眇安危輕重常視四方南昌  
其都會也俗雜五方以保境和民為上九江獨據上  
流牽制沿江州郡且密邇南康濱臨巨湖鄱陽  
無備豫南南贛間之江漳雄韶諸山谿會馬連州  
跨境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為淵藪故設巡撫重職  
提師臨之袁州地逼長沙屬廣通民客戶喜獄好爭  
前史下編 卷之二

頗難讎察而南昌建昌饒州宗室固在民疲供億視  
臨江吉安瑞信廣撫諸郡殆有加焉吉安山水  
雄秀忠賢輩出甲於諸郡大都江西之民樸質儉苦  
有愛勤之思弘治以來賦役漸繁土著之民少壯者  
多不務穡事出營四方至棄妻子不顧而禮俗日壞  
惡少間出矣分道五府十有三州一縣七十有二  
南昌道領府二南昌府屬貢揚州春秋戰國時為吳  
南國分淮南國地漢豫章郡長沙王吳時為豫章  
後漢晉因之隋平陳廢豫章郡置洪州唐為洪州或為  
章都府鎮兵馬節度使江南道宋仍洪州屬江西路  
置安撫兵馬鈐轄府南宋隆興府元置路國朝改  
南昌府其地負工依山南臨西屬北接宣揚西控楚  
東翼浙為東南一都會人稠而勞悍悍悍半頑



三縣地隸豫章郡東漢屬江東晉移郡於章貢二水  
信軍節度宋仍度也相與及贛州元置路國朝為  
贛州府地山長谷荒為江權樞紐以重鎮山伐為業  
人仇健工巧好蜀散死今設軍門為重鎮山伐為業  
府治贛寧縣瑞金龍中會城南安府鎮本  
南壁二縣也沿革見贛宋始置南安軍隸江南西路  
元改直南安路府治贛寧縣五嶺最東為交  
廣襟喉卓江出焉赴江西入匯澤為江右經水大庾  
其所出出入切嶺路峻阻唐長中國九齡鑿道通  
多商賈人立中塗垣可自上下梅嶺嶺有也  
屬市上嶺湖廣古荊州地南匯江湖北擁原陸武昌  
其都會也裴陽鄧即今河南南州古稱重鎮抗其首斬  
黃州府黃州下隸吳會控其尾江陵荆殷沃南嶽効  
靈洞庭鍾秀亦足以雄視兩州矣若鄖陽之走商陝  
陝西可柳桂本州桂之跨閩粵廣辰州元屬州  
南交界郴州桂陽縣之建福東辰州元屬州  
之捍蔽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外錯荆楚之扼  
塞併焉然襟帶江湖所至民罹水患盜寇乘之穀土  
泥塗甚于禹貢宗藩賦祿廣於周封而楚俗慄慄鮮  
思積聚土曠不耕四方流民失業者赴焉故其民率  
音子偷窳音愈厖樸而難治過此則永州保慶之  
間謹備苗夷而已谿洞諸蠻施州及未保本以漢法  
羈縻差易馴擾惟永順保靖世席富強每以爭奪獲  
罪輒假戰功自贖驕橫滋萌時議不明猥加徵發使

遠方之民坐困且久而玩敵將貽異日之憂焉分道  
七府十有五州十有六縣一百有五 武昌道領府  
三武昌府為貢荊州楚熊渠封其子紅為鄂公始名  
美以汙水自江別至南即華容夏水入江所謂夏  
口也後漢因之三國吳初城江夏更置武昌郡治此  
昌為重鎮孫皓從都督曹芳為武昌江二郡宋  
新置鄂州梁分置北新州隋改鄂州唐仍鄂州宋  
江夏郡為江南南元初初置武昌軍節度五代改武  
清軍宋以鄂州為荆湖北路元改武昌路而城鄂江而也  
武昌府控持淮梁漢沔漢山而城鄂江而也  
江南安區土沃人稠臨臨倫生而無聚聚又五方誰  
寓家自為俗不民頗稱淳淳領一縣九府治江夏  
屬武昌嘉興海州咸寧通城  
興國州大漢陽府春秋鄭滅於楚秦南郡漢江夏  
江夏郡後周置復州唐為沔州或為沔陽郡屬淮南  
道周世宗軍淮南以漢陽縣置軍并因之元降漢  
漢史下編卷之二 四七  
國朝因之武昌陽江僅七里形勝風俗頗同而  
路通荆湘控引秦梁特置郡為要地云看水長江  
原縣所置秋冬還復近江網漁以自 黃州府 秋  
給領縣三 府治漢陽屬漢川黃州府國地後  
為黃州國楚秦屬南郡漢江夏郡三國初屬魏  
吳為重鎮晉為南陽郡宋為西陽郡齊又為西陽郡  
即後周置黃州府唐為黃州或為齊安郡  
治黃岡徙治和城屬淮南道宋因之遷治江濱屬淮  
西路元為路歸江南國朝為黃州府地連雲夢城  
倚大江淮楚之交東北一大藪澤也土俗稱旱金  
悍是訟難治領州一縣七 府治黃岡屬新水荆  
羅田府城黃岡新州廣濟黃岡  
西道領府二承天府 魏國楚秦南郡漢江夏郡宋  
泰白起拔郢東至竟陵其地中唐立鄂州治長壽又  
置溫州治京山後改富水郡後鄂州元陞安陸府  
國初為安陸州成化中  
世宗皇帝封於此  
陽州縣治馬地北為江漢下連湖水為車舟之衝



衡州唐為衡川或為衡陽即屬江南道宋屬荆湖南  
路元置路又置湖南宣慰司國朝為衡州府直屬  
天下焉湖南右與區其土南連嶺峒東柯桂陽山水  
常寧八安仁府治湖陽屬衡山未易永州府春秋  
晉屬湘州又分零陵置武陽郡其後為國武陽郡  
隋屬零陵管陽二郡置永州唐為永州或為零陵郡  
疑川連衡陽石崖天齒延以林麓參百越之俗首州  
舜到象有葬之為管道即與地有春陵鄉長沙  
王子春陵侯馬周元公所產也領州一縣六府  
治零陵屬邵陽東安道州寧遠永明府  
江州置桂陽郡屬荆州吳屬分荆以湘水為界桂  
陽州東為吳晉宋齊因之唐為郴州或為桂陽郡  
水酒馬為五嶺之衝領縣五府治永下湖南道領  
興宜章郴寧桂陽  
府二沙長府楚黔中地天文翼軫分野珍旁有下尾  
治臨湘東漢復為長沙郡三國吳晉置湘州隋置潭  
州唐為潭州或為長沙郡唐末馬氏據其地為武安  
軍節度宋置防禦使復置武安軍其後定今名古志  
潭州路已改天臨國朝改潭州府後定今名古志  
所謂湘州之與土關人豐南通嶺嶺南荆雅者也  
為湘潭重鎮領州一縣十一府治長沙屬長沙  
益陽湘陰攸縣安化瀏陽醴陵寶慶府長  
沙地三國吳置攸縣郡屬荆州六代為郡陵國舊  
陸梁州改郡又改邵陽郡五代為郡宋仍邵陽  
陸梁州要衝領州一縣四府治邵陽屬城步  
新化武岡州領寧一其治邵陽屬城步  
順日保靖其軍民指揮司一其治邵陽屬城步  
曰施南曰散毛曰忠建曰容美各州安撫司四  
長官施州荆梁二州之域楚巴巫地也唐設江南道  
屬山州藥路是為巴荆之會男不戢頃衣花布俗  
雜夷獠亦頗有華風馬末領保靖荆州城古辰溪之

地漁獵養生者四川古梁州地中長川沃野有山  
官司廳摩而巳林竹木穀栗蔬果織作染凍之饒劍閣即蜀門關在  
表雲棧之固瞿塘峽名在夔扼巴峽之流界以番縶  
西阻以蠻部東川烏蒙山水襟束自相藩籬維井  
絡斗絕諸夏故姦雄割據則盜兵不敢西窺以地饒  
而險阨備也然姦宄內作懸車束馬壹不相及有難  
猝定者矣以故松疊威茂安綿叙夔各有憲臣重兵  
外戍而上列親藩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松潘以孤  
城界在番域而寄咽喉于龍州宣撫千里轉運輒為  
番蠻所遮斯巴西之憂禍也烏撒芒部諸夷軍  
民雖大牙形格仰我鼻息然內相黨結數路兵彙且  
於叙州瀘州有唇齒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携其私黨  
已焉若碣門也名天全六番之臂視諸番播州司  
之富藏四省勝雲貴俱鄰接殆與蜀相為盛衰建昌  
六衛僻處四徼自為與區氏夷安業矣分道四府八  
州二十縣百有四川西道成都府黃帝子昌意娶  
蜀山氏女生帝嚳因封其支庶於蜀秦并之為蜀郡  
漢分置廣漢郡武帝置益州郡蜀郡隸焉蜀先主都之  
於益州置大都督府及蜀後主都之於益州置大司馬  
幸蜀就成知府京五代時王建孟知祥據其地宋  
為益州路後改成都府天府之南宋置安撫司元改路  
國初復為成都府天府之南宋置安撫司元改路  
水南流西抗吐蕃南撫蠻獠岷馬為天下雄藩



治危牛上平卷一 台青衣主漢氏並隸蜀郡唐黎州  
改洪源郡宋蜀成節路元屬吐蕃宣慰司 國朝  
黎甘宣撫司 處越萬印蜀之中為蜀西門○其松  
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 松潘古氏松地 漢置護松州以產其  
司 常建昌邊 松潘使司 松潘古氏松地 漢置護松州以產其  
關 故名後置都督府改交州即已臨吐蕃元內附其  
地 東南面雪海西北界兆河山峻多雨雪寒人稱  
善戰 建昌本印即國也漢屬越雋郡六代為嚴州  
唐置雋州都督府改越雋郡懿宗時蒙詔據其地  
上昌以島白二蠻實之元置建昌路 國初置建昌  
衛改路為府後改衛尋置行都司領之衛六曰建昌  
衛曰上昌前衛曰寧番曰越雋曰鹽井曰會川曰皆  
軍民指揮使司按西南咽喉為邊陲形勝佑重  
敬佛通商殖貨板屋以居甲刃犀利都司城  
南有瀘水武侯五尺渡瀘其地也有益獲城 福建  
古閩越地海抱東南山阻西北重關內阻羣溪交流  
福州其都會也雖水不復回入中國封壤促甚而溪

一縣五十有三  
 福寧道領府三福州府  
 七閩地秦晉閩中郡漢閩越王卬者所卬武  
 越徙其人江淮閩廬其地後立東冶縣屬會稽卽三  
 國兵屬建安卽晉分置晉安郡宋改晉平厝置豐州  
 改州唐爲閩州政福州或爲長樂郡唐末爲威武  
 軍節度王審知據之復  
 政路國朝福州府也肥衍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爲南東一都會俗儉嗇喜訟好巫女半作拳於男君子右文小民畏法侯州一縣十一府治閩縣  
 侯下懷安嚴古口  
 羅源永福福清長樂連江興  
 化府周秦六代沿革於福州同隋始置莆田縣隸泉州  
 州游洋鎮地置太平軍又改興化軍移治莆田宋末  
 改興安州元改興化  
 道舟車所會士夫多推治領  
 縣二府治莆田屬山遊泉州府周秦漢同上漢海  
 晉安縣秦廢由以南安縣置豐州後置武榮州治晉  
 江景雲初改泉州或爲清源卽南唐道清源軍節度

宋改平海軍元為泉州路  
連二廣宿舟師領馬為越區習詩書多士人懷  
安順順治領縣七  
府二邵武府  
置邵武軍屬福建路元改邵武路  
光澤建寧延平府屬開州唐為建寧府三國吳蜀郡  
延平軍五代時移延平鎮置劍州宋以蜀劍州  
改南劍州屬福建路元陞南劍路國朝陞府劍溪  
講明洎義風未泯劍縣府治南平  
沙縣永安大田建寧道領府一建寧府  
置建安軍節度使以縣置泉州唐置建州治建安縣改  
安思義軍宋改建寧軍節度使改鎮武平南改永  
安府東接括蒼北上就西南抵延平東日帶建洋  
保界閩越綿地八百里居閩嶺上流滿上方之俗  
朱文公倡道東南彬彬有義之鄉故誦相國領縣八  
府治建安歐寧壽寧寧州福寧州寧安浦城漳  
政和松溪壽寧寧州福寧州寧安浦城漳  
南道領府二汀州府  
山峒置汀州因長汀溪名改臨汀即初治新羅徙  
治白石長汀縣地五代初屬閩後屬南唐宋建隆  
建隆元改汀州路國朝為府崇山峻嶺南唐宋建隆  
南接潮梅后若安瀾鹽山居者任耕織風習頗類  
中州領縣八府治長汀連城永定漳浦  
杭武平清遠歸化屬寧化未上漳州府  
漢六代司唐始析福州西南境道建州以有漳水  
而名治漳浦縣徙治漳州又徙治龍溪宋為漳州  
元陞漳州路國朝改府會之極佳引番里務  
侯嶺表繁耕畝朱文公嘗為守今禮俗猶存領縣八  
府治龍溪屬漳浦平和龍巖詔安廣東古百粵地  
靖長泰漳平平和龍巖詔安廣東古百粵地  
五嶺之外為樂土北負雄嶺南連廣州以臨荆吳汀西

東肩惠州潮州以制閩越建內關高州廉州以控交  
桂廣西外藩雷瓊以扼欽夷而形勝寓焉廣州其都  
會也南雄萬山三水控帶羣蠻而督府兵餉九郡傳  
郵盡仰諸利惠州提封廣袤悍客曠徒勢難收戡  
潮州沃野廣原昔稱阜裕往獨患峯口斗老今內寇  
外夷為害棘然肇慶據上游常嶺西孔道高州海澳  
撞衝關地除兵耕守並務可也廉州層山曲水為海  
北要區雷州炎微多平田腴壤通夫亡命責在人牧  
瓊州並海而五指腹心之地反為黎穴乃瀛海島夷  
之國數十時時出沒始志在貿易非必盜邊也顧民  
逐山海礦冶番舶之利不勸農田甚者椎剽海上梟  
鼓之警彌滿山谷則良民困於徵求教治不脩大征  
數舉之過也日寇通蒼梧廣西梧州征蠻幕府在焉  
兩廣太監總兵都軍旅之興殆無寧歲况地產珠池  
御史但住劄于此軍旅之興殆無寧歲况地產珠池  
州境番物駢集本民用以資而內使數來采辦民反  
病之故外負富饒之名而內實貧困者廣東是也分  
道五領府十州七縣六十九嶺南道領府三廣州  
府為貢揚州之句境他部司治置南海郡秦亂尉  
府趙佗據其地自王漢武帝平之復為南海郡屬交  
州刺史東漢末遷交州治番禺日羊城二國吳又遷  
治龍興而番禺置廣州梁陳並置都督府隋置總督  
府改南海郡唐為廣州置大都督府或為南海郡唐  
未改南海軍節度宋為廣州清海軍後陞帥府元置





建康東州改鎮安府○蕭田州宋始置元改爲路  
國初改府正德中土官岑猛反討平之降州  
上林○且謀布政司州上長官司二○江州  
白○泗城州屬程縣奉議州向武州  
歸順州皆土官利州龍州都康州憑祥州  
明府明江地土官領州六近祿州西平沒入安  
止四思思明上世石忠州忠州一  
都督府朱隸邕州元屬邕州路國朝改思恩州  
府雲南古梁州裔境也崇岡巖岬澗縈紆余碧  
米鹽之產號稱精贍而雲南一都會也雲南臨安大  
理永昌鶴慶楚雄並皆沃壤然元江安臨路納交趾  
金昌軍民司後改設騰地擁諸甸瀾滄聯絡寧  
麗曲靖彈壓烏蠻○王公設險於斯要矣  
武西大者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小者姚安北勝鄧川  
霑益○益屬曲靖俱州並以兵力稱禁而滇境粗安則  
沐氏○世有勞馬每旬上下風土絕異兵衛漸  
矣政諸羅武定東川等構釁相尋而木邦孟密不聞  
悔禍咎在撫綏失策無置制可言也然滇南北向中  
州必假道貴陽稍值紅梗坐令隔絕城郭人民夷  
居十八緩則蜂蟻屯聚急則豕突臨張而萬里投宣  
類難得人苟撫循溫煥相與休息固可坐而定也分  
道四領府十有四州三十有八縣十有五安普道  
領府一軍民府二雲南府○古徵外西南夷蠻鴉鳥獠

五百餘里合盤龍江黃龍溪諸水匯焉池產魚  
蓮花盤千葉紫下流金沙江源廣木狹似倒流日滇  
池亦曰昆明池楚莊驕畧地至滇池因自王其地泰  
頗習焉馬漢武帝欲伐滇公長安西穿昆明池象  
之出水戰竟降滇遂置益州郡蜀漢改建寧郡又分  
置雲南郡晉宋齊因之隋置昆州唐因之南詔  
其地所據改善開府歷國朝改雲南府至高智昇有  
屬交趾西抵伽佻北接吐蕃東北除一巫爲西南安  
地俗勇捷不馴而騎勤耕務實誠稱詭死不葬祭  
交易用貝推髻編髮領州四縣九府治昆西屬  
富○宜良○羅次○晉寧州○歸化○呈貢○安  
寧州○祿豐○陽明州○曲靖軍民府○漢益州郡味縣  
三治○易○嵩陽州○曲靖軍民府○地屬益州郡味縣  
即後分置與古郡治律高晉屬寧州後爲西爨地陷  
置恭協寧州唐蓋南寧州治味縣改恭州爲州分  
協州置靖州屬戎州都督府後改爲南詔大理段氏  
府屬元以爲曲靖路後宣慰司國朝改爲曲靖軍  
府○益州○涼州○馬龍州○羅雄州○尋甸軍民  
府○古漢國地後爲益州郡治律高晉屬寧州後爲西爨地陷  
府仁德萬戶府○朝改尋甸軍民府○府治原平可  
府○沅道府四軍民府一臨安府○漢置句町縣屬  
後爲南詔蒙氏爲大理段氏後改爲南詔大理府  
與古郡治律高晉屬寧州後爲西爨地陷  
楚元○附置臨安府屬大理段氏後改爲南詔大理府  
州五縣四長官司九府治建水○屬州石屏  
阿迷○寧州○寧遠府屬縣通海○河西○峨嵋  
蒙自○屬長官司納樓屬縣化○弄弄○縣容甸  
能寨○落忍部思仲甸左○激江府○漢置俞元縣屬益  
梁屬南寧州隋屬昆州唐末沒于蠻元置激江府屬  
雲南○屬江川○陽宗○新廣南府○宋特置道懷氏  
與州○路南州○邑市○廣西府○古漢國東南境漢  
市檢固領州○富川○廣西府○古漢國東南境漢  
漢屬興古郡晉屬寧州唐末沒于蠻元置激江府屬  
廣州隸黔州都督府後爲南詔蒙氏師宗縣二部

大理段氏莫制元內竹崖廣而路國朝改馬廣  
西府東張廣西兩距交壯地由阻費四種曰黑夷曰  
焚曰土條曰白子領州三〇元江軍民府極邊之境  
領因內置元江府戶府新化州直隸省置安州  
領府三軍民府二楚雄府漢益州郡地置安州  
等州安州府治元江府內附置廣安府  
宣撫司國朝改元江府內附置廣安府  
井之說南瞰金嶺北距羅漢東接貴州西連大  
理與大部與漢同風領州二縣五府治楚雄  
屬南通定邊鎮南州姚安軍民府屬益州郡漢  
定邊鎮南州姚安軍民府屬益州郡漢  
屬雲南國朝改元江府內附置廣安府  
安州一縣鎮元府古西南邊遠南詔銀生府地  
北州大姚縣鎮元府古西南邊遠南詔銀生府地  
鎮元府古西南邊遠南詔銀生府地  
祿谷寨長司景東府古西南邊遠南詔銀生府地  
民皆夷林不武定軍民府古西南邊遠南詔銀生府地  
府改武定路國朝改軍民府古西南邊遠南詔銀生府地  
曲元武定路國朝改軍民府古西南邊遠南詔銀生府地  
滄道領府五軍民府二大理府屬益州郡漢益州郡漢  
昌郡屬分葉榆屬雲南晉屬寧州宋梁陳置雲南  
永昌郡屬寧州唐置姚州都督府後置姚州縣治  
羅閣并蒙鴻詔越析詔浪寧詔澄隆詔浪施詔五詔  
合為一府南詔治大和城諸大家後徙羊苴咩城  
政府治也後更置大理國元收附置大理府治  
家氏封為中岳洪武三百年餘里大理府治  
地廣險固南詔都領州四縣三府治人後克其城  
雲南〇鄧川州〇永昌府古哀牢國漢置不  
寧〇賓川州〇雲龍州永昌府屬姚州都督府  
即改永昌郡屬漢及晉永昌府屬姚州都督府  
後改永昌郡屬漢及晉永昌府屬姚州都督府  
揮使司後改永昌府屬漢及晉永昌府屬姚州都督府  
諸皆上漢人永冠禮儀悉效中土一縣二

安撫一長官一府治縣山永平  
勝越州路江安撫司溪寧何一官司  
民府越析詔之地元內附置姚州都督府  
麗江軍民府屬越州府治姚州都督府  
江〇通安〇貴州〇貴州府治姚州都督府  
蒙化府土官永寧府四接生姚州都督府  
香順寧府土官直隸都司瀾滄衛土官  
作歌所請漢德貴州不賓度南越瀾滄衛  
他入者也元北秀州也周朝屬姚州都督府  
勝浪漢永寧三州後領州一漢永寧州直隸宣慰  
司五府二宣撫司三州四宣慰司五府二宣撫司  
南近交趾曰木邦名都城曰毛養名香柘城檢校  
曰緬甸有金沙江有城郭室廬舟用貝葉書曰八  
百緬甸曰老撾皆自古不通中國元國朝治之  
府曰孟定曰孟良宣撫司曰南甸曰干崖曰騰  
龍川者元麓川路也正統中思任發反革宣慰司置  
之州曰威遠曰潯甸曰鎮康曰大侯他復有長官司  
之貴州西南夷羅施國古鬼方俗頗同滇南而山  
箐峭深山不停涵土無貨殖貧瘠已甚官戎歲費仰  
之他省加以兵荒匱乏弗繼况省城會區咫尺夷土  
故泗城廣西土恣其狼吞伺竊外戶則守在永寧州  
芒部今鎮盤踞廣土蹲伏北藩則憂先舉節若思南  
石干銅仁數郡界在鎮竿鎮遠軍司對湖廣西播  
司俱屬四川夷峒之間地雜東川烏蒙諸部軍民  
師旅釋騷與湖廣四川同其災害且水西普安凱  
俱土諸酋富甲他夷地連肘腋而爭疆奪職乃其兵

端然夷虜自相剪伐貴在因俗以時撫定不足煩

國家力也分道四領府七州五縣六 貴寧道貴州

宣慰司 古八番八萬谷鴨水之地領衛五 貴州

青 司治貴州長官 赤水 烏撒 永寧 鎮長 司十

領府一衛六程番府 苗僚雜居成化中開領長官

番 番 番 番 番 番 番 番 番 番 番 番 番 番 番 番

郡清道領府三衛六鎮遠府 知府流官 司上 官領

長官 司二 黎平府 存夜郎 傍與湖廣五 司

偏橋 印水 黎平府 存夜郎 傍與湖廣五 司

亮寨 西山 洪舟 歐陽 新化 入舟 古州 司

龍里 都勻府 領長官 司八 都勻 手水 樂平

合江 平州 豐寧 衛都勻 新添 平越 思石道

領府四思州府 都勻 野雞地 領長官 司四 思南府

古 官 司 四 水 德 蠻 夷 一 娶 川 印 江 銅 仁

府 近 湖 廣 苗 賊 領 長 官 司 六 銅 仁 提 石 阡 府 古

郎 地 日 明 湯 緩 陽 領 長 官 司 四 平 頭 着 石 阡 府 古

石 阡 龍 泉 苗 民 葛 彰

我 釋 史 臣 曰 竊 伏 聞

太祖高皇帝披輿地圖臨觀侍臣前贊言輿地之廣希

有也

上撫然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朕甚懼

馬昔紂以天下亡湯以七十里于興亡在德豈嘗繫

地哉猗與

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書曰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山史下編卷之二 三定

禹史下編卷之三

吁部郎元錫纂

人官考

南遷後學智懋爵校

自咎繇矢謨無曠庶官亮天工於人官惟說命繼百官曰明王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則知人官之設代天工而立民命依古初而來伏羲氏以龍紀故以龍名官共工氏以水紀故以水名官神農氏以火紀故以火名官黃帝有雲瑞故雲師雲名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以鳥紀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啓也丹鳥氏司閉也蓋主於若天祀鳩氏司徒也雉鳩氏司馬也鴈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鷦鷯氏司事也一主於鳩民而五雉爲五工正九扈爲九農正民生賴焉自顓帝以來不能遠紀乃紀於近爲民師命以民事唐堯之世首命羲和欽昊天以授時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及舜受終申命禹以司空宅百揆棄后稷契作司徒敷五教皋陶作士正五刑垂共工伯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龍納言爲九官首咨岳宅揆重百揆也百揆於虞爲冢宰統百官庶采寄焉九疇并爲舜相堯都之故茲以命禹稷農官農天生德天

民之大命也故次命稷播百穀富而教然後民親遷而以其天全故次命契刑弼教故次命皋陶工作成器爲天下利故命垂而治人之道畧備然後若上下草木鳥獸而命益民康物毓無不順治也而後禮樂興焉故咨岳而命夷夷讓而命夔三禮者事天神地示人鬼之紀也夙夜庸庸祗祗威威敬正直內清明在躬然後恒與神明居是禮之本也樂也者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是化之成也夫讒說之爲天下禍烈矣變亂視聽殄絕善行震驚有衆不聖則治毀于成故命龍納言納言者典司上命司下復逆而出納之而防之者也乃其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敦德允元而難壬人蠻夷率服食者民之天時者食之天司民牧者之本也柔遠附遠能邇附邇帝者於遐邇一體也乃其篤有德忱仁入於至邪防乎防焉故邦國又而守在四夷大哉洋洋乎九官十二牧之命也曰惟時亮天工故岳牧九官罔非天工咨牧命官一主於亮工此虞帝所以恭已穆清無爲而以萬邦寧之道也萬世治官之統由之矣蓋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后倍之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殷制天

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  
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  
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  
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  
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曰享五官之長曰伯  
千里之內爲王畿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  
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  
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  
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  
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今王制所述其畧

四庫全書

三

也武王克商以五等列爵以三等分土以賢建官以  
能位事告武成而命焉爲宗周治綱其後成王幼周  
公輔王四征弗庭六服承德歸于宗周乃董正治官  
作周官官三百六十屬上法乎天行立太師太傅太  
保曰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立少師少傅少保曰  
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重道本也王心王躬思慮  
聰明宥密平康得天地泰冲陰和陽動靜順軌好惡  
以平發歛消息與時偕行省歲在天毋失其當秉道  
握符以中爲常故師嚴傳密保親而後王能以道寧  
立三少貳公也公尊重不可以有瀆公有貳而後道

可以意盡也故雖天子必有師也以有學也必有師  
也以有輔也主於道不及以政然後志凝於神而專  
之於道通神易之原調精祲之微是道本也論官者  
先諸此乃建六官其書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  
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  
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  
而掌邦教以佐王擾邦國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  
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  
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  
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乃立冬官司空使帥其屬

四庫全書

四

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國天官者象天所立之官天  
統萬物冢宰掌邦治總百官均四海曰天官掌建邦  
之六典曰治典曰教典曰禮典曰政典曰刑典曰事  
典而五官統焉故周易首乾象天坤者天之配元亨  
利貞其行也象此者也以八瀋治官府曰官屬以舉  
邦治官職以辨邦治官聯以會邦治官常以聽邦治  
官成以經邦治官灋以正邦治官刑以糾邦治官計  
以弊邦治是也以八則治都鄙曰祭祀以馭其神灋  
則以馭其官廢置以馭其吏祿位以馭其士貢賦以  
馭其用禮俗以馭其民刑賞以馭其威田役以馭其

衆是也如是而加之以八柄詔王貴賤予奪廢置而生殺之宰統百官之道也以八統詔王馭萬民而以九兩繫之九職任焉八統曰親親曰敬故曰進賢曰使能曰保庸曰尊貴曰達吏曰禮賓九兩曰牧以地得民長以貴得民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宗以族得民主以利得民吏以治得民友以任得民數以富得民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飾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宰治

通史下編 卷之三

萬民之道也以九職任之功而歛之於郊甸縣都關市山澤曰九賦職外無貢也以九賦所入之財而均節之於祭祀賓客荒喪羞服工事幣帛芻秣匪頒好用曰九式賦外無式也又以九貢致四方萬國之財而一之於經用式外無用也宰制國用之道也百官輻輳並進宰握樞曰統四海蕃布環列宰平畫曰均萬民星共僊治宰時又曰紀故六典大典也統天道該王事是有相之道也而並列於六卿乾坤與六子並列於八維冢宰與五官並奏於六職其義一也地官象地所立之官地配天任養萬物司徒配天官主

地主民徒而教擾之曰地官掌建邦土地之圖與人民之數制畿疆而溝封之以土會之法辨地之物生以知民之恒性而施十有二教焉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以儀辨等則民不越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以刑教中則民不尅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以度教節則民知足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此十二物者大司徒之所以教也不養不可以動則有保息六以養之曰慈幼曰養老曰振窮曰恤貧曰寬疾曰安富不安不可以養則有本俗六以安之曰蠲宮室曰族墳墓曰聯兄弟曰聯師儒曰聯朋友曰同衣服而又頒職事十有二以登之設養政十有二以聚之散財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青禮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除盜賊使民饑而不害有安土而無流亡是安擾之始也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倍行者刑爲鄉八刑以糾之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友之刑三曰不睦之刑四曰不婣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

通史下編 卷之三

之刑刑糾行行徵實也糾造言亂民偽亂真也德與藝不糾德中藏未易知藝成於性不可強也是安擾之道也又威而漸於化以五禮防民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民情而教之和而安擾成焉故地官卿配天也宗伯象春所立之官春天地之和也宗伯掌建邦之五禮以治神人和上下曰春官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以九儀止邦國之位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諧萬民致百物是宗伯之事守也蓋虞廷秩宗典禮樂典樂龍納言周皆統

百官下編

卷之三

七

表官司馬象夏所立之官天日暄雨潤雷奮諸莫盛於夏夏大也司馬掌邦政張皇六師赫赫濯濯而後能以萬國寧曰夏官譬則夏之日乎伊可畏而助長物也抑雷霆乎時雨乎殫迅疾而震動優渥又過化不留也夏盛德在火兵猶火火烈其舉而民勿之有犯也夏官卿之道也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之設儀辨位以等之進賢興功以作之建牧設監以維之制軍詰禁以糾之施貢分職以任之簡稽鄉民以用之均守平則以安之比小事大以和之是政之大紀也於是乎以九畿之籍施邦國

之政而今其賦以四時之田習蒐獵獮之法而治其軍其馮弱犯寡也則青之賊賢害民也則伐之暴內陵外也則壇之野荒民散也則削之犯今陵政也則杜之至賊殺其親放其君外內亂禽獸行則止之殘之而滅之是九伐之法也是司馬之事守也秋官象秋所立之官秋擘斂司冠義刑義殺驅而納之善曰秋官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一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曰野刑上功糾力曰軍刑上命糾守曰鄉刑上德糾孝曰官刑上能糾職曰國刑上愿糾暴是五刑

百官下編

卷之三

八

之綱也凡民之有罪過未麗於法而有害於教者以圜土聚教之施職事焉甚者坐諸嘉石役之司空凡遠近惇獨老幼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諸肺石聽其辭以告而達之其萬民之獄以兩造而禁之其訟以兩劑而質之獄入未矢訟入鈞金然後以五刑聽之用情訊之以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而察之至於旬乃弊之要成讀之與衆聽之而後以八辟麗邦法而附之刑以三刺斷刑刑而求其中八辟者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直三刺者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也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

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大哉乎夏官之董兵曰政秋  
官之制刑曰禁也明兵設而不用刑有禁欲毋犯也  
王德之至也虞廷蠻夷寇賊均屬士蓋兵刑兼之中  
古政刑繁嘖劇矣故司馬專兵司寇專刑而任也冬  
官象冬所立之官司空篇今亡周官司空掌邦土居  
四民時地利太宰事典富邦國任百官生萬民而均  
統於天官天官六十屬少宰其貳也掌宮刑治王宮  
之政令糾禁天下之政令風教未有不自王宮始  
者其奢儉汰約之原治亂分焉故憲官刑所以肅君  
心之敬而格非心之萌也大宰統焉而職不列先之

則後陽治後之則慢王宮於少宰著之宮正宮伯主  
王宮之宿衛左右內宰內小臣主后宮之內政若左  
右也膳夫主食酒正主飲宮人主六宮六寢之脩典  
婦功內司服主衣服醫師主疾病王后世子之所服  
御也宮中府中合為一體而冢宰統焉罔或有一事  
一物出他門達式法者所以輔王及王后率由於天  
道而端其本也宰制國用太府列職掌出入之權宰  
統百官司會列職贊聽治而會其職六十屬皆在上  
之事天履之象也地官六十屬主土地民徒教養之  
政今六卿多士故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

詳於教六迷多農故遂大夫縣正鄙師鄉長里宰鄰  
長而下詳於養鄰長位下士自長而上登一級至鄉  
大夫而為卿司市教市也司門關施教於門關也師  
氏保氏主輔王燬詔王愚而教其左右也司諫司救  
董畿內之教也地也者土也載師任土也土均均人  
平土也封人制畿封之土虞衡主山林川澤之土也  
倉廩土所出牧人蕃育犧牲土所產也牛土畜牛人  
掌之國有大事司徒共之六十屬皆邦本之事地載  
象也春官屬六十禮莫嚴於事天天府天重器之藏  
也大卜巫人占夢眠祿馮相保章致寅清之德以聽

命於天而和同天人之際者也典命典瑞司服巾車  
司常禮之秩叙也鬱人司尊彝司几筵司禮之器也  
巫祝致禮之辭也諸史守禮之官也大司樂屬焉樂  
所以和禮教王世子及國子以禮樂者也世婦內外  
宗主王六宮之禮都宗人家宗人主家削縣都之禮  
者也送死大事冢人職器專之鷄木畜鴉人掌之春  
官共之六十屬合敬同愛養生象也夏官屬六十有  
三量人達人主制畿封國也職方氏主施貢分職也  
都司馬家司馬主簡稽卿民也司勳司士諸子主進  
賢興功也皆邦政也大僕節服氏格王正事也司士

正朝儀之位正朝廷百官也九伐正萬國也服不氏而下正及禽獸也司甲司兵司弓矢皆兵之所有事馬質校人軍之所駕乘也戎僕主車御司右其右射人其左皆車之所有事也於是乎有虎賁旅賁主釐穀以衛王掌固司險掌疆主設險以守邦而又有訓方懷方匡人憚人喻王德達下志於上下而消患於未萌此王者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司燧主火火夏氣也小子羊人主共羊羊爨畜也弁服首服夏象也六十屬萬物各正夏長之象也秋官六十屬司刑司刺掌囚司屬司圖皆刑官遂士縣士方士訝

士朝士各掌其地之刑者也布憲主警戒禁暴氏而下主巡察司約司盟主結信皆禁於未發刑期無刑也司民主民數屬之若曰民天之命王者之所天也主刑者民之司命用可無愼乎大行人掌邦國之交朝大夫都則都士主圻內都家之法者也冥氏已下十二官刑及于禽獸也職金犬人屬馬金秋氣犬金畜也六十屬皆主裁物之過秋殺象也冬官屬今亡考工記三十二工其屬與豈當有善景相觀卜以疆理四方如傳所稱召伯世執其功者與天文東井主水衡豈當有匠人主濬治溝洫通津梁爲水土治與

立政有準人象水象繩直禮有尚人主收藏積聚爲封守鍵閉豈其屬與鹽水所自出而利博宜亦有專官與然不可考矣於是乎六官各率其屬各敬官慎位倡九牧以覆承生長而收藏之彌綸宥密如天宇之六合而五等之國又各設其孤卿大夫士序宣其下一依之以建官位事焉於是乎五服羣后各以其方入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而天子時巡觀焉此周王奉若天道建天官以理天下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是故井牧始於黃帝而九夫經野之法至是而大備粥服昉於陶唐而九畿封國之制至是而益詳典刑儆於有虞而五刑五罰之制至是而纖悉其矣故合兵農於田井基教養於鄉遂育俊造於學校大之而祭祀朝覲冠婚器紀師田行役之法次之而車旗圭璧衣裳冠冕之製小之而登龜取魚籍蠶攻蠱水化火化之事靡不在焉上自王躬后官以至於郊社宗廟邇自朝廷圻甸以被於九服四海六官各有常矣而共聞其政六職各有務矣而共理其事譬之則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固各有其官而耳之所注目必營焉手之所探足必前焉癢疥搔抑固未始不通爲一體而不言自喻也孔子

歎之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文中子歎之曰先師以謂王道極是也千載而上聖人在上者未其有若周公者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者有所持循矣後官失道散而諸侯大夫競於僭陵恣於竊攘於是乎有春秋故時之有春秋自周官之失始也孔子之作春秋也屬辭比事一正也之以舊典禮經欲以復天地四時之官世陵遲莫能用而戰國諸侯惡其害已并其藉而去之秦不師古好戰攻設無級以勸武力成其并吞既得志而終已不改罷侯置守設太尉主五兵立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貳

於相終佳兵尚刑程吏事為功能也然滅亡亟矣漢興制官多仍秦舊取趨時便事初置一相曰相國掌承天子理萬幾置御史大夫副之而太尉主南北軍護諸將皆秦官孝惠呂后時置左右相奪太尉權昇諸呂諸呂掌南北軍而亂作丞相平太尉勃相與協計謀誅之則將相會和之力也文帝既踐阼復相太尉之舊三年罷太尉官其後時以事制事已輒罷而相權益重以專上謁者鄧通方最寵而丞相嘉得以節召至頓辱之則其驗也景帝時御史大夫錯以刻深用事事多從關決已又為上畫削七國權丞相弗

聞也而錯竟以誅是時漢法諸將皆起軍功得侯又常以列侯有功得相至武帝時高祖之列侯功臣嚮盡而天子方垂意於文學得菑川人公孫弘儒雅有文大悅之於是徒步起布衣不數年至宰相封侯而官丞相封侯自弘始後踵為故常已天子銳意武功又置大司馬冠軍將軍之號寵衛霍蓋文武並用而不主故常者如此先是御史大夫與丞相稱兩府而御史府有兩丞皆秩千石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領侍御史十員受公卿所尚書及是天子益明察務遠畧內厭惡丞相御史所為擅國柄自予也於是九

卿得更進用事丞相徒齷齪取克位又招選文學材智之士令侍中待詔事至得舉白今援經書古法難之與大臣相糾詰大臣屈焉已又以宦官主中書奏白上乃下兩府行之又性嚴峻多誅殺而丞相御史往往得重譴坐誅公孫賀以太僕得封拜至頓首涕泣不肯受印綬其痛急至於此先是漢法丞相見上上御坐為起在輿為下至是賀蒲伏祈哀請自免上意忤自引竟起去賀不得已乃退蓋禮貌薄甚矣已竟不免其後霍光以大司馬領尚書事於是大司馬至散騎諸史覲機要者為中朝官自丞相而下至

六百石爲外朝官追光受遺輔政丞相獨建空名於百僚之上每大議冠百僚具奏上而事趨決於太將軍蓋相權盡矣宣帝起民間在位知霍氏專橫以過誅滅之而詔大司馬不得冠將軍已魏丙相繼爲丞相任政尊重漢治勃然中興是時御史大夫望之以日食引咎言陰陽不和罪在臣等上以其意輕丞相不喜也望之因遂絀其里相如此然帝察察核名實而宦官弘恭石顯以便急得入竟中書追孝元而恭顯以中書令比周用事丞相御史帝師傳覆爲所傾構死免帝甚痛悼而終莫之能罪也中人竟中書之禍始此矣成帝時御史大夫武爲上言古民惇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而猶則天三才備三公之官各有分職今末俗益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才遠不逮古而一人獨兼三公之事此大化之所以未洽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位分職治政以考功效於是拜曲陽侯根爲大司馬而武自御史大夫改大司空祿奉比丞相爲三公蓋三公爲丞相自此始非久司空博上言帝王之追不必相襲高帝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歷載二百天下安寧今更大司空與丞相同位非所以隆聖德重相國也願罷大司空以

御史大夫爲百寮長自臣始詔從之而三公之名復廢然本武初議乃亦謂三公各有分職聞論道之任而以周六卿司馬司空當之名實紊矣大將軍若前後左右將軍自周末有之以將兵得名而國權重在兵呂后時以呂祿爲上將軍示握兵尊重制朝權文帝以外藩踐尊以宋昌爲衛將軍薄昭爲車騎將軍收宿衛權至衛霍尊寵賞始建大將軍冠軍之號博陸受遺因用廢立天下莫能難遂設驃騎左右將軍之職至成帝專用舅氏陽平侯鳳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任政其後兄弟繼起在位竟朝政威權出呂霍上天下寒心哀帝即位王氏列侯罷就國而竇幸人董賢至以爲大司馬復印綬官屬位司徒上車益悖驚帝暴崩莽逐起大司馬入柄國置三公官而莽以太傅克三公尊以安漢公備四輔已後以宰衡位王公上而內移漢祚矣原厥所以以外戚握兵專政之日久而帝暴奪之不以道趣之成也世祖中興憤數世之失柄罷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官不置踵西漢末設大司徒八司馬大司空爲三公尊改司馬爲太尉名三公爲宰相然獨貴之綜庶務下親吏事奪之權先漢丞相有長史有司直舉劾不法至是罷不

置相道益茂至明帝時東平王蒼以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錄尚書之制始此三公權益奪每天子初立以太傅錄尚書事已輒罷其後司徒秉劾常侍覽有章尚書至詰其越奏以謂三公察外御史察內為當然而忘其本也乃獨以郡重位食厚祿有災異輒策免甚且令自裁冀以塞大變也豈不烈哉尸其位者詎不痛哉建安中曹操實後始置丞相以大枋自守而漢亡大都漢初惟丞相太尉並列為將相後御史大夫與相稱兩府而罷太尉官其後太尉為大將軍東國東漢則三公為相而邦事專竟於尚書古重尚書相兼道與法而有之後天下政務斃於章奏故權在御史已遂為尚書中書而兵權所在威重莫比故大將軍重焉而周官道揆法紀之遺意蕩然盡矣漢久卿曰奉常曰光祿勳曰衛尉曰太僕曰廷尉曰大鴻臚曰宗正曰大司農曰少府其外有中尉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而漢世中二千石咸稱卿奉常主郊廟禮樂之事蓋古秩宗有丞有博士景帝改太常其屬有太樂太祝太史太宰太卜太醫六令臣而均官都水兩長丞諸廟寢園雍五時令丞尉武帝建元初置五經博士後隨有增立咸屬焉郎中令掌宮殿掖門

宿衛之事蓋古宮伯之官太初中更名光祿勳令有丞其屬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期門羽林皆為大夫有太中大夫諫大夫員至數十人郎掌禁閤以議論拾遺左右出充車騎最親近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員至千人謁者堂宿讀受事得執戟侍衛後中人為謁者尚書諸郎不親幸加官不得入而郎中令之官稍疎期門羽林武帝置比古虎賁員至千人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馬自侍中尚書博士郎謁者皆有僕射秦重武射軍屯吏騶宰永巷官人皆有官主射督課之因取為領事之號 衛尉掌宮門屯兵蓋古宮正有丞其屬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又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五官皆屬焉長樂建章甘泉衛尉執畧同不常置 太僕古官掌輿馬有兩丞有屬而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常置 廷尉古司寇掌平獄奏當凡郡國獄疑處當報有正有左右監文帝仁厚慎刑獄官符重景帝改大理尋後舊地節初置左右平哀帝時復大理 典客古大行掌諸侯外歸義蠻夷有丞屬景帝更名大行令太初定為大鴻臚初置郡國邸屬少府改屬中尉後屬焉 宗正掌天子族親屬籍有丞屬官有都司空丞內官丞長又

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焉 治粟內史古鄉遂掌穀入之官有兩丞景帝更名大農令太初更大司農其屬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內藉田五令承幹官鐵市兩長丞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長丞皆屬焉搜粟都尉軍官不常置 少府掌山海地澤之稅給天子共養而天下公用仰司農國經用不給時發焉其屬有尚書符節太醫大官場官導官樂府若虛考工等十六官有中書謁者黃門鈎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八官都水庖人均官之長丞及上林中池監若中黃門皆屬焉而少府亦猶屬丞相御史官府一體

通史下編 卷之三

十一

猶古意至光武則一以山海鹽鐵歸郡縣而宮中私用畢付之外廷乃後奄人主少府監而國賦所入大臣一不得復預矣中尉掌徵循京師有丞一人候司馬十人武帝更名執金吾其屬有中壘寺互武庫都船四官而左右京輔都尉丞兵卒皆屬焉然不列於九卿東漢九卿之制循而京而其屬多所併省太常省十官博士隸太常以僕射非博士宜稱其耆老久次者稱祭酒司農鹽鐵官改屬郡縣省均輸等五官少府省五丞省場官織室令署又省上林等三令二十一丞蓋其時以并省冗員減經費以億計而尚書

始不隸少府增二人為六曹初秦置尚書於禁中通章奏少府令四人於殿中發文書漢興公卿因少府以白事故尚書與中書謁者黃門皆為少府屬自武帝游宴後庭妨士人入內始用宦者主中書謁者任以彌重太史掌天官受天下計書太史公父子繼為今堯之後太史公以李陵故論腐刑後得為中書書是也蕭望之白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當之更置士人謂此也成帝罷中書宦官置尚書五人尚書僕射一人掌圖書秘記章奏其任猶輕至後漢世祖親攬吏權責三公亦獨以吏事百事皆關決於尚書而尚書得與人主參可否已詔尚書侍中黃門

通史下編 卷之三

二十

諱官不以職屬於是李固以為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比天之有北斗而後世尚書令及左右丞僕射遂為端揆之位無不統矣厥後閣人典中書握輿權始猶用族姓已益溢漫已又領鹽官其後羽林宿衛咸領之於是尚書之權盡移之奄尹得封侯襲爵為將軍而禍亦汰烈也大都政權不能一日無所屬在朝廷則治在臺閣則亂在閣宦則亡朝廷失而臺閣臺閣失而奄宦勢激使然又曷怪焉漢官九卿而下太子屬有太傅少傅有門大夫庶子洗馬舍人而詹事堂皇后太子宮有丞屬官有太子率更家令長信詹事

掌皇太后宮後改長信少府景帝更名大長秋為掌  
宮中之官 將作少府掌治宮室後更將作大匠有  
兩丞有屬 典屬國掌蠻夷降者武帝時增置成帝  
省并入大鴻臚 內史周官秦掌治京師景帝分置  
左右內史太初中右內史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  
左馮翊主爵都尉故掌列侯改名右扶風治右內史  
地為三輔治民而列侯屬大鴻臚三輔名有兩丞有  
屬後置三輔都尉都尉丞各一人自太子太傅至右  
扶風秩皆二千石丞六百石蓋漢卿三等前後左右  
將軍為上卿奉常至少府凡九官為正卿執金吾至  
三輔為陪卿 護軍都尉自漢初有之元狩中屬大  
司馬府比司直已名護軍司隸校尉本周官掌徒隸主  
徵巡督捕元帝時省哀帝復之屬大司空比司直而  
城門校尉武帝置中壘等八校尉詳具軍制中奉軍  
都尉掌御乘輿駟馬都尉掌駟馬皆武帝初置宣帝  
置騎都尉為加官自司隸至駟馬都尉秩皆二千石  
其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給事中皆加官  
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而下皆上特恩無常負得  
入侍禁中得備顧問應對為天子腹心耳目居中防  
壅蔽者也自封諸侯王而外皆郡縣其地郡置守有

丞有長史而郡尉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亦  
有丞景帝更郡守曰太守更郡尉曰都尉武帝時復  
置關都尉農都尉屬國都尉為縣萬戶而上為置令  
掌其治秩千石至六千石萬戶而下為置長秩五百  
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他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  
鄉鄉有三老有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  
收賦稅游徼循賊盜大都漢官制有爵有職官又有  
加官自公士至徵候凡二十級曰爵自丞相御史而  
下中朝內朝外朝官下至守令丞曰職官其二千石  
而上有比者真者中者它官盡有試者行者守者中  
二千石京朝官最尊真次之比又次之守為遷擢行  
為權攝試則試賦必滿歲稱乃為真而漢世官更多  
久任惟邊吏三歲一更均勞逸焉魏晉而降時有更  
改無慮皆沿漢舊梁武受終頗定諸卿之位分配四  
時宇文周始用蘇綽議倣周禮文建六官然終不能  
有益也蓋道散久矣唐因其舊立太師太傅太保曰  
三師太尉司徒司空曰三公然徒空名不設官多以  
為贈官親王拜者亦惟獨名銜立尚書門下中書為  
三省以尚書令侍中中書令為之長共國政析一相  
而三尚書為都省門下為左省中書為右省其後以太宗嘗為尚書令

臣下避不敢當已又以三省隆重中書令侍中亦不以時授而左右僕射遂長尚書省貞觀中上以僕射當洞開耳目訪才賢爲弘益令尚書細務悉委於兩丞其寬濫大故常奏白者乃關請僕射及貞觀末常以他官行相事而除拜僕射必加同平章及參機務乃預政而僕射徒名銜杜淹以吏部尚書魏徵其後以秘書監預朝政是也李勣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而同三品之名昉焉永淳初郭待舉岑長倩以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入銜自此始終唐世不改武後更官制改左右僕射爲左右匡政而所置相多龐雜衆甚

開元初命左丞相說右丞相璟太子少傅原曜同日上官賜宴親賦詩寵之然罷知政事為丞相亦獨為名高而天寶後天下多難方鎮以同平章事備位示尊重非實秉鈞衡然名實猶紊矣初三省詔議事門下省堂後裴炎自寺中遷中書令乃從政事堂於中書開元中張說為相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事列五房其後馬尚書省尚書令一人正二品掌典領百官儀刑端揆六曹大務會決焉下制敕冊令教符於方州受百司之章奏復逆平章焉左右僕射各一人從二品為之貳從二品左右丞各一人正四品掌糾舉憲章辨六官儀制正百僚文法而糾正之御史舉不當劾之其屬有六尚書畧

擬周六卿吏部戶部禮部左丞總馬左司郎中貳之  
兵部刑部工部右丞總馬右司郎中從五貳之左右司  
各有負外郎從六一人都事從一人主事從一人之官吏  
部尚書官一人正侍郎二人正掌天下官史選授  
勲封考課之政令凡職官銓綜之典封爵策勲之制  
權衡殿最之法悉以咨之其屬四曰吏部曰司封曰  
司勲曰考功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所屬者皆質正焉  
吏部郎中二人一掌天下文吏班秩品命凡九階二  
日尚府參同三司正二品曰特進從二品曰光祿大  
夫中三品曰金紫光祿大夫從三品曰青光祿大夫  
正四從四正五從五又各分上下曰正議通議大中  
中尚書朝議朝請朝散皆大夫正六從六正七從七  
至史下編 卷之二十一 二四  
正八從八正九從九亦各分上下曰朝議承議奉議  
通直朝議宣德朝散宣議給事徵事承奉承議儒林  
登仕文林凡叙階之法有以封爵有以勲庸有以資  
將仕皆郎凡叙階之法有以封爵有以勲庸有以資  
免復授者皆循法以叙母杜冒凡入二品者皆  
待別制進之凡文武百餘班序官同者先爵爵同者  
先程其移疾觀省致仕之節過程給其假寧行李之  
命諸簿書景跡功賞殿雪皆與負外郎分而理焉  
掌流外銓凡未入仕而吏部司者負外郎二人從六  
掌選院凡選人冊狀籍書一掌曹務簡試主事四人  
司封郎中一人負外郎一掌邦九等之封爵王正一品  
戶部王從一人五千戶民公正二食三千戶郡公從  
二二千戶縣公正三千一百戶縣侯從三千一百戶  
縣伯正四七百戶縣子從四百戶內外命婦之制貴妃  
五百戶縣男正五百戶



官之勳祿品命

九敘爵二十九從一日驍騎大將軍  
正二日驍騎將軍正三日驍騎將軍

軍舊官曰懷化皆大將軍從三曰雲麾將軍正三日驍騎將軍其正四從四至正五從五各分上下曰忠武壯武宣威明威之等驍騎將軍皆將軍正三日從六至正九從九亦各分上下曰昭武振威致勇曰忠武懷化歸德將軍量配於諸衛餘兵部定其番第一掌

判簿總軍戎差遣之名數員外郎二人一掌貢舉及諸雜請之事一掌選院曰南曹主事四人職方郎掌

天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堠之數辨其邦國鄙都之

遠邇及四夷之歸化者九地司委州府三十一道與

暗訊其山川風土為圖奏焉駕部郎掌邦國之輿輦車乘及天下

之驛傳廐牧官私馬牛雜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閑逸

之政令司其名數庫部掌邦國軍州之械器儀仗朝

會之陳設詞祭卷葬之羽儀給馬刑部尚書侍郎

之職掌天下刑法及徒隸句拘覆關禁之政令其屬

四曰刑部曰都官曰比部曰司門凡中外百司之事

由於所屬者咸質正焉刑部郎掌舉憲典而辨其輕

重具刑志都官郎掌配沒隸及簿錄俘囚以給衣糧藥

餌以理訴競雪免凡公私良賤必周知之比部郎掌

勾會內外賦歛經費俸祿贖贖徒役課程之通及軍

器械器和糴屯收之入司門郎掌天下門關出入往

來之籍賦而審其政令工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

下土田山澤之政令其屬四曰工部曰屯田曰虞部

曰水部凡中外百司事由於所屬者咸質正焉部郎

掌城池之脩濬諸土木之繕葺工匠之程式咸經度

之下少府將作役焉屯田郎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廣

軍儲虞部郎掌天下虞衡山澤之事而辨其時禁水

部郎掌天下川瀆陂池之政令以導達溝洫堰決河

渠凡舟楫漚灌之利舉焉部尚書各以其屬屬於尚

書令門下省侍中二人正掌出納帝命緝熙皇極

總典吏職贊相禮儀以和萬邦弼庶務凡軍國之務

與中書令參焉凡奏抄奏彈露布若議表狀皆審署

申覆然後行黃門侍郎正二人貳之給事中四人正掌

侍上左右分判省事凡百司奏抄侍中審定已讀而

署之有違駁正凡制勅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行不

便封繳上有錄事四人主事四人之官今史書令已

補亭長給補制左散騎常侍二人諫議大夫四人皆

掌侍從規諷顧問左相閣從二人左拾遺從二人掌供

奉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時合道者大事廷議小事上

封賢良忠孝遺滯不上聞則條狀薦之起居郎二人

掌錄天子之起居付史官掌儀從二人典殿上贊唱及

張殿庭版位之次城門郎四人掌京城皇城宮殿諸

門之開闢非時者有幾符寶郎四人掌天子八寶及

國之符節中書省中書令正三人掌軍國之政令釐

萬邦度百機凡軍國之務與侍中參而總焉凡制冊

勅皆審署申覆然後行中書侍郎正貳之中書舍人

六人正五掌侍從參議表奏凡詔旨制敕璽書冊命皆據

典起草進既下署行之禁漏洩稽緩違失妄誤百司

奏議考課預裁焉以久次者一人判有雜事一人知

制誥以六員分押尚書六曹佐宰判事同署乃奏主

書從七人主事從八人隸焉令史書令下而右散騎常侍

二人右諫議大夫二人右補闕拾遺各六人職掌於門下省

通典下編 丙卷之三

同起居舍人二人掌錄制誥德音備記言之制付史

官通事舍人十六人掌朝見引納及辭謝者武德中

詔置脩文館于門下省後改弘文館教授課試生徒

如國子學生三十人以皇宗總麻已開元中詔寫四

部書置乾元殿更名麗正脩院已又改集賢院選耆

儒侍讀其中已置學士五品直學士六品侍讀學士脩撰

等官掌刊輯經籍辨治國邦之大典備顧問應對天

下圖書遺逸賢才隱滯得承旨徵求焉校書郎二人

正字四人校書郎二人校書郎二人校書郎二人校書郎二人

宰相監脩脩撰四人皆它官兼領之未登朝者稱直

史館乾元中召名儒為學士入草制號北門學士玄

宗初置翰林侍詔掌四方章疏批答及應和文章以

張說陸堅張九齡為之已又以中書務劇多所壅乃

罷文學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書後

改學士別置學士院掌內命選用益重至號稱內相

目以爲天子私人無定員內宴居宰相下一品上憲

宗時又增置學士承旨焉蓋古中書上書黃門既任

端揆稱政府而內廷密勿啓告出納之枋當必有所

屬亦其勢也弘文館隸門下集賢殿若院及史館隸

中書稱三館惟翰林無所隸自別爲禁林云宋上相

唐大學士兼脩國史次曰爲集賢殿大學士

置三館則爲弘文大學士并監脩國史本此他官司

之者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各統其屬以屬

于三省三省外以省稱者曰秘書曰殿中曰內侍秘

書省有監從三品有少監從四品有丞從六品有屬掌經籍

圖書領著作局局有郎從五品有佐郎從六品有校書正

字各二人正九掌司天臺有監止一人有少監四正有丞

大掌天文曆數其屬有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中官官

各有正副有五官保章正五官靈臺郎有監候挈漏

司曆司辰之官隸秘書殿中省有監從三品有少監從四品

有丞從五品掌天子王食醫藥服御帷帶輿輦次舍之政



正人掌教三品以上及國公千若孫從二品以上曾  
孫為生徒者有助教從八人直講四有五經博士經二  
分經授教之太學博士掌教五品以上及郡縣公子  
孫從三品曾孫為生徒者廣文館博士掌領國子生  
業進士者四門館博士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子  
為生徒及庶人子為俊士者律學業律今比書學業  
石經說文字林算學業九章海島五曹周髀算綴法  
皆有博士從八人助教掌教等官 少府監掌百工總  
中尚金正左尚金正右尚金正織染掌冶金正五  
署及諸冶鑄互市等監以供天子及后之服御及郊

廟主至百官儀物監有監從三有丞從六有主  
簿錄事 將作監掌土木工匠總左校從三右校從三  
繕梓從三中校從三甄官從三等署官如少府軍器監掌  
繕梓甲以時輸武庫監有監從三有丞從六有簿錄而繕  
甲分二坊都水監掌川澤津梁渠堰陂池之政總河  
渠諸津監署監有使從五有丞從七有主簿河渠署有令  
河隄有謁者諸津有令溝渠開塞時禁皆尊之為舟  
渠備防其衛府之制左右衛上將軍各一人從二大將  
軍各一人從三將軍各二人從三掌宮庭警衛之令督其  
屬之隊仗總諸曹之職務凡親勳翊五中即將府及

折衝府所隸皆制焉有長史從五錄事參軍從八各一人  
倉曹兵曹參軍各二人騎曹曹參軍各一人從八  
其乘車都尉駙馬都尉無定員親衛之府五親府一  
與勳府二翊府二而五也府各有中郎從四正領校  
尉旅帥親衛勳衛翊衛之宿衛者而緱其府事左右  
郎將從五貳焉亦各有曹參軍從九其驍衛武衛威衛領  
軍衛金吾衛皆分左右皆各有大將軍一將軍二職  
品於左右衛同並掌翊府之翊衛其外府豹騎熊渠  
羽林射聲伏飛番上者分配之左右金吾衛大將軍  
將軍掌宮城京城晝夜巡警之法以執禦非常皆各

有長史及諸曹參軍而左右翊府及同軌等五十府  
中郎將帥其屬屬焉其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各  
設大將軍將軍中郎將具如上制監門衛掌諸門禁  
及文武官門籍千牛掌侍衛及供御儀仗以千牛名  
身而其左右羽林衛大將軍將軍掌統領比衛禁兵  
之法令督攝左右廂飛騎之儀仗周衛無十  
官而景雲初置左右龍武神武軍如羽林同元初置  
左右神策如龍武軍 東宮官有太子太師太傅太  
保各一人從三輔教皇太子皇太子迎拜殿門三師各  
乃置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 少師少傅少保各一人  
各懷器再拜太子出則從

從爲之貳太子賓客四人正掌侍從規諫贊禮儀侍  
讀掌講讀擬都省詹事府太子詹事正一人統中官三  
寺太子家今太子率十率府太子左右衛率府左右  
府更令太子僕令之政令少詹事爲之貳正有丞六主  
簿從七錄事正有司直掌糾劾左春坊左庶子正二  
四司儀郎正六人左諭德正一人左贊善正五人掌侍從贊  
相駁正啓奏擬門下省司經典膳藥內直典設官  
門六局總馬司經局洗馬二人從五典經籍文學三  
醫藥官臣從九掌校典膳二人掌進膳當令藥和劑  
設掌湯沐灑掃舖陳官門掌右春坊右庶子正四人中  
舍人二人掌侍從獻納啓奏擬中書省通事舍人掌  
導官臣辭見勞問家令率更僕寺三寺總焉而右諭  
德贊善大夫錄事主事設皆如左春坊家令寺掌皇  
庫領食官典倉司藏三署率更寺典宗族次序禮樂  
刑罰及刻漏之政僕寺掌輿騎廐牧正以聽於詹事  
寺各有令一從一而十衛掌兵仗儀衛視帝宿衛  
僕寺曰僕皆有丞簿而十衛掌兵仗儀衛視帝宿衛  
馬其親王府置傳人主輔導諮議參軍主備諮謀糾  
宮僚友人主拾遺補闕文學人典經籍侍讀勸講讀  
無定員東西閣祭酒各一賓見賢士有長史司長  
人主簿記室錄事參軍有功倉戶兵法士六曹參軍  
有典籤有親事府掌守衛內府掌與騎儀衛各置典

軍副典軍國有國令人太晨人尉人丞人宅小吏有  
差諸公主邑司有家令承錄事各一其天下方鎮初  
各置大總管府政都督府定爲上中下等制數更無  
常其後分天下爲十道道置採訪防禦等使治  
所部其邊方有寇戎之地謂之節度使得建節樹六  
纛總軍旅專誅入朝則置留後領府事有副大任其  
屬有行軍司馬副使判官支使有掌書記推官巡官  
衙推官有同節度副使驛巡官府院法直官其觀察  
使掌察所部善惡舉政綱團練防禦各有使有副有  
屬下於觀察使其天子非時遣使巡行方州又有巡  
察安撫存撫等使無常員其節度使封郡王者則有  
奏記一人兼觀察安撫兼度支營田招討經畧使者  
則各置副置屬如本使蓋權重極而方鎮之形成矣  
其天下兵馬元帥副元帥都統副都統若招討使各  
有行軍司馬各有屬兵能則省其安東安西安南安  
北及北庭則置大都護上都護府各置副若屬焉京  
兆河南太原三府各置牧一人從二重東西北三都鳳  
翔成都河中江陵興元興德五府各置尹從三人親王  
典州則歲上佐巡少尹人爲之貳有司錄參軍正七人  
錄事從九人若功曹倉曹戶曹田曹兵曹法曹士曹參

軍正上州州有刺史一人有別駕一人屬有長史司馬有錄事參軍有錄事亦各有功舍戶田兵士諸曹市有令有丞文學醫學有博士中下州刺史設官屬亦如之武德初改御史為州太守為刺史天寶初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後定和從州名京縣有令一人有丞二人主簿二人錄事一人尉一人從畿縣若上中下縣亦各有令丞簿尉以其地為秩差縣在三都城內曰京縣城外曰畿縣又京縣十餘戶已上為中縣一千戶已上為下縣電有將有副有曹參軍鎮有使有副凡軍鎮二萬人以上置司馬戎有主有副其中下無副設曹有差關有令丞亦各以上中下為差初太宗讀周官喟然歎之曰真聖典也不升田不封建不肉刑而能致治者未矣於是省中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材足矣然是時業已有負外置矣兵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若檢校兼守判知之屬至景龍而官紀大紊開元中天子自撰唐六典刊定職次從官為之注頒行之入是三省統會衆務舉持綱維有九寺五監以分理羣司有六軍十六衛以嚴禁禦有詹事府二春坊三寺十率以輔衛儲官有牧守督護以分臨畿外設官以經之置使以緯之於是百司詳密庶績從理而六部之設迄于今

倣焉而議者頗疑其機糾司虞少府戶部之任也太常宗正禮部之職也廷尉刑也府衛兵也鴻臚光祿禮部之膳部主客也衛尉大僕兵部之駕庫也他將作少府軍器都水四監咸宜隸兵工亦繁複莫省矣宋初官號名秩無慮皆唐舊三公三師亦獨為親王使相加官其特拜者不預政上於尚書省而太師為異數自趙普以開國元勳文彥博以其二省長官亦累朝耆德得特拜後惟蔡京不授以同平章事領相職參知政事副焉而中書門下尚書省並列於外別於禁中置中書為政事堂與樞密院為兩府蓋析一相而二樞密主兵天下財賦若內府若中外度支悉三司使領焉同平章事於漢為丞相參知政事其御史大夫也密院其太尉三司使其計相也蓋官名仍唐而義類依倣於古漢者如此其時臺省寺監無定員無專職皆出入分蒞而即所蒞為職司以課職而考功百司庶府皆待以職自達中書樞密院為奏覆畫一下體統正而事權通官師相承無損於治然是時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互以他官典領其正官獨以寓祿秩位著非別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無二三惟內侍省閤門客省四方館畧有職堂宅無所典署故士以澄臺閣任禁從

為禁以差遣要劇為貴而階勳爵邑無能重輕名實  
混冒甚矣神宗覽唐六典慨然欲酌古今之宜改官  
制舉以賜羣臣乃置局中書考故實釐定制三省準  
唐尚書令侍中中書令亦不授以左右僕射為宰相  
中書揆議門下審覆而尚書宣行之它諸省臺寺監  
各還其職司會明堂禮成詔以新制遷叙尚書新省  
成上親臨幸召六曹長貳而下詢職事申敕而異時  
試攝判知差遣之弊廓然然其時參政確以王珪為  
首相妨已欲傾之建白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侍  
中之職左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中書令之職於是本

通史下編 卷之三

三十九

六典中書造命之說已得以次相筦機務承旨奏事  
而左僕射以門下不得與實擯珪而奪之權其內降  
制敕及中外復逆本三省定奪取旨下已稱尚書駁  
審徒虛文而行遣顧壅闕元祐中馬司呂相繼柄國  
乃請令三省復合班奏事明同心共政之義其後蔡  
京當國更開封守臣為尹牧府分六曹縣分六案修  
六尚局建三衙郎又更兩省長官為輔弼而易左右  
僕射以太宰少宰名官諸皆釐然而亂政亟行晚既  
罷政復令其黨建白古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今乃  
稱三師司徒司空周六卿太尉秦主兵之官今覆魚

三公非制也宜復古三公為真相立三孤少師少傅  
少保為次相蓋一復周官之舊而京乃復以太師三  
日一至都堂治事後柄國毒痛于天下乃其時鄧王  
肅王以皇子董貫以中人皆得官師傳諸嬖倖走馬  
承受得擁使節方士黃冠畢玷清班則壞弊極矣建  
炎初復國初同平章事參知政事之舊乾道初更為  
左右相而建設非人亦將如官何哉嗚呼不得於道  
揆法守之意而取必於建置其效居可觀矣

章軍國重事序宰相上其罷職以節使事同平章事  
衙馬政守若別已便門下省在正陽門外西向比  
所中書省在左掖門外西面北廊官並司唐改備閣  
拾遺等司議正言散騎常侍不除授尚書省官同再  
文書如漢中書謁者之任力代來如參用士大夫家  
遂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曰二府右使府使後為  
知院事同知院事有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有同簽  
書後知院亦有與使制並置者元豐更制議者欲廢  
密院歸兵部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有深意  
不計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舉以兵機中改馬職  
與用國信民兵故馬謀為生屬有都承旨有詳計  
使掌總領內諸司及三班內角之籍典兩院使比院  
制行罷宣徽院以職事分隸諸省而舊存三司  
沿五代置使有副使判官有鹽鐵使度支使戶部使  
三部副使三部判官翰林院掌制詔記令撰述之  
事翰林學士承旨不當置以學士久次者為之凡他  
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學士俱缺暫行院中文

四十

書謂之權直元豐官制行百司多所釐正兩學士宅  
承舊不改待詳請主勸讀釋經義講學士侍講學士  
學士者為之咸平中設翰林置侍讀學士侍講學士  
後尋廢為兼官而元祐中崇政殿學士侍講學士  
學士非當任二府者不除有之為其恩殿景德中  
以舊延恩殿而名資政殿在龍圖閣之東序景德中  
王欽若罷參政特置學士寵之已後為資政殿大學  
士班觀文殿學士下端明殿學士西京正字也明道中  
改水明為端明殿學士則加官後罷為兼官龍圖閣學  
閣學士直學士則加官後罷為兼官龍圖閣學士會慶  
瑞之物及宗室屬籍天章閣學士御製文典籍圖書  
御製以天章閣學士為千天之義而名曰天章閣學  
附西序學士則加官後罷為兼官龍圖閣學士會慶  
附西序學士則加官後罷為兼官龍圖閣學士會慶  
世建閣學士則加官後罷為兼官龍圖閣學士會慶  
徽宗曰數文章宗曰如異時神宗曰如異時神宗曰  
章宗曰如異時神宗曰如異時神宗曰如異時神宗曰  
以史館修撰秘閣修撰計內外官帶貼職名宋初  
印史館修撰秘閣修撰計內外官帶貼職名宋初  
古畫墨銘藏其中直閣直學士院皆調餘卷及內出  
官制行而廢獨直秘閣為貼職恩數而已宋官之  
相兼太子賓客詹事以他官兼太子賓客詹事以他  
左諭德右諭德不常設以他官兼太子賓客詹事以  
子侍讀侍講至道中置太子賓客詹事以他官兼太  
宗為太子時即資善堂肄業自是皇子就下侍讀等  
善其讀直講等官紹興後有說書有小學教授等官  
其主管左右春坊以內侍充其太子左右春坊左右  
學左右清道左右監左右內各官有率屬官存無職  
有記室參軍王尉散校小學教授並參議官充  
後多不置宋初設校小學教授並參議官充  
禮屬禮儀院宋初設校小學教授並參議官充  
無專司元豐定則吏尚書以宗光祿大夫戶部事  
刑工以銀青光祿大夫換授而尚書實始領職司侍

郎而下及司封司勳考功郎中及五部後唐官之舊  
而六部舊有管幹雜閣庫官宣和者不道紹興中郎  
各置監門官一人御史臺官同唐初入臺為御史  
行而三省留司御史臺有判臺秘書省同唐初入臺  
門下省留司御史臺有判臺秘書省同唐初入臺  
以宰執所撰府院掌國史左右史起居注所書會館  
已詔省長貳母得預者作備纂之事獨進書繁街名  
防漏洩而以他官兼著者作備纂之事獨進書繁街名  
哲宗實錄置國史院以宰相提舉副相監修史館  
脩撰同脩撰直史館編修同編修等官太史局掌天  
文與唐司天台官職掌同其制局及同唐所掌五官  
正以上業優考深者充之鐘鼓院印曆所掌五官  
醴併尚書省各服御監少監丞同唐所掌五官  
有醫司尚書省各服御監少監丞同唐所掌五官  
居九寺宋初皆置判寺無常員太常以兩制以上充  
丞一人以禮官久次者充元豐制始復唐舊以殿樂  
成立司經府置官設屬如太常宗正同知判各一人  
完正司經府置官設屬如太常宗正同知判各一人  
丞二人王樞所請馬光祿衛尉太僕卿少卿丞  
掌同唐官而光祿所請馬光祿衛尉太僕卿少卿丞  
酒坊曰牛羊司物料庫於唐異名衛尉所請增十有  
三司大僕所請羣牧司有制置使一人以兩省以上  
官充掌內外廐牧周知國馬之故而察其登耗馬鞍  
轡庫有使有副使有監官以諸司副使及內侍充元  
豐併入僕寺焉大理寺唐官正而下置推丞斷丞  
分左右天下奏劾命官至小校及大辟以下以疑  
請獄者隸左斷刑司直詳事詳之丞議之正審之  
若在京百司事當推治或特旨委勘者隸右斷刑司  
所直詳事詳之丞議之正審之若在京百司事當推  
所直詳事詳之丞議之正審之若在京百司事當推  
法院左右兩院錄司同文館皆屬馬紹興後廢入禮  
部司農大府國子監少監將作軍器監唐官都水舊  
隸三司河渠案嘉祐中置監丞元豐置使丞簿南北都  
水丞分職並事內防有故非外丞能治則使者行視  
馬武職有殿前司掌衛戍守選補賞罰皆總其政  
之石塔凡紀制訓練諸衛戍守選補賞罰皆總其政  
今宋初有都點檢訓練諸衛戍守選補賞罰皆總其政  
之因不復置都指揮使副使都虞候各一人侍

新親軍馬步軍若步軍各有都指揮使副使都虞候之  
官其驍軍步軍諸班軍都指揮使副使都虞候之  
病各有都虞候指揮都知承局押官諸職各以其職  
隸於殿前司其左右金吾衛左右衛武衛左右衛  
右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各有上將軍大將軍衛左  
如唐官然獨以命宗室若武臣之典入爲武臣重  
降散官皇城司掌宮城出入禁令凡周衛宿衛之  
事幹當官七人以功武大夫而上及內侍都押班以  
克而親衛府勳衛府各郎十人而中郎十人而衛府  
二十人中郎二十人各率其屬日直千級陞馬  
上閣門西上閣門使各三人副使各二人宣贊舍人  
各十人祇候十有二人掌朝會宴幸供奉贊用之事  
使副承旨舍人傳宣贊謁祇候佐之多以處外戚  
貴與其帶御器械官無過六人歷邊任有功退閑者  
開封府尹按察使諸司在外者帶職假禁近名示寵  
李尹正徵向之有判官推官四人以視聽知事  
曹士曹參軍各一人領兩司一人坊曹會曹戶曹兵曹  
使判官各二人主巡警左右廂公事幹當官四人等  
檢校有慶順做置馬河南應天府有牧尹有以尹  
有司錄戶曹法曹士曹職掌同開封尹不常置知府  
事一人通判一人判官推官各一人宋初懲方鎮  
之弊奪節度使權無職掌無定員而恩數與執政司  
以付宗室近屬外戚國婿年勞久次者若外任除殿  
帥始殿之元豐新制改開府儀同三司中興諸將  
兼兩鎮三鎮者而承恩使若觀察防禦團練及諸  
道知府事一人判官一人南渡後以見任宰相充則總  
諸路軍馬督護諸將制五使不常置掌經畫澤都軍  
旅之事政和中始置以內侍重將姚古解老馬之  
建炎以安撫大使若統兵官充地重秩高者加制置  
大使位宣撫使上尋罷不設宣撫使不常置者布置  
國風撫邊境及統諸將帥督視軍旅之事亦以兩府  
大臣充副使之類天子巡守親征則命親王或大臣  
官總領官之類天子巡守親征則命親王或大臣  
總留守事南渡後東西京置留守經畧安撫司使一  
人掌所部軍民訟獄禁令錢穀兵甲之政令元祐始  
置而發運使副判官掌經度山澤財賦漕運和江新  
六路應乘輪中都兼制茶鹽泉貨之政都轉運使有

使副使判官掌經度一路財賦而察其登耗有無以  
足上供及郡縣之費歲行部檢察諸積弊及吏  
民瘼焉其招討招撫招諭諸使不常置爲寇盜時設  
提點刑獄公事掌察所部之獄訟而審詳覆決禁  
繫其屬有檢法幹辦官提舉常平司掌常平義倉免  
役市易坊場河渡水利之法視歲豐歉爲敘散以惠  
農凡役錢利課商貨皆總其政令諸皆謂監司州縣  
官吏得案視察判官馬其提舉茶鹽司都大提舉茶  
司提舉坑冶市舶司各以其職察吏治不職者蓋體  
統視監司提舉學事司掌一路州縣學政歲巡所部  
察師儒優劣舉學子勤惰專舉刺之路州縣學政  
罷他官以改設提舉學事司掌一路州縣學政歲巡  
命朝臣出守判官掌其治州軍監亦如之其河有應  
夫大名則兼留守司公事大原延安慶渭熙秦則兼  
經畧安撫馬步軍都總管其餘大藩府若沿邊州郡  
或兼安撫兼兵馬鈐轄巡檢諸職名凡屬縣之事皆  
統焉其公事須長吏通判簽議乃行幕職官有簽書  
判官廳公事有兩使防團軍事推官判官有簽書  
有觀察使使掌押贊郡政負教多寡各視郡小大繁  
簡爲差諸曹官有錄事司司法司理司戶諸參軍而州  
郡各建學各有教授馬縣有令掌其治大聖中始置  
丞而簿尉自開寶中置馬鎮若監官若沿邊溪峒或  
州縣管界各有巡檢司主巡邏沿江沿海控扼要害  
及地分調遠則置都巡檢以材武我  
將臣先之各聽於州縣守今焉  
太祖高皇帝受  
天命神聖臣下莫能及卓然獨覽古三公論道六卿分  
職續其意於三代兩漢之上鑒秦始建丞相專權橫  
放之禍罷中書府以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  
寺分理庶政而統於一尊做太尉樞密院置五府做  
六官置六部列府部於九卿俾輻輳並進以翼戴  
天子而峻臣下奏請復立丞相之刑洪武元年  
洪武元年

省左右相國為左右丞相左右丞各一人參知政事  
二人以宣國公李善長為左丞相兼少師統六部事  
三年召山西參政楊憲為右丞相兼少師統六部事  
左丞相善長進封韓國公加太師廣洋封功臣勤  
伯奉毅憲四年善長致仕廣洋為左丞相胡惟庸為  
左丞六年出廣洋為廣東參政以惟庸為右丞相十  
年令韓國公善長曹國公李文忠議軍國重事總中  
書省都督有御史臺是年後召廣洋為左丞相十二  
年廣洋謫海南暴卒道中十三年左丞相惟庸誅死  
上坐奉天殿敕文武百官言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  
自秦始置丞相而下漢唐宋因之雖有賢臣多分職  
人事權亂政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  
大理寺分理天下事務彼此權不致相傾事皆  
朝廷總之於以總當以後嗣君不許立丞相臣等  
有奏請設官文以重刑制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  
即時劾奏處以重刑臣制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  
正一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品一侍左右備顧問  
品品機務無定負無專授不置府獨為勳戚文武大臣  
丞丞下論 國卷之二 四十五

領官文選掌天下文吏銓選作缺改調係舉推陞之  
事十九官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三人京師一千四百  
以署職試職實授具年資以裁革并省兼攝添設註  
選量繁簡以薦舉起廢徵召達賢簡以薦俸添註  
恩冗以降調除名駁罪過以官程課吏治以寧假悉  
人情凡入選覆流品平注擢毋得相先後凡陞必滿  
考不待滿考曰推陞類推上一人取 旨單指上二  
人三品以上九卿及僉都御史祭酒 廷推上二人  
或三人內閣吏部尚書 勅推上二人若四三人至  
五六人唯  
上命乃其後制王官不外調王姻不內授大臣之族不  
得任科道僚屬有族人下避上傳陞乞陞者許執  
奏納粟馬銀不得銓府佐州縣正官驗封掌封爵襲  
蔭褒贈及吏善之事凡公侯伯勳烈外戚恩澤及關  
里大宗各徵其誥券適孽功罪封號以第其世流降  
除之等以土流駁夷官以誥勅授封贈以進階貤封  
加贈追奪勵愆良以蔭叙錄任子以等級給散官以  
考撥差胥算以須知訓入官稽勳掌勳級名籍喪制  
之事凡文官五品上始授勳百官黃類登之內府有  
故則除之凡三年舉解職糾奉長禁短舉謫陞舉欽

天監興喪三月後父母老七十鮮兄弟得終養吏名  
名有諱復姓無漏役名姓更復必登叛考功掌官更  
考課黜陟之事凡內外官三年初考六年再考引請  
九年通考奏請大臣不註考京官五品下已亥年考  
不職者除名冠帶閒任致仕有差留用者降調四品  
上自陳外官辰戌丑未年考不職者如之內外官有  
劾章若大臣自陳下者品其良不肖擬去留聽

上王官考察如京官倉場庫官一年考巡檢三年考教  
官及流外冗官九年陟無過一等惟舉人教官得引  
選試陞陟無等京官七十外官六十五致仕其乞致

西漢下編 卷之三

四十七

仕者不限年諸請葬祭贈諡必按其滿考被劾與  
否傳公議以聞以閑劇量殿最以旌異廉政績以貢  
舉搜遺逸以保留達民情以紀錄懲過以謫成糾  
罷閑官吏四司各率其屬奉其職贊尚書之政令而  
部尚書首六卿擬天官冢宰特尊重焉乃立戶部  
部尚書擬地官主天下人民戶口田賦征役經費之  
政今經臨法邊儲金穀出納之制以贊于

天子侍郎仁為之貳司務照磨檢校典磨勘計算為首  
領官屬清吏司四曰民部主天下省府州縣之圖志  
以周知其地里古今沿革山川險易土田肥瘠寬狹

戶口物產多寡登耗之數曰度支主會計天下存留  
起運若廩祿俸給之經費曰金部主天下魚鹽稅課  
若贓罰之折收曰倉部主兩稅起運倉庾之委積已  
上念地曹務繁更定為十三清吏司司各理一布政使

司戶口錢穀賦役課程之事而司分民度金倉為四  
科郎中負外主事所添設繁簡視所司劇易直隸

府州之貢賦贊尚書邦政焉戶尚書侍郎外郎一人  
屬司務二人上三清吏司郎中一人外郎一人主事

常負照磨所照磨一人按校一人所屬門官鈔書  
舉司提舉一人副提舉一人典史一人所屬門官積

庫小運庫廣盈庫太倉庫各一人典史一人所屬門官積  
鈔局實盈局御馬倉張家灣檢校批驗所各大使一

人副使一人贊鈔庫庫各大使一人副使一人  
西漢下編 卷之三

四十八

二人甲乙丙丁戊子庫大使五人副使六人吏四  
八人外水運庫用庫軍備倉大使各三人副使一

人以版籍稽賦役以墾荒業貧民以占籍附流民以  
畸零寄細民以馴野馭羈縻之民以圖帳抑兼并之

民以折銀劑米值以平米均田稅以布帛歛庸調以  
桑果課農官以芻地給馬牧以里老攝鄉社以律誥

嚴禁防以給除差優復以珍異儲上供以鈔錠節恩  
賞以限田裁異端以賜田懷降虜以封閉密砂鑛以

金穀累贓罰以課程關雜物以關權市船材以引由  
嚴茶政以權量和市易以時估約均輸凡獻產詭產

漏產朋戶析戶逃戶有亂宗類清良賤遊手遊食

以周知其地里古今沿革山川險易土田肥瘠寬狹

有禁毀鈔選錢有禁諸王大臣毋得請常課之開田  
其大政具土田貢賦鹽漕遺儲中寶鈔提舉司若局  
庫倉所官悉隸焉○乃立禮部尚書擬奉官掌天  
下禮儀祭祀封建朝賀宴饗貢舉之政令叙辨階秩  
以贊予

天子侍郎仁爲之貳屬清吏司四曰儀制曰祠祭曰主  
客曰精膳儀制掌禮文宗封學校貢舉之事

天子即位 天子冠若納 后若冊立 皇太子若上

慈宮徽號若 朝賀 朝見若大宴饗則舉諸儀制辨

其名數條上之 報可而令於諸司凡傳 制開讀

御史下編 國史之記

四九

表宴學校貢舉文移印章官民罪舍皆辨儀式而頒

之諸司凡 巡狩 親征班師策勳行賞第禮儀條

上凡祥瑞辨其物名類奏大瑞特奏無得請封禪以

蕩上心以鄉飲酒禮讀律誥訓禮讓以養老尊高年

以卹貧宣仁政以旌表章勸勵以建言議刊病以連

坐謫戍禁官邪祠祭掌祭饗獻薦天文 國卹

廟諱之事辨大祀中祀小祀之等而敬供餼飭第其牲

帛配侑從介差其禮樂凡王國司府衛所州縣祀典

神示稽令甲而播之百司督日官曆象而在其徵變

日月食起止分而豫移諸司大災異即聞次類聞並

乞脩省凡 國喪若品官庶人喪皆辨其同姓九族  
異姓母族妻族親疎之等而爲三年期大功小功總  
之制傳古喪禮損益頒行之凡謚

帝 后 妃 太子 太子妃 王郡王以字爲差次

勲戚文武大臣請祭葬贈謚移諸司覈行能傳公論

定議以聞其侍從勤勞死事官品未應謚若夷王夷

使得特謚凡 帝 后 愍忌祀於 陵輒朝不廢務

凡天文地理醫藥卜筮師巫音樂籍其人母得以術

越境興妖妄母藏識緯玄象凡僧道三年一度度必

通經呪周知冊檢其僞冒而嚴其禁令凡雅樂屬於

御史下編 國史之記

五十

祠祭太常領之俗樂領於伶人主客掌戎夷朝貢往

來宴賜之事凡番夷辨其五年三年比年年至年再

至之貢與其貢物貢途貢使豐約進徑多寡之數王

若使至賓待之差其迎送宴勞賞賚室廬帳幕食料

之等嗣封者爲請使頒冊於其國諸大酋有保塞功

者授冊郊封之以信符徵勘合以金勅諭差發以通

事譯夷情以開市平交易以折計收番貨以刑典禁

交通凡賜均賞特賞各有差凡域中歲徵其方物有

常式精膳掌宴饗牲牢酒膳之事凡膳羞珍品酒醴

光祿領之會其數程其出納凡貶宴辨職官品秩之

等凡番夷土管辦下程宴次食料多寡之等凡厨役  
食諸民次食諸王府典膳之文吹者凡歲歲冰出冰  
移所司謹察之諸皆贊尚書首領曹屬官如天官  
二人四司印中司一人員外司一人主事各二人提  
有奉鑒左部主客主事一人鑄印局有使副使坊司  
部左右司樂 ○乃立兵部擬夏官尚書一掌天  
下武衛官軍選授簡練若鎮戍廐牧傳郵之政令經  
戎馬之治以贊于

天子侍郎仁為之貳屬清吏司四曰武選曰車駕曰職

方曰武庫武選掌武官選陞襲替功賞之事以世官  
流官定武職以襲替優給厚武功以首功四戰功二

通史下編 國卷之三

五十一

等辦武功以咸革通革清冒濫凡歲六選官二等曰  
舊官曰新官凡推陞勲臣若武舉薦舉會舉以二人  
請凡將材三歲武舉六歲會舉歲薦舉皆藉而用之  
以考選比試達才而程力以効功課將帥以述降練  
卒徒以貼黃正圖狀以誥勅徵初績以聚郵勵死戰  
以優養恩故絕以引類登選簿以殺降失陷避敵激  
變肅軍機以典刑敗倫行劫退陣斷世祿以寄祿馭  
恩倖以覆訊糾捕緝辦以誥勅冒偽正官土夷官具詳  
輦車駕堂輿輦車乘守衛廐牧郵傳之事凡大朝  
賀大禮儀陳鹵簿大駕常朝設陞辦其物數而序次

之凡侍衛 殿陛全直常朝番直凡守衛親軍衛蓋  
前左右後四行而日夜巡襲之皆有團伍定其多寡  
第其番之上下 慈宮 中宮之鹵簿 東宮儀仗

侍衛皆屬馬凡馬政受牧官籍帳而程督其登耗闌  
逸之數以營牧節易株以印俵防欺冒以色齒數抵  
謾以棉馬征用夷以茶馬通西番以市馬廢東夷皆  
以足軍實今京營遊騎母乏馬凡傳郵口譯口通運

所在京師曰會同館皆以符驗關券行之以黃馬快

船致貢獻而練水軍職方掌地圖軍政城隍鎮戍簡  
練征討之事凡諸邊腹疆界地里遠近險易三歲一

通史下編 國卷之三

五十二

報官軍車騎之數亦如之而辨其扼塞守禦之令凡  
軍制內外相維自五府司衛所以達事官各統其官  
軍及部落聽征調守衛 朝貢保塞之職而武官不  
得輒下符行軍凡城隍以時浚築閱視凡鎮戍以時  
飭屯防扼險要凡將校程其勤逸稽其什伍什逸騎  
械精頓之數教以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金鼓麾  
旗之號凡將材籍武舉會舉歲薦之士而簡用之凡  
有征討請命將出師移所司以懸賞罰調兵食紀功  
過軍有功按御史紀覈移武選陞賞以堡塞障邊微  
以烽堠傳聲息以清勾驗補收垛問發冒漏除豁

冊籍以存恤優初役以壯快爾鄉民以開津詰奸盜  
武庫掌戎器符勒尺籍武學新隸之事凡戎器守衛  
邊鎮有征行准諸司移工部請給火器請內府凡使  
人出邊關必驗勘合凡制勅調邊兵必比勘合勘  
合皆出內府凡尺籍衛所上缺伍圖冊府縣上軍戶  
文冊下諸省司按勾衛所即去府縣近不得輒相移  
凡清軍以跟捕紀錄開伍結除停勾嚴稽其冒漏而  
寬其恩復凡武學教武職幼官及子弟未嗣官者  
籍其功能歲終檢奏六年一會舉應文武舉者聽恩  
不幸教者罰黜有差凡皂隸直衛柴薪二等辨品

中書省

內務府

江蘇

而多寡其數並顧役諸皆尚書諸首領曹屬官  
春官司務二人武選車駕職方郎中各二人武庫郎  
中一人四司員外郎各一人武選職方主事五  
人武庫車馬主事三人山海關職方主事一人所屬  
京衛武學有教授訓導會同館有使有訓使大勝關  
有大使○乃立刑部部尚書人准古秋官掌天下刑  
副使

名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欽恤明慎以贊于

天子侍郎為之貳置十三清吏司如戶曹主兩京十三

省之奏當

司務二人十三清吏司司郎中一人員外  
郎一人主事三人清吏司司郎中一人員外  
郎一人主事三人

磨所照磨檢校各一人凡宗室勲戚官吏軍民麗於法  
者詰其辭察其情偽傳律例而比其罪之重輕律例  
所不及者上下附而比諸凡兩歲十三省歲獻其死

罪刑平之凡詔獄必傳例議上裁凡應減者下就  
輕應加者上就重重不得至死凡律例有殊旨別

勅召例榜例非經議議著令者不得引為比凡死

刑即決及秋決並三覆奏蒞戮於市凡贖罪視罪輕

重為差斬絞雜犯從末減者聽收贖凡簿錄俘囚配

沒給賜官私奴婢必籍知之凡籍產不得及其先墳

塋凡贓罰計估易銀歲杪類入內府凡獄成移大理

寺讞評焉凡訴冤外內皆自下而上急者擊登聞鼓

凡重囚京師歲霜降會五府九卿科道共慮之以

請情真者決矜疑者戍邊有詞者調所司再問比律

中書省

刑部

江蘇

者監候五歲請勅遣官出京府兩畿十三省

錄減釋冤濫者凡夏月錄囚免笞刑減徒流而下刑

辦重刑凡提牢月更主事一人葺囹圄固械繫而時

其飲食有病醫藥之凡官有過紀錄之兩京歲極

請勅滿除紀過凡大祭祀止刑凡四方有獄受

命而往成之以名例攝律條以以准皆各其及則若

括律詞義以五服參情法以墨涅識竊盜宗人不即

市官人不即獄悼羞瘡殘不即訊乃立工部部尚

書一準古冬官掌天下工役農田山川藪澤河渠之

政令經制規畫以贊于

天子侍郎仁爲之貳其屬清吏司四曰營繕曰虞衡曰  
都水曰屯田營繕掌經營興造之事凡大內宮殿  
陵寢城壕壇場祠廟廡署倉庫營房之役鳩力會財  
而以時督程之王邸亦如之凡鹵簿儀杖樂器移內  
府及所司各以其職治之而以時省其堅潔董其窳  
濫凡道獄具必如律凡工匠二等曰輪班曰住坐凡  
工囚二等曰正工曰雜工雜工三日當正工一日凡  
省工視役煩簡而節其財力凡會布無移內府虞衡  
掌山澤採捕厲禁陶冶之事凡採捕禽獸及革骨羽  
毛以供祭祀賓客之膳羞凡軍器軍裝移內府及所  
司歲造或三歲一造必程且堅緻以給邊凡獵畋以  
時冬春之及置罟不施川澤春夏之交毒藥不施原  
野苗盛禁蹂躪穀登禁焚燎若害獸聽爲陷穽獲之  
賞有差凡諸陵山麓不得入斧斤開窖治置墓墳凡  
帝王聖賢忠義名山嶽鎮陵墓祠廟有功德於民者  
禁樵牧凡山場園林之利聽民取而薄征凡陶冶  
鑄其常造年造之數計其入慎藏之無輒毀以費  
民凡鑄造審其模範計銅鐵而鎔之金牌信符鑄之  
內府鑄錢當十當五當三折三小錢進內府凡顏料徵土產不強其所  
無否則徵其直都水掌川澤陂池泉滌洪淺道路橋

舟車織造器備量之事凡水利曰轉漕曰漕澆  
儲其金石木竹卷埽以時脩其閘壩疏濬堤防  
謹蓄洩以備旱潦舟楫磴礪不得與灌田爭利灌田  
者不得與轉漕爭利役以農隙凡鱗介荏蒲之利聽  
民取而薄征凡道路塞其坑坎  
上巡幸若大喪大禮治而新之凡橋渠曰舟梁曰石梁  
計工力而創脩其大津不能梁官給舟人量其小大  
難易而食之凡舟車曰大車曰小車曰戰車凡三等  
船曰糧船曰黃船曰馬快船曰海運船曰鮮船曰備倭  
船曰戰船凡七等皆會其財下諸司酌多寡久近  
逸而均劑之凡織造冕服詔制帛祭服淨衣諸幣  
布移內府南京省諸周知其數而慎節之凡公侯伯  
鐵券差其高廣凡祭器冊寶乘輿牌坊器會則  
於內府凡衡量謹較勘而頒之懸式於市屯田掌屯  
農墳墓抽分薪炭夫役之事凡屯田腹邊公田閑田  
沒官田給衛所耕劑其地力八力而徵其子粒凡在  
邊牛犂鐵器官給之凡墳塋堂碑碣獸第宗室勲戚  
文武官之等而辨叙其差凡抽分征諸商各有差凡  
薪炭南取洲汀北取山麓徵諸民有本折色酌其多  
寡而撙節之凡夫役伐柴轉柴皆顧役周知其數而

時綱之諸曹皆尚書首領部曹官如夏官先是部  
屬中書省尚書秩三品其後罷中書省陞六部正二  
品蓋析一相而六設官六百有五人分領中書之政  
部統諸省司諸省司掌天下之務繩并聯絡盡制也  
而本古官六計主廉部諸司皆命曰清吏司○乃立  
都察院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準漢御史大夫設左右  
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準古中丞十三  
省若遼防山海之重各設都御史若副僉都御史以  
巡撫總督填焉而鹽法屯田漕河及總制征討即遣  
尚書侍郎必兼都御史街便提督糾劾時設無常員  
御史下第 卷之三 五七

都察院屬經歷司經歷一人正六品都事一人正七  
品司務二人從九品照磨所照磨一人正八品檢校一人正  
九品十三道監察御史正七品河南浙江江西山東各十  
人福建廣東廣西四川貴州各七人陝西湖南廣山  
西各十人雲南十人御史主天子耳目風紀之司率  
其屬肅紀守法以贊于  
天子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者劾凡百官  
猥茸貪冒環官紀者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  
成憲希進用者劾而 朝觀考察都御史入天官臺  
司賢否黜陟之斷大獄重囚會鞠於 外朝或奉  
旨同刑部大理讞平之其奉 勅差者內地州循外  
地防鎮各以其 勅行事屬十三道監察御史主察

糾內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凡差  
在內京畿道刷卷巡營軍提學清恤軍巡視光祿巡  
倉庫城門在外巡按清軍刷卷巡鹽茶河關印馬屯  
田師行則監軍紀功各以其事專監察而御史巡按  
則代

天子狩轄所按藩服大臣若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  
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而河南道獨專諸內外考察  
之司凡朝會糾儀祭祀監禮凡政事得失軍民利病  
得直言無避凡罪囚按巡審錄有故出入理辨之凡  
大獄劾下臺推奏當上聽 裁帝欲擬罪移評大理

寺凡有大政集 闕廷預議焉蓋六部至尊重然有  
專司而都察院惟所見開得糾劾無職司乃憲綱諸  
御史糾劾務明著實迹開寫年月毋虛文泛詆訐拾  
細瑣抑戒令慎重焉而御史出 按復 命都御史  
覆其稱職不稱職以 聞又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職  
從重論○乃立通政司設通政使準古納言正三品

右通政各一人正四品左右參議各一人正五品  
通政司經歷司經歷一人知事一人洪武初為察  
言司革十 主出納  
年復置

上命通達下情凡諸司出入移狀奏報四方臣民建言  
陳悃之實封及軍情聲息災異皆審著參覆而上下

馬左右通政及參議等之貳凡日常朝引奏人凡事  
月類奏歲抄通奏凡四方雨澤歲抄面奏凡錯誤籍  
而類請之凡在京獄訟詞狀判決送法司推問凡出入  
文移以驗正之記日照之記記之錄武官黃○立大  
理寺準古廷尉正卿一人職掌審獄凡反刑獄之政令  
少卿丞為之貳少卿二人正卿一人職掌審獄凡反刑獄之政令  
下七員元年置共武九戶華十四年復置二十員  
二半陸與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並四十九員  
天子祥刑與刑部都察院並列為三法司凡刑部都察  
院推問刑名按律例慮而後問囚服乃准擬否駁再  
擬改正曰照駁三擬不當糾問官曰參駁律律寬其  
者移調問曰番異再異則請下九卿會問曰圖審已  
平允處未當移再問曰追駁屢駁不改者徑奏請  
上裁曰制決凡各省三司直隸諸死刑並讞已乃聽決  
每歲會九卿朝審重囚○太常寺專祭祀禮樂之  
司卿一人三品少卿二人正卿一人提督四夷司少卿一  
人典簿二人博士二人神樂觀贊點一人外司觀一  
人協律郎二人贊禮郎一人司樂二十一人天官祠  
祭署奉祀一人丞二人地壇及朝日夕月所設各  
祠祭署各奉祀一人丞一人凡天地神祇之祀饗總其官  
屬籍其政令以聽于禮部贊  
天子致虔先歲孟冬進來年祭日

上御奉天殿受之頒諸司  
上親祭贊禮儀大臣攝亦如之祭先期請省牲進版銅  
人上殿奏齋戒凡薦新品物先祿寺共凡國有  
冊封冠昏營繕出師歲時有旱澇國有大災請告于  
郊廟社稷凡親王之國若入朝還國告謁辭于  
廟凡祭滌器饗奉香燭玉帛張幄必恭潔司九奏八奏  
七奏六奏之樂文武二舞凡祭掌燎者燎讀祝奏禮  
對引司香進俎舉麾陳設收支導引設位典儀通贊  
奉帛執爵司尊疊洗卿貳若屬各共其事而提督四  
夷館卿掌譯書之事以聽于翰林諸夷館譯字生綴  
其業裁侍進馬○立光祿寺掌祭饗宴勞酒醴膳羞  
之事卿一人從七員少卿二人正卿一人提督四夷司  
丞四人監事四人司牲司牧司各大使一人廚役寺  
久得為王典膳移吏部吳元年置宣德院後以寺  
辨其名數會其出入量其豐約以聽於禮部凡祭祀  
請豚牲進飲福酒胙凡薦新共品物凡喪葬供祭物  
凡牲果嘉蔬移上林苑共不給市諸民視時估十加  
一凡市直季支凡貢獻果鮮厨料省受之凡器皿移  
工部若募工兼作之歲省其成敗凡宴待番夷貢使  
差其等供之凡傳奉宣索籍記而覆奏之監以科道  
官各一人其屬四署曰大官供祭祀官膳節筵曰珍

差供膳良醞供獻殿膳官均給內掌醞供茶飯上  
四唐司牲司牧二局隸焉○太僕古官一人從二  
四寺丞三人正六其屬土一人止  
薄一人常盈庫大吏一人  
國初寺設于滁州及定  
都設于京師而滁山西陝遼東並為行太僕若苑  
馬監治馬掌牧馬之政令以聽于兵部少卿則分督  
京營馬若畿馬丞分理京衛若畿甸又山東河南六  
郡掌牧寄牧馬三年而更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  
而時省之三歲偕御史一人往印烙而差擇之選其  
良凡草場歲徵其租金國災祲出以佐市馬凡租金  
恩餉或災獨不得解即餉必轉移相抵不得虧軍賦  
御史下籍兩卷之三  
而寺主簿勾省之修常盈庫征馬金貯馬○鴻臚寺  
專朝儀朝會賓客吉凶禮儀之事一人正四  
從屬若二曰司賓典四夷朝貢齒從辨其曰司儀典  
六設引鳴贊贊禮序班侍班而齊糾其儀○尚寶司古  
符璽郎周典署職也人從五正五少卿一職在禁苑  
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用寶素以從既事而  
藏之洗寶與內官印綬監俱而恩蔭寄祿與常員○  
太醫院使一人正五判二人正六吏目一人從九  
生藥庫大吏一人正八惠民藥局十人一人使一人  
人副使一人主診脈攻療調養之事於周馬醫師  
凡醫術十三科醫生世專科習其業口大方脉日小

瘡瘍曰鍼灸曰眼科曰齒科曰接骨曰傷寒曰咽喉曰  
金銀曰按摩曰祝由而按摩以消息引之法除八  
疾祝由以咒禁故而惠民局生藥庫各有使有副隸  
除已屬縣今無傳焉凡調御藥同內官監視合二服為一候熟均二器  
馬凡調御藥同內官監視合二服為一候熟均二器  
堂屬官通嘗之內官又嘗之以其一進御○欽天監  
主曆數天文星紀之事監有正一人有副二人而分  
春夏中秋冬為五官各五官正六專理曆法造曆  
司曆監候佐之靈臺郎從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  
以占候天文密疏開保章正八佐之挈壺正考中星  
旦夜昏明之候而漏刻博士九佐之凡日月星辰風  
雲氣邑之變異率其屬登觀象臺占馬臺四面面四  
人國有大營建師旅冠昏擇日營陵寢擇地凡立春  
先期候氣于東郊凡大朝賀設定時鼓於門樓及期  
擊馬凡日月交食先期筭其分秒時刻起復方位以  
聞下禮部移內外諸司救護之凡疇人世業立師而  
教之乏人移禮部訪取試用○行人司正一人正七  
省人二十職專奉使之事凡頒行詔赦冊立宗  
藩撫諭蠻夷徵聘才賢及賞賜慰問賑濟軍旅祭祀  
序差馬凡法司謫戍囚徒送五府者填精微繳內府  
○上林苑監主苑囿園池畜牧種樹之事正一人正  
二人正六左右監督其養戶裁戶經其養地栽地而

右爵虎賁石儒武德常三衛封右府留守口衛封

凡比試伊鑪監視焉鋪撫司掌律刑名籍理軍匠海

設鎮撫二八別印分司專 詔擬擬成直達下法司

覆 京衛皆有指揮使三指揮同知三指揮僉事

衛有鎮撫五衛統千戶所正千戶五副千戶五實授

百戶六試百戶川有鎮撫五年一廢置曰考選戎政

衛三人所二人百戶不能皆賢一人兼數印凡總領

庶務曰掌印曰僉書凡分理屯田驗軍存恤營操守

衛皆曰見任管事選同知僉事正副千戶以克營官

亦如之不任事入隊曰帶俸差操凡入營者聽京營

文武大臣督理南京五軍都督府用公侯伯中東西

南北城兵馬指揮司指揮正副掌巡捕盜賊街道溝

渠囚犯火禁之事副指揮正七貳之吏目受事祿展

○內官初置內使監有令有丞內倉監有令官毋過

五品後定為內官監門司局庫分職于掖庭監十有

一曰神宮監掌酒曰尚寶監掌王寶勅符曰陵神宮

監掌酒掃曰尚膳監掌王膳及宮中食用催光曰尚

衣監掌曰尚膳監掌王膳及宮中食用催光曰尚

官監掌曰尚膳監掌王膳及宮中食用催光曰尚

掌掌曰尚膳監掌王膳及宮中食用催光曰尚

曰御焉監掌曰印綬監掌曰左右少監掌曰直

殿監掌監各有太監正左右少監左右

監丞正典簿長隨奉御正奉天門 午門 端

門 承天門各設門正正門副從掌儀昏啓閉關防

出入之事道司二曰鐘鼓掌奉先殿樂祭樂曰惜

薪掌司各有正正副從官九局六曰兵仗掌內

薪掌司各有正正副從官九局六曰兵仗掌內

薪掌司各有正正副從官九局六曰兵仗掌內

薪掌司各有正正副從官九局六曰兵仗掌內

薪掌司各有正正副從官九局六曰兵仗掌內

薪掌司各有正正副從官九局六曰兵仗掌內

薪掌司各有正正副從官九局六曰兵仗掌內

薪掌司各有正正副從官九局六曰兵仗掌內

薪掌司各有正正副從官九局六曰兵仗掌內

薪掌司各有正正副從官九局六曰兵仗掌內

薪掌司各有正正副從官九局六曰兵仗掌內

薪掌司各有正正副從官九局六曰兵仗掌內

薪掌司各有正正副從官九局六曰兵仗掌內

薪掌司各有正正副從官九局六曰兵仗掌內

薪掌司各有正正副從官九局六曰兵仗掌內

薪掌司各有正正副從官九局六曰兵仗掌內

薪掌司各有正正副從官九局六曰兵仗掌內

之事女史尚服局尚服一人掌內服總司二八掌  
契司二八掌衣服首飾司仗四八掌仗衛司飾二八掌之  
事尚食局尚食一人掌內膳總司饌四八掌和飲膳九進食  
嘗司二八掌醞二八掌司藥二八掌司供二八掌給官人二八掌之事尚寢局尚寢  
一人掌燕寢總司設四八掌帷二八掌相司與二八掌司  
苑二八掌司燈二八掌之事尚功局尚功一人掌  
女功總司製二八掌衣服二八掌司珍二八掌王寶貨二八掌司綵二八掌  
司計二八掌服飲二八掌薪炭二八掌之事局各有女史二人而宮正  
掌戒令責罰洪武初

上定文職禮部具周制內官贊內治若漢法內官十四  
由宋下編 卷之三

等唐六局二十四司以上請選良家子以充

上曰數過多宜防女寵垂將來法遂定制如上後念六  
局官服勞久命五六載得歸其父母從宜婚嫁年高  
者計歸終天年願留者聽其在官闈及授職者家給  
祿視外品官

我  
太祖高皇帝既革中書省總萬幾獨運乃重六科科列  
署於掖門內特親已乃遷掖門之兩翼洪武初名起  
居注已準周制改元士八十一人又稱源士謂政事  
本原也後定用部名分六科科各都令事中正一人左

右給事中科二一人給事中史科四一人給事中史科四一人給事中史科四一人  
四科工科科視事繁簡為制負為

天子親吏堂侍從規諫補缺拾遺分察六部百司之事  
而糾其弊誤凡制勅宣行大事禮奏小事署而頒  
之有失封還執奏凡六部百司軍民所上章下讀而  
署之駁正其違失而主德嗣達朝政得失百官賢  
佞小許專達大許聯署奏聞凡日朝六科輪一人立  
殿左右珥筆記旨凡大事廷議大臣廷推大缺廷  
鞠六堂科皆凡諸司題奏日附科籍五日一銷註  
覈羈緩急朝門籍六科流掌內官傳旨下覆奏得

由宋下編 卷之三

六八

旨而後行於周為保氏掌諫王惡漢諫大夫唐補闕  
拾遺之任也定秩僅正七品地親切防專恣漸焉  
中書舍人故隸中書省以右官與翰林學士分掌內  
外制再兩制今制二十人無正貳印屬資深者主書  
誥勅冊符鐵券而草請翰林院實請內府權輕甚而官  
屬內閣為清衙○乃重翰林院定設學士五品侍  
讀學士八品侍講學士二八品皆為正官侍讀侍講合三  
六五經博士五人待書正二品人待從九品屬官脩撰二  
編脩四人檢討七人為史官而孔目為首領官自  
國始基陶安以翰林學士咨謀猷文章潤色鴻業等

開文華堂選天下舉人年少質美可進學者唯等擢

翰林編脩入肄業其中詔太儒宋濂桂茂良為之師

上政暇輒幸堂考業而光祿日給饌 皇太子 諸王

日送主馬賜冬夏衣賜白金鞍馬已又選成均之秀

者入武英堂俾練聞政事尋擢給事中其後既罷中

書省監察御史許士廉請復三公府不聽而命翰林

春坊官入看詳諸司奏啓平駁之平允則列名封進

署曰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某官某進蓋隱然古

中書之職已定制為五品官學士掌詞翰禮文草誥

勅詳正圖書考議制度以文學備顧問出入侍從參

詣是下給 願者之

太九

謀議凡經筵日講脩書皆承受而純領馬講讀職專

勸講經史五經博士業專經佐學士講讀待詔主應

對以四體侍

上書於唐為供奉官典籍守古今四庫書籍史官掌脩

國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禮樂兵刑諸大政

上所下詔勅書檄謹籍而記之以備實錄為

上心簡注者得入 內閣豫機務兩直隸鄉試禮部會

試克考試官萬曆初申飭日講史官從閣臣後記注

起居及密勿謨議別揀史官分曹纂諸司章奏題覆

月封送內閣藏焉○建曆事府府有詹事一人有少

詹事正四人有府丞正二人有主簿從七錄事九從通事各八

而左右春坊有左春坊大學士正各一人有庶子正有

諭德從五有中允正贊善司直從六清紀從七司諫從八右春

坊亦如之而司經局有洗馬從五校書從九正字從九皆官

僚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召四方名

儒教太子諸王 太子居文華堂諸儒專經面授

分番進直送班侍從

上時時賜宴賦詩商畧古今細釋文學其時東宮官皆

勲舊大臣兼領不別置後始設詹事院已更名府設

左右春坊司經局皆別署而詹事府總焉已今春坊

翰林院日二人進講尚書春秋資治通鑑大學衍義

貞觀政要諸書纂述始終大義為講章呈

上覽已赴 文華殿為 皇太子陳說太子三師三少

詹事府鴻臚寺官各一人侍召則同入有留身獨進

者給事中司直清紀即劾而

上日所處分府部軍國諸大務及撫諭四夷恩禮坊局

官日陳說於東宮已又選秀才張宗濬等隨宮僚分

直文華殿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古今孝

弟忠信文學材賢諸故事每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

士克東宮官其重慎也如此右春坊大學士典

東

宮奏請啓箋講讀之事審慎而監省之庶子諭德中允贊善各以其職爲之貳凡東宮監國撫軍出狩及朝會出入獲俗畫諾審署移詹事凡祥青啓告若伶僕改變新聲導逢非禮者陝古義申典制糾正之請青遠其人凡內外庶政可爲規諷者隨事贊諭司直主彈劾宮僚糾舉職事清紀卽佐之司諫掌拾遺補過以鑒誠爲箴誨洗馬掌經史子集制典圖書之事而校書正字掌繕寫演義詮其訛謬調其音切馬其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從一太子少師少傅少保正三太子賓客正三不列於詹事無專授獨爲勳戚文武大臣兼官加官贈官○乃建國子監監有祭酒正一人掌國學舉人貢生官生恩生功臣例生夷生幼勲臣訓教之事司業正一人爲之貳脩古樂正成均之政令其教以明體適用孝弟禮義忠信廉恥爲之本而六經諸史爲之業以升堂積分及格叙用之法而勵翼之不率者扑之不悛從誨之詳具學校記中以厲饌膳師生以力役給廚膳以賜予示恩賞以寧假悉人情以撥歷練吏事以考選汰冗濫歲中春秋上下祀先師則總其禮儀

上謁先師幸太學祭酒司業執經進講義焉屬有監丞

八正坐繩愆廳參領監事諸師生怠教不率教及膳廩不潔並糾懲書識之而堅明其束約博士從八坐博士廳分經訓授助教從八學正正九學錄從九坐正義崇志廣業倫道誠心率性六堂專教誨嚴程課講說經義導約之規矩典簿從八典出納文移受支金錢爲師生饌季報諸生課業倣書以聽于翰林歲抄奏上於是禮部翰林詹事春坊司經局若國子監官聯相通流而遷補因之獨稱華重矣○洪武中放宋制置殿閣學士吏尚書邵質檢討吳伯宗爲華蓋武英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與簿吳沈爲文淵閣東閣大學士皆侍左右備顧問然不得平章軍國事如異時已召耆儒鮑洵張長年俞銓至命爲文華殿大學士三人辭不就而殿閣大學士始於此文皇帝入踐極念機務殷重欲廣聰明措天下於理也開內閣于東角門簡翰林待詔解縉爲侍讀擢中書舍人黃淮玉府審理楊士奇爲編脩進脩撰胡廣爲侍講編脩楊榮爲脩撰召戶科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知縣胡儼爲檢討皆以翰林院銜入直文淵閣爲腹心日百官奏事退內閣臣造辰前密勿謨畫率漏下數十刻始退諸六部大政咸共平章秩五品而恩

禮賜資率與尚書並蓋內閣預機務自此始建時閣中有文淵閣印章獨與諸司異凡封進詔草若登答章奏用之不得下諸司即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諸司上內閣亦獨稱翰林院而翰林院為內閣官已上命吏部言廣等侍朕久繼自今考滿直內閣者勿補外然其後縉出為交趾參議淮潯下詔獄早卒士奇榮切故事

昭皇帝渙馬淵衷復命公孤官謂侍臣曰此

皇祖制也

皇考明聖可無事此官朕冲人歷天下事之日淺豈自謂能無保傳何望已又設護身殿大學士既又建弘文閣諭大臣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閑備顧問可咨訪以聞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德州儒士陳繼對命學士傳旨繼授五經博士掌閣事進佐之尚書義舉學錄楊敬訓導何澄教實即授教編脩澄給事中皆直弘文閣於是華蓋謹書武英三殿及文淵閣東閣俱有大學士而東閣兼淵閣大學士不得旨入內閣亦不得預機

務也景泰時都御史文王實始以孤卿入內閣而內閣大學士始領吏部尚書兼保傳銜職機務如故自是益隆重乃後部尚書若卿必夙處禁林列吏禮者乃得入殿閣預機密餘臺省不與嘉靖中

天子至明聖始時以獨斷專拔擢而博瞻咨於會推已名奉天殿為皇極殿華蓋殿為中極殿謹身殿為建極殿而大學士因名官如初時有負違礙就屏逮隆慶初大學士拱以青宮恩以少師入內閣出莞吏部則與樞內秉太鈞顯兼職業崇於中書體統尊於公孤儼然周宰漢相上矣殿閣大學士預機務者主出納

帝命奉規陳誨獻納謨猷六部百司諸題奏入擬議批答票以請凡上所下曰詔曰語曰制曰勅曰冊曰諭曰書曰符曰令曰檄皆審署申覆而調劑焉乎先乃行凡下所上曰題曰奏曰啓表箋曰講章曰書狀曰文冊曰揭帖曰制對曰露布曰譯皆審署申覆而裁畫焉平允乃下經筵則知其事東宮出閣講讀則領其事修實錄更悉諸書則免總裁官實錄成呈訖焚其草禁中處事諸名請封及諸大臣請謚並擬上凡郊祀巡狩

上行凡

累朝御文寶錄寶訓王牒之副若古今書籍皆籍而藏之凡會勅稽其由狀叙述上請凡會試廷試國子生課歲貢生試譯字生試皆總領之凡詔制詔勅及一應機密文書下王府勅符夷王敕若書若勘合皆稽典故起草進下詔勅房書辦而滿世稽緩遺失妄誤者罰之然初制殿閣大學士不得壓九卿九卿奏事不得關內閣以爲常

祖宗朝嚴於豫防而廣於求賢故能削相之號而收其益諸門學士造膝陳謨路章抗論世載其贊襄四海

七五

賴焉諸大者具閣謨中且夫天以紫宮樞極統萬象而居所不動不自顯其光所以爲神也帝以道條法紀統六合而師保疑丞左右密勿不自勞於事所以爲聖也故天子無爵三公無官天子非無爵也首庶物爵天下而不列於爵曰無爵也爵天下而列爵其中則何以命爵三公非無官也論道經邦經天下而不經其官曰無官也經天下而自經其官則何以治官故周官論道而不及以六政語導道也九經導賢而不列之大臣語貴德也且夫天地者道之本也陰陽者道之運也三公者洞明幽之故探元化之統備

淵浩之德神而明之默而成之不言而躬行之者也二派者慎觀三師之德行而審驗之者也公調而變之孤寅而亮之公微言而篤行之孤審象而承弼之然後能襄王於天而道揆立焉是與樞之道也孔子曰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謂此也苟以道揆之職而復責之法紀之司雖聖智不任且是亦何可得任也乃其自冢宰而老入爲師保有之矣周召是也外倦勤於政內深喻於道故使之釋政而任道是父師之任也非其爲師保而行冢宰也以師保之尊而尸冢宰之任政之失必自此始矣是明聖之所不處也

七六

傳者失之也且夫王者之於道也猶天之運也天一息不運將恐絕王有一息不運將恐蹙是不可須臾離焉者也蓋昔者武王克殷未下車訪箕子而受洪範焉踐阼三日就師尚父齋宿三日折行西面再拜受冊書焉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養者謂之克克者克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識續志而善對者

謂之丞丞者承天子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更侯也  
王中立聽朝而四聖維之是以動無失德舉無過事  
殷周之所以長久者以輔翼天子有此具也書曰一  
人有慶萬民賴之謂此也師道之教誨傳傳之德義  
保保其身體三者不備王德之失必自此始矣是明  
聖之所不為也是故三公不備官也而以六卿攝之  
則三公之職廢六卿各有官也而上攝三公則六卿  
之職亦且廢三公之不能必備也而一不備其官是  
以不能備而成其大不備也道揆之失必自此始矣  
道揆失而五人自聖何六官之足維乎故三公不備  
官而以爲兼官若加官也傳之者失也且夫三公謹  
道揆握治樞於奧六卿司法紀宣道治於明譬之猶  
天之樞極以不動爲之較而二十八舍以旋其爲之  
輻也譬之心統五臟居中以營魄耳目鼻口四肢百  
骸具體而爲人也奧者明之根明者奧之符不求端  
於奧而求以理明者末也既握樞於奧而兼以理明  
者諄也且心智亦神矣胡不以其形而代四肢百骸  
者以形用也是明聖之所不能也後世釋道而任政  
釋政而任術於是燿燿然命百司以職守欲以宰割  
天下而盡制其命也又慮夫執政行政者中擅其權

而外行其私也規規然日擇其最所親信之臣以爲  
耳目心膂之官撓扶其章奏違誤復逆舛繆者以爲  
大故而糾繩之以爲大僚百司不得售其詐行其私  
而吾儕密制其命也然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  
簡書而政之失始此矣何也輕其任則貴謀賤小加  
大而政出於多門重其任則遠者加疏近者加親而  
威成於一尊始也天子信私人以謀柄臣旣也私人  
攘國柄而制重臣而術於是乎窮矣原厥所以皆由  
不知三公之職故也誠知三公之官論道而不及政  
天子之任三公也以道而不以政則道揆立而天下  
之法紀畢張而不亂矣是治亂之統也青史氏之記  
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銅而  
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比及三月王后所求聲  
音非正樂則太師韞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禮  
則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侍王太子太子生而泣  
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然後始十  
名焉上無恥於天下無取於地中無取於名山通谷  
近無拂於鄉俗是故君子之名難知而易諱所以養  
道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之以禮使士負之有  
司夙興端冕見之南郊見之天也過闕則下轡廟則

趙晉之遺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其茲孩  
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遂去邪人使  
不見惡行於是比選天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德者  
以輔翼之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  
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  
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  
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  
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當之擇其所樂必先  
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之爲常此  
治亂之原也○親王府初置左右相傳軍參錄事後  
改設長史司左右長史各一人所屬審理典膳奉祀  
典寶紀善良醫典儀工正凡八所所設正副各一人  
奉祀所有典樂典儀所有引禮合長史掌王府之  
政令輔相規諷以匡王失王府請名請封請婚及  
請乞恩澤若陳謝進獻表啓書疏皆主焉下禮部議  
王有過詰長史凡府僚皆綱紀其職審理掌推按刑  
獄典膳掌祭祀賓客及王若妃之膳羞奉祀掌祭  
祀典寶掌寶符紀善掌諷導禮法開諭古誼及國  
家恩誼大節以詔王善良良醫掌療治疾病典儀  
掌儀式文物之事工正主繕造葺脩工役伴讀掌侍

從勸講教授掌訓德義辭校典籍引禮舍人掌接對  
賓客而贊相其儀郡王有教授典膳將軍有教授親  
王有護衛指揮使司司有使有同知命事衛鎮撫有  
正副千戶所鎮撫有百戶掌防禦非常儀衛司有正  
有副有典仗掌侍衛儀仗之事  
成祖初改北平爲北京洪熙初命襄城伯鎮守南京  
宣德中改鎮守爲守備正統初命少保南戶部尚書  
黃福參贊機務後稱總督或時用吏部都御史已專  
南兵部尚書定稱參贊而南京百官守備參贊機務  
爲要重治所在中府掌皇城京城畿甸留守之事以  
時行視陵廟凡大小教場練將士勅江口肄水  
軍神機營習火器皆時督察之官軍騎籍歲一報聽  
圖文冊三歲一報諸江關浦口歲督行視之軍器歲  
製頁舟均差遣而嚴輯之武學課業旗役併鎗監視  
焉盜賊歲更官行緝屯田請專官巡視凡便宜事會  
九卿五府議上請操江都御史一人巡江御史二人  
專江防六部諸司具設官而稍省其員南京宗人府  
經學司經學司  
二司  
吏部尚書一人侍從一人郎中四人主事四  
人戶部尚書一人侍從一人郎中四人主事四  
人兵部尚書一人侍從一人郎中四人主事四  
人刑部尚書一人侍從一人郎中四人主事四  
人工部尚書一人侍從一人郎中四人主事四  
人禮部尚書一人侍從一人郎中四人主事四  
人太僕寺卿一人侍從一人郎中四人主事四  
人太常寺卿一人侍從一人郎中四人主事四  
人太僕寺卿一人侍從一人郎中四人主事四  
人太常寺卿一人侍從一人郎中四人主事四  
人太僕寺卿一人侍從一人郎中四人主事四  
人太常寺卿一人侍從一人郎中四人主事四



之民有孝弟行義貞烈表著者疏請表揚錄孤獨廢疾者收給養母失所凡貢賦役皆視府州縣土地豐瘠人民多寡均其數而下之民省有大政經畫定而請於撫按若總督其國慶國哀遣僚貳朝賀弔祭于京師

天子即位則左布政使來見經歷一典文移都事一從佐之照磨一人理卷宗檢校佐之理問一人典刑名辨請疑允副理問若提按案牘佐之庫大使副使主庫藏局大使副使主營繕隸焉按察司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諸官吏姦邪貪酷能軟得糾察擒治

平議刑獄雪冤枉禁詰官私豪猾之干治者以振揚風紀大者暨都布二司會議告撫按以聽于部院凡朝覲慶賀弔祭之禮若首領官具如政布司經歷司經歷一人正七知事一人正八照磨所照磨一人從八推官一人正七知事一人正八

府設知府一人掌一府之政今教養其所治民同知一人通判一人推官一人或二人通判至五人為之佐凡賓興科貢均平賦役崇慎祀典禁奸頑表良善訊刑獄審冤滯存困窮糾察所屬吏治而上下其考以告於撫按藩臬達於吏部務周知百姓之所疾苦若籍帳軍匠傳駟馬牧倉庫盜賊河渠溝防道路之

事雖有專官皆總領而綜督焉凡朝覲慶賀弔祭直隸府得直達省府達布政司凡詔赦例今勘創下謹受之下所屬奉行所屬之政皆受約束於府府劑量重輕而令之大者自於撫按及藩臬議允乃行同知清軍匠或兼巡捕通判管糧捕盜治農脩河牧馬推官理刑名分職任事首領官如按察司經歷一人知事一人照磨檢校一人州知州一人掌一州之政令教養其所治民同知一人判官一人為之佐州務上視府下視縣以月計上府以歲計上省以三歲之計上吏部同知清軍匠或兼巡捕判官督糧管馬捕盜

治農管河分職任視繁簡添裁無定員人從九縣知縣一人掌一縣之政令教養其所治民縣丞一人主簿一人為之佐凡諸縣務如州而於民尤親歲貢學生聽試於學憲三歲貢士聽選於鄉試歲造實徵十歲造黃冊民之賦役視丁產為差歲以時征其役賦有粟賦金賦布帛及諸貨物之賦有力役顧役有借借不時之役皆視其天時豐凶地產盈耗與人力貧富調劑而均節之若歲大歉中歉請於府於藩臬撫按視歲而時蠲減焉無幸富強苦貧約凡詞訟必詢其情理考諸律例而決之有不服聽陳於上實理

馬凡養老祀神表善賑饑恤窮通貨之事時省而教  
行之凡山海澤數之產資國用者按其籍而貢焉  
凡常賦責糧頭大戶追攝若雜征責里長教讀教鄉  
塾老人勾勘民間細事總甲還察市里弓兵民壯騰  
追胥縣丞主簿管馬管河管糧巡捕分職任事視繁  
簡添設無定負典史一典出納文移分理縣事焉  
府州縣皆立學設官府學官長曰教授州學官長曰  
學正縣學官長曰教諭貳俱曰訓導主教民俊秀詳  
學校考中府州縣屬各有陰陽學府正衛州典衛  
縣訓衛各一人有  
醫學府正科州典科  
縣訓科各一人有僧道司府僧綱司有都僧正  
都綱道統司都僧正  
都紀各一人州僧正司僧正道正司道正府有倉稅課  
正縣僧會司僧會道會司道會各一人府有倉稅課  
司分同雜造織染局大使皆從九與有巡檢同巡檢  
有批驗茶鹽所大使有水馬驛驛丞通運所使大河泊所  
有草場使大有壩閘各設官州縣屬所在有司局所者  
亦設官如府馬稅課司府曰司典稅凡商賈僧屠雜  
縣曰局市皆有常征以時權而輸其直於府凡民間買田宅  
操券契出直百之三請印而藏之凡縣歲輸及雜賦  
若諸贖金悉登籍而藏之倉大使典倉凡民賦軍屯  
之入及諸贖穀若俸祿糧米咸收支焉織染局典織  
造凡歲幣有常數絲與凍染之費並給於府會其數

而籍之幣成覆於府而納於內帑若宣索非局所織  
作者市之以供巡檢控要害機察非常發究竊發則  
應時捕拿以聽於巡捕三年計其偽印強竊盜逃軍  
囚民以為上下考批驗茶鹽引所典茶鹽引由稽其  
奸冒而慎防之駟遞典傳郵迎送之事凡舟車夫馬  
廩糧庖饌棚帳皆取給丁田受於府而籍其出入之  
數河泊所典魚課草場受牧馬芻粟陰陽學司刻漏  
籍雨陽報上日月食供救護醫學司方藥療人民疾  
病僧道官領僧若道士凡救日月食請雨請霽祀厲  
壇則謹率其徒而施其教事凡春秋奏樂於先師則  
以道童充樂舞生而還海有提舉市舶司提舉一人  
舉二人設大使目一掌海夷朝貢市易之事辨其使  
人所屬驛驛丞一人人表文勘合之真偽禁通番征私貨關其出入而慎  
館穀之丈目典所納文移驛丞寓夷客使僕豐其食  
餽帳幕而上下其等周防之  
國初設翼元帥府又改為行都督府或稱都衛稱都鎮  
司已定為都指揮使司洪武中置大寧都指揮使司  
永樂初移保定大寧地棄界朵顏永樂中置交趾都  
指揮使司宣德初廢地棄界安南今都指揮使司十  
有六山西福建廣東廣西湖南山東行都  
山東河南四川貴州雲南大寧萬全遼東

指揮使司四川陝西湖南留守司二衛即英德

都領外衛及護衛三百七十五守禦屯田群牧千

戶所三百七十儀衛司三十三都指揮使司有都

指揮使正二都指揮同知二都指揮僉事正三掌

都司之政令各率其衛所以隸於五府而聽於兵部

歲聽考察於撫按五歲考選軍政而廢置之一人統

司事曰軍政掌印一練兵一巡捕曰軍政僉書其屯

田軍器漕運京操備禦諸務並選授曰見任管事石

曰帶俸諸國慶國哀慶弔禮若設官視布政司

經歷人正六都事一人正七都事一人正八都事一人留守司

正留守正二副留守正三指揮同知正三掌中都守

護防禦之事諸政務設官視都指揮使司經歷外

衛指揮使司有指揮使正一指揮同知正二指揮僉

事正四掌軍旅防禦之事歲藩臬撫按察其賢否五

歲考選而廢置之衛鎮撫從五掌刑獄有首領官

從七知事正衛學官教授其專城有驛有通運有陰

陽醫學有僧綱道紀司則設官視府千戶所正千戶

正一副千戶正二有鎮撫正二百戶正六其設官倣縣

指揮而下其世官不皆賢不並事得其人常攝數印

選以充其職夷居近徼為守者世官曰土官凡六等

曰宣慰使司宣慰使從三同知正四副使從五僉事

人司正九宣撫司宣撫使從四同知正五副使從五

照舊從九各曰安撫司使從五同知正六副使從五

曰招討司使從五同知正六副使從五長官司正七

州縣正貳幕屬世官者皆謂土官主附輯諸蠻謹守

疆土脩其職貢而供其調發無敢擅有相讐者疏

上聽朝命有流官者銓於吏部兵部又有發夷官

長副千夫長百夫長軍民萬戶司有儒學制如府其

因事命將凡五等曰鎮守曰協守曰分守曰守備曰

備倭其官六等曰總兵曰副總兵曰參將曰遊擊皆

稱將軍曰都指揮曰都指揮體統行事皆以事置無

常員大都

國家以爵三等酬武功以官九品庶績各有號關國

曰開國輔運推誠宣力功臣曰奉天靖難推誠宣力功臣

曰奉天靖難推誠宣力功臣曰奉天靖難推誠宣力功臣

臣有品具有階文官正一品初授特進奉議大夫從

大夫授資德大夫從二品初授中奉大夫授通奉

大夫加授正奉大夫從三品初授中大夫授通奉

夫正四卿中大夫陸中大夫加中大夫從四  
勳勳列大夫陸朝議大夫加朝議大夫正五勳  
大夫陸奉政大夫從五勳奉訓大夫陸奉直大夫正  
六勳承襲勳德正七勳承襲勳德正八勳承襲勳德  
正九勳承襲勳德正十勳承襲勳德正十一勳承襲勳德  
正十二勳承襲勳德正十三勳承襲勳德正十四勳承襲勳德  
正十五勳承襲勳德正十六勳承襲勳德正十七勳承襲勳德  
正十八勳承襲勳德正十九勳承襲勳德正二十勳承襲勳德  
正二十一勳承襲勳德正二十二勳承襲勳德正二十三勳承襲勳德  
正二十四勳承襲勳德正二十五勳承襲勳德正二十六勳承襲勳德  
正二十七勳承襲勳德正二十八勳承襲勳德正二十九勳承襲勳德  
正三十勳承襲勳德正三十一勳承襲勳德正三十二勳承襲勳德  
正三十三勳承襲勳德正三十四勳承襲勳德正三十五勳承襲勳德  
正三十六勳承襲勳德正三十七勳承襲勳德正三十八勳承襲勳德  
正三十九勳承襲勳德正四十勳承襲勳德正四十一勳承襲勳德  
正四十二勳承襲勳德正四十三勳承襲勳德正四十四勳承襲勳德  
正四十五勳承襲勳德正四十六勳承襲勳德正四十七勳承襲勳德  
正四十八勳承襲勳德正四十九勳承襲勳德正五十勳承襲勳德  
正五十一勳承襲勳德正五十二勳承襲勳德正五十三勳承襲勳德  
正五十四勳承襲勳德正五十五勳承襲勳德正五十六勳承襲勳德  
正五十七勳承襲勳德正五十八勳承襲勳德正五十九勳承襲勳德  
正六十勳承襲勳德正六十一勳承襲勳德正六十二勳承襲勳德  
正六十三勳承襲勳德正六十四勳承襲勳德正六十五勳承襲勳德  
正六十六勳承襲勳德正六十七勳承襲勳德正六十八勳承襲勳德  
正六十九勳承襲勳德正七十勳承襲勳德正七十一勳承襲勳德  
正七十二勳承襲勳德正七十三勳承襲勳德正七十四勳承襲勳德  
正七十五勳承襲勳德正七十六勳承襲勳德正七十七勳承襲勳德  
正七十八勳承襲勳德正七十九勳承襲勳德正八十勳承襲勳德  
正八十一勳承襲勳德正八十二勳承襲勳德正八十三勳承襲勳德  
正八十四勳承襲勳德正八十五勳承襲勳德正八十六勳承襲勳德  
正八十七勳承襲勳德正八十八勳承襲勳德正八十九勳承襲勳德  
正九十勳承襲勳德正九十一勳承襲勳德正九十二勳承襲勳德  
正九十三勳承襲勳德正九十四勳承襲勳德正九十五勳承襲勳德  
正九十六勳承襲勳德正九十七勳承襲勳德正九十八勳承襲勳德  
正九十九勳承襲勳德正一百勳承襲勳德

之後鈔折閱不行而留都官折鈔十之八入愈薄難  
供矣外實支視各省府額無常亦間有職田然甚少  
頗不足給焉  
鄭端簡曉曰

皇朝建官準法虞周雖專領兼析微有不同而規模品  
式大抵相為損益故權殺於漢而重正之綱維自定  
負省於唐而職任之實理甚周祿涼於宋而錫復之  
恩科愈厚即有驕陵旋麗陳臬豈無冗贅亦復汰除  
矧文武交維內外交應協恭互發則指臂相隨輒斷  
獨行則齟齬不遂宏謨曲算可謂博大精詳者矣乃  
為官擇人匪專於法因分實力惟既厥心則存乎其  
人焉

出史下編卷之三

時今記

宏治中歲時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撫十二節卒于丑日月成故明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雌雄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既于東起明於西四時之所序也正不辜天又不由人則事易壞而難成矣自唐虞曆象日月星辰欽若昊天以敬授人時虞始受終實首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夏得天統於天時尤重慎故甘誓之誅以威侮五行怠棄三正為稱首而義和昏迷天象胤啟申政典祖征書具

通史下編卷之四

錄之孔子欲觀夏道而之杞然不足徵也曰得夏時焉或曰時夏小正之屬而月令主夏時得孔子之意禮天子常以季冬正歲年以序事序事者序時所當張施之事頒之于官府都鄙也頒來歲十二月之令于諸侯諸侯再拜廟受而藏諸迨月朔以特羊告廟請而行焉周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春秋書譏之蓋重朔也是後益用稀絕子貢請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後與紹而明之稽而用之今無逆政以臻于大順其效使陰陽和平百穀豐成太平治而王瑞至則仲

尼之心也秦憚天虐民自以為當水德而帝法嚴令峻幾合五運之數訖用無後迨漢高帝時命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令以時條天子居處服用之節與所宜行之令以聞而文皇帝春和賑貨之詔茂對時育物之意盎然宣帝時丞相魏相數采明堂月令論奏之多所施行蓋其盛也成哀之間政益衰下公卿奏請多違時令李尋刺之以謂真怒賞罰不顧時令雖有堯舜之心不能致和譬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也宜令諸侍中尚書皆通知月令之意以議政糾事後

通史下編卷之四

漢明章尊重經學屢下勉順時氣重正慎微勞農息事之詔而大臣魯恭陳寵之倫亦各條月令以為言唐太宗命有司因禮記月令舊文頗有增損月讀之百官之長悉升殿坐听玄宗命太常卿韋縯定以為禮記首篇講官以每月朔奏讀一篇易名時令四孟輒親迎時氣故唐治最貞觀次者開元後益稀濶至宋景祐初復禮記舊文其唐時令別行詔學士賈曷朝于度等采宋律歷典禮百度昏曉中星約歲時所施行者撰次為國朝時令敕以時宣讀後不果行

明典

高皇帝通知天人之合陟降欽若改前代司天臺為欽天監以奉順天時協和陰陽嘗特置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品告

太廟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以諸儒王本李祐襲數為春官杜敷趙民望吳源為夏官惟秋冬官未備賜坐論道圖像賜衣甚寵後多坐罪廢因能不設而規模至弘遠矣禮夏小正傳曰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掌故失其傳太史遺其籍宗國墜其微儒宿荒其訓其小之云者弗詳弗全之謂爾非微之謂也春秋單穆公引夏令時儆之文曰收而功場侍

而畚揭也

三

為第四篇而淮南王安著書所取篇第亦同故蔡邕以焉今篇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曰淮南作皆非也蓋原本於古書選觀小正月今天人合矣昏旦伏見中正當鄉候在星寒暑風日水雪雨暘候在氣梯秀榮華候草木蟄蛰降離頃鳴响候鳥獸無不司者而國政達焉民事則焉以欽若而奉天故以爲王事之書至唐柳宗元始著非月令之文亦果辟非經矣宋劉敞著論云或問柳子曰賞勸有功也必以春夏不已怠乎罰爲懲有罪也必以秋冬不已緩乎怠則不勸緩則不懲曰否柳子之所刺半世之法也其所稱制軍之令也聖王之治官得其職民勸其事物安其所無獨治之名無倉卒之功賞以春夏罰以秋冬何怠且緩之有惟軍制有之賞不逾貲罰不終日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蓋成敗呼吸故激勸驟迅所謂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非平國之治也且夫爲善者終身誠之今一以春秋賞而已怠是名爲善而實偽也則若勿賞而已矣夫春秋者天地之和氣所以施生也人物之所榮也故賞行焉秋冬者天地之義氣所以肅殺也人物之所畏也故罰行焉譬之猶畫於外而宵內也王者之賞罰順天天下之

君悅而順王則天下士大夫悅而官之曰君猶順王則豈不悅而順君故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非以祈報也所以達天下之大義也夫君子以祭於器固時有夜於外晝於內有矣然焉可常也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其大較固晝作而晦入息也故兵志有不踰時之賞矣王今終不以不踰時之賞而賞不暮夏有不踰時之罰矣王今終不以不踰時之罰而刑不秋冬奈何其執兵志之賞罰而以干王治之正也今及見古之時正今善則小

禮記下編 禮記卷之四

五

正月令存焉故具論其文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其蟲鱗其音中角律太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檀其祀戶祭先脾天主日故令先日天經星以爲體故令詳昏旦中中南方之中也王者南面而聽天下理明而負陽故南方其中也天之主曰帝其司曰神古帝臣靈天道者因神而名之蓋推人於天也天一氣播於五聲發爲五味微爲五色而數其紀也故令詳律詳數詳色味臭其於十二子爲寅言萬物始生蟄然也於十母爲甲乙言萬物剖尊甲而

禮記下編 禮記卷之四

六

出也乙言萬物之生軋軋然也其數八八木成數也東風解凍蟄蟲始振小正曰始啓蟄記曰啓蟄而郊而後物生傳曰陽瘳憤盈土氣震發故蠕動始蒸蟄蟄也鴈北鄉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其居生鳥長焉乃秋曰遷曰來賓矣雉震响震振响鳴也雉鼓翼而鳴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先聞故震响候雷也魚上水小正曰魚陟負水乘陽動上浮也凍解矣獺祭魚材非其類以養其類天之性也故獺祭魚而後漁人入澤梁農緯厥耒緯束也初歲祭耒始用暢祭先農用鬯也鬯果重禮也固齊見莊詩曰獻羔祭韭時有俊風俊風大風也大風南風也何大乎南風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故大之也寒日涿凍塗塗凍液而澤也曰寒日則日猶寒也田鼠出田鼠噉鼠也爾雅鼠類能藏食者先此穴藏農率均田率循也曰均田古田必均也循所均之田而視焉衡且耕也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曰及急以時除田也服田先公而後私曰初服公田紀服田之始也采芸爲廟采也鞠則見鞠始苗也柳梯芽始生曰梯柳生始綻如梯也梅杏桃李則華桃李桃山桃也緹縞縞莎隨緹其實也鷄桴鼙桴桴桴養也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輅

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青東方色令先王躬王服御不違天也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威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迎春于東郊順生氣也還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竹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於易三陽開爲泰故慶賞先朝上下交乃通也下及兆民言不積重於上也母不當雖有大春不佚富善也是月之吉家宰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欽之小宰帥

由史下編 兩卷之四

七

治官之屬而觀之狗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於是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灋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與更新之道也於是司徒懸教象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民宗伯懸禮象亦如之司馬司寇司空懸政象刑象事象亦如之象而懸之式是典常昭視聽一其心重始敬正之道也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或毋失經紀以初爲言慎履端之義也是

月也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太廟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元日善日也郊用上辛取新義祈穀穀生德之本也耕籍自天子而降班以終祿重生德之本也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或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飾先定準直農乃不惑重農王事之大務也是月也

由史下編 兩卷之四

八

命樂正入學習舞樂從陽來習舞暢陽也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大產物之報犧牲毋用牝得孕字遂生也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麇毋卵達有生之萌也生道被草木昆蟲矣母聚大衆母置城郭土木所勝且妨農也掩骼埋胔生道被朽骨矣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母變天之道母絕地之理母亂人之紀生德天之道生脉地之理好生人之紀也而威莫疾於兵故戒之爲兢兢孟春行夏令則水雨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殄風暴雨總至黍

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霜雪大擊首種不入首種稷也稷五穀之首也夫三時之令畢用而失時則戾故王者奉天而謹時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孤中且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其神其祀其蟲其數其臭味如孟春而律中夾鍾於十二子爲卯卯之言茂也言萬物豫茂也始雨水前此雨雪也桃始華氣暢已生氣見者先草木次禽鳥鷹化爲鳩主育氣盛鷲鳥惑而變而神其可知也往稷黍禪始煥也可單夾事稷也初俊羔助厥母粥俊大粥養也言羔初大能食草木不獨食其母也倉庚鳴倉庚黃鸝也榮華采繁榮華芳勃繁母繁皆豆實也昆小蟲抵蜺昆衆抵推推蠶卵爲祭醢也剝鱗作鱗爲鼓也榮芸芸始華也一名香能辟蠱時有見稊始收稊爾雅以爲莢稊是也時始見而收蔓難芟也天子居青陽太廟乘路駕龍載旂衣服玉食器如孟春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達養氣也擇元日命民社祈年也篇師畫擊土鼓飲幽詩以逆暑迎陽氣導宣之也迎暑以畫求諸陽幽七月言寒暑之事笙獻之求以類也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順生德爲寬仁是月也玄鳥至小正以爲來降燕乃暱是也燕冬而藏莫見其始

出故紀降及睇睇視也視可爲室者至之日天子以太牢祀於高禘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燕嗣續之道也綏多士女綏安也冠而娶安之也周禮媒氏中春今民會男女無故而不用命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會之欲及時也奔者不禁奔言遽而昏不必禮備欲及時之亟也記曰奔者爲妾是也決而奔禁之矣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重始雷敬天威也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法天時之中中乃均也是月也耕者少含言無或含息急農之至也乃脩閭廟寢廟畢備爲時祈備也記曰脩其祖廟母作大事以妨農之事事莫大於農也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全生德也天子乃鮮羔告司寒開冰治鑑焉先薦于寢廟其出也桃符棘矢以除其災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小正以爲萬用太極鳴午戚舞也播樂暢矣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于上帝以配祖考蓋取諸此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前此祀已焉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冠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大早煖氣早來蟲螟爲災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參則伏旦牽牛中律中姑洗餘具如仲春於十二子爲辰辰言物生振振也桐始華小正以爲拂桐芭言桐芭始生拂拂也田鼠化爲鴛鴦也虹始見萍始生攝桑桑始芽可攝也桑攝而記急蠶也姜揚戴傳曰苑楊也楊則莞也犛羊聲則鳴蟬蟪蛄也須氷傳以爲火出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

通史下編 卷之四

十一

十二

也居德則忌惡澤不下流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澮開通道路毋有障塞達天澤疊疊故水不逆行爲灾焉是月也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禁殺也殺逆生道也是月也命野虞母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候且蠶矣具曲植籩筐妾子始蠶執養官事養官蠶官名卽事自卑者始也后妃乃齋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母觀禁爲容觀也婦使中饋服紵之類省之專務蠶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共郊廟之服母有敢惰勸於勤也爾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銀一皮革筋一角齒一羽箭翰一膠脂丹漆一材母或不良爲工備也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時陽盛戒汰淫也是月之末擇吉大合樂天子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視樂樂者先王之所以助流鮮澤暢大化者也是月也乃合羃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牛以祀馬以戎國大政息蕃之也命國雛九門礫禳以畢春氣溫氣蘊爲疾遠之也是月也以火見出火民咸從之命始鼓鐃陶也壽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

通史下編 卷之四

十二

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  
秋今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孟夏之月日  
在畢昏翼中南門正旦娶女中卯則見其日丙丁其  
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  
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其於十二子爲巳巳  
言陽氣已盡也於十母爲丙丁丙言陽道著明丁言  
萬物丁壯也其數七七火成數也鳴蜩鳴蟬蜩蟬縣  
也蟬而小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蜚蜚屈造之屬  
也蜚蜚鳴而有見杏王瓜生苦菜秀小正以爲王貢  
秀取茶芳是也瓜感火之色而生茶感火之味而秀

通史下編 兩卷之四

十三

也孟夏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太廟率右个乘朱路駕  
赤騮載赤旂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鷄其器高以粗  
赤南方色高粗長大象也終夏三月服御同是月也  
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感  
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  
侯大夫以迎夏于南郊迓長氣也還行賞封諸侯曼  
賜遂行無不欣說施德厚也乃命樂師習合禮樂禮  
南方之德樂陽氣之盈也命太尉贊桀俊遂良良  
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言簡材德力也按呂不韋  
呂覽收太早也天子治絲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

天子勞農勸民無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  
作毋休于都史謂閭師坐左塾令民畢出是也是月  
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重農穀且止殺也易曰  
田有禽利執言是也農乃登麥天子以彘嘗麥先屬  
寢廟五月也聚蓄百藥藥可材矣蓄之生民也靡寧  
死陰類感陽盛而死麥秋至時雖夏於物爲秋也斷  
薄刑決小罪出輕繫陽中有殺象德中有刑而刑終  
德也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  
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注  
酎日執陟攻駒傳曰執者雖之去母陟者升之君御

通史下編 兩卷之四

十四

攻者殺令服車也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竹五穀不  
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  
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仲夏之  
月日在東并昏亢中旦危中律中蕤賓於十二子爲  
午言陰陽交午也諸與孟夏同小暑至螳螂生鵙始  
鳴反舌無聲鵙鵙也反舌百舌也前此百舌今反無  
聲天道背時者廢已蟬有股股盛也一名渠畧陸  
佃曰甲有翅能飛禁光云蟬中蟬蟲隨  
長也匿之興五日翕望乃伏曰興伏不知其生死也  
唐螭鳴蟬也擾黍菽糜注糜赤黃梅爲豆實也蓄蘭

為沐浴及佩也注云即今澤蘭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鞀均琴瑟管簫執干戚羽調笙篳篥鐘磬祝敔陽成形故脩樂器也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雩吁也吁嗟歌泣以祈神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故雩祈祭也為早禱亦曰雩是月也農乃祭泰天子乃以雩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啓灌藍蓼金注藍明蓼麥取為醢令民毋艾藍以染傷藍穉也毋燒灰諱火滅也毋暴布布陰功不以干盛陽故暴用秋陽也門閭四閉關市毋索四通六闢達陽氣之道也挺重囚益其食行寬大之政

孟夏下篇 禮記卷之四

十五

發重陰之錮也游北別羣則繁騰駒班馬政小正以為頒馬謂頒卿大夫之駒是也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無致和節嗜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待晏陰之所成陰主靜曰晏安微陰謹坊陽備陰也鹿角解牛夏生木董榮夏至之物候附之此是月也毋用火南方物忌太盛也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養陽也仲夏行冬令則電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騰特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傷於疫

孟夏下篇 禮記卷之四

十六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斗柄正在上旦奎中律中林鍾於十二子為未言萬物之成有滋味也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命漁師伐蛟取龜登龜取鼈命澤人納材葦及時事也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貳差貳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物且成豫報祀也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坊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必有天殃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薶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未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中央土其日戊巳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雷祭先心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太輅駕黃駟載黃旂

衣黃衣服黃王食稷與牛其器園以閤土冲氣寄旺  
四時而莫盛於季夏季夏火金之所交也天地之中  
氣也蔡仲默言之矣不觀其出無以知物之育不觀  
其入無以知物之復出入循環生克嗣續土居其中  
因時致用四序成功而無名稱焉其至德矣夫律黃  
鍾爲之宮宮中也黃鍾爲七聲綱也倮虫三百六十  
人爲之長人受中以生也故中聖人貴焉孟秋之月  
日在翼昏建星中漢案戶案戶直戶也織女正東向  
旦畢中斗柄縣在下則旦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  
蓐收其蟲毛其音角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

腥其祀門祭先肝其於十二子爲申申者言陰氣用  
事物申堅也於十母爲庚辛言陰氣庚而萬物辛也  
秋仲季具同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秀雀  
葦獵子肇肆肇肆始遂也時有霖雨潢潦生葦葦蒹  
子秋水時至孟子曰七八月之間雨集蓋方以比候  
也爽死蘋秀灌荼天子居總章左个仲太廟季右个  
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  
器廉以深秋仲季具同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  
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  
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

郊還賞軍帥武人於朝重武士也而主於賞王者以  
施惠爲大德也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  
有功以征不義誅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天德  
威兼舉王文武並用其道一也然先後異制爲教遠  
矣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慝  
罪邪務搏執命理官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  
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義以肅用矣終不可  
以羸陽饒陰乏之義也故必端必平無不愼之謂嚴  
非其峻急之謂也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  
寢廟命百官始收歛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官

室圯垣墻補城郭蓋向藏矣是月也母以封諸侯立  
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達收歛之令也孟秋  
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  
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  
寒熱不節民多癘疾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  
甯觴中辰則伏律中南呂於十二子爲酉酉言萬物  
留執於酉也盲風至盲風疾風也鴻鴈來玄鳥歸羣  
鳥養羞養羞羞所養也蓄之以御冬小正正鳥羞白  
鳥剝瓜玄校剝栗栗校玄黑色是月也養衰老授  
几杖行糜粥飲食振衰陽之道也乃命司服具飾衣

案文續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時物成可度故理陰功也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天刑夫則過之違天也傳曰違天不祥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膳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教美報之道也天子乃儺以達秋氣秋氣陰氣也篇師夜擊土鼓飲豳頌以迎寒迎陰也迎寒暑成歲功陰陽仁義之統也是月也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實窖脩囷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

由史下編 兩卷之四

多積聚孟秋令之此申趣之務及時也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重穀也傳曰麥金旺而

生火旺而死可憐種待五穀之乏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坯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數者王事之平而易折閱故春秋謹平焉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

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律中無射於十二子為戌戌萬物盡滅息曰戌也鴻雁來賓小正曰遊鴻雁言南賓留連也陟玄鳥禮重玄鳥來降去陟必記重之也熊羆貉鼯鼯則穴爵入大水為蛤陽伏已鞠有黃華小正曰榮鞠豺乃祭獸戮禽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謹收令也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飾然後制國用宰制用必於歲杪也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民息已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書曰厥民隩詩曰曰惟改歲入此室處是也上可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饗嘗美報也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朝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五穀皆入制用也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旗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稽朴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順時畋習兵也是月也草木黃客乃伐薪為炭為寒備也蟄蟲咸俯在內皆墮其戶以

由史下編 兩卷之四

時饗也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常供養之  
不宜者是月也天子乃以大嘗稻先薦寢廟是月也  
火伏入火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  
孰噫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上地分裂行春  
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孟冬之月日在  
尾昏危中南門見旦七星中織女正北向則旦其日  
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鐘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於十母爲壬  
癸壬者任也陽氣任養物於下也癸者揆也言萬物  
成可揆度也於十二子爲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  
下故該也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  
黑鳥浴黑鳥也飛乍高乍下曰浴時有養夜詩曰  
夏之日冬之夜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太寢季右个色  
尚黑乘玄路駕鐵騶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  
蕡其器閼以菴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  
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  
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當  
死事恤孤寡迎氣反必賞罰不亟疾也獨所當異施  
以奉時是月也命司徒祀司民祀之日司徒登萬民  
之版獻之王至拜受之登于天府重民也命太史

龜策占兆審卦吉凶是察盡鬼謀也卦兆吉凶之總  
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唯阿黨能令平者被正者偏  
反故疾之也是月也天子始裘小正於季秋獻裘此  
御之也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  
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  
歛圯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  
要塞謹關梁塞蹊徑總之爲固藏易王公設險著之  
坎坎水德也北方之卦也飾器紀辨衣裳審棺槨之  
厚薄塗丘壘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除  
極而慎器紀飭死也是月也命工師勅功陳祭器按  
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勅工  
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考工成  
之道也陽盛戒蕩陽盛戒淫天之道也是月也大飲  
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  
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因蜡而屬民飲酒也天子  
命司馬敎大閱前期羣吏敎衆庶脩戰法田之日各  
以其旗物鼓鐸錫鐃率而至誅後至者乃命將帥戮  
武遂以序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乃致禽饁獸于郊入  
獻禽以享烝是月也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  
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爲天子取怨於下若此者行

罪無赦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  
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  
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仲冬之月日在斗  
昏東壁中且軫中律中黃鍾於十二子為子子者滋  
也言萬物滋於下也冰益壯地始圻鶡旦不鳴虎始  
交王狩陳筋革飭死事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  
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  
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  
月暢言克也於易曰勞卦勞而息休養內克也是月  
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雖  
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茲內也慎防至矣乃命大酋  
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  
火齊必得兼用六物毋有差貸冬宜釀元祀用酒盛  
祀也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水德盛  
祀之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  
者取之不詰戒慢藏傷令山林數澤有能取蔬食田  
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物成  
可材舉與民同利坊尊年也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  
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  
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易曰先王以至日

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言慎微也芸始生荔挺出  
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淮南子曰麋澤獸性迷惑陰  
故應陽生而角解鹿山獸陽故感陰生而角解也日  
短至則伐木取竹箭陰沍凝可材也是月也可以罷  
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閉築園固此以  
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其國乃旱氛霧冥冥  
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爪狐不成國有大兵  
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疢癘季冬之月  
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律中大呂於十二子為丑  
丑者紐也言陽氣未達萬物厄紐而不出也鴈北鄉  
鵲始巢雉始雊雞乳小正鳴弋金注曰當作鷀玄駒貴傳曰蝗  
也貴謂走於地中納卵蘆納之為藥備也命有司大  
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攘陰氣使畢出不留行征  
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歲功  
成大美報也是月也命漁師始漁人子親往乃嘗魚  
先薦寢廟魚冬而肥美故御嘗而薦之冰方盛水澤  
腹堅命取水黑牲秬黍以享司寒乃藏冰藏待出用  
調燮也命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  
器終始于田功命樂師大合吹而罷疏曰合族人太  
寢作樂以綴恩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

祀之薪燎爲祀事備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母有所使以歲終息民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所宜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之饗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神爲來歲豫事者具矣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台天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故正天政今天令也政令具而王治從可出矣陽德

生養台無傷生道也陽德長宣達疏暢長道也陰德肅密理擎欽肅道也陰德藏慎固無洩藏道也內經言之曰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晏卧早起廣步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春長者少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茂夜卧早起無厭於日使志無怒華英成秀使天氣得泄畢出畢達繼長增高此夏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心養收者少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始肅地氣以明早卧早起與鷄俱興使志安寂形肅而端收歛而寧此

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奉藏者少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圻無擾乎陽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蓋藏畜聚務內懷德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奉生者少天明則日月不明故聖人後天奉時以用晦而明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故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與萬物消息發歛而常守乎平三公論道以時變理六卿分職以時寅亮出則育神入則復命千變萬化而不離乎出入之門故能從八風之順守二極之中而適八候之平帝出乎震震東方也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衆物盡出也齊乎巽巽東南維也爲清明風吹萬物而明也相見乎離離爲南方曰景景言陽氣竟也致役乎坤坤者地也地氣盛西南維而涼風者沈奪萬物之氣也說言乎兌兌正西也爲闔闔風闔倡也言陽氣道萬物而闔之黃泉也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不周風主辟生氣而東之勞乎坎坎水也北方之卦也爲廣莫風陽在下陰莫陽廣大也艮東北之卦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爲條風言條治萬物而出之也天子重三微之月故日長短至而令嚴月窮次月窮紀而令嚴三朝之旦

王者重焉而令嚴最季夏之令尋夏地統之衡也  
大德曰生土爰稼穡故農生德之本於歲功終始  
嗚呼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慎欽抑以  
若其今於主事其庶矣乎

董子曰夫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  
故北方之中內產陽而物始動於下南方之中內萌  
陰而養始美於上動於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  
中春是也養於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  
也東方和北方之所起而西方和南方之所養起之  
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

生於和成必和始於中止必中也中者天下之所始  
終也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  
至於中中和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  
陽氣起於北至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陰氣起於  
南至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陽不盛不合終歲再合  
此天地冬夏之所以爲節也夫陰陽之合皆在日至  
之後爲寒則凝冰裂地爲熱則焦沙爛石氣之精至  
于是故能出入無形而物莫不應天地之生至於東  
方之中而所生太成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  
歲四起業而必止於中中之所屬而必就之和故和

者天地之正也陰陽之平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必  
歸之於和而所爲有功雖有不中必止之於中而所  
爲不過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  
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  
道不同盛而皆止於中中者天地之大極也日月之  
所至而却也故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節者  
天之制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  
道而莫美於中和聖人內居其至以立中嗜慾不滑  
神凝于一以守中外處其平以達和動靜應候喜怒  
度理以導和見端而知本精之至也得一而應萬類

史記下編

卷之四

二八

之至也政以此行令以此宣故冬無愆陽夏無伏陰  
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霜電厲疾不降  
民不夭札此先王之所以若天也天道以陰爲權以  
陽爲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  
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春愛志也夏樂  
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  
時之則也喜怒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  
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無春氣  
何以博愛而容衆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  
夏氣何以威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

以暖而春生有天喜志也以清而秋殺戮天怒志也以疏陽而夏養長天樂志也以激陰而冬閉藏天哀志也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秋夏冬之氣類之謂也此可以見德刑之用矣是故陰陽之行各六月遠近同度而所在異處出陽為煖以生之出陰為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栗也不能有熟歲之精也知天而不省薰與栗孰多者用必與天戾力雖勞不成是故自正月至于十月而天之功畢計是間陰陽各居幾何薰與栗其用孰多距物之初生至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陽者歲之主

出史下編 卷之四  
也德者君之宗也陰者陽之助也刑者德之輔也從中春以至於秋氣溫柔而調乃季秋九月陰始多於陽於是而出溼下霜而物固已皆成矣故九者究也天地之功究於是月也十月而悉畢陰乃大出故天之成功少陰與而太陰不與霜加物而雪加空者重地而已不遺物也此非親陽而疏陰任德而違刑之明效與天之志常置陰空處稍取之以為助而非所用也天下之昆蟲隨陽而出入天下之草木隨陽而生落天下之人民隨陽而興事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幼者居陽之所少老者居陽之所老貴者居

陽之所盛賤者當陽之所棄人主南面以陽為位也王正改紀以陽為節也禮之尚右非尚陰也敬者陽而尊成功天之時有大經聖人承之以治春脩仁而求善秋脩義而求惡冬脩刑而改清夏脩德而敦重以順天地體陰陽類之至也然而求善之時見大恩而不釋求惡之時見大善亦立舉之效天當生之時有殺而殺之時有生也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常漸於人若水之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不可見耳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處是澹澹之中氣化之淖非直水也而以衆動之無已時是以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常相殺而不治世治則奉時而民和民和則志平志平則氣正於是乎天地之化精萬物之美利興焉世亂則違時而民乖民乖則志僻志僻則氣逆於是乎天地之化傷而萬物之災害起矣治則以正氣殺天地之化亂則以邪氣殺天地之化同者相益異者相損必然之數也天下之物乘以其泰而生厭於所勝而死四時之變是已故冬之水氣東加春而生乘其泰也春之生氣西直金而死厭於勝也春之所生不得過秋冬之所生不得過夏天之數也故四時同氣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故冬水氣也

薺味甘乘於水而美者甘勝寒也夏火氣也芬味苦乘於火而成者苦勝暑也天無言意以物示故物與羣物不同時而生死者必深察之是天之所以告人也故薺以冬美而芬以夏成薺成告之甘芬成告之苦君子察物成而謹告戒故春襲和陽夏居密陰秋避殺風冬避重潔就其和也怒則反中而自說以平喜則反中而自攝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春秋雜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是謂得天地泰聖人所以自漸於天地之道也

函史下編卷之四

函史下編卷之五

肝郡鄧元錫纂

歷考數

南豐後學曾懋辭校

歷數之起尚矣自黃帝創受河圖始設靈臺立天地神祇物類之官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造算數容成總六術以考定氣運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司天氣者六期為備終地紀者五歲為周五六合者三十歲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為一周於是因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欽以作調歷而是歲也一月朔旦日南至而得寶鼎焉乃迎日推策辰從顓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人其後二官咸廢厥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首欽天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命羲仲宅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殷仲春為春官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未星火正仲夏為夏官命和仲宅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殷仲秋為秋官命和叔宅幽都平在朔易敬致日短生昴正仲冬為冬官其命官之辭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

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而萬世敬天授時之統紀  
在焉年耆禪庶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  
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嗣是夏有昆吾殷有  
巫咸周則史佚皆能宣明其事周官大司徒以土圭  
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本治曆之事占天而  
主日太史氏尸之以正歲年敘事焉馮相氏掌十有  
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  
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  
序以世掌天文之常曆天行歲歷一辰十有二歲而  
一周月於日會亦月歷一辰十有二月而一周辰則

日月相會之次也辰十有曰二玄枵曰娵訾曰降婁  
曰大梁曰實沈曰鶉首曰鶉火曰鶉尾曰壽星曰大  
火曰析木曰星紀而二十有八星之位則日月所宿  
躔舍焉故歷者歷也歷日月星辰之歷次而正其經  
紀者也故曰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協三辰以  
和萬國至乎寒暑晦明陽陰生殺之數啓閉升降之  
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躔次而無淫流故能該浹生  
靈範圍大化極天人會和之盛周禮既衰史不記時  
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侯或在夷狄其  
機祥廢而不統魯哀公十年以建申之月爲建亥而

而怪蟄蟲之不伏仲尼歎之曰火猶西流司曆者之過也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蓋傷之也當是時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臯魏有石申皆掌著於天文圖驗之事而甘石書迄于今宗之至于戰國並騫於強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斯念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述消息之分以顯諸侯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而自以爲獲水德之瑞正以十月色尚黑也豈不繆哉漢興方綱紀大基正朔服色襲秦而莫之能改是時北平侯張敖主顓頊曆用之而晦朔月見弦望滿虧未能睹其與至武帝元封元年漢興百有二載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下御史御史大夫寬與博士賜等議皆言古帝王創業改制前後不相後所以明受命於天也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以二代在前可推明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定明制爲萬世法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

姓等奏不能爲算願募治算者造密度乃選治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侯宜君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乃分東而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晦朔分至躔離作望乃以前曆太初四千六百一十有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仲冬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大歲在子得初本星度於是都分天部閎運算其法以律爲宗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中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之所從出也故黃

鍾紀元氣之謂律律者法也物莫不取法焉蓋以律轉歷也與鄧平所治同於是察觀星度日月之行以推算如閎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籍半日名陽歷先朔月生不籍名陰曆朔而後月生而以陽曆朝諸侯王羣臣便議上上使校律曆官淳于陵渠覆校之陵渠言太初曆晦朔弦望最密而冬至之夕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詔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曆罷廢充疎述者十七家遂下詔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其後元鳳三年太史丞張壽王言更曆非是詔使者鮮于妄人治歷大中

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條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于上林清臺課諸曆疏密十一家盡六年而壽王課最疏遠太初歷第一郎墨徐萬且長安徐禹治太初歷亦第一蓋自太初起歷盡元鳳六年三十有六歲而是非堅定至孝成之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曆及譜之以說春秋推法密要其書曰夫易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動作禮誼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春秋列十二公二百四十年之事

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禮舉其中樂取其和曆數以閏正天地之中而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典曆始曰元傳曰元者善之長也三統之元氣施育萬物天地之大德也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十一三之以爲實孟康曰辰有十二其三爲萬物是以餘九辰得三氣乃能施化故每辰以三統之數積乘之是謂九三之法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以子數一乘得三萬七千一百四十三實如法得一周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三黃鐘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六之以九得爲法

林鐘孟康曰以六乘黃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  
天兩地之法也孟康曰三三而六上生六而倍之下生  
六而損之皆以九為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  
也孟康曰異類為子母謂黃鍾生林鐘律娶妻而呂生  
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  
而十日行矣孟康曰謂東方甲乙南方丙丁天有六  
氣陰陽風降生五味五者天地之中合而  
民之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孟康曰六  
甲寅無子故有五子一而天地之道畢終而復始太極者中  
央元氣也為黃鍾其實一倫以其長自乘為八十一

為日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繇出也春秋元  
以統始易太極之極也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  
春月必書王易三極之統也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  
易四象之節也時月建分至啓閉之候易八卦之位  
也朝聘會盟象事成敗吉凶大業之効也故易與春  
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  
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  
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為十成五體以五乘  
十大衍之數也道居一而不用其餘四十有九所用  
也故著之為數兩之以象兩參之以象三四之以象

四時歸奇象閏十九孟康曰歲有閏分七分皆十九  
及所據一加之因以再枋兩之劉向曰奇音奇宜反  
四四之得一千一百七十六象因所據一加之是為  
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  
會交是以能生吉凶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  
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終九地終十并終數為  
四十有九易窮則變為閏法參天九兩地十為會數  
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為朔望之會以會數乘  
之周於朔旦冬至為會月孟康曰會月者月  
九會而後元孟康曰會月者月黃鍾初九之

數也經於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啓閉也  
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  
其月而中必在正數之日故聖王重閏也以五位乘  
會數而朔旦得冬至是為章月四分月法以其一乘  
章月是為中法參閏法為周至以乘月法以減中法  
而約之則六枋之餘為一月之閏月其餘七分此中  
月相求之術也朔不得中為閏言陰陽雖交不得中  
則不生故日法乘閏法是為統歲三統為元歲元歲  
之閏陰陽災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  
十四陰九孟康曰易傳歲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也

若余分爲閏也易又有九六七八百六與三百十次  
四百八十陽九如淳曰六八四十八爲四百八十歲四百八十  
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  
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  
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春  
秋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  
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  
以爲民日南至於牽牛之初斗端之綱連貫營室  
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  
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  
斗建下爲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制禮上物不  
過十二天之大數也三統合於一元而三代各據一  
統三統常合而迭爲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  
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日萌  
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  
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  
而青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人生自寅成於  
申故歷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  
季迭用事爲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序  
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

易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乎變遂成天地之文極  
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  
三統五行於下而皇極建三德五事於中故三辰之  
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  
五星之合於五行也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  
於太白木合於辰星土合於填星故歷三辰五星相  
經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  
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乘乾坤之  
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成故九六之變登降  
於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八變而成  
卦四營成易爲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  
參之得乾之策以陽九九之爲六百四十八兩之得  
坤之策以陰六六之爲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百陰  
陽各一卦之微筭策也八之爲八千六百四十而八  
卦小成引而伸之又八之爲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再  
之爲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爲大成五星會終觸類  
而長之以乘章歲爲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  
而與日月會三會爲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  
而與三統會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  
復於太極上元九章歲而六之爲法太極上元爲實

實如法得一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太初歷施行百十年而曆稍後天朔乃或在月晦永平中詔歷官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舊曆楊舉諱張望而盛等所中多舛六事四分之術頗行至元和而太初失天蓋建章帝詔改行四分曆以九道法候弦望無差而以庚申為元其後宣誦邊韶馬光等言曆元互異而議即虞恭等以為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而後曆可從正也四分曆中紀之元與天相應不可後尚君更三聖其元則上紀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故便而蔡

邕亦以為太初曆行百八十九歲而章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行度密於太初是新元效於今日也不宜改於是四分行如故當是時儒者繇况郎顗張衡蔡邕之倫並能參互天文而衡為太史令作渾天儀者靈憲以測天行又作候風地動儀以測地動變自有載籍而來未有也其志曰天之動也一晝夜而運過一週星從天而西日遠天而東日所行與天運周在天成度在歷成日居以列宿終於四七度以甲乙終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二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

以逮及舒光盡體後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辰移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是謂冬至日短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部部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部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變化萬殊羣胎無方莫不

系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營于外璇衡追日以察發欽光道生焉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衝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也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逮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違違而後逮逮與日競競又先日速遲順逆展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對而伸之觸而長之探賾索隱鈎深致遠無幽辟潛伏

而不以其精者也夫然故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永光中正月十六日月有食而四分歷推以爲在二月疎闕於是會稽東部尉劉洪悟以爲四分疎闕者以斗分太多乃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一百四十有五爲斗分以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追月及五星之行推閏月推弦望沒推合朔之度推卦用事推五行用事推加時漏刻皆依易立數名乾象曆蓋始悟月行有遲速以日行課其疎密而日月黃道赤道表裏之度益精大儒鄭玄受之以爲窮幽極微加注釋焉自是代有脩改皆時有測悟

西漢之五

十二

酌倣之而所由無常三國時蜀仍漢四分異用乾象魏黃初本乾象法名景初晉因之名泰始曆皆小益斗分求加之以爲名而太元中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曆悟以爲古曆斗分強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細不可進於古景初近之而日之所在猶差四度蓋日所之度難知漢世惟驗諸昏明中星爲法已闕於是即月食度分以其衡知日度所在而躔次乃得其正然終晉之世惟獨用泰始曆而三紀甲子曆與李脩上顯所造乾度曆皆不果施行宋元嘉中前歷合朔不在朔月食不在望宋何承天悟以爲朔望弦贏縮

不辨知也於是即朔弦望皆定大小餘正朔望之日更測中星知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舊曆在斗十七度今測景所驗乃當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新立法冬至徙而上三日五時日視舊移四度以定氣至名元嘉曆自宋迄齊循用之不改然當其時祖冲之世天官覺其失考古法爲甲子元曆未上梁天監中冲之子散騎常侍祖暅上之具言先臣在晉仰尋十二代曆曆元不同斗分疏密隨異當代用之各垂一法而不能相通曆之家異權度即輕重長短不得不隨異也夫斗分者日月初躔星辰之紀也日月合朔於

通史下編

卷之四

十三

此而一陽始萬物潛萌此此律曆之所起也故命曰星紀曉曜度及魯曆南方有狼狐而無東井北方有建星而無南斗者以周天二十八宿惟斗并二宿爲度最多故月令昏旦中獨即孤建星以爲的而斗分難詳今以元嘉曆測冬至斗分日月所在覺差三度而二至晷影差幾一日諸五星伏見尤舛詎太史以脗所上歷與舊歷對課疏密冲之歷皆密而大明歷遂行亦曰甲子曆善乎杜征南預作春秋長曆推言之也其言曰夫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以其象動者也新故相涉固不容無毫末之差積久而差遂失

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亦其理也易於革繁之曰君子以治曆明時革之言更也言當隨時更革順天以求合而不當為合以驗天至哉言乎則知造歷之初人矜其智自詡精眇更相疵詆以為名高何言之頗也其在此元魏至隋歷凡數變行之數十年輒差至齊宋景業援圖識作天造曆逆以為文宣受命之符道士張賓稱曆數有代謝之徵逢隋祖造已已元曆則其舛無惑也是時劉孝孫劉焯條駁賓歷訛謬者六事忤上意見絀久乃召用而張胄玄所造大業曆乃行唐終始二百九十餘年而曆凡八改武德初傅仁均所造曰戊寅元歷行之盡一年而月食比不效乃詔崔善為祖孝孫等考定之至高宗時而疎太史令李淳風作麟德歷以試其法損益中晷術以考日為木渾圖以測黃道當時以為密詔與太史令瞿曇羅所上經緯歷參行至開元中日月蝕復比不效於是詔僧一行作新曆蓋自太初至麟德凡二十有三家矣而一行所為曆其倚數立法皆本易大衍而立術以應之蓋以易轉歷也盡七年較經史所書氣朔日行宿度可考者皆合而歷成其本議曰易大傳稱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

十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故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故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故合二中以通律曆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參伍相周究於六十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自五以降為五行之生數自六以往為五材之成數錯而乘之以生數衍成位一六而退極五十而增極以一六為爻位之統始於初成五十為大衍之母中五衍母成數乘生數其第六百為天中之積生數乘成數其算亦六百為地中之積合千有二百以五十約之則四象周六爻也以二十四約之則太極包四十九用也綜成數約中積皆十五綜生數約中積皆四十兼而為天地之數以五位取之則復得二中之合也著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故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此大衍所以為天地之樞如環無端而為律曆之大紀也夫易象微於三四而章於七八卦有二微策有四象故二微之合在始中之際焉著以七備卦以八周故二章之合在中終之際焉中極居五六之間由闢闔之交而在章微之際則人神之極也天地中積千有二百操之以四為爻

率三百以十位乘之而二章之積三千以五材乘八  
象為二微之積四十兼章微之積則氣朔之分母也  
以三極參之倍六位除之凡七百六十是謂辰法而  
齊於代軌以十位乘之倍大衍除之凡三百有四是  
謂刻法而齊于德運半氣朔之母千五百二十得天  
地出符之數因而三之凡四千五百六十當七精運  
初之會也易始於三微而生一象四象成而後八卦  
章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一剛二  
柔少陽之象一柔二剛少陰之象少陽之剛有始有  
壯有究少陰之柔有始有壯有究兼三才而兩之神  
明動乎其中故四十有九之象而大業之用周矣  
之德圓故紀之以三而變於七象之德方故紀之以  
四而變于八人在天地中閏盈虛之變則閏餘之劫  
而氣朔之所虛也以終合通大衍之母虧其地十九  
九四十為通用數終合除之得中率四十九餘十九  
分之九終歲之弦而斗分復初之朔也夫十九分之  
九盈九而虛十地於終極之際虧十而從天所以遠  
疑陽之戰也乾盈九隱乎龍戰之中故不見其首坤  
虛十以導潛龍之氣故不見其成周日之朔分周歲  
之閏分與一章之弦一節之月皆合於九百四十蓋

取諸中率也一策之分十九而章法生一揲之分七  
十六而節法生一節之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七以  
通數約之九二十九日餘四百九十九而日月相及  
於朔此六爻之紀也以卦當歲以及當月以策當日  
凡三十二歲而小終二百八十五小終於是與卦運  
大終二百八十五之數合則參伍二終之合也策以  
紀日象以紀月故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為日度之準  
乾坤之用四十九象為月弦之檢日之一度不盈全  
策月之一弦不盈全用故策餘萬五千九百四十三  
則十有二中所盈也用差萬七千一百二十四則十  
有二朔所虛也綜盈虛之數五歲而再閏中節相距  
皆當三五弦望相距皆當二七升降之應發歛之候  
皆紀之以策而從日者也表裏之行朧朧之變皆紀  
之以用而從月者也積算曰演紀日法曰通法月氣  
實周天曰實餘分曰虛分氣策曰三元一元之策  
則天一巡行也月策曰四象一象之策則朔弦望相  
距也五竹用事曰發候候東曰天中卦策曰地日行  
中半卦曰貞悔旬周曰爻數小分母曰象統曰日行  
曰曜其差曰盈縮積盈縮曰先後月行曰離其遠近  
馴屈行不中道進退遲速不率其常過中則為速不  
及中則為遲積遲謂之屈積速謂之伸陽執中以出  
今故曰先後陰含章以聽命故曰屈伸日不及中則

損之過則益之月不及中則益之過則損之事畢之用勝而及中之志同觀景之進退知軌道之升降軌與景名舛而義合矣中晷長短謂之陟降景長則夜短景短則夜長積其陟降謂之消息遞交曰交會交而周曰交終交終不及朔謂之朔差交中不及望謂之望差日道表曰陽曆裏曰陰曆五星見伏周謂之終率以分從日謂之終日其差為進退則水漏之所從也其中氣議以為曆氣始於冬至無所取之取諸晷景也二分為東西之中二至為南北之極而晷景進退有不至者乃日行盈縮使然不可強而叶

陽曆二編

內卷之五

八

也蓋曆術在於常數而不在於變行既叶中行之率則可以兩齊先後之變今曲就其變而少者失三多者失五是捨常數而從變行也必不合矣其合朔識言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蝕也春秋所書日食參左傳所記注其下繫以列國之事蓋列國之赴告也列國赴告不一則其曆有不可以一術齊者矣故合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在晦日若二日則原于定朔以得之列國曆殊則稽六家之術以知之此四者治曆之大端也長曆其日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以求合此

甚謬也新曆本春秋日食古史交會加時及史官候簿所詳稽其進退之中以立常率然後以日躔月離先後屈伸之變而損益之故經朔與躔離三者迭相為經若權衡相持而千五百年之間朔必在望望必在夜其加時又合則三術之交各當其正若乾度盈虛與時消息告譴於經數之表變常於潛遞之中則雖聖人然且不曾非曆之所能及矣其十二卦議本孟氏章句孟氏者易師孟喜也其法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為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乃復

陽曆二編

內卷之五

十九

初坎震離兌於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微陽動於下升而未達極於二月而凝涸之氣消坎運終焉春分出於震始據萬物之元為主於內羣陰化而從之極于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功究焉離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於地下積而未章至于八月而文明之質衰離運終焉仲秋陰形于兌始循萬物之末為主於內羣陽降而承之極於北正而天澤之施窮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靜始於坎陽九之動始於震陰八之靜始於離陰六之動始於兌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

應傳其日度議言古曆日有常度周天爲歲終故繫星度于節氣其說似是而非故久如益差虞喜覺之使天爲天歲爲歲乃立差以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皇極以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蓋近之然而未盡合也大都古曆分率簡易歲久輒差達曆數者隨時遷革以合其變故三代之興皆揆測天行考正星次爲一代之制正朔既革而服色從之及繼體守文時人代嗣則謹循先王舊制而審行焉固其理也春秋谷蠡而郊龍見而雩以歲差推之周曆立夏日在甯觚二度昏角一度中則龍見當在建巳之初至春秋時已潛退五度猶在建辰之月據麟德曆以小滿後十三日而雩則龍角過中不時矣故唐禮當以建巳初農祥始見而雩傳曰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至而裁日至而畢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口水星昏正可以興板榦故祖冲之以定之方中直管室八度爲得時也據麟德曆立冬後二十五日火見大雪後營室乃中其時陽氣靜復而以之繕城隍治宮室是謂發天地之房所失多矣則唐制宜以玄枵中天興土功又

其日蝕議言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減日君道也無朏魄之變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而浸遠遠極又徙而近交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集言輯也日月真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于位以常其明陰含章示冲以隱其形是輯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于君陽斯食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臣于君陽爲之食矣且十月之交於曆當蝕而詩人悼之何也以焉古太平之世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其分月或彗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而不食或在陽曆陽盛陰微而不食此四者皆德教休明之所由生也故近古大儒劉歆賈逵之倫詎不知四序分同道至相過則必有食哉以日蝕非常故闕而不論也黃初已來治曆者始以密率而課夫日蝕之疎密是專於曆紀者也使日食而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課曆數之疎密使日食而皆可以常數求亦何以占政教之休咎哉故必稽古史虧蝕深淺加時朏朒數協者反覆求之由曆數之中以參辰象之變觀辰象之變以求曆數之中類其所同而中可知矣辨其所異而變可知矣其循度則合于

曆失行則合于占占道順成常執中以追變曆道逆數常執中以俟變天道如示諸掌矣且日月交會大小固自若也而月在日下人於中斜射而望之令中國食既則南方戴日之下所虧纔半外此反觀又交而不蝕故當步九服日晷以定蝕分諸晨昏漏刻與地偕變則宇宙雖廣可一術以齊之矣其五星議言日月所以著尊卑不易之象五星所以示政教從時之義也故日月之失行也常微而少五星失行也常著而多其五星留逆伏見之效表裏盈縮之行皆係之於時而象之於政者也政小失則小變大失則大

曆史下編 卷之五

變事微而象微事章而象章所以示吉凶之象也而又時有變行改其常度與人事相為俯仰而神理從效焉不然則皇天何以陰陽下民而警悟乎世主哉近代算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觀五星失行則皆謂之曆舛雖七曜循軌或猶以謂天災是以數象相質而兩畏其實也故較曆必稽古今注記入氣均而行度曆上下相距反覆相求以初為常而以其獨異於常者為占凡二星相近多為之失行三星以上失度彌甚天竺曆以為五曜之精皆有所好惡遇所好之星則趨之趨之行疾捨之行遲凡皆精氣相感故五

星各立歲差以究五精之運而周二十八舍之變曆成而一行卒詔特進張說與曆官陳玄景等次為曆術七篇畧例一篇歷議十篇上之頒于有司時善為算者瞿曇謨恣不得與與玄景等言大衍獨術天竺九執歷而其法未盡太子右司禦南宮說亦非之詔侍御史李嶠合日官於靈臺課候大衍十得七八麟德纔三四九執一二而是非堅定肅宗時用山人韓穎言更歷節增二日為至德歷而不與天合寶應元年臺官郭獻之等更歷曰五紀考五星進退偶合詔頒用迄建中又變曰正元元和又變曰觀象自是嗣

曆史下編 卷之五

世續緒必更曆紀然皆因大衍舊術於晷漏交會稍增損之以為名其制法簡易合望密近則宣明為然遂以遵用至昭宗時少詹事邊岡與日官更造崇玄曆岡巧算能馳驟反復於乘除之變而簡捷超徑非復本初意矣夫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日月星辰有象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一有一無出入升降遲疾而不相為謀其久而不能無差者勢使然也故為曆者始未嘗不精密於法而後稍疎謬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叶於天行固其理哉至一行密矣行昌樂人鄭公孫公謹之孫博覽經史武三思忌其名請結交逃匿隱於僧智楚魯玄宗初書強起之訪以

安國樞天之造言切直無隱受詔與率府兵曹張  
璠造渾天儀鑄銅為圓天之象中具列宿赤道及  
天之度數注水激外輪令其自轉外輪以日  
月與同運天西旋一晝夜過一周而日東行亦過  
而日月適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過一周於儀  
正合置木擺為地平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  
準立木人二於地平上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能自按  
鼓擊之其一前置鐘以候辰每歷一辰能自按鐘撞  
之皆於樞中各施輪軸鈞鍵以相持而然置武  
成殿前示百官奪天巧至於此然銅儀久乃漸遠不  
能適合久亦不能復造也其黃道游儀以古尺四分  
為一度旋樞雙環其表丈四尺六寸一分堅八分厚  
三分直徑四尺五寸九分古所謂旋儀也南北斜兩  
極上下直徑合三十四度表裏畫周天之度其一  
加銀釘釘之使東西運轉如海天之游然中極樞  
至內極首內孔徑大兩度半與旋環徑齊上衡望  
萬長四尺五寸八分廣一寸二分厚一寸孔徑六分  
衡旋於軸中旋運特正用窺七曜及列星之闕伏外  
方內圓孔徑一度有半周曰輪也其陽經復環表  
直徑五尺三寸裏一丈四尺六寸四分廣四寸厚四分  
表裏畫周天度一而加釘亦加之銀釘下出地上半  
隱地下雙間挾樞軸及玉衡望南旋環於中也其陰  
緯單環外內廣厚周徑皆準陽緯與陽經相銜各半  
內外與齊面平上為天丁為地頂周陽環謂之陰緯  
也面上為兩界內外為周天百刻天頂單環表一丈  
七尺三寸豎廣八尺厚三寸直徑五尺四寸四分  
中國人頂之上東西當卯酉之中稍南表北日出  
今與陽經陰緯相固如鳥設之中稍南表北日出  
十六度去黃道十二度去北極五十五度去南極三  
各九分一度而後赤道單環表一丈四尺五寸九分  
橫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五寸八分赤道者當天之  
中二十八宿之位也後魏斛蘭所造因着變規不能  
運動臣今所造轉運隨天仍度穿一穴即知古者秋  
分日在角五度今在軫十三度冬至日在牽牛初  
在斗十度隨穴退交不復差謬係在卯酉之南上去  
天頂三十六度而橫置之黃道單環表一丈五尺四  
寸一分橫入分厚四直徑四尺八寸四分是日之  
所行也故名黃道太陽法降積歲有差月及五星亦

隨日度出入古無其器意斟酌以爲率故陳  
今設此環置赤道內仍附合以爲率故陳  
度而極置兩方東西列周天度數南北列宿刻  
見日知時上列三百六十策與用卦相準凡一  
與赤道相交白道月表一丈五尺一寸五分八  
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五寸六分月行有迂曲遲速與  
日行緩急相反古亦無其器今創置於黃道環內使  
黃道與白道相交出入六十度以測每夜之月宿亦上  
畫周天之度度穿一次廣移交會諸皆用銅鐵爲之  
游儀四柱爲龍以龍象天能與山故以龍象也柱  
在四維崇四尺七寸水槽山崇一尺七寸五分槽長  
六尺九寸崇四尺七寸水槽山崇一尺七寸五分槽長  
有山崇在水平槽之上並銅爲之其所測景視古與  
經宿度較密較然初鴻風造曆定二十四氣中觀與  
祖冲之短長互異未知其孰是及一行作大衍曆認  
太史測天下之器求土中以爲定於是一行上議曰  
周禮大司馬使以上圭之法測土深日景景尺有五  
寸謂之地中中土以爲法測土深日景景尺有五  
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一節五千里也與星辰四萬升  
降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中今在穎川陽城  
宋元嘉中南征林邑以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景  
州距洛水陸九千里蓋山川曲折使然以表考其徑  
與元嘉所測家同而使者還言於交學極緯高二十  
餘里八月未識乃渾天家以爲常不見者也蓋隋所至  
爲見如此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設水準準極  
八尺之表以引度之自滑臺白馬縣至之數凡有  
五十七分自滑臺表南行有九十八里二百七十九  
步得滑臺表南行有九十八里二百七十九步  
十七里二百八十一里得許州扶溝表南行有九十八  
里二百八十一里得許州扶溝表南行有九十八里  
自扶溝又南行六十里至上蔡武津表南行有九十八  
里二百八十一里得許州扶溝表南行有九十八里  
則舊說日千里而差一寸者妄矣今以勾股法測之  
城半徑至日千里而差一寸者妄矣今以勾股法測之  
分半徑至日千里而差一寸者妄矣今以勾股法測之  
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自滑臺表南行有九十八里  
近既異則黃道與景固隨之而變矣又以圖經校安

南曰在天頂北二層四分夏至在南三十三分冬至在北三十三分  
七尺九寸四分夏至在南三十三分冬至在北三十三分  
三九寸四分夏至在南三十三分冬至在北三十三分  
度四分則在歲功五月日主天南二十七分度四分  
極高二十二分南至北至有度四分見不候比至點四  
尺一寸三分南至北至有度四分見不候比至點四  
此其東校其里數已在回統之北而骨利極南之  
猶在其南矣則知吳中常侍王爺本傳傳萬五千  
里所謂以蠶測海者也不知目視不能及遠則微  
者其差不已遂與衡錯譬游於太湖之中廣袤不盈  
百里已見日月朝夕出入於湖中及於大海不知幾  
千萬里猶見日月朝夕出入於其中也今於朝夕之  
際俱時重差而望之必將大小同術無以分矣橫  
如此縱亦宜然原古人所以步主影之意將節宣和  
氣輸和物宜不在於辰次之向徑其所重者節宣和  
意者各信所傳以術天體謂海不可任數而測大參  
所遺算而蓋是述無稽之法於觀聽之所不及焉子  
所高閣而不議者也誠以爲焉天耶則南方之度中  
窄果以爲渾天耶則北方之極度高此又渾蓋家書  
智罕議而未有能通其說者也則王仲任葛洪之  
徒區區於異同之辨亦何益於人倫之數哉今者  
矩圖南自丹穴北至幽都每極移一度雖累其差  
以今日食之多必定晝夜之長短而止天下之計  
皆協其數矣卒謚大憲禪師道七和璞謂人言一  
行其聖人乎漢洛下閭造脂言後入百歲當差一初  
日必有聖人止之今適其期洛下閭之言始合矣  
唐建中時術者曹士爲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  
元以雨水爲歲首號符天曆世易之稱小曆頗行於  
民間曆家不道也五代初曆因唐用崇玄至石晉時  
馬重績本士爲法更造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  
七曜之會而以天寶乙未爲上元雨水爲歲首其法

遂施於朝廷號調元曆行五年輒差不可用而崇玄  
曆復行至周世宗始留意於稽古脩舉廢墜之事詔  
更造歷而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曆數於是以前日步  
月步星步發歛著爲書四篇上之世宗詔頒用曰欽  
天曆節朴曆自成一家言其法總日躔差次爲盈縮  
二層分月離遲疾爲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序之漸  
以審朧胸而正朔望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  
道分黃道八節辨其內外以揆九道使日曜有常度  
月行如循環而二曜以協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  
糾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密測岳臺之中晷辨二至之  
晷更非緒 隱卷之五  
日夜以刻躔離而晷漏精推星行之逆順伏留使舒  
亟有漸而五緯齊史謂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  
取至其所長雖聖人不能廢也宋初承用名應天曆  
而差未幾改乾元曆行之亦又差繼作者曰儀天曰  
崇天曰明天曰奉元曰觀天曰紀元逮靖康丙午百  
六十餘年而曆凡八改南度後有作曰統元曰乾道  
曰淳熙曰會元曰統天曰開禧曰會天曰成天又百  
十年歷亦復八改蓋古歷象主欽天授時觀變知戒  
故謹占察之宋世於交蝕之變不可以常法測者欲  
一以辰刻昭合爲驗不效輒改而所改造者稍增損

以求合已輒不效而徒爲詆訾也元承用金曆歲久  
寢疏世祖欲釐正之命王恂楊恭愨郭守敬領其事  
恂等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願得通天道精曆  
理大臣如許衡者總之歷宜精於是命衡領太史院  
而是時守敬於曆象特精諸歷事受成焉當是時守  
敬言司天莫大於測景古今曆以唐一行所造大衍  
爲稱首則以唐開元間令南宮說行天下測景所歷  
地最廣也今國家一統疆宇比唐尤廣袤宜遣使者  
四往測景成一代之制而測驗莫先於儀表今司天  
儀本宋皇祐中於汴京所造於大都天規環不協比

通史下編

卷之五

二八

量南北極差四度有奇又表石年深欹側難遵用請  
別創儀表相比覆宜可精於是創簡儀仰儀及諸儀  
各臻其精妙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候之  
宿度餘分終未得其用二線測餘分纖微可考作  
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儀儀象形似莫  
適於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欲合也  
實難法當以圓求圓作仰觀儀古有經緯儀相連絡  
而不動作新儀東西運轉南北低昂而七政列舍中  
外官去極度分燦然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  
用爲測驗其致一也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

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闕幾曆法之驗在於  
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  
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諸皆創以意爲之又作仰規  
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未短圖與諸儀互參驗  
而彌精其仰儀銘曰不可體形莫天大也無競維人  
仰釜載也六尺爲深廣自倍也兼深廣倍絜釜兌也  
鑿環爲沼準以概也辨方正位曰子卦也衡縮度中  
平斜再也斜起南極平釜鍬也小大必周入地畫也  
始周浸斷浸極外也極入地深四十太也北九十一  
赤道斷也刻刻五十六時配也衡竿加卦巽坤內也

通史下編

卷之五

二九

以負縮竿木午對也首璇璣板竅納芥也上下懸直  
與鍬會也視日透光何度在也暘谷朝賓夕餞味也  
寒暑發歛驗進退也薄蝕起自鑒生殺也以避赫曦  
奪目害也南北之偏亦以榮也極淺十五林邑界也  
黃道夏高人所載也夏末冬短猶少差也深五十奇  
鐵勒塞也黃道浸平冬晝晦也夏則不沒永短最也  
安渾宣夜所罕蓋也六天之象言殊話也一儀一榜  
孰善倬也以指爲告無煩喙也闇資以明疑者沛也  
智者是之膠者怪也古今巧曆不億輩也非讓不爲  
思不逮也將窮神巧造化愛也其有俊明昭聖代也

泰山礪平河如帶也黃金不磨悠久賴也鬼神訶禁謹勿壞也於是設監候官十四人分道行測景東至高句驪西極滇池南踰朱厓北盡鐵勒凡二十七所而守敬作懸正儀坐正儀今行四方測景者用之仰察疆離近取晷景微入刻抄遠周寰海偏參曆法酌稽中數蓋五年而曆成衡守敬具疏言天體難測古曆家於天往往各有測悟而未備精察今創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較得數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若月離遲速與列舍分度之差自大都校北極出地高下之度四時晝夜刻之長短參古制立新法非假

測悟一本其既常考正者七事創法者五端非敢謂

能然方之前代全踵故曆增損傳會為法者較然易知誠得每歲測驗脩改積三十年庶幾可使如三代

日官世專其職其驗氣法曰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

曆者必就陰陽消息之際為之法而始於候景候景之法不過植表測景以究其氣至之始而已知作能述前法畧備而植表已短尺寸之下所為分秒大少未易分別表長則分寸稍長而晷景虛淡難得其實人於虛景之半或設望甬或置小表或以木為規皆取表端日光下徹圭面然皆其浮陽之數非足準也

今以銅為表高三丈六尺端挾以二龍舉橫梁一由表端下至圭面為四十尺於古八尺之表一寸引伸之為五即毫釐易分而別創景符取實景其制以銅葉傳二寸長加博之二中穿一竅若針芥以方闕為跌其一端設機可開闔欹其一端使斜倚北高南下往來遷就於虛景之中竅達日光如米許隱然見橫梁於其中蓋舊以表端測晷所得者日體浮邊之景今以橫梁取之慎其中景也古地中八尺表景冬至長丈二尺有奇夏至尺有五寸今京師表冬至景長七丈九尺八寸有奇在八尺表為丈五尺九寸六分

夏至景長丈一尺七寸有奇在八尺表為二尺三寸

四分雖晷景長短以時地頗異而景長為南至短為北至其揆一也至日氣正則一歲氣節從正矣而氣至時刻攷求不易劉宋祖冲之嘗取至前後二十三



元合 咸平三年庚子歲十一月辛卯日五十三刻  
 冬至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二百八十一年餘天曆  
 推之得庚申冬至後授時曆上考咸平庚子歲得辛  
 卯冬至與儀天合 崇寧四年乙酉歲十一月辛丑  
 日六十二刻冬至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一百七  
 十五年紀曆推之時日木日冬至後授時一百七  
 十五歲曆推之時日金大定十九年己亥歲十一月  
 合先二刻冬至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一百一十  
 六十四歲曆推之時日未冬至後授時一十九刻授  
 大明曆推之時日未冬至後授時一十九刻授時曆  
 上考大定己亥歲己未冬至與大明曆合先九刻大  
 明冬至蓋測驗未密故也 慶元四年戊午歲十一  
 月辛丑日一十刻冬至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一  
 百一十二年庚辰歲推之時日未冬至後授時一  
 時曆上考慶元戊午歲得 其日躔法曰列宿麗天為  
 已而日冬至與統天合 其日躔法曰列宿麗天為  
 舍二十有八為度三百六十五有奇非日躔欲紀之  
 無從也而大明一生列曜俱熄以欲測其躔度也實  
 難法以昏旦夜半中星衡考其所距從考其所當為  
 近然杪刻一差則所距所當不容無舛晉姜岌首以  
 月食衝檢知日度所在紀元曆後以太白誌其相距  
 遠近於昏後明前驗之密矣今法用至元丁丑四月  
 癸酉望月食推求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  
 九度有奇仍自其年正月至己卯歲終三年之間日  
 測太陰所離宿次及歲星大白相距度分定驗參考  
 皆躔箕宿與月食所衝允合比今大明曆所測實差  
 七十六分其日行盈縮法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言  
 日月行度冬夏各不同也古稱日歲一周天而盈縮

損益四序各變前人未之知也北齊張子信積候合  
 蝕始覺日行有入氣差趙道嚴復準晷景長短定日  
 月進退求虧食劉焯立躔度與四序升降而損益未  
 得其真代述用之夫陰陽往來追氣幾消息馴積而  
 移可以晷測非以法求也冬至日行一度強出赤  
 道外二十四度弱自此日軌漸北積八十八日九十  
 一分當春分前三日而交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  
 一分而適平自後其盈日損復行九十三日七十一  
 分而當夏至夏日行一度弱入赤道內二十四  
 度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向之盈分自損而無餘  
 自此日軌漸南積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秋分後三  
 日交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復平自後其  
 縮日損行八十八日九十一分出赤道外二十四度  
 弱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復於冬至向之縮分  
 亦盡損而無餘蓋盈縮均有損益初為益末為損目  
 夏至以及秋分秋分以及冬至日躔自北陸轉而西  
 西而南於盈為益益極而損損至於無餘而縮自冬  
 至以及春分春分以及夏至日躔自南陸轉而東東  
 而北於縮為益益極而損損至於無餘而復盈盈初  
 縮末俱八十八日九十一分而行一象盈縮極差皆

二度四十分實由測晷景而得以算術推考與所測允合其月行遲疾也亦然古曆謂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而不知其遲疾其後稍知月行實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雙角之間然而未審也劉洪作乾象曆精思二十餘年始悟其理列爲差率以該遲退損益之數後之作曆者咸因之今自丁丑來至今日測太陰逐時行度以推其變從黃道入轉極遲疾若平行之度考驗之交蝕於遲疾二層各立初末二限初爲益末爲損疾初遲末其行度率過於平行遲初疾末率不及於平行自入轉初日行十四度半強漸殺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疾初限其積度比平行餘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疾日損又歷七日行十二度微強向之益者盡損而無餘謂之疾末限自是復行遲度又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遲初限其積度比平行不及五度四十二分自此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又歷七日復行十四度半強向之益者亦損而無餘謂之遲末限入轉一周實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四十八分遲疾極差皆五度四十二分舊曆日爲一限皆用二十八限今法定驗得轉分進退時各不同分月十二共三百三十六限半之爲半周限析而四

之爲象限而白道交周之故因可得焉天有九道當二極南北之中橫絡天體以紀宿度者赤道也出入赤道爲日行之軌者黃道也其白道與黃道交貫者月行之所由也古人分八行與黃道而九蓋以其隨交遷徙變動不居故強以其方之色名之其究一也月道出入與日道交值當朔則日爲月所掩而日食當望則月爲日所衝而月食其涉交有遠近則食分有深淺皆可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一周之日也日道距赤道遠爲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出黃道外爲陽入黃道內爲陰陰陽一周分爲象限者四月當黃道爲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爲半交復當黃道爲中交入黃道內六度爲半交是爲四象限限爲七交各行九十一度周歷四象爲一交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秒每一交退天之一度二百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周有奇終而復始正交在春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內十八度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外三十度中交在春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內三十度中交在秋正半交入黃道內

六度在赤道外十八度月道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  
正黃赤道正交宿度東西不及十四分度之二夏至  
在陰曆內冬至在陽曆外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多夏  
至在陽曆外冬至在陰曆內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少  
蓋白道二交有斜有直陰陽二曆有內有外直者密  
而狹斜者疎而闊其差亦從而異今立象置法求之  
差數多者不過三度五十分少者不下二度三十分  
夫曆法疏密驗在交食而推步為難加時有早晚食  
分有深淺推演加時必本於躔離朧朧考求食分必  
本於距交遠近苟入氣盈縮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

史下編

卷之五

三八

合朔不失之先必失之後矣合朔失而欲交食之無  
失不可得也今日羸縮遲速與白道交周之度咸極  
於微眇則合朔正合朔正則加時無早晚加時無早  
晚則食分無強弱以上推詩書以來所虧食無不脗  
合下推將來庶求無弊乎其二十八宿距度自太初  
曆來代損益不同皆以意牽合未嘗實測其數今新  
儀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中為直距以兩  
線代管窺距度餘分得實測無牽就其目出入晝夜  
刻舊曆據汴為準於大都不同今以大都北極出地  
高下黃道出入外內度立法推每日日出入晝夜刻

得夏至極長出寅正二刻入戌初二刻冬至極短日  
出辰初二刻入申正二刻以為常諸推步之式與見  
成之數皆比次篇類整齊分秒為成書皆視古加密  
而去諸曆積算年月日為法之傳會者一本諸天道  
之自然以為曆法之作凡以步日月之躔離候氣朔  
之盈虛而已不揆其端固無以測知天道而與之  
合然不驗之近亦何自知其本順以動而一無所強  
哉昔人立法必推求上古至之日日月合璧五星連  
珠為上元以是為曆之本始千歲之日日至合而  
後曆可從定也諸曆因之以為經制遠大衰序之法

史下編

卷之五

三九

轉相祖述而世代遼邈積數動踰億萬後人厭其布  
筭繁多乃翦截其數增益日法以傳會之因用改憲  
而非久輒差此歷代積年日法所為互異也夫七政  
運行進退自有常度苟原始要終候驗要密使宵旦  
之間象數行度毫忽微秒一不可得遁則近可驗遠  
約可觀博又何必舍目前簡易之法而求億萬年宏  
闊之術哉今曆以至元辛巳為曆元法一本諸天行  
秒而分分而刻刻而日皆以百為率比之他曆積年  
日法推演附會為合以驗天者庶幾為得其自然云

明興

高皇帝首嚴欽若曆象之典吳元年間括蒼劉基名聘至都禮遇之以爲大史令吳元年基率其屬造戊申大統曆以上洪武初召集天下通知律曆名家者赴京議曆法占天象三年立欽天監設官凡玄象圖書非其職不得習其習業者分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統曆曰回回曆自五官正而下至天文生各專科肄焉五官正理曆法造曆歲造大統曆御覽月令曆六壬遁甲曆御覽天象七政躔度曆上之凡曆註上曆三十事民曆三十二事壬遁曆六十

七事靈臺郎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保章

通鑑下編 卷之五

四十

正專志天文之變辨吉凶之占挈壹正知漏孔壹爲漏浮箭爲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統於監正丞

上與羣臣論天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藉黃麟等以蔡傳右旋之說對

上怒曰是儒家說渠何知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不動日月五星緯也必右旋朕自起兵來與善推步者仰觀今二十有三年矣夜指一宿爲主度太陰所距初幾何盡一夜即漸過而東非右旋而何十七年製觀星盤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書成賜秦晉燕周楚齊六王俾讀焉是歲博士元統

言臣聞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脩改以合天今曆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又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今年遠數盈天數漸差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大統曆曆元而七政之行有遲疾順逆伏見之不齊其與難未易知臣聞磨勘司令王道亨郭伯玉精九數之學願徵令推算以宣昭一代之制書奏

上報可擢統爲監正十八年築欽天監觀星臺於鷄鳴山其回回歷觀星臺因雨花臺之舊樓焉令隔遠毋

通鑑下編

卷之五

四

交通二十年選曉人年壯解書者赴京習天文推步之術而監副李德芳言授時曆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下推將來每百年消一日即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統所造曆改不用消長之法非是統疏爭以爲推步於舊法無爽

上曰二統皆難憑獨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於是欽天監以洪武甲子爲曆元而造曆依授時法推算如初三十年革回回監正統中造已巳曆頒行之而疎尋廢不行學士楊廉言漢興四百年更三造曆唐三百年更七造曆宋三百餘年至十八造曆

本朝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更造而交食一一驗不爽則知許平仲郭守敬所造理數精極古今曆無過之者乃天生傑出之智豫

國家曆數無疆之用也正德中禮部主事鄭善夫以歲中月食者三奉命往觀象臺督監官驗候以爲新舊法互有失得願徵海內究心天文之學及能爲算者使得盡心更元定曆之事其說主算極於秒微以至於半秒難分之所積之無差而後精善乎元儒金履祥之言曰帝典之言天寬而曆常密後世之言天密而曆常疎典命義和於中星互舉辰象於期數繁

臨天下編

四二

舉全日宜若已寬然不知彼治其要而隨時占候以爲固有司之事無所用數數爲也後世日不足而爲度度不足而爲分爲秒分秒益碎積算愈難而卒又未嘗不差則何益矣語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量之至丈必差況天行無方體而欲以數盡窮之乎誠窮之亦何益於脩省之實矣嘉靖初光祿少管監事華湘言天子奉順陰陽治曆明時蓋時以作事以厚生而世從治也時苟不明將晦朔弦望失卿其節分至啓閉乖其期無以該洽生靈而世亂矣夫曆數之興代有作者曷嘗不廣集衆思人無遺智

法無遺巧期於永久不變也哉然不數歲而輒差曆所以差由天周有餘而日周不足也日之差驗於中星堯冬至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躔玄枵之子今冬至昏室中日在箕三度躔析木之寅計去堯三千餘年而差者五十度矣再以赤黃道考之至元辛巳改曆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矣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類與推算迕恭惟

皇上八繼大統之年適與元革命改憲之年合則調元

明史下編

四三

正固固有待於今日也臣伏揆古今善治曆者三家漢太初以鍾律唐大衍以著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景爲近其所因者本也欲正曆而不登臺測景竊以爲皆空言臆見非事實已伏望 許臣暫住 朝參督同中官正周濂及掄選疇人子弟諳曉本業者及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躔月離黃赤二道昏旦中星七政紫氣月孛羅候計都之度視元辛巳所測差次錄聞昔班固作漢志言治曆有不以不擇者三家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算之士臣三者無一晝夜

皇皇罔知所措伏乞 勅禮部延訪有能知曆理如  
楊雄精曆數如邵雍智巧天授如僧一行郭守敬者  
徵赴 京師令詳定歲差成一代之制天下幸甚  
函史曰自孟子以故言性而驗諸千歲之日至曰利  
爲本也蓋主利也後代曆本千歲之日至挾筭布算  
庸考今故失其本已蓋其鑿也帝典命羲和欽若昊  
天曆象日月星辰若之言順也敬而明之曆而象之  
循故主利俾毋失其天常斯大智不鑿哉乃命官曰  
嵎夷曰南交曰西極幽都亦足明古測候盡四表矣  
天主日配以月播五行於四時故春寅寅日秋寅錢  
日冬夏敬致日日南北陸東西行時徙改焉故平秧  
平在爲競競歲宵日中立二分永短極而立二至  
星中以爲紀物以爲候天行贏於日而盈朔行縮於  
日而虛交迕矣則定之以閏乃參相得而辰從歷常  
古如一日也故帝典典也而曆法本諸此善乎張平  
子衡推言之也曰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者  
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  
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大業  
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務焉咨焉以從事受命而  
莫之違也夫能貞而明之者其興也勃焉回而敗之

者其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王之統  
是以聖人寶焉君子勤之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  
頒諸明堂以爲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  
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往詳忌苛禁君子未之  
或知也

函史下編卷之五

國史下編卷之六

災祥考

無錫纂

昔者聖人幽贊神明通天人之統莫大於六經易稱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伏羲氏繼天而王創受河圖而畫八卦開道源禹錫玄圭告功洛書出焉因敘疇爲世大範成啓籙於天皇堯於曆象授時至察矣舜始受終即在璣衡以齊七政蓋硯微於天人之際若景嚮一受終七政之應必亟告饗乎不饗乎恒於斯故面稽衆象馬夫五行金木水火土質產乎地而精見於天播於四時故

國史下編

國史下編

虞建百工曰撫五辰無曠庶官曰亮天工先王克謹天戒人臣克有常憲自古記之矣故有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用勦絕于其命曰恭天罰甘誓作焉義和傲優天紀昏迷天象以干王誅曰將天罰胤征行焉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桀矯誣上天布命于天下降之災彰厥罪假手于商有命則上天孚佑之徵也有商先后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天人合矣惟受淫戲用自絕天毒降災方興沉酗于酒乃罔畏敢行暴虐皇天震

怒式周受命而天瑞嘉轉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水

復於王屋流爲鳥蓋受命之符也周既克殷甫下車王即訪于箕子問焉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陽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彞倫攸敘豈知天知君矣箕子乃奉天命而致之王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陟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彞倫攸敘於鯀則殛死禹乃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彞倫攸敘於是爲具陳天人之大法初一日五行二敬用五事三農用八政四協用五紀五建用皇極六乂用三德七明用稽疑八念用庶徵九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而衍

國史下編

國史下編

庶徵之文於五事類應爲特詳其休徵曰貌曰恭恭作肅時雨若言曰從從作乂時暘若視曰明明作哲時燠若聽曰聰聰作謀時寒若思曰睿睿作聖時風若其咎徵曰不恭曰狂恒雨若不從曰僭恒暘若不哲曰豫恒燠若不聰曰急恒寒若不睿曰蒙恒風若言王躬五事於天五氣一體流通而無間也五氣備有而時敘則惟其常是休德之徵不失其常者也極備極無以爲恒斯謂咎徵失其常矣王省惟歲卿士省月師尹省日省之也者屢省所缺時稽所履以交脩于時中者也故明王在位正五事乂三德脩五紀

齊人政建大中以承天心則歲月日時無易王道得而五穀昌野無遺賢民無天祥及此則日月歲時咸易而五行汨陳百穀不成物失其官又昏不明官失其物俊民用微天祥並作而家用不寧矣周公丁管蔡之不咸為流言辟位而居東作鴉鵒之詩以貽王其第三章曰予手拮据予所將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其四章曰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惟予音哢哢味斯所言憂危至矣故精誠極而上感於天天大雷電以風而禾偃木拔也是蒙風之應也已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得公

西史下編 卷之六

故所為祈武王疾代王受膏災之書乃大動曰昔公勤勞王家不難以其死代先王顧不利予冲人乎予冲人不及知使越在外服今天動威彰周公之德乃出郊親迎公復于位而天雨反風禾盡起歲以大熟也故天人之際如鼓荅桴如影隨影可不謂嚴歟故公迪知于天命明威不敢怠其來自伐奄告多方多士降之命則曰有夏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天惟時求民主乃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圖厥政不蠲烝天惟五年須假之罔

司念聽乃大降顯休命于我周簡畀殷命召公欲釋政去位公留之作誥曰君與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未孚于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與其濟誕無我責收予罔勗予不及考大造我德焉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蓋其時鳳鳴于岐周而公求輔較畏至於此其後營洛邑于東都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入錫周公曰相古有夏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相今有殷天迪格保亦而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王受命無疆惟休亦

西史下編 卷之六

無疆惟恤王敬作所不可不疾敬德用祈天永命蓋三代君相之於天如面命面承更敕警日嚴有以也夫周文公頌諸清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受釐陳戒於明堂其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惟王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宣昭義聞有虞殷自天其設官分職爲民極也馮相氏司天文之常紀曆數而保章氏掌志天星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災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祥以五雲之物辨降水旱豐荒之祲

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乖和以詔救政訪序事其  
祗禘掌十輝之法以安宅敘降一曰禘二曰象三曰  
醵四曰監五曰開六曰膏七曰彌八曰敘九曰濟十  
曰想夫馮相司其常則斗秉二十八舍經生爲其體  
尚矣堂天星志變動者日月五星多動變其移徙爲  
期諸遲留順逆出入飛伏畢以識而福禍之所從馳  
可知也星土辨封域者封域各有分星以星命上而  
妖祥之所降可知也天十有二風風以時敘至則和  
不以時至則乖也祲者陰陽氣沴而侵薄於日象其  
成形象者也醵日旁氣反刺日監其守日者也闇者

四史下編 卷之六

五

日月食嘗曰昏昏無光彌氣克塞不雨也隳雲氣次  
日上敘其實日者也想雜氣有形似可想者諸皆觀  
五雲之物而主日日天象君之表也驗災祥者莫辨  
於此矣而又擇民之精爽不携貳能齊肅中正其聖  
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昭之其聰能聽徹之爲之巫  
爲之史爲之卜以制神之處位次主爲之牲器時服  
以四兆六龜爲國之大貞以三易九筮辨國之吉凶  
國有災祥大祝又堂類造禴禘禘之禮以祈禳向  
司巫又掌望祀望衍冬堂贈春招珥歲時祓除攘穢  
吁咻以救之故王心天心也王身天行也王左右通

天道者也內徵諸夢寐有獻贈之法外動乎四體有  
食治之宜幽祈於鬼神以求來貞明占諸卜筮以詔  
救政而三公三少論道於上變理陰陽寅亮天地密  
勿於輿樞故曰有師保有疑丞王前巫而後史卜筮  
宗祝皆在左右王中心無貳以守至正也易曰視履  
考祥其旋元吉其此之謂歟周衰而厲王失政好事  
利而虐其臣下皆詭隨無良醜正而惡諫天降之災  
凡伯刺之其詩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蹙無  
然泄泄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  
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其時饑  
饉荐臻而中國卒荒丙伯刺之其詩曰天降喪亂滅  
我立王降此蟲賊稼穡卒瘁至于幽王益貪天禍不  
懲其心而怨其正內嬖褒姒外任師尹君子獨處守  
正反見讒慝立二年而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傷之  
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水土演而民用之者也陽  
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乎有地震是陽失  
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填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昔  
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  
得無亡乎當是之時霜降失節而訛言日興其詩曰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日月薄食

四史下編

卷之六

六

而無光其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燂燂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其後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而天下大亂周東不能復振至靈王之世穀洛鬪將毀王宮土欲壅之太子晉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數不防川不實澤夫山土之聚也載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

子史下編

卷之六

七

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汙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咆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夫然故民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之虞之患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沉氣火無災燁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辟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飭之無乃不可乎且防鬪川而以飾宮是飾亂也王卒壅之王崩王室亂其後孔子生春秋之末志大道之公三代之英而期於大順

之極四靈爲畜也卷阿載鳴河圖啓聖蓋寤寤志之而終已不用慨然傷之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之也其後哀十有四年春而西狩獲麟麟天應麟王瑞仲尼之道明王之道也天應之以嘉瑞乃非所獲而獲故反袂拭面盡然而傷之曰吾道窮矣蓋自悲天瑞可格王道可興三才可貫而身之既老道既壅而卒莫之行也於麟見之故感而作春秋感麟而作因所感而止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山陵崩地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鵠退飛多

子史下編

卷之六

八

麋有蜮蜚鸛鶴來巢者皆一雨不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霽失序相乘水旱饑螽蟥蠓盡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七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名地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與治同道者若淑而祥與亂同事者戾拂而殃祥而增僭於德罔不興異而玩忽於政罔不亡

此天統之常經王事之大義自有生民而來未或有出于斯道者也故說天者莫深於易莫大於洪範莫辨於春秋春秋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它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然日過分而不克必甚亦且必為旱故禮三辰有災百官降服君不舉而辟位替素鼓膏夫馳庶人走祝史用幣辭焉曰炤炤大明殲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干尊其政用牲于社書非禮也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故日食王者重之也字之言弗尊所以除舊而布新也彗出東井齊侯以為

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字星將出彗何懼乎由此言之字其於彗也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何記異也恒星經星也日入星可以見而不見異也星非雨而隕如雨尤異也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大水陰盛火陽亢也水為女婦淫兵連起百姓愁怨火為君不思道奸內而聽讒也其雨雷震雷木水皆以非時而書地震金木水火沴土也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瓦解於丘陵涌水出為易臣搖政為無德專政為臣弑逐君六鵠退飛風也風發而高疾賜逢之而退飛常風之

罰也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洪範傳曰貌之不恭怠慢驕蹇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悞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對輕可輕之服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鷄駝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時則有青骨青祥唯金沴木言之不從虛譁憤亂是謂不义厥咎僭厥罰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怨謔歌謠時則有介蟲之孽孽時則有大既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青白祥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昧暗蔽惑知罪不儆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草不時則羸蟲之孽時則有羊既時則有目疴時則有赤青赤祥惟水沴火

聽之不聰是謂不謀下情隔塞災在嚴急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既時則有耳疴時則有黑青黑祥惟火沴水心之不審是謂不聖區霧無識厥咎蒙厥罰恒風風口口區則有牛既時則有心腹之疴時則有黃青黃祥惟水火金木沴土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眚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妃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疴時則日月亂行星辰失常故田獵不反宿飲食不饗出入無節奪民農時作為姦

謀以奪民財是謂木不曲直信道不篤惑耀虛偽譏夫昌邪勝正是謂火不炎上治宮室飾臺榭內淫辟女犯親戚侮父兄是為稼穡不成貪欲恣睢務立威勝輕百姓好戰攻是謂金不從革簡宗廟弛禘祠廢祭祀逆天時是謂水不滯下諺皆假經設誼休託象類逆箕孔之意依於教時滯於象數而要之符其大都春秋時以星土辨災祥特悉而主於在道宋災晉侯問災故於士蒯士蒯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為鶉火心為大火以出納火也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以火紀時故商主大火

幽史下編 卷之六

十一

商人是因故閼商人禍敗之蠱必先於火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及漢申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今除於大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火出於夏為三月商為四月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四國當之其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為水祥衛顓頊之虛也星為大水水火之杜也其以丙子及壬午作乎水火所合也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

衛陳鄭將同日火我若用瓘斚王瓚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月火其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且夫竈焉曰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中終不與亦不復火是時彗星見當齊分齊侯欲禳之晏嬰子曰無益也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而止君子謂子產晏平仲善矣知天於人也熒惑守心

幽史下編 卷之六

十二

宋分也宋景公憂之司星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與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是夕候之果徙三度故天象於人事俯仰最近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平公問其祥於士文伯文伯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宋如魯地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于何不臧何謂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善用則自又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

從時是年秋八月衛襄公薨十一月魯季孫宿卒平公問伯瑕曰向所問日食者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惓惓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焉昭八年春石言於晉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譴動於下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時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誠

幽典下編

列卷之八

十三

信而有徵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爲強伯田氏簒齊三家分晉並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禍祥候星氣尤急而臯唐甘石之倫因時務論其占驗時凌雜米鹽然未可錄也秦王政即位切委政太后太后淫於呂不韋嫪毐二人得自恣故天煥冬雷始皇既冠誅夷毒及大臣二十人皆車裂以徇刑誅四千餘家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數年間緩急異而寒燠輒應如此當是時秦毒海內而刑峻天應之災日月薄蝕山陵淪亡彗星四見久者八

十日長或竟天辰星出於四孟太白出經天無雲而雷枉矢卻光熒惑襲月他若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長人見臨洮石隕東郡此暴秦作難激以張楚之異也三十年之間兵相駘籍禍烈於蚩尤項籍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嗚呼變亟疾極此矣漢元年五星聚於東井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之其占當以義致天下漢王旣入秦不殺秦降王軍霸上以待諸侯與秦民約法三章民無不降心可謂行義矣是天之所與也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天幸北乍南

幽典下編

列卷之六

四

過期乃入於法秦地得勝辰星出四孟爲易王之表而項氏以滅平城之圍月暈圍參畢數重昂爲匈奴參爲趙畢爲邊兵熒惑守心高祖崩高后用事諸呂亂侯王爲戮時則日食於衡天東北裂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加以滅光星見雨血之異文帝即位之二年以日食下詔言朕聞之天生民而置之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通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

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所不及何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後元年下詔言間數歲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所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紘寡而計民未加益其咎安在細大之義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是時帝溫恭能坦然於天災民瘼者如此近古未有也孝景時吳楚

西漢下編 卷之六

十五

七國之變彗星長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逐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年狩間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南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叛星離于河兵征大宛星弗招搖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之應故庶民爲星也當是時董仲舒治春秋學爲醇儒洞然於天人相與之際於祥異故尤深數數爲天子推明言之其治國以縱閑求雨陽雨陽焉若昌邑王賀徵在位淫縱大將軍光爲社稷計欲廢立計未有所定天久陰不雨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政

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行欲何之賀怒縛以屬吏史白大將軍大將軍念與密畫者獨車騎將軍急召車騎將軍安世許讓之以爲泄語安世謝無有召問勝勝以爲語出洪範五行傳中持示光光安世讀之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而王賀在國時嘗自見大白頸以上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皆冠狗也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入宮室官室將空此危亡之象也王不說獨叩天歎曰不祥何爲數來乎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進危亡

西漢下編 卷之六

十六

之戒而大王不悅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謂詩三百篇人事決王追備王之所行中詩中何等篇也大王爲諸侯王而行污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王終不改以及於廢先是昭帝元鳳初泰山萊蕪山南徇徇有數千人聲民走視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郎睦弘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王者

易姓告代之處也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  
為此當有故廢之家從匹夫起為天子者先師董仲  
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書上  
以設祇言惑眾坐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  
徵其子為郎地節元年正月戊午月食熒惑熒惑在  
角亢占憂在官中辛亥入氏氏天子之宮也其景寅  
客星見貫索東北行入天市占有戮卿而霍氏以毒  
許后故夷滅元帝初元關東大水郡國饑上下詔江  
海波湖園池屬少府者假貧民勿租稅損膳減樂省  
苑囿諸宮館稀御幸者太僕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

西漢下編 卷之六

十二

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夏齊饑人相食七月已  
酉地復震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中郎應奉奏  
封事曰臣聞之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  
陽定四時列五行以示聖者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  
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曆陳成敗以  
示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  
書易春秋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卯酉午亥春秋有  
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  
秦乃不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于滅亡臣奉  
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歲饑地震之

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  
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日蝕星  
氣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  
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  
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形也今年太陰中  
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孟春曰太  
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申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  
寅日黃鐘律初起用事按庚申律以爲此方之精也  
義情得公正貞廉按庚申律以爲此方之精也  
也德行陰賊亥卯主之是以王莽之亂也亦有之  
情惡也惡行庚寅主之是以王莽之亂也亦有之  
大已丙主之是以王莽之亂也亦有之  
莫能行張晏曰甲寅者三陽甲在東方丙在南方

西漢下編 卷之六

十八

方為義成爲公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木肯王位  
正寅午爲廉貞百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木肯王位  
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陛下明聖  
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罷省不急之用振急  
救貧恩澤甚厚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  
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今左右無同姓  
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堂滿朝  
非特處位勢又恣奢侈呂霍上官足以上之甚非愛  
人以德之道又非長世之策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  
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官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  
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

后之事也餘諸侯王園與後宮宜設定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起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及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惟陛下裁察不報明年夏四月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爲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願復賜問卒其終始上復延問以得失奉念漢興而來宮室苑囿日增奢泰難供所由來已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乃復疏言竊聞漢德

隆盛在於孝文皇帝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而天子躬行節儉省罷繇役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財力廢而不爲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亦必不能成功天道有常王道無常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圖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成周法盤庚之德爲漢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難置居而改作如因丙子之夏順太陰東行遷都正本衆制皆定無復繕治不急之費歲

可餘一年之蓄至後七年之明歲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無以加此臣聞三代之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戒土以失天下書曰毋若殷王紂詩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今漢起豐沛取天下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孝武之世暴骨四夷有天下雖未久至于陛下八世九主矣有成王之明而無周召之佐東方連年饑饉加以疾疫百姓困於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由此言之執國政者

豈可不休惕而戒萬分之一乎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後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延世未祚不亦優乎惟陛下留神詳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表援成王徙洛盤庚遷殷以對其後議定迭毀禮議徙南北郊皆自奉發之奉東海下邳人治齊詩與進一人施之政事而衆獨傳傳不仕成帝即位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王氏五侯同日俱封而黃霧四塞大異數見上方精於詩書古文詔光祿大夫向領校中祕書向乃集合

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述  
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  
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秦之天子心知向精忠為  
鳳兄弟起此論也然不能奪王氏權元延元年星孛  
東井蜀郡岷山崩壅江向流涕太息曰昔岐山崩三  
川竭而周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蜀漢今所  
起山崩川竭殆必亡乎懷不能已復上奏極論併圖  
以上日言天文難以相曉願賜清閑之燕指圖陳狀  
上輒入之而未有以明安昌侯張禹者老儒也傳帝  
經帝師尊之禹自見年老子孫務欲自為地不欲忤

王氏則謂上言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侵夷狄

廿一

猶夏天意深遠難言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  
道自子貢之屬不得問况今淺見鄙儒之所言唯陛  
下脩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上雅敬信禹由此  
不疑王氏及哀帝在位十五年繼嗣不立好燕女微  
行下漁色皇太后內以為憂而大將軍音輔政患之  
大射禮行有雉集於廷登堂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  
相御史車騎府已又集未央宮承明殿中大將軍音  
曰天地之氣以類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最聽察  
先雷聞聲故經載高宗雉之異今博士行禮之日

與女弟並入官大愛幸會災異數起谷永以涼州刺

史奏事至京師事竣當之部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

言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有危亡之事

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聞則商同

大衆集會飛集於庭歷三公之府及典宗廟骨肉之  
官然後入宮其宿留曉告備具深切人道相戒何以  
過是上為感動已入詠臣言手詔音聞捕得雉毛羽  
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耶音復對言陛下安得  
此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調之計者可誅也陛下  
繼體不立失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皇天數見  
災異欲人變更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  
言待死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尚無處所尚何皇太后  
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宜謀於賢知克已復禮以  
承天意其後許皇后廢而陽阿公主家歌兒趙飛燕  
與女弟並入官大愛幸會災異數起谷永以涼州刺  
史奏事至京師事竣當之部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  
言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有危亡之事  
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聞則商同  
不易姓而興三正不更迭而用矣昔夏商之將亡也  
行道之人皆知之而晏然以為若天有日莫能危是  
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莫寤也易曰危者有  
其安亡者保其存陛下垂光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  
芻蕘之臣得盡所聞不懼於後患羣臣之上願社稷  
之長福也去年九月黑龍見東萊其晦日食今年二

月已未夜星隕乙酉日食六月之間大異四發而二者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皆由婦人與羣惡同沔沉于酒秦所以二世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熏灼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廢失法度聽用其言驕其親屬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舉憲又以掖庭獄為亂阱榜箠屠於炮烙主為趙李報德後怨反除白罪逮治正吏多繫無辜至為人起責

史下編 卷之六

二五

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而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宇崇聚僇輕以為私客挺身晨夜為集雜會醉飲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沉酒媒媵典門戶奉須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官公卿百僚不知上處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主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因下為高積土成山及天地之性發徒起役並治宮館重增賦歛

發如雨費擬驪山役百乾谿又廣肝營表發冢墓骸揚尸百姓怨恨上感天和災異屢降饑饉仍發餒死道路者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近觀夏商周秦所以失天下者歸考已行一有不合臣當伏妄言之誅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惟在陛下陛下誠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上天之威怒懼危亡之徵兆蕩滌辟邪之意屬精致志專心反道放絕群小克已復禮毋貳微行由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除掖庭獄

史下編 卷之六

二四

去炮烙刑以塞天下之望寢初陵之作止諸營總崇厲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竹固執無違夙夜華華費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留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惟陛下留神反覆熟省於臣言成帝性寬而好文永每言事輒見答禮至此對上上大怒使侍御史收永而皇太后與諸舅以至親難數言實推永使言因勸上納用衛將軍商覲上怒密摘永亟發之郡而赦過交還廐勿追而免後災異益數永遷北地太守當之官上猶使衛尉

受欲言求復對語尤苦累言天生烝民不能相治爲  
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  
爲諸侯皆以爲民也故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  
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也陛下承八世之功業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漢興  
至平帝三七  
二百一遭无望之卦運應劭曰天必先雲而後雷今  
无雲而雷曰无妄謂萬物无  
所望於天直百六之灾厄三難異科雜焉同會重以今歲  
日食元日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  
七月辛未彗星橫天衆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  
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夫彗  
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殆爲饑變歟期不久  
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  
敗北宮苑固街陌之間臣妾之家將有徵舒崔杼之  
亂外則爲諸夏四方將有樊並蘓今陳勝項梁奮臂  
之禍可爲寒心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飢  
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關動壯飛辟無道臣  
爲非厥咎亂臣謀篡言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  
災不損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  
恨故水城關守固之固固將去焉故壯飛也往年邵  
國被水者二十一今年饑麥並惡江河决溢郡國十

五有餘百姓流散大異較炳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  
而有司奏請加賦甚謬經義逆民心布怨趨禍之道  
願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納流民恣所欲之以  
救其急敕勸農桑毋奪其時以慰綏元元之心綏和  
元年成帝即位之二十有六年也春正月癸亥守心  
時丞相翟方進相九歲矣方進好天文星曆之學厚  
議曹李尋時時召與密計尋以大異亟見奏記言應  
變之權君侯所自明今提揚眉矢貫中服虔曰提揚  
中從東南入北斗狼奮角弓且張星小欲張張星曰太白星也張則兵起金歷庫火守舍張星曰太白星也土逆  
度輔湛沒萬歲之期近慎旦暮上無惻怛濟世之功  
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爲具臣以全身難矣  
閹府三百人惟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懼  
不知所出會郎貴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  
見方進賜冊責讓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養牛一  
方進即日自殺上秘之遣九卿冊贈印綬賜乘輿秘  
器以葬親弔數至禮賜異他相翼以塞變踰月上竟  
崩無繼嗣立定陶王欣初曲陽侯根以大司馬輔政  
數虛已問尋尋說根言書曰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  
通位帝紀大徵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

翼張舒布照臨四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王者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顯面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幾不可不勉也將軍一姓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惟有賢友強輔庶幾可保身全宗根深納之會哀帝即位薦待詔黃門上使衛尉喜問災異仍重之故令毋諱盡欲言尋條對言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傳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威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脩道則日失其度晡昧亡光各有云爲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問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瘡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室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

斷而勿聽勉疆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閭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明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見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尊強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常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昂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官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

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宜以時解其憂凶填戲山守  
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母忽親疎之微誅放佞人  
防絕萌芽以蕩滌濁穢消散積惡母使得成禍亂辰  
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  
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  
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第四孟皆出  
為王易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  
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宜深自改治國固不可以戚  
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  
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臣聞五行以水為  
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  
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為  
敗書云水曰潤下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  
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穎畎澮川水漂踊與雨水並  
為民害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  
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  
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  
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  
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  
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震五星作

異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  
進英雋退不任職以疆本朝夫本強則精神折衝本  
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  
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憚也弘  
漢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  
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  
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  
賢不務於通人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  
養士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  
士克備大官於時定陶太后以帝祖母通請謁恣驕  
傳晏為大司徒衛將軍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  
日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時涼州刺史杜鄴以病免家  
居舉方正對策曰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  
早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  
其國陰故禮明三從母必繫子昔鄭伯隨姜氏之欲  
終成叔段之禍周襄王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厄  
竊見陛下正身與天下更始而嘉瑞未應日食地震  
民訛言行壽轉相驚恐按春秋之義以指象為言語  
在於得一類而達之日陽有食昧陰所臨坤卦來  
離明夷之象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小

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不敢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  
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恐守禮不苟從觀  
以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問也今諸外家並侍帷幄  
布列在位積貴之勢世希見聞乃並置大司馬將軍  
之官當拜之日晡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欲令  
昭昭以覺聖朝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觀前忿邑  
非之遇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許之過者也願  
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古始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  
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禍福祿何嫌不報上  
悟收晏印綬罷師第漢興去古未遠儒者尚經學明

西漢書卷之六

天入之道能深燭遠覽於性命之符至元成間傳久  
益精諸所言深醇微眇有師法可采類如此光武初  
興天命告饗昆陽之戰大雷風助威濤沱冰合邯鄲  
烈風影響表著而是時五星失晷天時錯謬辰星太  
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填星繞帶天街歲星不  
舍氐房於是諸不逞之徒咸以為漢不再興之效獨  
扶風蘇竟以為是皆當於其分野占之房心宋分東  
海是也董憲當之尾為燕分漁陽是也彭寵當之太  
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至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  
或裴回藩屏或躑躅帝宮或經天及明或潛藏久沈

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南北或盈縮成鈞偃蹇不禁此  
皆逆亂未平大運蕩除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指麾  
妄說傳相迷誤則是天文安得而遵度哉夫仲夏甲  
申是為八魁春三月巳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巳亥丁未冬三月甲寅壬戌為八  
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天有白虹自子加  
午廣可十丈長且半天正臨黎丘之地為秦豐所都  
月入于畢畢為天綱主罔羅無道之君秦豐當之又  
甲申之夜流星狀似蚩尤旗或云天槍出奎西北行  
至延牙營上散為數百而滅為延牙破之象漢為火  
德雖昧必亮比卦部歲德在中官刑在木木勝土刑  
制德為兵事畢中國安寧之效已皆果然其後天下  
既定天子躬政頗以吏事課三公時傷嚴急中大夫  
鄭興上疏言頻年日食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  
也日君象月臣象若亢急則臣促迫故月行疾今陛  
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垂意洪範留思柔克之政永  
平三年夏星孛天船北尚書僕射鍾離意上疏言陛  
下畏敬鬼神憂恤黎元而天氣未和寒暑違節者咎  
在群臣不能宣化治職而以苛刻為治也今百官無  
相親之心吏民無雍雍之志而欲導迎和氣消弭天  
災不已難乎鹿鳴之時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

而後天地之氣和也願陛下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時天子明聰於耳目摘發政頗傷迫切故意以爲言和帝初寶太后臨朝大將軍憲兄弟作威越用事地震米旱頻起四年夏四月朔日食軒轅左角爲貴戚占司徒鴻上疏言昔諸呂握權繼嗣幾移哀平之末國統中絕今天下遠近背王室而向私門上威損而下權盛徵表嚮者日爲之食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夫禁微則易救大則難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謬未然之明鏡也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是月竇氏誅安帝之世耿貴人兄竇監羽林車騎關皇后兄顯弟景耀並典禁兵而宦者樊豐江京李閔乳母王聖聖女伯榮等出入宮掖爲侈虐而山崩地震司徒震諫不聽力疏言臣備位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冬十二月京師地動其日戊辰月日子支皆土位在中宮此中宮近臣持權用事之效惟陛下奮乾剛之斷抑驕侈之臣以承天戒不聽而震以譴死順帝起幽廢在位既誅豐顯等而息荒於政罔念聞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封皇后弟冀爲果色侯天下失望陽嘉二年以災異徵安丘郎顗詣公車策問之顗對言易天人之應曰君子不思導利茲謂無澤厥災火又

曰上不儉下不節災火並作燒君室去歲冬恭陵自大闕災殆民勞不怠而榮繕者衆也臣愚以爲諸宮殿官時離宮別觀所繕脩者可並省減以息困窮又正月以來陰闇連日今月十四日乙卯白虹貫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言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序賢進士後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日見者咎在中台又曰賢德不用厥罰常陰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幸上之濱豈無忠賢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此白虹之所以表也宜采納賢臣以宣助聖化臣竊見立春前後溫氣應節頃前數日寒顛彌甚氷既解旋合正月自三日至十九日於卦爲三公夫天地之氣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列而刑罰必加也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天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逆可敬而不可慢伏案飛候察衆政立夏之後必且有震裂涓水之災陛下宜恭已內省諸所考案當須立秋夫三公上應台階股肱翼戴以變調爲其職者也政反其道而寒陰反節三公當之矣今之在位競托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八下之憂講災稱疾偃

仰自逸一被冊文得賜錢者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  
速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校  
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歸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  
責歸舉者而陛下宗之彌優自下慢之愈甚所謂大  
綱疎而小網密促也臣竊見去年八月熒惑失度歷  
涉輿鬼環繞軒轅易傳曰政悖禮失不從夏令則熒  
惑失行禮天子一娶九女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生  
而幽隔鬱積之氣上感天和故遣熒惑入軒轅出后  
星北垂象見異以悟主上今皇胤多大嗣體莫寄咎  
宜出此宜簡出宮女聽其嫔嫁以承天意臣竊見去  
年閏十月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足入  
玉井數日乃滅春秋傳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參  
罰也又火爲大辰北極亦爲大辰言孛一星而連三  
宿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此三星應之  
參罰爲白虎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臣  
恐立秋而後趙魏西關將有羌寇之變也宜豫宣諸  
郡敬授人時輕徭薄賦選賢能以鎮撫五月丙午遣  
太尉服干戚建井旗書玉版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  
郊又自去年十月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  
在北房心在南光芒及交房心者帝之明堂也歲星

守之年穀豐今太白從之金木相賊而反同舍此以  
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又房心主東方國主宋石  
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  
在南是謂出右恐年不順成宋人饑也臣伏惟念漢  
興以來今三百三十有九年矣於詩三基高祖起亥  
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戌仲己竟末年入季孔子曰  
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九千五百一十歲五行更用  
王者隨之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也宜因斯際大  
蠲法今官名稱號輿服器械爲更變去奢就儉機衡  
之以除煩滯簡便書奏拜郎中辭病不就歲四月  
京師地圻夏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州郡兵明年西  
羌寇隴石畧皆如顓臾上以地圻故引救撲士對策  
太史令張衡對以爲裂者威分震者民擾願陛下思  
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漢安二年夏五  
月丁亥辰星犯輿鬼占爲大器六月乙丑熒惑犯填  
星占爲上人忌而順冲繼崩明年春三月癸丑熒惑  
入輿鬼夏四月辛巳太白入輿鬼占皆爲大器五月  
庚戌太白犯熒惑占爲逆謀而質帝以暴奔先是永  
和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指營室及墳墓丁丑  
在奎癸未歷輿鬼柳七星張光炎及三台至軒轅中

而戒後五年以地震冊免太尉喬尋與太尉固並見殺於是星李天市一歲間日食地震山崩成梁氏之誅其後桓德益昏宦者所在暴縱與海內公忠之臣相為讎疾太尉蕃每有選舉論議往往以中詔譴却平原襄楷奮詣闕上疏言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者天王傍小星者太子太微帝庭五帝之坐也而火金罰星得揚光其中於占為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於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守執法歲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執

國史下編 卷之六

三七

法久不去者咎在仁德不脩而誅罰太亟之故也前冬大寒栢傷竹枯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中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於占與竹栢枯同自春夏來連有霜雹大雨電此臣下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平原太守瑯南陽太守璿志除姦邪而達加考逮三公乞哀而罷被譴讓天下扼腕慨歎以為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窮謬如今日者天變孔亟而陛下以如是之政刑應之可為寒心今年夏四月有河清之祥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

清陰欲為陽侯欲為帝之象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極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為紀且也願賜清問盡所言書奏不省靈帝初帝太后臨朝父大將軍武大傳蕃同心輔政為宦官所構戮死遷太后南宮天下疾憤明年夏天雷電以風有青蛇見御座上中郎將張奐上書言昔周公避位居東天動明威以彰其德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此天疾威妖青之所以作也宜急改葬徙遷其家屬及從坐禁錮者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其言

國史下編 卷之六

三八

而為宦者所制不得行已復治鈞黨天下賢士殲焉於是大異交見天子乃詔議郎邕問消復之術邕具對言詔問六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溫德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體長十丈餘狀似龍似虹蜺以臣所聞易所謂天投蜺者也易傳曰虹之比無德以色親演孔圖曰蜺者斗氣之精也天投蜺主惑於譽毀合誠圖曰天子外若兵內舊臣無忠意者陛下關機之內衽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凌尊踰制者乎若羣臣有所毀譽而聖意低回未知所當也宜抑內寵任忠直決毀譽使貞邪各得所守易曰陽感

天不旋日惟明主裁察詔問正月三日有白衣人入德陽殿問辭稱梁伯夏教我上殿中黃門與語言往來不得入遂亡去臣聞凡人怪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孝成時有男子王褒冠小官帶劍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解帷組佩之收考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宮所言下獄死與今事正類伯夏故大將軍梁冀子不疑子也以罪受戮非天所祐以往况今將有狂狡爲王氏之禍乎抑羣陰太陰群小並進強盛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建大中之道舉賢良而寵祿之則其救也詔問南宮侍中

幽史下編

卷之六

三九

咎徵况並時雜至其異彌大明君抑陰尊陽正上下之分循五事於躬致虔於供御則其救也詔問榮惑變色入太微西門而太白正晝見臣聞榮惑主夏以非其月入尊宿法臣謀不端太白晝見法強國弱國強皆有女禍又失道而見是爲羸長侯王不榮榮惑主禮太白主兵謹禮治政審察中外申門戶守禦之令以杜漸萌則其救也詔問蝗蟲冬出臣按河圖秘徵篇曰主食政暴吏酷誅深則蝗蟲出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以天下爲家何私家之有也宜息不急之作省財賦之費進清良出貪虐損別藏以贍國用詔問平城門及武庫室各自壞臣愚以爲平城門向陽之門祀祀法駕所從出之正門也武庫藏禁兵則國家之守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其妖城門內崩潛潭已曰宮瓦自墮諸侯強凌主正意慎行簡小人在顯位者黜之以尊上整下去暴悖之愆抑侵僭之漸則其救也詔問朕焦心聞災每訪羣公卿士皆各括囊迷國莫肯盡忠以邕博學深奧退食自公故特密問宜披演指陳以經術分別皂囊封上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變異德音懇欵褒借踰分非臣螻蟻所能堪副臣豈可顧避後患不自輸竭使陛

幽史下編

卷之六

四十一

下不聞皇天赫赫之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大怪也天於大漢殷勤無已以赤帝之精輔未衰故屢見變以當責讓因以感覺則亡可爲安凶可爲吉如大運已去豈復有譴告哉洪範傳曰六沴時見若時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怨五福乃降用章于下即位以來乳母趙婕貴重顯赫生則富侔於帑藏死則丘墓踰越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門史霍王依阻爲姦投覲變鷄豈不謂是今者道路紛紛後云有程大人者宜以趙霍爲戒高其隄防明設禁限太尉張顥爲王所進暗昧已成非臣外臣所能審處如誠有之近者不治無以致遠傾邪社官所當先懲光祿勳偉璋有名放濁長水趙珣屯騎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聖意勤勤欲清蕩濁流扶正黜邪宜先放廢以解易傳小人在位之咎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正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不以賤奸貴遠間親小加大列在六逆陞階增則堂尚輔位在則上尊不宜復聽納小吏雕刻大臣也夫憂樂不並喜戚異方祇畏災變時而後巧作洪都篇賦之文非專精一意示優

懼之道詩云畏天之怒母敢戲豫言天戒誠不可以戲豫處也臣願陛下強納忠言忍絕非類思惟萬幾以答天望以導嘉應聖明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勦力從化人自尅損天道虧消鬼神福謙久高不危常滿不溢群公之福也章奏爲官首忌疾與家屬鬩鉗徙朔方嗟乎主之不明豈足與計哉當是時大學生陶以宗室發憤上書言臣聞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首之與足相須而成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尊之慶循無上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痛於肌膚震食無損於玉體故度

三光之戒輕上天之怒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彫敝諸夏流虐遠近痛哉斯言曾豈是鑒於是星孛紫宮李天市而岳崩裂而漢氏以亡自東漢來言災異者不復能上窺六籍宏深簡奧之旨獨依彷彿傳緯時時雜識數家言近支碎碎矣自是三國分漢五胡裂晉重以南北六季之亂各據尊稱制窺覷紫極國置臺史軍司占候冀前知吉凶然人各嚮其所欲爲占五胡之亂腥羶中土獨應在太白畢昴則知兩戒之表固天之所以限夷夏者豈顧力哉曹魏青龍中張掖水溢涌寶石負圖象靈龜立水西有石馬七及禽

獸諸星宿之象有文曰大討曹詔班天下以爲嘉瑞  
鉅鹿張璠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故古者祥兆見  
而後廢興從之今漢亡久矣魏豈襲作殆將來之兆  
乎而是時魏主獻好治宮室刑峻嚴崇華殿災詔問  
太史令高堂隆曰此何咎也隆對曰易傳曰上不儉  
下不節孽火燒君室又曰君高臺火爲災蓋役作繁  
興百姓空竭天應之旱火從之也魏主默然已又問  
漢栢梁災大起宮殿以厭之有諸對曰有之此越祿  
之諄也天災可敬也不可傲也誠罷役清其地毋更  
作筵蒲嘉禾必且生其上矣及隆疾病猶口占疏言

通史下篇

卷之六

四三

三代受天明命歷數百載撫有六合然癸辛縱欲而  
大命隨之豈伊異人皆神明之胄也黃初之際天兆  
其戒異類之鳥長育燕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  
於蕭牆之內選諸王使典兵基峙鎮撫畿夏夫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民誅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  
輟錄授能尸諫之愚懷懷無已惟陛下裁察時魏疎  
忌骨肉而委政司馬氏故隆懇懇及之魏甘露中有  
黃龍見寧陵井中羣臣以嘉祥賀時司馬昭既廢主  
擅國魏主髦太息曰龍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  
而辱在井中何謂嘉祥賦潛龍詩以自傷已而有南

關之難晉既平吳有青龍見武庫井中武帝往觀之  
喜百官請賀僕射劉毅曰昔龍獲夏正屬發周室龍  
見鄭門子產不觀又何賀焉乃止永康之元尉氏雨  
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而太子適以廢死星孛干  
奎至軒轅太微經三台大陵而中台星圻軒轅者后  
宮太微帝庭三台三公奎爲魯爲庫兵大陵爲積尸  
死器之事無何武庫火而羌反賈后以執太后楊氏  
誅死司空華僕射顧與焉亦竟成趙王之誅永寧之  
元自春正月至三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永嘉  
中熒惑犯帝微白虹貫日日光散四流如血日中若

通史下篇

卷之六

四四

有飛燕者建興二年春正月己巳黑霧五日辛未日  
隕於地有三日相承出西方東行有流星隕平陽北  
光燭地化爲肉長廣三十步諸大興皆古所未有而  
是時諸王相屠懷愍二帝廢執死平陽羯胡氏羌交  
毒於中國亦載籍未有也蓋天人之否極於此其後  
太白入東井而秦弒其君生東井八分也秦伐燕克  
壺關申亂歎之曰鄰其亡乎昔越得歲而吳伐之卒  
受其凶今福德在燕而秦克焉雖克能無復乎燕之  
復建不過一紀後三年夏彗出尾箕十丈經太微掃  
東井至於冬不滅尾箕燕分也後十二年秦代晉羣

臣諫不聽在衛率石越曰今福得在吳而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賢能爲之用民爲之使殆未可伐也秦王堅曰天道未易知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人何所得恃乎昔吾滅燕亦犯歲而克臺史何渠言也卒伐晉已困於晉而燕竟亡秦太元末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時晉孝武嗜酒好內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我勸汝一盃酒自古何嘗有萬年天子耶須女婺女也虛爲哭泣之事明年貴人張氏弑帝於清暑殿義熙中熒惑在匏瓜中忽亡失所在法當入危亡之國爲民謠訛言魏主嗣

西史下編

卷之六

四十五

心畏之召名儒歎人與太史占所詣司徒浩曰其入秦乎魏主問曰何謂入秦浩曰春秋傳神降於莘以至之日推知其物今熒惑亡在庚午辛未二日間庚午主秦辛爲西夷故曰入秦後八十餘日果出東井守鈞已久之乃去是歲秦大旱昆明池水竭明年童謠訛言並作中歲而秦亡劉裕伐其後彗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大畏之後召諸儒生術士問其祥崔浩曰災祥之興皆象人事人事無彗又何畏焉且是王莽篡漢之表也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權命擅國危亡不遠

彗之爲異其劉裕乎又明年長星出竟天而宋果代晉晉中國之舊也魏占太白昂浩諱之故云梁普通六年夏五月巳酉太白晝見六月經天其明年太白犯歲星在牛占爲易政武帝爲改元肆青是秋月掩填星者再占天下無王有大器帝捨身同泰寺禪焉是年太子劬大同年彗出南斗東南指至費而滅又三年熒惑再守心太白晝見而帝竟死於臺城之圍北齊之亂歲星犯太微上將填星犯井鉞與太白并占爲大臣戮而齊殺元魏宗室四十餘家尚書令楊遵彥東西二族復焉周之亡也太白辰星與歲合

西史下編

卷之六

四十六

在井占曰是謂絕行國內常有兵器改立侯王其明年有流星一大如三斗器出太微端門流入翼色青白光燭地有聲占有立王若徙王隋以受命開皇五年秋星流四散下而平陳仁壽四年六月庚午有星入于月七月乙未日青無光而上疾以暴崩大業三年長星見西方竟天犯奎婁角亢而沒九月見南方亦竟天凌角亢掃太微帝座經歲乃滅占曰是天所以去無道建有德也見久者災深也星大者事鉅也行遲者期遠也後十二年秋八月有星大如斗流王良閣道間聲如墮墻癸丑有大星如彗流羽林煬如

江都明年夏五月辛亥大流星如墜江都煬帝弒諸王及幸臣並戮而隋亡隋書五行志曰漢劉向有言君道得則和氣應休徵生君道違則乖氣應咎徵發故五事愆違而天地為見異應之況於日月星乎况於水火金木土乎德則不務惑於巫術若梁武之變號伽藍齊文宣之盤遊市里豈惟天道亦曰人妖陳蔣山之鳥呼曰奈何周陽武之魚乘空而闖隋鵲巢輔帳火炎門闕則祥青呈形亦于何不臻矣唐興高祖起太原之歲填星羸而旅于參參唐星也填星主福作占未當居而居其國昌唐以受命武德初有

國史下編 隋書卷之六

四七

星李于胃昴間丁亥字卷舌舌讒也蓋建成元吉連後宮構秦王之應九年夏五月太白晝見六月太白經天在秦分月犯氐氏天子宿室也太史傳奕言太白見秦分秦王常有天下上以示秦王而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死臨湖殿殿在禁庭中貞觀初元關中饑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天子方勵精於王體民治宵旦憂民甚於死中擬蝗祝之曰吾以民為命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食吾民也汝必食穀寧其食吾肺腸將吞之侍臣爭進曰蝗氣冷而生吞之恐致疾上曰庇民致疾朕何避焉遂吞之是歲蝗不為患他

諸遇水旱輒避殿損膳慮因講政恒日晷不遑食移民於所近東西就粟民扶老携幼所至騷然於是連歲大稔流散者畢歸其鄉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海南及五嶺外戶不閉竹帛不齎資取給於道路馬八年秋八月有星孛於虛危上憂甚學士虞世南進曰臣聞德政不脩雖麟鳳儀猶之無補政教無闕即孛字何憐焉願陛下以功高古人而務大勿以太平日久而自逸慎終如始可矣孛非所憂也上深納之九年癸亥犯軒轅十年四月亦如之六月有文德皇后之器十一年秋穀洛溢入洛陽宮深四尺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人詔百官極言過失是歲冬荊州都督武士驤女入宮為才人於是連歲水太白屢晝見占為女主昌月犯鍵閉守心前星癸酉逆行犯鈎鈐鍵閉鈎鈐鍵閉在房南咸間王防微謹內心前星子象也是歲太子承乾廢當是時民間傳秘識籍籍言唐三世後女主武王當代有天下矣上深惡之密以問太史令淳風曰秘記所云信有諸淳風對曰有之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此下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唐子孫多受其禍殆其信也上曰朕欲索疑似者盡殺之

國史下編 隋書卷之六

四八

則何如對曰不可為也天之所命誰能違之王者不死徒多殺不辜不祥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脫得而殺之天更生壯者肆具讎毒則禍益大矣上默然而止高宗永徽初晉州地數震侍中張行成曰天陽地陰臣將恐有女謁用事大臣陰謀之變且晉陛下本所封國也大異數發願深慎圖慮以防其萌五年春三月召太宗才人武氏入內為昭儀夏帝在萬年宮夜大水上遽出乘高避殿水入寢殿中漂溺三千人六年七月乙亥歲星守尾己丑癸惑入輿鬼八月犯軒轅是歲皇后王氏廢死立昭儀武氏為皇后太尉無忌中書令來濟柳奭侍中韓瑗死焉於是高宗之世日赤無光咸亨元年三月日濛濛有濁色如赭咸亨上元末三朝之旦月見西方儀鳳二年太白晝見經天未隆元年五月月犯軒轅大星乾封三癸惑數犯太微咸亨元年四月犯房心上元元年犯鈞鈴年八月而軒轅權數有變大風落太廟鴟尾洛水毀天津橋二及河溢水決不可勝數也武后稱帝革命為淫縱興土木開邊所誅夷諸王大臣百千人二十年間日赤如赭文明元年二月月長安四年五月月垂拱元年十二月過望不虧者三月掩軒轅大星者二月二年三月一

月癸惑太白辰星犯軒轅者六辰星犯東井星辰廷尉東井法令也太白鎮星犯天關各一天關主邊陲惑犯五諸侯長安二年五諸侯外侯王也有星如半月見西方光宅元年有流星入北斗魁河洛溢明堂火而侍御史來俊臣逢上意為苛酷其家井水忽赤如血井中夜有號咷聲俊臣以木室之木忽自投十步外無何俊臣族其後日食再既而后遷上陽宮當是時三月雪宰相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爭之曰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此異也為黜刑之應豈得為瑞今賀者皆固諛非忠臣後默然為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入賀求禮颺言曰物反常為妖此鼎足非人政教不行之象后為愀然已中宗復辟而韋后與武三思比而亂政河南北大水求直言洛陽尉宋務光上疏曰臣嘗讀書觀天人相與之際考休咎冥符之兆有感必通猶影之像形響之赴聲各以類應也竊見自夏已來水氣勃戾天下郡國多罹其災去月二十七日洛水暴溢漂損百姓按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是故鬼

神歆饗多獲福助目陛下光臨寶極有年矣而郊廟  
遲留不稱殷薦山川寂寞未議懷柔暴水之災殆其  
爲此臣又按水者陰類臣妾之道陰氣盛滿則水泉  
迸溢加之虹蜺紛錯暑雨滯淫雖丁厥時而汨恒度  
臣恐後庭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干外朝之政者伏  
願深思陰勝之沴杜絕其萌又自春徂夏牛多疫死  
浸淫于今謹按五行傳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  
者萬機之事陛下或未躬親與願勤思德容暫勞宵  
旰爲百姓自疆勉毋徒以聲色犬馬爲娛樂天下幸  
甚臣聞日蝕脩德月蝕脩刑雨暘或愆貌言爲咎雪

通史下編 國朝卷之六

五

祭之法存乎禮典今屏翳收津豐隆戢響而欲於一  
坊一市暫閉暫開期以感召皇靈沛降天澤不亦遠  
乎自數年來公私空竭戶口減耗陛下不出都邑近  
觀朝市則以爲幸土之人既富且康不知閭閻百姓  
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丁壯盡於邊塞孤嫗轉於  
溝壑猛吏淫威奮其洗瀆急征橫斂上黷天和良可  
悲也夫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僞不止欲俾至治豈  
不難哉且樂尚妖淫器多浮巧稼穡之人少商旅之  
人多誠願坦然更化先之以身訓敦法厲滌瑕蕩穢  
俾良牧樹風賢宰垂化十年之外生聚教化庶幾可

及夫端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焉寵生災所謂  
愛之適足爲害伏願欽祖宗之丕烈傷玉璫之艱難  
遠佞人親有德如武三思等誠宜輒其機務授以燕  
閑乳保之愛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媒瀆此方今  
之急務也疏奏不省而中宗崩於絃韋后誅之夕星  
四隕如雨太平公主干政主家并溢彗星出西方入  
太微公主欲因以其間傾平王使臺官入言於睿宗  
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又帝座及心前星皆以變當  
有以圖其應睿宗聞之顧慨然曰傳德避災吾志決  
矣遂下制傳位太子是爲玄宗而天下復安三年山

通史下編 國朝卷之六

五二

東蝗民以爲天災不敢殺拜祭之相姚崇遣御史分  
道督州縣捕殛議者以爲蝗多不可盡徒勞民崇曰  
河南北之人流亡且盡豈可坐視不營救乎縱除之  
不盡猶勝養以貽患或以爲殺蝗多宜且陽和氣崇  
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  
於蝗而忽於人之饑而死乎卒捕之七年夏五月日  
食上素服撤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饑乏勸  
農功相宋璟曰陛下勤恤民隱臣等調燮無狀罪萬  
死抑臣聞日食脩德月食脩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  
謁除讒惡所以脩德也非慮囚所及也語曰君子耻

言浮於行願推誠致行母爲數下制書蓋是時上下  
以天變交脩者如此其後武惠妃幸而洛穀伊汝水  
溢博河決復爲女禍之徵楊妃寵而星李紫微開元  
二年三月日暈五重天寶三  
年正月伊洛及支川皆溢月有虹氣  
如垂帶安祿山入朝還鎮之歲夏五月熒惑守心占  
王去其官六月日食不盡如鉤其明年十二月日食  
歲在東井而玄宗幸蜀楊妃死於亂先是關中以水  
旱相繼民饑流上憂雨後傷稼相國忠取禾之善者  
獻之曰雨雖多不害上以爲然扶風守房琯言所部  
水災甚國忠怒使御史推之於是天下無敢有復言  
災者故治亂惟所用也肅宗即位于靈武而內寵張  
良娣建寧王以譖死外壁李輔國太上皇遷西內當  
是之時日食三既至德元年十月乾元二  
年二月上元二年七月白虹貫日  
乾元三年彗再見長數丈歷昴畢至參東井軒轅四  
年正月月掩心前星占爲太子憂六月入南斗魁中  
明年二月月犯心中星占主命惡之而帝崩當其時  
月與昴相陵掩爲變而安祿山慶緒父子相屠死建  
中三年德宗方勤政而月掩心中星明年朱泚反陷  
京師上跳身奉天以神策節度李晟討克之而定分  
晟之軍渭橋也熒惑守歲於占爲軍憂已而徙舍實

佐皆入賀晟流涕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  
象高遠何庸知及克長安將佐入賀晟謝之曰曩非  
相拒也晟聞五星之羸縮也無常一退舍動色相慶  
脫復還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諸將謝不及後上頗  
惑至於讒晟及渾瑊馬燧等人自危相陸贄貶中州  
而貞元二年日有黑暈四年日赤如血八年暴風發  
太廟屋瓦路門闕十年黃霧四塞日無光熒惑太白  
相繼犯太微上將後十年不赦群臣以微譴逐不復  
收數恒寒應焉元和初南方旱饑遣使宣尉賑恤學  
士絳居易言欲實惠及人無如減租稅賑恤不必徧  
也官人數廣于天和宜簡出諸道橫歛克進奉多方  
掠良人賣爲奴請禁絕上立從之而雨其後上頗有  
感志於仙服金丹增躁急連歲月犯心中星熒惑入  
南斗逆留者數月大如五升器色赤十五年正月月  
復犯心中星是月上暴崩方士柳泌誅穆敬文之世  
閹宦勢益盛天子不能制白虹數貫日月數有變太  
和四年六月辛未自昏至夜參半星或大或小畢亂  
流七年六月戊子自昏至曙流如之占王者失道民  
失所綱紀廢而然是月月掩心中星七月復然而熒  
惑時時逆爲變明年彗見太微月入南斗者五又明

年太白晝見四月大風墮舍元殿四鳴尾壞金吾衛舍發城門樓觀已遂有甘露之變出文獻將相大臣死於兵已而河中奏騶虞見上太息謂度支杜棕曰往李訓鄭注爲亂以甘露瑞何有焉卿在鳳翔不奏白免殆先覺也棕對曰昔河出圖以畫卦洛出書以叙疇以章道著教故足尚也它草木禽獸毛羽之類何世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季龍暴虐蒼麟白鹿以駕芝蓋亦何益於治亂之數矣上曰善詔諸道祥瑞毋以聞懿宗之世彗出婁長三丈以含譽星賀帝喜宣示中外送史館編錄飛蝗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奏蝗不害稼皆抱荆棘死帝喜宰相帥百官賀僖宗之世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自八月己丑至于丁酉不絕自是兵革滋熾賦歛愈急關中連年水旱州縣不以聞百姓流殍無所訴聚爲盜而王仙芝黃巢輩蜂起矣守縣分裂生民屠戮幾盡歷五代八姓而後已悲夫當是時世亂史佚月五星互變日有環暈纓紐負背之氣十月中常七八繁不可勝書而背氣尤多自漢末言災異者頗支辟牽事應爲傳會而洪範天人合一之理知之者益鮮終唐世訓王格夫之學一未之嘗聞於是歐陽子唐史五行志著論言

幽史下編

兩卷之六

五五

萬物盈天地之間其爲物最大而且多者有五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爲生而闕其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夫所謂五物者其見象於天也爲五星分位於地也爲五行行於四時也爲五德稟於人也爲五常播於音律爲五聲發於文章爲五色而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自三代之後數術之士興而爲災異之學者務極其說之要眇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於五物以爲人稟五行之全氣以生故於物爲最靈其餘動植之類雖各得其氣之偏而其發爲華英美實氣臭滋味羽毛鱗介文采剛柔亦皆得其一氣之盛至其爲變怪非常失其本性則推以事類吉凶影響其說尤爲委曲繁密蓋王者之有天下也順天地以治人而取材於萬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過度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政反其道用物傷天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沴三光錯行陰陽寒暑失節以爲水旱蝗螟風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非其物或發爲氛霧虹霓光怪之類皆生於亂政而考其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以推之

幽史下編

兩卷之六

五六

不能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所不可知耶若其諸物類衆繁不可勝數下至細微家人甲巷之占有考於五事而合者有漠然而無所應者而亦何足道也語曰迅雷風烈必變蓋君子之畏天也見物有反常爲變者則思其有以致之爲之戒懼雖微不敢忽而已至爲災異之學者不然莫不指事以爲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爲學而失聖人之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悖戾可勝歎哉昔者箕子爲周武王陳禹所傳洪範之書條其事爲九疇考

臨史下編 兩卷之六

五七

其說爲不相附屬而向爲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證以爲皆屬於五行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悉附益有以見其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而其祥青禍疢之說自其數術之學故畧存之庶幾深識博聞之士有以考而擇焉其著五代史司天考曰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載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廢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是故常存而

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異而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以其爲不可知也以爲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異也則脩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謂奉天至于三辰五星常動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爲常者則有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

臨史下編 兩卷之六

五八

五星順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誌之嗚呼聖人既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下學者惑於災異而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待不異乎春秋歐公之持論如此宋祖起周太尉在位內禪之先夕名出師禦北漢次陳橋驛是日日夜有一日黑光相摩盪者久之知星者苗訓指示上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而宋果代周顯德中賓學士僞善爲星與盧多遜楊徽之並時爲諫官嘗謂楊盧曰自此以往至丁卯歲五星常聚奎奎爲文章向昌運其始開乎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蓋建隆五年春三月而

五星聚奎端拱淳化間連歲旱蝗諸禱無應太宗甚憂之謂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翼日雨蝗盡死至道中上元夕御乾元門樓觀燈賜羣臣宴遠近觀者四轅上慨然歎諭近臣曰往朕布衣時周太祖自鄴南歸京師凋敝上瞻萼亭下見烽火觀者凜凜以謂無復太平之日矣今幸天貺此殷盛乃知盛衰環運理亂在人也相蒙正避席對曰主臣今乘輿所臨故士庶走集觀殷庶如此臣昨出都門外不數里見饑寒而死者衆矣願陛下洞觀幽遐毋蔽於目前蒼生之福也真宗咸平初彗出營室北司天謂應在

齊魯分上

愀然曰朕以天下爲家豈直一方哉遣使

五九

按諸路逋負畢除之當是時相李沆曰取四方水旱盜賊事奏御同列頗曰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不然人主冲年當使知四方災異若民所疾苦庶幾發其懼心即不然他日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此公等他日之憂也蓋世君相念天民慮遠類如此景德元年春正月京師地震夏六月月犯昴昴胡星也戊寅犯五車東南星占兵當起七月熒惑犯氐占天子親征九月契丹入寇上親征渡河次澶州是月太白犯南斗占外國有

便契丹請盟而退於是星孛于紫微蓋上意稍稍嚮怠縱而王欽若丁謂之倫業用事矣已欽若逢上封泰山禪社首以明得意而土木禱祠之事繁謂作封禪祥瑞圖上之御史崔立言今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皆天之所以垂戒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華貌之異爲上瑞臣竊懼之上爲默然其後學士迪以旱蝗悟上謂土木之役過甚所致罷諸營建而雨大聖初仁宗方幼冲太后臨朝京師水平地忽數尺壞民舍壓死數百人宰執方晨朝未入旨輟朝首相曾附中使奏曰今天變甚乃臣等燮理

無狀致然其何敢即安願請對陳備禦之道上召入

於是披殿減膳肆赦蠲民租諸被水死者困窮者收

六下

賑之七年夏六月夜大雨震電玉清昭應宮災宮真宗故所謂禱祠奉天書處也太后見大臣而泣曰先帝竭心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燒殆盡今何以稱遺旨乎樞副雍中丞曙前對曰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天降之災殆意以示警願除其地罷禱祠以應天於是得不復葺會又宮中火捕官人屬掖庭獄御史蔣堂言火起無迹殆天戒當脩德以應天不當濫及無辜其後上親政恭仁抑畏遇水旱輟徒跣伏禁庭

禱以爲常嘗以早行禱太乙祠畫炎赤却蓋不御中  
夜聞雷起露踞殿階下雨大至不起俟雨霽再拜謝  
乃升階慶曆中河北赤雪河東地震右正言孫甫上  
疏言赤雪者赤青也占爲人君舒緩之應晉武帝忌  
於政荒宴後宮不及經國遠圖而河陰雨赤雪終致  
晉亂則舒緩之効也地陰象震陰盛也陰爲臣爲後  
宮爲四夷而忻州爲趙分今地震六年矣每震輒有  
聲如雷唐高宗本封于晉及即位晉經歲地震其後  
武昭儀專恣唐祚幾移陛下欲收舒緩之失莫若自  
柄威福出英斷以懾姦邪欲銷陰盛之變莫若外謹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六

戎備內制後宮以杜於萌漸此應天之實也時上優  
游寬容賢不肯並進而二虜跳梁後宮張淑媛頗寵  
幸故甫諫及之其後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知制  
誥明宿通陰陽五行災異之學上疏言明年丁亥歲  
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午而極於亥今陰未即伏而  
陽微不能勝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占西北二邊  
不動當必有內盜起河朔間宜前爲之備又登萊視  
京師爲東北少陽之位也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  
山谷者衆陽氣洩耗故陰乘而動宜禁止以寧地道  
時頗以爲迂明年王則反貝州河朔亂六年夏六月

朔日食食四分而雨群臣以故事賀起居注司馬光  
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而陰雲所蔽至爲近狹今太  
陽實虧而雲爲之翳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之者  
矣此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夫日者君之表萬里同  
景而有食之其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猶可言  
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寢深不可言也天意若曰  
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惡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  
廷獨未之知也若然者宜側身戒懼憂社稷豈顧當  
賀哉上然之敕百官共脩省母稱賀神宗勵精爲治  
始即位而日食三朝之會是歲自七月至于十一月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六

京師地震者六河朔旱蝗上避殿減膳撤樂以爲憂  
當是時古學廢世儒智不足以知天頗持論詆洪範  
五行類應爲不經翰林學士王安石爲上言災異皆  
天數非必人事得失所致富文忠公弼自汝州召相  
方在道聞之太息曰人君所畏者天若不畏天何事  
不可爲此必姦人欲進邪說惑上心使輔弼諫諍之  
臣無所措其力是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爭即上  
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天人感應之  
理以明其大可畏者上之其後相安石柄國者七年  
災異並作自六年秋七月不雨至七年夏四月終不

雨上憂形于色下詔求直言時歲旱饑政苛急東北  
流民當風沙囊腫中扶携滿道路羸疾愁苦茹木實  
草根以爲活其土著民以青苗助役賦錢急被鎖械  
負瓦揭木石賣之以償官監安上門鄭俠大痛之乃  
繪日所見爲圖具疏上閣門却不受乃假稱急密發  
馬遞上之時方事河湟俠疏言陛下南征北伐邊陲  
將帥皆有以勝捷之形勢作圖來上者矣料無一人  
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皇皇不給  
之狀爲圖而獻者然此非細故也臣奉差監安上門  
謹按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

由史下編

卷之六

六三

流涕況於千里之外愁苦之衆未盡見聞者哉如此  
而望陰陽之調風雨時至難矣陛下觀臣之圖竹臣  
之言盡罷今所爲新法者當立雨即不雨乞斬臣以  
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入內是  
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府體放免行錢三司體察  
市易發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  
民物流散之數諸青苗免役方田並罷凡十八事民  
譁呼賀相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出俠  
所進圖狀示之皆再拜謝始知政罷行之由於是群  
姦切齒以俠付御史獄治擅發馬遞罪而呂惠卿鄧

維相與環泣上前以爲聖帝不可罷而新法復行其  
後王安石入再柄政而羣見翼軫上憂甚爲減膳避  
殿求直言安石入對言昔晉武帝五年羣出軫十年  
李占爲主命憂而帝任位二十有八年與往占不合  
蓋天道遠人道邇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置人事  
而止也昔被竈言火而驗請爲後事禳國僞不與鄭  
亦不復火夫術如禪竈然且不免於妄謬况今星工  
庸庸之流哉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言力行開  
慰上曰聞民間殊洶洶苦新法也安石對曰顧法善  
不何如耳祈寒暑雨民猶怨咨法苟不愆何恤乎人

由史下編

卷之六

六四

言上曰曷若并祈寒暑雨無之耶安石語塞意怏怏  
退而謝疾上慰勉起之數四安石乃復出而新法如  
初先是治平間洛陽賢儒邵雍行遊天津橋聞杜鵑  
聲愀然不樂者久之或聞其故雍曰天下將治地氣  
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禽鳥得氣之先  
者也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殆地氣自南至乎天下  
殆自此多事矣時方盛平人未之信至是果然嗚呼  
由有載籍詩書而來未嘗不以欽若敬授謹天戒爲  
大務而末乃傲狠無憚也春秋時學不能遠統主於  
人於是乎岐天人於異觀蓋始有天道遠人道邇之

說然猶兢兢於人道不敢縱教信所守也然是時酈  
鑄刑書士文伯逆知其必火以爲火未出而作火鑄  
刑器藏爭辟焉火象之而火可必也其後荀卿子乃  
持論言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  
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  
非也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  
而救之天旱而雩之上筮而後決大事非誠以爲得  
所求也以文之也君子以爲文細人以爲神異哉所  
聞聞之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又曰畏天之威于  
時保之斯何也非誠以天人一體順則俱順逆則俱

極使下編

兩卷之六

六五

逆而影響乎非誠以天人一心敬勝則順急勝則逆  
如樞機乎禮曰卜筮者聖人所以教民敬鬼神重時  
日而畏法令也非以爲文也爲文而雩則如勿雩爲  
文而救則如勿救誠爲文而已周公設官而司之而  
雩之而救之又何也將無爲已贅乎其曰日月之有  
蝕也風雨之不時也怪星之僭見也無世而不常有  
之上明而政平則星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  
則是雖無一星無益也古后懋德寧及山川在後之  
蒙沴及草木妖孽並世作而偃然謂上明而政平也  
亦何異於癰疽疔癰曲偻發背右肢詘左肢痺而晏

然謂心腹胃腸無恙也亦爲有孚失是教縱而信所  
執矣曰怪之可也畏之非也是皆其以天爲不足畏  
也故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日切磋而察  
也政險失民糴貴民饑舉措不時本事不得而妖也  
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而父子離也其言甚  
邇其甚甚慘其指甚博其謂大天而尊之孰與物畜  
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其論甚高  
其指甚下其操甚謬其禍甚遠天地者人之本也畏  
天者盡人之實也聖人勅天以興事後天而奉時兢  
兢乎順天而壹不敢與之已也奈何乎欲畜而制之

國史下編

兩卷之六

六六

也失其本而操之彼其所謂人治者亦且悖不合矣  
荀子者有見於人無見於天者也故主脩學是已而  
以性爲惡主人治是已而以天爲不足畏也是不知  
天之過也王荊公用之矣其後安石旣去位而卒所  
引用章惇曾布蔡京童下輩更起用事諱災稱祥惑  
上心於教修而毒痛於海內紹聖之初有星出東壁  
西漸流至濁星而沒有星出靈臺北至軒轅而復於  
是臺官阿意言主擢用文士主賢臣得位主天子社  
稷昌他星變咸以主賑貸主牛馬昌主天子有子孫  
之喜不則曰主使出外國若外國使至也咸莫敢有

言徽宗初元三朝之旦有赤氣亘天右正言任伯雨言曰為陽夜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今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之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小人犯君子夷狄竊發之表願深戒豫防而伯雨奪官崇寧中日赤無光日中有黑子彗長竟天旱蝗地震相繼大內掖庭災多焚死者而以日常食不虧賀以日常食不及所食分賀得玉圭玉印賀星出柳色赤黃有尾賀諸草木毛羽之異非常之物則君臣欣然動色相慶以為嘉瑞而賀也宣和初元龍見京師茶肆中作坊士取食之天大雨七日都

通鑑綱目卷之六

六

城水高十數丈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常有洪水劇大如此其者也變不虛生必有感召災非異禦當思消復奪一官斥外京師河東陝西地震遣右司郎中黃潛善行按視還言地雖震不害遷戶侍郎於是彗入紫微垣長數丈搖帝座拂文昌已出長竟天大風霾雲霧四塞孤升御榻坐而宋亡嗟夫天變不足畏之禍其極乃至此夫南宋之亡天目山崩元師圍臨安江湖不溢厓山之戰星隕廣南大如箕中爆裂為五既墜地殷如鳴鼓一時頃乃止天監德而集命帝不保而降喪弗畏入畏亦焉

可得証也元興以百年之運擗中國亘古未有乃叔季之世天厭其德災鉅異劇亦亘古未有順帝在位三十有五年日食二十有四天鳴二彗十數見久至六十三日長乃竟天京師地時時震甚者聲如雷異者太廟柱裂頻者歲至數四日至二三震有星孛于北斗大如月聲如雷雨血二雨麓雨栗雨毛各一鳴鷄山以震崩陷為池方百里霍山崩前三月如雷鳴禽鳥驚散石隕者數里汴河水五色成文如繪事宅州郡山崩地裂河決水溢旱蝗饑疫民流至數十百萬戶未論也光祿載完貞元復合我

通鑑綱目卷之六

六

太祖高皇帝誕生之夕帝降靈表祥光燭天誠意伯基微時飲杭西湖上見慶雲成龍文起西北諸同遊咸喜詫分韻賦詩歌為歡基獨縱飲不顧大噓言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後十年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猶全盛客驚走避匿基獨縱飲抵深夜乃去及上下金陵定括蒼基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非人力也會

遣使來聘基遂詣金陵時時占乾象佐竹軍輒效而上在兵間久甚嫻於天文吳元年秋八月十四日雷震上所居宮獸吻又明日雷火僞倭戰船二十一日大風

海舟覆

上怛然念

天心革命嚮應之會而自傷嚴切喜怒任情於卒有寬  
濫無及也深省悔手勅戒百官脩輔戊申春正月羣  
臣表勸進

上屢抑未許丞相善長等復固請乃命禮官差日定禮  
儀於是

上虔肅夜稽首祝天言如臣可爲主民主期日願

帝祇來臨天朗清氣示以靈祝如不可至日當降烈風  
異景使臣知之得避賢路時京師自歲抵雨雪連日

四力下編 兩卷之六

六九

夜晝陰晦及祭告天宇廓清香霧氤氳上下凝霽獨

露中星以戊申月正四日即

皇帝位于南郊建國號改元三月辛卯彗出昴北六月

大將軍達師次汴元都城紅氣滿空如火自旦達辰

越二日又黑氣起百步不見人從寅至巳蓋消復之

運如此閏七月師次通州元主集羣臣會議端明殿

門啓而二狐自殿上出走元主撫然太息曰殿安所

得狐此天告我也其何可復留遂開建德門擁后妃

諸王子北去而王師定大都四年

上謂中書省臣言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以表爲國然

人情聞禎祥則驕心生聞災異則懼心作驕亂之萌  
懼福之基也勅天下諸祥瑞勿奏其災異即以聞匿  
不聞若聞不以實者罪之七年冬十一月甘露降園  
丘羣臣次詩歌以訟

上抑不受曰朕德不逮也著甘露論示羣臣焉十年浙

西大水 勅免民今年田租

上敕侍臣言治天下者無逸而後可逸朕即位來常勤

勵自克待旦而朝晡而後還宮夜卧不安席帳被衣

起觀乾象見一星失次即中爲憂惕圖民事當罷行

者次第條記之遲明發罷行實祇順

四力下編 兩卷之六

七十

天命其何敢即安股肱既情元首叢脞即百姓何賴焉

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與卿等共勉之嘗謂侍臣

言吾自起兵來凡有所爲意向纔明天必垂象示之

兆先見而影響故常加脩省不敢逸豫也

上常懼旦甚躬禱祈勅官中皆素食漏未盡數刻素

服徒跣出詣郊壇設苦饗露坐晝曝烈日中弗移夜

不解衣地卧者達旦

皇后與妃嬪躬執爨雜麻麥菽粟作農家食

皇太子諸王詣齋所敬進之盡三日而雨大沾洽群臣

請復膳

上太息曰亢旱為災實朕不德所致雖得雨苗焦損實

多縱食能甘味乎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十三年夏

五月雷震謹身殿時丞相胡惟庸等以誅罪詔天

下言朕以菲德托於萬姓之上奉

天勤民十三年于今宰輔肆奸擅權朕用誅殛爰及餘

黨刑戮之際不無乖

上帝好生之德乃於是月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

懼焉其大赦天下免天下民今年田租得雷斧每出

入命內官捧以前

御朝寢案上得顧眎時做焉蓋是時

御史下編 兩卷之六

七

上洞然於天人合一之統面稽神格以能遇災祲而側

身脩省觀符瑞而虛心式教勅諸王羣將征伐四

出豫處其吉凶而合即疇人世業罕能測其當也豈

非天哉豈非天哉十五年春彗星見免南京浙江江

西河南山東民田租十六年河南大水命親臣督有

司賑恤十八年春二月初昏五星並見求直言大獄

成秋九月太白經天冬十月彗星見盡革天下積歲

官吏為民害者十九年春白虹貫日秋七月三辰晝

見頒大誥于天下二十三年春正月癸亥入南斗

丞相李善長暴卒二十四年夏四月彗出紫微垣明

年皇太子薨二十六年大白經天當是時連歲竟藍

胡逆黨肅清之命諸王殛侯送出塞擊胡先是誠意

伯基在括蒼

上手書問天象基條答上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

國威已振宜弘濟以寬

上下其書史館編錄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

使我當國除弊俗汰之即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二

十七年春

上謂國子博士錢宰言朕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

奎壁間是文章之府也朕甚異焉今年春黑氣始盡

御史下編 兩卷之六

七

消文運其有興乎卿等宜稽古述作稱朕意為禮賜

諸儒甚厚

上嘗詔羣臣訪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驗者爵封

侯食祿千五百石國子監生山東周敬心上疏言國

祚長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前定三代有道之長無

論已三代而下享國最久者莫如漢而漢所以久者

本以高祖之寬仁繼以文景之恭儉昭宣之賢明而

東漢有光武明章為中興也他如唐宗之力行仁義

宋祖之誠心愛民以能祈命而保世其國祚短迫者

如秦隋五代察其所不皆以酷虐苛暴而失之豈歷

數哉

皇上應天眷命掃滅胡元救亂誅暴功德隆大宜永世無極然神武過漢高而寬仁不及賢明過唐宗而忠厚不及御宇以來力役繁難征稅過厚故戶口多而民勞者衆倉廩實而民隱滋多教化施而民不懷以謂徒文也法令嚴而民不服以爲徒法也誠效漢祖之寬仁法唐宗之仁厚以追三代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又何必問之區區小技之人耶又言水旱連年災異數見爲殺戮無辜感傷和氣所致

上頗采納其言

洪武間日食一十有六客星見二白虹貫日七太白經天災感犯南斗五星並

見三辰書見各二廟星入太微

七三

彗入紫微彗掃天客星見各一永樂元年北京山西寧夏地震侍臣言地震爲兵戈土木之應

上惻然曰比年兵旅饑饉民困甚朕夙夜但于心圖蘇息之政爲上木乎至兵戈但當勅邊將嚴爲備戒不虞而已十一年元日日當食先期禮尚書呂震以日食與朝賀時不相妨請百官賀如儀侍郎儀智曰終同日宜免賀爲當

上顧問翰林諸臣皆未對楊士奇對曰日食天譴之大者元日食又三朝之旦於變異尤亟宋仁宗時富弼請罷宴飲樂時相不從弼爭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

國羞已契丹果罷宴而仁宗大悔今免賀誠當

上莞然曰君子愛人以德於是

手詔言古者日食天子素服脩政用虔謹天戒朕旣不德乖於理道上累三光而衆陽之宗薄食於元旦咎孰甚焉爾羣臣免思輔朕調陰陽弭消災變其朝會勿賀

永樂中日食一十有初五太白出鼎一

太祖精乾象時時指示子孫故

成祖

仁宗悉察於仰觀之事

仁宗監國語學士士奇以天文曰宋元儒者皆曉習是

不可勿也及即位刻天元王曆賜公卿諭之曰天道

人事非二途有動於此即應於彼朕少侍

太祖每教以仰觀朕可敢忘今此書簡當以賜卿於是

作觀象臺于禁中時時臨觀洪熙元年夏四月癸

丑星變占爲主命憂翌日

上御承天門奏事畢問輔臣夜來星變曾見否對曰未

也

上曰義等三人即見不必知士奇當知之士奇對曰臣

愚昧亦不能知

上曰天之命矣歎息而起明日

朝罷召義郎士奇入

諭曰朕監國三十年為讒人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實共之賴

皇考仁聖以全言已泣義士奇亦泣稽首曰今脫險即夷皆

先帝聖明

陛下孝神所感惟幸自寬

上曰即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體者遂

手出勅二印章二賜二人義得印章曰蹇忠貞士奇曰

楊貞一皆拜 賜退五月十一日

上不豫召輔臣至思善門書 勅召

皇太子於南京次日大漸

遺詔傳位 太子而崩宣

德五年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雨不見禮官言當食而

雨與不食同請表賀

上不許勅羣臣曰古人君所謹莫重乎天戒日食又天

戒之大者惟脩德行政用賢去奸庶幾可以回之傳

不云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今陰

雨不見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況陰雨所蔽有限京

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而云不食將吾誰欺乎方圖

脩省以答天意其止勿煩是年十二月異星見或曰

含譽八年閏八月異星見或曰歸邪廷臣或乃進景

星頌云 宣德中日食一變感化南斗二夜有星正統

元年秋九月白虹貫日狼動搖八年夏四月雷震

奉天殿鳴吻時災異屢見浙紹興山移平地不以聞又

地動生白毛陝西山崩若移有聲者三河東徙蝗十

四年夏六月南京 官 殿災是夕雨明旦棘生

殿基長二尺是月丙辰大雷電雨風 奉天謹身殿

蓋三殿災是月熒惑入南斗留宿不退秋七月虜也

先入寇大闢振主

親征次大同欽天監正彭清斤振曰象緯示警軍不可

復前脫有敗致 聚輿何地振怒以為妄言之是夕

有黑雲厭管上如繖明日師潰

駕北狩

景帝以監國即位族誅振

正統中日食十有二景泰中

見彗出天市垣掃天紀星李于畢客星見與 天順元

年春正月

景皇帝不豫

上皇自南宮起復位是夕久陰天忽霽午夜月白如晝

夏五月逮十三道御史張鵬等于獄併逮閣學士徐

有貞李賢都御史耿九疇是夕雷電雨雹風拔木水

溢忠國公享宅事得釋秋七月 奉天門災三年亨

誅四年閏十一月望月食失占

上以禮部侍郎湯序為隱蔽怒之謂閣學士賢曰序掌監事而來有災異必隱覆不言即言必曲為之飾占書中所載祿祥語輒敢削進獨善事詳聞夫

朝廷欲知災祥見天戒凡以自脩省也而序隱蔽如此非忠臣賢對曰古聖帝明王畏天變欲得聞序誠然國何賴焉序獄鑄秩天順中成化二十一年春泰山地震三月壬午朔夕大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時有以妖術危東宮者頗有端未露而欽天監言占應在東宮

西史下編 卷之六

七七

上大驚事遂已又明年

上崩成化中日食九食之既一太白入南斗見西北長三丈三闊月乃沒見軒轅星李台李天曰

入太微棄陽兩黑漆小陰兩血京師兩錢九月

皇太子即位冬十月丙子有大星飛流起西北巨東南

光燭地如龍弘治元年夏四月天壽山大風雹遣官

祭告陵寢罷大學士安僧繼曉伏誅三年冬十二

月彗出天津詔求直言刑部侍郎彭韶言國政大體

上嘉納四年遷韶部尚書秋八月冬十月南京地再震

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十二月靜虜衛天鼓鳴詔求

直言戶部主事胡灌言地震天鳴災之大者也猶可

言也西北旱熯父子至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此變之大者不可言也願

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無自知耳李廣楊鵬引劉良輔輩以左道惑

上心以齋醮廢國費士大夫昏夜乞哀於宦官貴戚

之門言官瞻望苟且塞責陰盛陽微此災異所由致

也疏上人皆為熾危而廣竟伏誅十一月有燕入西

直門兵尚書馬文升請肅武衛以防不虞部郎中何

慎火未幾京師九月

乾清宮災六年冬湖廣大雨雪浹旬已大雷電風雹霰

西史下編 卷之六

七八

交作霏霧晝晦雨水冰地拆裂畜凍死殆盡鷹饑附

人虎窮入市按察使林俊言雨陰象雪雨之陰也大

雪連月且廣被又雹皆陰縱之極且雷電不應冬有

而有不應雪有而有不應諸却同有而同有是陰陽

陽急且甚也木少陰陽勝之而水諸皆陰盛之罰恒

寒之應臣聞陽為君為德為內為君子為中華陰為

臣為外為小人為夷狄凡此諸異皆政刑失中外戚

驕恣小人禍君子夷狄窺中華之兆惟

陛下拔本塞源防微漸以制治保邦十三年雲南地震

山崩十四年正月元日陝西二十餘城同日地大震

人畜壓積死已地裂水涌後以都御史巡撫具疏言地震異也水涌又異也同日異也元日又大異也朝邑特甚尤異也考之前古地震水涌未有如是之異者其近似則漢和帝永平三年為宮闈之應安帝建康元年為內侍之應晉元帝大興元年為柄臣之應光武時武貉變反晉武帝時蘇峻反仁宗時元昊反為兵禍之應今北虜聚兵河北朔日地震虜輒以望日犯榆林兵兆見矣近國費日奢科差日重民無固志烏合竊發他如齋醮之設聚天潰神南京蘇州織造工巧繁費松江大紅布太細古謂服妖廢財勞八

函史下編

卷之六

七九

亟當罷止其諸占役當清冗食當汰供應當省賞賜當節儉德當謹逸欲當戒佞幸當遠賢士君子當親惟

陛下留神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地震之變歷代有之未有震於三朝之旦亦未有震裂湧水如河者此非小異也今海內民困財竭武備殫弛法令不振而套虜方張惟

陛下祇畏變異嚴自剋責行仁政以康生民重臺諫以廣言路罷齋醮以省浪費止傳奉之官禁奏討之田停陝西織造絨褐以蘇民困幸甚

上皆嘉納弘治日中食七彗星見二宣府山西南河畫隕星恒星畫見

武宗即位中官於橫遂內閣受

顧命大臣下言官獄而

上數數從群小出微行元年春三月隕星大如月夏六月辛酉震郊壇門七月彗星見參井北白太經天白虹貫日八月欽天監五官候楊源上疏言比候得大角及心中星搖動天旋地機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遊畋罷弓馬肅號令毋輕出入逐寵倖內侍辟遊逸群小毋旁狎節賞止役親元老大臣召講讀敦勸於詩書疏下禮部禮官言源言深切宜

函史下編

卷之六

八十

聽乃十月源復疏言是日二十六日候得連日霖霖交作是為蒙為眾邪冒陽為小人擅權臣不君下叛上之象意目大閣瑾引譬其力瑾怒矯

旨廷杖百二年秋八月

肅皇帝生于興府是歲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而源復奏言自正德二年來占得榮感入太微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宜思患豫防瑾持疏不下召源面斥之曰尖嘴蠻爾官何官亦欲為忠臣耶矯

旨杖錦衣衛謫戍肅州

源江西豐城人御史瑄子也御史以天順初劾曹石謫戍赦還

源就戍死河南驛妻九年春正月度氏斬蘆拔陸驛後

乾清宮災吏尚書楊一清疏五事以諫一視朝太晏

二郊祀不虔三創梵宇西內四調邊兵禁地

五皇莊皇店及織造所過侈疏上不省十四年

上既歷覽諸邊有侈意於觀遊欲遂登大嶽幸徐揚抵

南京蘇浙因浮江漢探武當徧中土鉅厲明適意

寧藩時蓄異志伺國釁且為動內外以為憂於是翰

林脩撰舒芳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輦負外郎陸震

同疏入考功郎夏良勝儀制郎萬潮太常博士陳九

川疏連入太醫院高鏊以醫諫疏入明日吏部兵刑

各部郎合疏入又明日工部大理寺行人司各連名

疏入

上大怒或下詔獄或謫廷跪是日霽晝晦

大內海子水溢橋上高四尺橋下鐵柱七同日折如

斬於是金吾衛指揮張英言天變異甚

駕出必不測肉袒刃肯以死諫乃罷行諸諫臣俱

廷扶責降有差終武宗之世日食七食之統一星字十

嘉靖三年春正月五星聚營室欽天監掌監事光祿

少卿樂護上疏言自古五星之聚不有大祥必且為

大災視人君德政淑慝何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改

易侯王王者有德受慶子孫蕃昌無德受殃失其家

邦百姓流亡故五星聚房而周祚昌聚箕而齊桓霸

漢興聚井宋興聚奎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福一

禍增裁獲傾昭然甚明惟天寶聚於尾箕而唐德弗

競旋有祿山之亂唐業遂衰則所以應之者失也

皇上聖德中興五星適聚可不益脩

聖德愛養黎元以承此大慶乎簡易寡欲脩德之大儉

約省費愛民之實伏願

陛下克已飭躬勵精而致行之臣職司占候脩德應天

之實非所能盡言乞延訪文武群臣博求脩德愛民

之道仍敷中外工脩省協贊使

皇天永眷無別有顧

宗社幸甚又占書言天下兵謀則五星聚於營室臣

愚以為諸脩內攘外為銷夷狄盜賊之謀者宜豫加

之意疏下禮部部尚書毛澄言堯舜授受曰天數在

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皇上起自潛邸入承

大統適公私蠹耗之後起而救之生理未復重以水

旱非常之災流移轉徙饑殍相望

朝廷屢議賑貸而官無可發之庫民無可藉之儲所謂

四海困窮者積漸至此則遺大投艱亨屯極溺所付

托甚重惟

陛下仰稽乾象俯順時宜圖任老成斥逐羣小崇敬畏  
戒逸欲嚴諸一心爲祈

天永命之本夫會迪從逆降祥降殃配命求福常德保  
位歷聖言之如出一口傳曰畏聖人之言惟

陛下執大中以臨照百官資四海以永綏天祿諸齋醮  
祈禳異端小說不宜輕信以啓倖門至於足國裕  
民之道必先儉約必端好尚必慎差遣必重爵賞必  
戒興作稍在得已即賜停止務安靜生息以休養  
於無爲假以數年天與之時人盡其力庶生理復而

國用自克應

國史下編

卷之六

八三

天之實莫大於此臣等待罪禮官星曆家之說素所未  
習不敢旁引而脩攘備禦之畧需

命下移兵部覆聞仍敕百官同加寅畏勉脩職業以  
答天眷凡事關國體民生至計許封事陳聞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函史論曰余釋書洪範九疇渙然於天人之合也天  
以一氣播五行於四時地以一氣產五材於庶土人  
以一性敷四德於五事驗爲庶徵故五事之於庶徵  
交應也非其意之置惟一體欲自異焉而不可得也

五行天一生水物生自下自水水行地中浮地遊達

天表萬物之所生用莫大焉故先之地二生火物生

而神著陽燠而物化火致功而民用行川莫著焉故

次之曰潤曰下物所滋生曰炎曰上土其化也生化

天地之大用也天三生木木天地之盛德氣也水滋

木生勾反生而曲萌上達而直曰曲直仁德也地四

生金火燠金成燠之則革而從又燠之又從而革天

地之變化氣也義氣也義以制斷而屢遷不居象此

者也土天地之冲氣也冲陽和陰順生拂成物莫不

由而盛德在稼穡稼生穡成稼穡而土可材六府待

持功焉是大德也言行不言用行即用也其在人生

而華滋有色水所滋也故貌出水恭貌之暴也執顏

必恭自下下人潤身之德也水德也故作肅而時雨

應不恭則德逆而狂放濫恣行恒雨應之矣人形生

而神發故屬火從言之暴也言無體附物而有體火

德也樞機默慎謹於始炎順而屬秩而有章不作又

乎從作又而時踴應心危以動莫疾於言從之反爲

躁妄爲多上人而偕恒陽應之矣人生三月而徹的

目外明能視猶木三月而絜齋鮮明木於人爲魂鬼

棲目爲視明視之暴也目內視不淫外明論清即剖

露幾微而作哲時煥應之煥不氣之所達也淫視曰  
豫遂於物無節煥應矣有魂此有魄魄主聽聽內  
收金內鑑聰聽之鼻也聲聞具達靈虛反審斯兼總  
條貫而作謀時寒應之寒金氣之所斂也金逆捍則  
謀不深而急怛寒應矣夫土之爲德至矣性性露生  
物物順成生而不宰爲而不有水導其脉而水得土  
不淫火發其秀而火得土不烈木耀其華金凝其實  
惟得土乃質成而用行於人爲思思之鼻曰審審也  
者審德內含黃理中通性性物物微眇冲融蓋視不  
見聽不聞而貌言視聽靡不運也恭從明聰靡不命

幽步下篇 四卷之六

也肅又哲謀靡不極也以通明而作聖風時應之思  
失官而蒙蒙惑念也邪暗塞而五氣汨行八風交戾  
矣夫王統卿士百尹而成王猶歲統四時十有二月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而成歲曆歲歲與天會王則天  
故省歲德隆者應博施隘者徵狹可不勉與然累日  
而成月也積月而成時也合時而成歲也日咎徵而  
月敗月咎徵而時敗於是乎有敗歲焉卿士師尹庸  
得諉乎卿士省月師尹省日省之也者驗之也雨暘  
燠寒風天之五氣也管於時矣肅又哲謀聖人之五  
事也統於極矣皇極太極也三極之極至神無方至

易無體至中不偏至常不變至大無外而優優乎小  
無內也法大乾乾立於此不易乎斯之謂建建云者  
如斗秉所建止於是不佗也蕩蕩平平偏黨反側之  
私一不得干焉五行得行五事得事八政得正五紀  
得紀是建極也權三德而又省庶徵而時稽天謀而  
明敷五福而同是建極也且夫極之建也則好惡  
以爲階好喜氣也惡怒氣也人心有好惡而危氣乘  
之而作作不康矣作惡故生偏陂作好故生偏黨既  
作其好復用其惡而反側生焉距皇極也遠矣建極  
云者心天道公好爲好我無好也何作好之有焉

治史下篇 四卷之六

八

公惡爲惡我無惡也何作惡之有焉不遵偏陂好惡  
以類是遵王義也不遵偏黨好惡以道是遵王路也  
不有反側正直爲止蕩蕩乎如天之無不覆也平平  
乎如地之無不載也亭亭乎如天地之亘古今而一  
也是建極也然微三德不又三德者本不偏之中法  
四序之行妙五氣之運酌滿挹飽因變達化而所以  
協極者也平康正直德之極也致剛柔之用而克之  
以協於極拂遂逆成是天地之大用也剛以克剛柔  
以克柔因亢之害以乘而制其諸二至乎暑極暑之  
用而烈成乎其爲暑寒極寒之用而栗成乎其爲寒



克也剛以克柔柔以克剛酌滿損飽相濟後和其諸二分乎暑極而淒之以清寒極而燠之以春克也故曰用剛柔之中以協極也夫天之於民彛固陰陽之矣凡此庶民有猷有為有守非才乎天之生才也實難汝則念之其不協於極不罹於咎時為中人天之生中人也恒多庸得棄乎則大受之也念之隆之受之容之也忿疾之意不載于心和平之氣盡于其體汝康汝色而詔之好德詔之親長詔之愛敬詔之用天分地日用飲食而德也斯錫之福也福者和平之極也夫範獨天民之所甚隱也何敢虐也虐範獨而高明是畏不平也甚矣無虐無畏而同仁一視數福之道也人有能有為而不務於敦行其濟惡也滋甚務之親長務之愛敬陶淑之於禮樂俾日羞其行也邦其昌夫是數福之道也且數福非亶富也而富其首也凡厥正人既富乃善不富驅而之善也實難故數福先富也五福非亶攸好德也攸好德其本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老不死為賊富不仁亦為賊不作汝用咎乎故數福敷德也嘻庶民其諸星乎星有好焉庶日月之所從而莫之能違也火中而寒暑退鳥中虛中而寒暑分歲從星也日極南從牽牛

行有冬日極北從東井而行有夏日從星也月臨箕而風月離畢而雨月從星也故測黃道從星測九行亦從星王相天協民從攸好錫之福俾會歸于極也不民為貴哉且夫福不歛不極福不歛亦不極心天而道則好惡不作而危者微故有吉無凶而福歛於一身極之立也易曰吉之先見數以錫民民錫保極兼受容眾無有淫朋刑仁講讓無有比德而福數於天下極之行也易曰舍逆取順上使中也皇建有極蕩平以為德平康以為福五行得行八政循故太和風熙淳龐淳固民無夭昏登於仁壽五穀嘉生百貨阜成民無貧厄豐熾兒盈六氣時應災害罔仍疾疢不作斯為康寧五典五敦五禮五庸靡惡靡弱克又克從攸好德也暴民不作諸侯賓附天子不怒終無怨惡丑兵不試五刑用錯百姓無患終保牖下考終命也帝者欲體天弘民也其必嚮諸此矣故帝者之世有勸無威王道之成有福無極